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九四冊目次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二）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〇〇一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二）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地部十四 海 河

海一

原釋名云海晦也主引穢濁其水黑而晦 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云案東海之别有渤澥故東海共稱渤海又通謂之滄海 又曰滄海之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金銀爲宮闕仙人所集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莊子所謂尾閭其中有岱輿貟嶠方壺

瀛洲蓬萊五山 十洲記曰東海之别又有溟海貟海蓬萊山周圍五千里山外有圓海繞其山海水色正黑色謂之溟海按莊子有北溟則四海皆稱溟也 山海經有岐海幼海少海甌閩皆在岐海中 案南海大海之别有漲海謝承後漢書曰交趾七郡貢獻皆從漲海出入又外國雜傳云大秦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大盤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鐵網取之 案西海大海之東小水名海者則有蒲昌海蒲類海青海鹿渾海潭爾海陽池海漢書曰蒲昌海一名鹽澤廣袤三百里其水渟居冬夏不減皆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又郭義恭廣志云蒲類海在西域東北竇固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十三洲記曰允吾縣西有卑禾羌海代謂之青海後魏書曰太祖西征次陸渾海郭義恭廣志云羌中之西有潭爾海陽池海 案北海大海之别有瀚海瀚海之南小水名海者則有渤鞮海伊連海私渠海後漢書竇憲伐匈奴至渤鞮海郭義恭廣志云匈奴中北有伊連海後漢梁諷說北單于單于喜即將人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 凡四海通謂之裨海裨海外復有大瀛海環之騶子曰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此謂八極而天地際焉 海神曰海若海一云朝夕池潮有朝夕之池故名 一云天池亦云大壑巨壑出老子及風俗通 海中山曰島海中洲曰嶼東方朔十洲記曰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鳳麟洲聚窟洲流洲生洲其生洲祖洲瀛洲在東海炎洲長洲在南海鳳麟洲聚窟洲皆在西海玄洲元洲在北海已上凡十洲也 尚書曰江漢朝宗於海注云宗尊也有似于朝 論語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 老子曰江漢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

下故能爲百谷王 山海經曰無皋之山南望幼海 又曰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女往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是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 又曰大荒中有山名曰天臺海水所入焉 增公羊傳三十一年三望者何望祭也祭泰山河海也河海潤千里注能通氣致雨潤澤及於千里 春秋感神符曰后妃恣則澤爲海 春秋考異郵曰黄星騁海水躍宋均曰黄星土精也土安靜躍則失常 易林曰海爲水宗聰明且聖百流歸德無有畔逆 易林遯之否曰海老水乾魚鼈蕭索高落無間獨有沙石 史記曰天不足

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原】莊子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厚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又曰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名曰鯤化而爲鳥名曰鵬　又曰東海之鼈謂埳井之鼃曰夫海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加溢湯之時八年七旱而涯不減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又曰海水三歲一周流

波相薄故地動　淮南子曰海不讓積水以成其大【增】又曰貫星墜而渤海決貫客星也　文子曰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　說文曰海天池以納百川者也　蜀都賦曰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　法苑曰大海爲八維之浸日月爲四方之燭　抱朴子曰大厦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此無及也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爲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原】元中記曰天下之强者東海之惡燋焉水灌而不已惡燋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

萬里海水灌之而即消【增】莊子疏云沃焦在碧海之東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　山海經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落爲沃焦【原】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之卯地一面萬里太帝之宮太眞東皇君所治處【增】地志曰昌國縣海中有砥柱屹立中流望之如人拱立水滙於此旋涌若沸舟行必投以物殺其勢而後過風雨將作有聲如雷　彝堅志曰寧海縣東海中有尾閭與海門馬筋相直自高山望之其水湍急陷爲大渦者十餘舟檝不可近舊傳東海泄水處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山高百丈

結構巧麗窮盡神工　大志經曰大意初入海中至白銀城次至黃金城次至水精城次至琉璃城龍王各與明月珠　又曰海有三德一曰深廣無邊二曰清淨不受雜穢三曰藏積無量珍寶菩薩之德義同海也　海志曰海有五德一澄淨不受屍二多出妙寶三大龍澍雨沛如車輪受而不溢四風月不能竭五淵深不測　五分律曰海有八未曾有大海漸深潮不過限不宿死屍百川來會無復異稱萬流悉歸而無增減出珍珠等寶大身衆生皆住其中同一鹹味是爲八　養生雜書曰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彊　龍

魚河圖曰東海君姓馮名修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
姓祝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太名丘夫人
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是名禺張里夫人姓結名連翹
李吉甫云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北得水便名爲海
海賦云海童邀路馬銜當蹊　杜陽編曰南昌國有
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魚龍龜鼈砂石草木無
不紫色　錄異記曰海龍王宅在蘇州東入海五六日
程小島之前濶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
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輙近夜中遠望見此水上紅光如
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宮在其下矣

筆談曰漢書云海旁有蜃氣爲樓臺登州海中時有雲
氣如宮室臺觀人物車馬歷歷可見謂之海市

海二

原 韓詩外傳曰成王時有越裳氏重三譯而朝曰吾受
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雨海之不波溢也三
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 增 說苑曰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
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
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謀將不納之　伏
琛齊地記曰秦始皇造觀日橋欲渡海或曰非人所建

海神爲之驅石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
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
入海四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潛以足畫神形神
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轉馬前脚纔立後脚隨崩僅
得登岸今成陽山東入海道水有豎石往往相望似橋
石之狀又有柱石二乍有乍沒始皇標記也　史記曰
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
以大魚蛟龍爲候乃令入海者齎捕魚具而自以連弩
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
魚射殺一魚 原 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

單于至瀚海而還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陳茂嘗爲交
趾別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劒呵罵水
神風即止息〆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居
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來過甚大往返不失期此人
乃多齎糧乘槎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
舍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問
此爲何處答曰問嚴君平此人還問君平君平曰某年
某月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乎　周景式孝子傳曰管
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思諐
念向曾如廁不冠即便稽首風亦尋靜 增 晉書曰李

消遼東人祖敏漢河內太守去還鄉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强用之敏乗舟浮海莫知所終　異苑曰晉惠帝時人有得一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歎曰所謂海鳧毛也此毛出則天下土崩矣果如其言　益都耆舊傳曰張霸永元中爲會稽太守入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波水湧起士卒驚白霸霸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風必不爲害須臾風靜波止　晉書曰鮑靚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煑食之以濟 【原】王隱晉書曰慕容皝上言曰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爲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及問諸故老初無海水冰凍之歲　神仙傳曰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略半也豈復爲陵陸乎方平曰東海行復揚塵耳 【增】世說曰謝安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湧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喧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　酉陽雜俎曰諮議朱景元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世說曰荀中郎羡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

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齊書曰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凱之曰此賦實超木賦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談藪曰梁汝南周捨少好學有才辯顧諧被使高麗以海路艱難問於捨捨曰晝則揆日而行夜則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從風不足爲遠　又曰裴榮爲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榮憚違衆心乃爲祈請舉杯而言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　通典曰天寶十載正月以東海爲廣德王南海爲廣利王西海爲廣潤王北海爲廣澤王分命卿監諸嶽瀆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祭　談賓藪曰歸崇敬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濤波迅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舟載崇敬曰舟人凡數十百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　北夢瑣言曰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高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操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諂聽之乃召工者竟削其石民至今賴之或云駢以術假雷電開之　金溪閒談曰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爲舟

楫之患閩王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致祭三奠纔畢海內靈怪俱見山甫因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黃鱗赤身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棠港亦號此地爲天威路　春明退朝錄曰歐陽少師言爲河北都轉運使冬月按部至滄景間於野亭夜半聞車旂兵馬之聲幾達旦不絕問宿彼處人云此海神移徙五七年間一有之　續墨客揮犀曰李仲游承議知同安縣日有人泛海舟交易外國經歲始

還云爲大風飄至一島嶼時月正明見十數人自海連臂而出登嶼笑語語不可解體貌與人無異但裸形耳舟人鳴鑼鼓以駭之復連臂大笑入海而去近嶼人云此名海人室在嶼下　孫公談圃曰宋楊康國錢勰使高麗豐稷爲楊掌牋表言東海洋龍宮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巨浪使人卧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吐唯飲少漿　聞見前錄曰康節先生見一道人言嘗泛海遇船風泊岸與數人下採薪有巨人數十長丈餘相呼之聲如禽獸盡捉以去用竿竹魚貫之食蔫酒道人者偶在其竹末醉睡走登船得脫因解衣

出其所穿跡在脇下　癸辛雜志曰凡海舟必用大板[illegible]其外不然則船身必爲海蛆所蝕　又曰南海諸國有泥油淺番船相遇海中戰則用四人立於杙斗上以泥油著小瓶中櫝椰皮塞其口燃火於櫝椰皮上自高投之泥油著板令人即仆以水沃之愈熾所制者乾泥與竈灰耳今官兵船不能近淺番者正畏此物也

海三

〔原〕委輸　朝宗上見木元虛海賦下詳前　委水　積流禮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又曰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鄭元注曰海水之所委也孫卿子曰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叢桂　扶桑

上見王粲遊海賦東方朔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幹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　地脉　天池關令內傳曰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爲脉下詳前　通天　動地並詳前　滄嶼　碧津沈懷遠南越志曰海安縣南有小水南注乎海極目滄嶼眇望溟波十洲記曰處元風於西北坐王母於神鄉昆吾錯於流澤扶桑鎮於碧津蟠合水精而光獸於炎野扶總衆陰是以仙都宅於海島　金宮　玉闕上詳前崔琰述初賦曰蓬萊蔚其潛與瀛壺森以駢羅列金臺之嶢嶢方玉闕之嵯峨　緹鏊　鵬溟漢書曰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左思吳都賦曰其東則有滄溟鯨壑洪浩汗漫莊子曰鵬將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謝莊赤鸚鵡賦楨流隴域祥發鵬溟　窮髮　聶耳上詳前山海經曰聶耳國在無腸國東兩手聶其耳懸居赤水中　無爲　善下文子曰古之善爲君者法海以象其大注下以成其廣以下詳前　負石　乘桴漢書曰鄒陽上書中屠狄

踏甕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于世義不苟取懸紛風俗通曰姜肱字伯淮靈帝戕作徵肱爲太守肱告人曰吾以虛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今政在私門夫何爲哉遂乘桴浮於海莫知其極時人以爲非凡

蜃樓 鮫室漢書曰海傍有蜃氣爲樓臺下見海賦 蓬嶼 桑田李顒凌仙賦曰嗟蓬萊之秀嶼冀東叟之可尋將乍至而反墮患巨浪之相臨下詳前 秦橋 漢柱三齊記曰青城山秦始皇登此山築城造石橋入海三十里張勃吳錄曰象林海中有小洲生柔金自北南行三十里有西屬國人自稱漢子孫有銅柱漢之疆埸之表 水伯 波臣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其爲獸也十八尾八首人面八足也海賦曰天吳乍見而髣髴莊子曰周顧視車轍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 蠡酌 禽填以蠡酌海精衛鳥填海 魯蹈 孟觀魯仲連曰秦爲帝者有蹈東海而死爾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 鷺濤 鮹穴白鷺之濤詳見濤 呑江 納漢

增 紅旗 陰火宋趙鼎論朱崖自雷州浮海而南觀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恐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篷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或使臣閉目坐艙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乃言曰鰌來所見蓋巨鰌也平生未嘗覩所謂紅旗者此耳海中取魚疊置陰處有光陰火潛然豈謂是乎

原 千里潤 百川同公羊傳見前 黃金闕 紫石室史記曰燕王使人至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在海中去人不遠有至者望之如雲及到三山反在水下有仙人不死藥焉黃金白銀爲宮闕東方朔十洲記曰滄海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 不死草 返魂樹東方朔十洲記曰祖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不死草生瓊田中草似菰苗長三尺許人已死者以草覆之皆活又曰聚窟洲在西海中有大樹與楓木相似樹方花香聞數百里其名爲返魂樹

增 出雲雨 受霧露 迴地軸 泱天墟隋楊師道望海詩洪波迴地軸宋吳淑海賦泱天墟而浮析木薄碣石而蕩之罘

乘桴浮 抱板泛姜肱事隋封德彝之少也僕射楊素奇之妻以任女常撫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德彝詣遼東舟沒衆謂必死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未必死求之封因抱一板泛海中力盡欲放忽憶楊公言勉力持之胸前爲板所摩肉破至骨衆救得免後官果至僕射

原 傾瀉百川 迴洑萬里劉楨魯都賦曰巨海分爲傾瀉百川左思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流波汨起迴洑萬里 浮天之浪 浴日之波

增 品物類生 流波相薄木元虛海賦其爲器也品物類生何有何無莊子曰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即爲之地動 樹疑楓木 港號甘棠上見十洲記下王當知事 齊景樂治 盧敖窮觀上見前淮南子曰盧敖遊於北海經乎太陰 入海尋仙 拔劍誓水秦始皇遣徐福及童男女三千人入海尋神仙不返唐開元中有人於海中見之下見前二謝承後漢書 遇風思愆 入海留語上管寧事唐讓皇帝穆宗觀見不爲太后所愛放穆宗越次而立讓皇不肯臣穆宗遂造船入海不知其處臨入海時留語四句今刻在玉碑上云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氣羞見本邦人將身投外國 煮石濟飢 鑿石開道鮑靚事見前唐高駢事見前 翻岸倒雲 積流疏派濱海之人遠望海水似高於地有如岸焉蓋水氣也故隋煬帝望海詩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雲唐太宗望海詩積流橫地紀疏派引天潢 馬銜當蹊 精衛塡石見木元虛海賦海童馬銜並海中神怪下詳見前 色如爛湛 氣如圓窞上見前一杜陽編晉書東海氣如圓窞窞宏洞說與呼嗟同今絹畫在竹格曰登又海船渡海須當候氣見黃氣知有人煙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峰巖壑見黑氣則水也

海四

原 爲紀文選地以四海爲紀 成深海受霧露故能成其深 大盈大盈若冲文子曰大滿而小溢 重潤家語海重潤太平之應 處左傳君處南海寡人處北海 涉

涉海則有方丈蓬壺 滄溟 渤澥 滄波 白波 洪波 犇
波 【增】海溢 南史傍與海濱駐駱嶠址謂木是土人於止者 海水羣飛 揚雄劇秦
美新 海乾 唐道士葉靜能有白衣老父泣拜曰被胡僧來咒水海水十涸七八靜能使朱衣人執黃
符往投之海水復舊老父乃龍也 濱海有魚鹽利 唐程日華領滄州刺史朱滔王武俊
叛招日華皆不納攻之日華乘城自固參軍李宇謀曰今州十縣濱海有魚鹽利此軍本蹤橫海將軍能絕易
定歸天子自爲一州可乎盎唯標 驚瀾 韓愈寄了順害覔巨海之鷩瀾奘不戰悖悖悰睚惠而自
夫 爲物最鉅 見後南海神廟碑 塵霾之雜不處 柳宗元東海若今夫
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西之夜則浴列星涵太陰揚陸大火珠寶之光以明
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暮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虞若者 波伏不興 韓愈南海
廟詩 四海之水皆立 杜甫大禮賦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 熱海地
寒不凍 西域記蘇東 極雲海之微茫 李白惜餘春賦 大海盪汨
兮顛倒日月 柳宗元招海賈 頹風浩其四起 柳宗元佩韋賦 長風
扇海踊滄溟之波濤 李白大鵬賦 浪打天門 李白橫江詞 海
之歸水洪涓必容 陸贄論陳 沿河而下 韓文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
至於海 斷港絕潢 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
海波不驚 文粹 沙門島 在登州府城西六十里海中凡海舟渡遼者必泊此以避
風宋時嘗流放罪人於此其鼉磯牽牛大竹小竹四島皆與此島相連屬蒼翠壇絕出沒波濤中真神仙所宅
也上生白芝又多美石見蘇軾北海十二石記 海門島 在通州南四十里海中宋長編國中犯死
獲貸者多配隸於海門島有屯兵使者領護之 海運 張瑄朱清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舉就
招懷爲防海義民元伯顔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淤物從海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仁人進言海道可通造船

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入京師 海市 登州府四面皆海春夏時遙見水面有城郭市人馬往
來若交易狀土人謂之海市 海溢 海溢一曰海嘯

海五

【原】【詩】宋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曰首夏猶清和芳草
亦未歇水宿淹晨昏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瀛壖況乃凌
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
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
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又東山望海詩曰開春獻初歲白日出悠悠蕩志將愉
樂瞰海庶忘憂策馬度蘭皋紲控息椒丘採蕙遵大薄
搴若履長洲白華緣陽林紫䓘華春流非徒不弭忘覽
物情彌遒萱蘇始無慰寂寞終可求 齊謝朓望海詩
曰滄波不可望望極與天平往往孤山映處處春雲生
差池遠鴈沒颷杳羣鳧驚 齊祖孝徵望海詩曰登高
臨巨壑不知千萬里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時看遠
鴻度但見鷩鷗起不假送將歸自然傷客子 梁劉孝
標登郁洲山望海詩曰滄溟聯霄岫曾嶺鬱嵯峨下盤
鹽海底上轉靈烏翼湞澌非可辯鴻溶信難測輕塵久
弭飛鷩浪終不息雲錦曜石嶼雁綾文水色 沈約秋
晨望海詩曰分空臨澥霧披遠望滄流八桂曖如畫三

桑渺若浮煙極希丹水月遠望青丘　隋煬帝望海詩
曰碧海雖欣矚金臺空有聞遠水翻如岸遥山倒似雲
斷濤還共合連浪或時分驅鷗舊可狎丹木足爲羣方
知小姑射誰復語臨汾　又季秋觀海詩曰孟軒敘遊
聖枚乗說瘉疾逖聽乃前聞臨深驗兹日浮天迥無岸
含靈固非一委輸百谷歸朝宗萬川溢分城一作空碧霧
晴連洲彩雲密欣同夫子觀深愧元虛筆　虞茂奉和
望海詩曰清蹕臨溟漲巨海望滔滔十洲雲霧遠三山
波浪高長瀾疑浴日連島類奔濤神遊藐姑射睿藻冠
風騷徒然雖觀海何以効涓毫　唐太宗春日望海詩

曰披襟眺滄海憑軾翫春芳積流橫地紀疏派引天潢
仙氣凝三嶺和風扇八荒拂潮雲布色穿浪日舒光照
岸花分彩迷雲鴈斷行懷卑運深廣持滿守靈長有形
非易測無源詎可量洪濤經變野翠島屢成桑之罘思
漢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是圖王　楊師道
奉和春日望海詩曰春日臨渤海征旅輟晨裝迴瞰盧
龍塞斜瞻肅慎鄉洪波迴地軸孤嶼映雲光落日驚濤
上浮天駭浪長仙臺隱螭駕水府泛黿梁碣石朝煙滅
之罘歸雁翔北巡非漢后東幸異秦皇搴旗羽林客拔
距少年場電擊驅遼水鵬飛出帶方將舉青丘繳安訪

白霓裳　增唐李嶠詠海詩曰習坎疏丹壑朝宗合紫
微三山巨鼇湧九萬大鵬飛樓寫青雲色珠含明月輝
會因添霧露方逐衆川歸　薛據西陵口觀海詩曰潮
江漫湯湯近海勢彌廣在昔坏渾疑融爲百川決地形
失端倪天色潛混瀁東南際萬里極目遠無衆山影乍
浮沉潮波忽來往孤帆或不見棹歌猶想像日暮長風
起客心空振蕩浦口霞未收潭心月初上林嶼幾邅迴
亭皋時偃仰歲晏訪蓬瀛眞遊非外奬　獨孤及觀海
詩曰北登渤海島迴首秦東門誰尸造物功鑿此天池
源潁洞吞百谷周流無四垠廓然混茫際望見天地根

白日自中吐扶桑如可捫迢遥蓬萊峯想像金臺存秦
帝昔經此登臨冀飛翻揚旌百神會望日羣山奔徐福
竟何成羨門徒空言唯見石橋足千年潮水痕　宋孫
光海上作詩曰壯哉朝夕池大矣乾坤力浩浩去無際
沄沄深不測崩騰翕衆流泱漭環中國鱗介錯殊品氣
霞饒詭色天波混莫分島樹遥難識漢主探靈怪秦皇
恣遊陟搜奇大壑東竦望成山北方術徒相誤蓬萊安
可得吾君略仙道至化孚淳默驚浪接窮溟飛舫通絕
域馬韓底厥貢龍伯修其職粵我遵休明匪躬期正直
敢輸鷹隼鷙以見豺狼忒海路行已殫輶軒未遑息勞

吾元月暮旅涕滄浪極魏闕珍雲端馳心負歸翼　李白登高丘而望遠海詩曰登高丘望遠海六鼇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精衛費木石黿鼉無所憑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　張說送梁知微渡海東詩曰今日此相送明年此相待天上客星迴知君渡東海　高適和賀蘭判官望北海詩曰聖代務平典輶軒推上才迢遥溟海際曠望滄波開四牡未遑息三山安在哉巨鼇不可釣高浪何崔嵬湛湛朝百谷茫茫連九垓抱流納廣大觀異增迴迴日出見魚目月圓知蚌胎跡非想像到心以精靈猜遠色帶孤嶼虛聲涵殷雷風行越裳貢水遇天吳災攬轡隼將擊忘機鷗復來緣情韻騷雅獨立遺塵埃吏道竟殊用翰林仍忝陪長吟謝知己所愧非龍媒　王維送祕書晁監還日本國詩曰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鼇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宋蘇軾海市詩曰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

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眷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又夜渡海詩曰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絶冠平生　楊萬里過金沙洋望小海詩曰海霧初開明海日近樹遠山青歷歷忽然咫尺黑如漆白晝如何成暝色不知一風何許來霧開還合合還開晦明百變一彈指特地遣人驚復喜海神無處逞神通放出一頭誇客子須臾滿眼賈胡船萬頃一碧波黏天恰似錢塘江上望只無兩點海門山我行但作遊山看減却客愁九分半　又潮陽海岸望海詩曰動地驚風起海陬爲人吹散兩眉愁身行島北新春後眼到天南最盡頭衆水更來何處著千峰趂此却回休客間供給能消底萬頃煙波一白鷗　明林鴻海上讀書詩曰浮雲薄海色萬里如秋空青蒼杳無際島嶼蟠蛟

龍上有讀書者結茅雖與同朝餐海上霞夕友滄江翁
乘桴嗟尼父把釣思任公猶慕魯連子不受卻秦功千
金若土壤清名弔高風愧予老儒術白首且相從　俞
安期望海詩曰紛紛靈異變昏朝陰火隨波遠自飄龍
藏函經連木府蜃樓開市借雲霄星臨東極無分野山
入南荒有沃焦日日潮來長應候似應西答百川朝
〔原〕賦後漢班叔皮覽海賦曰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之
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馳鴻瀨以縹騖翼
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熳以成章風波薄其
裹裹邈浩浩以湯湯指日月以為表索方瀛與壺梁曜
金璆以為闕次玉石而為堂蓂芝列於階路涌醴漸於
中堂朱紫彩爛明珠夜光松喬坐於東序王母處於西
廂命韓衆與岐伯講神篇而校靈章願結旅而自託因
離世以高遊騁飛龍之驂駕歷八極而迴周遂竦節而
響應忽輕舉以神浮遊霓霧之掩薄登雲塗以凌厲乘
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逝歷天門以啓路闢閶闔而
望余通王謁於紫宮拜太一而受符　魏王粲遊海賦
曰乘菌桂之芳舟浮大江而遥逝翼驚風而長驅集會
稽而一睨登陰隅以東望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入天
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尋之冥地不見涯洩章亥

所不極盧敖所不屆懷珍藏寶神隱怪匿或無氣而能
行或含血而不食或有葉而無根或能飛而無翼鳥則
爰居孔鵠翡翠鷫鷞繽紛往來浮沉翱翔魚則橫尾曲
頭方目偃額大者若山林小者重鈞石乃有賁蛟大貝
明月夜光蠵鼊瑇瑁金質黑章若夫長洲別島碁布星
峙高或萬尋近或千里桂林叢乎其上珊瑚周乎其趾
群犀代角巨象解齒黃金碧玉名不可紀洪洪洋洋誠
不可度也處嵎夷之正位兮同色號於穹蒼包納汚之
弘量正宗廟之紀綱總衆流而臣下為百谷之君王
魏文帝滄海賦曰美百川之獨宗壯滄海之威神經扶
桑而遐逝跨天崖而託身驚濤暴駭騰踊澎湃鏗訇隱
潾涌沸凌邁於是黿鼉漸離汎濫淫遊鴻鸞孔鵠哀鳴
相求揚鱗濯翼載沉載浮仰唼芳芝俛漱清流巨魚橫
奔厥勢吞舟爾乃鈞大貝採明珠搴懸黎收碔砆窺大
麓之潛林覩摇木之羅生上蹇產以交錯下來風之泠
泠振綠葉以葳蕤吐芬葩而揚榮　晉木元虛海賦曰
昔在帝媯臣唐之世天綱浡潏為凋為瘵洪濤瀾汗萬
里無際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拔五岳竭涸九州於廓
靈海長為委輸其為怪則乃滶湙潏灩浮天無岸波如
連山乍合乍散噓吸百川洗滌淮漢若乃霾曀潛消莫

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呀呷餘波獨湧若乃
邊荒速告王命急宣飛迅鼓節浮海凌山於是候勁風
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望濤遠決冏然鳥逝一越三千
不終朝而濟所届若乃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
邀路馬銜當蹊天吳乍見而髣髴蝄象暫曉而閃屍爾
其大量也則南澰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
經途瀴溟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靈居其
垠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紫采
揚華萬色隱鮮陽冰不冶陰火潛燃其魚則橫海之鯨
突扤孤遊茹鱗甲吞龍舟若其毛翼產鷇剖卵成禽鳧

雛離褷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且其為器也苞
乾之奧括坤之區唯神是宅亦秖是廬何奇不有何怪
不儲茫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　潘岳
滄海賦曰徒觀其狀也則湯湯蕩蕩瀾漫形沈流沫千
里懸水萬丈測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見其廣無遠不集
靡幽不通羣溪俱息萬流來同含三河而納四瀆朝五
湖而夕九江陰霖則興雲降雨陽霽則吐霞曜日煮水
而鹽成剖蚌而珠出其中有蓬萊名嶽青丘奇山阜陵
別島嵔環其間其山則嵬崔嵬崒嵳峩降屈披滄流以
特起擢崇基而秀出其魚則有吞舟鯨鯢鵜鱵龍鬚蜂

目豺口貍斑雉軀怪體異名不可勝圖其蟲獸則素蛟
丹虬元龜靈鼉修黿巨鼈紫貝螣蛇元螭蚴虬赤龍焚
縕遷體改角推舊納新舉扶搖以抗翼汎陽侯以濯鱗
其禽鳥則鷗鴻鶤鷁鴐鵞鵁鶄朱背煒燁縹翠蔥青詳
察波浪之來往遍聽奔激之音響力勢之所迴薄潤澤
之所彌廣信普天之極大橫率土而莫兩　庾闡海賦
曰昔禹啟龍門羣山既鑿高明澄氣而清浮厚載勢廣
而盤礴坎德洊臻水源深博灌注百川控清引濁始乎
濫觴委輸大壑測之渺而無際望之杳而綿漠鬱拂宴
茫往來日月朏魄昏微乍明乍沒若夫長風鼓怒涌浪

碎磕飈波於萬里之間漂沫於扶桑之外於是百川輻
輳四瀆橫通迴飈決漭噴散穹窿映曉雲而色暗照落
景而俱紅驚浪嶢峩渺漫滯汨瀇滐潺湲浮天沃日鯨
鯢鰛而乍見虬螭涌而競遊靈鼉朱鱉出沒爭浮螣龍
挐水巨鱗吞舟　孫綽望海賦曰五湖同浸九江叢溉
抱河含濟吞淮納泗南控沅湘西引涇渭洲渚迢遞以
疏屬島嶼綿邈以牢羅殖嵬崔之碣石構穹窿之牂牁
元輿之府重仞之房鱗彙萬殊甲產無方包隋珠銜夜
光瑇瑁熠爍以泳游蠵蠵煥爛以映漲虛貝含素而表
紫蠳螺絡丹而帶緗青甲芬颸以微扇元木杳渺以舒

芳其卉木則綠苔石髮蔓以流綿紫莖芘綜解以被渚華組依波而錦披翠綸扇風而繡舉長鯨嶽立以截浪切錯揚鰭以排流巨鼇鼎屓以冠山鳥鱯呼翕以吞舟鵬爲羽傑鯤稱介豪異遮半天背負重霄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考萬川以周覽亮天地之綜緯彌綸八荒亘帶九地昏明注之而不溢尾閭洩之而不匱 齊張融海賦曰爾其海之狀也則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河濟朝總江漢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展轉縱橫揚珠起玉峰勢崇高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却瞻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

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横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竭嶺以詠石鶯若飛煙奔雲以振霞連瑤光而交彩接玉繩以通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髙岸乳鳥横門産魚蜡蠣瑤蚌綺貝繡螺元朱互彩綠紫相華

原 贊宋謝惠連四海贊曰九夷六蠻八狄七戎雕鏤異質裳藏殊風致之以德車軌斯同

增 表唐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曰經涉嶺海水陸萬里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經旬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

增 碑韓愈南海神廟碑曰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元和十二年始詔用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内外單盡不爲表裸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

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槪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靄鐃鼓嘲轟高管嗷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灾息滅人厭魚蟹五穀豐熟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愼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匆遲公無遠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增 文唐李商隱賽海陽神文曰年月日賽於海陽之神頃傷多稼將困驕陽未逢玉女之投衣空見土龍之矯首式祈嘉霔果降明輝神其享彼蘭羞挹茲桂酒輔成於多黍多稌助施於好雨好風庶厲業官以酬溥澤

河一

增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

原 說文云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 穆天子傳曰河與江淮濟三水爲四瀆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按水經注及山海經注河源出崑崙之墟(山海經曰崑崙墟縱橫萬里高萬一千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入中國大率常然)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廻入塞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龍門(汾水從東於此入河河東郡龍門所在)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廻過砥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今陝州東河北陝縣三縣界)及洛陽(孟津所在也)至鞏縣與洛水合成皐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河渡正對成皐)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絳水亦曰清水一曰津水也)鉅鹿之北遂分爲九河(鉅鹿今邢州大陸所在大陸澤名九河一徙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釜五胡蘇六簡七潔八鉤盤九鬲津)又合爲一河而入海(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故館陶貝丘廣川信都東光河間以東城池九河舊跡猶存漢代河決金堤南北多罹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跡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已亡其入枝也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故尚書稱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今絳州龍門縣界)南至於華陰北至於砥柱東至於孟津(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洛汭今鞏縣在河洛合流之所也大伾山今汜水縣即故成皐也山再成曰伾)北過絳水至於大陸(其絳水今冀州信都大陸澤名今邢州鉅鹿)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是也(同合也九河又合爲一名爲逆河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初禹自黎陽東北界分河爲二渠以引水一南出會隰川今河所流也(今河滑州以東是舊漯水)一出貝丘即九河之上河王莽時廢塞故俗謂之王莽河(史記河渠書溝洫志並云河之爲害中國尤甚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又釃二渠以引河如淳注二渠一出貝丘一則漯川王莽時河遂塞但用漯耳)隋煬帝於衛縣(今衛州衛縣)因淇水之入河(淇水亦曰清水)立淇門以通河東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謂之御河

增 春秋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

原 爾

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又曰水自河出爲雍河出崑崙墟色白　山海經曰崑崙山河水出焉　又曰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　又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物理論曰河色黃赤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一直一曲九曲以達於海　詩曰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左傳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楚辭曰與汝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揚波　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呂氏春秋曰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乃決流疏河爲彭蠡之障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　桓譚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其流激迅故爲平地災害　傳曰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　淮南子曰河以逶迤故能遠　又曰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　文子曰河之大溢不過三日　【增】京房易傳曰河者經天亘地之水　抱朴子云撮壤不能塡決河升水不能冷原火　又云上勝不能理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火　又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　元史曰朶

甘衛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履高瞰之燦若星列因名星宿海番名火敦腦兒東北流百餘里滙爲大澤又東流爲赤賓河又合忽蘭等河始名黃河又東北至陝西蘭縣始入中國又東北經沙漠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凡九千餘里　魏書曰龜茲國南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于闐國名樹枝水　白孔六帖云閼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泉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故世舉稱西戎地曰河湟　筆談曰陷河北人謂之活沙人馬皆沒有數百人齊陷無孑遺者或謂即流沙也　異苑曰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獺異禽陰雨時嘗聞鞭角聲甚亮　水衡記曰黃河十二月各有水名正月名凌解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四月名麥黃水五月名瓜蔓水瓜正蔓也六月名礬山水七月八月名荻苗水荻花正開也九月名登高水十月名復槽水落復故道也十一月十二月名蹙凌水冰斷復結蹙起成層也　拾遺記曰黃河千年一清聖人之大瑞也

增河圖始開圖曰黃帝問風后曰余欲知河之始開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開乎崑崙之墟　三秦記曰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開岷道四瀆注鑿龍門以通河鑿岷山以開江導淮於桐柏導濟於王屋故言導四瀆　又曰河下龍門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弗能及河津一名龍門禹鑿山斷門濶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者便化爲龍　賈子說林曰河伯宴伯禹於河上獻亥既之珠透山光玳瑁五灰陳兆大龜延蝸蓍鳳鮫綃百兩宜土四時寶花珊瑚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

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樹兩株而行　中候曰禹理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　晉地理志曰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綠字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暝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者於是波息遂渡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鶩行至於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逆天子燕然之山天子西征獵於滲澤獲白狐元貉以祭河宗　桓譚新論曰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

内所穿　原毛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穀梁傳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過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

增搜神記曰齊景公渡於江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驚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砥柱之下殺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拔左驂燕躍鵠踴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原左傳曰楚昭王有疾卜河爲祟大夫請祭

王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遂弗祭　增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於龍門三里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於龍門三日按京房易占河水赤下民恨　原韓詩外傳曰申屠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仁之人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不救溺人可乎申屠曰昔桀殺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於河　增說苑曰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用事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内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内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

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
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
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
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　又曰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墜水中船人救之船人
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
居船檝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
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
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原】史記曰秦滅六國自
以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　又曰漢高祖封功臣

誓曰黃河如帶　又曰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於是天子
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臨決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
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塡決河而取淇園之竹以爲
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增】前
漢紀曰宣帝幸河東詔曰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
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　東觀漢記曰郭伋爲潁川太
守光武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
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續漢書曰桓帝延熹九
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
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

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民
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者諸侯之相清者陽明之
徵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瀆侯爲
漢嗣是爲靈帝　桓譚新論曰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
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決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
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
別傳曰梁冀專政天爲見異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張衡
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
及而教逆也　獻帝傳曰袁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宜留
屯延津分兵官渡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

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返乎　北史曰後魏高昂爲西
南道大都督徑趨商洛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
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酬　通典曰天寶六載
河瀆封爲靈源公祝文云惟神上通雲漢光落圖書分
導九枝旁潤千里素秋戒序用率典常　乾𦠆子曰郭
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而急流毀墠公酹酒許以小女妻
之其夕水退木立墠上遂成橋而小女尋卒因塑廟中
人因立公祠號爲河瀆親家翁　唐書薛平傳曰始河
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
南因命其佐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

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宅地疏道二三十里以釃水
悍還壖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　又曰哀帝
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
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
深嫉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
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夢溪筆談曰慶曆中
決北都商河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
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
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
議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
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爲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
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穴壓第二第
三舊工爭之以爲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
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曰第一節水信未斷然勢必
殺半壓第二節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
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即上二節
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
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爲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
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
超計商河方定

河三

【原】九折　兩源前詳　龍宮　貝闕漢書武帝元光三年春河水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其五月河決濮陽氾十六郡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泉宮　貝闕見上　捧土　韓石朱浮與彭寵書曰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於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塞孟津以多見其不知量也　謝承後漢書曰安帝時尚書陳忠上表曰仁恩廣被化流殊方使老者以壽終孤幼得保年猶運河轉石易於反掌

氾栢　航葦毛詩曰氾彼栢舟在彼中河　下詳前　玉牘　金繩河圖考靈曜曰趙王政以白璧沈河有黑頭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來授天寶開中有尺二玉牘　河圖曰舜以大尉即位與三公臨河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爲押白玉爲檢黃金爲繩紫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符璽

馬圖　龜讖禮記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鄭玄注馬圖龍馬負圖而出　孫柔瑞應圖曰王龜者師曠時出河來之崖爲聖圖出河負錄讖書　三門　九曲酈元水經注厎柱山在虢之西界望之若柱故曰砥柱三川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　成公綏大河賦曰乘高赴下絕及長奔馳會五户分下三門　河圖曰河水九曲長者入於渤海　紺蓋

白鮮衛弘漢舊儀曰祭四瀆者江河淮濟用三正牲圭沈有車馬紺蓋　下詳玉牘注　榮光

休氣尚書中候曰榮光出河休氣四塞休美也榮光五色　開輿　出圖河洛開輿符命用出　子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經瀆　靈源谷永以河爲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横流異之大者宜修政以應之長源　禹功　泰德左傳遠績禹功庇人乎　下見河二史記

洋洋　渾渾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濁河【增】泰瑞　魏寶上見河二　史記吳起爲魏西河守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

【增】出崑崙　導積石並詳前　包砥柱

胃石門前詳　魚折溜　龍覺木河圖曰黃帝云余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

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試齋以往視之黃帝乃齋河洛之間求象見者至於翠嬀泉大盧魚折溜而至乃問天老子見中河折溜者乎見之與天老跪而授之魚汎白圖蘭采朱文以授黃帝舒視之名曰錄圖 春秋運斗樞曰舜即位爲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中州與三公諸侯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蹇入水而前去蹇之遁反宋均云蹇去也 沈白馬 祭元豁前詳 入蒐山 淪蒲海前並詳 悲申屠 尋方叔楚辭曰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屠之抗迹 論語曰鼓方叔入於河 成公綏大河賦曰嘉尼父之不濟尋方叔之遠迹慕吳起之讜言大汎舟之與役 三日變 千年清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日青變爲白白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三日 王子年拾遺記曰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爲大瑞又黃河清而聖人生 視諸侯 稱水伯禮四瀆視諸侯下詳前 桃花水 竹箭流溝洫志河決而桃花水盛注云三月水盛名注下曰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之不及

【增】抱石沈 臨流歎申屠狄事魏志注後臨流而歎詳見前 灌百川 潤九里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光武詔曰河潤九里 【原】鱗屋龍堂 泉室水府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王逸注貝作闕 下見鮑昭河清頌 子朝沈珪 延世錫爵傳曰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珪沈於河津人得之河上自浮水出將賣之則爲石 漢武帝河決館陶上使王延世塞之三十六日河隄成遂爲河平元年上曰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乃賜爵關內侯及黃金百斤 上應絳河 中貫清濟清濟貫黃河者截流而不混 九里之潤 四瀆之宗並 【增】延年開嶺 張騫窮源漢武帝時齊人王延年上書請令水工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則關中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此功一成萬世大利上壯之 漢書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 賈讓獻策漢哀帝時賈讓奏治河三策 宋元嘉中河濟俱清昭爲河清頌 鮑昭爲頌 王

景賜書 成公著賦水經注漢明帝永平中議治汴渠上引樂浪人王景問水形便因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 晉成公綏著大河賦 【原】大禹鑿砥柱 巨靈擘華山水經注禹鑿砥柱以通河水 下詳華山 【增】麾陽侯而渡 傷鳴犢而還武王伐紂事見前 孔子之晉及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 【原】見一清於千年 變五色於三日

河四

【原】祭先河禮曰先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言海之本源自河 【增】偃鼠飲河莊子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原】出胡中齊人王延年上書請令水工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上壯之詔曰延年計議甚深然大禹所導恐難更改 放北海漢書賈讓奏言治河者有上中下三策若徙其富水衝之人以避之放河使北入海況還期月自定不勞人力此功一立河定人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穿漕渠使人得以漑田非聖人法然亦救時術也今瀕堅地作石隄東西水門但爲木與土耳旱則開東方水門以漑冀田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此誠富國安人興利除害謂之中策苟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此害爲最下策 【增】河上築宮漢武帝塞瓠子河築宮其上 神魚舞河漢紀宣帝詔見前 【原】決成川李尋解光曰江河滿溢所謂水不順下明天道有因而作今由其自決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須天心圖之必有成功用財力寡 【增】河畔築堤隋煬帝御河河畔築堤以植柳 【原】憂溷文子曰以轍集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濁泣而益之注集年也 止濁阿膠五十不能止黃河之濁 【增】渡河還家王績聚徒河汾間欲見兄弟悔渡河還家 河溢馬燧還河陽狀河溢軍吏請避徙曰使城中盡魚而吾獨完吾不忍避而水不爲害 盤渦轂轉李白雲臺歌曰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 黃流韓愈賦寬黃流之雍征 入於天淵郲宗

問元晉 清如井水唐史乾元二年嵐州合河關河三十里清如井水 清澄徹
見底寶應九年同州至陜州河清澄徹見底同上 濟州河清永徽五年同上 隰
州黃河清五代朱梁紀 滔滔河流劉鄩諸將欲戰鄩悉召諸將入以河水一杯飲
之或飲或辭鄩曰一杯飲之猶難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 原大河 洪河 長河
中河
河五
原詩梁范雲渡黃河詩曰河流迅且濁湯湯不可陵桂
檝難為榜松舟纔自勝空庭偃舊木荒疇餘故塍不覩
行人跡但見狐兔興寄言河上老此水何當澄 劉孝
威公無渡河詩曰請公弗渡河河廣風威厲檣偃落金

烏舟傾沒犀柑紺藍空嚴祀白馬徒生祭銜石傷寡心
崩城掩嬌袂劒飛猶共水魂沉理俱逝君為川后臣妾
作江妃娣 陳張正見公無渡河詩曰金堤分錦纜白
馬渡蓮舟風嚴歌響絕浪涌榜人愁櫂折桃花水飄橫
竹箭流何言沉辟處千載偶陽侯 北齊蕭慤奉和濟
黃河應教詩曰大籓連帝室駿駕奉皇猷未明驅羽騎
凌晨方畫舟津城度維錦岸柳夾緹油鐘聲颺別島旗
影照滄流早光生劒服朝風起節樓滔滔細波動裔裔
輕舲浮廻橈避近磧放舳下前洲全疑上天漢不異謁
蓬丘望知雲氣合聽識水聲秋從君何等樂嘗從神仙

遊 陳江總渡黃河詩曰葱山淪外域鹽澤隱遐方兩
源分際遠九道派流長未殫所聞見無待驗詞章留連
嗟太史惆悵踐黎陽導波縈地節疏氣耿天潢憫周沉
用寶嘉晉肇為梁 隋薛道衡渡北河詩曰連旌映潊
浦疊鼓沸沙洲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塞雲臨遠艇
胡風入陣樓劒拔蛟將出驂驚黿欲浮鴈書終立效鶩
相果封侯勿恨關河遠且寬邊地愁 唐劉孝孫早發
成皋望河詩曰清晨發巖邑驅馬走轘轅廻瞰黃河上
惝怳屢飛魂鴻流導積石驚浪下龍門仙槎不辨處沉
辟想猶存遠近洲渚出颯沓鳧鴈喧懷古空延佇歎逝

將何言 增李嶠詠河詩曰源出崑崙中長波接漢空
桃花來馬頰竹箭入龍宮德水千年變榮光五色通若
披蘭葉險漢使敢云功 高適同敬八盧五泛河間清
河詩曰清川在城下沿泛多所宜同濟愜數公說物欣
良時飄颻波上興燕婉舟中詞昔涉乃平原今來忽漣
漪東流達滄海西流延滹池雲樹共晦明井邑相透迤
稍隨歸月帆若與沙鷗期漁父更留我前潭水未滋
王維渡河到清河詩曰汎舟大河裏積水窮天涯天波
忽開坼郡邑千萬家行復見城市宛然有桑麻廻瞻舊
鄉國淼漫連雲霞 李白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賁

詩曰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豈功利生人天地同朽
滅雨橋對雙閘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註云能斃折
吳關倚北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門平湖見沙汭我
行送季父弭棹徒流悅楊花滿江來疑是龍山雪惜此
林下興愴爲山陽別瞻望清路塵歸來空寂滅　儲光
義夜到洛口入黄河詩曰河洲多青草朝暮增客愁客
愁惜朝暮枉渚暫停舟中宵大川靜解纜逐歸流浦潊
旣清曠沿洄非阻修登艫望落月擊汰悲新秋倘遇乘
槎客永言星漢遊　李白公無渡河詩曰黄河西來決
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
啼不窺家殺湍堙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
沙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奚爲旁人不惜妻止
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湄
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於其間箜篌
所悲竟不還　閻防與永樂諸公泛黄河作詩曰煙深
載酒入但覺暮川虛映水見山火鳴榔聞夜漁愛茲山
水趣忽與世人疎無暇燃官燭中流有望舒　駱賓王
晚渡黄河詩曰千里尋歸路一葦亂平源通波連馬頰
進水急龍門照日榮光淨驚風瑞浪翻棹唱臨風斷樵
謳入聽喧岸迴秋霞落潭深夕霧繁誰堪逝川上日暮

他鄉魂　杜甫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黄河泛溢隄防之
患薄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詩曰二儀積風雨百
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坼遥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
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
時操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毛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
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皐徐關深水府碣石小秋毫
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
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鼇　宋王安石次御河詩曰客路
花時祇攪心行逢御水半晴陰背城野色雲邊盡隔屋
春聲樹外深香草已堪回步履午風聊復散衣襟憶君
載酒相追處紅萼青跗定滿林　晁補之黄河詩曰黄
河諳小吳天漢失黿鼉靈源潭下藕蘭死只有菖蒲不
生節白馬橋邊迎送胡冀州斷道無來車新隄築得高
嵽嵲舊堤杵聲未可絕　明劉基白楊河詩曰白楊河
下春水碧白楊河邊多估客東風二月柳條新却念行
人千里隔岸上居人幾數家茅茨深處見桃花小婦河
邊汲新水老翁門外看雛鵝桑苗未青麥苗綠牛羊散
落郊墟牧行客年年任往來居人自住楊河曲　黄哲
河渾渾詩曰河渾渾發崑崙度沙磧經中原噴薄砥柱
排龍門環嵩絕華熊虎奔君不聞漢家博望初尋源揚

旌遠涉西塞垣窮探幽討事奇絕云是天津銀漢之所接蔥嶺三時積雪消流沙萬派從東決東州沃壤徐豫之墟懷山襄陵赤子爲魚夕没鉅野朝涵孟諸茫茫下邑皆沉汚民不粒食鄉無廬桑哇忽變葭葦澤麥隴盡化黿鼉居宮中聖人方旰食羣公夙夜憂曠職星郎又乘博望槎西去盟津求禹迹始聞古道行千艘一朝轉徙纔容舠奔衝倏忽駭神怪淺不浮滬深没篙我上梁山望曹濮長歎滄桑變陵谷萬人舉鍤功莫施猶擬宣防再興築宣防漢武威曷若堯無爲洪波鬭九載端拱垂裳衣元圭錫夏后安得辭胼胝龍門一疏鑿亘古功巍巍巍巍功可成河水渾復清　何景明渡河詩曰氛征犖延津明晨臨大河洪源下積石砥柱屹嵯峨渺渺梁宋區汗漫縱經過自非陵與岸於安障其波揚帆赴中流四顧莽無涯崇雲徂廣澤迅風夕吹沙積陰不可測魚龍偃相加前無千尺梁一葦胡足誇人生寡恒居奚異波上槎豈無舟楫志漂泊當奈何　屠隆潞河晚泊詩曰迴浦落帆盡長堤帶郭斜暮煙平吐樹春雨薄沈沙白艇藏漁市黃茅覆酒家一瓢雲水外不復問年華　張時徹渡黃河詩曰黃河迴九曲適郢乍經過積雨初添漲無風亦自波人行沙岸小樹近夕陽多爲愛

滄浪曲因之鼓枻歌　袁中道渡黃河詩曰如雪寒沙千里平猛風雖盡浪猶驚草經青女全無色鴈過黃河別有聲騎馬久無浮宅夢倚篷忽動蕩舟情可憐廣武山常在寂寞誰知豎子名　陸釴玉河詩曰玉河橋下斷冰流流盡西風不見鷗縱然收得霜紅葉磨滅多情一半愁　釋宗泐望河源詩曰積雪覆崇岡冬夏常一色羣峰讓獨雄神君所栖宅傳聞嶰谷篁造律諧金石草木尚不生竹產疑非的漢使窮河源要領殊未得遙今西戎子千古笑中國老客此經過望之長太息立馬北風寒回首孤雲白

原　賦　魏應瑒靈河賦曰咨靈川之遐源于崑崙之神丘凌層城之陰隅賴后土之潛流衝積石之重險披山麓而溢浮蹶龍黃角一作而南邁兮紆鴻體而因流涉津路之峻泉播九道乎中州紛㵝洞而騰騖恒亹亹而阻征蹇乘高而迅逝陽侯沛而振騖有漢中葉兮金堤隤而瓠子傾興萬乘而親務董羣后而來營下淇園之豐篠投玉璧而沈星若夫長杉峻檟茂栝芬橿扶流灌列映水蔭防隆條動而暢清風白日顯而曜殊光　晉成公綏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嵯峨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

由阿陵砥柱而激湍兮踰洛汭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
兮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狄之遐荒歷
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泰自西而啓壤兮齊據
東而畫疆殷徙涉而求固衛遷濟而遂强趙決流而却
魏蘇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原】頌宋鮑昭河清頌曰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
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淳風遷俗文教
也誅華羯黠柬頑象闕武功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
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冥同贊神祗與
能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抑又聞之勢之所覃

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
遠聖命誰諶皇歷攸歸謀從筮協神與民推黄旗西映
紫蓋東暉納瑞璣玉升政衡璣汪彼四瀆澹此雙川伏
靈遥紀閟晛選年澄波崑丘鏡流蔥山泉石凝澱水府
清涓　張暢河清頌曰渾渾洪河家國之瀆襟帶晉衛
領袖齊秦龍門誕溜積石傳津乘運能有經啓天人化
流上帝時表初星飛書暎瑞龍圖照神協靈既偉通氣
哉榮
【原】銘後漢李尤河銘曰洋洋河水赴宗於海經自中州
龍圖所在昔周武諸侯會於孟津魚入王舟乃往尅殷

大漢承緒懷附遐鄰邦來濟各貢厥珍
【原】碑銘周王褒四瀆祠碑銘曰靈祠嶽立貝闕雲浮寂
寥詭怪髣髴神遊姬嬴分國河渭合流桃花春水靈草
孤洲潼鄉河曲汾陰睢壞亂流不度龍門難上河魚送
迎江妃來往水開通跡山臨高掌智以藏往神以知來
滎光離合雲氣徘徊水仙遺操津吏餘杯波息川后浪
靖瞻臺　【增】王延昌河瀆神靈源公祠廟碑曰中國經
瀆河爲長上應析木下朝扶桑演崑崙踰積石絡大漠
經龍門灌注九州之間經營萬里之外古先哲后罔不
欽崇奠封居之儀修壇墠之制存乎祀典代以爲常則

班固序漢書所謂河祠臨晉是也偉其南直太華左隣
中條渭水過其傍汾睢揭其後風雲相盪精氣交馳於
以禮神事之宜也至於春以泮凍秋以涸流初以歲禱
終以報祈嘗醪有加騂駒是薦蓋以在雍州之域通天
子之都地既稱雄禮云異數幽贊之力實賴河公息昏
墊之苦絶羨溢之憂瀆河之人淵無大害此靈長之德
上善之功也辭曰浩浩長河中國之紀洪流激射横制
地理蒸雲吐霧薦圖效社是曰經瀆斯爲德水嗟我上
相四方是維維言祐之河公降禧衆神在列曾未區别
公爲之節内寢攸設寢廟亭亭中外有經濯濯厥靈妃

偶攸寧於戕祠宇焜燿中土在河之滸在城之下刊兹
片石昭灼千古

原 贊東晉郭璞爾雅圖贊曰崑崙三層號曰天柱實維
河源水之靈府

原 文後魏孝文帝祭河文曰維大和十九年皇帝告于
河瀆之靈坤元涌溢黃積作珍浩浩洪流實裨陰淪通
源導物含介藏鱗啓潤萬品承育蒼旻惟聖作則惟禹
克遵浮檝飛帆洞厥百川朕承寶曆克纂乾文騰鸞淮
方旋鵠河濆龍舲御瀆鳳旆乘雲汎汎棹舟翔翔泝津
寔我皇遊光余彛濱肇開水利漕典載新千艫桓桓萬

艘斌斌保我大儀惟爾作神 唐顏師古四大河祝文
曰維神上通雲漢光啓圖書分導九枝旁潤千里素秋
式序用率典常

原 牋宋荀倫與河伯牋曰伏惟河伯府君君侯潛曜靈
泉翱翔神渚發洪流於崑崙揚高波於砥柱包四瀆以
稱王總百川而為主

淵鑑類函卷三十六

淵鑑類函卷三十七

地部十五 江 潮濤

江一

原 釋名云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風俗通
云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 周官揚州其川三江
按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
徐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目 鄭玄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又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江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崍山中江所出東注大江岷山北江所出東注大江其源皆在蜀也又韋昭注岷江松江浙江亦是在吳也又沈懷遠南越志曰廬陵江始安江鬱林江亦為三江在越也 按水經

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
建寧滿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南
江初在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
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
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 潯陽記九江一曰白烏江二蚌江三烏土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源江七廪江八提江九菌江 東會於彭澤經蕪
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 [illegible]南徐州入潤州
尚書稱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江別為沱水 又東至于澧 澧水名在荊州
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陵地名 東迆 以氏反 北會于匯 胡罪反匯澤即彭蠡也
東為中江入于海是也凡長江之別有郫江

任豫益州記曰郫江大江之支也亦曰[illegible]亦曰湔水在蜀與各水合郫音郡**汶江**益州記曰汶江源出玉輪坂下**墊江**崔鴻西京記曰吐谷渾觀墊江源問魯和曰此水經從池而過晉壽山出東始號墊江至巴郡入大江墊音疊**弱柳江**緣江記曰西江別支為弱柳江**浙江**說文云江別流為汜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又顧野王云浙江發源東陽新安之間不與吳山之江相涉至錢塘入於海**松江**劉澄之揚州記吳縣有松江自吳入海今蘇州**凡長江有別名則有京江**在南徐州禹貢所謂北江也今潤州丹徒縣也**瓜步江**今揚州六合縣界西南對潤州江寧縣卽宋文帝及後魏太武帝所臨處**烏江**即項羽死處今和州烏江縣也**曲江**枚乘七發曰觀於廣陵之曲江是江今揚州也又始興郡有曲江今韶州是也又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臨曲江之隑州此即長安也以其水曲折甚類廣陵之江今樂游園**凡江帶郡縣因以為名則有丹徒江錢塘江會稽江山陰江上虞江廣陵江鬱林江廣信江始安江牂**

柯江成都江　尚書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　又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　春秋元命苞曰牛女為江潮江潮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氣湍急　【增】晏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　列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江二

【增】圖經曰嬀水入東海釐降二女于嬀汭豈其是乎江裏有上中下三憮言舜二女降時嬀地高險迴曲使者至險輒憮然三歎故曰三憮　【原】孫卿子曰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在昔江出於汶山其始出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涉也非唯下流水邪今汝衣服旣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乎　【增】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問孔子於子貢子貢曰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呂氏春秋曰伍員如吳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劒也丈人不肯受伍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　【原】列女傳曰楚昭王貞姜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不肯出使者還取符未及臺

已壞流水而死　【增】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　華陽國志曰李冰於湔山下造大堋以壅江水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南江命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沈之深淵又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曰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迄今蒙福　【原】謝承後漢書曰吳郡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劍斫水罵伍子胥水息得濟　【增】又曰吳郡沈豐為郡主簿太守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感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

醉臥便渡、原列女傳曰廣陵姜詩妻事姑至孝姑好飲江水水去家七里妻常雞鳴泝流而汲而阻風雪不時得水詩責遣之妻寄鄰家紡織給與詩聞追還舍側立有涌泉出味如江水　吳志曰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吳錄曰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涌歎曰此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遂歸　環濟吳紀曰步騭表言北降人說北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大江吳主見呂岱說騭言北欲以沙囊塞江每讀其表輒獨失笑此江自開闢以來寧可以囊塞之乎　增通鑑曰晉太康元年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　晉書曰祖逖為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世說云桓宣武在南州與會稽王會於溧洲漾舟江側謝公亦在坐狂風忽起波浪鼓涌非人力所致桓有懼色會稽亦微異惟謝怡然自若頃間風止桓問謝曰向那得不懼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盡理　南史曰紀僧真宋時為齊高帝尉軍府參軍主簿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　又曰王僧辯與陳霸先討侯景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

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　丹徒志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為三泠中朝故事李德裕使取金山中泠水水記揚子江南泠水第一蔡祐竹窗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灄劉伯芻水品以中泠為第一陸羽茶經以為第二東坡詩中泠南旁石盤陀蔡肇詩中泠之西古石排　錄異記曰恩州大江之側崖壁萬仞有洞門中有仙人江中船人呼之往往即出多著紫衣下窺江岸躊躇久之方去有旭川劉宰宏曾過此灘呼之果出　方輿勝覽曰孫忌使周對世宗云長江千里險過金湯　春渚紀聞曰蘇軾元祐四年出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畫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閩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閘而出循江道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云　聞見後錄曰蘇軾書傳曰禹貢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與故至于今有三泠之說古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許敬宗對高宗曰古

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敬宗先言之矣

又曰程伊川過漢江中流船幾覆人皆號泣伊川但正襟安坐有老父問曰君何甚莊伊川曰心守誠敬耳老父曰孰若無心　冷齋夜話曰王榮老嘗官于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有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惟玉麈尾即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研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一鉤而濟

江三

原 導江　絕漢 上詳前敍 淮南子曰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

荊池　楚望 淮南子曰昔荊楚之地汝潁以爲洫江漢以爲池 左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

四瀆　六川 史記曰殷湯作湯誥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民乃安東爲江北爲河南爲淮西爲濟四瀆已脩萬民乃居 呂氏春秋曰何爲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此六川也

吐貝　納龜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則江吐大貝 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濫觴　縈帶 上詳前 袁山松宜都記曰對西陵南岸有山其峰孤秀人自山南上至頂俯臨大江如縈帶視舟纔如鳧雁

萍實　菱華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之貫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惟霸者能獲之使返王遂食之甚美 傅元徽曰有女冰代生步江采菱華上歸青雲景下鑒綠水波

鸚洲　鵲岸 酈道元注水經曰江水至江夏沙羨縣西北又東逕歟父山江右岸當鸚鵡洲 左傳曰昭王十六年冬楚子伐吳吳人敗之於鵲岸 西京記曰今居巢江南水有鵲尾渚者是也

祭胥　弔屈 弟贊吳地記曰夫差立子胥以忠李見斥垂詔殯浮尸於江夫差悔焉與群臣於江設祭罰贊闕人因君立廟 漢書揚雄弔屈原文過湘元而手不容自投江而死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

捐玦　袁珮 楚辭曰捐余玦於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劉向列仙傳曰江妃二女遊江濱見鄭交甫菜祥珮與之交甫受珮而去數十步懷中無珮女亦不見 郭璞江賦曰感交甫之喪珮悲神使之嬰羅是也

沈書　投局 當方等三十因春秋曰老祿殷羨之選豫章貴游多悉寄書黃之至石頭投書於丁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植箏諸 晉書曰陶侃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參佐或以戲廢事者乃叔其蒲博基局之具悉投於上

雙流　九派 蜀江江至潯陽分爲九派

增 學字　投書 巴江勢若巴字唐李壽詩杜字叶名語巴江學字叔 卿殷黃之事

青龍　白馬 江在松江府城北上接松江下接泥瀆吳淞橫達青龍滬瀆於此故名 江在成都府崇慶州東北

原 笑吳王　歎魏帝 上詳前 度演江支撲曰魏文帝出廣陵欲伐吳至大江而歎曰吳拔洪旅且多稱穀騎武騎千陵無所用也乃還

使君灘　中郎浦 酈道元注水經曰江水東赤烏發縣南又經羊腸虎臂灘楊亮爲益州至此而覆舟覆其灘險蜀人至今猶名之爲使君灘 又曰江水又東至華容縣西左澮爲中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

發黃岑　激赤岸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安郡有東北二江北江發源於桂陽之臨武黃岑山東江發源於南安大庾嶺下經始興縣界之湞西與北江合於郡東注於南海 小派之向徐六記曰京江禹貢北江也閩漫之十里通望大冬當以春秋朔望輕有大濤聲勢駭壯極爲奇觀濤至北江激赤岸尤更迅猛

黃金浦　紫貝闕 酈道元水經注曰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又東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東接微落山江之南畔名黃金瀨城東有黃金浦 楚辭曰芙蓉蓋而菱華車紫貝闕而白玉堂 王逸注曰紫貝水蟲也 援神契曰洪水出紫貝

增

過采石 侯鯖錄李白過采石江酒狂入水捉月 使高麗 宋李惠公端使高麗渡江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怡然讀書若在齋閣時

原 合沔水 灌錦城 史記河渠書曰蜀守李冰鑿離堆山辟沫水之害穿二江灌成都城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又享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億計莫之數也 不惡小谷 不逆衆流 管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水故能大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業已生故能大是故江河之水但一源之流不苟者多矣

四瀆之首 百谷之王 見前 要離推戈 靈均任石 江賦云悍要離之圖慶忌在中流而推戈注云要離之勇人也吳王欲殺慶忌慶忌走衛王以六馬逐之不及要離乃與慶忌俱涉江中拔劍斬慶忌 江賦云悲靈均之任石注曰靈均屈原字也任懷石也

周穆叱黿 溫嶠然犀 紀年云周穆王至於九江叱黿鼉以為梁 晉書云溫嶠至牛渚磯傳言水深不可測乃然犀照之須臾見水族奇怪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甚惡之未幾卒

晝水而渡 鼓檝而過 晉書吳猛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神方因還豫章江水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度 漢書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濟吏固請禹不聽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其志在理豈害我哉遂鼓楫而過

增 色如鴨頭 源出龍鼻 唐書東夷列傳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故名鴨綠江唐太宗征高麗耀兵於鴨綠水即此 四川有清漪水源出龍鼻山會於沱水

江四

原 沔彼江水 導於岷山 安流 楚辭曰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大溢 詩 永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流 而為 誓 晉祖逖誓江 涉 古詩涉江采芙蓉 黃龍負舟 郭璞江賦云駭黃龍之負舟注曰驚也禹濟江有黃龍負舟舟人大懼禹乃仰天而嘆曰余受命于天竭力養人生死命也何憂焉龍乃去之 兩蛟挾舟 郭璞江賦云壯荊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注曰荊飛得太阿寶劍從楚上度江江神將奪之風波大起兩蛟挾舟飲以劍斬之蛟風乃止故思而壯之終能成劍之神氣

增 色若黛玉 杜詩 泝凌天之騰波 柳宗元惡賦 江流悍急 文選 大江瀕洞支流合輸 劉禹錫 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即遠渙為安流 柳宗元記

原 鮫人搆館於懸流 泉客築室於巖底 江賦

江五

原 詩 宋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迴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

梁沈約泛永康江詩曰長枝萌紫葉清源泛綠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臨睨信永矣望美曖悠哉寄言幽閨妾羅袖勿空裁 又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詩曰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紛吾隔囂滓寧可濯衣巾願以潺湲水霑君纓上塵 任昉濟浙江詩曰昧旦乘輕風江湖忽來往或與歸波送乍逐翻流上近岸無暇目遠峰更興想綠樹懸宿根丹崖頹久壤 又嚴陵瀨詩曰群峰此峻極參差百重嶂清淺既漣漪激石復奔壯神

物徒有造終然莫能狀　劉孝綽還渡浙江詩曰季秋
弦望後輕寒朝夕殊商人泣紈扇客子夢羅襦憂方自
難遣況復阻川隅日暮愁雲合繞樹噪寒烏漾漾江煙
上蒼茫沙嶼蕪解纜辭東越接舳騖西徂懸帆似馳驥
飛櫂若驚鳧言歸遊俠窟方從冠蓋衢　王臺卿臨滄
波詩曰高軒臨不測清江窮廣深天邊生岸影水上結
雲陰風來白華起潮滿黃沙沈　陳陰鏗晚出新亭詩
曰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峰
遠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
周庾信奉和泛江詩曰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錦纜

迴沙磧蘭橈避荻洲濕花隨水泛空巢逐樹流建平船
柿下荊門戰艦浮岸社多羣樹山城足迴樓日落江風
靜龍吟迴上游　又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曰校尉
始辭國樓船欲渡河輶軒臨磧岸旌節映江沱觀濤想
帷蓋爭長憶干戈雖同燕市泣猶聽趙津歌　隋煬帝
夏日臨江詩曰夏潭蔭修竹高岸坐長楓日落滄江靜
雲散遠山空鷺飛林外白蓮開水上紅逍遙有餘興悵
望情不終　薛道衡入郴江詩曰仗節遵嚴會揚舲溯
急流征塗非白馬水勢類黃牛跳波鳴石磧濺沫擁沙
洲岸迴槎倒轉灘長船卻浮緣涯頻斷挽挂壁屢移鉤

還憶青絲騎東方來上頭　柳顧言奉和晚日楊子江
應教詩曰大江都會所長洲有舊名西流控岷蜀東泛
邇蓬瀛未覩纖羅動先聽遠濤聲空濛雲色晦淡疊浪
華生欲知暮雨歇當觀飛旆輕　唐蘇味道九江口南
濟北接蘄春南與潯陽岸詩曰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
來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鱗介多潛育漁商幾泝洄
風搖蜀柿下日照楚萍開近漱湓城曲斜吹蠡澤隈錫
鏡猶入貢浮磬罷新裁津吏揮橈疾郵僮整傳催歸心
詎可問爲視落潮迴　增唐李嶠詠江詩曰日夕三江
望靈潮萬里迴霞津錦浪動月浦練花開滿似黃牛去

濤如白馬來英靈已傑出誰識卿雲才　王昌齡九江
口詩曰漭漭江勢闊雨開潯陽秋驛門是高岸望盡黃
蘆洲水與五溪合心期萬里遊明時無棄才謫去隨孤
舟鷺鳥立寒木丈夫佩吳鉤何當報君恩卻繫風霜頭
李白荊門浮舟望蜀江詩曰春水月峽來浮舟安望
極正見桃花流依然錦江色江色綠且明茫茫與天平
逶迤巴山盡搖曳楚雲行雪照聚沙雁花飛出谷鶯芳
洲卻已轉碧樹森森迎流目浦煙夕揚帆海月生江陵
識遙火應到渚宮城　蕭穎士越江秋曙詩曰扁舟東
路遠曉月下江濱瀲灩信潮上蒼茫孤嶼分林聲寒動

葉水氣曙連雲瞰日浪中出榜歌天際聞伯鷺常去國
安道惜離羣延首剡溪近永言懷數君　孟浩然宿永
嘉江寄崔少府詩曰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相去日
千里孤帆天一涯臥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借問同舟
客何時到永嘉　杜甫長江詩曰浩浩終不息乃知東
極臨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闊聲驅灩澦
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　李白江上吟詩曰木蘭
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
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
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

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張
九齡自豫章南還江上詩曰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
轉逢空闊處聊洗滯留情浦樹遙如待江鷗迭若迎津
途別有趣況乃濯吾纓　杜甫渡江詩曰春江不可渡
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臥高渚花張素錦汀
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又巴西驛亭觀
江漲呈竇使君詩曰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峰孤亭凌
噴薄萬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
舍攜我豁心胷　又詩曰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
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

繁小楫容易拔船頭　劉眘虛暮秋楊子江寄孟浩然
詩曰木葉紛紛下東南日煙霜林山相晚暮天海空青
蒼暝色況復久秋聲又何長孤舟兼微月獨夜仍越鄉
寒笛對京口故人在襄陽詠思勞今夕江漢遙相望
丁仙芝渡楊子江詩曰桂檝中流望空波兩岸明林開
楊子驛山出潤州城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更聞楓
葉下淅瀝度秋聲　宋蘇舜欽楊子江觀風浪詩曰晚
至瓜洲渡繫舟泊西灣日落暴風起大浪得縱觀憑凌
積石岸吐吞天外山霹靂左右作雪灑六月寒吁嗟至
柔物感壯不可干若為神龍憑氣勢非一端大艦失所

操飄覆如轉丸高山雖有路轍險馬足酸因知古聖人
立法萬世安濟川作舟梁鑄鼎窮神姦視此念古昔杖
藜空盤桓　林逋秋江寫望詩曰蒼茫沙嘴鷺鷥眠片
水無痕浸碧天最愛蘆花經雨後一篷煙火飯漁船
孔武仲江上詩曰萬里長江一葉舟客心蕭索已驚秋
亂霞影照山根寺落日光飜水面樓淺浦耀金知躍鯉
前灘點雪見棲鷗少年壯氣悲寥廓未忍滄江下釣鉤
　王令江上詩纍纍荒城沒遠煙暮雲歸族忽相連春
江流水出天外晚渡歸舟下日邊杏萼春深蘇淺緑柳
花風遠聚晴絲無錢買得江頭樹輸與漁人繫釣船

戴復古江上詩曰山東江流急雲兼霧氣深輕鷗閒態度孤雁苦聲音客路行無極風光古又今梅花出籬落幽事頗關心　又江上詩曰扁舟泊江渚喜近酒家門出網魚蝦活投林鳥雀喧無橋通竹處有路到桃源一見南塘宇淒然憶故園　王廷珪江上詩曰倚杖江風起呼船水面開人從洲觜渡帆破浪頭來月色共千里天恩徧九垓當年送客處待看客車迴　明高啓江行詩曰家家漁網映迴橋春水初生沒樹腰客路江南煙雨裏綠蕪芳草恨迢迢　又江上晚歸詩曰渺渺雙鳧落晚沙一江秋色豔明霞逢人不用停舟問大樹郊中

即我家　陶安江色詩曰竹屋晨啓關江色直飛入空碧壓几案陰陰四壁濕玻瓈作天地冷然手可挹萬家隨升降元氣動呼吸臨岸步觀漲石階沒千級岷巴與湘漢衆水大會集合流東北去海水亦起立　林鴻江上泛舟詩曰載酒入江色酒多江復長酣來散予纓濯向春流香東辭過疎雨西崦殘夕陽棲禽相嘯叫雲水共清蒼夕景更泛覽客程殊未央魚風草上起蚌月波中光嘗以事泮渙永期名迹忘乘槎予豈必聊復詠滄浪　孫蕡江上詩曰江上青楓初著花客帆和月宿蒹葭過雲疎雨數千點臨水小郊三四家風起漁船依釣石潮回歸雁認平沙秋懷已向南雲盡又是滄洲閱歲華　周忱車駕渡江詩曰柳色臨江輦路長歲移遙望翠華張衣冠隔岸催鷄序舸艦中流列雁行魚躍蒼波聽御座鳥啼春樹識天香時巡百度稽虞典不奏橫汾禮樂章　李東陽長江行詩曰大江西來是何年奔流直下岷山巔長風一萬里吹破鴻濛天天開地闢萬物俯五嶽四瀆皆森然帝遣長江作南瀆直與天地相周旋是時共工怒觸天柱折遂使后土東南偏汝媧補天不補地山崩谷塌漏百川有崇之叟狂而顛坐看萬國赤子淪深淵帝赫怒罰乃罪神禹來乘四載驅大章走豎亥黃龍夾舟穩不驚直送馳波到東海朝離巴峽暮洞庭九派却轉潯陽城縈紆南徐萬餘里更萬餘里通蓬瀛

原歌晉夏侯湛江上泛歌曰悠悠兮遠征倏倏兮暨南荆南荆兮臨長江臨長江兮討不庭江水兮浩浩長流兮萬里洪浪兮雲轉陽侯兮奔起驚翼兮垂天鯨魚兮岳峙蘿藾紛兮被阜陸修竹鬱兮蔽崖趾望江之南兮遨目桂林桂林蓊鬱兮鵾雞揚音凌波兮願濟舟檝不具兮江水深沈嗟迴盼於北夏何歸軫之難尋

原賦東晉郭璞江賦曰咨五材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

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於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
乎巴梁衝巫峽而迅激躋江津以起漲極泓量而海運
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
漳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
波於柴桑綱絡羣流商搉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
而東會注五湖以漫㳂灌三江而灦沛滈汗六州之域
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
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
鼓怒而作濤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絶岸萬丈壁立
霞駁碧沙瀢沲而往來巨石硉矹以前却魚則江豚海

狶叔鮪王鱣鯖鰊鰺鮋鯪鯦鯩鰱爾其水物怪錯則有
玉珧海月土肉石華蟖蛣腹蟹水母目蝦紫蚢如渠洪
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蚨應節而揚葩若乃龍鯉
一角奇鶬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赬蟞胏躍而吐璣
文魮磬鳴以孕璆騂馬騰波以噓蹀水兕雷咆乎陽侯
黿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糾縟組爭映石帆蒙籠以
蓋嶼萍實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燭銀鳴
石列乎陽渚浮磬肆乎陰濱其羽族則有晨鵠天雞鴝
鶖鷗鮫千類萬聲自相喧聒繁蔚芳蘺隱藹水松涯灌
芊萊潛薈葱龍㝡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

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綷其表海童之所
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
眇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櫂涉人於是
檥榜漂飛雲運艅艎舳艫相屬萬里連檣泝洄沿流或
漁或商長風颾以增扇廣莫颮而氣整徐而不㶁疾而
不猛鼓帆迅越趠漲截泂倏忽數百千里俄頃於是蘆
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鱻或揮輪於懸碕
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采菱以扣舷及其譎
變儵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
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　庾闡涉江

賦曰發中州之曲汜背石頭之巖岨遡晨風而遙邁乘
濤波而容與於是時也夕月將昏天吳駭奔陽侯漂海
若泛江豚爾乃雲霧勃起風流混殽排巖拒瀨觸石興
濤澎湃洸滉鬱怒咆哮迴連波以岳墜壑后土而川窅
總百川之殊勢集朝宗乎滄浪注天波於析木灑東極
乎扶桑體含弘而彌泰道謙尊而逾光齊山海以比量
冠百谷而稱王此則水之勢也且夫山川瓌怪水物含
靈鱗千其族羽萬其名毛羣詭觀倮類殊形明月晞光
以夕曜金沙逐波而吐瑛撫檝中流汨徂西上過乎歷
陽之津造乎橫江之浦若乃越三江之下口眇壖須以

逕渡川瀆泓澄以含景山水滭溉而鱗布　曹毗涉江賦曰迄趙屯歷彭川修岸靡靡芜葦芊芊紫蓮被翠波而抗英碧椹乘天岸而星懸百籟夕奏山精夜欻狂飈蕭瑟以洞駭洪濤突兀而橫峙爾乃江䲔彭濞夜光熚煥凌錯吐䱐駭鯨噴潤采鑠於是泛波文魚於是登岸
南齊謝朓楚江賦曰爰自山南薄暮江潭滔滔積水裛裛霜嵐憂與憂兮竟無際客之行兮歲已嚴爾乃雲沈山岫風蕩中川馳波鬱素駭浪浮天明沙宿莽石路相懸於是霧隱行雁霜眇虛林迢迢落景萬里生陰列攢笳兮極浦弭蘭鷁兮江汭願希光兮秋月承末照於

遺簪

增序王勃梓潼南江泛舟序曰梓潼縣令韋君以清湛幽凝鎮流靖俗境內無事購舟於江潭縱觀於丘壑耿然有山林陂澤之思遂長懷悠想周覽極睇思其人則呂望籍茅於磻谿之陰屈平製芰於涔陽之浦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於是間以投壺雜以妙論亦有嘉殽旨酒鳴絃朗笛以補尋幽之致焉預於斯者若干人爾

原文隋薛道衡祭江文曰維開皇元年行軍元帥晉王謹以太牢之奠敬祭南瀆大江之神仰惟靈性包平智德瀆靈長上膺東井下紀南國引嶓流而分九派長四瀆而納百川自晉永嘉乾靈落紐叢爾吳越僭偽相承陳賊叔寶世濟其凶士庶爲其塗炭人神所以怨憤忝司九伐清彼一方分命將士乘流南渡仰憑靈佑咸蒙利涉今申命蒼兕躬總精銳直趨金陵行登石首庶蛟螭竄於洲渚帷蓋靜於波濤江表克平海內清泰謹申禮薦惟神尚享　增唐張說賽江文曰王有百禮秩尊四瀆善利維神朝海作貢發源岷山駕福來臻率此荊土明靈是主已成嘉穀垂敗霖雨聽我虔祈福我農畝既暵既穫既場既庾忻忻衆心願荅神祐潔牲明酌寅奠江浦

潮濤一

增說文曰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生爲汐又曰濤大波也　原抱朴子云潮汐者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又夏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漸起也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也　增盧肇海潮賦序曰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附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

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於月小大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絶以其至陰之適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敵乎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其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朒其朏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　余道安海潮圖序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此竭彼盈往來不絶皆繫於月不繫於

日肇又謂月去日遠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始微絶此固不知潮之準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盈虚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歳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竇氏爲記以謂潮虚於午此候於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爲生於子此測於南海者也又嘗問於海賈云潮生於

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耳今古之説以爲地皷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　臨安志高麗圖經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爲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爲海鰌出入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爲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爲日出於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爲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率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虚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而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

浮則海水縮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交繫乘日升降如應乎月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夜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日皆臨午焉又日行遲月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爲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

之後則陰陽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　宋姚寛曰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大率元氣噓翕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虚於上下弦息於朓朒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

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復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左旋以月臨在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虚終不失於時期矣【原】番禺記云早潮上晚潮下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又云濤水者潮取物多者其力盛來遠者其勢大今潮水從東地廣道遠陵山觸岸從直赴曲其勢不泄故涌起成濤　寰宇記瓊管志云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

候瓊海之潮半日東流半日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　【增】圖經曰錢塘江潮海門潮所起處望之有三山隱隱可見　錢塘候潮圖云潮至每月二十四五漸減二十六七漸生至初三漸大不差頃刻惟八月十五獨大常潮遠觀數百里若素練横江稍近見潮頭高數丈卷雲擁雪混混庵庵聲如雷鼓猶不足以形容之每年是日遠近士女來觀舟人漁子泝濤觸浪謂之迎潮始皇東遊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狹中渡即今餘杭也　姚寛曰或問四海潮皆平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冰岸横飛雪崖

傍射澎騰奔激其故何也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矣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有纂風亭北望嘉興大山水闊三百餘里故海商舶船怖于上潬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潬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兊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未至洎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推滞後水益來于是溢于沙潬猛怒頓涌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史氏伯璿曰余氏候

東南二海之潮平於東者常先平於南者常後每於三時爲差不知其所以有先後者何故蓋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爲長南水北來則爲落是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然後知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者以此而已然猶未知潮之長必自北而南者又何故也蓋天以河圖示象於聖人聖人以易象示教於天下後世不信天與聖人尚誰信哉河圖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爲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者豈必外此而他求乎　王韶之始興記曰連州水下流有酐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竭貴州城外有漏汋一日百盈百涸應刻漏焉　物類相感志曰南海洲采珠人云海人入海必以繩繫身岸上人持之或怪物潮來必動繩岸上人共挽之助身而上又說或潮上海底山穴間必暗黑雷鳴水勃然而漲上及登岸則潮入浦溆矣　廣西誌曰桂林府聖水巖側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十年有一大潮　臨海異物志曰石雞清響以應潮慧軀輕遊以遠繫石雞形似家雞在海中山上每潮將至輒羣鳴相應若家雞向晨也　裴淵廣州記曰石洲在海中名黃山山北日一潮山南日再潮　酉陽雜俎云數丸生

江海邊如彭蜞取土作丸數至三百則潮至人以爲候因名數丸　【原】博物志曰東海中有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伏

潮濤二

【原】吳越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劒而死乃取其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于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越王殺文種葬于國之西山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增】錄異記曰夫差殺伍子胥煑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塘潮水相應焉　陸元輔胥山銘序曰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彝盛尸投於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鷗羣飛陽侯夾從奮於吳怫於越息於楚乃退於是仲秋既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觀大羅威靈投於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

懷沙類騷先滌南北簸蕩東西雖非命祀不讓濱齊

原論衡曰儒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煑之於鑊盛於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為濤溺殺人夫言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臨水為濤者虛也且衞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然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 增又曰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為濤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出入也 抱朴子曰俗人云濤是子胥所作妄也子胥始死耳天地開闢已有濤水矣 西吳記曰長興吳山下有溪名吳山灣昔吳王送女至此有湖高三尺側流七十里名吳王送女潮

原圖經曰茗溪在餘杭夾岸多茗花因得名相傳云古有尹公者善推候有異術鄉人王氏有女美質尹公求之不得叱水成潮以溺其居至今日暮則風生水長數尺號為尹公潮 增高僧傳曰唐靈隱寺釋寶達者以持密咒為務往時江湖大至激射湖上諸山達為誦咒咒之一夜江濤中有偉人至元冠朱衣導從甚繁謂達曰身是子胥復仇雪恥者非他也師慈心為物已聞命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其車馬之喧因言其事自爾西岸沙漲彌年 吳越備史曰梁開平四年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外江濤晝夜衝擊沙岸版築不能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濤頭又祝胥山祠仍為詩一章函置海門既而濤頭遂趨西乃運巨石盛以竹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壘塹通渠廣陌亦由是而成焉 臨安志相傳吳越王箭所射止處嘗立鐵幢因名鐵幢浦 錢塘事錢王射潮退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樣其大如杵作亭路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義

潮濤二

原陽侯 靈胥 廣雅陽侯大波神也 廣韻靈胥濤神也伍子胥死于江其精魄化為神

增銀山 玉穴 蘇軾詩從今潮上君須記更看銀山十二回 姚合杭州觀濤詩坳如開玉穴危似走陵岑

化鯤 沒樹 漫說集九年得化鯤之術虛吸之以還 柔徐防觀潮詩漸看遠樹又稍見遠天浮

原廣陵 瓊海 七發八月觀濤於廣陵 瓊州潮候不同詳見前

洪漣 滄波 駕丘山 似帷蓋 晉蘇彥觀濤詩洪濤奔逬勢駭浪駕丘山似帷濤有叙盖之狀

增設醮退 投詩消 宋嘉熙年杭潮不退張天師設黃籙大醮潮即勝退江古心除江西漕使臨江風濤大作古心作詩投江風浪即息

原海鰌入穴 牛魚起毛 並見前

增子胥揚波 尹公叱水 並詳前

連山噴雪 吼地卷沙李詩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劉禹錫詩八月濤聲吼地來卷起沙堆似雪堆

潮濤四

增 濤霧蒸湧下義方道南海的水暫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霽開濤人壯其盛 風濤驚壯誤元方使嶺外海風濤驚壯 屹起迴臨浙江濤屹起高峨峨韓愈送惠師 蒼濤鬱飛鱗杜甫分居下蠻萬番岸蒼濤鬱飛鱗 乘濤簸扶胥近岸指一掇韓愈贈元協律 洪濤舂天禹穴幽同上劉生詩 江湖天闊足風濤寄杜員外詩 湖水定可信李白 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柳宗元晉問若波之安府山觸天既停既平觸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兇雨溢挺拔而出 濤瀨漲惡李靖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也

潮濤五

原 詩 晉蘇彥於西陵觀濤詩曰洪濤奔逸勢駭浪駕丘山訇隱振宇宙溘磕津雲連 梁徐昉賦得觀濤詩曰雲容雜浪起楚水漫吳流漸看遙樹沒稍見遠天浮漁人迷舊浦海鳥失前洲不測滄溟曠輕鱗幸自游 增 梁劉孝綽上虞鄉亭觀濤津渚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昔余筮賓始束冠仕洛陽無貲徒有任一命忝為郎再踐神仙側三入崇賢傍東朝禮髦俊虛薄厠才良逝誠侍名理搦管創文章引籍陪下膳橫經參上庠誰謂服事淺契闊變炎涼一朝謬為吏結綬去承光烹鮮徒可習治民固未長化雖仰李智剸雉推仲康此城鄰夏穴檣矗茂筠篁孝碑黃絹語神濤白鷺翔遨遊佳可望釋事上川梁秋江凍雨絕反景照移塘纖羅殊未動駭水忽如湯乍出連山合時如高蓋張漂沙黃沫聚嶜石素波揚榜人不敢唱舟子詎能航離家復臨水眷然思故鄉中來不可絕奕奕苦人腸泝洄若無阻謝病反清漳 唐陶翰乘潮至漁浦作詩曰艤舟乘早潮潮來如風雨樟亭忽已隱界峰莫及覩崩騰心為失浩蕩目無主豗嗔浪始聞漾漾入漁浦雲景共澄霽江山相吞吐偉然造化靈此事已終古流沫誠足誡高歌調易苦頗因

忠信全客念猶栩栩 宋昱樟亭觀濤詩曰濤來勢轉雄獵獵駕長風雷震雲霓裏山飛霜雪中激流高失岸吹澇上侵空翕闢乾坤異盈虛日月同艅艎從陸起洲浦隔阡通跳沫噴巖翠鱗波帶景紅怒湍初抵北却浪復歸東寂聽堪增勇晴看自發蒙伍生傳或謬枚吏說難工來信應無已申威亦匪窮銜騰如決勝迴合似相攻委質任平視誰能涯始終 朱慶餘觀濤詩曰木落霜飛天地清空江百里見潮生鮮飆出海魚龍氣晴雪噴山雷鼓聲雲日半陰川漸滿客帆皆過浪難平高樓曉望無窮意丹葉黃花繞郡城 羅隱潮詩曰怒聲洶

洶勢悠悠羅刹江邊地欲浮漫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覆向平流狂拋巨浸疑傾底猛過西陵似有頭畢竟朝昏誰主掌好騎赬尾問陽侯　宋蘇軾望海樓晚景詩曰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相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二十回　又八月十五日看潮詩曰萬人鼓噪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　范成大晚潮詩曰東風吹雨晚潮生疊鼓催船鏡裏行底事今年春漲小去年曾與畫橋平　明高棅嬌樂春潮詩曰瀛洲見海色潮來如風雨初日照寒濤春聲在孤嶼飛帆落鏡中望入桃花去　鄭善

夫錢塘映江樓宴坐觀濤詩曰錢王此開濟旋入宋山河潮汐秋來壯雷霆水上多尚傳江有怒鼉恨海無波颯颯攢陵樹悲風日夜過　史鑑觀潮歌詩曰雞聲喔喔天未明大家盡說觀潮行騎輿徒步相追還元服靚妝街市盈江頭日高潮未生秋風獵獵笳鼓鳴美人狎坐臨前楹嬌歌宛轉調鳴箏須臾狂呼笑相指一線遙從海門起潮頭熖起高于城萬雷齊轟駭人耳排山倒海天欲傾回波激射奇態生兩陣合戰兵力勍戈甲晃晃秋空明羣兒弄水夸巧捷擊旋蹙蹋如浮萍　屠本畯潮生詩曰潮生君未來潮落君又去來去總無常勞

勞西江渚江渚月明潮又回郎行那得好懷開明朝試看天邊月不待潮生蕩槳來

【原】賦晉顧愷之觀濤賦曰臨浙江以北眷壯滄海之宏流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納景且激波而揚濤其中則有珊瑚明月石帆瑤瑛雕鱗采介特種奇名崩巒填壑傾堆漸隅岑有積螺嶺有懸魚模茲濤之為體亦崇廣而宏浚形無常而參神期必來以知信勢剛凌以周威質柔弱以協順　曹毗觀濤賦曰伊山水之逸遊何秋月之淒清瞻滄津之騰起觀雲濤之來征爾其勢也發源溟池迴衝天井灑沸滄漢搖澡星

景侮子結誓於陰府洪濤應期而來騁汨如八風俱臻隗若崑崙抗嶺　伏滔望濤賦曰若夫金祇理轡素月告望宏濤於是鬱起重流於是雷駭起沙渟而迅邁觸橫門而尅壯灌江津而砰磕鼓赤岸而激揚鬱律煙騰隗兀連罡重疊嶫而天竦洄湍漩而起漲

【增】辭陸龜蒙迎潮辭曰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魚箔短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涯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沒幽徑兮款柴門寂寞留連兮依希舊痕餘波澤搗兮朝之恩不尸其功兮歸於混元　又送潮辭曰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

灑灑汀葭蒼兮與蓼枯北風騷屑兮愁煙以孫大幾望兮微將晦曀睨瀛容兮斂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帆任塵兮機有衣恨潮之還返兮吾猶未歸

增 贊李華靈濤讚曰泱泱靈川滔溟一支每歲八月雄濤應期昧爽風生溧若切乙洊濤陰淬朧朗陽晞雪山潰江神物驅之萬馬齊足千車並馳雷破天動山拖地移湯室雲分卻躍驚飛突象瑳切夯鯨合離踏逃變魑

窮鼠螯龍罷共工折柱武安行師尋源委會祥怪叢滋熾毒乘人帝降明威一日再至洗其熾疵仲秋大至以蕩以彝世稱伍員忿憾而為肇開混元寧莫常茲惟天陰隲日月不知是述是讚嗚呼慎諸

淵鑑類函卷三十七

淵鑑類函卷三十八

地部十六 淮　清　漢　洛

淮一

原 釋名云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周官青州其川淮泗案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桐柏山其源初則潛出復潛流三十里然後長騖東北經大復山從義陽郡北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息縣南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水合又東過廬江安豐縣與泱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東與潁水合壽春縣北與淝水合又東至當塗縣北與渦水合東北至

下邳淮陰縣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而入海也近海數百里通朝夕潮尚書稱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入於海是也 謝盛晉陽秋曰秦始皇東游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於方山掘流西入江亦曰淮今在潤州江寧縣土俗亦號曰秦淮 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昭稽山東北過桐柏山 山海經曰淮水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 尚書禹貢曰導淮自桐柏 又曰海岱及淮惟青州 毛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增 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平善也 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均也 春秋說題曰淮者均其勢也 爾雅曰淮為滸

然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自潛流
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
卽復陽縣也　晉高祖詔曰五嶽承天四瀆紀地　韓
子曰清淮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

淮二

增古岳瀆經曰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
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
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商章氏兜氏
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
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
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
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
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
號聚繞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
之淮陽之龜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
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　南史曰宋太始季年
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明僧紹竊謂其弟曰夫天地
之氣不失其序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
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
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爲固

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德之季爾識吾言而
勿泄也竟如其言　北史曰梁武帝時用魏降人王足
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假康絢節督衆二十萬於鍾離南
起浮山北抵巉石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
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
二冶鐵器數千萬斤沈於堰所仍伐樹爲幹填以巨石
踰年堰成其長九里軍人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
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
氣不可久塞旣而昏霧不解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
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
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　唐
五行志曰中和三年汴水入與淮水鬬壞船數艘　通
典曰天寶六載淮瀆封爲長源公祝文曰惟神源流深
泌潛潤溥洽阜成百穀疏滌三川青春伊始用遵典秩
　唐闕史曰雞林僧云本國瀕海島上其水多鹵或有
如剉蘖投其中者惟淮波截海而渡味甘色徹愈病析
酲其國或一歲息於朝貢則淮水爲之不至且多疾疫
水旱作災　唐書曰肅宗駐彭原第五琦奏事云今之
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爲淵　又曰貞元
八年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

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

淮三

原 二山 三洲 酈道元注水經曰平阿縣有當塗山淮出於荊山之左當塗之右奔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也毛詩曰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毛注三洲淮上地也 奧府 都市 焦贛易林曰山河淮海天之奧府寶利所聚可以饒有 又曰江河淮海天之都市商人受福國家富有

注江入海 見書 禹乂 晉竭 尚書禹貢曰淮沂其乂孔安國注曰二水已治也 晉書曰永嘉三年三月淮泗水竭

化橘 變禽 周禮曰橘踰淮而北化為枳此地氣然也 郭璞游仙詩曰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 溉鮒 化雉 莊子見道上牛蹄涔中有鮒魚焉太息謂閼曰我向 可也閣曰須我為汝南詣楚王決淮以溉女 國語曰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 李顒感冬篇曰完虹潛太陰文雉化淮 此州

忍 韓釣 王浮 酈道元注水經曰淮水東逕淮陰縣漢高祖封韓信為侯國昔韓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處也 王粲有浮淮賦

蠙珠 玉璽 尚書禹貢曰淮夷蠙珠暨魚孔安國注曰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 藏榮緒晉書曰安帝義熙十二年左衛兵曹參於東府廨淮水中得玉璽一枚 此會陵奉進非四貢淮 也以淮事少敬假此成對

增 染指 損神 宋徐 詩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原 會泗沂 經譙市 並見州 潛濁鼎 沈魏璧 楚辭曰 淮南子曰 魏文帝黃初六年帝以舟車入淮 藏九鼎於淮之中 使者

增 貢珠魚 出兵賦 東漢書淮蔡貢蠙珠 曹植出兵賦 擷芳弔水 酤酒聽歌 隋盧思道 宋唐介 遠浦沈天

清流含日 隋諸葛潁詩 下隋弘執恭詩

淮四

增 召平 周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作江漢詩 無波 平如席 韓愈送僧詩清淮無波平如席

山瀆桐柏發洪歆湧 唐文粹呂周任泗州大水記山瀆桐柏發洪歆湧下注淮貢

鐵鎖絕淮流 杜慆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為所敗湘等皆没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赤梯衝乘城

淮上流 楊行密以銳士萬二千冒雪馳追 清口不進擊淮上流淮飛師古軍 淮之大 舒

舒 韓愈贈張籍詩 戍夜踰淮 忠義傳曰事至矣賊將李圖出可以來援淮口乃 與楊文播李行實戍夜踰淮大岸登覺三十 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詩出兵

原 碣 水淮 通 淮近海數百里通朝夕潮 長淮 清淮 蜀王 氏成 地承

淮五

原 詩 隋煬帝早渡淮詩曰平淮既淼淼曉霧復霏霏淮甸未分色泱漭共晨暉清霞轉孤嶼錦帆出長圻潮魚時躍浪沙禽鳴欲飛會待高秋晚愁因逝水歸 隋諸葛潁奉和出潁至淮應令詩曰涉潁倦紆迴浮淮欣迴直遙郡含水氣遠浦澄天色靈濤稍欲近仙巖行可識元覽屬睿辭風雲有餘力 蔡允恭奉和出潁至淮應令詩曰久倦川涂曲忽此望淮沂波浪泛淼淼眺迴情依依稍覺金烏轉漸見錦騶稀欲知仁化洽謳歌滿路歸 弘執恭奉和出潁至淮應令詩曰睿情欣逸賞臨

況入淮肥櫂聲喧岸席颿影出雲飛清流含日彩冉浪蕩霞暉還如漳水曲鳴笳起路歸　唐虞世南奉和出穎至淮應令詩曰良晨喜利涉解纜入淮潯寒流汎鷗首霜吹響哀吟潛鱗波裏躍水鳥浪前沈邗溝非復遠悵望悅神襟　徐彥伯淮亭吟曰貞寂慮兮淮山幽憐芳若兮挐牛洲崩湍委咽日夜流孤客危坐心自愁矧鶴唳兮風曉復猿鳴兮霜秋熠燿飛兮蟋蟀吟倚清瑟兮橫涼琴擷瑤芳兮弔楚水弄琪樹兮歌越吟山碕礒兮隈曲水涓漣兮洞汩金光延起兮驟興沒青苔竟兮綠蘋歇綠蘋歇兮凋朱顏嶽人寂歷兮何時閒君不見可憐桐柏上丰茸桂樹花滿山 增 唐閻丘曉夜渡淮詩曰舟人自相報落日下芳潭夜火連河市春風滿客帆水窮滄海畔路盡小山南且喜鄉園近無言意未甘　李嶠和杜學士旅次淮口阻風詩曰夕吹生寒浦清淮上瞑潮迎風欲舉櫂觸浪反停橈淼漫煙波闊參差林岸遙日沈丹氣斂天敞白雲銷水鴈銜蘆葉沙鳧隱荻苗客行殊未已川路幾迢迢　宋之問初宿淮口詩曰孤舟汴河水去國情無已晚泊投楚鄉明月清淮裏汴河東瀉路窮茲洛陽西顧日增悲夜聞楚歌思欲斷況值淮南木落時　駱賓王早發淮口望盱眙詩曰養

蒙分四瀆習坎奠三荊從帝流餘地封王表舊城岸昏涵蜃氣潮滿應雞聲洲迴連沙靜川虛積溜明一朝從捧檄千里倦懸旌背流桐柏遠逗浦木蘭輕小山迷隱路大塊切勞生唯有貞心在獨映寒潭清　陶翰早過臨淮詩曰夜來三渚風晨過臨淮島潮中海氣白城上楚雲早鱗鱗漁浦帆濟濟蘆洲草川路日浩蕩惄焉心如擣且言任倚伏何暇念枯槁范子名屢移蘧公志常抱古人已云去此理今難道　宋劉子翬渡淮詩曰鳴鼙渡長淮霏煙散清晨皎皎初日光照耀草木新橫林渡餘碧疊嶂鬬嶙峋移橈失向背煙波浩無垠兒童相櫂歌余心亦欣欣輕帆互相踰晝鷁映流津徘徊望洲渚悠然獨懷人樵漁有棲遲寂寞誰問郵暮風飜洪濤魚鰕亦有神四顧天地黑孤舟恐漂淪　蘇舜欽和淮上遇便風詩曰浩蕩清淮天共流長風萬里送歸舟應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滄溟始自由　又淮中晚泊犢頭詩曰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　戴復古頻酌淮河水詩曰有客遊濠梁頻酌淮河水東南水多鹹不如此水美春風吹綠波鬱鬱中原氣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淚　楊萬里初入淮河詩曰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

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又詩曰兩岸舟
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爲只餘鷗鷺無拘管北去南
來自在飛　明歸有光淮上作詩曰長淮鐵落日圓光
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淮水自西流黄河從
北下幷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
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原賦後漢王粲浮淮賦曰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
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汎洪櫓于中潮
兮飛輕舟乎濱濟建衆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蓺於
是汎風興濤征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廻蒼鷹飄逸

遞相競軼凌鶩波以高騖馳駭浪而赴質嘉舟徒之巧
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届羣師按部左右
就隊舳艫千里名卒億計運兹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蔕
芥濟元勳於一舉垂休績於來裔　魏文帝浮淮賦曰
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汎舟萬艘時予
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
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泝淮
水而南邁兮汎洪濤之湟波仰巖岡之崇阻兮經東山
之曲阿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干將之銛戈揚雲旗之繽
紛兮聆榜人之讙譁乃撞金鐘爰伐雷鼓白旄沖天黄

鉞扈扈武將奮發驍騎赫怒於是驚風汎涌波駭衆帆
張羣櫂起爭先逐進莫適相待
原序隋杜臺卿淮賦序曰古人登高有作臨水必觀焉
吟詠比賦可得而言矣詩周南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風云涇以渭濁湜湜其沚衛風
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小雅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
雅云豐水東注惟禹之績周頌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有鱣有鮪鰷鱨鰋鯉魯頌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此皆
水賦濫觴之源也後漢班彪有覽海賦魏文帝有滄海
賦王粲有遊海賦晉成公綏有大海賦潘岳有滄海賦

木元虛孫綽並有海賦楊泉有五湖賦郭璞有江賦惟
淮未有賦者魏文帝雖有浮淮賦止陳將卒赫怒至於
兼包化產略無所載齊天統初以教府詞曹出除廣州
長史經淮陽赴鎭頻經利涉壯其淮沸浩蕩且注巨海
南通曲江水怪神物於何不有遂撫聞見追而賦之曰
美大川之爲德諒在物而非假洩出平氏之鄉濫流桐
柏之下始經營於赤位終散漫於炎野
原祭文隋薛道衡祭淮文曰元帥晉王謹以清滌制幣
太牢之奠敬祭於東瀆大淮之靈蓋聖德應期神功宰
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喪道彝倫攸斁天隔內

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之邦百越爲逋逃之藪皇帝肇開鼎業光有神器圖出龜龍鏡懸金玉髮勞庶績無忘寤寐言念蒼生情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叩頓呼韓歲時拜誦僞陳蕞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僻竊遺緒毒流江左冤結人神上軫皇情義申弔伐猥蒙朝寄揔寧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引百川擅五林而含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之舉使水陸旌旗所向與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謹申薦醴惟神尚饗

【原】釋名云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周官兗州其川河濟案水經注及山海經云濟水出河東東垣縣王屋山初名沇水（風俗通曰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此又別是一水耳應氏以爲流入河南之濟者非也）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孔安國注尚書泉原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皐（成皐今汜水縣晉書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而東流大伾成皐古成皐兼包鞏縣之界）溢出爲滎水東流過陽武及封丘縣北又東過冤朐縣南至定陶縣南又東北流與菏水會東至乘氏縣西分而爲二其一東北流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郡而入

海也尚書稱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即沛水所出也）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是也又水經注云初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爲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增】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音）水出焉西北流注於泰澤郭景純云聯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於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　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貴也　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齊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也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溫城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城東北昔晉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沇水縣西北有源城者是也南流與西源合而源出原城西東沇水注之　水西南東北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爲衍水即沇水也衍沇聲相近傳呼失實也濟水又東南逕郗城北而出於溫矣其一水枝津南流至於溴水出源城西北原山勲掌谷俗謂之爲白澗水南逕源城

西春秋會于溴梁謂是水之墳梁也　野記云濟水伏流暗經東阿縣今東阿井水煎之爲膠名曰阿膠可以已疾實濟水液也　夢溪筆談曰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濟二

增唐會要曰上至濮陽問許敬宗曰濟水與濟源斷絕不相屬何故對曰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自此潛流地下過河而南浸出爲滎澤又潛流至曹濮之間散出平地漸合而東流爲汶水自南注之古者五行皆有官守水官不失其職故辨其味與色潛流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尚書所載與今同矣上曰濟水細微而稱曰瀆何也對曰爾雅云瀆者獨也言不因餘水能獨赴海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四陰數也陽曜陰者晦昧故星晨潛伏而難見濟水潛流而數絕狀雖細微其實瀆也上稱善　通典曰天寶六載濟瀆封爲清泉公祝文云惟神泉源清潔浸彼遐遠播通四氣作紀

一方嚴冬肇飭聿修典制　元和郡國志曰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廻二里俗呼爲鬬口淀是濟水入海之處每潮與濟水相觸故名今淀上有甘泉可食海潮雖大淀終不沒百姓於其下煮鹽　唐李甘濟爲瀆問曰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知先王班祀之意也

濟三

原導沇　濟河並見前　重源　異岸酈道元注水經曰濟水重源郭緣生述征記曰河內溫縣亦有濟入於黃河謂濟之源按二濟既南北異岸而相遠亦踰千里也　吳溝　齊阻趙曄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興兵伐齊掘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濟戰國策曰張儀說秦王曰齊據河濟足以爲阻　圖水　截流上詳前尚書孔安國注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　德美　通和劉向說苑曰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蕩出雲雨焉爲德甚美故視諸侯也淮南子云淮濟水通和宜麥　馮征・袁汎馮衍顯志賦曰流山岳而周覽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泝淮濟而上征袁宏北征賦曰於是背梁山截汶波汎清濟傍祝阿

增會汶　軼滎禹貢濟東北會于汶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泆爲滎澤　注索　運敖水經曰濟水過滎陽之東索水注之注京縣有大索小索即漢書京索之間也又曰東逕敖山之北注秦置敖倉之地　過穀　合芹又曰北過穀城縣又曰東北合芹溝水　至沛　入淮又曰東南至沛縣又曰東至下邳睢陵縣南入於淮　色清　流伏戰國策說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注濟水色至清流伏詳前濟一　帝誕　王封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于

濟陽縣書紀年曰某帝中元六年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

【原】齊度量　蕩垢

濁前詳　溢滎澤　注渤海前詳　【增】分南北　制陰陽水經

濟水分南北濟陽縣濟陰縣漢郡國志東阿有濟水泉

湧若輪　伏則液水經　歷諸歷水　注　不注山　歷城有華泉下注濟水　又出華不注山下

北出王屋　南達彭城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沇也即濟之原也

一宮光照　偏野嘉秀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縣界大熟因名曰秀一莖九穗

引瀆　極流　及泉驂絓傳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注華泉華不注山下之泉

風姓司祀　公號崇封左傳宋子魚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　通典唐天寶六年濟瀆封為清源公

濟四

【原】鸛鴿不踰濟周禮　有瀰詩有瀰濟盈　汚彼許詩汚彼　清濟　清源　【增】遇清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注濟北東阿有清亭是也閔濟水　邑清故名清

石門春秋隱公三年齊鄭會于石門注以石為門濟水之門也在臨邑水經

【增】濟隧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　會于魯濟春秋襄八年　濟平

【原】鄭車僨左傳齊鄭伯會于濟西鄭車僨於濟　王濟河會于漢梁之盟同伐齊

濟水祠漢書郊祀志曰臨邑縣有濟水祠　臨濟亭水經注臨濟縣即田儋死處　亭名水經注亭在冤句縣　曲濟

亭水經注濟水左合盟

黑白異流水經注濟流東郡各當城黑白異流而東南流注也　清濁殊派　濁河終不污清濟杜詩

濟上沒蓬蒿同上杜甫　河濟異宜柳宗元上中書狀河濟異宜海岱殊服

臨濟水五代梁臣師古拔本為壕以中軍先衆未宣走中都

濟五

【原】【詩】唐蕭楚材奉和展禮岱宗塗經濮濟詩曰拂漢星旗轉分霄日羽明將追魯阜跡更勒岱宗銘林戈咽濟岸鼓震河庭葉箭凌寒矯烏弓望曉驚已降汾水作仍深迎渭情一薛克搆奉和展禮岱宗塗經濮濟詩曰龍圖冠胥陸鳳駕指云亭非煙汎濟浦綠字啟河汀畫裳晨應月文戟曙分星四田巡揖禮三驅道契經行欣奉萬歲竊抃偶千齡【增】唐李頎與諸公遊濟瀆泛舟詩曰濟水出王屋其源來不窮洑泉數眼沸平地清流通皇帝崇祀典詔書視三公分官禱靈廟奠醑沈河宮神應每如答松篁氣葱蘢蒼螭送飛雨赤鯉噴回風灑酒布瑤席吹簫下王童元冥掌陰事祝史告年豐百谷趨潭底三光懸鏡中淺深露沙石藻蘋生虛空晚景臨汎美亭皐輕霽紅晴山傍舟檝白鷺驚絲桐我本家潁北出門見維嵩焉知嵩峰外又有天壇東左手正接䍦咏聘青穹弄猶傲清吏偃仰狎漁翁對此川上閒非

君誰與同宿擬遠郵渚月淨蒹葭叢菰境信難遇爲歡殊未終淹留恨言别煙嶼夕微紫　明儲巏泛沂詩曰河曲風無定船扉掩復開岸花銜絮落沙雁掠波廻詩思逢春亂鄉心苦病催分流從此去欲渡且徘徊

原 祭文後魏文帝祭濟文曰維太和十九年皇帝遣太常寺寸散騎常侍景昭告於濟瀆之靈乾光貢曜坤載播液惟瀆暢靈協輝陰辟庶象憑和升降芳瀝蘊神包化比士宣績溫方涌瑞洸源導濟引流通滄實作四體作潤岱宗含雲吐醴潤彼湛湛川風俗灑膽洪律而懷德乘長波而欽智凡龍儀之郁穆縈玉軒而浮被沈璋辭之明物冀牲潔以歸寄

漢一

原 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江 增 水經注及山海經注云漢水出隴坻道縣嶓冢山初名漾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爲漢水東南至葭萌與羌水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沔水故有漢沔之名（即周昭王所殁此處）又東至竟陵合滄浪之水（即屈原遇漁父處）又東過三澨水觸大別山南而入江也禹貢所謂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是也 原 尚書禹貢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毛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漢二

原 毛詩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化被乎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　左氏傳曰屈完謂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增 左傳曰吳師伐郢楚子涉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　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過漢皋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則亡矣回顧二女亦即亡矣　蜀志曰少府王謀等上言前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於深淵暉景燭曜靈光

徹天　孫巖宋書曰漢中城固縣漢水岸際有異聲如雷俄頃岸崩有銅鐘十二出自潛壤體制既精扣之清響　水經注曰沔水東經萬山北山下有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向後名作兩碑並述己功一碑立峴山一碑沈此潭中曰千載之後何知不深谷爲陵也　又曰漢東逕西城縣胡城爲鱣湍洪波潢瀁瀨浪雲頹古耆舊言有鱣魚奮鬐遡濤直上至此曝顋因以名焉　夢溪筆談曰郢州漁人擲網於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群小蚌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

所造金剛題識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賢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缺漬

漢三

【原】南紀 東流（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禹貢東流為漢）【增】導漾（水經注漾水初自瀏水發原禹貢所謂導漾也又曰東流至武都沮水始為漢水）至沮 合褒 通沔（水經漢水又東合褒水又東流與沔水通孔安國曰漢水又曰沔水）會文 逕直（水從漢水又左會文水又東逕直水）匯蠡 入江（尚書曰東匯澤為彭蠡又曰南入于江）敖頭 旬口（水經漢水又東歷敖頭又曰東出旬水口）鯨灘 鱉池（水經注漢水東逕鯨灘其地在西城縣南而）猴徑 狼潭（水經漢水東過猴徑灘因山多猴猿好乘危綴飲故名又曰漢水東有狼子潭以狼子葬父於此故潭被此名）【原】鱣湍

龍泉（上見前下水經注云漢水又東逕西城縣南又東為龍泉）含珠 隱玉（荊州記云[illegible]）弄珠 祝玉（[illegible]張衡南都賦曰[illegible]）配天漢（[illegible]賦云漢配命於天漢兮拔厚土而載）對月谷（水經注云漢水右對月谷口山有月城有月川于其中蕃壤沃衍）黃金峭 白石灘（水經注云漢水東逕黃金峭[illegible]小黃金山南有黃金大[illegible]）發嶓冢（水經注云漢水東逕嶓冢故城北為錫穴地也[illegible]山海經曰漢出嶓冢山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嶓冢山名）【增】出鮒䲟（[illegible]）

【原】過三澨 近二別（上見前禹貢下見前左傳）【增】蓬條口 琵琶界（水經漢水東逕蓬條口又曰東逕琵琶界[illegible]二州分境於此）接三湘 通九派（王維漢江臨眺詩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宜竹箭 歌滄浪（淮南子曰漢水重安[illegible]）

而宜竹箭（水經注漢水中有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故漁父有滄浪歌）

【原】涉漢 遇兕（竹書紀年云周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入水截蛟（荊州記云沔水隈潭極深先有蛟為害鄧遐為襄陽太守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自揮劍截蛟數段血流丹水勇冠當時于後遂無蛟害）蔡侯執玉 張公忘劍（左傳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水經注曰襄陽城北枕沔水昔張公遇害沈劍於此）七軍皆沒（魏志云曹仁屯樊時關羽攻樊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六師盡喪（竹書紀年云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兕皆震喪六師於漢）

漢四

【原】朝宗（詩江漢）楚望（左傳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漢廣（詩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沱潛 為漢（尚書）泉源為漢（漢書注泉原為漾水流為漢）【增】天漢 美名（水經[illegible]沔已秦惠王始置漢中郡因水名也項羽封沛公為漢王蕭何曰天漢其美名也）漢廟堆（水經注漢水運漢廟堆下注[illegible]漢女遊處有漢水運漢廟[illegible]後人立廟於臺上因為漢廟堆）女郎廟（水經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傳是張魯女也）上濤 龍下（水經注云漢水東歷上濤而[illegible]龍下）天迴雲昏（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漢陽（名勝志[illegible]）漢口（漢水與沔水合流入江處 名勝志漢水書中南東自隋置）築隄（盛弘之荊州記[illegible]襄陽[illegible]）張鄧城郭（張東之荊州刺史[illegible]鄧城東之因堤為[illegible]水漲[illegible]度便[illegible]隄六十步以捍漢）其隄莫量（唐文粹李善[illegible]漢之深矣其隄莫量以遏[illegible]）遙看漢水鴨頭綠（李白襄陽歌）狂波江漢津（杜甫詩）蕭索漢水清（[illegible]）漢水饒巨石（李白送[illegible]）漢水波浪遠（李白詩）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杜甫懷[illegible]）漢水既珠流楚山

亦此分 李白擬古

漢五

原 詩梁簡文帝漢水詩曰雜色崑崙水泓澄龍首渠豈若茲川麗清流疾且徐離離細磧淨藹藹樹陰疎石衣隨溜卷水芝扶浪舒連翩寫去檝鏡澈倒遥墟聊持點纓上於是察川魚 增 唐孟浩然漢中漾舟詩曰漾舟逗何處神女漢皋曲雪罷水復開春潭千丈綠輕舟恣往來探玩無厭足波影搖妓釵沙光逐人目傾杯魚鳥醉聯句鶯花續良會難再逢日入須秉燭 李白金陵望漢江詩曰漢江迴萬里派作九龍盤橫潰豁中國崔嵬飛迅湍六帝淪亡後三吳不足觀我君混區宇垂拱衆流安今日任公子滄浪罷釣竿 李百藥王師渡漢水經襄陽詩曰導漾疏源遠歸海會流長延波接荆夢通望週沮漳高岸沈碑影曲澂麗珠光雲昏翠鳥沒水廣素濤揚問川已多歎逝睇幾增傷臨漢猶駐馬望峴欲霑裳喬木下寒葉亭林落曉霜山公不可遇誰與訪高陽 又渡漢江詩曰東流旣瀰瀰南紀信滔滔水急沈碑岸波駭弄珠皐含星映淺石浮蓋下奔濤溜闊霞光近川長曉氣高檣烏轉輕翼戲鳥落風毛客心旣多緒長歌且代勞 宋之問渡漢江宴別詩曰漢廣不分天舟移杳若仙秋虹映晚日江鶴弄青煙積水浮冠蓋遥風逐管弦嬉遊不可極留恨此山川 岑參與鮮于庶子泛漢江詩曰急管更須吹杯行莫遣遲酒光紅琥珀江色碧琉璃日影浮歸櫂蘆花胃釣絲山公醉不醉問取葛彊知 王維漢江臨汎詩曰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儲光羲漢陽即事詩曰楚國千里遠孰知方寸違春遊歡有客夕寢賦無衣江水帶冰綠桃花隨雨飛九歌有深意捐珮乃言歸 明陳束春日渡漢陽詩曰春風澹微雨了了見前川背水千家閉連山百雉懸鶯啼江上樹人散渡頭煙此日乘流者羇思殊未捐

原 賦後漢蔡邕漢津賦曰夫何大川之浩浩披厚土以載形納陽谷之所吐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羣液演西土之陰精遇曼山以左迴遊襄陽而南縈於是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旣乃風猋蕭瑟勃焉並興陽侯沛以奔騖洪濤涌以沸騰願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觀朝宗之形兆看洞庭之交會

洛一

原春秋說題辭云洛之爲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增詩云瞻彼洛矣惟
水泱泱 原尚書曰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周
官豫州其川滎洛與伊瀍三水爲三川 增春秋說題
辭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
龜書感王者沈禮焉 春秋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
爲中謂之洛邑 原淮南子曰雒水輕利宜禾 魚豢典
略云洛字或作雒初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
爲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佳加
水 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冢領山郡經上洛弘
農河南縣盧氏蠡城陽市宜陽洛陽合伊瀍穀澗之水
至鞏縣而入河也尚書稱導洛自熊耳又東會于伊又
東北會于河是也 增宋書曰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
至淵泉則洛書出 原述征記云洛水底有礬石故上
無氷洛之神曰虙妃

洛二

增顧野王符瑞圖曰虞舜時黃龍從洛水出詣舜鱗甲
成字舜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 宋
書曰禹受舜禪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爲洪範此謂洛

出書者也 竹書曰洛伯用與河馮夷鬭蓋洛水之神
也 歸藏昔者河伯筮與洛伯戰而枚占昆吾占云不
吉 原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水鬬將毀宮室王
欲壅之太子晉曰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
導也澤水之鍾也夫水聚於高歸於下今吾執政無乃
實有所僻而禍夫二川之神王卒壅之王室大亂 賈逵注曰兩水合似於鬭 增竹書紀年曰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魏
襄王九年洛入城周山水大出 古今樂錄曰秦始皇
祀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之寶乃
與羣臣作歌云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
臨洛濱醊禱色連三光 原漢宮典職曰德陽殿周旋
容萬人自偃師去宮四十五里激洛水於殿下 謝承
後漢書曰沛國陳宣建武十年雒水出造天津城門或
欲築塞之宣諫曰昔王尊正身金隄水退況聖人耶言
未絕而水去 增伽藍記曰神龜中洛水上作浮橋所
謂永橋也常景爲洛汭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
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亳近達河宗遠
朝海若 隋唐嘉話曰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
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
詠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

鳳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神仙焉　舊記志曰垂拱
五年四月魏王武承嗣僞造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
帝業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稱獲之洛水則天大悅號其
石爲寶圖七月改寶圖曰天授聖圖洛水曰永昌封其
神爲顯聖侯禁漁釣祭享齊於四瀆所出處號曰聖圖
泉於泉側置永昌縣十二月則天親拜洛水受天授聖
圖爲壇於洛水之北中橋之左皇太子皆從内外文武
百寮蠻夷酋長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奇獸並列於壇前
禮畢還宮父老勒碑於拜洛壇前號曰天授聖圖之表
開元五年左補闕盧履冰奏毀之　唐書曰李適之爲
河南尹元宗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
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　閒見後錄曰
洛陽叢春園有先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奔激而
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於洪下洪
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
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
留乃去

洛三

原

會潤　按河　上諱前河圖曰洛水地理陰精之宮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與命地以授
瑞按可合然居中處皐王道和洛吐圖佐神逆名亂敗摘亡弔存兹聖人觀河洛也

魚躍　鳳翔　魚參與咸曰湯東觀洛沈璧黃魚雙躍出於濟植兩儀篇曰帝者化八極養萬物和陰陽坐陽和鳳曹

到河洛翔

鳳集　龍見　沈約宋書曰黃帝齋於中宮坐於元扈洛水之上有鳳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其雄自識其雌自舞易乾鑿度曰帝王始興將起河洛龍見者察其首黑者人正白者地正赤者大正

黑玉　丹書　帝王世紀曰湯時有神牽白狼銜鉤入殷朝者乃東觀於洛獲黃魚黑玉之瑞於是始定命稱王尚書中候古者至德之更珠玉取乎各出丹書

青鯉　沈約宋書曰元龜出河洛書者天符也河圖曰黃帝游於洛見鯉魚長一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也

龜疇　鳳柙　尚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註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黃帝坐元扈洛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觀鳳皇銜圖置帝前帝以黃王爲柙

笙鳳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於伊洛之間有道士浮丘伯接以上嵩高山　帝王世紀

玉雞　已駱靈后名含始遊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漢祖劉季

堯壇　周觀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元龜負圖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　帝王世紀曰帝堯元王代舜習於洛邑而定

軒遊　周卜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天大霧三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　劉之鼎爲今洛陽西南洛中觀是也　大禹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　尚書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尚書曰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夏竭　周闕　史記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山崩川竭之下洋數也作記

張禊　潘居　張協洛禊賦曰夫何三春之令日天氣之和穆　潘岳閒居賦曰退而閒居於洛之涘

百并觀而數芬分至爲帖

冬吠暢分前也

除游於水濱

珠　沈　蔡玉　曹植賦上見洛水出焉東流注於河其中有王祥玉注

明

隆鐘　闕上許所黑王遺安書曰山海經曰惠王洛陽之宋書曰鳧洛南還一大鐘陸洛休

三川

……書之泉

四水（伊洛瀍澗合流）　符命　圖書（東都賦曰河洛開符命用出圖……）

汎舟　解禊

增　出謹眾　至陽虛（……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

逕熊耳　繞鹿蹄（水經曰洛水出上洛縣冢嶺山……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北過宜陽縣南……）

過偃師　度緱氏（……）

歷嵩　會瀍伊（……）

浮赤光起（尚書中候曰……至於日稷榮光出河……赤文成字……）

原　青雲　九日溫

七夜雨（易乾鑿度曰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五日變為五色玄黃……下見……）

增　帝升九阿　貢計百國（……天子……百國……）

陳兵紀勝　遣將窮源（……漢書……）

戴記八關　陸疏四關（……）

神假宓妃　僊真王子（……）

原　鳳銜圖

逃堤詠詩　成橋作頌（……）

以授軒轅　龜負書以傳姒（上洋……下謀……注）　五子傒太康於洛汭　三川感伯陽於西周

洛四

原　豫州川（周禮豫州其川洛）　熊耳源（……）　眄彼洛　清洛（……）

曲洛　洛水辨名（……）

增　歷代帝王崇禮（……）　禮秩隆於四瀆（……）

天下之大湊（……）　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周南（……漢高祖始欲都之感婁敬之言而止……）　洛

經九山（水經注曰自鹿蹄山……）　洛有二橋（……）

去來伊洛上（同上二十六首）　交洛赴洪河（杜甫觀水詩）　別袖拂洛水（……）

山東頭伊洛岸（韓愈詩）　持竿洛水側（同上）　清洛水光鋪　嵩……

碧篁（劉禹錫詩）

洛五

原　詩　宋顏延之北使至洛詩曰振楫發吳州秣馬陵楚山途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伊洛絶津濟臺館無尺椽空階多巢穴城闕生雲煙

唐太宗臨洛水詩曰春蒐馳駿骨總轡俯長河霞處流縈錦風前漾卷羅水花飜照樹隄蘭倒插波豈必汾陰曲秋風發櫂歌　蘇味道奉和受圖溫洛詩曰綠綺膺河檢青壇俯洛濱天旋俄制蹕孝享屬嚴禋陟配光三祖懷柔洎百神霧開中道日雪斂屬車塵預奉咸英奏長歌億萬春　李嶠奉和拜洛詩曰七萃鑾輿動千年瑞檢開文如龜負出圖似鳳銜來殷薦三神饗明祠萬國陪周旗黃鳥集漢幄紫雲廻日暮鉤陳轉清歌上帝臺　牛鳳及奉和受圖溫洛詩曰八神扶玉輦六羽警瑤溪戒道伊川北通旌澗水西銜圖開洛匱刻石與天齊瑞日波中上仙禽霧裏低微臣矯弱翮抃舞接鵷鷺　薛眘惑進船於洛水詩曰禁園紆睿覽仙櫂叶時遊洛北風花樹江南彩畫舟芳生蘭蕙草春入鳳皇樓興盡離懷暮煙光起夕流

增唐李嶠詠洛詩曰九洛韶光媚三川物候新花明丹鳳浦日映玉雞津元禮期仙客陳王覩麗人神龜方錫瑞綠字佇來臻　武后大享拜洛樂章詩曰神功不測兮運陰陽包藏萬宇兮孕八荒天符旣出兮帝業昌願臨明祀兮降禎祥　宋張耒渡洛憶淮上詩曰浤浤清洛轉山隈渺渺東流不復回輕鳥意隨青幛去亂波爭泛夕陽來偶驚舟楫鄉心起乍脫塵埃病眼開疑是盱眙郭門外月明帆席過清淮

原賦魏曹子建洛神賦曰余從京師言歸東藩北過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覩一麗人於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彼何人斯若斯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虙妃君王所見無乃是乎余告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宛若游龍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廻雪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元芝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而自持爾乃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波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韈生塵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神人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撫微情以效愛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

原銘後漢李尤洛銘曰洛出熊耳東流會集夏禹導疏經於洛邑元龜赤字漢符是立帝都通路建國南鄉萬

乘終濟造舟爲梁三都五州貢篚萬方廣視遠聽審任賢良元首昭明庶類是康

淵鑑類函卷三十八

淵鑑類函卷三十九

地部十七 渭 涇 昆明池 漕河

渭一

原 春秋說題辭云渭之爲言布也渭渭流行貌 尚書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周官雍州其浸渭洛爲關中三川周幽王時三川震是也與涇渭灞滻澇潏灃滈爲八水案水經注及山海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過狄道縣南上邽縣北陳倉縣南武功縣北槐里縣南與澇灃二水合東至高陵與涇水合又與漆沮水合經秦

漢之都至潼津而入河也 增 河圖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渭水出其中 辛氏三秦記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高二十丈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成土山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十四年又赤三日 洪範五行傳曰赤者火色蓋亦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陰陽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 沈約宋書曰秦漢都西京涇渭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 雜兵志曰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屋

渭二

增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史記曰太公垂釣於渭周西伯將獵卜曰所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　列子曰夸父逐日渴飲渭水不足乃暍死　水經注曰渭水石柱橋舊有忖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之出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惟背以上立水上　原三輔舊事云初秦都渭北渭南作長樂宮橋通二宮間表

河以爲秦東門表汧以爲秦西門二門相去八百里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象牽牛漢郡渭南闕北闕以臨渭渭北則陵廟所在　增史記曰文帝十二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　又曰張釋之爲廷尉漢文帝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廷尉廷尉奏此人犯蹕當罰金　陳壽益都耆舊傳曰漢武帝時蜀張寬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渭水乳長七尺上怪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見　曹瞞傳曰操與馬超隔渭水而戰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地多沙不可築城婁子伯說今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宿而成　魏春秋曰諸葛亮出斜谷臨渭水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渭水南原　王景暉南燕書曰姚秦皇初三年歲在丁酉於長安渭濱得赤璽上有文字曰天命燕德　劇談錄曰陳季卿覊棲輦下嘗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憩於煖閣中有終南山翁方擁爐而坐東壁有寰瀛圖季卿歎曰得自渭泛河濟江達於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作舟置圖

中渭水上季卿熟視恍若登舟旬餘至家復登葉舟泛江至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

渭三

原貫都　浸雍上見前三輔舊事　下見前周官　增同穴　合流書河注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故名鳥鼠同穴渭水出焉　水經注渭與涇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　性清　色赤後周宇文道渭源詩合流應不雜方知性本清　色赤見前史記　原知星　相氣上見前益都耆舊傳　葛洪神仙傳曰駙馬都尉北海巫炎字子都漢武帝出子都見於渭橋上見頭上鬱鬱有紫氣十丈餘帝召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曰此君有陰道之術　應德　失紀秦書曰昔二代居二河而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水數赤瑞異應德之致也　焦贛易林曰山崩谷絕天福盡竭涇渭失紀玉曆既闕　增甘誓　鎬書水經渭水東合甘水即夏啓伐

有鬼作詩下廿又渭水與絲水合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至華山見白素車白馬來諸曰子之咸陽願托書致鎬池君言祖龍死

【原】造舟 贈路上見前詩又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通橋 複道上詳前向阿房宮史記曰秦始皇複道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秦祠 漢拜上見前漢書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

晉壘 符壇晉書曰諸葛亮率衆出斜谷高祖距亮亮遣渭水背水而壘裴景仁秦書曰苻健至長安貫元築壇城南於渭水之陽尊號依舊儀立百官設壇

【增】投錢清上見前史記有者項仲山趙馬咳渭水輒投三錢安陵 垂釣

出腕杜牧阿房宮賦曰渭雜沮泉龍首渭水漲落木井中有公主酉陽雜俎以鎔銀發椀取水以餘出於渭河月經竹中今之井遷

【原】龍飲 雞翔上見前三秦記曰苻健有子而去書日渭水而出與家雜無異人裹宗仁行秦書日苻建皇始四年冬山雉來入人家宿世家

導鳥穴 入龍山上見前尚書詳三秦記中 出地幹 象天

河上見前河圖詳三輔舊事 下

【增】過上邽 歷大散水經注渭水東過上邽又東歷大散關

逕略陽 繞華陰水經注渭水又東逕略陽又西逕華陰

【原】貫甸服 浸神皋水經注渭水貫於長安南渭北甸服又東北經渭水縣北東繞華陰

橋法牛 氣如虹上見前舊事作法牛下三見也渭傍又秦漢立神皋焉

【增】作離宮 開北闕秦都渭南離宮在渭北闕以水臨之北渭與漢俱兵志雜

走櫟道 通茂陵之東道渭西橋渭橋高漢祖武帝遣以造走櫟陽渭見三輔記

【原】出周鼎 得燕璽下上見見前前南史書太以逃茂陵水經注俱見

御樓船史記上大夫見前直言史記漢書曰文帝令渭御酒府宣德渭出 贊輿馬

便門橋廣德當乘輿免冠曰宜從橋上乃從橋即道元注水經曰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 呂

釣陽 馮耕陰耕上見於驪山前史記 之阿 渭 馮 水行之 楊陰節 雍攸 馬序 帝問之 子 紹 水經注太 嶺 直 之 路 物 之 心 無 偶 俗 之 然 志 有 超

【增】升璣陷 瞞乍驚 于開資 於秦 樓 秦王 遷 之 無 不 發 又 白 渭 橋 乃 歸 秦 王 為 變 欲 以 陷 入 丹 升 度 橋 僂 責 而 驚 更 修 之 燕 丹 於 此 留 橋 自 渭 橋 上 丹 留 之 像 乃 以 燕 太 子 身 及 丹 脈 之 見

非子主馬 文公出田史記非子周孝王主馬於汧渭之間 又曰秦文公田於汧渭之間 先秦

秦築阿城 漢起上林史記又曰秦始皇三十五年作朝宮於渭南上林苑 又漢武帝建元中起上林苑 三輔黃圖曰阿城在渭南也 亦曰阿房

奪父渴飲 季卿圖迹上見前列子 曲 湯 飲 冊 河 渭 而 漢書 禮 下

囊沙作堰 上見前南史 列傳 曹 景宗 漢水 馬 起 渭

城 抱甕涉水 曲 渭 唐 書 安 祿 山 作 抱 甕 以 堰 水 逆 渭 遂 城

漢國志 寶 思 以 王 渭 水 反 汾 抱 為 遂 以

【原】導鳥鼠之源 為雍州之浸

渭四

【增】屬鎮 取 許 聚 馬 讀 書 渭 水 取 殿 於 渭 翁 之 至 丞 選 釣 為 帝 師 公 奕 曰 入 合 氣 蛇 尹 喜 縣 自 北 之 天 神 五 英 王 陽 前 見 有 長

【原】迎太姒 迎上見前子詩渭親 送舅氏 路見前 中 關 至 遊 者 西 有 子 老 人 昔 關 真 人 西 遊 水經注渭水又東過 陳寶水經注渭水又東過陳倉縣 秦文公時得之 陳寶 祠 鄜時 以 秦文公 封禪書 秦文公 作 鄜時 於 渭 之 閒 得玉璜

【增】大人見 背負清渭 魏水經注 二年 大 襄 武 縣 有 長 大 人 見 在 見 清 渭 儀 秦 州 甘 之 背 負 清 渭

【原】見玉英 漢史記文帝紀 玉英見

分渭水入金光門 兆 分 渭 水 入 林 木 金 光 門 長 安 志 以 通 西 市 林 木

渭河三百里內漁釣者五坊 枝除宗圍並傳天水了除 渭 水 宋 史 放 除 秦 寺

梢治之 漢唐史令河源 馬化為龍 舊宋元郡 書 昌 得 異 馬 於 河 其 皇 帝 在

狀龍鱗蛇尾拳毛環目肉髮居帝闕二十年遇禍亂帝酒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游泳去不知所終

蛙大如鼎唐志神龍中渭水有蝦蟇大如鼎里人聚觀數日而失　合秦川隴水見水經注

船司空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服虔曰縣名　陽春澌韓愈詩霸渭陽春澌

獨向東杜甫詩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原 沔彼渭水　浸夫雍州

渭五

原 詩後周宇文逌至渭源詩曰渭源奔鳥穴輕瀾起客亭淺淺滿瀾響蕩蕩竟川鳴潘生稱運石馮子聽波聲斜去臨天半橫來對始平合流應不雜方知性本清　庾信望渭水詩曰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猶言今暝浦應有落帆還　隋煬帝臨渭源詩曰西征乃屆此山路亦悠悠地幹紀靈異同穴吐洪流濫觴何足擬浮槎難可倚驚波鳴澗石澄岸瀉巖樓滔滔下狄縣淼淼肆神州長林嘯白獸雲徑想青牛風歸花葉散日衆煙霧收直為求民隱非窮轍跡遊　薛道衡奉和臨渭源應詔詩曰元功復禹跡至德去湯羅玉關亭障遠金方水石多八川茲一態萬里導長波驚流注陸海激浪象天河鸞旗歷巖谷龍穴暫經過西老陪遊宴南風起詠歌庶品蒙仁澤生靈穆太和微臣惜暮景願駐魯陽戈　柳顧言奉和春日臨渭水應令詩曰飲馬投錢岸解釣

剖璜津風絲曳香餌覆杯懷昔人　唐皋嗣立奉和三日祓禊渭濱詩曰乘春祓禊逐風光扈蹕陪鑾渭渚傍還識當時水濱老衰年八十待文王　李乂奉和三日祓禊渭濱詩曰中園花柳暮春時元巳陪遊樂在茲此日欣逢臨渭賞昔年空道濟汾詞　徐彥伯奉和三日祓禊渭濱詩曰晴風麗日滿芳洲御色春筵祓錦流皆言侍蹕璜溪宴暫似乘槎天漢游　增 唐岑參西過渭州見渭水思秦詩曰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　崔國輔渭水西別李崙詩曰隴外長亭堠山深古塞秋不知嗚咽水何事向西流

增 賦唐劉珣渭水象天河賦曰昔我先王肇修人紀乃建邦國以立都鄙或處沃而稱奧或宅中而爲美周分景臺之測用會陰陽之擬漢據鶉首之分實爲山河之理故右扶風而左馮翊距涇川而浮渭水潼函襟帶豐鄗巍峩下則崇岡於地險上乃取範於天河城雉周環而斗設宮觀騈牙而星羅轉曲江於前岸俯蕞闕於中波車馬諠流渾泳聲之交錯風塵日夕與津霧而相和蓋聖人垂則必天之象王者都會大洽斯享運璇衡以齊玉燭法露盤以崇金掌四方輻湊萬國俯仰風雲以之吸合日月於焉澄朗葯禎祥而應會則乾元之攸往

何必河出圖洛出書然後爲卜食之華壤者也懿哉作
者元后中興後嗣同天之道順人之意橫橋乃牽牛之
設素滻則飲龍之渭晚光滲溢接鳳苑之祥煙曉色清
明連斗城之佳氣樓臺傍而津涯隱伏鐘鼓作而波濤
汨沸不覩斯爲以取斯寧復知王者之貴不察所由於
所以又安明坎德之靈而生乎渭徒觀其遠界汧隴橫
截秦川沃長安之霞日浮京兆之雲天都邑傍於左右
舟檝來而泝沿上林之煙開儋巻建章之萬門千朝
而望兮蓬瀛若留乎岸側夕而臨也河漢宛在乎目前
是以婁敬云被山帶河四塞爲固豈不謂天造無親惟

德是輔祥符下及瑞圖斯還以登仁壽之理用表坤靈
之驗請謂東周安處先生之徒與須知西朝翰林主人
之作賦　衛次公渭水貫都賦曰清渭天塹名都王制
貫金城千里之域寫銀河九霄之勢同穴發源衆川潛
泄分黑水以渺漫遶黃山而迢遞水能濟物用導於中
州君德配天故法於上帝都之會也皇皇渭之流也湯
湯異東西之瀍澗非汲引之沮漳夏后濬川分流非鑿
於伯禹秦德王水貫都必因於始皇照雙鳳之丹闕架
長虹之飛梁褰裳者不勞於揭厲濯纓者何必於滄浪
泛彼樓船掩橫汾於武帝濱之釣叟感入兆於文王且

夫前王所憲惟皇都之所建度地有宇因貫渭之上腴
曲抱乎周原秦野旁臨乎八達九衢紀流衍以紅粟誠
輝煥乎黃圖則知八水皆流豈清於渭水五都並制莫
大於西都原夫渭者雍之巨浸都者人之所聚天垂法
君必取曳雲門之清渭何殊雲漢移大上之紫宮洞開
天府及乎縈流一帶中派紆餘蕩元氣澹太虛稽前典
而備矣於名川而含諸豈惟積潤於庶物固亦近壯於
皇居至乃春景澄廓晴霞朗暢涵萬象於影中度牽牛
於波上客有觀光者於茲而寫望美夫取法可仰因天
垂象疏紫陌而逶迤流丹霞而蕩漾周公卜洛雖云風

雨所交秦后貫都實謂膏腴之壤惟洪業之永固與渭
流而彌廣

涇一

【增】爾雅云直波曰涇　書曰涇屬渭汭（孔安國尚書注屬逮也水北曰汭）（此言治涇水入於渭）　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原】周官雍州其川涇汭　【增】淮南子云涇水出薄落山（高誘注薄落山即汧頭山也）　【原】關中記云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與渭灞滻澇潏灃滈爲關中八水　案辛氏三秦記及山海經注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开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而入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東合漆沮

水至潼津入於河

涇二

增詩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於邁六師及之 左傳曰晉侯伐秦師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國語曰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女三爲粲粲美物也汝何德以堪之康公弗許一年恭王滅密 史記曰韓聞秦之好利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以溉田禾既而覺秦欲殺國國曰臣爲韓延數歲之命爲秦建萬

世之功遂使成之名鄭國渠 原又曰武帝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因名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櫟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增前秦記曰苻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王侯巳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以溉田百姓賴其利 唐書曰關中沃野千里舊資鄭白二渠爲豪家貴戚壅隔上流置私碾百餘所農夫所有十奪六七大曆初李栖筠爲工部侍郎悉奏毀之 又云代宗詔除涇水上流私碾以妨民溉有脂粉碾兩輪有司未敢毀撤公主見代宗訴之帝謂主曰吾行此詔蓋爲蒼生耳可爲衆率先公主即日毀去由是勢門碾磑毀八十餘所 宋史曰張守約知涇州涇水暴漲爲城害每歲治堤堰費不貲適年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荒歲勞民甚於河患禱之河神一夕雷雨河徙而南城不爲患

涇三

原合渭 歷峽上見前尚書酈道元注水經曰涇水東流歷峽謂之涇谷 增富流 穢迹唐文粹李庚西都賦曰其地勢也帶涇渭之富流 柳宗元愚溪對云乃合涇渭自彰穢

迹 鍤雲 渠雨白渠成民作歌有舉鍤爲雲決渠爲雨之句 前鄭 後白鄭國在前白渠起後同上民歌 原秦卜 漢祠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殺之卜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漢書曰霸產灃澇涇渭之水皆不在大川之例以近咸陽盡得比大川之祠也 周震 漢壅史記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徐廣注曰涇渭洛也 又曰漢成帝河平四年長陵臨涇岸岸頹壅涇水 毒晉 崇秦上見前左傳下見前秦卜注中 造舟 沈馬薛瑩後漢書曰章帝北巡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舟于涇而還 酈道元注水經曰秦二世將祠涇沈四白馬於涇齋於此宮內 增冠三川 列八水前並見 首薄洛 尾高陵薄洛山名涇發源高陵縣名 涇至此入渭並見前 經隴阪 貫扁都見唐徐所望涇水詩 原出涇谷 屬渭汭山海經曰涇西五十里曰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流注於渭 下詳前 望[illegible]

宮　長平觀水經注曰涇水又經望夷宮以望北夷故名又曰涇水又經長平觀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入朝上登長平觀詔單于無謁　增　水一石　泥數斗見前白渠民歌

原　山崩涸　岸頹壅淮南子曰確山崩而涇之不涸高誘注曰峭山在雍涇洛涇水也

丁見漢壅注　增　壅上流　去私碾並見前唐書　原　鄭國鑿

白公穿並見前史記　增　夸父振履　王母乘雲輿地志涇州有振履堆夸父逐日振履於此又曰漢武時王母乘五色雲降於涇州　雙渠禾黍　兩

輪脂粉上見前史記下見前唐書　原　引湜湜之流　泥惟數斗　收

芃芃之稼　畝乃一鍾

涇四

增　鳧鷖詩曰鳧鷖在涇　原　沔彼涇水　浚爲鄭渠　增　三白

輿地志陽白公引涇水溉田有上白中白南白三渠　命刮朽壞唐文粹王璧張公德政碑

曰壅涇失於比歲多浚近歉救於介命比山若涉度材公乃命刮朽衰填巨石　請開支渠唐書

黎幹戎州人大曆十三年京兆尹百姓建狀告涇水壅隔人幹力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　胡盧

入涇山堂肆考曰胡盧河本名葫蘆河出平涼府鎮原縣西南須彌山下流入涇河　臙脂

入涇又曰臙脂川在平涼府華亭縣西北一百里東流入涇河　蕩潏杜甫北征詩邠郊入地底

涇水中蕩潏　原　控清　引濁

涇五

原　詩　唐徐珩日暮望涇水詩曰導源經隴阪屬汭貫嬴

都下瀨波恒急迴圻溜亦紆毒流秦卒斃泥糞漢田肥

獨有迷津客懷歸漸暮途

增　賦　唐獨孤綬涇渭合流賦曰遊者感異源而合趣指涇渭於秦樹涇如經也自北而南流渭若緯焉從西而東注性相近以不息勢使然而自遇湜湜其沚昔既聞之於詩湯湯其流今則狀之爲賦夫至清者渭至濁者涇惟清也鑒物之道著惟濁也含垢之義形共導金氣咸通井星混殊流之昭晰成一帶之潔淨初以縱亂橫似爭長而難雜終以潔受汚何極睽而乃合禹功之所兩存漢苑斯焉博納乍異其色貫游鱗之隱見必同乎聲帶長風之蕭颯象昭回之可求歌鄭白之有由歆馬投錢足以發明廉士浚渠降雨足以殷富神州既相弘

以利物寧自異乎並流知之者齊我以不皦不昧感之者比我于一薰一猶斯乃柔以長存和之足貴近則順洪河之紆直遠則成滄海之濩渭同功一體叶靈通氣信殊穀洛之流寧爽淄澠之味夫然波獨清而無偶非達識之所謂

原　贊　唐韋挺涇水贊曰浚渠濁流屬渭清津流亦毒晉靈膏崇秦

增　碑　劉禹錫高陵令劉君遺愛碑曰涇水東行注白渠釃而爲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雍泉而顓其腴兵興以

還寖失根本涇陽人果壅而顓之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乃脩故事考式文請更水道入於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寶曆元年京兆下其符司錄姚康士曹掾李紹實成之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謡力運不屑鼛鼓仲冬新渠成駛流渾渾如脉宣氣蕩荒溫冒迎耜斯釋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請名渠曰劉公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岸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蘇是邑人享其長利高陵人蒙被惠風播為聲詩今采其旨而志於石文曰噫涇水之逶

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鋼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紫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沈痾痊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田復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翱翔遺我福兮祚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昆明池一

原說文云池者陂也 增三輔黃圖云昆明池中有靈沼神池堯時治水嘗停舟於此蓋堯時已有池漢代因而深廣耳 原漢書曰昆明池武帝元狩三年所穿也初漢欲求身毒國為昆明夷所閉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曰滇河漢將伐昆明以通身毒使謫卒伐棘上林象滇河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池周回四十里 增曹毗志怪云漢武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人帝以為朔不知也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灰墨問之荅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

昆明池二

增漢書曰武帝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 班固西都賦

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若擒錦與布繡燭燿乎其陂 張衡西京賦曰乃有昆明靈沼黑水元阯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 原西京雜記曰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蓋照燭涯涘又作二石人東西相對以象牽牛織女 又曰昆明池刻石為鯨魚每雷雨魚常鳴吼鬐尾皆動漢世祭以祈雨往往有驗至昭帝幼沖不復習戰於中養魚以給諸

陵祠餘付長安市魚乃賤【增】酉陽雜俎曰漢武昆明池中有水網藻枝橫側水上長八九尺有似網目鳧鴨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晉潘岳西征賦曰乃有昆明池乎其中 浩如河漢日月麗天旦似暘谷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元流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址 唐書曰高祖武德九年三月庚寅幸昆明池習水戰太宗冬日臨昆明池有御製詩 景龍館記曰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飜御製

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懷之惟沈佺期宋之問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借沈詩末句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涉健舉 酉陽雜俎曰孫思邈嘗隱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孫公求救曰余昆明池龍也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法力加護孫謂曰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所禁今急矣固無所悋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

昆明池三

【原】神池 靈沼（並詳前三輔黃圖） 伐棘 鑿灰（上見前漢書 下見前志杵記） 象滇 儀漢（上見前漢書 下見前西征賦） 刻石 儀星（上見前西京雜記 下見前西征賦） 元流 黑水（上見前西征賦 下見前西京賦） 湯谷 虞泉（並見前西征賦） 漢宇 堯舟（上見前西征賦 下見前三輔黃圖） 珍館 名宇（上見前西京賦 下見前西征賦） 習戰 肄師（漢書武帝鑿昆明池以習水戰 西征賦曰伊茲池之所穿肄水師於荒服） 鯨吼 龍求（上見前鯨鳴吼 下見前昆明池龍求救於孫思邈）【增】養魚 網藻（上見前西京雜記 下見前酉陽雜俎） 象扶桑 似濛汜（並詳前） 左牽牛 右織女（並詳前）

【補】錦纜阪 杞柳隄（上見前西都賦 下見前西京賦）【增】虛夜月 動秋風（杜甫秋興詩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終南雲影 渭北雨聲（江總昆明池詩曰終南雲影落渭北雨聲過） 船疑槎度 珠似星來（虞炎賦昆明池織女石曰船疑槎度珠似客星來） 石鯨分溜 劫燼隱沙（唐太宗昆明池詩曰石鯨分玉溜劫燼隱平沙） 金隄稅馬 石岸橫舟（李百藥和昆明池詩曰金隄稅馬外石岸橫舟前） 川通黑水 地派紫泉（李乂昆明池應制詩曰川通黑水漫地派紫泉流） 太宗御製 昭容品詩（上太宗冬日臨昆明池有詩 上官昭容品詩見前序） 上巳泛舟 晦日侍宴（宋之問上巳泛舟昆明池有序 中宗於正月晦日幸昆明池命羣臣作宴賦詩見前景龍館記）

昆明池四

原周以金隄前見池濵得珠潘岳關中記曰漢武作昆明池人釣魚綸絶而去夢於帝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池見魚銜索帝取其鈎放之閒三日復游池濵得珠一雙帝曰豈非昔魚之報也

豫章館 劫燒灰 出日月 似雲漢並見前西都西京賦中

增貞觀獄獲唐書貞觀五年太宗獵於昆明池獄獲於大安宮 問昆明開自何年日帝嘗問許敬宗漢武開昆明池何年何日敬宗對元狩二年因伐昆明爲此池以肄戰也

自作定昆池六帖安樂公主嘗請昆明池中宗曰先帝未有以與人者不許主乃自作陂延袤數里定言可抗之也

鯨吼歲熟朝野僉載聞定不石鯨吼歲大熟 紫雲樓 綵霞亭唐書帝嘗詠曲江賜宮殿門意天賞賜羣臣江有寶冊宮室別邸王昭州神策台曲王月冶昆明作苦作樓緣綵霞亭 應制同用堯字唐時恩勤尚書參知昆明池應制河漢堯字如張嘉貞詩前句雲忍初開漢神池舊谷堯世界

昆明池五

原詩周庾信晚讌昆明池詩曰春餘足光景趙李舊經過上林柳腰細新豐酒汎多小船行釣鯉新盤待摘荷蘭皐徒稅駕何處有凌波 又和昊法師遊昆明池詩曰秋光麗曉天鷁舸汎中川密菱障浴鳥高荷没釣船碎珠縈斷菊殘絲繞折蓮落花催斗酒棲鳥送一絃 隋江總秋日昆明池詩曰靈沼蕭條望遊人意緒多終南雲影落渭北雨聲過蟬噪金隄柳鷺飲石鯨波珠來照似月織處寫成河此時臨水歎非復采蓮歌 隋薛道衡秋遊昆明池詩曰灞陵因靜退靈沼暫徘徊新船

木蘭楫舊宇豫章材荷心宜露泫竹徑重風來魚潛疑刻石沙暗似沈灰琴逢鶴欲舞酒遇菊初開羇心與秋興陶然寄一杯 虞茂賦昆明池一物得織女石詩曰隔河圖列宿清漢象昭回支機就鯨石拂鏡沈池灰船疑海槎度珠似客星來所恨雙蛾斂逢秋遂不開 元行恭秋遊昆明池詩曰旅客傷羇遠樽酒慰登臨池鯨隱舊石岸菊聚新金陣低雲色近行高雁影深欹荷瀉圓露臥柳橫清陰衣共秋風冷心學古灰沈還似無人處幽蘭入雅琴 唐太宗冬日臨昆明池詩曰石鯨分玉溜劫燼隱平沙柳影冰無葉梅心凍有花寒野凝朝霧霜天散夕霞歡情猶未極落景遽西斜 李百藥和許侍郎遊昆明池詩曰神池望不極滄波接遠天儀星似河漢落景類虞泉年深平館宇道泰偃戈船差池下鳧雁掩映生雲煙浪花開已合風文直且連稅馬金隄外橫舟石岸前羽觴傾綠蟻飛日落紅鮮積水浮深智明珠耀雅篇大鯨方遠擊沈灰獨未然知君嘯儔侶短翮徒聯翩 任希古和七月七日遊昆明池詩曰秋風始搖落秋水正澄鮮飛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岸珠淪曉魄池灰斂曙煙汎槎分寫漢儀星別構天雲光波處動日影浪中懸驚鴻結蒲弋遊鱗入莊筌萍葉疑江上

菱花似鏡前長林代輕幄細草即芳筵文華開翠岱筆
海控清漣不挹蘭亭聖空仰桂舟仙 沈佺期奉和晦
日幸昆明池詩曰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回雙星遺舊
石孤月隱殘灰戰鷁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岸花緹騎繞
隄柳幔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微臣雕朽質羞
覩豫章材 宋之問奉和晦日幸昆明池詩曰春豫靈
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回節晦蓂全
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辯沈灰鎬飲周文樂
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增】唐蘇頲昆
明池晏坐王兵部珣見示以三韻因而有答詩曰晝舸

地部 淵鑑類函卷三十九 昆明池 廿

疾如飛遥遥泛夕暉石鯨吹浪隱玉女步塵歸獨有銜
恩處明珠在釣磯 沈佺期昆明池侍宴應制詩曰武
帝伐昆明穿池習五兵水同河漢在館有豫章名我后
光天德垂衣文教成躬兵非帝念勞物豈皇情春服遊
鯨沼雲旗出鳳城靈魚銜寶躍仙女廢機迎柳拂旌門
暗蘭依帳殿生還如流水曲日駐棹歌聲 張嘉貞恩
敕尚書省寮宴昆明池應制同用堯字詩曰靈沼初開
漢神池舊浴堯昔人徒習武明代此聞韶地脉山川勝
天恩雨露饒時光牽利舸春淑覆柔條芳醑醒千日華
觴落九霄京承歡賛重不覺醉歸還 蘇頲恩敕尚書

省寮宴昆明池應制同用堯字詩曰露渥灑雲霄天官
次斗杓昆明四十里空水極晴朝雁似銜紅葉鯨疑噴
海潮翠山來徹底白日去回標泳廣漁槎溢浮深妓舫
搖飽恩皆醉止合舞共歌堯 又奉和晦日幸昆明池
應制詩曰炎曆事邊陲昆明始鑿池豫遊光後聖征戰
罷前規霽色清珍宇年芳入錦陂御杯蘭薦葉仙仗柳
交枝二石分河瀉雙珠代月移微臣比翔泳恩廣自無
涯 李乂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詩曰玉輅尋春賞
金堤重晦遊川通黑水浸地派紫泉流晃朗扶桑出綿
聯樹杞周烏疑埋海處人似隔河秋劫盡灰猶識年移

地部 淵鑑類函卷三十九 昆明池 廿一

石故留汀洲歸棹晚簫鼓雜汾謳
【增】賦唐張仲素漲昆明池賦曰空闊靈沼蒼茫舊規昔
穿焉迎秋而大閱我艦今漲也乘春而無竭陂池惟時
陽侯既序陰冰已泮天子乃詔京尹以亢役命水工而
叶贊陳衆力而雲鍤勃興浚萬派而簡流共灌澮汪汪
之積水似瑯瑯之斜漢况復穀雨初霽夭桃正春總上
善以利物涵聖澤之深仁軼彼宮沼瀰如海濱鼓金堤
之曲岸揚石鯨之彩鱗浪湧煙郊更失辯牛之涘日華
翠激纔分織女之津伊昔殊荒未化勤遠是思非障澤
之瀦矣將水戰而隸（疑作肄）之構館浮鷁以遨以嬉循獮

星形有類於文身之俗鳧鷖亂響如習乎下瀨之師春水平兮波緩春日煦兮沙暖雖守柔以易伸竟安卑而就滿重泉之沫騷騷而若回淺沚之毛離離而漸短至若鏡朗風收澄明不流沃餘潤於荒野引孤光於釣舟豈獨鼇蠃是獻實亦龜龍載游厥迹旣徃前聞可想故人遠集曾分劫火之灰蕃帥來朝暗識漢河之象其漾則邪式詠且歌開鄭白之墳衍流畎澮以沃波瑞氣長凝表宸居之在鎬晴虹乍飲若榮光之出河大哉水之爲量皆從夫一勺之多

增序唐宋之問上巳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曰某春脩以文之會上巳遨祓禊之遊乃結搢紳攜清辰鼓般轔轔歇霧驚塵望昆明之濱觀其大凌川陸博資饗甸鳧鷖發海來往沈浮日月麗天東西出入下乎珍館無復豫章四面金堤仍同樹杞是日也骈肩錯轂備朝野之歡娛袨服靚粧匝都城之里閈翠幕星布錦帆霞屬餘瀝下醉於緒人新聲遠聒於川后縱日遐覽識皇代之承平得意同歸有吾儕之行樂高明一座桂樹旋生君子肆筵玉山交映東皙以言談得俊張華以史漢先鳴登旨酒而無荒絃清琴而自逸於是浩蕩彌命孤舟桃水漲而浦紅蘋風搖而浪白遍匡阜兮遵彭蠡邀矣載浮指衡岳而超洞庭聊焉疑到曲島之光靈乍合神魂宻遊中流之萍藻忽開龜魚潛動牖鏤鯨而鼓棹共看燒劫之灰歷牽牛而問津欲取支機之石晴光劃野有象而必形夕陽照山無奇而不見思溢今古心搖草木漢家城闕遺之以雜霸之風秦塞膏腴潤之以太平之色景窮勝踐歸限嚴闉思染翰於上林願揮戈於濛汜主稱未醉惟見馬駐浮雲賓共少留自有魚銜明月宮商待叩羣公之獲助已多序引先題下走之求蒙不遠請投素幅以頌佳遊使一時之興詠遥存千古之姓名常在 孫逖宰相及百官定昆明池旬宴序曰皇帝御天下之十有九載賜羣臣十日宴所以畢春氣樂太平也越三月己巳會於定昆明池於是秉鈞宗公執事庶尹華袞赤舄黼衣繡裳奉璋莪莪珮玉鏘鏘仰丹闕而拜命俯清川而樂飲大庖孔碩尹京爲致饗之司旨酒思柔柱史爲佐樽之政既錫之以高會又悅之以備樂脩妓羅舞名倡間歌含姑洗於鐘鼓動陽春於羽籥陟則設帟降則具舟艤文鷁以泝洄與飛鷗而狎玩紛鯈鱮甫甫鳧鷖翼翼熏風數散於草木喜氣宛延於郊甸亦既醉止于胥樂兮

潛河一

源 行貼曰水運曰漕 增 文獻通考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禹貢所載入於渭入於河之類不過是達朝廷之路耳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無二年之積孫子所謂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又是當日諸侯侵伐一時轉輸之道則如此至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運天下之粟然後漕運之法自此興而漕河亦自此講矣　按攷衛部中詳載漕運而水部先有漕河一類則漕運既專叙歷代倉庾漕河宜備考歷代河渠即河渠之無與于漕但資民田灌溉者亦不得混入焉

漕河二

增 左傳曰晉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雍秦都絳晉都水運也〕　春秋魯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以通糧道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今廣陵邗江是也〕　秦本紀曰始皇欲北伐使天下飛芻挽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史記曰婁敬說高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敬說是也　孝武本紀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　食貨志曰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紀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鄭當時以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費亦各以鉅萬千數　後漢書張純傳曰建武二十三年純爲大司空上言穿陽渠引洛水爲漕大得其利〔注陽渠在洛陽城南〕　王景傳曰景沈深多伎藝永平十二年議脩汴渠乃引見景景陳其利害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渠功業有成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共脩渠築隄自滎陽漕渠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明年渠成於漕大利帝親自巡行詔濱水郡國置河隄員吏拜景爲河隄謁者　孝章本紀曰建初三年詔罷常山滹沱石臼河漕因謁者鄧訓上言此漕難成也　晉食貨志曰魏脩廣淮陽百尺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以便漕又大治大陂于潁南潁北　又曰賈逵爲豫州刺史南與吳接脩水戰之具遏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也　隋食貨志曰文帝以渭水多沙漕者苦之開皇四年詔左

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引渭水三百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　本紀云開皇七年于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　郭衍傳曰衍於開皇九年爲開漕渠大監鑿引渭水自天興城即西京城也至潼關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富人渠　薛胄傳曰開皇中胄爲兗州刺史先是城東沂泗水合而南流汎濫胄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通漕利盡淮海號爲薛公豐兗渠　通典云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天下利於轉輸　唐食貨志曰唐都關中土地狹所出不足給京師常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用物有節高宗後歲用益多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請置東西倉以避三門水險謂之水陸運史記正義底柱山俗名三門山二十九年李齊物鑿砥柱以通漕然水益湍悍舟不能入天寶三年韋堅代爲水陸運使始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通山東租賦迄隋常治之堅乃占咸陽壅渭爲堰初達水衡苑左有望春樓堅於樓下鑿爲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唐志望春樓即在長樂陂也賜名廣運潭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以堅爲最未幾潭不可漕付司農掌之爲捕魚之所　黎幹傳曰唐大曆元年幹還京兆尹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之幹自南山開渠抵景風延喜門入苑以漕薪炭帝御安福門觀之幹密具舸船作倡優

水嬉以媚帝久之渠不就　齊澣傳曰開元中澣爲潤州刺史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由京口埭下治伊婁渠二十五里以渡楊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歲利百億　文獻通考曰宋都于汴其初四河所運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以後汴河黃河惠民河廣濟河歲運五百五十萬石　陳止齋曰汴都漕運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閔河蔡河本一水即惠民河也京東之粟自五丈河歷曹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玉海云宋乾德淳化中屢疏黃河運道天聖七年高弁高繼宣等上黃河諸埽圖　輿地廣記曰汴河蓋古莨蕩渠也首受黃河水自隋開浚以通江淮漕　玉海曰熙寧四年命發運副使史公弼修泗州洪澤河九年王子京修運鹽河自泰州至如皋百七十餘里元豐二年浚淮南運河自召伯堰至儀眞十四節六年發運副使蔣之奇請開治長淮洪澤河役民夫九萬二千元符元年修楚州河賜名通漣河皆爲東南漕渠計也　續文獻通考曰元都於燕漕專恃乎東南其初運由海道世祖時因壽張

尹韓仲暉獻議于至元二十六年興工起東平州安民山西南道壽張西北二百五十里抵臨清引汶絶濟直屬御河即今衛河建閘三十有一以節蓄洩遂名會通河　又曰大通河即潞河也至元二十九年以郭守敬爲都水監守敬導昌平縣白浮村神仙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閘以時蓄洩賜名曰通惠　又記淮安漕道曰自漢以來即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永樂間築堤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有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

又記揚州高寶運道曰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隄運船觸隄往往敗溺弘治三年於高郵湖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萬曆十二年又於石隄之東開新河二十餘里以避寶應槐角樓一帶之險名曰弘濟河　又記徐呂二洪漕道曰徐州洪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立凡百餘步成化四年命鑿石以利舟楫呂梁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要害成化八年甃二石隄

漕河三

增 都秦　輸渭 西漢及唐都咸陽天下漕皆輸渭水　宅梁　歸汴 東漢及宋宅洛陽天下漕皆歸汴渠　王燕　貢潞 元及明王幽燕天下漕皆貢潞河　百尺　五丈 [illegible]百尺渠以便漕見前晉食貨志 自五丈河即濟[illegible]也見前文獻通考 宋[illegible]　千乘　三門 [illegible]見前王景傳[illegible]　富人　惠民 見前唐食貨志 隋開皇中開[illegible]一曰富民渠見前河渠志[illegible]　鑿潭　圖墻 見前文獻通考 唐韋堅[illegible]見前唐食貨志[illegible]　廣濟　會通 [illegible]元會通河見前文獻通考[illegible]　永濟　大通 隋煬帝於河北開永濟渠[illegible]　賈侯　薛公 [illegible]

原 通零柱 [illegible]　治滹沱　鑄底柱 [illegible]

增 開伊婁　脩洪澤口 [illegible]　升樓望　御門觀 [illegible]　永平巡 [illegible]

原 開皇詔 [illegible]　長樂陂前　望春樓下 [illegible]　樹柵立埭　燒石翦木 [illegible]

增 賈讓三策　劉晏一書 [illegible]

事相書論漕渠

渠因賈著　漕以孟名（上見前賈侯渠地理志常州武進縣西有孟瀆）

漢優王景　唐寵韋堅（王景以治渠拜河隄謁者韋堅以轉運進常侍並詳前）

雍絳汎舟實始漕攻　江淮運道遂富國租

漕河四

【增】瀆渭洞河（班固西都賦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又曰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都水（漢書百官表三輔皆有都水）

河隄謁者（漢志王延世爲河隄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曰護都水使者）經明禹貢（漢平當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領河隄）言水災（李尋傳以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

五謁者（晉傳元傳元上疏曰先帝分河隄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非一人所周也）

拖渠（漕渠）引粟淮海（事見西征之賦）

疏嘉陵江漕（地理志唐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長舉西開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以醯以通漕以饋成州戍兵）

運木渠（會要唐大歷元年鑿上苑東開渠自京兆府入苑爲漕以運木）灘水漕（唐李勃傳桂州有灘水奏命吏從役每以漕潰餉）

隋害唐利

元豐導洛記（元豐二年）

黃陵岡石人眼（元史）

論歷代建都漕道

不得望也

漕河五

【增】【詩】元王惲輓漕篇曰湯湯汶水波西鶩復東注勢雖汗漫來止可流東楚發源本清淺入夏即沮洳安能浮重載通漕越齊魯有時汎商舶潦漲藉秋雨船官行有程至此日艱阻鉅野到齊東著淺凡幾處必資州縣力澀滯方可度漫村趕丁夫所在沸官府先須刮流沙推挽代篙艣硬拖泥水行奚異豕盪努涉寒戰股胼負重傷背膂咫尺遠千里跬步百舉武茲焉幸得過斷流行復阻又須集牛車陸遞入前浦中間吏因緣爲弊不可數舟中一斛粟百姓幾辛苦今復起堰埧壅積百方禦木石動萬計科配困閭伍不思根源微隄障深幾許轉漕本便民廣儲實國補事功貴順成勉強終齟齬惜將生民力委棄若泥土山東實重地一靜乃可撫嘗聞建隆間有相曰趙普凡百投利人罷遣皆不取以茲報國恩後世比申甫黃閣十餘年清風一萬古　又通漕引曰漢家鼎定天西北萬乘千官必供億近年職貢仰江淮海道轉輸多覆溺東阿距泉（泉縣）二百八淪注西來與清合安流取直民力省積水浮綱纜兩閘自昔河防爭橫議衹辨新舸不勝計宣防瓠子至今悲以彼方茲

功極細役徒三萬期可畢一動雖勞終古利粟糧荷鍤夫莫遲行看連檣東過薊休說春潭得寶歌長笑韋郎空侈麗從令粒米斗三錢狼藉都城樂豐歲

【增】詔隋文帝開漕渠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朕君臨區寓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所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巳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泝不停誠知時當炎暑動致疲勞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宜告人民知朕意焉

【增】考宋馬端臨漕渠考曰案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泝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一歲能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俱未能及漢之數將運彌艱費彌重耶抑古今水道有險易之不同耶

【增】奏疏宋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疏曰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國恃食食恃漕漕路一梗朝廷無所措手足矣其所陳十四策實可采云　明丘濬奏議曰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創為之也元人為之所運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盖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水以為大禹疏鑿隋煬開濬終為宋人之用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顯在宋臣不敢知若元之為此河以為我朝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哉

淵鑑類函卷三十九

帝王部一　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一

【增】易乾大象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易泰大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書太甲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周書泰誓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詩周頌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原】禮記曰天子者與天地參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增】左傳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

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家語曰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何謂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太昊配木以木德王於天下色尚青炎帝配火以火德王於天下色尚赤黃帝配土以土德王於天下色尚黃少昊配金以金德王於天下色尚白顓頊配水以水德王於天下色尚黑　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人至尊之號也大君者君人之盛也　易書大傳曰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象之言能行天道舉措審諦也　書正義曰帝者天之一名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　【原】尚書刑德考曰帝者天號也王者人稱也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　韓詩外傳曰君者何曰羣也敢羣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　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根核王者得其英華霸

者得其附枝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霸道不行不能守其身【增】春秋運斗樞曰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洎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原】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聞氣爲臣秀氣爲人 春秋考耀文曰王者往也人所輪向人所樂歸 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稱天子【增】孝經鉤命訣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騖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稱帝

王明以號令臣下【原】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 蔡邕獨斷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之但言上不敢泄瀆言尊號者尊王之義也乘輿出於律文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泄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當乘輿以行天下或謂之車駕天子自謂行在所今雖在京師言在所行也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長安宮在泰山則曰泰山宮惟當時所在【增】蔡邕曰稱朕古者上下共之臯陶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獨斷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稱天子故呼在陛下而告之因卑達尊之義也 獨斷曰百官小吏稱天子曰天家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原】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遠望深視而審聽神其形而散其精若天高而不可極若川深而不可測故可怒而不可怒臣乃爲虎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增】又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

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斲茅茨編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誅存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爲　文子曰昔者聖人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
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高
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饑寒之患辟疾疢之灾中受人
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
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
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
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敎之
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　又曰夫人君不
出户而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
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

無絶糧萬人之羣無廢功　原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
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　又曰黄帝立明堂之
議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
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也湯有總街
之廷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宫賢者進也此古聖帝
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止也　增莊子曰夫帝王
之德以天下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
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莊子注
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虚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
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

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
亂而不與逆忤也　鄧析子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
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
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
輪敗載之患　原韓子曰明王制其臣下者二柄而已
矣二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增韓非子
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彫琢君無見其
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　原孫卿子曰人主者守至
約而詳事至佚而切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
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　董子曰古之人造文字者三

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連中者通其
道也取天地與人之才而參之非王者其孰能當　尸
子曰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
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呂氏春秋曰始
生者天也養成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爲天子　又
曰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德而後事故
事莫功焉五霸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強焉　淮南子曰
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應六律體
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紀綱
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而無私翾飛蠕動莫不

仰德而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類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形類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序喜怒剛柔不雜其理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　又曰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道羣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

增又曰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

導耳能聽而執政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　又曰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聰也天子外屏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

董仲舒曰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含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存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是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

董子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干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致而王道終矣　說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　桓譚新論曰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故

言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以權智其說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　文中子關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修策迴馭長羅遠駕昭治亂於未然算成敗於無兆

原帝王世紀曰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　又曰禮稱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觀

高祖之取天下也遭秦暴亂不階尺寸之資不握將相之柄發迹泗亭奮其智謀銜勒英雄鞭驅天下或以德致或以義成事以權斷順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是以居帝王之位而無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難及矣 增 前漢東方朔曰本仁祖義褒有德錄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 漢刑法志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宋志曰夫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懽若親戚芳若椒蘭故爲旗章輿服以崇之玉璽黄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 原 宋玉九辯曰君之門以九重 增 班固答賓戲曰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 原 漢雜事錄曰古者天子稱皇其次稱王秦承百王之末爲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幷爲號 增 漢雜事錄曰漢有天下號曰皇帝自稱朕人臣稱之曰陛下其命令曰制詔衣冠車馬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所至曰幸所居曰某禁中所進曰御

風俗通曰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皇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五霸黥巧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 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故傳之賢三王家天下故傳之子今指天子爲官家則猶言帝王也 資暇集曰至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故曰宅家 唐書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魏徵曰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至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戒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愼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

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神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陸贄曰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紬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容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

司馬光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

道所存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蘇軾曰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至也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偽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　程子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志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

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於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訓誦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所以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訪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

朱子曰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

三朝五門其嬪御侍從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司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有書瞽奏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於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

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諍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巳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以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　胡寅曰人君爲天之子而居天位必有天德何謂天德剛健中正純粹是也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不倚正則不邪純則不巳粹則不雜具此六者天德全矣德既與天並位又以天居其在天下之賢人則視其德之大小器之深淺列於庶位使之代天工治天職食天祿以覆四海則五典敦而天序建五禮庸而天秩行五刑用而天罰當山川攸寧鳥獸若草木裕四民安業夷狄賓服而天德之施與天同功天子之能事畢矣　眞德秀曰人君以一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向之此天下之至中旣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此取則焉是則所謂皇極者也　又曰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

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　楊萬里曰六合塵清四海波靜高堂拱堯舜之君重席坐皐夔之佐刑措而日轉棠陰兵寢而風清紫塞以上治則四時調於玉燭而五星協於珠囊以下治則嘉禾爲之擢秀而醴泉爲之薦祉以內治則家爲詩書戶爲禮樂以外治則邊亭不鼓烽燧不煙太平極治之效超三軼五絶遠光前矣

帝王總載二

原 天皇顓頊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十三頭號天靈各萬八千歲洞冥記曰一姓十三人也徐整三五歷紀云歲起攝提元氣肇有神靈一人有十三頭號天皇春秋緯云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也遁甲開山圖曰天皇被跡在柱州崑崙山下　地皇始學篇曰地皇十一頭各八千歲遁甲開山圖曰地皇興於龍門熊耳山　人皇始學篇曰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各居其一方因是而區別榮氏云人皇兄弟九人生於刑馬山身九色　有巢氏始學篇曰上古皆穴處有聖人教之巢居號大巢氏皇甫謐以爲有巢在女媧之後遁甲開山圖曰石樓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　燧人氏尚書大傳曰燧人爲燧皇以火紀官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遂人之意故爲燧人　太昊庖犧氏帝王世紀曰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蛇身人

首有聖德燧人氏沒庖犧代之繼天而王首德於木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都陳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克庖厨故號庖犧氏是爲犧皇後世音謬謂之伏犧或謂之宓犧一云虙古伏字後誤以虙爲宓故曰宓犧左傳曰伏犧氏以龍紀官拾遺記以周易云伏犧仰二儀經綸萬象至德備於冥昧神化通於精粹是以圖書若其跡洛表其文變大矣之道沒身達化三才之位既立四維之義乃張禮樂文物自茲而始　帝女媧氏帝王世紀曰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爲女皇[illegible]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蒼天補四極正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輝動萬物乘雷車服應龍驂青虯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遁鬼神帝上[illegible]登九天朝帝於靈門[illegible]按女媧氏末有諸侯共工氏任知刑以強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大故易不載及女媧氏沒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之號　炎帝神農氏帝王世紀曰神農氏姜姓也長於姜　有聖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都於陳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陸景典語曰神農嘗草別穀蒸民乃粒食　黃帝有熊氏帝王世紀曰黃帝少典之子姬姓也生於壽丘長於姬水有聖德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爲名以土德王有妃生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歲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人賴

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亡人用其敎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illegible]孫綽子曰黃帝之遊天衢奏鈞天之韺建日月之旗乘璚雲之輿駕六翼之龍彭祖前驅松喬夾轂光景流而不見長風逐而不及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匝六合也[illegible]封禪書黃帝得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又帝王世紀曰或言壽三百歲葬於上郡陽周之橋山　少昊金天氏帝王世紀曰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降居江水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在位百年而崩古史考曰少昊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太皞之道故曰少皞　帝顓頊高陽氏帝王世紀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生於弱水首戴干戈有聖德二十登帝位以水承金位在北方主冬以水事紀官始都窮桑後都商丘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又帝王[illegible]曰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神民不雜萬物有序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　帝嚳高辛氏帝王世紀曰帝嚳姬姓也有聖德三十而登帝位都亳以木承火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陶弘景云在位六十三年年九十二　帝堯陶唐氏帝王世紀曰堯伊祁姓也從母姓伊祁氏受封於唐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陽凡堯即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乃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illegible]後漢李固傳曰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illegible]葬於濟陰之成陽西北是爲穀林　帝舜有虞氏帝王世紀曰舜姚姓也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康敬康生句芒勾

芒有子曰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名重華字都君有聖德始遷於負夏販於頓丘債於傳虛家本冀州每徙則百姓歸之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之孟子曰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耕於歷山之陽耕者讓畔漁於雷澤漁者讓淵陶於河濱陶者器不窳堯於是乃命爲司徒試以五典舉八元八凱四惡除而天下咸服遂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乃命舜代己攝政明年五月帝始受終文祖以太尉行事舜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舜八十一以仲冬甲子次於畢始即眞以土承火色尚黃以正月元日格於文祖由命九官十二牧以禹爲司徒舜年八十一即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政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於鳴條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下有鼻象爲之耕尚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孔安國註曰徵庸服堯喪三年其一共三十之數凡壽百一十歲

伯禹帝夏后氏帝王世紀曰禹姒姓也其先出顓頊顓頊生鯀堯封爲崇伯生禹於石紐名文命字高密長於西羌西夷人也堯命以爲司空繼鯀治水十三年而洪水平堯美其績乃賜姓姒氏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天下宗之謂之大禹及堯崩舜復命居故宮禹年七十四舜始薦之於天薦後十二年舜老始使禹代攝行天子事五年舜崩禹除舜喪明年始即眞以金承土都平陽或都安邑年百歲崩於會稽因葬會稽山陰之南今山上有禹塚并祠下有羣鳥芸田又云禹葬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餘壤爲壠若參耕之畝始納塗山氏之女生子啓即位皇甫謐云自禹至桀并數有窮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禹一啓二太康三仲康四相五羿六寒浞七少康八杼九槐十芒十一泄十二降十三扃十四廑十五孔甲十六皋十七發十八桀十九

商殷帝王世紀曰殷出自帝嚳子姓也有聖德諸侯不義者湯從而征之將伐桀先滅韋顧昆吾遂戰於

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之山湯乃即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亳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湯娶有莘氏女爲正妃生太子丁外丙仲壬太子早卒外丙代立皇甫謐云商之饗國也三十一王自見居位者實三十王而言三十一也兼數太子丁也自湯得位至紂凡六百二十九年成湯一外丙二仲壬三太甲四沃丁五太庚六小甲七雍己八太戊九仲丁十外壬十一河亶甲十二祖乙十三祖辛十四沃甲十五祖丁十六南庚十七陽甲十八盤庚十九小辛二十小乙二十一武丁二十二祖庚二十三祖甲二十四廩辛二十五庚丁二十六武乙二十七太丁二十八帝乙二十九紂三十商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安國註云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謚法殘義損善曰紂放於牧野懸首白旗從黃帝至紂三十六世紂二年納妲己二十年囚文王三十年武王觀兵於孟津

周帝王世紀曰周姬姓也文王始修政三年而天下二

分歸之入爲紂三公年十五而生太子發文王九十七而崩太子發代立是爲武王武王二年觀兵於孟津之上四年始伐殷爲天子以木承水自酆徙都鎬武王崩年九十三尚書中候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雖即位不稱王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總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皇甫謐曰自魁殷至春秋周之歲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武王一成王二康王三昭王四穆王五共王六懿王七孝王八夷王九厲王十宣王十一幽王十二平王十三桓王十四莊王十五釐王十六惠王十七襄王十八頃王十九匡王二十定王二十一簡王二十二靈王二十三景王二十四悼王二十五敬王二十六元王二十七貞定王二十八哀王二十九思王三十考王三十一威烈王三十二安王三十三烈王三十四顯王三十五愼靚王三十六赧王三十七

秦帝王世紀曰秦嬴姓也昔伯翳爲舜主畜多故賜姓嬴氏孝襄公始修霸業壞井田開阡陌天子命爲伯至昭襄王自稱西帝攻周廢赧王取九鼎至莊襄王滅東西周莊襄王崩政立爲始皇帝幷天下置三十六郡自以水德故以十月爲正色尙黑使蒙恬築長城焚詩書百家之言坑儒士四百六十人三十七年崩於沙丘平臺年五十皇甫謐云自昭襄王滅周至子嬰凡四王二帝合四十九年昭襄王一孝文王二莊襄王三始皇帝四胡亥五子嬰六又帝王世紀曰秦改號曰咸陽都焉爲漢驅除不求五運別以水德王秦自始封至咸三十六世合六百五十年秦顓頊之後也先世造父之爲穆王御有功封之於趙城因爲趙氏也與簡子同祖嬴姓也秦亦在水火之間

漢火德帝王世紀曰漢出自帝堯

劉姓也豐公生執嘉即太上皇也太上皇之妃曰媼是爲昭靈后生子邦字季是爲漢高皇帝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爲沛公二年入武關至灞上秦王子嬰降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元年還攻雍遂定三秦五年破楚王羽於垓下追斬於東城天下始定春正月楚王韓信等請尊爲皇帝二月即位於定陶氾水之陽都長安十二年崩於長樂宮年六十二初納呂公之女謂之高皇后生太子盈代立按前漢十二帝高祖一惠帝二高后三文帝四景帝五武帝六昭帝七宣帝八元帝九成帝十哀帝十一平帝十二王莽立孺子嬰居攝三年篡位十五年更始立二年皇甫謐曰自高帝元年至更始二年凡得二百三十年

後漢帝王世紀曰光武皇帝出自景帝也袁宏漢紀曰南頓令欽生光武名秀字文叔更始元年爲偏將軍破王邑殺王尋誅王郎更始二年立爲蕭王建武元年四月更始降赤眉六月光武即帝位於常山鄗之陽千秋亭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中元二年二月崩於洛陽南宮年六十二太子莊代立是爲孝明皇帝袁山松後漢書曰明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按後漢書十二帝光武一明帝二章帝三和帝四殤帝五安帝六順帝七沖帝八質帝九桓帝十靈帝十一獻帝十二皇甫謐云自漢元年至更始二年凡一百一十二年自居攝元年至更始二年凡十八年自建武元年至延康元年凡一百九十五年凡漢前後并諸廢帝及王莽合二十一帝共四百六十二年

增蜀漢通鑑曰帝名備漢景帝子中山靖

王之後獻帝末累官至益州牧曹丕篡漢遂正位於成都在位二年改元章武壽六十二（子禪嗣立是為後主在位四十一年為魏所滅二帝合四十四年）

【原】魏（土德）帝王世紀曰魏曹姓也武皇帝諱操字孟德漢建安二十四年進爵為魏王改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春正月崩於洛陽年六十六太子丕代立是為文皇帝其年冬十月受漢禪改延康元年曰黃初都洛陽黃初七年崩年四十（皇甫謐云自黃初元年至禪晉之歲凡五帝合四十五年文帝一明帝二廢帝齊王三廢帝高貴鄉公四元帝五）

【增】吳姓孫氏名權長沙太守堅次子也堅起兵討董卓入洛陽修諸陵寢長子策據江東謀襲許以迎漢帝權藉父兄餘烈屈事曹魏丕封為吳王後乃稱帝都建業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按三國志自吳大帝至帝皓凡四帝合五十九年為晉所滅大帝一帝亮二景帝三帝皓四）

【原】晉（金德）晉書曰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河內溫縣人姓司馬氏太始元年升壇受禪禮畢即位洛陽宮追尊宣王為宣皇帝（武帝祖）景王為景皇帝（武帝伯父）文王為文皇帝（武帝父）太熙元年崩年五十五（立二十六年太子衷嗣是為惠帝按晉書自武帝至恭帝凡一十五帝合一百六十五年禪於宋也武帝一惠帝二懷帝三愍帝四以上西朝都洛陽元帝五明帝六成帝七康帝八穆帝九哀帝十廢帝十一簡文帝十二孝武帝十三安帝十四恭帝十五以上東朝都建康今潤州江寧縣是也）

【增】宋文獻通考曰高祖武皇帝彭城綏輿里人姓劉氏名裕以庚申受晉禪即位改元永初時年

五十七在位三年壬戌崩壽六十（按宋書自高祖至順帝凡八帝合六十年禪於齊也高祖一少帝二文帝三孝武帝四前廢帝五明帝六後廢帝七順帝八俱都建業）

齊文獻通考曰高帝東海蘭陵郡人姓蕭名道成以己未歲受宋禪改元建元時年五十二在位四年壬戌崩壽五十六（按齊書自高帝至和帝凡六帝合二十二年禪於梁也高帝一武帝二廢帝三明帝四廢帝五和帝六）

梁文獻通考曰武帝南蘭陵中都人姓蕭名衍以壬午歲受齊禪改元天監時年三十五在位四十八年己巳崩壽八十六（按梁書自武帝至敬帝凡四帝合五十六年而禪於陳也武帝一簡文帝二孝元帝三敬帝四梁亂昭明太子統之子名詧稱西魏立為梁王徙江陵稱帝在位七年傳子明帝在位二十四年明帝傳子帝琮在位二年隋文帝廢之）

陳文獻通考曰武帝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名霸先以丁丑受梁禪改元永定時年五十四在位三年己卯崩壽五十七（按陳書自武帝至後主凡五帝合三十三年隋滅之武帝一文帝二廢帝三宣帝四後主五）

北朝後魏（水德）文獻通考曰道武其先世為代北鮮卑君長姓拓跋氏名珪以丙戌即代王位郊天改元十三年戊戌取燕即帝位又十二年己酉為拓跋紹所弒壽三十九（按北史自道武帝至恭帝凡十五帝合一百七十一年道武帝一明元帝二太武帝三文成帝四獻文帝五孝文帝六宣武帝七孝明帝八孝莊帝九節閔帝十以上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府是也孝武帝十一為高歡所迫奔依宇文泰於關中是為西魏今陝西西安府是也孝靜帝十二帝清河王世子孝武既奔關中高歡乃奉靜帝立之還都鄴是為東魏今河南彰德府是也西魏傳孝文帝十三廢帝十四恭帝十五禪於周東魏上孝靜帝一世傳於齊）

北齊文獻通考曰文宣帝渤海人姓高氏名洋神武王歡之次子以庚午受魏禪改元天保在位十年己卯崩壽三十一（按北史自文宣帝至後主凡五帝合二十八年為周所滅文宣帝一廢帝二孝昭帝三武成帝四後主五）

北周（木德）文獻通考曰孝閔帝姓宇文氏名覺代郡武川人文王泰之長子以丙子受魏禪在位一年丁丑為晉公護廢而弒之壽十六（宇文護立其弟毓是為明帝按北史自孝閔帝至靜帝凡五帝合二十六年禪於隋也孝閔帝一明帝二武帝三宣帝四靜帝五）

隋（火德）文獻通考曰文帝弘農華陰人姓楊氏名堅以辛丑受魏禪改元開皇在位二十四年甲子崩壽六十四（按隋書自文帝至恭帝凡三帝文帝一煬帝二宇文化及弒之唐公李淵立煬帝之孫侑是為恭帝在位一年即禪於唐合三十七年）

唐（土德）文獻通考曰高祖隴西成紀人姓李氏名淵以丁丑自太原留守起兵戊寅受隋禪即位改元建都長安時年五十三在位九年丙戌傳位太宗稱太上皇又十年乙未崩壽七十一（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唐有天下太宗之功居多兄建成弟元吉謀欲殺之太宗遂殺建成元吉因傳位焉改元貞觀在位二十三年按唐書自高祖至哀帝凡二十帝合二百九十年禪於梁也高祖一太宗二高宗三中宗四即位三月武后廢為盧陵王後二十二年始復辟在位五年睿宗五明皇六肅宗七代宗八德宗九順宗十憲宗十一穆宗十二敬宗十三文宗十四武宗十五宣宗十六懿宗十七僖宗十八昭宗十九哀帝二十）

後梁文獻通考曰太祖宋州碭山縣人姓朱氏名晃初名溫賜名全忠以丁卯受唐禪改元即位建都汴梁年五十六在位六年壬申為其子

郢王友珪所弒年六十一（太祖第四子均王瑱討友珪誅之以癸酉嗣立在位十一年唐兵入汴為其下所弒二帝合十七年）

後唐文獻通考曰莊宗沙陀人姓朱邪氏名存勗先世仕唐賜姓李氏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存勗嗣癸未稱帝滅梁在位四年丙戌兵亂中流矢崩壽四十二（按五代史後唐四帝合十四年莊宗一明帝二閔帝三末帝四晉滅之）

後晉（金德）文獻通考曰高祖太原汾陽里人姓石氏名敬瑭丙申以北京留守舉兵入洛遂即帝位在位七年壬寅崩壽五十（子重貴嗣立是為少帝在位四年契丹入汴北遷於黃龍府壽三十）四

後漢（水德）文獻通考曰高祖太原人姓劉氏名暠初名知遠因契丹入大梁執末帝遂以丁未歲即位於晉陽繼還都於汴在位二年戊申崩壽五十四（子承祐嗣立是為隱帝在位[illegible]年為郭威所弒）

後周（木德）文獻通考曰太祖邢州堯山人姓郭氏名威辛亥以鄴都留守入汴即帝位在位三年癸丑崩壽五十一（世宗嗣立名榮本姓柴氏太祖養子在位六年子恭帝嗣在位一年禪於宋二帝合十年）

宋（火德）文獻通考曰太祖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郡人皇考始遷洛陽太祖初仕周為殿前都點檢歸德節度使周恭帝幼契丹入寇將兵禦之至陳橋驛將士擁還汴遂受禪即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十七年丙子崩壽五十（按宋史自太祖至靖康之變凡九帝歷一百六十八年太祖一太宗二真宗三仁宗四英宗五神宗六哲宗七徽宗八欽宗九金兵陷汴擄帝及上皇北行終於五國城是為北宋）

南宋文

獻通考曰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母顯仁韋太后初封康王金兵陷汴梁二帝北狩以丁未嗣立於臨安（今浙江杭州）時年二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壬午内禪於太子又二十五年丁未崩壽八十一（按南宋自高宗至帝昺凡九世歷一百五十三年高宗一孝宗二光宗三寧宗四理宗五度宗六恭帝七端宗八帝昺九爲元滅之）遼續文獻通考曰太祖姓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德祖皇帝長子母曰宣簡皇后蕭氏唐咸通十三年生天復元年痕德堇可汗立以爲本部夷离堇專征伐破敵有功三年拜于越總知軍國事五年痕德堇可汗崩羣臣奉遺命立爲主

九年建元稱帝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五（按遼史自太祖至天祚凡九帝歷二百九年太祖一太宗二世宗三穆宗四景宗五聖宗六興宗七道宗八天祚帝九爲金所滅）金續文獻通考曰太祖姓完顏氏名阿骨打生女直部節度使烏雅束之弟元魏時有粟米黑水等七部至隋有靺鞨居古肅愼地唐初有粟米靺鞨黑水靺鞨二部後粟米滅黑水繫遼籍者號熟女眞不籍者號生女眞避興宗諱改女直傳至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宋政和四年集所部兵擊遼西皆降乃稱帝更名旻國號金在位五年太祖崩弟吳乞買嗣立是爲太宗宋宣和七年滅遼後二年陷汴盡有中原關内之地在位十三年（按金史自太祖至哀帝凡九帝歷一百十九年太祖一太宗二熙宗三煬王四世宗五章宗六衛紹王七宣宗八哀帝九宋元合滅之）元續文獻通考曰太祖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眞蒙古部人部長也速該之子其先孛端察兒九傳至也速該生帝旣長深沉有大略諸部歸降宋開禧二年即位於斡難河滅國四十平西夏定西域侵宋州郡在位二十二年四傳至世祖名忽必烈宋開慶元年即位開平稱薛禪皇帝建國號元歷二十年宋亡始混一天下都大都（今順天府）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按元史自太祖至順帝凡十四帝合一百六十三年太祖一太宗二定宗三憲宗四世祖五成宗六武宗七仁宗八英宗九泰定帝十明宗十一文宗十二寧宗十三順帝十四）明續文獻通考曰太祖濠之泗

州人姓朱氏名元璋字國瑞仁祖第四子初潛龍皇覺寺元至正十五年起義兵丁酉下金陵丁未即吳王位以戊申歲爲洪武元年正月稱帝國號明在位三十一年崩壽七十一（自太祖至愍帝凡十六帝合二百七十六年太祖一建文二成祖三仁宗四宣宗五英宗六景帝七憲宗八孝宗九武宗十世宗十一穆宗十二神宗十三光宗十四熹宗十五懷宗十六）

帝王總載三

原 犧軒 炎昊（並詳總載二） 九舜 十堯（極範要論曰貢公者易雖一賢少堅執雖者衆雖九舜猶亂韓非子曰令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而不能亂者則勢安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小見舜而不能化之者則勢亂也） 白帝 元王（河圖曰白帝朱宣宋均曰少昊氏湯之始祖契曰元王詳帝系） 雲名 火紀（並詳應運） 大庭 少

昊上詳應運下詳前敘 六羽 九翼春秋命歷序曰人皇氏九頭駕六羽乘雲谷口河圖曰天皇九翼是洛旋腹 若木 塗山上詳帝堯下詳帝禹 生翼 在房

元鳥 赤龍 夢日 感星 繞星 貫月以上並詳帝嚳

珠庭 玉理 四乳 八眉 重瞳 駢齒 龍顏

烏喙 望廣 視豐 鱗身 牛首 戴干 憬斗

以上並詳符表 昭華 延喜尚書大傳曰舜耕於歷山夢眉長與髮等堯妻以二女屬其九子也贈以昭華之玉下詳符命

握河 沉洛 金牛 玉馬以上並詳祥瑞

溫洛 榮河並詳符命 大君 元后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尚書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

出震 開階周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下詳符命

當宁 置圖禮記曰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春秋孔演圖曰王者當宁賓圖坐旁以自正也

按轡 垂拱陸子曰三皇垂拱五帝垂手唐虞按轡禹湯馳鞅仲尼促節圖不已也應劭風俗通曰皇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有似皇天故稱曰皇

時乘 或躍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曰九四或躍在淵

纂堯 授舜上見漢高祖述堯授舜舜授禹禮記祭法曰湯放桀武王伐紂

擊壤 鼓腹並詳帝治 垂衣 卷領上詳淮南子曰古者有鍪頭而卷領以治天下注曰古者蓋三皇以前著兜鍪帽言而未知制以卷領皮衣居而被之如今朝章

鶉居 掬飲上詳禮記曰汙樽而抔飲注曰鑿地為尊以手掬之

攣領 結繩王天下者矣下詳帝治 垂

委裘陸子曰三皇垂五帝委裘以事春秋曰堯之官若委裘 橧巢

營窟晏子曰古有處橧巢而王天下者矣禮記曰昔者先王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則地 揆天三略曰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文子曰伏羲氏之王天下功揆天地

就日 望雲上詳帝堯天下信之孟子曰湯一征自葛人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合神 順命上詳總載道煌煌非一帝春秋元命苞曰天之功工者赫赫曰非天

一家存亡者顯命之道者亡命 大德 鴻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何以聚民曰財 明一

書曰前聖之所以永保為名 司馬相如封禪書稱首者也

通三統並詳一統 合元 順紀元何休注公羊傳曰天大者此為天地之紀者也 巍巍 翼翼論語堯則之毛詩曰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鄭箋曰翼翼小心之貌 赫赫 煌煌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毛萇注曰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於天也 漢書曰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穆穆 乾乾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五德 三統月令曰立春之日盛德在木其帝太皞夏日盛德在火其帝炎帝季夏盛德在土其帝黃帝秋日盛德在金其帝少昊冬日盛德在水其帝顓頊 漢書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

步驟 質文白虎通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驁 禮曰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改 三綱 一統論語曰所因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三綱五常也下詳前法

青丘 丹浦 牧野 阪泉 軒營 周陣並詳武功

鳳墟 鮪水上詳帝德下詳武功 舜戚 軒弧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舜乃修文教三年執干戚而舞有苗請服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親耕 躬稼上詳躬稼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論語曰

抵璧 藏金張衡東京賦曰抵璧於谷捐金於山 舜藏金於嶄巖之山以杜淫邪之欲也 新語曰

堯厨 舜甑上詳祥瑞 外傳曰昔舜甑盆無膻而工不以巧獲罪 栝柱

土階並詳儉德　二八四七上詳用賢漢紀曰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
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握髮　吐哺上詳勤勞班彪王
命論曰高祖誠信好謀達於聽受當食吐哺納子房之謀　虞韶　夏籥論語曰子在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呂覽曰禹立命皋陶作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犧瑟　媧笙並詳制作
漢筑　虞琴史記曰高祖還歸過沛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飲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
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下詳制作　經綸　覆露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下詳總
載一　亭毒　財成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注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易曰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陰樾　推溝淮南子曰武王蔭暍人於樾下
而天地無之災於思也隨執論曰禹覆自布友思天下有不祥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　泣辜
扇暍劉向說苑曰禹出見罪人問而泣之下詳帝紀　神輪　人贊上詳總載

一范蔚宗後漢書光武贊曰靈慶賁萨人謀成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　貢雉　獻獒史記
曰周成王時越裳貢白雉尚書曰西旅獻獒注云西戎遠國貢大犬　展義　觀風左傳
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禮記曰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周轍　夏迹左傳曰楚右尹子革
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是以獲沒於祇宮又曰
茫茫禹迹畫為九州　舜旌　堯鼓上詳總論鄧析子曰堯置敢諫之鼓　夏啓
周輅上詳帝治呂氏春秋曰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猶恐不知已過
獻櫻　薦黍漢書曰惠帝常出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
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也禮記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足履已　手握褒上詳帝誕下詳奇表　得玉曆　佩寶文上詳
符命河圖曰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錫禹佩度出海弱水之難　醴泉出祥

鳳至並詳祥瑞　玉龜識　石馬圖上詳祥瑞下詳符命　紀鳳鳥
舞神魚並詳祥瑞　御二龍　駕六鳳括地圖曰禹誅防風夏德盛二龍降之禹
使范氏御之以行春秋命歷序曰辰放六頸四乘在位二百萬十年鄭光大之遠曰學讀鍛項日角駕六鳳
皇出地衡在位五百六十年　作舟車　為耒耨班固東都賦曰作舟車造器械斯乃
軒轅之所以開帝功也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建皇
極　合天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曰皇大也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春秋
運斗樞曰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中也合天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旋光明婷婷盛美不可勝
合乾元　體太一桓譚新論曰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襲包合以統乾元也下詳
法三才　咸一德淮南子曰帝王者德太一以法三才尚書曰惟尹躬暨
皇倖天　帝合地並詳總載一　禹孜孜　湯栗

栗尚書曰禹曰予思日孜孜又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曰栗栗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推
五勝　改三正漢書曰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頗推五勝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水以勝之
大戴禮曰正朔三而改　禹菲食　湯布衣上詳儉德尸子曰湯之救旱也素車白
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當此時歌舞者禁之　堯茅茨　舜飯糗上詳儉德孟
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　魏虛座　漢側席吳書曰虞翻字仲翔著周易甚
有大意魏文帝嘗聞翻名為設虛座以事之後漢書曰朕思望直士側席異聞　歌龍鱗
歎鴻翼傅元樂府雜歌詩曰鴻有翼龍有鱗君獨不興必須良臣下詳用賢　得六相
有五臣　有十亂　用三傑　拔芻牧　舉行陣以上
並詳用賢　作承雲　和調露　鳳集梧桐　龜出芝池並詳
祥瑞　東戶鴈行　西鄰禴祭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耕轉

所謂宿諸誠自易曰東鄰殺牛不知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烏江追項　赤壁破曹

史記曰項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人欲渡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蜀志曰曹公南征劉表之子琮請騎五千急追先主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走夏口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

周武仗鉞　漢高提劍

尚書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史記曰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呂后迎良醫醫入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鴻門謝羽　漢水敗尋

漢書曰羽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乃使當陽君英布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閉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　後漢書曰王

尋王邑將兵百萬圍昆陽光武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遂殺王尋尋兵大敗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水盛溢士卒爭赴溺者萬數水為之不流

周官棫樸　殷相鹽梅

詳用　說命

葛天八闋　虞帝九成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高誘注曰葛天氏古帝名也投足猶蹀足闋終也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軒皇夔鼓　漢帝鸞旗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似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則風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以其皮為鼓聲聞五百里　史記曰黃帝號軒轅氏　漢書曰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往於是還馬與道里之費

見窘蘭池　微行柏谷

史記曰始皇為微行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　漢武故事曰上嘗微服為微行至柏谷夜投亭長不納乃宿逆旅

出軫　吐珠

詳符命

降子嬰　封雍齒

史記曰漢元年十月沛公兵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　漢書曰高祖於未央宮望見諸將於沙中偶語乃先封雍齒人人皆喜曰雍齒尚侯吾等無患矣

貪財貨　起布衣

史記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貪於財貨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其志不小急擊之勿失　下詳創業

總萬廷　旅

五緯

河圖曰高宰攝正總萬廷四海歸淵理威明文德道化承天精　西京賦曰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叶以敘之於東井

隱芒澤　徙咸陽

通鑑曰秦始皇帝嘗云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　史記曰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朱鴈白麟

詳祥瑞

芝房瓠子

詳上祥瑞

漢書武帝東巡於海上四月還祀泰山至瓠子臨決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河決作瓠子之歌

盛唐萬里

漢書曰元封五年帝南巡至於盛唐又曰元行五年禪萬里注云萬里山名也

甲帳　交門

漢武帝起九紺神屋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

帳居神之乙帳上自御之　漢書曰元封四年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歷鳴澤　濟汾河

漢書曰武帝元封四年出北蕭關歷鹿鳴澤　漢武帝秋風詞曰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出竹宮　生蘭殿

漢儀曰郊泰畤皇帝平明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　下詳帝德

體亞聖　慮如神

張儼默記曰漢光武體亞聖之才聰文武之昭明仁德重時而出　下詳神智

仕金吾　擊銅馬

後漢書曰光烈陰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也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東觀漢記曰更始年立上為蕭王擊銅馬大破之乃受降

殺王尋　擒張步

後漢書曰更始元年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輜車千里不絕圍昆陽城數十重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兵大潰　張儼默記曰漢光武中興破赤眉擒張步隴蜀之徒掌握囚袁滅華夏書清

北部

西陵 魏志曰大祖武帝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 魏武帝遺令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樂汝等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勿使有闕

擊蛟 射雉 上詳幼智 魏書曰太祖於南皮一日射雉獲三十六頭也 林

梅 野葛 劉義慶記曰魏武行兵失道三軍皆渴帝前有大梅林結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以及前源 張華博物志曰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修渦

營洛 魏志曰黃初六年帝遂以舟師自譙修渦入淮從陸道達徐州築東巡臺至廣陵故城臨江觀兵

又曰黃初元年十二月帝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 書鞭 擊燕 魏文帝臨局賦序曰上建安十八年至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遇水高樹之下駐馬書鞭爲臨渦賦 文帝典論自叙曰余幼學擊劍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酒宿聞展有手臂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對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擊其臂時

金車 寶鼎 吳志曰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闓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生也 下詳祥瑞 都武昌 遷建業 並詳遷都 持鞍緩鞚

受箭 迴船 虞溥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爲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撤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鞚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 魏略曰孫權乘大船來觀軍曹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而去

大口方頤 長上短下 上詳奇表 漢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 結吳 肩漢 蜀志曰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華陽國志曰漢末雖傑並起先主名微衆鮮建元漢與之鼎峙

失七箸 棄妻子 蜀志曰曹公遣精騎追及先主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數十騎而走 又曰曹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七箸 翦芳蘭

乘羽葆 下詳幼智 蜀志曰先主將誅張裕諸葛亮請罪先主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 有奇

節 與大謀 干寶搜神記曰高祖宣皇帝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 又曰宣帝遣太子中庶子每大謀畫策多善由是爲太子所信重 討公孫 迎魏帝 藏榮緒晉書曰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詔宣帝討之發自京都過溫詔郡守以下皆會賜父老故舊燕飲累日 王隱晉書曰魏帝以爲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高祖以爽欽政不平廢之起奏事永寧宮悉起營兵及城中餘衆承制發武庫仗關四門出迎魏帝於名演奏爽罪也

遷庶子 封舞陽 干寶晉紀曰魏既建高祖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 又曰天子疾篤帝與曹眞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語太子曰有問此三公者慎勿疑之 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

被南國 終北面 藏榮緒晉書曰宣帝東平諸葛誕行天河舉以平淮南區域獻捷交吳至會乃中受命曰躬甲冑贊皇靈被於南 王隱晉書曰文帝勢崇已於三分而國陸上黨之北面雖曰未暇而王業已固終身守北面矣

言 仁厚有智量 忠恕無過 王隱晉書曰武帝少屬高行忠恕未嘗有過言失色於人 又曰

武帝寬恕仁厚深有智量 減膳 燒裘 並詳儉德 魏禪 吳平 王隱晉書曰咸熙二年魏禪位於武帝 晉書曰武帝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德雖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

太昊 高陽 大巢 少典 人少典有熊氏 帝炎 燧人 炎帝 南面

中央 古帝氏 連三畫 同八方 上出總載 下 法

五行 照四海 法五行相生形萬日月並明照四海之珠 命九宮

利萬物 命九宮利萬物出舜之事禮記 別優劣 法陰陽 上出白虎通 下詳

一總載 都平陽 堯 納大麓 舜 制二柄 長九州 上詳

韓子 天皇兄弟九人 葬橋山 長姬水 並黃帝 含氣化物

明德表功 上出淮南子 下出白虎通 父天母地 兄日姊月 並禮記

牢籠天地 彈壓山川 申洩四時 經緯六合

南子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 莊子曰堯觀於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增】華祝 嵩呼 漢武紀武帝登嵩高聞若有言萬歲者三

紀曰帝南巡至崇高 扐記曰 路史曰 崖公 震旦

水經注 約詩 鈞京 御曰 帝暉 宸曆

命三默曰 遭筍器 握符 膺籙

漢書曰受命於天 三極 四維 坤珍 神器

東都賦 乾符 龍圖 鳳曆 統天 御寓

張天 駕日 玉鏡 金樞

天五帝 御寓 帝王部

神契云 推后倫任 威失其金 推言國之寶也 修策 長羅

駕 紫宸 赤縣 乾龍 晉馬 飛龍 逐鹿 璿璣 鼎玉

陳書 大人 其鹿 馬王 五王 白水 華林 藻嘉 於長安

鳳翔 虎變 瑞符 玉冊 玉星

拱 雲從 汜水 軒丘 舜抱 堯襟

十景 於 堯禁 軒轅之丘

天縱 日新 戴天 擊壤 黃屋 白水

漢高帝本紀 五年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丹丘 後漢書曰光武稱白水真人 應圖 曰丹丘 得生 千年 自視

蝗 唐太宗 正乾綱 凝鼎命 位天德 總朕師 坐玉牀 握金鏡 恢聖緒 統宸極 居正陽 維新命

懷鍋 吞 春秋感精符曰 太宗中數捕蝗吞之

濟時康 不世出 三尺劍

一戎衣 史記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

帝王下

天下社 杜甫詩 一戎衣 曆天統 陟帝位 陳玉帛 越千秋亭 陳 赤帝子 香孩兒 握機 創歷 誕命

棉航 橋驛 漢 宋 太史 史 遺家

寰宇宙 勢壓山河 天地更築 日

緯地經天 左日右月 緯地經天之謂文

月再張 規矩乾坤 繩準陰陽 懸持日月 輔相天地 斟元陳

武成 結繩刻木

樞

曰人皇氏兄弟九人結繩刻木 鍊石補天 斷鼇立極淮南子女媧氏鍊五色石
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 闡極則天、開元創物書告天文 本仁
祖義 抱表寢繩漢武帝詔曰本仁祖義褒德祿賢五帝三王所由昌也 文中子曰崇圓
履方抱表寢繩內理身外得人心 道綱德綱 學摛禮耕晉什治道得發治曰
振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網以羅萬物禮運人情者帝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仁以聚之
一陰一陽 乃文乃武 恩加草樹 道被翔行王勃
九成宮頌 體元居正 握鏡臨宸春秋隱元年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居正
建武紀曰星者文終建極握鏡臨宸 握符闡珍 系統接緒東都賦曰皇握乾
符闡坤珍又曰系唐統接漢緒 海嶽呈華 風雷寫慶王勃九成宮頌
謳歌歸舜 符命興唐孟子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唐華說傳並景珍曰

帝嚳帝王之興必有符命 滋萌元氣 開闢太初崔駰啓母闕碑曰滋萌元氣闢
關太初此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 朝登五帝 夕宿三皇杜甫太清宮賦
孚虞育夏 甄殷朝周班固典引 赤伏帝子 白水真
人俱光武事 為民父母 受命天人漢貢禹傳曰王者受命為民父母
業久而愈深仁澤而益高人之戴符命曰永無窮是知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 聖膺天啟
居下符命 位以德興易乾卦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注位以德興
得位得祿 作君作師中庸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書太誓曰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天地交泰 雷雨作解易泰卦曰天地交泰解卦曰
應天順人 創業垂統高力士傳曰明皇幸蜀太子即位喜曰吾兒
易革卦順天應人唐舊禮志曰高祖應期創業垂統 神聖應期 天人叶順劉晉

元海載記曰漢高祖神聖運期 孫綽傳曰中宗龍
興非惟信順叶乎人天實賴長江萬里畫而守之耳
統和天人 願為臣妾唐郊祀元賀即位表負扆而會朝紀
劉琨等勸進曰無為之德 不宰之功唐順宗
號渙萬里 色授六服宋奏議曾鞏曰人主之尊意詔
命也號渙萬里 誕敷文德 載纘武功書經曰帝乃誕敷文德
載纘武功 堯舜擁篲 禹湯扶輪李嶠賀尊號表、廟社鼎安
寰區泰定宋陳書賀登極表 範圍元化 黼藻太平宋陸游明堂表
欽翼小心 昇平大業 上總天維 旁提河紀唐張說
劉思道賀甘露表 駕馭風雲 馳驅龍虎梁元帝賀平侯景表 德奉
三無 功安九有宋儒表三無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也九有謂九州也

巽風發越 兌澤滂沱唐李嶠元日朝賀表 曆數承堯 謳
歌歸禹宋陳書賀登極表 有道之長 無思不服宋余靖表 治
民祇懼 受命溥將李嶠表 光紹燕謀 丕膺鴻業宋
厚賀 天開睿哲 神授英奇 河海晏清 璣衡
明潤 俱出宋劉攽新書 投弓縱馬 東社正冠曾鞏文曰
相與祛服而戴纓刺南之夷正冠束社投弓與縱馬
宋人賀表 法約三章 舞揚七德史記高帝入關與秦
耕籍表 秦苛法 漢書高帝約法三章 唐七德舞
破軍之樂 帝自有真 聖不世出史記高帝曰
王之興自有真也 晉書光武帝
宗曰至治之君不世出 德合乾行 心通義畫何明
一洛文欽亭頌 澤暢九垓 德流六幕明劉弘志賀 聖 虎變

龍飛　鳳儀獸舞明宋于洪慶成宴致語虎變龍飛有讚宗社綿瑞之福鳳儀獸舞衍於家有
道長之　瞻雲就日　際地蟠天堯本紀曰帝之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
如日望之如雲性理曰上際乎天而下蟠乎地　蕩乎無名　建其有極宋陸
於賀箚交節末　煦嫗萬物　照蘇九圍馮道上周太祖尊號表　府萬
國之珍　接千歲之統東都賦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漢司馬相如傳今天
子接千歲之統　受四海之圖籍　拜萬國之衣冠東都賦天子受四海
之圖籍唐詩萬國衣冠拜冕旒　張皇綱以羅遠　飛仁風而被物
晉書　協天載以無聲　恢帝猷而有截馮道上周太祖尊號表
昭鴻名而日揭　肅龍衡以天臨宋李劉郊賀表　歷五帝
之寥廓　涉三皇之登閎出文選註曰登高也閎大也　冠五行之

秀氣　邁三代之英風李康運命論　風來南面之薰　星
拱北辰之所　多聞將求建事　大烹所以養賢　天
地節而四時成　陰陽和而萬物得　四七之際火為
主　之歲聖當與後漢書光武本紀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七之際火為主
春秋感應圖云黃河可千年一青丹二千年一決則聖人當出　拯頹綱以繼三五
鼓芳風以扇遊塵晉范甯穀梁傳序　握天鏡而授河圖　執玉
衡而運乾象徐陵文　張寶圖以光帝載　懸玉鏡以徽
靈襟唐元和類表　御風雷七曜於上　用山川六府於下
王勃九成宮頌　若元氣之運四時　如太陽之御六合翰苑新書
銅渾昭乾健之規　玉燭朗陽舒之景馮道上周太祖尊號表

疑旒而天啓其門　服袞而日升於觀李嶠元日賀表
三階正而六氣調　萬寓清而百蠻服李嶠賀尊號表　漢承
堯而傳歸於子　舜授禹而允執厥中翰苑新書　發育萬
物而顯諸仁　包舉六氣而藏諸用王勃文　炎帝分八
節以始農功　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出律曆志　中國
之有至人無思不服　王者之大一統咸與維新翰苑新書
懷恩慕化之黨候雨占風　晴德瑞聖之符非煙若
霧李嶠賀尊號表　天啓昌期御籙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
黼扆以當陽翰苑新書　御六龍而乘乾君臨大寶　斂五
福而作解慶洽寰區翰苑新書　詠時和於帝壤動植咸歡

歌道泰於華封昆蟲自樂　紫宮密運斂造化於靈
襟　黃屋神凝創經綸於寶思王勃文　丹書碧篆神符
煥河洛之文　玉斗珠衡天骨挺皇王之表王勃九成宮頌
權輿象緯削茅社而建瓊祧　草昧風雲席蘿圖而創
璿曆王勃文　鋪帝容而建皇極大寶重光　撫乾軸而
正坤維洪鑪再造李嶠賀尊號表　聖人作而萬物覩共堅愛
戴之心　元首明而庶事康行迪太和之治翰苑新書

帝王總載四

原　天號帝名天號　天靈天皇之號　尊無二上　土無二王　作
民父母　為天下主　惟辟玉食　惟皇作極　君天

下　養天下　純而王　駮而霸荀子曰粹而王駮而霸無一焉而亡
仁義所生爲王　仁義合者稱王白虎通曰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　三王善因時　五帝任仁義　三王任智勇
王者得三才　立天子以爲天下立君以爲國呂氏春秋曰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
功德純者稱帝　德令全者稱王
南面而聽天下　三者尊位所在　增　龍德　居體
知臨　崇高　大寶　大君易經　王言　福威書經　嗣
服　定命　國步　執競　綴旒詩經爲下國綴旒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也
重華書舜典曰重華協於帝　丕子書是有丕子之責於天言元子也　丕后書[illegible]光宅丕后言大君也
明辟書朕復子明辟　伯林楚辭言長君即長子　縣官漢書註曰縣官天子也
鉅公出前漢郊祀志張晏曰天子爲天下父故曰鉅公　穆清文選任天子有昊德而化清
神器　儲精文選儲精垂恩　勵精　帝輝　執契文選執信也明君執契以任之
淵穆　睿想　宸威　重暉沖朝詩日辟仰
肖天范祖禹曰人之子未有不肖其親者不問知其爲肉角鳳之子不問知其爲鯀九之子天子者天之子也是故肖天
末光漢書依日月之末光有餘寵也　湛恩湛者也
皇儀　帝容東都賦究皇儀而展帝容　渥惠聖皇之業屋惠　天儀後漢書儀
也顏　寶業家寶業天子位也　鳳扆光武贊謂帝座扆臨也　藻衛藻衛
天子儀仗　宸盼天子宸盼之俯視也　靈眖靈眖賜福祚自謂神也　法
從漢書天了從　辰居辰居言如星拱有德也　帝紘帝紘五帝三紘之綱紀皇綱

神主書經傳作神主　天德易乃位天德　革命易湯武革命　體元左傳注人君即位欲其體元而居正
正始路溫舒傳陛下初登至尊天命符宜正始受命之統　與　正統王褒
頌春秋法五始之統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乾顧文選王暇頌曰仰膺乾顧　茂緒揚雄誄事緒
曰光昭　衍圻文選辨亡論曰化協衍圻　拱揖文選辨亡論曰拱揖羣后
正諸侯言無上事以也　醲化辨亡論未絕醲化洽於上代　經民辨亡論其體經國
經民以爲攷之足　長規辨亡論長規審存先王之達經至乾圖之　宏覆文選書
武文以德不攸大　乾景文選乾景外存至濟海天下爲君策
德論世之曰長見宏以御綏　安瀾文選安瀾北濟河海封　長御文選五等侯
佩文同上冠六藝道佩禮文　淑清同上業邦廷淑肅　淳流同上化之淳流大　鴻均上同
何物均之不出　中雅同上步合諧中雅　參神與神合化參元雲

前旒文選答賓戲以所前旒明　覆盂同上安如覆盂　天賜同上天下無以爲
事安如區之　景俗文選王元長曲水序景俗設理
濡化與孫引風師之濡化也　辨章文選與張引太子胖詩辨章
昭登與明聚文之昭登也　文軫文選文軫
三正文選張衡東京賦三正　陽澤文選陽澤
倫化詩靈運從倫化　光宅文選光宅
皇風戴鎮賦　義緝皇七之緒　體元東都賦　載跬七命
賦鋪聚　聲業　茂世　景鑠東都
申景鑠誥　長世　笙宰文選宦德皇　天關
極運長兒賦關斗　神寶　測恩
令君臣有所寄托

文選華林集詩曰泂恩踰邈注泂深也滂流同上元澤滂流沉恩文選以沉恩之未廣
體教化之未廣汪濊難蜀父老文曰湛恩汪濊恩隱補白馬賦曰恩隱周渥隱私也
灑澤顏延年曲水詩序天獎任彥升答七夕詩啓曰奉平庸陋式酬天獎恩也恩
紀文選潘安仁雜詩詩思紀被微見溫渥顏延年詩曰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寤
靈司契魏都賦啓天心而寤靈注寤先靈也上垂拱而司契注執法契也舉玉趾
德況疇四海荀子曰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闢皇闈六朝詩明明闢皇闈謂開君門
以待賢也在德元召誥其惟王位在德元承天心谷永傳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
中承天心乘時龍易繫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光武紀道士西門君惠李守讖云劉秀當為天子王
者承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據坤靈西都賦據坤靈之正位恢聖
緒安帝紀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洪聖緒黃裳元吉易經黃中色裳下飾也猶以中順之

德而居尊位為大善之吉也赫赫業業詩經赫赫業業有嚴天子寵綏四方
書經如絲如綸禮記緯天理地六朝文言帝王之御天下則緯天維下理地輔
執轡御馬藝苑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大丁者正六官盤盂儀影藝苑夫君者儀
也儀正而影正君者盤也盤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天行地止言王者法天地之行
止也應天載靈李充黃帝頌曰邈矣皇軒應天載靈盤古九變三五曆紀曰盤
古一日能九變黃帝四面尸子曰黃帝取己合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為四面也端
如北極淮南子曰舜之在位也端如北極體堯蹈舜後漢黃瓊傳曰齊時拯世之術
豈必體堯蹈舜咸五登三出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遐邇三五較鳳賦
薰風潛暢隋志曰成湯四十二年之閒薰風潛暢頌聲遐舉膺萬國珍東都賦受
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負扆踐祚柳宗元賀表云負扆而會朝夷夏踐祚而統和天人

聲明文物文選謝朓詩文物共葳蕤聲明自昔備注謂衣冠禮樂也聖風雲靡
長楊賦勳造遂古文選司馬記室箋紹天闡繹典引曰厥有氏號紹天闡
繹闡開繹治也華名洪伐七命曰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伐功也長
世字氓魏都賦字養也聲教布濩張衡東京賦甄陶國風何晏景福
殿賦東漸西被北變南諧書經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東京賦北變丁零南諧
越裳德寓天覆教與風翔並張衡東京賦玉策金縢魏都賦窺
玉策與金縢文軌薄桂海聲教燭冰天江淹擬袁淑詩注桂海南極冰
天北極也舜行猶河海尸子曰舜之行猶河海乎千仞之溪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
四三皇而六五帝景福殿賦

淵鑑類函卷四十

淵鑑類函卷四十一

帝王部二 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五 贊

原箴晉潘尼乘輿箴曰皇極肇建兩儀既分彝倫未序萬邦糾紛國事明主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罔不勤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賢爲佑匪哲爲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幾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微辛作瑤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叔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正路而覆亦是踐滅敗之功

載在前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民是司牧視之猶傷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來而殺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厥繼一人而坑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脩政事而終於顛覆 增唐張蘊古大寶箴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是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玆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姸蚩自生勿

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

李德裕丹扆六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宵衣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宜非此勿服惟

辟所難正服箴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焉用千
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
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罷獻箴惟后納誨以求
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
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規爲瑱是爲塞聰
納誨箴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
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
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遐邪箴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
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遠數元服莫辨觸瑟
始作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覬覦獻飧斯可戒懼防微箴

宋陳彭年大寶箴曰二儀之内最靈者人生民之中
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
已臨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内綏萬國外撫
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覩之則易處之則難由是先
哲喻彼投艱苟能慮末乃可防閑審求逆耳無惡犯顏
既庶而富敎化乃施慈儉之政庶富之基鰥寡孤獨人
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黄髮鮐背心實多知左右
侍從何莫於兹瞻言百辟咸代天工僚無虛投可建大
中克謹彰癉惟藉至公知人則哲視遠則聰才固難備
道亦少同葑菲罔捨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

揀莫見惟金在沙參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正裨益
無涯自區草澤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三章之
立庶民作程欽哉欽哉可以措刑九伐之建寇孽是平
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謂齊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
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誠之在豐春蒐
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祇使人以悅乃克成
功治國以正罔或不從濟濟多士周之有光硜硜小器
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羨膏粱六藝爲樂寧後笙簧任
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六合至廣萬彙
攸多風俗靡一嗜慾相摩如馭朽索若防決河左契斯

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於位俗乃偃戈
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翼翼終
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兹率土永戴堯天巍巍
洪業億萬斯年明王弘誨無逸殿箴曰大君凝命統
御萬方總攬威福調劑紀綱得之則化臻上理失之則
治用不臧故克艱者惟后而不易者惟王緬惟聖人自
強不息虔天祇民不遑暇食保惠念稼穡之艱抑畏勤
康田之即享國以之彌長后王因而丕式豈如叔季棄
小忽微以天位爲可樂捐小民之所依履冰無兢兢之
戒集木無惴惴之危迷途既遠覆轍何追是用攬鏡興

亡提衡善敢取公旦之陳謨法成王之受戒比前事若
章弦奉聖言如著蔡揭無逸於便殿拜昌言於往代夫
適情肆欲其逸乃足無亦誦耽樂罔壽之旨以自畜而
伐性之斧不使陳於目勞民動衆其逸乃重無亦鑒觀
逸遊田之訓以自訟而馳騁之娛不使投其空輕改舊
章其逸乃長無亦咎變亂刑政之文以自防而紛更之
議不以易其常不恤衆怨其逸乃見無亦引違怨呪詛
之規以自善而防川之術不以施於賤淫刑窮兵其逸
乃盈無亦懲無罪無辜之語以自繩而草菅之念不以
瀆其經嗚呼一念之逸萬事之隳一時之逸終身之疵

法天行健惟日孜孜惟聖罔念無不在茲堯兢舜業並
稱翼翼惟無逸乃能有逸惟有爲是以無爲彼秦氏之
衡石隋室之傳餐徒爲叢脞奚取圖難吾將企四王之
迪哲措九有於安瀾固朝乾夕惕之不暇而遑即夫世
主之所安　李大武仁明武箴曰惟辟統天懋建皇極
運治穆清秉機淵默包體用以兼該治剛柔而作則蓋
聖學本乎惟一而衆美貴乎相參欲提綱而挈領必體
一而函三體仁長人萬善斯括亶聰明而作后亦神武
而不殺博施濟衆惟仁是保苟予仁之未溥赤子蒼生
胡繇丐昭融咸命靈爽惟武斯懾苟予武之弗烈敷天

率土胡繇而震疊勿恃終食爲仁而謂人欲不能淆不
見山木得養則長失養則消勿恃一隙爲明而謂私意
不能隔不見盆水澄之終朝撓之一擲勿恃意氣爲武
而謂事變不能敵不見強弩張之甚難弛之甚易匪直
殘忍傷仁即優游姑息亦亂仁之眞匪直纏蔽害明即
苛求淵察亦失明之情匪直婑婧攻武即剛愎拒諫亦
用武之誤嗚呼衆人之仁杯水車薪聖心之仁純純全
全如天施地生合蠕動而咸育斯其爲天下之至仁衆
人之明螢火陰燐聖心之明昭昭靈靈如日照月臨悉
豐蔀而畢照斯其爲天下之至深衆人之武怒臂當車

聖心之武赫赫皇皇如雷厲風行舉百昌而咸悚斯其
爲天下之至威旣公溥而明通亦有仁而有勇繄三劉
之所陳實百王之攸重雖異用而同體總會歸於一中
苟三德之不愆何萬化之難通斯皇猷之要領而君道
之折中托前疑而授簡敢上告於宸聰　申時行思政
軒箴曰惟皇睿聖光嗣丕基弗寧燕處有儼若思厥思
維何萬幾一日千里應違謀之几席惟皇立政欽若昊
天涵育萬彙覆被八埏曰雨曰暘思其或愆惟皇立政
憲於列祖金科玉條具在故府是訓是行思繩厥武四
海惇娶政是用康一夫不獲我視如傷何以亢之行葦

甘棠殊方卉服政是用輯一夫不戒作我蟊賊何以清之苞桑磐石萬方玉食思及鉏犂衮服在御思及杼機徵輪囷蓺乃政之疵筐筐之思用思有式尚方之需費思有極濫出無經乃政之慝任思弗二或蔽其聽去思弗疑或撓其公毋昵厥比衡平鑑空言逆於耳思或為利言遜於心思或為戾毋恣厥情虛心執契勿謂已明察見淵魚勿謂已斷決事庭除思古哲王用人有餘勿謂予喜賞或為僭勿謂予怒刑或為濫思古哲王監於成憲朝以出政則思其終紛更之戒晝一之從夕以脩令則思其始毋徇竅辭毋眩多指是之為思規安萬世

天命不易為君實難人亦有言曰中則昃無疆惟恤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户牖誦之　王肯堂敬天勤民箴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握持大寶令行如馳外馳八荒内牧九域日照月臨罔不恭職匪民有私匪天有親德配彼蒼澤闓下民配蒼維何曰惟皇畏顧視罔僭夙興夜寐澤民維何詢民之瘼一夫怨咨罔自豫樂匪獨郊禘穆穆嚴趨觸然後敬中心已渝匪惟執馭兢兢若朽感然後勤勤何能久古之敬民所以敬天自民視聽敢云不然冕旒蔽目目周天壤黈纊塞耳耳藏翟響一日不御萬方曷承晏亦安耳如民于憎魏魏放勳今古致理

究厥所操欽明而已虞戒逸樂夏訓風愆虎賁綴衣周之韋弦雖有成德從諫斯聖雖有蒭蕘賢於卑佞不辭諤諤用讚皇輿小臣獻箴敢告周廬　王象節保泰箴序曰自古所以維國體振人心者莫急於全盛之日而潛伏乎渙散懈弛之形何則殷憂多難庸思奮為熙洽恬愉聖喆玩焉辟若太行羊腸謹於轡勒或無虞於登坂而康衢有覆轍則忽而墮也吞天沃日慎其維機尚無慮於洪濤而平瀾有敗舟則狃而壞也殷宗納彤日之諫而消桑穀周宣有脫簪之警而遺採薇均為中興尚矣不然開元天寶建中靖國豈非極盛際哉而一域

不戒禍不旋踵可鑒也夫我二祖興創聖繼列聖茂行鴻基皇上紹繹二十年於茲德化翔洽成靈赫濯休容在外戎夷北面即有一二烽燧之儆而陰陽内外截然界限不可謂非當保泰之時顧瑕類漸萌精神漸惰風俗漸偷紀綱漸亂苟無桑土之謀不免厝火之禍敬循竊見少效虞箴其詞曰惟辟奉天為君實難克艱厥后保泰為先大象維何金甌常完九譯稽顙四國歌弦鳳鳴於岡嵩祝其年無平不陂無往不還黔黎鉏耰遂生戈鋋所以聖王日夕糾虔户牖綢繆其忘永監仰觀盈虛俯勤宵旰九嬪八子寢豈不甘長樂昭陽樂豈不緜

言念幾康勿溺便娟懼生酖毒戒彼晏安晝日三接清
蹕常傳九塞三陲念念周旋以克長世太平永肩於赫
皇明聖人當天勤政講學帝德罔愆濟濟朝列夔龍同
賢爰惟今日消長攸關願言保泰皇心無倦毋曰昌明
輦轂之下或成夷羌毋曰畜有黔黎之賤或抗元首明
明股肱惟泰則親毋令三事嘗隔九閽赫赫金城惟泰
則豫弗使元良忽生間阻慎之又慎側席求理億萬斯
年受天無斁小臣獻箴毋忽毋忽　劉孔當保泰箴曰
可畏非天可愛非時其倏其忽爲治爲圮皇皇泰運亦
孔之昌豈不爾穀以豫以康顧此安今危之所倚顧此

存今亡之所始譬彼行棋見在莫必累跨而勝食兩而
失譬彼馳車惟厥所馭或險而戒或夷而蹶蓋常人狃
於眉睫而禍幾伏於隱微惟兢兢其馭朽乃明明其丕
基古我先王有懷如履衣袽未濟桑土未雨豈不馨格
地祥天符曰余不德胡以介茲豈不咸若羽毛肉角曰
余小子孤寡不穀豈不率俾旅獒越雉曰余不及而享
其贄蓋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用持盈以豫而抹傾以時
嗚呼念哉治耶忽耶判若蒼素揆厥所由寘惟人寘何
去何從孰臧孰否微臣獻箴以告丹陛
【原】贊魏陳王曹植庖犧贊曰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

名官法地象天庖廚祭祀罟網漁畋瑟以像時神德通
元　晉摯虞庖犧贊曰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
世尚醇懿設卦分象開物紀類施罟設網人用不匱
王彪之伏羲贊曰悠悠皇犧體寂神澄無爲而化出道
之凝不知有之冥感自與因應之跡晝象結繩　魏陳
王曹植女媧贊曰古之國君造簧作笙禮物未就軒轅
纂成或曰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　又神
農贊曰少典之胄火德承木造爲耒耜導民播穀正爲
雅琴以暢風俗　晉摯虞神農贊曰神農居世通變該
極民衆獸尠乃教稼穡聚貨交市草木播植務濟其本

不通其飾　魏曹植黃帝贊曰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
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衣裳是制氏雲名官功冠
五列　又黃帝三鼎贊曰鼎質文精古之神器黃帝是
鑄以像太乙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
　晉曹毗黃帝贊曰軒轅應元期幼能總百神體鍊五
靈妙氣含雲露津掺石曾城岫鑄鼎荊山濱豁焉天扉
開飄然跨騰鱗儀轡灑長風褰裳躡紫宸　周庾信黃
帝見廣成書贊曰治身紫府問政青丘龍湖鼎沒丹竈
珠流疎雲即雨落木先秋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晉摯
虞黃帝贊曰黃帝在位實號軒轅車以行陸舟以濟川

弧矢之利弭難消患垂衣而治萬國乂安　魏曹植少
昊贊曰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鳥
號名職殊別系農正扈氏各有品制　又帝顓頊贊曰
昌意之子祖自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爲號風
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祇虔　又帝嚳贊曰祖自軒轅
元囂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撫寧天地神聖靈察教
弭四海明並日月　又帝堯畫贊曰火德統位父則高
辛克平共工萬國同塵調適陰陽其惠如春巍巍成功
配天則神　晉摯虞唐堯贊曰唐帝放勳欽明文思惟
天爲大惟堯則之巍巍蕩蕩萬邦雍熙　周庾信帝堯

登壇受圖贊曰登壇洛汭沉玉河湄丹圖馭馬緑甲乘
龜榮光上幕休氣連帷雖存克讓于見文思　魏曹植
帝舜贊曰顓頊氏族重瞳神聖克協頑嚚應唐治政除
凶舉俊以齊七政應曆受禪顯天之命　晉夏侯湛虞
舜贊曰有虞愔愔揖讓鼓琴垂拱臨民詠彼南音世澄
道元天下混心民思王度如玉如金　庾闡虞舜像贊
幷序曰夫至道元妙非器象所載靈化潛融非軌迹所
傳故道貲沖樸則謂之三皇德被羣生則號稱舜禹是
以先王因其會通制爲準極功格於天則配於上帝法
施於民則載在祀典然後名教彰於至治王道煥乎無

窮故茲堂之構也有自來矣然樹寢所以栖神而寢非
神之所期立像所以表德而像非德之所存若乃廢其
軌景洞其元眞雖冥照之鑒獨朗而天下惡乎注其耳
目哉遂乃顯圖靈像廓其廟壇俾天光焜於宇宙南風
散乎五絃豈謂神道之妙可寄之於有涯哉蓋亦暢悠
悠者之心也其辭曰元像焜燿萬物含靈飛龍在天陽
德文明神道雖寂務由機生撫琴高詠寄和五聲元風
旣暢妙盡無名民鑒其朗孰測窈冥　周庾信舜干戚
畫贊曰平風變律擊石來儀先齊七政更服三危朱干
獨舞玉戚空麾南風一曲恭已無爲　魏曹植夏禹贊

曰吁嗟夫子拯世濟民克卑宮室致孝鬼神疏食薄服
黻冕乃新厥德不回其誠可親亹亹其德溫溫其仁尼
稱無間何德之純　又禹治水贊曰茫茫夏禹實勞水
功西鑿龍門疏河導江梁岐旣闢九州以同天錫元圭
奄有萬邦　又禹渡河贊曰禹濟於河黃龍負船舟人
並懼禹歎仰天予受大運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龍乃弭
身　周庾信禹渡江贊曰三江初鑿九谷新成風飛鷁
涌水起龍驚樂天知命無待憂生危舟遂靜亂楫還平
晉摯虞夏禹贊曰決隄疏河刊山敷土四隩旣宅彝
倫攸序卑宮菲食以寧區宇　魏曹植殷湯贊曰殷湯

伐夏諸侯振仰放桀鳴條南面以王桑林之禱炎炎克
僨伊尹佐治可謂賢相　又湯禱桑林贊曰惟殷之世
炎旱七年湯禱桑林祈福於天翦髮斷爪自以爲牲皇
靈感應時雨以零　周庾信湯解網贊曰連珠兩起合
璧雙沉縠爲祥樹桑成樂林三方落網一面驅禽德以
行政仁乎用心　晉摯虞殷湯贊曰睿也惟商實惟成
湯三五迭興舍帝稱王 增 魏曹植文王贊曰於赫聖
德實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加虞芮旁暨西方
王業克昭武嗣遂光 原 又文王赤雀贊曰西伯積德
天命攸顧赤雀銜書爰集昌戶瑞爲天使和氣所致嗟

爾後王昌期而至　晉摯虞周文王贊曰周文翼翼儀
刑體教上帝是臨神明是勞東鄰之昏西鄰之曜九有
既集以聖易暴　周庾信文王見呂尚贊曰言歸養老
垂釣西川岸止磻石谿唯小船風雨未感意氣怡然有
此相望于今幾年　魏曹植周武王贊曰桓桓武王繼
世滅殷咸在尚父且作商臣功加四海救世濟民天下
宗周萬國是賓　晉摯虞周武王贊曰於皇武王天命
是鍾七德既曜莫不率從奄清宇宙盪商之蹤　魏曹
植周成王贊曰成王繼武聖賢保傅年雖幼稚岐嶷有
素初疑周公終焉克寤旦奭佐治遂至刑措　又周公

贊曰成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攝四海慕利罰報柔
服祥應仍至誦長反政達天忠義　周庾信成王刻桐
葉封虞叔贊曰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
文禮以成德樂以歌勳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晉摯虞
周宣王贊曰宣王承衰邦家多阻懲難思理官人以敘
山甫補闕方叔禦侮是用中興恢復周宇　魏曹植漢
高皇帝贊曰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
禽嬰克羽掃滅英雄承機帝世功著武湯　晉傅元漢
高祖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
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　摯虞漢高

祖贊曰漢祖明達兼資機武總御羣雄翦劊強楚奄正
華夏經略區宇遂登天位纘堯之緒　周庾信漢高祖
置酒沛宮畫贊曰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召
歌童雖欣入沛方念移豐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增 唐
睿宗漢高祖贊曰天造草昧雄圖糾紛赫赫漢祖應若
興雲秦隴鹿喪沛澤蛇分大風一起南面稱君 原 晉
摯虞漢惠帝贊曰孝惠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
趙隱恩敬篤矣聞孫叔通之諫則色瞿然納曹相國之
對而心大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魏曹植漢文帝贊曰孝文即位愛物檢身驕吳撫越

匈奴和親納諫赦罪以德讓民殆至刑措萬國化淳
晉摯虞漢文帝贊曰漢之光大實惟孝文體仁尚儉克
已為君按轡細柳抑尊成軍營兆南原陵不崇墳　魏
曹植漢景帝贊曰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滅
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又漢
武帝贊曰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疆簡
定律歷辨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越百王　周庾信漢武
帝聚書贊曰獻書路廣藏書府開秦儒出谷漢簡吹灰
芝泥印上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增宋范蔚
宗光武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飇迴三精霧塞

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幾先物深
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
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
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
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原晉傅元漢明帝贊曰肅矣孝明仗法任刑勤綜萬機
察下以情未弘道治用致太平專信俗儒非禮之經
增宋范蔚宗漢明帝贊曰顯宗丕承業業兢兢危心恭
德政察姦勝備章朝物省薄墳陵永懷廢典下身遵道
登臺觀雲臨雍拜老懋惟帝績增光文考　又漢章帝

贊曰肅宗濟濟天性愷悌於穆后德諒惟淵體左右藝
文斟酌律禮思服帝道弘此長懋儒館獻歌戎亭虛候
氣調時豫寧平人富　原唐太宗晉宣帝贊曰仲達猜
忌狼顧為人稱疾迷謬形神不親辛毘仗節蜀將貽巾
委質北面終為魏臣　增唐太宗晉文帝贊曰世宗繼
文邦權未分三千之士其從如雲世祖無外靈關靜氛
反雖討賊終為弑君　又晉惠帝贊曰惠帝居尊臨朝
聽言厥體斯昧其情則昏高臺望子長夜奚究金墉毀
冕蕩陰釋胄及爾皆亡滔天來遘　又晉明帝贊曰傾
天起害猛獸呈災琅邪之子仁義歸來龔行趙壁命筭

荆臺雲瞻北晦江望南開晉陽禦敵河西全壤胡寇雖
艱靈心弗爽三方馳騖百蠻從響實命還昌金輝載朗
明后岐嶷軍書接要莽首晨懸董騰昏燎厥德不回餘
風可劭　又晉孝宗贊曰委裘稱化大孝為宗遵彼聖
善成茲允恭西旌玉壘北旆金墉遷殷舊僰莫不來從
哀后寬仁惟靈既集海西多故時災見及彼異阿衡我
非昌邑　梁蕭子顯南齊高帝贊曰於皇太祖有命自
天同度宇宙合量山淵宋德不紹神器虛傳寧亂以武
黜暴資賢庸發西疆功興北翰偏師獨克孤旅霆斷援
旆東夏職司靜亂指斧徐方時惟伐叛抗威京輦坐清

襲胄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輝柄列火精幽光爰
茲聖緒頹維弛綱靈曜爍隋景扶桑則天未墜重規
旻蒼其規伊何横乾作峻厥德不回矩地能順有秦不
競罔拯黔首震驚予師思處神主上帝曰咨有鑒有赫
乃眷伊漢此惟予宅明明聖皇既受帝祉雲騰下邑風
駭泗水仰鏡天文五緯同晷俯察雲符神母爰止思文
聖王克廣克遐威凌羣桀德潤諸華爰祀天人天人攸
嘉爰輯蒸徒所和既和既和既順乃欠德音豐沛之旅
其會如林朱旗虹超彤旆電舉推師蕭曹撫劍高吟元
戎薄伐時罔不龕凌波川潰肆野陸沈咸陽克殄既繫

秦后袞袞阿房乃清帝宇穆穆聖皇天保攸定有項畔
換不式王命王命既愆黜我西土於鑠王師遵時匪怒
爰赫乘脊席卷三夏嘽嘽戎軒蹻蹻乘馬爰伐強楚至
於垓下天誅薄曜景籍授首區夏既混宇宙蒙乂肅肅
帝居巍巍神器有皇于登是臨天位絹文于哀組華于
黻明明天子有穆其容至止鏘鏘相惟辟公宣聲路寢
發號紫宮頌此愔愔以畜萬邦思樂皇慶協於時雍琴
瑟在御大子舞功越棠委贊肅憤夾王明明聖皇闓國
來制分圭祚勢河山命誓禮律克彰典文垂藝有漢恢
恢疏罔不替聖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內幹武臣外闕

江漢文藝在躬芳應淵塞用下以才鎮民以德端巳雄
拵君臨尊黜芝括四海大造家國　又南齊武帝贊曰
武帝丕顯徽號止戈韶嶺欽衍影派澄波威承景曆肅
御金科北懷戎款南獻夷歌市朝晏逸中外寧和【原】
唐太宗梁武帝贊曰緬維梁武九五居尊何爲自屈沈
其釋門災興佛寺兵纏帝闕竟罹凶逼天道寧論【增】
唐李德裕武宗真容贊曰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
武堯煥其文北伐獫狁漢朔無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
祲生壺關盜起河汾沉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羣慝竟
全大勳八表既寧萬幾益勤爰命采績載模天眞崑閬

仙岑峻極秋旻遼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如
神輝赫絪縕爲龍爲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乃孚
虞熙載甄致建中和金聲玉振太階既平廟器乃陳化
下以德持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拱辰億萬斯年藻朗
日新
【原】頌晉摯虞黃帝頌曰邈矣皇軒應天載靈通幽遠覽
觀象設形誕敷厥訓彝倫攸經德從風流化與雲征皇
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禪勒成紛然鳳舉龍騰
太清邈茲九土陟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纓遐而不
隊式頌德聲【增】晉陸雲漢高祖頌曰於皇漢祖

漸澤蕤域沾被戎蠻湮光大業萬載不刊　隋薛道衡
隋高祖功德頌曰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
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跡遠言說所不詣耳目所不
追羲軒以降爰曁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
天下帝王之任可重聖哲之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
湯文武之主功濟生人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
於干戈秦君閏位用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
爲法當塗興而三分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
穴鯨鯢之羣五都遺黎蹴蹋戎馬之足雖元行定嵩洛
木運據殽函未止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

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粤若高祖誕聖降
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
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
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龍躍鳳翔濡足授
手應赤伏之符受元弧之籙命百戰百勝之將動九天
九地之師廓氛霧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
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
懼鐘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
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
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珪而饗上帝乾坤交

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民之子來
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
景於星日內官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羣
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
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散馬偃武脩文爰命秩宗刊
定五禮申勑太常改正六樂玉帛尊俎之儀節文乃備
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
晏罷廢寢忘餐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
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
於容止聞一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

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饑之慮天性和恕仁慈惻隱
恩加禽獸胎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
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伸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
彝倫攸序上下各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
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無極陶黎
民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
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
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
而不居沖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
乃潔誠岱岳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爲尊

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咸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寰縣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其效矣庶馮豪翰敢希贊述昔壇海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五運叶期千齡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挺生神謀獨斷薙惡彰善吞宄靜難宗伯掞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元飛禋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占揆

星影移建斗發下馮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基甸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内向匈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相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禮叙周備車書大同復禹之迹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僉登仁壽聖化隆平生人熙阜虔心恭己奉天事地協氣横流休風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虚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迹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元覽幽鏡鼎業靈長

洪基隆盛尚想睿圖永維聖則道洽幽明仁霑動植爻畫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 【原】唐太宗頌曰厥初造化人倫既興乃建君長司牧黎烝肇自爻畫爰代結繩軒昊既謝唐虞以升後隋德衰順時革命三季之末干戈是爭赫矣神武經期作聖下括九圍上齊七政業統文武勳邁高光何險不濟何患不攘士女胥悦箠厥元黄斯物之至昭於我王我王覆育資生懷造配堯登唐方周在鎬翕受敷施明徵定保允迪厥德惟清帝道帝道欽明天下和平三時不害百穀以成我庾斯積如坻如京既富而教訟息刑清明明天子令聞不

已百姓爲心萬方在己家賴寬政朝稱多士齊一華戎混同書軌東池溟渤西苑嵎丘八蠻職貢六狄懷柔至德潛洽元化滂流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先天不違靈物效質丹羽儀韶翠黄承轡甘露零草祥風應律嘉禾醴泉比焉自出符瑞見兮煥圖書壇場設兮望鑾輿至人忘己體中虚凝神姑射厥宸居厥宸居叶冥契龍駕升兮邈遐逝垂元範兮光來裔與元象兮長昭晰飛英聲兮越三代永錫祚兮億萬載 顔師古聖德頌曰緬尋遐代詳觀往冊五勝質文三正沿革亂多化尠明寡晦積炎精既淪大運斯戮茫茫率土黯焉已夕皇矣大聖

誕受天符雲飛九域電擊八區共工匿斃涿鹿妖除枝
換斯撤攙槍靡餘建武戢刃偃伯峙車躅苛削滔求瘼
恤隱琴瑟更張銜策俱盡滿堂已樂聲誦猶軫扇暍吾
仁泣辜流憫吏勉端潔民歸愿謹肅恭禋祀祇事上天
永惟孝享式備吉蠲外崇耆耋內睦親姻歲時纏績春
秋醴饘埶燹是恤痌瘝斯痊閭閻外戶馬牛內廄畎畝
相移康莊交讓勿用桴鼓無庸亭障貢納鮫人朔班狼
望至誠感慶休氣致祥馴擾一角棲集五章華平挺幹
朱草曜芳良耜畟畟多稌穰穰囷儲億庾家登萬箱旌
彼髦彥任彼忠力光被心膂列居槐棘如砥之平如矢
之直淑慎微務精明品式菁菁者莪芃芃彼棫脩容禮
闈翱翔書圃談極五際談慕三古杳眇義窟恢宏學府
儒墨兼陳申韓迭去豈資伯亮寧勞封鉅德音高朗絲
言昭普黃竹麗章柏梁清引沈鬱澹雅疏通敏迅抽演
闕文網羅遺韻孰登奧室罕窺墻仞妙心洞達神筆允
從磥硌新勢奮發奇峰硅稷鉤蜒霧散煙濃竦同企鶴
蔚若據龍豈唯於趙信乃過鍾道惟天縱藝兼人術用
而不知遠而不疾至德無象微言罕述玉裕桂宮金植
蘭室禮極敬受行歸忠一天下文明日月貞觀百神受
職三靈叶贊泰階既平光華常煥超軒跨昊騰周軼漢

萬壽無疆永延遐算　李百藥皇德頌曰臣聞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含吐陰陽之氣彈壓山川
之精叶吹萬以亭育總得一而爲貞我所以誕膺明命
大保鴻名　又曰惟皇唐之獨運冠風聲之往初鍊五
氣於圓蓋張四極於方輿定羣雄之逐鹿拯方割之爲
魚在炎靈之交喪屬皇輿之敗德降厲瘥於上元恣咆
哮於中國無小無大圖帝圖王匹夫匹婦爲蟊爲蠹舉
率土而咸棄雖同舟而作匿彼獨夫之肆志何汩典而
亂常固違道而滅德實罔念而作狂始結怨於庶黎終
自絕於彼蒼八荒九有山瀆川竭天軸且迴地維將絕
文章咸盪風雅咸缺在忠良而必焚簪冠冕而同裂或
滔天而嫁禍或觸山而作孽極殿區以陸沈盡漢塗而
喋血天縱神武景屬上皇自白水而龍躍肇參墟而鳳
翔在中塗而聽誦將再駕而翦商惟神機之獨運乃撫
翼而高驤命蒼兕而臨河曲殺黑龍而濟冀方指牧野
而泰誓師鳴條而侮亡　又曰惟聖德之懷遠敷彝倫
於絕漠合棊會而作貢極遐方而獻琛薦環衆而委質
候風海而歸心周八荒而率俾重九譯而相尋效後貌
於昧谷維神屏於鄧林應咸池而率舞遊上苑而懷音
竭寶用而咸競罄虛心而畢舉乍鳴鸛闕時遊禁籞文

表仁義聲諧律呂下神雀於帝臺導甘泉於神渚龜書龍匣河圖將遊東鰈西鶼云亭載佇其餘藏山秘澤之珍摭實排虛之侶俱叶契於圖牒差無得而稱序 又曰昔天靈八萬千歲姬周三十六王蓋曆數之眇小曾不足以揄揚惟聖朝之期運符上帝之會昌臣下拜而稽首獻福壽之無疆貿卜年與卜曆共地久而天長

增 唐一行明皇起義堂頌曰并州起義堂者皇天造帝之初高祖誓衆之地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自賢大才胥忌上帝不歆黎人咸戚六軍踰海而東敗萬乘過江而南覆豺狼入邑猰貐爭人黔首囂然方將無訴我

高祖感之乃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用湯武之兵靜新室之亂遵唐虞之緒承太王之基率百官受終於文祖輯五玉班瑞於諸侯類圜禋方之禮備封功爵德之議允約法惟簡代虐以寬子惠困窮懷柔蠻貊金石一變日月重華近古以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私我有唐惟天祐於積德非唐求於人庶惟人懷於累仁當此之時太宗内啓聖謀外行專斷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駕英雄而爲輿主一區域而定大業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信今之謂也於戯先后捨元子而立予主鬯煩大位而付予天下自高祖創業百有六戰欽承丕緒十有四載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寧惟藝祖儲福之所致豈予幼孫菲德之能及方將運心於元妙之境勵志於造化之爐發令爲祥符施惠爲霖雨任賢爲雨暘伏能爲四時俾溥天之下有形者遂全懷生者自足樹鋪野繭田種嘉穀斲彫爲樸捐珠棄玉追大庭而齊風夢華胥而同俗非曰能爾顧憑宗祐而效焉癸亥之歲獻春正月濟河横汾省方展義存問黎老緬慕本邦城郭歸然桑梓如舊覽風物之憂思哥王業之艱難惟高祖若天地之開闢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表肇

基發迹實在於茲前人有言曰禮不忘本樂保其德如姬詠周原劉歌沛邑思我烈祖如聞歎息之言嗟爾後人無忘成功之頌頌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降監四海求人之瘼吁彼隋煬其政不復春我高祖此惟其宅高祖誕靈騫飛晉陽萬夫一心元戎啓行火旗炎炎雲鳥洋洋五星迸漢萬國謳唐天綱恢疏王師節制威惟迫幾老生摧斃山祇引軍河龍渡帝渭倉散積離宮弛閉關輔來蘇遠方咸惠長安宮室上法太微隋遷寶鼎唐在璿璣仗入雙闕詔出九圍三靈協載百祿同歸帝謂太宗表正封略滌蕩飈埽霆馳電爍劍不摧鋒弩無再

號西平汧隴東取河洛㬎密德充頭懸面縛北走獯鬻南達蠻荆遼碣作乂梁岐底平海隅蒼生莫不來庭於昭義堂誓衆資始天命所起於胥頌美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呂温皇帝親庶政頌曰臣聞光宅大寶茂育羣生神而明之必在上聖然則所同者道所異者時或以垂拱仰成或以勵精自致及乎俗躋仁壽理洽時邕弛張之政不殊勞逸之功則倍我皇帝體至化含元精苞乾綱履坤順誕膺駿命恢纂鴻休宣八聖之重光集百靈之奥祉如天之壽如地之容鼓義爲雷霆奮仁爲風雨斡璇衡而轉七曜懸金鏡而納

九圍廓氛沴而川澄沓禎祥而山委百姓不知其日用羣臣無望於清光而乃業邁乎前王功高乎古烈聖作物覩孰知其源陛下自代天統物之初則以屈巳濟人爲意虞臨庶政窮總萬樞四策賢良六親郊祀夏景昃而方食寒星在而求衣寸陰不捨於論思子夜獨觀乎啓事除一物之患而品類以安伸匹夫之寃而庶獄自直棄瑕而錄用含垢而宥過小善可紀必拔於宸衷片言有孚不忘於睿聽至如天時之豐約地利之夸險邦賦之盈虛師律之貞暴閭閻之疾苦稼穡之艱難人風之情僞吏治之得失莫不密歸神算潛納皇明雖陰陽

不能以氣欺雖鬼神不能以形遁何細而不及何大而不包何祕而不彰何難而不就猶復登臺念在險之慘聞樂思向隅之情御裘感短褐之寒臨膳憂簞食之餒日慎一日既泰而不自泰既安而不自安兢兢乎業業乎此其所以廣運而有成全功之克舉者也然而感覆燾之恩者欲天之彌高荷容載之德者欲地之彌厚仰照臨之明者欲日月之彌光微臣被淳風飲元澤覩耜行寧親覩昇平憂勞誠難願陛下勉之而已美善誠盡願陛下保之而已再拜稽首獻皇帝親庶政頌一首其詞曰士師邁德元皇儲慶幽而復曜高祖受命貞觀致

理開元殷盛艱而復康皇帝親政受命維何邈萬斯年親政維何夕惕乾乾天道福謙我則奉天人生在勤我則率先憂堯之心勞禹之形求人之瘼思國之經年亦豐止御膳不罄夜如何其皇寢未寧脩文偃武太和氤氲海不揚波天無纖氛烏章之長椎髻之君會朝明庭其從如雲巍巍崇崇於穆昭融宜播大樂以宣皇風鏗鏘盛德踏厲神功下臣作頌永示無窮 明徐中行皇帝即位頌曰於赫允烈在明入葉飭堪輿淬日月陛下渥元命之符御六龍而爰發敷淵聖之神孝稟后祖之閎法揭宣告於皇祇洽七廟而周謁嗣適統以正祚信

大曆之攸協歲咸德之次離實蕤賓之紀節日維宵而
肇貞辰届宵而未晰奏鏞鼓以伶倫運玉輿而啓蹕踐
太微之法座暢九元之閶闔令德備矣穆穆皇皇吉儀
具戒既敕既匡肅肅法衛烈烈燎陽天軍奉翼雲旌抗
張於是百僚儼以趨進咸珮服之鏘鏘咸稽首以共臣
荷大禮以肅將登宗伯以錫詔覃滅澤於萬邦滌宿汙
而布化俗更始以向方將廣繼述之丕志準熙皞於陶
唐煥嘉釐之日既隆萬壽以無疆猗兮休兮聖道明昌
小臣含慶聲流頌章

淵鑑類函卷四十一

淵鑑類函卷四十二

帝王部三 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六 述漢 增尊號册文 增即位册文

原述後漢班固高祖述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之
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
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
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叛換黜我巴漢西土
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捲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
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
赫赫明明　又文帝述曰太宗穆穆允恭元默化民以
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
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又景帝述
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尅我七國王室已定非怠非荒
務在農桑著於甲令民用寧康　又武帝述曰世宗巍
巍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恢我疆宇外傳四荒
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登
秩百神協力改正饗茲永年　又昭帝述曰孝昭幼沖
冢宰推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罪人斯得邦家和同
又宣帝述曰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傅納聽斷惟精
柔遠能邇燀燿威靈不顯祖烈尚於有成　又元帝述

曰孝元巍巍高明柔克尊禮故老優游亮直外割禁圃
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林不邑奄尹之訾譏我明德
又成帝述曰孝成惶惶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壹闕怠遊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揚　又平帝述
曰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伊不周喪我四海
原後漢傅毅明帝誄曰惟此永平其德不回恢廓鴻績
遐方是懷明明肅肅四國順威赫赫盛漢功德巍巍躬
履聖德以臨萬國仁風弘惠雲布雨集武伏蚩尤文騰
孔墨下制九州上係皇極豐美中世垂華億載冠堯佩
舜踐履五代三雍既洽帝道繼備七經宣暢孔業淑著

明德慎罰尊上師傅薄刑厚賞惠慈仁恕明並日月無
有偏照辟如北辰與天同曜發號施令萬國震懼庠序
設陳禮樂宣布璿璣所建靡不奄有貢篚納賦如歸父
母正朔永昌冠帶儋耳四方共貫八極同軌　後漢蘇
順和帝誄曰天王徂登率土奄傷如何昊穹奪我聖皇
恩德累代乃作誄章其辭曰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
二化風流萬國立我蒸民宜此儀則厥初生民三五作
綱載籍之盛著於虞唐恭惟大行爰同其光自昔何爲
欽明允塞恭惟大行天覆地載無爲而治冠斯往代往
代崎嶇諸夏擅命爰茲發號民樂其政奄有萬國臣民

咸秩大孝備矣閟宮有侐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支百
世神契惟一彌留不豫道揚末命勞謙有終實惟其性
衣不制新犀玉遠屏履和而行威稜上古洪澤滂流茂
化沾溥不憖少留民斯何怙歔欷成雲涕泣如雨昊天
不弔喪我慈父　崔瑗和帝誄曰元景寢曜雲物見徵
馮相考妖遂當帝躬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如喪考妣擗
踊號吟大隧既啓乃徂元宮永背神器升遐皇穹長夜
冥冥曷云其窮　魏曹植武帝誄曰於惟我王承運之
衰神武震發羣雄殄夷拯民於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
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歸華

夏飲淚黎庶含悲神翳功顯身沈名飛敢揚聖德表之
素旗乃作誄曰於穆我王胄稷胤周賢聖是紹元懿允
休先侯佐漢實惟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民以寧一
興詠有章我王承統天姿特生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
臂舊邦翻身上京表與我王兵交若神張陳背誓傲帝
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朔濱我王赫怒戎車列陳武卒虓
闞如雷如震欃槍北埽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
振旅京室帝嘉厥庸乃位丞相總攝三公光受上爵君
臨魏邦九錫昭備大路火龍元監靈蔡探幽洞微下無
僞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純

模聖性嚴毅平脩清一惟善是嘉靡疎靡昵怒過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慓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瑟琴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羣桀扇動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寬克衆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踰聖武異帝王世神武鷹揚左鉞右旄威陵伊呂年踰耳順體愉忠肅乾乾庶事氣過方叔宜並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弔禍鍾聖躬棄離臣子背世長終兆民號咷仰想上穹既以約終令節不衰既即梓宮躬御綴衣璽不存身唯紼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

次西陵幽閨啓路羣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元宇三光不入潛闥一扃尊靈永蟄聖上臨穴哀號靡及羣臣陪臨佇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棄兆民下君百靈千代萬乘曷時復形、曹植文帝誄曰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哀殊喪考思慕過唐擗踴郊野仰想穹蒼考諸先紀尋之哲言生若浮寄德貴長傳朝聞夕逝死志所存皇雖殪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元光幽昧道究運遷乾迴曆數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踐祚合契上元五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自天

風偃物化德以禮宣詳惟聖質岐嶷幼齡研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內抗志高明才秀藻朗如玉如瑩聽察無嚮視覩未形其剛如金其勁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功無重戮違無輕心鏡萬機鑒照下情宅土之中率民以漸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通同齊契共檢導下以純民由樸儉紼冕崇麗衡紞惟新尊肅禮容瞻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懸旌海表萬里無塵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惟歲豐登我稷黍家佩惠尹戶蒙慈父在位七載九功仍舉將承太和躡跡三五宜作

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縈縈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予明鑒吉凶體達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啓元宇基於首陽擬跡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阪不樹不羅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賓於幽堂於是俟大隧之致功陳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憑正殿於居靈悼晏駕之既俟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就黃爐以藏形背三光之昭晰歸窀穸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痛閟闥之長扃　晉陸機吳大帝誄曰我皇明明固天實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育慶懷祥載榮率

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
乾坤齊明日月考祥鬼神誕自幼沖叡哲宿照甄化無
形採景絶曜巍巍聖姿文武旣俊有覺德徽兆民欣順
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舊圻上元匪惠卓
零聖暉神鑪旣考史臣獻貞龍輴啓殯霄載紫庭辰旒
飛藻凶旗舉銘崇華熠爍翠蓋繁纓千乘結駟萬騎重
營簫鼓振響和鸞流聲動軫閶闔永背承明顯步萬官
幽驅百靈隨化太素即宮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
潘岳世祖武皇帝誄曰粵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
晉室赫赫文皇配天並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湛恩汪

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
惟清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敬加百姓于喪過哀在
祭致敬后籉冕服躬藉粢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敎
醇樸思貫元妙莅政端位臨朝光曜冑子入學辟雍宗
禮國老恂恂貴遊濟濟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
訓法以禮攘彼吳楚稱亂三代世歷五僞年幾百載邊
垂虔劉王化阻閡羽檄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羣師奉辭
奮旅腹心庭爭爪牙疑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
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役不淹月僭號歸命稽顙晉闕
邪界蠻流傍納百越表閩旌善德音爰發廣人獻箴周

書垂誥酒懼其彝歎戒其冒于我大行縱心所好動不
踰矩性與道與厭厭酣飲樂不辨顏桓桓振旅田無遊
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晏安務農望歲
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賑廩西
流垂精南金抑施永言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彥
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神鑒從衆屈己道濟羣
生爲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
顒顒縉紳不謀同辭巖巖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
成不居議寢封禪心棲沖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
二君方之蔑如思樂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背世登

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旣襲吉日惟良永指太極
寧神峻陽羣后擗踊長訣轀輬聖靈斯顧豈伊不傷家
無遠邇邦靡小大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
素蓋縞輅解駕白虎弭旆龍輴即定元闥載扃如天斯
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寮煢煢自愍彼蒼者天胡寧斯忍
聖君不返我獨旋軫　宋謝靈運武帝誄曰九有同悲
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戀徘徊敢遵前典式述聖徽乃
作誄曰舜潛歷巖高晦泗渚龍德而隱風積乃舉皇之
遯世屯難方阻眷此區寰閔彌淪胥太乙之季權戚攜
薄隆安之初主相蒙弱岳牧糾虔朝廷紛錯妖橫乘隙

蛟噴鯨躍旣擾輿區遂斥帝壓亂離斯瘼不後不先寔
賴明哲授手康旝紀度迴薄餘分成閏舊晉中微僞楚
積釁躡彼潛機整此英陳推亡必朽固存斯振盧循負
險肆慝遐嶺殄我江豫迫我臺省民旣搖蕩國將遷鼎
乘騶歸轅式固皇境弘危濟險弭難釋殆虎騎鶩隰舟
師漲海傾穴尋窠窮幽泂昧昔去洛汭息肩江沚世更
十君年踰百祀國絕興復冢成桑梓荒黙莫恤顏國誰
恥夏典載禹九道是行商詔遠湯兼攻是幷勤彼周流
協此經營仗鉞伐鼓赫赫明明乃敕衆師竟執戎昭誨
以三略惠以六韜雲撤周京席卷秦郊復禮前孝雪愧

舊朝旣清西關復旋東道中聰徐豫兼應燕趙業盛襄
代惠侔大造澤及四海功格八表悠悠聲教緜緜川陸
北獻穗裘南貢金竹鑿首冠弁穿胸斂服寒穴欣日巢
棲玩屋匪惟遐譚靈物偕就孰是人事自天所祐甘露
之草祥雲瑞宿嘉禾連木素鳥皓獸昔之所感謳頌同
音今之所應幽顯一心宋克虞德晉猶唐欽曰總八紘
于茲三齡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賢愛萌制
規作訓闡校脩經禮樂已甄雲雨未弘將陟井陘薄埽
白登北朔渴望飛旌衡輣東岱靈遲玉牒金縢天地不
仁蒼生寡福已荷一還棄我何速梁顛木頹廿殞已贖

同軌畢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欒欒素縗灑淚成雨響
叶如雷史臣考卜高山開基貞龜無遠遷靈有期嗣皇
擗摽聾后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茲惟徂之夕流火始
變秋月未永飛漏急箭鳴簫哀噭金觴虛奠列駕長隧
發輦華殿華殿旣謝長隧是幸雙蓋躊躇六閑引領攀
援容貌眷戀俄頃哀哀百僚長辭合觶奉殺百朝執鞭
王始從履五牧年歷十祀天光下濟謬蒙眷齒愧微刀
筆頗預遊止垂慕侍講接筵參理脩曙朗夕登臺泛沼
匪月匪日無晏無早如何一旦緬邈穹昊徽容未遠聖
靈超然收淚即路含戚何言風霜萋悽山海蒼茫地苦

情矜節速心傷孰是幽哀實戀我皇情思如環萱蘇豈
忘
【增】即位冊文唐賈曾元宗即位冊文曰朕以寡昧虔奉
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昔者聖曆已讓皇
嗣之尊暨至神龍終辭大弟之授豈惟衣冠所覩抑以
兆庶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
寶位深墜地之憂議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
於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萬邦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夙
願脫屣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匪私其
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地定阽

危於社稷温文既習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
政益明庶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曆數在躬宜陟
元后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
爲無事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　賈至肅宗即
位冊文曰咨爾元子某惟天爲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
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咈乃道故丹朱商均不能保鴻
業是以啓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
之御極皆以勤儉競業日慎一日故能享祚長久垂慶
無窮洎予六葉恭位四紀厭於倦勤緬慕汾陽當保靜
怡神思我烈祖元素之道是用命爾元子當位嗣統於

戲爾有忠孝之誠極於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於兄弟
爾有仁恕之行通於神明爾有戡難之才彰於兆庶予
懋乃懿績嘉乃神武天之曆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
將翼爾而能清爾惟從諫社稷將翼爾而復寧佞言惟
疵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民非后孰理后非賢
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無忝我祖宗之丕烈矣　德
宗即位冊文闕撰人姓名曰昊天有命皇王受之立嫡以賢
春秋之義傳歸於子漢氏成規宗廟社稷實賴其慶咨
爾皇太子适稟天地之仁合日月之耀道光三善孝著
十倫頃者國步多艱委以戎律理軍靖難保泰定功克

復帝圖廓清妖孽既表建侯之業俾承守器之重仁孝
之德夙夜惟寅朕天命有終弗興弗竊非至公無以主
天下非至法無以臨四海是用命汝陟於元后嗣守皇
業上繼宗祧下安羣望於戲宜遵太宗之法度肅宗之
儉約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與衆守邦祗敬予訓　文宗
即位冊文闕撰人姓名曰大行皇帝睿哲英能對天明命方
夏底績夷蠻貢庭罔有不端太康有截宜荷九廟之重
永享億年之禄豈虞奸妖竊發矯專神器蠱惑中外扇
誘羣朋駭動神人毒深梟獍咨爾江王某聰姿孕粹清
明毓和智算機關元謀雷發躬率義勇大清宄徒且膺

當璧之符爰攄枕戈之憤既殲巨害當享豊福是用命
爾陟於元后永惟高祖太宗之翦定隋亂元宗之浸漬
利澤憲宗之堅除蠹孽艱難險阻最乃負荷小心以事
上帝儉德以刑家邦懋于令聞持久如始敬之休哉
增 尊號冊文唐李嶠上應天神龍皇帝冊文曰爰自厥
初肇興司牧皇矣撫極蒸哉察道莫不因時適變改物
殊徽推五運而陟崇高步三微而膺曆數天地人皇之
立始別洪荒唐虞夏帝之君漸詳文質姬水以椎輪發
號烈山以斵耒增名然後仁被德宣功昭業遠歷訪前
古兹爲舊式我大唐受乾坤之睠命當寓縣之謳歌奄

有黎蒸遂荒宸象陛下垂統御籙截海披圖承四葉之
休光握三靈之寶契虞舜蒸蒸之德永錫羣方周文翼
翼之心其凝庶績驅齊民於仁壽致雅俗於醇濃六府
咸脩五兵不用航海梯山之客奉贄輸琛畊田鑿井之
夫擊壤鼓腹中外静謐表裏雍熙而孽子滔天亂臣干
紀謀同觸瑟禍劇弄兵不虞之災忽生於肘腋無象之
釁獨憤於神祇於時凶豎逼棲聖君忠檻成靈下濟覺
封豕之周惶醜逆上瞻見神龍之傳翼寶仗以億千之
衛天威戍丈六之容衆瑞俱臨羣袄大駭盡迷方而失
據咸喪氣而亡精顧盼而斬馘舉屍指揮而冰銷霧廓

雖復草竊兵甲泰師鷩將帝之神樹作幡幢釋主塵魔
王之衆虵蜓之變禍后蛟影之隨漢高未足以匹此奇
徵方斯傳應自非冥符幽贊睿感潛通何以承波若之
護持享高明之福助昔者伏牛之主是曰犧皇名鳥之
君仍題鳳紀法身用馬鳴成道上士以龍德爲仙敢託
元符爰咨故實 瓘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鴻猷載肇
昌曆惟新庶以仰順乾心俯從人欲天長地久更隆四
大之尊名玉振金聲恒爲百王之稱首盛矣美矣皇哉
唐哉　李德裕會昌二年上武宗尊號冊文曰巨唐受
命紫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昊穹所以開至聖也

向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舍肩傳聖深推至公先后所
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
不其難哉陛下清明溥曽光耿四海元德眞鄰天休大
賛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其
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禹不自滿
成不敢康自閨壺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
覆名實攬權綱析聖律脩舊典協成質抗嘉壇款太一
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讜言遠無蔽獄近無留
令祈元祖而青而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宇
清發倉廩而螽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

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然猶古訓
是學緝熙於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温恭敬遜承太任
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於羣黎威震重乎
絶域又以敬養不逮於長樂昭配未昇於禰宮每懷嗣
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志永錫
其教寛底劉之罪與惻隱之仁迴霜收電爲之反汗及
單于慕義景附朔邊難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
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斯所謂神
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鶡之倫
藩落衛邦伯黃髮鮐背不謀而進曰陛下元黙天眸耀

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温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燿薦億萬之年丕天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於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變夷震耀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謹奉冊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壽乃侔於殷宗德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

李德裕會昌五年上武宗尊號冊文曰臣聞昔在周宣玁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爲則詩人大其功暨於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伏惟皇帝表應龍翼位合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舉前聖之綱重樞機脩法制斥背公之黨退好邪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抑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順獨正也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惟陛下得之曩者北夷矜功耗蠹中國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旣而龍祠堙滅檮國款塞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驍將搴旗刈旟兵壓穹廬火烈荆棘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奸臣

放命一紀陸梁據太行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近關肆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羣疑冰釋揚清風以埽雲鼓迅雷以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於天予所不舍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斯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豨將多降不勞師克梟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屛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愼來賀景翦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禋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荅元貺

宋范質上太祖尊號冊文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舜有天下無爲而理是以古之言道德者莫先於二帝一則曰聰明文思一則曰温恭濬哲英聲茂實意無欲而自彰景福鴻休心無求而自至巍巍蕩蕩無得而稱伏惟陛下高明博厚宣慈惠和純粹之德全孝友之行著惟精惟一知微知章向者龍尚處於潛淵日未離於暘谷歷試之際志在扶危險阻艱難何往不濟躍馬蹈高平之陣麾戈佐淮甸之征喋血屢兵一月三捷勞旋飲至論功莫二洎乎天監厥德用集

大命人祇叶應風雨咸若鼎運初建國步猶梗始則李
筠犯順長戟指闕幷人連禍寇我北鄙於是有太行之
行重進怙亂棄德崇姦偪員千里生民被毒於是有廣
陵之役千乘萬騎如霆如雷詢彼仇方震疊區宇翠華
胥至堅城且下連平二孽有同符契累朝已來出師誅
暴未有若此之奇速也頃者華風不競中國政微五嶺
三江置諸度外殊文異軌六紀于茲肇啓聖謀驅攘寇
亂荊湖底定南土晏然燕薊之戎汾晉之孽燕巢幕上
朝不謀夕邊事少間理道無壅嚴恭寅畏一日萬機動
於己而泰於人儉於躬而豐於物明四目而高視達四

聰而遠聽不侮鰥寡恤天窮也信及豚魚遂物性也惜
力念耕耘之苦推食閔介胄之勞法家之流旣峻且密
乃詔大理重正刑名俾盡哀矜務從寬簡減盜竊之罪
緩鹽麴之禁好生之德通於神明若乃昧爽丕顯坐而
待旦商湯之戒愼也側身損己長轡遠馭漢文之化導
也循名責實信賞必罰建武之法制也果敢決斷從善
如流貞觀之風烈也帝王之道於茲備矣太平之業於
茲成矣於是祇見清廟致其孝享圜丘展禮對越上元
一獻而天帝降祉再獻而神人以和三獻而萬祿攸報
祥風拂袂休氣繞壇熙熙怡怡羣心胥悅國家大慶衆

庶共之肆赦覃恩俾民更始與天道合謂之應天天無
不覆謂之廣遠無不至謂之運博施濟衆謂之仁智周
萬物謂之聖化成天下謂之文保大定功謂之武其德
無際謂之至德臣等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
德皇帝伏惟垂日月之明監億兆之情凝旒端委昭受
鴻名如山嶽之固如松柏之貞乾健不息品物咸亨承
天之祐萬壽千齡　王珪上仁宗徽號冊文曰孝孫嗣
皇帝臣謹再拜稽首言曰臣伏觀古先哲王莫不大名
發於前而大惠昭於後其法皆本於至公而不可易至
後世臣子又欲盡報上之道以謂君德甚盛其言不足

以包衆美於是有至郊加諡之文夫欲推事存之禮述
追遠之志則奉素享之榮號益新紀之鴻烈謀羣公請
太室洋洋乎際天接地而震顯之不亦當靈心而傳古
誼乎恭惟仁宗皇帝躬清明之資賦神睿之略乾行施
之不息仁性根於自然時乘六飛端御大器知窮八荒
而不見其迹澤及萬彙而不居其功爾乃簡拔畯賢放
遠邪佞宥恕刑獄懷保鰥寡賞不徇所私罰必當於理
興農桑之本務緝禮樂之墜文有惻怛好生之心吏或
誤入重辟必終身見斥有寬裕從諫之度言者屢進狂
直必曲意見容念兵革之傷夷則不殺而服念稼穡之

勤勞則罔寧於勉夙履天下之尊而持之以抑畏饗天下之富而寶之以儉素加以夙夜畜栗事天之誠盡霜露怵惕念親之感深方朝廷之久安適大革因循而聖政乂新為社稷之重計迺前定禍亂而皇嗣蚤立故四十二年仁恩川流涵濡薰蒸格於上下日月華風雨均四時和百穀蕃蟲魚遂性自安川藪之游男女潔誠更趨耕織之樂固有幽遐荒昧之俗不約而子來奇偉倜儻之瑞不劫而特見者矣丕赫哉憲度鴻明聲文沛施自載籍之傳蓋未有休功盛業可加於茲也　元王構上太祖徽號冊文曰伏以恢皇綱廓帝紘建萬世無疆之業鋪宏休揚偉績遵累朝已定之規式當繼統之元盍有稱天之誄孝弗忘於率履制肅謹於加崇欽惟太祖淵量聖姿睿謀雄斷沛仁恩而濟屯厄振羈策以馭豪英惟解衣推食於初年見君國子民之大略元符顯握諸部悉平黃鉞載麾百城隨下裔土兼收於夏孽餘波克殄於金源蕩蕩乎無能名迹遠追於湯武灝灝爾其為訓道允協於唐虞根深峻嶽而維者四焉橐括殊封而統之一也肆予小子承此丕基兩祇見於太宮恒僾臨於端扆祚垂鴻兮錫裕尚期昭報之申牒鏤玉以增輝敢緩彌文之舉　姚燧上仁宗尊號冊文曰昔我

世祖既平交趾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燾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　王西北岸然憑道阻脩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讋夫豈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人親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繼序久憤驁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異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時未及冠承命即行其視萬里莽關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脩明法志簡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飫饑洸洸汔汔士氣日作謇算伐謀待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霆馳電擊大北其羣虛巳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狃屢勝任役不懲悉銳來加當以選鋒用間出奇盡襲輜重彷彿無歸度不能軍耄倪纍纍降口百萬致茲敉寧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覩天光者顒顒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習洽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王瓚黃流薦祼太室遝辟龍輿徘徊太祖龍旂九斿劉金于斯肇基帝業為域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立勞於軍與凡庭臣悉大賚之問歲

不登既賑既恤廣施未博民罹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爲大推一漏萬井覲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淵鑑類函卷四十二

淵鑑類函卷四十三

帝王部四 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七 哀冊文 諡冊文

原哀策魏文帝爲武帝策文曰痛神曜之幽潛哀鼎俎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腷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煢煢在疚嗚呼皇考產我曷晚棄我曷早羣臣子輔奪我哀願假抑奔墓俯就權制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元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鹵簿既整三官騁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陟彼山阿 晉張華武帝哀策文曰感大晉之無虧哀鐏俎之虛設叩龍輴以長叫痛靈暉之潛逝其辭曰欽惟皇考體道之眞德侔乾坤睿曜三辰應期登禪協于天人上虔郊祀下惠兆民憲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揚側陋故老是賓百揆時序庶業日新思從雲翔威猶霆震江海靜波岷岳無塵四夸率服莫不來臣肅愼奉貢越裳効珍化此樊俗歸之至淳哲在上聖咸享百年哀哀皇考用不是臻遺厲彌侵景命殞顛舍此昭晰即彼幽元仰瞻靡怙廓若無天終制尚儉率由典度華幕弗陳器必陶素不封不樹所在惟固貽法來世是則是慕大隧既啓吉日將征鐘鼓雷震白虎抗旌龍螭驤首良駟悲鳴倡者振鐸

輓夫齊聲背此崇殿將適下庭元宮窈窕修夜冥冥光
燈永戢幽闥長扃仰訴皇穹零淚屏營云誰能忍寄之
我情結心墳隴永憑聖靈　又郭璞元帝哀策文曰永
惟殿宇之廓寂悲彝奠之莫歆感鸞輅之晏駕哀衮裘
之委衿痛聖躬之遐往長淪景於太陰乃作策曰王之
不極百六作艱鴟集瑗林鯨躍神淵懷愍失據海覆岳
頽蠢蠢六合罔不倒懸靈慶有底見龍在田誰其極哉
我后先天大人承運重明繼作撫征淮海駿命再廓仁
風旁靡神化潛鑠虛沖思挹居簡行約聖敬日邁元心
逾漠用物與能總攬羣略林無滯才山無遺錯恩靡不

懷化靡不被茫茫海域款塞慕義萬里同塵罔匪王隸
熙熙遺黎莫知其寄括終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年曰
德慶隆奈何氛厲奄集聖躬大業未恢皇齡未中天慴
其景崑頽其崇築軋小子藐藐孤沖靡天何戴靡地何
憑怳惚極慕若存若終蔑焉無聞廓焉長寂聆音靡晞
瞻顏失覩窮號罔訴叩心誰告何悲之哀何痛之酷嗚
呼我皇逢天之戚嗚呼哀哉眇然升遐即安元室煌煌
火龍赫赫朱鞞終焉永潛曷其有出明訓長絕小子何
述望阜增欷臨崩慟慄哀兼陟方痛過遏密靈爽安之
反眞復質永合元漠終始得一　又闕撰人姓名成帝哀策

文曰宸極寥廓聖靈遐之哀備物之虛在痛永往之無
期乃命史官述德寄辭其辭曰五德代興素靈啓曜離
光疊耀三辰重照明明我皇含貞挺妙元秀夙達履德
罔違夙棲遐邈神宇凝夸文明外潤仁簡內綏舉無遺
中鑒無幽微運隆汾陽道侔垂拱靜恭清穆冥功日用
亹亹神軌固天攸縱爰在陽九皇綱中替姦豎肆逆宇
羅失御升降艱難協應神契靈祚旣保顯揚天命寥霧
朝晞兩儀開鏡訓諮阿衡虛己納正九功潛流七德將
表方振宏羅稜威電埽妟蕩神衢一我王道旻天不弔
降茲大悔天傾其儀地覆其載大業未究神爽還背哀

貫三靈痛流萬代爰初不豫大漸在躬啓手歸全神氣
夸沖凝哉達識體正履終衮龍旣襲玉容斯幽登遐虛
設觴爵靡酬墳牘莫啓聖跡誰修冥冥我皇神焉何遊
撫膺遐叫逆涕交流三筮告期將歸陵墟陛殯羽翼庭
納龍輿玉輪動運錫鸞鳴衢錫旆徘徊六驥跼躅輕雲
陰軌流風翼車哀哀同軌唯唯輓夫長號永慕泣涕連
洳大塊獨運終歸其始我后永往寧神千祀悠悠上天
氛氳惟已眇然靡憑廓焉無恃目範令儀徽音在耳
又闕撰人姓名康帝哀策文曰咸廣廈之空寂悲俎奠之虛
陳痛皇神之邈遠哀靈景之長泯仰瞻宸極俯憑鸞軒

五情摧裂號慟煩冤遂命國史述德銘勳事以言顯功以名存其辭曰招拒降靈篤生我皇岐嶷妙哲幼有珪璋含貞發曜蘭風載芳厥初肇建宗國是肩祇承師友孜心淑慎徽猷愷悌金質玉潤固天所啓應茲靈運入繼皇祚龍騰鳳迅因假任物惟精委順穆穆我皇風流凝廣聰鑒遐照思心內朗應變無方從善如嚮矩儀可憲法物可象疇壽羣生靡物不養如何一旦神遊靈爽仰攀擗踊觸物感想卜吉有期將即元冥太常既建千乘列庭皓皓輿服翩翩素旌笳簫寥唳輓夫齊聲六驥躊躇蕭蕭悲鳴是用增哀雨泣沾纓痛貫五內哀切三

情道隆名貴德享彌光灼灼皇猷終焉允臧垂美兆祀芳風休揚　又闕撰人名穆帝哀策文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忽若布衣忘其矜尚體有示無德充神王冕旒南極委政元輔內倚公旦外仗尚父郁哉惟文赫斯惟武西廓岷河北清伊渚園陵聿修舊京式敘方振長彗風埽天宇休牛歸馬卷旗臥鼓俾我烝民擊壤容與昊天不弔奄背率土哀同遏密痛方割鉅日月不居神道之幽三辰吉良五謀同休祖載華庭晏駕崇丘俯執饋奠仰攀龍輴岌岌黼翣飄飄素旂感想平昔人懷崩抽號聲如震洒涕成流　又闕撰人姓名簡文帝哀策文曰同軌

畢至內外成列素旗宿懸輼輬首轍執紼行於前殿奉靈輿而遷逝悲神宇之長違痛聖儀之幽翳攀龍輴以號慕撫素膺以泣血爰命史臣敘述聖德揚徽音於飛旌寫哀心於翰墨乃作策曰淳曜發暉皇曆攸膺聖祖啓運哲王遐承丕哉元后光我中興天基徙構朝陽再升皇矣聖考合一履中道心元元文明內融湛湛神儀穆穆靈風望之凝秀即之深沖爰在初齡至性自然水鏡一世室堂重元愔愔素庭翳若丘園遂阿王室婉跡經綸時有汙隆道無屈伸如彼平流泯矣其津大過之時皇德不競天人革心謳謌徙詠時惟伊霍輔運以政

欽若昊天祇此明命龍飛九五饗茲萬國居宗舉契允恭元默綢繆哲輔虛己仗德大明方曜離暉翳朗元化誰陶蒼生曷仰四運忽其遙邁日月飄以飛流將寧神於元宇遷玉輅於中林背華殿之昭晰即幽隧之重深奉神櫬以永訣邈終天而莫尋神恍惚其若寄泣橫隧以流襟　又王珣孝武帝哀策文曰同軌畢至百司胥亞法物夕陳輼輬夙駕覩執饋奠長號永夜懼鼓刻之遄盡哀良辰之莫借悲宮宇之寥廓痛聖儀之幽化夫至德無名固理絕稱謂然祝史陳辭亦臣子所貴寄窮情於翰墨庶遺塵之髣髴辭曰惟皇作極五德迭運康

實復夏武亦姿晉璽璽太宗希夸其韻鏡之者元撫之
者順於穆皇考嗣徽絕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揆心去其
伐行遺其美蔑華任誠捨筌存旨惟深通志羣方咸秩
惟幾成務能事斯畢未若我皇至則不疾恢恢天網疎
而莫失居有以虛宰多以少簡則可從易則不擾信及
豚魚澤被億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園陵既衛威震赫
赫于來既構寢廟奕奕武曰止戈戎不及役文敎聿脩
有恥且格跡有遠邇感無高深道之所被改色革音皓
獸騶苑素羽棲林殊柯連理異蔕同根方融元液陶鑄
斯民雲部候奏北屋思淳積祐莫應天罰奄臻太山頹
構洪瀆竭津何殃之甚何酷之殷自罹閔凶二氣代變
霜繁廣除風迴高殿帷幙空張肴俎虛薦極聽無聞詳
視罔見人神道殊吉凶有禮龜筮參謀埏隧告啓史臣
考吉警者在陛攀援忪忪惟兄及弟龍輿書以引邁前
驤紛以抗旒城闕儼以整列馳道亘以通修感平昔之
所幸豈斯路之復由輓哀唱以翼衛駟悲鳴而顧轅違
華宇之晰晰即永夜之悠悠泰靈櫬而長訣緬終天而
莫收訴穹蒼以叫踊洞五內其若抽儵性命之可贖甘
人百於山丘茫茫大運靡始不終哲王遺世貴在道融
昭哉我皇萬代流風良史式述德音永隆　宋謝莊孝

武帝哀策文曰應門洞望馳道南除蔽塗已徹鸞輅將
虛哀子嗣皇帝擗摽池綍周遑旌軨攀七緯之崩淪慟
三靈之徂盡百神慕而行雲沈萬國哀而素霜賈衣冠
緬邈弓劍不追敢緝遐徽以歸希夸其辭曰樞電皇根
月瑤國緒膺奇丹陵蟬聯華渚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
睿克聖重規襲矩昭昭令式明明玉溫望雲其遠就日
其尊雨零露湛冬暖春暄聲芳紛藹道昭賓門上德無
稱至功不器怊悵四始優游六位綴響蘭深緝言瓊秘
悠哉梁踐眇焉汾肆敬業開寓離經作翰鴻起荆河鸞
遊楚漢泗濱雲潛明江區承奐陝左清郊棠陰虛館地維
不紐乾剛弛機義庭薄蝕紫路流飛泣血泒溪顧瞻川
沂孝貫樞極義宸寰闉哲鉞皇郊詔師牧甸七景締華
五雲卷煽雪怨圍邑埽恥瀛縣啓聖宸蓋集寶龍見王
室多故國步方蹇淮濟裂冠江荆毀冕東楚亂常西華
汩典動算揮圖爰戡爰翦決宙斯澄緜區咸鏡脩風曉
逸德星夕映溽露飛甘舒雲結慶禎彼動植信洎翔泳
缺禮克宣墜章必構方堂繹極圓流肆胄南籥郊宮北
清靈囿瑤軒春耤翠華冬狩經緯窮文克定盡武鄗上
呈祥介丘載佇在盈念冗成功弗處榮鏡中世昜奕前
古睿業初遠鴻化方亭丹雲承日素景騰星玉几去襲

綴衣在庭辭重陽之昭昭降大夜之冥冥氣貿炎涼史詔鸞笳文物空嚴鑾和虛衛動蜃輅之逶迤顧璧羽之容裔出國門分天地向幽途異身世龍旂鬱而青槐遠蹕段亂而白楊髯覲初霜之變條聽秋風之下蔕橋山行雲穀林虧日塋道結寒松庭盡密芝蓋迫軫上號蒼巒鄗寓肅其北較靈阿閟其深臨南維有時傾離光不長鏡騰英聲於茂實方流華於舞詠

齊王儉高帝京策文曰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容臺之罷御哀恭館之不臨仰神儀而邈絕視區物而悽陰俾茲良史敬脩舊則致圖鴻規式揚至德其辭曰靈源遙裔肇惟商丘聖

躬寧夏賢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英風允迪德音孔脩月准敷仁日精表孝則地均和體天合照外弘三至內隆七教水沴祈傾乾維晦象章弁長懸鼓鼙屬響聲化已淪政刑遂往圖靡緝民規載爽康世以德撥亂資武威以雷霆潤以風雨六衛允昭四義克舉自東徂北遐方即敘功被河濟化隆江漢帝謨仰式王維佇幹改步藩屏來登冀贊綢繆總章因循陽館昔在保衛君達斯王爰茲博陸亦鑒靈命放昏以忠登明濟敬義煥金石功昭舞詠蠢爾荊漢悖亂人紀謀連樞禁兵接神畿禦奸以德禦宄以刑獻捷宗寢飲至王庭政教雲行徽猷天造山鑒紫璇苑茂朱草玉檢騰暉金繩薦寶天鏡既穆地維既肅遐邇壹體表裏禔福乃眷斯民昧旦忓軸興文偃武纘禹舊服所尚惟簡所保惟賢居尊彌約無善不延朕序載緝風軌允宣上洞清儀下達元泉聽覽閑日應物餘景怡慮以文棲心以靜鴻音宸映徽言夕永迹底區服情深懷賴鷄寓餐和百神受職梁甫欣儀云亭望式輔德伊何奄捐民物崇長傾宸暉斯昃機照惟寂達鑒虧傷濱終敬始知微知彰立言無範玉潤金相瞻仰遺式哀結流霜旋于軌之斂鏡動雲輿之逶迤振哀笳於八極紛清蹕於戊也顧應轊而稍

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遲遲而懷暮日惛惛其若無感衣冠於喬岳追弓劍之在斯悼丁年之溥祜訴窮心於兩儀

梁沈約齊明帝哀策文曰龍蔽既撤備物已陳殯宮無夜夕燎終晨號環轅帷擧標應路容衛弗改軒檻如故望東川而不追仰昊天而自訴列聖同軌議法樹聲爰詔掌牘式播遺英其辭曰五曜在天遞作民主赫矣帝高蒸哉嗣武多難困業艱屯啓聖時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坐運機深鵬逝風舉龍動雲陰之郢南泝即豫西臨體茲大德懷此小心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百揆百揆肅肅德浸葦荼仁被比屋何遠何邇無

思不服嗣君喪道不式典謨神器業業事等瞻烏民懷
奥主后來其蘇皇天眷命授以籙圖臨朝凝睟昧旦丕
顯斟酌前王擇其令典不言斯應不行斯踐露臺罷營
離宮弗宴眷言膠塾弘啓上庠軌儀四代祖述三王德
暉內動英華外揚禮行罇俎義及幽荒仰庶天德降年
永久北極齊光南山獻壽滄溟奄竭嵩岱皆朽沴非昊
穹惟余之咎鞶龍詎幾大隧元元厭世崇陛即宮下泉
殯階已遽素蓋高褰端闈洞啓蜃綍徐前背朱闕以南
轉乘翠龍而東度經原野之荒涼歷西成之云暮伐金
鼓以清道揚悲笳而啓路極厚地而不追終蒼天而永

慕蒼梧晦遠眘徽不泯紀事寂寞龜書可循哲王遼世
克播遺塵猗歟萬古暉光日新　北齊邢子才文宣帝
哀策文曰皇路啓扉翳蔽弛殯八校案部六卿且引攀
蜃輅而雨泣仰穹蒼而撫心悲風發而馳駭愁雲興而
景沈哲王垂範有訓有則式奉話言光敷令德其辭曰
四象更運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爲貞是應元德實
啓蒼精風后之陳師尚之兵三奇六合七變五成授戈
拼榖梟律襲行野無完陳邑少堅城經營四海劬勞百
姓芝蓋夕臨羽旄晨映地不掩瑞天不愛寶既丹其雀
又朱其草蓂黑已素莫赤自皓百獸斯蹈五靈載擾甘

露瀼瀼青龍蟜蟜武功已暢文教未窮方偃烽埃銷戟
藏弓齊光日月比祚華嵩而氛祲日下星闇虛中奄捐
朝市長棄華戎道宣末命義闡餘風六綍已散九旗方
卷見容衛之虛歸知平生之日遠同乘雲而永逝異騎
龍之更反清笳奏兮野風急金鼓震兮日光晚千官悲
而雨注萬國哀而露泫萬事同盡百慮俱收劒舄永去
衣冠自遊音儀已謝神教空留知英聲與至德當無絕
兮千秋　陳沈炯武帝哀策文曰望三靈而摽目踏九
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將撤慟祖鬯之虛斟黃屋禩而白
日掩紫極涵而浮雲陰其辭曰悠悠嬀水鬱鬱姚墟惟

帝之系在唐作虞正卿之後握此靈符彪雲布族祥星
結樞負茲大鏡未拾遺珠爰初發跡斬蛇鞠旅大定番
禺載戡海渚承舋而運席卷中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
負鐵誓衆釋位同謀俱登涿鹿實斷黃尤道濟一匡功
歸四履爰總百官訓於天子儻來有運事非獲已舜龜
負字赤雀銜書謳謌適夏禮樂遷虞負扆正位升壇受
圖二儀協序五緯同符門歌麟趾室詠騶虞奉常定日
太卜蠲時升中備物方告雍熙天甘玉露地秀金芝休
禎未答靈貺徒欺吏求移卜詔絕良醫羲曜失御天街
禠蹕夏采升榮宮車晏出洞閨移凶克庭罷吉開宵宵

之窮燈去昭昭之遊日歸大暮之不暘降幽宮而長畢
巫咸筮告容成戒期文衞如在葆鐸相悲去鼎陌而東
顧望橋山而路遥臣攀龍而尚在䰟過沛而何之侍低
昂之靈轜奉寂寂之空帷銅雀沒於脩松平陵隱於深
柏節霞鼓之哀音燎爟火於通夕薤露落而萩日寒元
霜凝而鼙草白銘功德於旂常被徽音於鍾石迴天儀
於清廟祔祖考而來格播茂實與英聲鬱氛氳於宗祏
徐陵文帝哀策文曰容車曉駕幄殿晨張旌帷具列
綍翻成行擗蜃輅於丹陛攀龍帷於紫庭趍過窮於屏
閣拜慟感於明靈東京飛其瑞露北陸賓其祥星乃詔

雲臺之史稽採咸池之曲叶大雅於鳴金同藏書於羣
玉其辭曰若水傳帝黃風御民重光所集世載於陳赫
矣高祖悠哉上旻蟬聯寶胄暉煥郊禋我皇誕聖膺此
家慶道主儒鏄神凝懸鏡洛書天表河紀靈命納揆駛
芳賓門流詠稽陰克伐震野勤王亳道增搆幽風會昌
六瞻少昊寶仗高陽駕彼軨轄淸宮未央徽章兆庶德
洎遐荒穆齊高寢上膳長樂肅肅承顏哀哀薦酌悼園
恭儉章陵謙約大寶崇名無聞改作纂武升歷遺愛實
繁三湘九派沴氣雲昏力折天柱才傾地門甘泉夜照
細柳朝屯谷魅山鬼橫流塞源赫赫英謨赳赳雄斷遍

行天討無遺神算鬱埽江淮長驅巴漢九夸百越雷隨
風渙北僕昆耶西戡伊靳荷負皇極劬勞庶機勤民聽
政旰食宵衣服賁綈阜風移閭閻唐山罷奏濮水韜徵
訪採狂狷搜敭仄微世感中孚民維大畜外戶無閉高
垣奚築降情儒雅凝懷庠塾御廡爲歡臨雍彌肅禮兼
三代樂備九成天資武德地照文明墨履斯在幧巾自
淸連珠合璧擢爽流精獸舞時豫禽歌頌平帝載維遠
王靈維大候雨占風荒中海外慄彼鞮譯咸承冠帶是
曰君臨斯爲交泰白環已貢元珪克禎東河佇揖北狄
思征鉞斧將戒𨍏珩未鳴星淫去楚日沴悲荊億兆何

鑿穹昊遽傾大禹胼胝重華腒腊仰惟勞務同斯違懌
發夢無徵照祈奚益聽茂陵之鐘鼓抱橋陽之劒曷詎
踼蹋於宸儀終纏綿於號擗三占以吉四海同奔列蹕
天宇崩號帝閽千門啓於閶闔萬乘警於靈輼槐風悲
於鞶道松雨思於郊原鑾旂動而虛蹕宿衞靜而空尊
畢陌平夸流山蟠固紀無遷市唐有通樹經白社之脩
塗迴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臨懷周京以西顧機神
不測性道難稱充窮靡寄孺慕奚憑惟封云之與禪書
遺玉牒之與金繩揚英聲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　江
總宣帝哀策文曰望蜃綍而攀摽拜龍輴而慟絕變五

統而淒涼迴三辰而悏切感川岳而地維傾號穹蒼而
天柱折千秋茂德萬世鴻名爰詔掌禮式序英聲其辭
曰嫣水樞宿姚墟大虹誕献承曆揖讓受終重規帝緒
踵武王風名山紀跡清廟傳功我后丕承思弘祖業位
孜恭己臨朝凝默煥爛九功威蕤七德憲章昭著威靈
允塞爰茲發跡天步艱難連華滕衞比譽應韓羽儀戚
右軒冕朝端祈膺當璧籙顯大横延喜授玉告善飛旌
神器有奉性道無名詩頌唐年樂舞姬日仁聲汪濊武
義洋溢理訟總衡凝情衢室巡望如禮幽祇咸秩疆埀
叛援閩徼虔劉治兵丹浦獲醜青丘屠釣且拔管庫方

搜如龍駕鼓獻雉焚裘天必呈祥地寧愛寶神禽奇獸
嘉穀靈草屈軼抽階飛黃伏阜綺雲舒慶珠星照老廣
敷丘索弘啓膠庠書林吐馥文囿含鏘南洽侯衞北暢
涸荒殷羅自解周圍無傷金英掩色玉脉弗豫天駟摧
鑣王良失御鑄鼎奚益綴衣何處漫漫幽夜冥冥上仙
長違拜日失意祈年寧神卜兆爰駕迴天銅驎咸泣銀
海埋田出德陽之廣殿動繁笳之哀嘯渡洛水之浮橋
望偃師之近縣背紫陌而未遠隱黃山而不見鐸啓挽
而依依馬嘶風而戀戀平原欲晦落照將垂鳳蓋飄而
水暗鸞蹕聳而山危曳蛇旗之舒卷間翠野之參差烏

哀哀而鶴唳松瑟瑟而吟枝異故鄉之絲竹非舊宅之
塤篪埽秋葉而無盡薦春櫻而願知北邙已謝西陵何
有遠宿蒼梧便乖仁壽聲合韶濩道宣戶牖共瀛海而
恒流並嵩華而莫朽 增 唐虞世南高祖哀策文曰遠
覽載籍遐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
悠長虹耀降祉眞氣呈祥蔥珩朱紱熊軾龍章契叶禎
符誕生叡聖形雲晝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躍幾深道性
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羣
龍戰野蚩尤曜旗王良策馬拔山噎日滔天泯夏蕩析
黎元阽危宗社提劍創業仗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天

行伐謀上略制勝神兵尊王踐土復帝夸庚職惟上相
任隆羣辟六階已平四門咸闢殊物顯命彝章典冊錫
重介珪禮俊乘石煙雲改色鏞笙發音觀圖受命負扆
君臨仁寖動植化感飛沈殷輅周冕禹迹堯心削觚返
樸抵璧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少塞虔劉伊瀍叛換
雁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文教致
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棲桐丹魚在藻水浮
元貝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譯遐
通沒羽沈浪飛輪駕風春言釋負有懷高謝倏爾櫟陽
杳同姑射超詩禮以承天稟義方以成化聿膺景福方

期大年玉几奄及金縢遂騫絶五日之晨省違千齡而
上仙攀帷康以孺慕抱劒舃以纏綿曰聖與仁誰前誰
後炎昊無金石之固勲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
惟令名之不朽剏元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爲首俾軼五
而登三與造化而長久　褚遂良太宗哀策文曰三微
固祉五耀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勳族著元牡家傳緡
雲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維幾作聖良畫自得
高文成性夙表餘雄先懷友敬蒼兕妥發朱旗首令寰
瀛昏墊關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戎衣光啓霸政
宏謨天兵電埽月陣風驅蚩尤遄剪猰窳咸誅閏位不

夌餘氛與戾先收秦組次焚商袂轉圜上略容米丁滌
徙邑垂仁賓門洒惠脩風順軌凝圖奉睿青戾同規元
珠叶契發揮三五聲明遐裔迄野休兵靈臺偃革升巖
藏銑遵河奉璧學肆徐輪丘園散帛就日攸宜如天在
斯刑哀動植化美塤篪樂華曾舉禮葉旁垂沙場罄翦
斗極咸羈狼山入囿潮海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
鄉委質烏衣來儀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浮沼應龍
在淀濡露飛甘卿雲呈絢松萸望幸瑶華方薦仙舟劒
衡星飛告變凝沴氣於升年掩璿暉於離殿崇基永煥
置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遥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

而揚魁龍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　又高宗哀策
文曰月瑶誕慶靈丘降祥仙源漢遠聖緒天長繞樞飛
電麗室騰光烏庭開象龍德合章六藝生知四聰神授
晦迹登序韜光嵩胄綴玉詞條緝瓊文囿發揮緣錯牢
籠紫宙鑑符敦敏量本疏通賓門表譽納麓彰功始潛
朱邸或躍青宮夏俞欽德周誦傾風粵自銅闈虔膺寶
命惠霑動植信洎翔泳淳化有敷至仁無競教溢璇寓
道光金鏡五龍開運六羽昇平西雲應呂南風散絃晷
符羲日蔭廣堯天賁園旌士焚林蓋賢濬明上格財成
下濟問寢承親在原申悌戒盈茅宇濶奢土砌衞室樫

宗雲門饗帝以聖承聖賁明嗣明禮崇殷夏樂盛咸英
時和俗泰天平地成永同文軌長垂頌聲德動乾符感
清地紀澄氛祲穴埽沴濛氾推轂六師坐知千里亭毒
家縣瑩鏡圖史霜戟林聳月旗雲亘鼉鼓籥關鳴笳松
磴追凉水殿避暑山楹霞翻浪井樹響層城務簡通三
神疑得一元池肆賞青丘佇逸訪道順風養眞乘日拜
牧襄野尊師石室無事無爲爰遊爰豫胄域延想汾川
絛虛儀鳳巢阿飛麟在馭火林歸朔燭鄉移曙所冀元
壽齊年紫皇遽脫屣於宸極奄乘雲於帝鄉亘天維而
落構匝日寓而沈光恭惟聖烈實鏤徽衷敬因彤管載

撰元功業彌遠而道彌著時益遠而聲益隆播二儀而不極横四海而焉窮　徐彦伯中宗哀策文曰少典之子重華之孫珠聯資系海浸昌源鳳鳥鳴國蛟龍守門於鑠皇朕赫應成命青霧南浮彤雲北映埽刷中寓光亨累聖欽若應天纘戎前慶身佩星斗掌提曦鏡允明克類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聲中律呂辭合典墳道懋登庸榮膺繼體位擁青陸業移朱邸春誦夏弦冬詩秋禮鵬舉提象鸞飛鑾乾蘿圖已御芝璽仍傳拱默當宁賡歌撫絃堯親叓睦嬀德逾贊萬寶阜成四門光闢宵衣若厲道風猶尺野接翹車殿横儒席潤洽泉魚恩周卉蟲緹澤驚輪要荒走幣削瓠反樸寛刑薄税俗富京坻人忘疵癘元精備典洪範爲疇將涑華蓋遥封岱丘厥紫宙之阽僻追白雲之豫遊時若慕於喪妣道空在於委裘　王縉明皇哀策文曰天厭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興文繼武義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歷數光宅區寓惟皇得一承乾嗣五赫哉厥初萬物斯覩景龍之際乾儀反坤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氏趙啄皇孫我獨仗劒神武斯負上排閶闔俯埽軒轅不驚宗廟大造黎元爲而不有禮備尊尊乃奉睿宗爰受寶命問安視膳純孝至敬維城之年

佐潞之政一著獻兆百靈翼聖躍馬絶流水不敢競潛龍變海池亦呈慶有開必先興王之盛誥曰皇帝余倦於勤往纘丕績以順兆人辭之不可其命維新體乾之大法土之均臨之以日生之以春九族既睦四門既賓天通之聖電斷之神求賢箕簾就列縉紳讜言是聽庶政必親刑措兵弭威加德馴琛賮爭入來自無垠駕鼓斥駿焚裘棄珍風雨時若京坻相因師於上古思與還淳然後制禮節爲作樂和焉東祠后土南郊上元齋祭陵廟位號山川教戰講武祈農籍田冕旒問俗旌旗幸邊文物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甘露醴泉九尾三脊朱草兕煙繽紛効祉每歲且千道德洋溢乾坤交泰成功如何登封於岱才藝餘美帝王之最樂究天人乙夜慙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逮推曆正元調律平害札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陋虞敎歌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退鐘鼓屢陳君臣高會巍巍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輿區命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猛士累蒯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就養壽酒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　裴士淹肅宗哀策文曰高丘濆慶元牝開祥寶曆攸重靈源自長文昭武穆累聖重光七葉增睿時惟我皇伊昔休應虹流電驚猗蘭養德叢桂疏榮光含玉理

秀發珠衡辨日多悟朝雲更輕尊師樂業問寢揚名三
善克舉萬邦以貞叶契斷金覩書羣玉性與蕭愛道存
濡足詢事考言登庸受籙運符提象輝同偶燭景星耀
芒大風成曲戎羯緣間書稱猾夏轉旆秦川連兵朔野
傾時徙邑聿來岐下用翦脩蛇匪勤戎馬輯寧黎庶保
乂宗社赫矣天府於皇樂都瑶壇饗帝璧沼崇儒進善
求瘼明刑恤辜丹巖藏銑綠浦捐珠功宣祀夏道洽歌
虞物莫疵癘人用昭蘇櫟陽先惠棣華增睦冠帶麟洲
賓延鳥服招諫懸鼓誓師推轂禮備樂和遠安邇肅恩
猶覆燾義洽亭毒露臺愛費芧宇竊奢北薦春寶南收

若華卿雲發蓋滴露垂葩敵秀同顏陪榮指邪滌慮高
居凝神下濟遠探仙訣深入眞諦穆穆頌聲溫溫愷悌
榮鏡三古牢籠八裔　令狐楚憲宗哀策文曰配天惟
唐伊祁同光應道爲帝元元之系聖人有作孝子善繼
顯赫十朝總齊四裔執其大象司彼左契武烈誕敷文
明下濟出潛離隱或躍未融親則磐石封殊翦桐承祧
黃屋主鬯青宮禮樂盡在謳謌薦至軒皇倦勤傳付神
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怡聲下色先意承志家令敢言
天子屏貴明明出震業業承乾其仁如山其智如泉理
析堅白學探幽潛揮毫霧動摛藻霞鮮所持者儉所寶

者賢刑靡不省賞無不延冕旒迎日珪璧祈年涕謁宗
廟臣朝昊天天縱神聖日躋孝敬鴻名再加寶曆一定
窮人屢賑名士交聘獸愛觸邪草憐指佞梯航修貢鱗
羽遂性河色呈符山聲告慶編書辨謗創殿思政甘節
必稱苦言終聽稜威之遠德政之盛霜雪憲章雷風號
令夏臺嶽劒上黨納穽龍際宅心鄴中聽命誰能去兵
王者有征玉壘霧廓金陵鏡清狐鳴上蔡蟻聚東平伏
鑕就戮迴戈受烹始以止殺歸於好生恢恢不失蕩蕩
難名信及隱微道存溥博走馬斯御昆蟲咸若調其玉
燭徇以木鐸混同車書遠頒正朔範金合土大興太學

清蹕鳴鑾將登高嶽四維既張五刃已藏蠻夸戎羌敢
不來王天下清淨朝廷樂康會冠劒以高宴戲魚龍於
廣場有嚴有翼無怠無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謂於羲
皇日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方瞻乎鳳來
災忽聞於鶴語謂百年之可卜嗟九齡之不與當凝旒
而下臨奄脫屣以輕舉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已號於
北渚神行無方乾健不息物皆被於聖澤人自迷於帝
力巍乎高代之行至矣動天之德後元壤以長存冠蒼
穹而罔極　宋韓琦仁宗哀策文曰惟宋受命與天無
疆藝祖以武底寧四方太宗以文萬邦一王眞廟紹隆

赫然其光逮夫仁宗益熾而昌厥生之初上帝惟祐天日之表振古未覩色出珪璋步躡龍虎其俾眞人來綏下土元良之建匕鬯是主寢門之問惕若文武嗣訓之循纂承丕緒左右獻言以蒙自處大運歸乾獨化陶甄進良黜姦始章聖權其仁如天其度如淵其仁伊何得之自然草秀而茁蟲飛而翔尚不忍傷況吾民焉惠澤之霈滂洋幅員物無不滋四十二年猗如天兮化功則全其度伊何汪然莫際巨細必容黙分誠僞臣在言職不知諱忌時肆詆訐衆嫉狂易聖心怡然曰此忠義是也吾從過焉何戾猗如淵兮是能致治明愼庶獄極於哀矜惟法所在未嘗妄刑郡邑之吏責之詳平一失入罪無階顯榮尊爲天子以儉爲貴崇尚淸虛屛斥紛麗向緣不懌輔臣入視殿幄蕭然茵衾故敝率用繒素了無文綺衆曰驚嗟上曰何謂吾之受用素止如此是民膏血烏敢妄費恭事天地孝承祖宗九見圜丘再祗合宮大袷於廟親藉於東服器精備粢盛潔豐小次不御秉圭顒顒何必戶曉民胥傾風取士之路務在至公十二臨軒策之必躬雋髦盡得巖穴幾空有將有相曰功曰庸眇視三代吾其比崇北胡之強西夏之猘時欲跳梁恣其貪嗜吾以威懷折其凶銳兩皆搖尾從我羈靮

百蠻梯航琛貢日至禮樂具修干戈不試夫惟立嗣天下之基前世令王或牽以私事不前定濱於亂危我出獨斷挺然不疑求賢於宗唯聖是知神器之重其傳有歸廟社以安生靈以嬉迹其大公堯舜之爲昔在人上必有偏好或樂馳逐或喜征討或務宴游或專營造或通聲色或泥丹竈棊弈之工擊拂之妙有一於此下從而效噫吾仁宗澹無所樂曰吾好者在勤政道日必旰昃惟先之紹開時弄翰或隸或草堊帚之場千奇萬巧去冬之暮淸燕之間再闢天閣詔呼從官親作飛白侍臣縱觀心合造化生成筆端書幅踰百大均寵頒退坐羣玉行觴盡歡嗚呼秦漢而下御邦子民夐越三紀纔聞數君其間治亂以相駮否亨之不醇如仁宗享國之久而始終太平兮彼安敢望吾之淸塵生而無窮者厚載健而不息者高旻惟至仁盛德與高厚之俱隆兮萬世巍然而不泯

【原】諡策齊謝朓明皇帝諡策文曰仰惟早棄萬邦聖列方遠式遵帝世俾邑鴻猷咸以爲無名以化則言繁莫宣其道有來斯應則影響庶圖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光昭令德允樹風聲伏惟合信四時齊光日月創保大於登庸通機神於受命因時以惕藉九萬而輕

舉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及開物成務重維國紐風行草偃化往如神左賢右戚内樂外禮輯五材以敎民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盛德殷薦美善斯畢皇矣之業既乎烝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厥世在天龜筮告期遠曰無改仰則前王俯詢百辟累德稱容允極鴻名

增 唐權德輿德宗謚策文曰伏惟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敬敷佑迪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物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洎時有祲沴變生京轂省方展義弘陰隲之功整旅致誅申震燿之令氛祲滅息侯王軌道丕

冒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毖祀萬靈以接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箴宸扆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去徽號而約已正廟祧而尊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賓旅焯乎勳籍夷歌陳於樂府霜露所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囷德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陶唐之盛也憯怛忠利虞帝之敎也亹亹穆穆周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極帝者之上儀方

將扈升介丘待檢玉牒奄遺天命永棄多方顧惟沖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兹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既建同軌畢至考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 李珏文宗謚策文曰德升上元功定内難百辟勸進萬姓樂推洎順人推運嗣統立極疑旒建大中之道執契弘無爲之化聰明天縱孝敬日新翼翼承九廟之祭蕃蕃奉三宮之養以文思光赤縣以武德澄滄海慈儉厚下端莊肅物達聰無不察黈纊若不知成湯之六事罔愆大禹之九功咸序每宰臣伏奏卿士宴見論道何啻於日旰恤刑已至於歲減大辟諫路深

排倖門危言激訐惟理是聽匪唯納之而又賞之密戚貴寵惟法是訓匪唯戒之而又繩之禎符秘瑞王者之所寶郡國承詔寢而不揚鴻名徽號列聖之所重臣寮抗疏約而不受興起儒術脩明祀事刻經誥於琬琰眞宗廟之琮璜雞鳴而起孜孜於衆善日入而息矻矻於羣書敦敘九族厚戚藩之恩協和萬邦悖戎狄之信至公不私於天性體道必從乎人欲應變懸解知機如神日者數逢傲擾星有謫見克己脩德側身勵政和人心以保乂謹天戒而來祥旌別淑慝澄清品流一物失所必形於睟容百姓未康每勞於聖慮聽政餘力游藝緣

情採二南之風雅窮六義之敎化汾水著韻柏梁變體腴雋人口馨香國風至於出宮人放鷙鳥大官節重味之膳外府減任土之貢日月臨照天地含弘肖翹蚑蟯樂生遂性稽帝王之能事鄙封禪之虛美超邁三五度越聖賢懸是四夸八蠻罔不庭九州六合罔不順在宥天下十有五年於戲身居九重心遍萬寓日用是濟時臻治平形悴神勞至於大漸夫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採鴻生鉅儒之議從公卿庶尹之請考彼古道易茲大名對越昊穹式揚徽烈　元袁桷英宗謚策文曰伏以瑤圖纘緒神已御於鼎湖玉冊揚休禮宜陞於太室

悼降年之不永儼立政以如新爰述徽猷以傳信史欽惟皇帝文明天縱剛健日嚴辨奸邪於嗣位之初形庭祇畏廣儀注於熙朝之際清廟肅雝絕封勑以杜憸人申寵章以勵多士罰茲無赦令必惟行君臨三載而有成知周萬物而莫隱豈運遘艱否大命靡終然號謹從崇尊名是著伏惟炳靈有赫歆格無違祔於新宮以安以宜　劉賡睿宗謚策文曰伏以詔泰壇而請命有稱天以誄之文薦清廟而致嚴蓋若昔相承之典剛辰爰遣大載揚欽惟睿宗孝友溫恭聰明濬哲屬我家肇造於朔土佐聖祖遄征於四方逮天討之奉行致皇威之遠暢金源假兩河之息天水渝通好之盟遂移秦隴之師粤有褒斜之舉既平南鄭順流而東再涉襄江自天而下乃眷三峰之捷實開萬世之基唇既亡而齒則寒虢可伐而虞不臘適英文之違豫圖中夏之底寧毋作神羞請以身代爰俟金縢之啓已知寶祚之歸迪我後人紹茲明命徽稱顯號雖已擬諸形容玉檢金泥尚未遑於潤色伏惟端臨宸座誕受鴻名億萬斯年永錫繁祉　王構世祖謚策文曰臣聞繼志述事非篤孝無以盡其誠表行誄功非定謚無以稱其實肆邦彝之具舉維天道之協從欽惟先皇帝膺籙受圖體元立統蚤

從藩邸茂著徽稱爲治之基有常經國之略則遠役用衆智獨斷於衷總攬萬幾如指諸掌內朝廷外侯牧等威迭降罔不適中先敎化後刑名本末相循亦皆有序在御迨踰於三紀推尊合冠於百王若夫惠及困窮恩加降附愼終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示包荒之量擴盛猷之鴻造布膏澤之醇醲方其泰運漸亨戢濟多難離綱復綴混一四方傳檄而氛祲消渙號而方維定乾旋坤轉不足以喻其機雷厲風飛不足以比其捷至於嘉言博采惟典謨訓誥是師諸藝畢延盡陰陽圖緯之學考音律以創字畫參古今以制禮儀振耀威

靈肅陳兵衛白旄黃鉞持則親巡犀甲雕弧止於不用
其聖德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焉蓋文之所加者深武
之所服者大是用升崇吉祔揆卜剛辰伏惟睿靈俯垂
昭鑒思皇多祐錫羨無疆　張士觀成宗謚策文曰臣
聞稱天以誄表名實之至公法日而名庶形容之可擬
維帝王之有謚蓋今古之彝章欽惟皇帝稟上哲之資
撫重熙之運當裕考龍升之後承世皇燕翼之謀武威
肅鎮於遐荒文德誕敷於華夏業業謹盈成之戒愉愉
盡孝敬之誠罷勤遠之兵邊釁弭而苗頑格遣直指之
使皇澤宣而民瘼除九族形敦睦之風萬國洽隆平之

治爰酌彝常之義用昭告祔之文伏惟睿靈在天孚鑒
遠下茂膺典冊錫羨邦家　又仁宗謚策文曰臣聞觀
其謚而知其行著王者之丕稱禋於廟而誄於郊實邦
家之彝典維天地之大莫能擬議而臣子之情宜極形
容爰體至公式揚景鑠欽惟皇帝聰明冠古勇智自天
初大德之陟遐生內釁於不測乃從潛邸獨運聖謨正
神器於幾危定乾維而重構豐功盛烈奮立一時偉望
英聲揚溢四海尋被武皇之歷試納於大麓以弗迷由
母弟之懿親膺元良之重寄取法裕廟主鬯之道隆奉
養東朝因心之孝至及嗣歷服益見猷爲月恒日升廓

昭代文明之治海涵春照推聖人博愛之仁至於敦勸
農桑不嗜田獵每覆奏於庶獄必惻怛於宸衷肇設制
科以行天下之士特旌死節以勵天下之忠臨御十年
始終一德身衛斯文而不倦人由其道而莫知克謹持
盈諒多遺美屬升崇於吉祔用祇薦於鴻名上以慰在
天之靈下以協造庭之請　虞集明宗謚策文曰臣聞
統必有宗生當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歿思所以尊其
名稽古考文宜先錫誄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
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讒歌而遯出雖身居絕域多歷於
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爲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

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愼動庶來蘇於後戴爰戢
定以奉迎已謹淸宮俄虛黃屋臣民冢祐永違惠澤之
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
伏冀睿慈俯回歆假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明闕撰人姓名
太祖謚策文曰臣聞俊德贊堯重華美舜禹湯文武列
聖相承功德兼隆咸膺顯號欽惟皇考統天肇運奮自
布衣禮樂文章垂憲萬世德合乾坤明同日月功超千
古道冠百王伏惟聖靈陟降陰騭下民覆燾無極與天
常存　又闕撰人姓名成祖謚策文曰臣聞聖神之德如天
地之化至妙莫測至大難名然皇有羲軒之稱帝有堯

舜之號皆本謨烈表於萬年恭惟皇考體天之心弘天之道具大而能化之聖存妙不可知之神統理萬邦仁育庶類並乾坤之發育同日月之照臨廣大而高明剛健而不息揚神武以靖亂宣文教以興治篤繼志述事之孝兼創業守成之績典章之備集百王之成朝貢之臻極八紘之遠道泰時康於玆二紀隆功盛德宜薦尊稱伏惟聖靈在天昭明有赫垂裕後嗣咸被家國於萬萬世與天無極　又闕撰人姓名仁宗諡策文曰臣聞名以表實號以昭行惟古聖神道德之盛不可名言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因治化之隆必崇顯大之號恭惟皇

考躬上聖之資緼太和之德剛健中正廣大仁明久正儲闈嗣履帝位欽若天道憲章祖宗誠孝通於神明皇恩被於普率丕顯文化一新德政如陽春之施如日月之行哀矜庶獄民用不犯敬脩武事不厲而威外順内安邦以寧謐天下歸戴如慈父母聖德神化宜膺尊號伏惟聖靈在天昭鑒於下佑我子孫爰暨黎庶億萬萬年永隆洪祚

增　碑　明宋訥歷代帝王廟碑曰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粤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於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脩人紀以建民極續皇帝王之正統行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謹拜手稽首言曰維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於四類僅見於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脩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朝祀之瀆禮不經謟祀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於庭金玉其

相衮冕焜煌聚精會神咸宅於玆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祀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充告碩神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其三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盡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宮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於元皆然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爲民極右之敘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

媿故黜而不與是可見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
大公至正之心直足以度越百皇垂憲來世永永無斁
謹爲銘曰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
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皞皞同底
於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
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
暨於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巍巍斯宮有
侐而閟貌像既嚴皇靈斯莅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
在庭神之攸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原 後魏温子昇
舜廟碑曰懷山不已龍門未闢大道御世天下爲公感

夢長人明敭仄陋釐降二女結友九男執耜歷山耕夫
所以讓畔施罟雷澤漁父於是讓川亦既登庸以之納
麓九官咸事百揆時敘有大功於當世集歷數而在躬
受文祖之命致昭華之玉班五瑞於羣后禋六宗於上
元舞干戚而遠夸賓棄金璧而幽靈應青雲浮洛榮光
塞河符瑞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爲帝王之稱
首陟方之駕遂往蒼梧之窆不歸爰自先民實存舊廟
既緝葯房遂鎮瑤席龍駕帝服蓋依稀於蘩舜文鼓絙
瑟實髣髴於聞韶其辭曰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未
徙帝圖已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盛

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嶷山永逝湘
水長違靈宮肅肅神館微微 增 元鄧文原禹廟碑曰
淛河之東有山鬱蒼鎮於南土夸視崇岡昔帝會同圭
璧斯皇翩其颷馭若帝陟方若彼橋山弓劒是藏維是
橫流瀆瀆懷襄熯川靜谷成賦定疆帝躬菲惡俾民樂
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遺尊百王世嚴秩祀
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荒乃堂乃構邃宇周墻吉
蠲來享雲旆龍章緊帝贊育時厥雨暘物消疵癘歲詠
茨粱永佑皇圖儲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光 崔融
啓母廟碑曰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此乃

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
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應乎人也造書
契敎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羲皇
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植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
貨而交天下斯神農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
旂天則元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此則軒轅氏之所以
除人害也 原 後漢班固高祖泗水亭碑曰皇皇炎漢
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
木尺土無俟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
摧傷涉關凌灞受爵漢中勒兵陳東剋禽三秦陳張畫

策蕭勃冀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
源清流潔本盛末弘序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
永無疆於皇舊亭留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蔡
邕光武濟陽宮碑曰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
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
淵躍昆滍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
朔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歷數
在帝踐阼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即位于鄗縣之陽
五成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方内
乂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

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於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
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汭姬美周原皇
天乃眷神宮實始於此厥路皝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
可尚小臣河尹璋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
之義用敢作頌其辭曰赫赫炎天爰曜其暉篤生聖皇
貳漢之微稽度虔則誕育靈姿黃鬚作驪纂握天機帝
赫斯怒爰整其旅虓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兇
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於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
禪升於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增 明陳經邦世宗神功聖德碑曰粵自生民以來歷

遐羣辟統有全宇惟三五功德烺烺炳炳照竹帛而垂
霄壤迄今可知已嗣是英君閒作或以勳名顯或以德
文著罕覯其兼即兼焉亦卑而鮮隆駮而寡粹竟不能
與上世者方軌而馳則信乎聖王之難也惟天純祐我
有明篤生神聖昌中興之運惟我世宗肅皇帝起自藩
服應運握符恢帝緒拓皇圖緯經陰陽闔闢天地至道
淵博駿烈紛綸即能言之士莫克彷稱殫述矣臣叨被
眷遇侍陛戟贊帷幄日久竊伏覩帝之聖神天縱之也
中正純粹乃位天德仁明而武衆善備焉故其攬萬幾
也事成於獨斷議定於立決鑒先朝之失凡厥積蠹宿

獘爲天下患者芟夷抉剔靡有遺伏睿謨坐制萬里北
顧而邊塵淨南伐而海波謐即孔稱巍乎之功書頌承
哉之烈不足多矣迺若宅心純穆典學緝熙左右陟降
參九元之上祁寒暑雨屬奧渫之下永年至孝實通神
明而敬一聖學直遡唐虞心法於數千載而與之冥契
由斯以談帝德則又磅礴乎兼容幷包渾淪乎參天貳
地即諸書所稱曰廣運曰丕顯者何以加焉用是登我
道化保世滋大者四十五年於茲而遺聲餘烈將億萬
世是賴負淩超絕振古耀今蓋自三五而降功德幷茂
未有及我肅皇帝者也猗與盛哉臣不自量竊援古義

迆極模擬少述聖美於萬分之一謹拜手稽首作辭曰
天眷我明聖三乃生於戲世宗旣聖旣神鳳翔郢都龍
興漢水𨗴踐王猷遐追帝軌晉明出地乾健純天學包
伊洛理析幽元訏謨宏深睿思横溢文武弛張神行莫
測先朝委柄下弄天綱世宗曰嗟亟正我邦大業在予
予敢不愼銳意中興登於嘉靖神凝治道恭默以思講
筵朝御書幄宵垂維敬維一聖學之基作箴自省千聖
是師孝大尊親禮嚴事父曠典肇新鴻儀聿舉慈宸上
仙經天悼慕追彼純山六飛躬赴深知稼穡小人之依
大田歲籍方社時祈一精格帝五氣循期沴弭封滌和
若濯枝幾務獨親威權由己賞不棄遐刑不阿邇如日
之照如風之行瑞居龍見淵嘿雷聲邊塵暫警羽檄孔
棘赫然一怒踪潛喙息蠢茲島夸毒我東南天戈一指
莫我敢當泮水陳俘我亭虛堠魚服橐弓虎皮卷冑台
階以正皇路以平上恬下熙時靡有爭凡此神功越此
聖德蕩蕩巍巍濯濯赫赫萬世承流首正仰則穹壤悠
悠視此貞石

淵鑑類函卷四十三

淵鑑類函卷四十四

帝王部五 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八 論 文

論【原】魏王粲難鍾荀太平論曰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
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舜因之而三苗叛戾矣禹
又因而防風爲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繼踵相承
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然則此三聖能平
三聖能平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
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二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
小大好草竊姦宄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其下愚之人
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聖不能踰也三聖有所不化矣
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
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
錯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
之屬也豈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
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謂也　曹冏六代論曰昔者
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
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
救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
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

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兼幷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率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漢祖奮三尺之劒驅烏合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已

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衞於外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再傳非劉氏有也大魏之興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亡使民之失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 增宋蘇轍夏論曰聖人之道

苟可安天下不求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眞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

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 蘇轍商論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旣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旣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

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
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
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
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
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彊
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
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
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
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
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

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
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不可以
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原】魏
高貴鄉公少康漢高祖論曰上問荀顗等曰有夏既衰
后相殄滅少康收輯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壟畝芟
夷秦項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曰造之與因難易不
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與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
高祖臣等以為優上曰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
之隸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

勢收一時之權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但除苛
禁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歿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
易地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
而下漢祖也　後漢孔融周武王漢高祖論曰周武王
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鳥之瑞至
高祖一身修德瑞違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雲
知其處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
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寬裕又不如高祖
也　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
高成而下昭余以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

胎誨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
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
沈漬元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
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啟諸金縢稽諸國史
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
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體
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
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
有啟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平而立易

世而化賀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
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縢然
後垂泣與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旣有差矣且叔
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罹人
謗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
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以獲實
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而論二
主余與夫始者 增 宋蘇洵六國論曰六國破滅非兵
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秦以

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
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
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
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
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
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古人云以地事秦猶
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
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旣喪齊不
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
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

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
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
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
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
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
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
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蘇轍六國論曰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
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
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

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
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
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
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
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
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
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
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
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
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彊虎

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

原 漢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

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楚宋衛中山之衆當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天下諸侯已困矣及至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卒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蜂起而亡秦族矣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魏曹植漢二祖優劣論曰客有問余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為受命撥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為先余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

內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儻之節信當一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勳而遺元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赫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與義兵以埽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夫其蕩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

烈火曬白日而埽朝雲也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羣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竇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迹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而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增宋曾肇漢文帝論曰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爲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爲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激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爲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

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罻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麛卵殺胎伐夭皆爲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與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方此之時游

怖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
之所以行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
籍而漢因之務爲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
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
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而賈
富厚力過吏執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餙文
繡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
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
以勸耕者衣弋綈而后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其意
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

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非虛言也雖然
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唐王勃三國論曰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絶奸回竊位
閹宦滿朝士之蹈忠義履水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
誅伏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埽地
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絶之綱舉土崩之勢
明矣向令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淮汜棄文和
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屍何
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蓋
由何公之不明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裔瑁張超孔

伷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騁其驍悍運其謀能
海内囂然於兹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向爭衡
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
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瓚既窮蹙術亦憂終譚尚
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
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
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
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
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
洎周泰之疾請呂蒙之命用能南開交趾驅五嶺之卒

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
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
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
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
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讒潰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
拙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
大啓西土者其惟推量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
之乃知德之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
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
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而弊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

荀彧終罹其災考先李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能懷
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於春秋光膺禪
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
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於匹夫衛樞委
乎他姓逮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卒毗取笑婦人
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於兵革人力殫於臺
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
遠圖求之數君幷無取焉山陽公之墳上未乾陳留王
之賓館已啓天之報施何其速哉　朱敬則魏武帝論
曰皇漢失圖綱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於是九州

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曹公明鋭權略神
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機舉無
遺悔近古以來未之有也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
渡受圍濮陽戢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
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微故有荀彧郭嘉郝顥程昱
賈詡朱雲等或皴風長感或一見盡傺然後覽英雄之
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而剔至公旌
賁忠良芟夷叛逆神道輔德百姓與能武公赫然霸業
成矣救弊即可仁則未知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
清神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繫其足賴一

言不合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器見志可不劇哉加以
孔文舉與道翱翔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
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呼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彌
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己豈知羣鷗不下衆雀遙驚者乎
昔周武之澤及昆蟲不能感食薇之士漢高之功濟草
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容其怨讟況功未
半古德異樂推遭神器之流離問寶鼎之輕重欲使庶
人不議寧可得乎楊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
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才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
而不翦故知忌小怨而忘遠圖料日前而忽身後豈所

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或問曰天厭漢德海內分
崩三雄鼎立俱受眷命乃至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
遠算何者爲先君子曰孫仲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
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原自守末餘何足言也蜀先
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之材遠竄荊蠻畏曹公神武奮
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衰國小人夷風頹俗陋山川險澀
異嵎函之奧區江漢通流殊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
夏齊足當途乎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
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泰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
九夷哉蓋不得已也是知才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強地

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宋蘇軾魏武帝論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

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原】晉陸機辯亡論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埽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厎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寔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輳

猛士如林謀無遺諝舉無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皇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飆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

陳民夯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發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又辨亡論下曰昔三方之士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飭智功力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弗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擢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巨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太元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有焉孫卿所謂合

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川之崩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巳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干寶晉紀總論曰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奧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周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元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光前烈然後推轂鍾鄧

長驅庸蜀三關電埽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況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雖太平未洽亦百代一時矣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擅制二

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　政多也夫天下者大器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魚龍之趨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故衆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加之朝寡醇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趣向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天下莫之非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之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

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增 唐太宗晉書宣帝論曰夫天下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名利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陵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滅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

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寔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旣承忍死之託曾無殉主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夫經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石

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隱過於當年終見嗤於後世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以市中爲莫覩故知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况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知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原】晉干寶晉武革命論曰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荒世及以一民也

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得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唐太宗晉武帝論曰武皇承基誕應天命握圖御寓敷化弘道是以佚道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讐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民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

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近代之不通服前王之不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地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視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存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而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奸志而擁權

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遂至宮車晚出誅闇未周藩
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竟滅其本棟梁迴忠而起僞擁衆
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以至海内版蕩宗廟播
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
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
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
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亂國不可以安也亡
家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
惑荀勗之奸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
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

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
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二世
而成業延三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
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鮮令
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增 唐朱敬則
宋武帝論曰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
之作未有不因人墜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主之
資也是知秦有閻趙之隙漢罹莽卓之災晉由曹氏之
專宋實桓元之篡始得奮其智力救此倒懸陳浞羿之
辜問滔天之罪況劉裕天錫神勇雄略命世雷動四方

風發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襟長劒一呼義聲四合摧
虐楚已成之業復遺晉久絶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
應時役無再舉西盡庸蜀北劃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
拓境未能至也　盧思道北齊興亡論曰或問主人曰
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為二國永熙西
遷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
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於唐虞周人踵武
於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
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勒鼎之功

至於暴君南面篡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絶易世之
由雖傳之耆舊載於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
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近世治亂粵可略陳
在魏正光北難司旦爾朱榮乘釁内侮沿天泒夏餘燼
跋扈延禍王城海内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天縱英明
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
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
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
統羣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莊剌成災震遥為梗遷鼎舊
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

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雒天命有歸而盡於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豪雄内外肅清朝無粃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潁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沛於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匹馬南浙寒山之戰吳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暫臨如風埽籜三秦勍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以天歷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匕首竊發爾其夷凶翦暴剛斷英峙天崩地圻堂構闕如嗣子幼沖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於時政有彝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内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强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有如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於五祀黄初泰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彦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不綜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媿其藻麗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彦之爲朝野貴賤至於

今稱之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因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邇聲色不事畋遊孝於大后篤於昆季愼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尚苛碎暗於聽受降年不永朞歲而崩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祐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潛在殯淚不承臉有和士開者爰自黄門漸至端右晝景娛侍略不休停恩寵勢望煙灼朝野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筐篚苞苴煙聚波屬河清之末長彗爲災太史奏言須有禳拔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奢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内自擬伊周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内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跪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毋后才明異於馬鄧遂使密戚賢

王紘縊以殲錐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未如
之何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
齒忿咤執送南臺與其身首京師市里傳蹈成羣梁蕭
之慶不足斯比自兹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收国之
勤重其倿媚韓長鸞以耩紲之能悅其槐走陸于駱提
婆者出於皁隸本是韝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
之徒共持国柄窮極冨貴轉日迴天其反道違常速亡
趣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周武大捷平陽乘虛徐入將
有降心士無鬬志前世耿賈之雄倪砮頓顙先朝貔虎
之銳屏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

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
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爲周有不
亦哀哉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曰昔張讓段珪濁亂天
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于之脅曹氏因之乃創
霸業鄭儼徐紇黜辱皇猷魏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
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承明命故曰亂者理之源機
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竦器宇深沉望之儼
然風塵自遠聽之愈厲雷霆或開因天下之心覽英雄
之議以晉泰元年六月建旗於信都以討爾朱兆爲名
當時趙魏之豪盡其死力蓋代之傑共其奔走然後數

亂常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淮汜
之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檄詞未
草聲已振於賊庭王誅欲加命乃懸於鬼録既而龍驤
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臨外藩分腹心而統京邑雖
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既懷震逼之威易爲芒刺之
說周鄭交惡衍殖構氣趙鞅畏讒遂起晉陽之甲襄王
失據乃有居汜之悲雖表歎相仍公怒未息紫宸不可
久曠丹穴難以更燻遂應飛來之謠乃議遷都之便關
西河北剪爲寇讎天平永熙便成敵國於是疆埸大駭
鉦鼓相聞邙山之師杖馬捶而自免砂苑之役跨騂駝

以遁歸勝負相參波瀾不定豐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
若乃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蟲看尉景之肱髀
高昂於肝胆委侯景於半體此明達也牽馬麥田不飲
社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其冨貴感虎兕之對以
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
人望攸存即與夫孿賈充忌荀彧不同時也　盧思道
後周論曰周太祖幼而機警智數過人屬魏多故召募
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爲主遂握兵符俄而
魏武西巡奉迎東駕扶天子以會諸侯萬世一時也撫
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

數十萬將清濁渡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與
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寶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
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陳授首兵革歲動敗鮮勝多高氏
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內
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
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　朱敬則梁武帝論曰梁
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怪此天表
也永元之初羣賢受命竭懷輔正盡力康衢細隙未開
纖塵不動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窮長河之將決知崑
山之必焚理欲先天未違後舉吽喟龍虎合集風雲馳

兩函以取荆州連五營以震都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
霜風飛埽雲雨霑沐白旌一麾頑童授首乃弔寃魂而
謝牛酒昭筐篚而軾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謳歌是
逼獄訟攸歸代德立成眷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備睹與
亡留心求瘼厲精納善雖化未大道時亦小康也若尋
其德音討其風俗尚根淺易拔源涸難流禍亂相仍蓋
其宜矣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百姓與能天下
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奬漢室降及宋高剪平僞孽安
復王家義聲薄天高誠動日然更懸兵四嶽決勝五湖
北靜燕塵西清秦霧宏勲不讓盛德見推備物滿庭猶

非所望故晉帝今日之所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或非之
通人尚爲薄德況梁取天下又甚於斯南康主盟實稱
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而動義兵國步既寧家怨又
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
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僞迹頓至於
斯欲令節義行於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
明陰陽資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飾智驚
愚衒材惑衆每事皆欲先人所唱復須稱贊浮華道長
輕薄路開以天譴爲嘉祥用妖怪爲休祉聚斂俱極賞
罰無章有識爲之寒心羣寮曾不先覺利器不藏奸夫

得志然侯景之兵我人也仗我器也豈異術哉由上之
失歡也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年虛合契
五侯九伯列海分山罕聞申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
之幣謁吳國戶口徒衆不覩死戰之人寵遇雖多罕有
報恩之士長洲杜若一旦凋零稽山竹箭忽然摧折可
不愼歟或問曰梁王不以黃屋爲尊紫宸爲貴離欲絕
愛遣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臞腊享國五十
若登春臺忽爲羇旅叛臣嗚吠遠醜長戟指闕強弩臨
城兵折意窮忿毒而沒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曰武
帝暮年荒誕寧甚殫守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口

之祖繞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
之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宇中瓦解況地比
一郡國乃三分外有征戍之勤內有雕靡之弊加以金
刹寶柱欄熳雲霞至於銀牓朱簾的歷星月神怒人怨
禍積患生何足疑也　梁何元之梁典論曰歷究前書
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氳萬古考其寬猛知布政之善
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彙求今工拙可見齊季
昏虐政由羣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藩戚罹淫刑之害高
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舉荊雍之師興湯武之伐
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響應取鄢郢若拉枯定
金陵如沃雪黃鉞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謳
樂推斯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
職務殷負扆君臨勤於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
藝業之美莫以比倫洞曉儒元該羅內外舉洙泗之餘
教針其膏肓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於是開廣庠序
敦勸後生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士於斯為
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為得也夫根深者葉茂源遠者流
長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圍於六鄉封城號於千
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野立樹藩
閭境寵以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於

上天子執賞罰以臨於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
於內朝九牧佐於外政間之以賢戚參之以懿親弘仁
義於區中被禮樂於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然
後龜龍游於池沼鸞鳳棲於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於
上民亂於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續顛而必
扶數百年外方至於滅周道既沒斯風漸喪洎於後代
其弊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莅民之長守
次更為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於道塗高祖
博覽今古備觀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
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人並為
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收縛無
罪逼迫善人加以朝務內叢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
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輳人君雖敏有
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親覽忘彼責成
就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弊棄更張之善屈子投
江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踰斯悲自晉室東徙權寓江
濱桓伐燕秦而不振劉克函洛而還亡至於宋齊疆埸
侵蹙高祖躡斯頹運有志吞幷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
之通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
飢勞止詎可小康昔句踐之欲滅吳前為其政兵強國

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夫差再舉而霸中國高祖進不
擇將退不簽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子曰善戰者前
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
敵豈可暗茲人事幸彼天時哉且國有累卵之變俗有
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
而㓰王城驅我人而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里
靡沸四方瓦解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世祖聰明特
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為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
極星象之功窮蓍龜之妙明筆法於馬室不媿鄭元辯
雲物於魯臺無漸梓慎至於帷籌將略朝野所推遂乃

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絕扶天柱之將傾黜
首豪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
鯨鯢既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步旋駕東都禋祀宗
祊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任宇文之和通以萬
乘之尊居二境之上率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
至於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天不福善早世登遐
土德代興火行告謝驃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
忠爰納嗣君更紹頹運於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
戰鬭水潰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土若乃萇弘興周而
速咎王永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

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興其功桀
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茲梁室有
興於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於禍亂世祖復讐
雪恥翻弄命於寇讐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而祚
徙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於有德元之
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
慕虞子採其聞見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唐
朱敬則陳武帝論曰梁自侯景入寇蕭詧外奔西鄙責
言南風不競是以大命集於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
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寬以容物明以知人曠

蕩不羈雄勇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
難未已江湖羣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
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辯於白茅灣齊小白之合
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戮力盡
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盪徧地之橫流廓溥
天之巨浸斷侯景於竹里執王偉於草間爰其息歸瞻
烏遂止仍以新不間舊疎不間親高讓近臣方求別統
昔魏推袁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理不嫌屈及江陵不
守喪君有君疆場無虞郡臣輯睦足以攄三瞳之遺憤
歇萬國之夙悲既上宰變圖假立非次晉出子圍秦納

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位但覺悲哉況乃居汜不歸焉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勤王於是潛謀腹心陰召武旅囚杜陵於别室告文帝於臨時舟乘旦潮旗寢夜月埽重氛於絳闕反宸極於紫微役不浹辰區宇大定加以北控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新元勲漸茂然後繼宋齊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而告上元分珪以揖羣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塵未輯翌日告漸綴衣在庭楚之王孫歎布衣之未返燕之太子践機橋而不歸悲夫

原 唐太宗隋高祖論曰夫帝王受命非因衆人之所舉既乘便之取不同優劣之勢各異或雄圖内斷英謀外決海納山容如覆如載磊磊落落眞帝王者也只如文皇起自布衣臨馭四海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器復留心萬姓務從儉約自金陵滅後奢泰日滋起仁壽於五柞移新都於灞岸合浦珠璣塡於帑藏江南姬媛納於椒掖仁壽之役萬姓力殫雕琢之功中民竭産從渭至灞寧不爲勞移故就新理多其獘心隨地廣意逐時驕猜忌無端觸途多諱文母夷戮兒母被誅牝雞晨鳴皇枝勦絶廢長立少付託失人功臣良將誅夷備盡享年不永豈非天乎

增 唐朱敬則隋高祖論曰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

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人從斯以遷周鼎蓋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氷遂成王業誤擊金鼓仍啓霸圖也况體貌奇特儀表絶人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屬周多世故禍難洊臻始以后父之尊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曉聚長星夜埽拱揖而朝羣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遺躅光漢魏之大名於是流蕩蕩之元風浸淳古之膏澤削秋荼之繁人革亡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太陽滿昆蟲之穴甘露乘行葦之苕救人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絶於天結怨於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笛戰子文之魂魄飛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遣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邳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暫洗汗俗咸新秋露一零奬化斯改故使六合之中如觀曉

日八紘之内若遇新晴況復盡力於人屬精爲政躬親以率下因心以感物煙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之誡元蕤丹徼煙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寔垂拱而無爲公卿指日觀以推誠願升中而每謁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猜忌無學術意不及遠政惟目前是以牝雞司晨讖人罔極剖符𡨴山河之誓同盟多翦黜之悲恩不終於有功罰每深於無罪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尊信讖文時好既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僞

言即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王劭順旨表充取容賞溢丘山恩深江海豈不獎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於孟津六王至於陵下周人岐山之北晉衆江漢之南負樂就陳攜手適宋牛馬内向羣盜外奔宗社乂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皪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黃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鴈璚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此並沐我皇澤煦我帝春聖人圜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僞相半何其薄哉　楊夔創守論曰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見創業之難矣魏以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然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唯德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釁而起覩而從車之轍焉肯更脩其軌哉當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勇於得而疎於失冒矢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爲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霽霧山河

有主四海之内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驕肴逆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懾以求命衆怨而莫諫此所以爲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勞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隨凡忘以壞大業而況求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諫言任正人屈已以順民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心昃也總而論之療飢者易爲食其創業

乎醫疾者難為藥其守文乎　明周如砥本朝立國規
模綱目如何論曰立國其猶作室者其經營之始必相
度方隅諏咨廣狹鳩工庀材絜短計長大匠者乃引繩
持墨翔趾閎基卒之崇卑數臨舉不出範圍疆理之中
此其規模也垣墉必固藩衛必嚴棟梁必擇而凡所以
維持措置於其間者此其綱也若夫勤樸斲塗墍茨列
榱桷通戶牖纖微曲折亦綢繆脩飾為此其目也惟規
模宏遠綱目具備斯可以稱巨麗矣立國之道何以異
於是蓋自古英君誼辟創業垂統有一代之興必有一
代之制推其議法於初也至精至備故其貽謀於久也

不衰不忘即三代稱比隆矣而以成周為獨盛焉亦以
其規模綱目監夏殷而益之謨烈佑啓成正罔缺使子
孫千萬世守之雖至今存焉可也太祖天挺神智躬擐
甲冑提尺劍逐羣雄得正統膺大寶經綸草昧講畫精
詳而成祖與師靖難踐阼承乾運英睿之謀計靈長之
策當其時名臣碩輔畢智殫忠相與考究贊襄於其下
監歷代之流弊倣成周之遺規凡鈞樞數猷體國經野
設官分職立綱陳紀所以著之章程頒之法制者二祖
之立國固卓越百王範圍千載矣今載在祖訓會典諸
令甲等書方冊所陳科條至密固未易以更僕數也如

削平僭偽肅清華夏嚴明迪亂威懷並流至於鼎新以
革其弊賁飾以黼其蠱者悉裁自淵衷出於獨斷如兩
京並建形勝得矣十三省分列疆域理矣尊號未上而
立宗社以定本也戎務方殷而設學校以崇文也改元
三中書省而置六卿使政本有所歸去宋之樞密院而
立五府使兵權有所統閹寺止給埽除之役后戚弗干
政事之權五刑不得復用欽恤之仁也四夷不得輕伐
窮黷之戒也南郊饗帝而一歲一舉足以通幽明之故
初服紀元而一世一改足以正曆數之傳祀典舉而四
瀆五岳之封號盡除經術明而諸子百家之偏駁無取

春宮之屬不設宦官杜巫蠱之禍也藩國之封不攝民
事防淮齊之變也殷啓萌賢之篇昭臣度也存心省躬
之錄示君範也臥碑監規之班正士習也貧世教民之
訓淑民行也別善惡則有大誥以示勸懲詰奸慝則有
大明律令以權輕重諸司有職掌而內外大小之相屬
稽古有定制而尊卑貴賤之相安此則舉其綱兩至若
朝覲貢獻之儀章服品式之制爵祿等威之辨奢階侈
踰之防兵食屯鹽之法征輸稅役之務至煩委也亦莫
不變通盡利經理適宜統紀相維纖悉具舉豈不燦然
明秩然備哉蓋二祖創之歷聖守之潤飾鴻猷昭垂燕

羽圻抗既固締造惟勤將使後之嗣基紹服者即委裘
之存而亦可以享垂衣之休也今夫守三尺出一令於
殿陛之間溥海內外朝發夕馳雷厲風飈無敢有攜心
越志者咸名雲爽伴乎造化而紀綱法守足以維服革
夷圖如此也譬之作室然雖公輸運巧班倕矢能其所
範圍驥理之者既極其宏大而所以維持措置綢繆脩
飾之者細微周折靡弗至焉固可以繫苞桑奠磐石也
雖風雨之或侵扃鑰之偶失苟一葺整而繊固之又奚
損於室之巨麗乎噫舊章俱在成憲可監也是在聖君
賢相主持於上率作以省其成而已矣書曰有典有則
貽厥子孫丕顯丕承先於謨烈愚何幸躬逢其盛

文原宋顏延之爲湘州祭虞帝文曰惟哲化神繼天作
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德九子觀命在麓
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乃光咨堯授禹素俎采
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若聖君職奉西湘
虞屬南雲神之聽之匪酒伊觶 增 唐呂溫謁舜廟文
曰恭惟至仁無方大孝不匱德馨升聞允釐百揆以聖
授聖猶言歷試擇人之君良不可易聖功克贊相待而
宣雷驅四凶雲起八元火治陶土璿璣轉天垂衣巖廟
萬物浩然是稱至理是曰帝者混成雍熙永錫大嘏乃

眷南顧蒼梧之野歸堯鴻名付禹天下茫茫推遷邈萬
斯年三代之後誰爲聖賢政如頹波俗若壞山韶樂猶
在薰風不還於戲道有通變事有同異官帝家王隨時
之義揖讓而禪固非力致所以識者存而不議若輔相
之宜則成之規煥乎文章百代可知九官惟舊七政有
彝弘道在人太平無時如何後王曾莫是思其易甚簡
舍而弗爲歷山巋然河水東注唐虞日遠楊墨誰拒瞻
彼歷山薄言往訴庶幾精誠必我依據 宋之問祭禹
廟文曰昔者巨浸橫流下民交喪惟后得流星貫昴之
夢受括地治水之符厎定九州弼成五服遂類上帝乃
延羣公自有生靈樹之司牧大災莫踰於堯日勤人不
越於夏君向微隨山奠川之功蒼生爲魚至今二千九
百年矣肇爲父子始生君臣與用天之道廣分地之利
者嗚呼皆后之功也之問移班會府出佐計鄉遂得戴
踐遺塵遠探名穴朝玉帛於斯地聲存而處亡留精靈
於此山至誠而響發先王爲心亨是明德后之從政思
此姦慝酌鏡水而勵清援竹箭而自直謁上帝之休祐
期下人之蘇息日之吉神之歆激楚舞奏越吟芳俎溢
醇罍深遺羞獻於魚鳥餘瀝醉於山林忽雲搖兮鳳舉
空壽堂兮陰陰 原 陳沈炯祭漢武帝陵文曰臣聞喬

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會遂荒大庭之跡不泯伏惟
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
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横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
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僊道窮昇馭翠幕珠
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
膴膴扶風餘跡帶陵阜而茫茫羇旅纓臣豈不落淚昔
者承明見寵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
竊有愚衷黍稷非馨敢望徵福爵臺之心空愴魏君雍
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徽猷伏增悽懼　唐太宗祭魏
太祖文曰夫大德曰生資二儀以成化大寶曰位應五

運而遞昌貴賤廢興莫非天命故龍顏日角顯帝王之
符電影虹光表乾坤之瑞不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昔
漢室亙分羣雄岳立夫民離政亂安之者哲人德喪時
危定之者賢輔伊尹之臣殷室王道昏而復明霍光之
佐漢朝皇綱否而還泰立忠履節爰在於斯帝以雄武
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
往代觀沈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徇國之情有無
君之跡既而三分肇慶黄星之應久彰王卜啓期真人
之運斯屬其天意也豈人事乎【增】唐賈曾高祖受禪
告南郊文曰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賜謂之

大寶曆數弗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
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
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及曰祖曰考累功累
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戚里門號公宮丕緒隆基
足為榮矣但有隋爽德屬曆大業饑饉師旅民胥怨咨
謫見咎徵昭於元鑒備聞卑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
馳心魏闕被首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徵
要荒之辮髮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人命指陳
喪亂期之乂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
力率先鋒鏑誓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艱難電埽風驅

廓清天邑傳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敘東
夷底定非啓非贊孰能茲速尊位世嫡翊奉宗隋戮力
輔政無戲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告移謳歌獄訟聿來
唐邸人符神瑞輻輳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
期運已去大命有適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
臣逼請令六宗乏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
因吉日設壇告類祇畏上帝惠茲下民冀子孫罔敢
愆德則小則大無感無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

淵鑑類函卷四十四

淵鑑類函卷四十五

帝王部六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九表 詔 讚 批答 章

讓禪勸進表【原】魏文帝讓授禪表曰臣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受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岳上觀璇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后而承曆數之詔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　梁江淹齊高帝讓禪表曰陛下遠視唐虞永揖之典近基漢魏高謝之禮既鑒金水昏明之數又協雲雷興替之徵若乃與能之交禪錫之會豈伊虛薄所可遵擬昔傅巖佐商秩終上公磻谿翼周名極列伯臣才非半古功愧建聖獄訟不往謳歌寧歸河之馬圖之寶天無棄龍之錫伏願陛下遺舜禹之心俾臣守巢由之節則道曜日月澤浸飛泳　魏辛毗等勸進表曰古先聖王所以授天命而不辭者誠急於答皇天之意副四海之望不得已也　桓階等勸進表曰臣等以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黷昔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濟而大號以建舜受禪大麓桑陰未移而已陟帝位所以祇承天命者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為貴必信於神靈而符

合於天地也　晉劉琨勸進元帝表曰否泰之運古今迭有宗子有明德曷常不由多難以隆中興故儉狁殘周以啓宣王巨猾竊漢乃發光武陛下天授至德聰明神武勞謙恭巳卑以自牧體伯禽綢繆之誠行公旦吐握之事上崇勤王之義下悉庇民之量收羅俊乂任賢以能綏爰陝東化流無外戎狄荒服請吏奉職重譯納貢不遠萬里功高德劭遐邇歸心況陛下道邁太宗勳莫與二且以親以賢義望攸之是以琨敢緣天文人事徵祥之應昧死上事以奉尊號願陛下無常心以羣心為心忘其身以萬物為公則宗廟蒸嘗不替於今逆虜通寇一討而滅無負於天下無愧於七后矣　又表曰臣聞台宿在天實承宸極股肱雖卑同體元首臣負乘前朝過充三吏國之崇替有與憂喜臣聞德合兩儀者固以四海為公智周萬物者不以一身為私舜禹揖讓以陟帝位湯武征伐以濟時難彼四王者遘會不同登受有異至夫外已存物憂世遺躬其致一也期於愛民治國應變合道以為天下利而已矣況宗廟是陛下之宗廟百姓是大晉之百姓耶陛下若忽七廟之重拒天人之心絕而不繼困而不拯則宗廟不歆其禋祀羣生無所措其手足矣況臣班具臣之列荷累世之恩上懷

國家之統俯絶烏鳥之情者哉昔伍員發怒手撻平王
之墓灌夫慷慨身搴吳濞之旗皆能宣其臣節攄其私
忿戮尸斬將存亡罔恨臣誠無若人之才實有此人之
憤苟得上憑天威展其微効雖隕九泉猶以明白　又
表曰陛下之躬執謙光允恭克讓俛從吏議示總萬機
布曠蕩之詔開自新之路海隅漸惠朔南暨聲有生之
倫咸備嘉慶陛下量包宇宙明侔三辰靈祇稱應華戎
同戴加以王室中微邦基將絶遺民元元屬命陛下陛
下以德則無所與讓言事則固所負荷誠宜遵小禮存
大務援據圖籙居正宸極上副祖宗之心下一兆庶之

望臣聞必也正名前聖大之春秋傳曰名以出信名苟
不正則事有不從信苟不立則禮義或愆乃載籍之明
誡開塞之所由也　又表曰臣聞天生烝民樹之以君
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
不可以無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
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
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自元康以來艱
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
之危有如綴旒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
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

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
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況臣
荷寵二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臣聞昏明迭
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厤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
隱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
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陛下元德通於神
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
天人有徵中興之肇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
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
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

風既暢則遐方企踵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
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於皇天清暉光於四海
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
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
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
歌者無不吟咏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地之際
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
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
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矯抗之節以社稷爲

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
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臣聞尊位不可
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
則萬機以亂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
齊謝朓爲百官勸進齊明帝表曰臣聞時乘在御必
待先天之業神化爲皇乃叶應期之運況復湯孫有緒
纂堯惟德舊邦佇新復禹歸祉大齊之纘興寳曆孕育
前古昭假四海克酬三靈而嗣命疾咸蕃鄙叛渙妾衆
御寓彝鼎如忽陛下文思體道徇齊作聖叡應龍於冀
州毀長蛇於沮水榮光之瑞昭迴延喜之寳潤色天眺

爰發人謀咸贊伏願陛下仰答靈祇弘宣景命誕受多
方奄宅萬國　陳沈炯爲羣臣勸進梁元帝初表曰彝
爾羯胡遂憑天邑閭闔受白登之辱冢魏致堯城之疑
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
康則收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
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
羣議故江東可立天其祚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
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功高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
明誰嗣下武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
道不可以久愓寳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

可以少選無君宗社豈可以一日無主　第二表曰紫
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迴遑雖醒醉相扶同
歸景亳或謳且誦總赴唐郊陛下沈首謙然讓德不嗣
臣聞星迴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
雲者之謂地包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則成
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寳曰位黃屋廟堂之下大非獲已所安明鏡四衢之尊
蓋由應物取訓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
文王之子方之放勳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
庭闕湮亡鐘鼎淪覆嗣膺景業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

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
謙尊展其矯行僞書誕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不
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宗社不墜
繄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太
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　第三表曰日者百司岳
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旣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
明而優詔謙沖窅然凝貌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楚人固
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歸越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即
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陛下英威茂
略雄圖武算指撝則丹浦不戰顧盼則阪泉自蕩地維

絕而重組天柱傾而更植縱陛下拂衣而遊廣成登弇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萬物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罍篚禮曠齋宮清廟匏竹不陳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典　徐陵勸進梁元帝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陛下握符執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先章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書斯歸何止堯門之瑞星纏東井時破崤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龍旂以饗帝御

鳳扆以承天歷數在躬疇與爲讓豈可逡巡固讓方示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唯見聖人之不仁　沈炯爲百官勸進陳武帝表曰臣聞春榮秋落四時所以迭代金行水流五德所以互序昔陶唐告終有虞氏作漢魏禪讓晉宋以之登庸夫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賞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陛下造化之功日用之德褰裳去之物誰仰訴頃五星夜聚八風通吹豐露呈甘卿雲舒簇白狼遠至素雉朝飛天意顯然靈既可覩　增明成祖勸進表曰臣聞狙奸去惡式揚神聖之謨附翼攀鱗幸際風雲之會功光前烈

德振中興恭惟殿下文武英明寬裕仁孝爲太祖之嫡嗣實國家之長君天生不世之資民仰太平之主曩因奸惡逞毒鞠兇禍既覃於宗藩機欲傾於社稷集天下之兵以相圍逼使國中之衆不能逃生乃赫怒而奮一隅之師遂呼吸而定九州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實由天命之有歸近者悅遠者來爰見人心之有在今内難已平之日正萬方忻戴之時宜登宸極之尊以慰臣民之望臣等忝隨行陳仰仗威靈素無遠大之謀竊效分毫之力雖不敢冀雲臺之圖像實欲慕竹帛之垂名　又諸王勸進表曰天眷皇明宏開景運宜正大寶永係萬

邦恭惟殿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禎祥昭應於圖書堯舜之德湯武之仁勳華已彰於宗社邇因憸邪構禍毒害宗親輒動干戈幾危社稷乃遵承祖訓奉行天誅以一怒而安斯民備文王禮義之勇不四載而固帝業同世祖中興之功武以翦戡克全皇考之天下文以經緯聿明洪武之典章實天命之所歸豈人力之能強頗俯狥於衆志庶永紹於洪圖某等誼重天倫情深手足荷蒙拯溺得遂生全祇迓龍興早正天位庶皇考之天下永有所託四海之赤子永有所歸幸鑒微忱毋煩謙讓

登極表　增唐柳宗元賀登極表曰臣聞天地泰而聖人

出雷雨解而品物榮是以五行迭用水火更其位十葉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恭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欽承遺訓永保鴻業遏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不失覆載況臣謬膺守土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覩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荷聖倍萬恒情　王超代李相賀登極表曰臣聞大明繼照雖昧者必昭其視霆雷發聲雖聵者必達其聽是以聖人

鼓萬物而耳目咸革感人心而天下太平致理興邦率由茲道伏惟陛下紹累聖之鴻緒冠前王之盛烈祥符薦委景福攸臻纂武繼文重光累洽自宣猷上嗣育德儲闈仁孝表於域中慈儉彰於天下由是餒者思食瘠者思豐留爽咸耀於光明枯朽更延於惠澤顒顒億兆咸沐惟新鼓舞而四表歡心運行而二儀貞觀臣夙承朝獎謬列藩條歡忭之誠倍萬恒品　宋眞德秀賀登極表曰炎正中興適際百年之盛眞人繼作聿新萬寓之瞻河海晏清璣衡明閏恭惟陛下天開睿哲神授奇英朱邸宣猷已慰億兆人之望大横應卜嗣承十三聖

之休祇通文謨仰承慈極紫宸南面時聆任姒之徽音長樂東朝日致閔曾之德孝以副遺大投艱之託以昭繼志述事之功臣逖守价藩欣附景運班聯近侍莫陪歡舞之廷身接遐𣈆共仰龍飛之造　陳（闕缺人名）賀登極表曰曆數承堯禪千歲皇圖之正謳歌歸舜煥一時帝位之新廟社鼎安寰區泰定竊以百年南渡四世中興纘體守文之功固永扶於基緒撥亂反正之略將侵復於土疆人未占以有孚天不言而善應是生上聖以開重明恭惟陛下性德靖淵幾神濬哲韜除外邸隱然天日之姿出入內朝允矣宗祊之望共識五馬之渡誰知

六龍之潛迨此承祧決於與子合夷夏之無外慶帝王之有眞佇歌周宣復古之詩幷擬元結睿天之頌含齒之衆企足以須臣猥守京畿欣逢御極風雲從而萬物覩已丕聳於八垠日月照而四時行幸光輝於三輔　元虞集賀登極表曰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戴云初謳歌爲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粵在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陛下道協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討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我祖宗

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太平人用寧一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明李善長賀太祖登極表曰天生聖智宏開基創業之功運際亨嘉仰濟世安民之主萬方欣戴四海更新恭惟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首出庶物卓冠羣倫初無尺地一人之階而致溥天率土之會東征西怨猶大旱之望雲霓外攘內安措顛連而置衽席兵威所向靡堅不摧德意所加無遠不服平羣雄而僭亂息掃六合而煙塵清拯其塗炭之氓布以寛仁之政四維張而風俗美三綱正而倫

理明天命攸歸實茂膺於曆數人心所屬咸鼓舞於謳歌冕旒端拱於宸居華夏統承於正朔乃繼天而立極爰定鼎而建都臣等幸際亨嘉獲叨任使忝居鵷列上祝鴻圖偃武脩文開太平於萬世制禮作樂妙化育於兩間　蘇伯衡賀登極表曰皇穹垂佑誕錫貞符哲后挺生丕承正統欽惟陛下匹馬渡江六龍御極大明建國八埏咸囿於昭臨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戡定於昭駿烈有赫鴻猷臣等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啓萬年之文運

尊號表【增】唐李嶠賀加尊號表曰陛下俯順羣情懋膺大典垂光休於百代被鴻私於萬族凡在含生孰不慶幸臣聞太朴既謝旦昏之迹已殊聖道不追王霸之風且雜雖崇號廣溢遞享於尊名而德薄政衰不光於神器伏惟陛下承大雲之法紀應榮河之寶籙以天上天下之尊為隆平太平之主不言而理三階正而六氣調不怒而威萬寓清而百蠻服延富壽於和平制雍熙於易簡懷恩慕化之黨候雨占風疇德瑞聖之符非煙若霧青襟詠歎於庠塾黃髮謳吟於衢路固可使堯舜擁篲禹湯扶轂豈登三咸五萬昔超今而已哉嘉號初登殊章備舉鋪帝容而建皇極大寶重光撫乾軸而正坤

維洪鑪再造仙渙與祥風俱動湛恩將洊雷並作緩姬文之獄既削爰書錫漢后之酺且頒戎級滂流之澤出九泉而浸羣方抃躍之音自三川而周四海加以崇祇肅於梵宇致嚴恭於清廟申究舉滯而有善必甄享德報功而無文咸秩規模粲而洋溢道德紛而布濩豈徒朝野稱慶覩美化之維新故亦神祇降祥見鴻基之載永臣叨延龜組謬分虎符千年有遇更逢開闢之初百辟相歡不預趨馳之末瞻雲路而式忭仰天庭而載佇踴躍之懷企踰無極　白居易代宰相請上尊號表曰臣等已陳表章請上尊號悉誠懇切聖鑒未回蹐地跼

天不勝大願臣聞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辭至公者非欲其名名至而不讓不讓故與天合德不辭故率土歸心斯所謂應乎天順乎人也伏惟陛下嗣興一德統牧萬方致時俗於和平納生靈於福壽金革已偃銷七十載之厲階玉燭方調啓一千年之聖運天人合應書軌混同而鴻名未加盛典猶缺華夷失望史冊無光此誠君上之謙然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上啓天意下酌人情再黷皇明重陳丹懇謹按書曰惟睿作聖又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又經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凡此五者歷觀列辟雖甚盛德莫能兼之伏以陛下自臨

大位及茲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鎭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可不謂睿文乎削平天下震曜八荒北虜求婚以稟命西戎乞盟而納款威靈所及奔走來賓可不謂神武乎陛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成推而致之可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號曰睿文神武孝德皇帝伏惟陛下略撝謙之小節弘祖宗之大猷惟十二聖在天豈忘繼其志以億兆人爲子寧忍阻其心特回宸衷俯受徽號在元功不爲主宰於盛德有所形容煥乎大哉垂裕無極此實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　崔元翰請

德宗復尊號第一表曰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哉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陛下由正統而臨阼承聖緒而受冊稟高明之姿於天作博厚之德於地端教化之本制行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造化之柄齊有不通成淪隲之功衆莫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其後雖遭阨運尋踏昌期誠我武之揚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己之義明愛人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退讓大懼謂掩全功五年於茲若墜冰谷方今百職皆理庶績

其凝人用咸和俗性不變陳師鞠旅無犯塞之虞封疆盡界無專地之患四海寧謐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寛之聲道賦業勿收之患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雲既屢加天恩允答豈宜固爲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　又第三表曰臣等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窮愚誠雖竭天鑒未回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敎田事之勤燧人有與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續三皇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愼古道雖損益或異其於表

功明德一也臣等所以遵有國之令典采上古之遺文
察人志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懇
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己念周宣之
側身去徽號而不稱垂炯誡而自儆應天以德示人以
恭聞於蠻貊戎夷告於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
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垂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和
德上下叶心百職畢脩庶官以序法令明具教化流行
方內歡康天下寧壹四民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
物靈貺形於草木著於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
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

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
以光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
化邈而不追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
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老太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
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徇人心以違公議其不
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
至愚以爲大謬伏以恒久之德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
之長也幷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元默道之妙也睿知
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
夫神也行仁義脩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

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
不稱夫武也臣等謹稽以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
配功業之崇冒昧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
文武皇帝臣等竭其愚悃發於交感庶以回日其能動
天　又第五表曰臣等上援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
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
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藏憲度缺而莫脩罪戾是憂
冰炭交集臣等伏讀誥書曰遐想哲王則自嫌人神農
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睿宗元
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誡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

期於終始臣等以爲去鴻名而懸損謙之始也遵舊典
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
恭而無或蹈於專所誡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
當伏惟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戡難之
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謙下盡
其誠非崇飾之僞又曰勉力乃心共康庶政義者公卿
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扞牧圉或備持戈矛茲有同力之
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嶽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
內及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咸僉以同辭或遠而抗
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脩烽燧不驚兵戈以

息鈇鑕不用獄訟以清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登而倉
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
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爲辭臣
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
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父命辭
王父命則臣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違陛下之詔　又第
六表曰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隳廢之憂懼
煩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競惕不知所
措伏以事貴舉其中名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
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爲恭況以祖宗之矩儀國家

之典制陛下道尊教備德博化光奚取於貶損而自卑
朴略而太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自有制
度諸葛孔明誠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
幸陛下思之臣等又爲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禮合
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
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茲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
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
躬上聖之資合至聖之化戡禍亂制夸狄之武脩禮樂
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化斯厚
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桎梏不用可謂人皆遷

善豈曰俗未勝殘若固辭之所未悟也況於尊號之美
陛下已受於初去之既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若
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
紹復似乎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外
臣庶跋履山川思報天恩誓雪讐恥亦欲攄其宿憤表
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不彰其事則此等有如未盡不
以爲歡慊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
匡輔之罪是亦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
陛下之爵賞君猶合昭臣以徇羣下之情必深反側
伏惟陛下思聿脩無念之言辭屈己從人之義再膺大

典俯狥羣心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　柳宗元
請德宗復尊號表曰某月日諸縣耆老諸臣陳狀辭意
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下表者人心已鬱安可
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伏惟陛
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盛德愈大
而謙光益深元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觖望人
庶怨思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
寢食之適負愧懷憤萬方一心日日以冀遂淹星歲況
今地不愛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呈衆瑞而繁委
汙萊瘠鹵之地混成大田草木蟲獸之微化爲神貺萬

霛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今伏咸懷昫然長春樂以終日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踴躍不寧上奉天心跼蹐知懼頓顙闕下願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元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為陛下當徹於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孰不驚惶

第二表曰臣伏以耆老等並發丹誠將貫白日請復徽號以光聖謨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情備述微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許

衆心尚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戰兢無措伏惟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每應朝宗之心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下覩人誠若堅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被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七德咸宣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黃龍皓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緌髮童幼謡歌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雖明微誠莫達戴天踊懼履地益慙不任懇迫屏營之至

上憲宗尊號表（闕撰人姓名）曰臣聞皇階肇典必本其丕烈明號允屬將御其成功所以開天地命曆之符合人靈慶感之運臣等輒敢上稽天鑒下採人謠瀝懇陳辭冀乎睿聽九重尊秘萬有顒顒誠未動天心如履薄伏惟陛下一德纘統上符十天六龍時乘下歷羣嶽張寶圖以光帝載懸玉鏡以澈襟靈休明會期則百神宜衛清淨子物而萬邦式孚夫陰本於刑陽稱其德以刑則右武以

德則尚文今陛下宣威紀功示人以武也創業垂統示人以文也寒炎唐十一之盛陋宗周八百之期序庶徵於域中推賜履於閫外宇宙至廣每驚符瑞之繁動植殊輕奚答生成之造昔之遊夏禹美宣王雖外軼其聲而中未盡善孰若陛下慮深一物精入萬樞發揮盛社啟迪鴻業自彼元和至於茲歲埽羣妖清巨祲率黎崇之不恪剗節協之方圓或身暴都市或首懸藁街天英神雛不疾而速雖堯伏四罪殷征三年揆之於今彼有慙德固當仰應名實丕陟鴻徽闢乾位於象帝之文飭宸耀於惡氣之類豈可抱謙沖之微事曠祖宗之大猷

伏願納天人之貺采臣庶之誠昭示至公允塞羣議
韓愈賀憲宗尊號表曰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
姓耆老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
以昭示於來代載陳情款懇至再三陛下仰稽乾文俯
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
天人交慶日月揚光寰海之間含生之類抃歡踴躍以
歌以舞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
不通之謂聖妙算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
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
伏惟元和聖神文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

之如傷可謂體仁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
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
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算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
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劉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
矣風雨以時祥瑞輻輳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
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
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講明堂辟雍之事揆太山
梁父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
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
不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爲此銜酸抱痛負恥且慙

李商隱賀武宗尊號表曰臣聞善言天者必推功於廣
覆善言日者必詠德於太明然後物仰蒼穹人知景曜
皇王擬象今古同規伏惟陛下體天垂範法日輪輝弘
上德以纘戎啓下武而應運頃從臨御旋致治平雨順
風調時推順適苗螟莫蠹坐致消亡是以銀甕石碑非
煙浪井神而告瑞史不絕書且據蜀爲災周秦乏策金
行火運不絕於侵陵瀚海陰山幾淪於約誓陛下乃赫
以天威授之宏略一伐而單于僅免三鼓而貴主來還
滅大邦之仇讐攄累聖之忿憤及晉陽逐帥代馬斥羈
陛下又濬發宸襟委諸廟畫浹辰而前軍就路逾月而

元惡青磯淨豐派之遺疆舉陶唐之故俗嶲爾潞子復
生孽童脫縲莫恩止柢拒詔據九折之險有五州之人
藪澤逋逃冀土租稅陛下又遠揚神斷深詔徂征合鎮
魏之強藩出韓彭之銳將夷其巢窟去彼根株淸明王
之舊宮復金橋之故地曾非曠歲集此丕功固已至化
潛融事光於玉板元機獨運理溢於瑤編況又志切希
夷道存沖漠慕遺蹤於姑射載動堯心思順請於崆峒
欲勞軒拜將以休有萬齡臨茲兆衆使咸躋壽昌之域
俱遊富庶之鄉巍乎煥乎盛矣美矣故得人祇叶欲華
夏均懷願加尊顯之稱以報裁成之美宰臣等能陳大

義允建鴻名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咎繇謨禹克讚九功
述盡善於王猷標具美於帝籙南山稱壽北辰降光永
終無極之年長奉上清之號臣幸丁昌運方守洛京空
深戀闕之誠不在稱觴之列舉頭見日雖悲千里之遙
測管窺天且慶百生之幸

請聽政表【增】唐于邵中書門下請聽政表曰臣等欽承
顧命遵守舊章冒陳至理上喧宸極冀迴三舍以幸萬
方而呼天未聞觸地無厝庶僚何恃而不恐率土何仰
而不憂竊以三漢成規備乎六冊六宗遺範列在史官
歷羣聖無以易其儀貫百王無以更斯制則知聖人達

節而俯就王者屈己以徇時故周發誓師當未葬之日
康王作誥纔憑几之辰夫大孝在於述先執禮懋乎厤
命所以伯魚止慟稟趨庭之規孝景抑情循易月之制
今中夏雖寧而外郊猶警幸屬千年嗣聖九有惟新顧
循問豎之初迫今宅憂之日已交朏魄不決外虞普天
率土任重事殷一日暫曠萬務所擁況翌日之詔手澤
猶存敢忘導揚以塞恩顧且小大之理須稟聖規聽斷
之期已違先旨惟上帝之降命屬陛下以黎元宜以闡
皇綱創帝範副靈祇之望悅兆庶之心焉得極蓼莪之
哀忽宗社之重伏惟陛下仰思無改之道俯戒在茅之

責抑損至情覽決庶務存萬代之圖遺一介之善率繇
大道克允至公天下幸甚　林逢宰臣等請聽政表曰
伏以萬機事繁不可久曠今則披瀝血誠乞親庶政聖
情哀塞未允愚衷夙夜兢憂是再陳啓伏惟皇帝誕受
欽明夙著睿哲道光王室運屬承天而孝感因心悲摧
過毀萬靈顒若未覩乾坤伏冀思繼體之大猷棄執哀
之小節行帝王代天之法薄曾閔匹夫之情特抑哀懷
俯躬朝政宗廟之業永遂和寧社稷之靈知其允答況
事非爲己道本徇公仰惟聖慈俯塞羣望臣等叨逢景
運獲列樞衡昧死竭愚布露丹懇伏紙殞越庶垂天鑒

又表曰臣聞樹之元后以牧蒸人猶日月之照臨不
可以少曠如天地之覆育不可以暫虧故歷代明王取
鑒於此必屈己以徇物遂抑哀而從宜期爲彝章行於
往古聖心哀迫未體至公羣臣憂疑罔知所措伏惟陛
下温恭允塞邁德文明承二百載之丕圖當十三聖之
大業生靈所屬負荷不輕豈宜直貌棘心蹈小節而自
遂寶符神器委大計而未臨且萬機事殷九有望切運
當克構政在惟新顒顒蒼生日有所冀伏乞皇帝以安
黎庶爲念以保社稷爲心對越上元克揚顧命俯從人
願用答天休臣之悽懐實在於此況萬國將至七月匪

遐須務山陵以申孝敬在於營奉不可曠違抑有前規固無拘己伏惟特膺順變允叶情文抑至性而副羣誠略小善而彰大道則天下幸甚宇內和寧臣等生忝明時位當樞軸敬同羣品重啓宸嚴悃愊之誠至於死請

又表曰伏惟漢朝諸帝文稱明聖而著易月之典以爲後代之法光武已降迄於我唐纘有睿哲之君不無明聖之主豈皆乏殷宗之孝豈盡無陛下之心但以所守者祖考之丕圖所臨者生靈之重事不敢徇己以屈萬姓不欲申志以蓋百王具在典謨莫得逾越況元和以前十一聖矣皆以孝理化於萬國迭承次守無議改纔伏惟以社稷爲心以邦國爲念以奉山陵爲至敬以安社稷爲至勤薄曾閔之菲名纂堯舜之盛業副中外之丹款濟蒼生之血誠臣等備任宰衡時逢昌運答先朝之眷遇承陛下之文明伏乞俯察愚心允茲羣望期於得請昧死上陳　柳宗元爲百官請聽政表曰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捨己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猶以事奉皇帝道成鑄鼎仙等馭龍萬姓長號九有顒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尚轂乃懽之言庶政未釐頻闕如絲之命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西漢遺詔前王所奉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亦用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黷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政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爲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蒸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棄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爲念犇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御殿表【增】唐李嶠賀元日御正殿表曰上正三辰下臨萬國事雖舉舊命則維新臣聞聖祖垂訓王者處域中之尊公羊紀時春者爲一歲之始載籍故定抑有典章近歲以來此禮多闕或事因惜費或時屬告休伏惟陛下道際無垠政敷有紀全被發生之德無非訢合之仁蒼旻降符黃輿告瑞石碑既見文作太平銀甕旋臻字成萬歲而又憂勤不斁克責方深精誠旁照於八紘懇惻上通於九廟仙廚徹味獸館休畋遂使化妖宿爲壽星變小災爲饑殍廢由聖感令屬神行爰在新正式脩闕典彤庭列位丹陛陳儀凝旒而天啓其門服袞而日升於觀巽風發越兌澤滂沱左右賢臣駿奔多士國無詖佞擢靈草而不搖朝絕奸邪儼神羊而莫動禮成而

退物有其容況以光耀瑶圖丹青玉板輝前映後邁五
登三臣竊訪碩儒遠徵舊典帝堯華封之祝唯止匹夫
神禹塗山之儀且非元會然猶堯有多愛之戒禹存後
至之誅在和平而尚乖孰歡呼之可致豈與茲日而得
同年臣方守河潼正分符竹不獲躬陳玉帛首率梯航
況又嘗以藝文叨居禁密雖遠離天上猶近接關西抃
賀空深就望無所心馳紫闕非夢寐而不通魂遠皇闈
羨歸飛而莫及　宋方岳賀御正殿表曰天臨南面於
赫當陽星拱北辰惟皇建極離麗於恭嘿無為之後乾
行於始初觀政之時恭惟皇帝濬哲睿明廣淵齊聖三

年無改父道謙未處於法宮一德克享天心渙已新於
大號時乘龍御當宁虎門臣越在侯藩瞻言帝座朝既
盈矣勤勞願警於雞鳴夜如何其箴莫陪於鸞噦
洪平齋賀御正殿表曰閶闔之開皇道曠脩日御之儀
鈎陳之衛紫垣肇正辰居之象萬邦星拱百辟雲從恭
惟皇帝繼體守文宅中圖大講朝元之典冊方重於建
儲循大曆之規禮將嚴於享帝適逢純吉首飾常居儼
負扆以端臨肅奉圭而入覲屹壯泰山之勢歡傳嵩嶽
之呼臣心切傾葵職縻分竹願借方寸之地莫遂就堯
不違咫尺之天惟知戴舜　李梅亭賀御福寧殿表曰

祕殿鼎新昭鴻名而自揭宸居辭麗肅龍御以天臨風
來南面之薰星拱北辰之所恭惟陛下體元居正圖大
宅中福庶民以是訓之彝寧萬國以惟和之政盡力致
孝既畢夏禹之宮脩攻攘夸復考宣王之室棟取諸北
部轉而豐鎬為聲既便於觀遊鶴駕仍通於問寢誕敷文
德聿觀舞羽於兩階載纘武功式燕躋堂之萬壽臣攝
麾黔鄙馳夢清都四海為家更願綢繆於牖戶萬民安
宅益堅壯麗之山河

批答　增　永貞元年答宰臣上尊號表闕撰人姓名曰高祖太
宗接千載之統垂無疆之休太上皇承九聖之烈傳莫

大之慶嗣德纘業允武允文弘帝堯之欽明宗元元之
清靜付朕天下頤神保和至道光於唐虞至仁合於天
地卿等虔遵休德祇獻鴻名循省再三允符朕志朕獲
守寶位丕承睿訓雖嚴恭寅畏不敢追遑而澤未洽於
羣生理未臻於皇極遽言徽號何以當之雖嘉乃誠難
遂來請其上獻太上皇尊號宜依所奏凡百卿士當體
至懷　元和二年答宰臣請上尊號第三表闕撰人姓名曰
朕獲承丕緒以撫萬邦照臨無日月之明膏潤無江海
之浸常恐古躅雖備未享於天心教導雖勤未諧於人
欲諒懃菲德敢議鴻名而鼎臣宗公羣后庶尹上引祖

宗之丕矩下述黎獻之深誠誠予以處泰而思勞告予
以受名而務實陳以懇迫至於再三先典不可以固違
羣情不可以屢阻與其牢讓而繁飾不若納規而徇公
遂抑至懷勉從來請顧惟不稱兢惕殊深　寶曆元年
答百寮上尊號表闕撰人姓名曰前上三章皆有報旨推本
帝王之道研究天人之際可謂盡矣能無亮哉朕辭愈
堅來奏愈懇考蓍龜之意酌卿士之心義貴從人事難
徇志然體未濟之象敬愼居方復大畜之文模法往行
虞舜勤人以恭己文王事帝而小心自勵則鑒乎殷湯
盤銘持盈則戒乎周廟欹器還珠却馬使無愧於前修

菲食罷臺冀有示於來代率是道也庶無悔乎勉徇羣
心祇循祖訓敬允誠請愧惕良深　元和十四年常袞
答南省上徽號表曰朕纘嗣鴻業託於王公之上常恐
涉道猶淺燭理未明夙夜祇畏罔或寧逸至於法天象
以垂制順人心而平亂立刑辟而不峻興禮樂而不倦
簡飭澆浮延納忠直思濟於道保合太和今寰海削平
戴櫜弓矢皆賴於輔弼之誠盡規於左右將帥之略宣
力於邦家循省表章請崇徽號武功文德揚美於予用
愧於懷何以及此尚以昆夷未敘邊鄙猶虞不果允從
宜斷來表　長慶二年元稹批宰臣上尊號第二表曰

朕聞天職生植聖職教化天職舉則四時行聖職脩則
萬方理然而天不以行四時爲德故蕩蕩無名聖不以
理萬物爲功故謙謙不宰顧朕小子獲承丕圖上賴祖
宗之靈下託股肱之力先定鎭冀次來幽燕皆吾日月
之所照臨車書之所轍跡失之則有以自愧得之則何
足自多況今四海雖清物力方困六戎雖伏邊備尚勞
百吏雖存官業多曠萬目雖設紀律未張有此四者不
敢遑寧思與卿等夙夜俾乂卿宜爲我提振大法脩明
政經磬寬戎夸阜康黎庶四者既理名焉用之朕方以
皋夔之務委卿卿宜以堯舜之事敎我驟加徽號深恥

近名循省表章難遂來請　元稹批第三表曰昔齊桓
議封禪管仲驟諫其未宜晉武平江東何曾深惟於遠
馭彼二臣者居安思危之志明而有隱無犯之誠切也
況朕寡德謬膺昌期賴先帝削平之威蒙列聖浸漬之
澤聿來燕冀甫靖華夸既無德而有成寔以祥而爲懼
卿等所宜朝夕納誨警予荒寧雖休勿休日愼一日而
乃過爲溢美頻上鴻名諒多丹赤之誠殊非藥石之愛
汝爲予礪爲朕揣摩汝爲予舟爲朕康濟強我懿號不
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虛名不若居我於無過之地
宜罷來請用副乃懷　元稹批第四表曰朕以正月元

日祇見於九廟對越於上元千官在前萬乘在後覩聲明文物之盛望城社宮闕之尊尚念高祖太宗艱難於經營德宗憲考殷勤於丕緒復懼不克負荷以羞前人寅畏嚴恭式冀無過而燕趙底定戎狄和寧寔惟列聖之休安敢自大其義左右輔弼庶尹師長猥以鴻名願加薄德三詔執事抑而不行物議逾堅予衷未信四陳章表備引古今且曰告虔之時寧忘繼志問安之下胡不慰心事有切於顯榮理難從於拘執於戲允恭克讓既見奪於羣情克己爲仁庶自勤於三省勉依來奏深用愧懷　白居易答宰相賀德音表曰古先聖王旣託

人上與百姓同其欲與天下同其憂唯是推心可底於道朕臨御萬國迨茲五年惕厲之懷雖勤於夙夜伏臘之候猶害於歲時思革獘以救災在濟人而損已是用輕刑緩死責己恤貧罷郡國之珍貢省宮廄之煩費延春令而布仁行惠先南風而解愠阜財庶憑歡心以召和氣卿等或匪躬獻替或悉力弼諧啓沃之間已申霖雨之用燮理之際佇見陰陽之和各宜勉之以輔予理

章【原】魏曹植慶文帝受禪章曰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降茲福慶光啓於魏陛下承統纘戎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内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内爲一豈不休哉　又慶文帝受禪上禮章曰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阼以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内是以溥天率土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賀闕下況臣親體至戚懷歡踴躍

謚議【原】宋顔延之武帝謚議曰以爲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刑於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稟因心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暢

故有來其必亨在晉之季皇塗薦阻欃槍干紀璿璣失馭天墜靈武民屬聖明不假十室之資不藉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泰階消殞薄蝕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内難雖弭外圖未輯河華海岱負固相望荊濮燕亳侯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駕遺氓即序斥堠之所未羈亭徼之所不譯莫不飾誠請罪款塞來賓故能灑埽中嶽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寶命既集損之而益後身愈先既而儀刑帝載揖讓天歷改玉乎文祖班瑞於神宗貫革寢機文武措笏故宸居兩楹坐一八表國訓成均之學家沾撫辜之仁大美配

天必終之以儉德道固萬葉猶中之以話言允所謂敎
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顧邈前王矣　梁沈約齊
武帝謚議曰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
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蓋跡因隨事名由義立堯臣禹佐
咸率茲典伏惟監寂窮微含神獨照德茂始裳之主道
冠初韶之君含精靈於五緯鴛負明於三象初九勿用
英氣凌雲負揭日月仰揚霄漢龍姿鳳釆煥若麗天洎
庸在試盛績雲舉雖屈景漢汙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
浚發懷抱昔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
前聖後賢重規沓矩震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汭旌

旗未麾鯨鯢自殞弗勞羌棘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
伐謀功高善陳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
資於牧野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膳寢門孝德光備
守器宗祧元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
平守在四夷威行海内囹圄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
九官咸事臨朝凝默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
仁與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旻下洞深泉
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罔愆多稔如積三革不累五
刃不砥庠塾大啓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蒐狩有序丹徼
青丘之野跂踵反古之民浮深駕阻迴首革面北夷畏

力獻琛内款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絕漠之威嘉祥霧合
秘瑞泉涌史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駕八
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覲羣后造化不仁穆卜愆應慕切
遺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殯宫將啓勤茲大名宜盡徽
極　又齊明帝謚議曰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
聖功無爽堯禹之稱或殊兼以拯世寧亂致平未必同
道崇擇增祧嘉號不可相襲伏惟自天誕睿英聖在躬
皇矣之符夙著丞哉之謠早集賓門納揆天平地成自
南自北無思不韙在屬負圖道揚末命值嗣主狂凶人
倫道盡宗社阽危瞻烏靡託國難立長爰極治刑四海

樂推三靈以眷東向而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
位如就重負日昃劬勞躬親庶事撫辜納隍之念義同
於罪己振民厚下之情無廢於終食聰明神武淵聽遐
聞萬目備張絃網靡漏御轡不迷寧藉聽於襄野大川
可濟不待備於舟檝崢嶸之下澤靡不懷寥廓之上明
無不燭包以宇宙潤以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
仰之而不知其始萬物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庠廢業忽
焉已久三載弗爲淪弛將及臨朝引領思隆雅訓貴遊
胄萃俊造成羣方將驅世反本既仁且壽告成東嶽高
宴汾陽造化不仁厭世云及放勳之慕不追負鄉之思

空遠殯宮將撤䡴軫難留英聲茂實於是乎在　任昉
齊明帝謚議曰以爲窮神之跡無繼於成名敬思所宗
言歸於有稱是以則天爲大義盡於巽善武功受命理
貫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受欲始於揚名孝
饗終乎嚴配寥廓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軌物
之訓歷試允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梓棟惟
新壓焉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
反獨夫於侯服既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膺當璧之祥
注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擬度天行取則乾健
日昃罷朝幽枉必達官曹寂寞囹圄空虛虎門肄義大
足協律嚴廊有縉紳之談鄉塾無橫議之士既富而敎
弘此孝治遂使家無蕩子野有栖畝置天下於掌握覽
八荒於戶牖寵微金穴之家恩絕椒風之館天應民和
祥符總暨故能上變雲物下漏深泉若乃青丘丹陵之
國黃銀紫玉之瑞幽符遠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
清宮鳴澤爲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參辰於
焉取正豈所謂中衢均奠縣衡共軌者歟　梁元帝高
祖武皇帝謚議曰臣聞巽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
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
表微賤不誄貴卑不誄尊而彰乎名者盛德之嘉號也

被於物者治定之實錄也斯所以聲名煥乎鐘石昭晰
備於管絃者焉伏惟天縱欽明惟睿作聖功超三五聲
踰七十仰之彌高就之彌遠載潛載躍乃武乃文先是
木運告終羣后改屬乾維罔構地紐如崩祧祀阽危公
卿旰食九牧有淪胥之悲八表興橫流之歎乃凝威黑
水表瑞丹陵雲合景從表裏禔福受終文祖允恭克讓
知黔首不可以無歸蒼生不可以無主降汾陽之遠志
不得已而臨之於是類帝禋宗革命創制禘郊式展殷
薦斯潔臨茲大寶化與和氣俱宣扇此王風政與秋霜
並肅言懸日月功格區宇不以紫宸爲貴不以黃屋爲
尊政謐刑措民殷國阜虹旌式卷堡燧戢清胥象相因
環楷無曠天衢亨泰王道升平南海候風東溟奉貢膏
露凝枝慶雲觸石山開蒼璧地出元珪騄騎把鉞則休
屠款塞太尉抗旌則名王厥角聲教所漸決靈虵之都
威令所行通燭龍之外開庠建序布濩於成均正俗移
風氛氳於司樂虛納十亂引諒直之規廣闢四門弘招
賢之德青衿知擊壤之性黃髮恣鼓腹之歡加以鑽味
微言研精至道文終所牧之典史倚所讀之書無輟萬
機日且千遍馳郁郁之聲表乾乾之德允所謂皇哉君
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成岱嶽鏤升平之玉簡昭

事梁甫秘禮首之金繩而文王明夸事倖往冊黃帝橋山痛深前典萬有淪傷三辰掩曜人祇軫慕山海含悲慟切陟方哀深遏密煩寃荼毒貫切心髓風樹不靜陟岵何期思所以欽若九功仰稽七德　北齊邢子才文宣帝謚議曰伏惟聖德光遠神猷弘大初自登庸民譽所集把尺持刀成務斯在百揆載清四門唯穆及天眷既屬人謀所歸鳥獸遷情士女革面敬順天人拱揖羣后處無上之尊居域中之大禮盛樂脩時和歲稔海內有截天下泰然猶憂勞億兆經營四國同虞舜之巡省若軒轅之靡寧威武紛紜神功四暢怨西以東化南自北臨瀚海以浴兵登天山而紲馬左縈右拂擬歌成章方朝百神於太華受萬國於稽嶺升中增封高拱垂衣而天喪黎庶奄捐四海考妣之慕實被含生稱天作誄抑唯恒數故以名追實盡物未臻其美屈道從制一日可以成名

增 唐蘇頲中宗謚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賾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伏惟皇帝纘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夸險安貞而在潛躍由是恭於三朝服茲四罪傒子之始

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既而三年諒陰九族敦敘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密藏怡若家人之禮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翱翔乎儒雅之林經營於文章之囿不傷麛卵不夭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暨於部臺施惠也酌中衢之尊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於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鉅象歲填於牧方採原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游絕冥神寄怡樂在雲臺之上希夸於眞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氛沴凶遘霄極龍攢既啓鳥耘逾慕禮徽三獻北脊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

賈餗敬宗謚議曰定尊號考列聖終古之重事有司宜用大者遠者上質百王之明烈下開千載之成法參天人之意極臣下之誠酌而舉之以正大謚故稱天以誄大莫加焉微臣得議公莫至焉所謂大者遠者蓋總夫一朝之治化四海之惠澤夸夏之率職元元之受賜皇明所臨之遠近睿斷所繫之巨小何如耳其他茍不足以升降盛德者固得略而不論伏惟皇帝以英睿之資紹膺丕曆啓皇輝於磐石浴聖德於少海每欽承冊命天下感悅既即尊位孝思踰顯列聖之道率

履不違禮行乎郊禋敬達乎宗廟富四海以致養崇兩宮以問安推恩廣愛累霈鴻渥發號施惠洽於百靈而又天資嚴正睿德沉毅時海内承憲宗穆宗威靈德澤之厚朝野無事生人休息初臨大寶委政宰庭春秋至富而遠畜剛斷既閱庶務四聰益達英斷自己任賢不疑故卒能光啓誠明戡安天下横議或熾聖衷愈堅忠勲内外叶賛雄略於是舉兵食之大計示經營乎四方而不庭之藩酋自李珍礪志奮節視師於朝承風嚮化遐邇賓動夫不怒而威不戰而勝王者之武也惜乎號未光乎天地澤未浸乎四海而變生非慮遐抱天關生

靈之恍愼其可既乎臣謹上稽國典旁考物情約以經義合諸謚法表功節惠庶叶大中　蘇滌宣宗謚議曰皇天平分盛王全用施雷雨之廣澤則庶物生成務恩威之至仁則四海亭育遂使含靈受泰稟類知懷美謚大名固當稱謂伏維皇帝爰自盤維膺茲九五行越今古仁被黔黎孝惟生知略不代出以天下爲己任視宇内於掌中坐朝而不問風霜弭亂而不恠府帑動惟師古慮必歸周聞善若驚去疾務盡前王之美事列聖之令典必擴而行之加以講信脩睦任賢與能思念勲庸則發凌煙之彩繪敦序友于則置雍和之宴錫脩闕才

彦則命法官諫官之次對愛惘生育則禁三月五月之採捕一物之不得其宜納隍在慮四方之稍有未來降食爲心命將則千里坐知指縱則三邊克定是以人並爲使物得自安加以西平羌戎南征蠻寇三州七關之地坦然無虞四征際海之毗晏然自靜然後賑廩恤人蠲農命使遠無不畜邇無不安姦宄戢心權豪屏息京輦絶桴鼓之響邊陲無烽燧之虞可謂超三躋五度契踰繩者矣　明楊廷和武宗謚議曰古先哲王繼天立極凡有聖德大功顯被於當時必有鴻名美謚垂示於後世蓋古今之通義臣子之至情自周以來未之有改

也然而謚以易名節以一惠要其終而原其始表其大而著其微號必稱情揚非虚美稽諸典禮而無愧質諸鬼神而無疑又先王所以闢萬世匪敢私一人者也恭惟皇帝首出庶物天挺英賢育德青宮講誦不分於寒暑談經翠幄興衰備覧於古今即位之初躬親理政詔令之下究極民情纂脩孝宗實録以鋪張丕顯之謨續成通鑑纂要以繼述先朝之緒再舉尊崇之典孝事重闈特頒御製之詩睦親宗室屢增頒數而嘉重進士之科創立規條而申嚴武舉之選會時艱之洊至勞聖慮以多方變起維城釁生藩鎮邊塵驚於河曲烽火達於

甘泉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大憝既獲磐宗載安受脤於社而振旅於纑戰勝於外而福生於内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几席之變弭之於頃刻蕭墻之變撲之於勵勤内外無患是曰聖人威嚴不殺乃稱神武人方薦瘥天未悔禍盜賊滿野流亡載塗自青兗以達兩河由楚越而亘西蜀數勤大將累發内兵授成算於九重收坐勝於萬里此則武功之再見也粵自丁丑訖於庚辰闔邊境之不寧致皇輿之遠狩天戈至止月捷旬聞日轂纔臨風煙頓息豈意南昌之地復爲逆狄之圖流言外聞甚於管蔡之惡姦黨内應急於吳楚之謀六飛親征萬靈

齊發曾無亡矢之費遂收除蔓之功茲豈人爲實有天助此又武功之屢見也念天下之重事在嗣統之得人遠遵皇祖之明訓上承母后之懿旨奉迎聖明付託神器此又漢唐以下人主傳受之明且正未有若今日之事者也臣等竊嘗徧觀史冊所載歷代帝王前啓後承必有文德以興炳蔚之教必有武功以振恬熙之風漢之武帝唐之武宗皆以聰明果毅踔厲發揚思欲震殊俗而威遠夸勤耿謨而揚大烈以今方之殆同條而共貫也

淵鑑類函卷四十五

淵鑑類函卷四十六

帝王部七 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十 詔 敕 令 贊 序 啓 賦 詩

詔【增】唐永昌元年改正朔詔曰朕聞上皇纂曆則天地以裁規大聖握圖法陰陽以施化故能牢龍品類陶鑄生靈敷景運於休期闡洪基於光大昔有隋失馭率土分崩赤縣爲禾黍之塲蒼生罹塗炭之酷我高祖龍興汾晉鳳起寰區殄梟獍而安八荒翦鯨鯢而清四海太宗膺昊穹之曆數鼓雷電之雄威服遠冠巢燧之前開邊越羲農之際鴻名邁於三五茂績隆於往初高宗稟

雷澤之禎符降天縱之神器湛恩所被亘乾坤覆載之鄉至化所覃盡舟車所通之境撫璇丹極輯瑞蒼嚴天平地成淳風啓千年之運樂和禮備寶祚隆三聖之基逖聽王猷熙闡帝載朕以虛薄虔奉叡圖業業兢兢不遑寢食幸穹昊貽祐宗社延祥河薦合天之符洛出永昌之籙時和歲稔遠肅邇安斯皆先德所延屢彰嘉貺自恭臨兆庶已積炎涼尚想移風未臻於至道顧循菲德媿切於深衷思弘顧託之恩再闡混元之始夫元穹列象三辰以之麗天厚載含章五行於焉紀地易曰三五以變錯綜其數遂成天下之文定天下之象水火相

變其卦爲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言五德更相生變
革萬象故帝者改正施教明受之於天不定之於人者
也自五帝纉統三王馭宇或父子相承同體異德或金
木迭改應天順人故納麓登庸尊受終於文祖干戈革
命必理曆於明時然則開元配永肇自陽來之旦統曆
履端基於朔易之首孳萌發内氣律由中品物任而昭
蘇生類蕩而敷革是知夏之人統不遑殷之地正殷之
地正有劣周之天統元命所苞實在兹矣周文稽古制
禮於成王之日漢高握德改元於武皇之代則知文制
大備未遑於上業損益之道諒屬於中平朕所以遵飾

禮經奉成先志今推三統之次國家得天統當以建子
之月爲正考之羣藝厥義明矣　中宗興復神龍開創
詔曰聞天地盈虛四時有消息之度皇王興替五運有
遷革之期稱號斯殊驪騵亦異受明命者罔不由兹我
大唐高祖聖期首出天與神器有大功於區夏有大造
於生靈太宗道則繼明業推搆極類商湯之起亳若姬
發之承周彈壓九皇牢籠萬古高宗上聖御圖大明司
契手調元氣心運洪爐齊五緯而平太階應三神而登
日觀羅網開闢包冠義胥大猷備闡能事斯畢僊駕不
追逆臣開釁敬業挺灾於淮甸務挺潛應於沙場天柱

將摇地維方擾非撥亂之神功不能定人之危矣太后
亶聰成德濬哲應期用初九之英謀開太一之宏略振
玉鈐而殪封豕仗金鉞而斬長鯨受河洛之圖書當昊
穹之曆數恵育黎獻並登仁壽旣而凝懷問道屬想無
爲以大寶爲勞生遂復秉於明辟且有後命俾承先緒
光啓大唐之國用崇興復之基交際在辰情深感愴奉
高祖之宗廟尊太宗之社稷不失舊物實在於兹業旣
惟新事宜更始　蘇頲睿宗禪位詔曰天下神器非上
聖無以運其機域中大業非元良無以固其本欽若靈
命寅奉神宗居巳順人用安四海承祧主鬯實貞萬國

頃者家臻大憫在疚惟憂梟獍滿衢豺狼塞路社稷之
守但望苞桑忠義之懷誰期艾棘階禍稔惡伺隙乘間
煩言碎辭所不勝道皇太子隆基正氣凝姿端命毓德
自家刑國英徽日甚移孝爲忠雄謨雷發北軍馳入埽
攙搶於紫微南宮反正開日月於黃道平亂寧國翼戴
朕躬一旅不勞功逾復禹七德咸舉事邈與周聲應吹
銅望當歸璧令司空讀册侍中授璽實由立義豈曰尚
親承華肇開元嗣以建方流樂風之緒宜申洊雷之澤
朕爰初踐極喜氣呈祥天人叶心象緯昭晛官名有紀
年號用憑　開元受禪詔曰繼明嗣德王者所以承天

尊祖奉先聖人所以崇孝敬上之禮著乎重華月朔之祠襲乎文命猗歟作頌發流濬哲之祥清廟升歌思表配天之業歷選前載可得而言我國家首出開元繼文膺統七代觀德至道洽於生人三后在天垂裕光於後嗣太上皇帝道超寰表功軼帝先名言不測於乾行仁智不知於日用累讓神器非以黃屋為尊俯膺大寶蓋為蒼生屈志黎人於變淳化斯登載懷脫屣疇咨菲薄竭讓德之志天眷莫迴陳拜首之誠中襟逾邈遂以寡昧祇踐宸居循顧紹庭載深寅畏爰撰初吉躬展肅雍虔肆獻之儀申大號之典神保之饗斯洽介福之道攸

宣億兆同歡人祇共慶　蘇頲開元元年詔曰朕聞聖人無心同於吹萬上皇有道契於明一居天下之尊者至大體其大以照臨成天下之務者至公頒其公以康濟故能稽昌曆考元符通於神祇格於上下鴻名不可以深拒盛典不可以固違斯豈在予而徇物也朕以菲德丕承聖訓埽除攙搶保衛宗稷內問安以承志外聽理以推誠始自朝廷納之以軌物終加蠻陌洎之以聲教欲令跂行喙飲含齒戴髮去其夭札蠲其疵癘每兢兢於紫座寧自貴於黃屋而凡我羣辟額斯兆庶以為人謀協從天意欽若王者人所歸也帝者天之號也歸之者以德號之者以功然號以功成則功不可以不表歸以德厚則德不可以不勵朕猥屬與能之運遂忘沖讓之私將逮建寅之歲首甫擇建子之天統是用發揮景運受茲禮冊夫循名者責實謀始者慮終勉而全之非敢自滿所以克己思政惟懷永圖懼弗勝荷用多慙惕　天寶改元詔曰古先哲王之致理也皆上順天心下稽人事時令贊發生之重祥符叶紀年之稱考彼前載斯為大猷朕嗣守丕業洎三十年實賴宗社降靈昊穹孚祐萬方無事六府惟修寰宇晏然庶臻於理然則乾元在上仁覆為首皇王臨下惠化攸先思弘善貸用

廣慈育尊天寶之建元暢皇風於不宰況屬陽和布氣獻歲發生宜覃在宥之恩式降維新之澤　元稹文武孝德皇帝冊尊號詔曰昔我高祖太宗化隋為唐奄宅區夏包舉四海全付子孫其何事哉彼昏盈而我勞敬也明皇承之能大其業六戎八蠻罔不貢奉由是庶尹弛政庶吏弛刑視人不勤視神不謹燕寇敎起洞無藩籬其何事哉據逸安而易萌漸也逮我聖父勤身披攘斬斷誅除天下略定曾是幽冀賜予懷來荷賴景靈丕訓不墜環歲之內四方平寧粵予何功時帝之力而卿大夫猥以大號加於眇身讓於四三益甚其請皇太后

如聞其事歡然慰心慈旨下臨臣誠上迫祗受大禮凜乎余懷今卿大夫謂我為文武孝德矣其將何道以匡予予其業業兢兢日慎一日慕陶堯虞舜之行以自勉思文祖憲考之道以自勤予苟不思無忘納誨於戲溢美之名既不克讓及物之澤夫何愛焉　憲宗上尊號詔曰朕聞惟人戴后因事必極於推尊惟辟奉天有善必歸於讓德在敷景化以答元功居有勞謙之思進多滿假之懼緬自邃古何嘗不由是而致理焉朕獲纘睿圖祗膺神器上奉大祭下安羣生恭已臨軒兢懷馭朽志欲周於四海念常切於一夫旰食宵興唯恐失墜運

屬休泰時丁小康方隅廓清氛祲銷盪斯乃上荷乾坤之垂祐宗社之降靈下賴卿士之叶心戎臣之宣力端拱凝道推誠任能豈予寡昧用集丕績況至化猶鬱勤憂未寧而中外臣僚文武多士累陳懇疏荐進昌言願獻鴻名以增虛美拒衆心而率籲轉切顧眇身而內愧靡安乃擇吉辰爰受典冊禋告於清廟虔聞於昊天當茲盛儀夕惕增厲於戲朕自御極再加景號在徽章而孔備詠浮實而多慙宜因行慶之辰誕布惟新之澤與物咸遂永孚於休　武宗上尊號詔曰昔我高祖太宗始造區夏闢乾坤以覆載揭日月以照臨盛德耿光格於上下昊天有成命我二后受之列聖丕圖克大其緒文綏武靖奕葉連枝逮予纘脩罔敢失墜誠欲追蹤在昔貽範將來陶末俗於至和返太朴於已散而道不足以居域中之大文不足以成天下之化恭已南面夙興夕惕遐想理古歎然於懷至於嗣歲豐穰寰海康靜祆沴滅息華夷大同茲實監祐自天匡救在下諒非已出安敢自多而三台百辟陳忠瀝懇加我大號其何以堪謂予守文宜述先志抑而不行者三請確而不拔者羣誠豈貪在已之名姑念從人之欲祗膺典策良深惕勵今維夏長養之時動植之物莫不自遂思有以導迎和

氣生活吾人是用稽犧經之作解法虞書之肆赦推恩宥過思與同休　宣宗冊尊號詔曰我國家披皇圖以立極執大象以升中睿父嗣孫重熙累盛逮予稽古聖孝詔復中興洗滌宿氛廓開昌運天命不易賜予元符荷宗社之耿光致寰瀛之小泰干戈載戢風順雨時豈予菲薄洎此肅清皆中外元僚文武多士同心協贊而使之然益用兢慚以戒盈滿而乃累陳丹懇願上鴻名牢讓不從瀝誠彌切於戲昔賢有云舜何人也我何人也苟或讓之不遂予亦敢不思齊今百執事謂予曰聖敬既忘繼志之義以是自勗庶無悔焉浮實之名既不

獲已乘春之澤當務惟新　懿宗嗣登寶位詔曰朕聞龍之騰夫漢也則必乘風雲鼓雷霆以震六合君之踐大寶也則必敷仁恵煥號令以煦萬方是以地不間於幽遐事罔論於輕重洪聖興而皇渥溥德音振而庶類蘇故愆咎咸除枯沈盡起斯皆前代令典國朝成規委戀諒戒於惠好凝命始懐於布澤肆予寡德嗣纘丕圖夙夜乾兢若俯泉谷永維我高祖太宗之艱難締構又維我列聖之慈儉統承思所以克紹休明弘濟億兆對甿俗之弊清理化之源肇祥導和應天順物致驩心於率土知恭己以臨人爰申在宥之恩用洽維新之慶

宋太祖登極詔曰五運推移上帝於焉睠命三靈改卜王者所以膺圖朕起自側微備嘗艱苦當周邦草昧從二帝以徂征洎虞舜陟方翊嗣君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與能屬以北敵侵疆邊民罹苦朕長驅禁旅往殄塵氛鼓旗纔出於國門將校共推於天命迫迴京闕欣戴眇躬幼主以曆數有歸尋行禪讓兆民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曠時勉徇羣心已登大寶昔湯武革命發大號以順人唐漢開基因始封而建國乘時撫運既叶於謳謡及物推恩宜周於華夏於戲革故鼎新景物初隆於王室脊宏肆赦鴻恩普洽於民心更賴將相王公協謀同力共裨寡昧以致升平凡爾萬方咸知朕意　元王鶚世祖即位詔曰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闕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餘恨竟弗克終肆予沖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庶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為此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

左右萬里名王巨僚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冰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饑渴所當先務略舉其切時便民條列於後嗚呼歷數攸

歸欽應上天之命勳親斯託敢忘烈祖之規建極體元
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
協力獻可替否之助也　又中統建元詔曰祖宗以神
武定四方淳德御羣下朝廷草昧未遑潤色之文政事
變通漸有綱維之目朕獲纘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
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
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
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歲五月十九日建號爲
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爲先故內立
都省以總權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

事補偏捄弊之方隨詔以頒申畫於后於戲秉籙握樞
必因時而建號施仁發政期與物以更新敷宣懇惻之
辭表著憂勞之意凡在臣庶體於至懷　徒單公履建
國號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
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
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
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
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
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狥百姓見聞之狃習要
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皇帝握

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
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伸請謂既成
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
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
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
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故匪爲之溢美
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明太
祖登極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
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
海內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

之靈遂成逐鹿之秋致英賢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
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
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
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
勉徇輿情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
是年爲洪武元年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建大社
大稷於京師立妃馬氏爲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
天下咸使聞知　成祖登極詔曰昔我皇考太祖高皇
帝龍飛淮甸汛埽區宇東抵虞淵西踰崑崙南跨南交
北際瀚海仁風義聲震盪六合智爽闇昧咸除光明三

十年間九有寧謐煌煌功業侔於湯武德澤廣布至仁
彌流少主以幼沖之姿嗣守大業秉心不順崇信奸回
改更成憲戕害諸王放黜師保禍機四發將及於朕朕
為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王得與
兵討之朕遵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
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少主曾
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
擒之於填上殲之於白溝破之於滄州潰之於藁城鏖
之於夾河轔之於靈璧六戰而已不圖朕於是駐師畿
甸索其奸回庶幾周公輔成王之誼而乃不究朕懷闔

宮自焚自絕於宗社朕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
謂朕太祖之嫡順天應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
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而不獲乃俯徇輿情即
皇帝位　洪熙登極詔曰朕惟上天生民爰立君主仁
育兆庶咸底於泰和統御華夷同躋於熙皞我先皇帝
奉天撫運治化高於百王文德武功聲教被於四海比
緣邊警屢龍馭以親征逮及凱旋竟鼎湖之升遐遺命
神器付予眇躬顧哀疚之方深豈遵承之遽忍親王公
侯駙馬伯文武臣僚君民耆老四夸朝貢之使俯伏闕
下奉表勸進以為天位不可以久虛生民不可以無主

長嫡承統國家常經陳辭再三瀝懇勤切用是仰遵遺
命俯徇輿情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奉祖考之
洪祐仰聖神之永圖屬茲莅祚之初宣布維新之命
敕【原】梁沈約武帝踐祚後與諸州郡敕曰欽惟邃古爰
及近代雖禪代異時而成功一揆豈惟靜民寧亂實由
符運總集故能啓業垂統光宅區夏齊氏遘茲昏詖斯
亡奄及民命烝黎倒懸非喻朕大懼四海舟覆二象雲
傾億兆與崑岡並燎縉紳與蘊崇共日永言懷悼發憤
經營推鋒投袂電擊風掃藉上天之靈因熊羆之用德
未半古功倍前烈齊氏既欽若虞夏高揖萬邦兼以寔

符先著樂推攸在幽顯宅心辭不獲命猥以虛寡君臨
萬國川嶽之懷寤寐盈慮方欲昧旦丕顯日昃忘勞思
與賢能庶濟世道卿擁旄萬里共治是寄當求民瘼留
念獄市威斷以御強猾仁惠以撫貧孤使遠近幽深咸
得其所方虛位欽能懸爵佇効勿令漢代璽書獨行於
自古晉世班條靡用於茲日想加充勉副其側席【增】
唐張九齡處分朝集使敕曰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
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
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咨羣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更
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樂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

爭訟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脩其五教將以惇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耳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遂行之則是皆能勵朕復何憂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生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

令原晉元帝答劉琨等令曰方今岳牧伯之任股肱腹心之臣萬邦之內九服之外咸見翼戴以隆天威是用辭不獲已而居王位尋覽所陳弘旨優遠孤方當匡復

帝祚豈可猥居極位昔有夏克復賴靡艾之勳周宣中興由申召之佐二公鎮御幽朔忠以衛上建功拯難寔憑遠略夸難雪恥於是乎在　梁任昉齊宣德皇后臨朝答梁王令曰承周茲謙抑未膺大典敬復雅旨良有憮然夫至寂難原言象所絕敷思有律感通斯在所以異人者神明同人者用舍王誕茲上睿對越天行德冠二儀化周羣動生民以來一人而已但達節弘道每濡跡於中庸神照惟幾不抑心於鑽仰范宣既讓其下取則况聖圖睿範歌思是歸廉約雖弘慶賞遂替誠賢者悅義長難進之風不肖者矜功沮竭力之効勸沮之間

所差已遠王何得不暫紆雅尚允答天人使朕夜艾以安早朝有預今遣率茲百辟申薦誠款萬致一塗煩言可略　又敦勸梁王令曰夫功不在賞故庸勳之典蓋闕施侔造物則謝德之塗已寡要不得不強為之名使銓宰有寄王實天生德齊聖廣淵重搆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稾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遊梁朝聲華籍甚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搆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疇一馬之田介

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驚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既鱗下車亦瓦裂致天之屆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遊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恧焉輶軒萃止今遣某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又重敦勸梁王令曰朕聞匹夫好仁義在摩踵君子行道達斯兼濟未有盡器窮神蘊徽章乎天植高莫中尊覩傾墨而弗拯惟

王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四時等契兩曜齊明擬度天行取則乾健而運距鄭季道極百王援義而起一戎大定羅山革莫罔不率從用使商庭産蓂周闕樹梓傾宮既散鹿臺靡蓄盛德大業巍巍若此日者事岐之號爰發帝言殊物備禮率由寡昧雖復雲罕載路清蹕啓行昭德報功未臻其極而高揖天休遠存克讓俾予末亡與懃日昃今遣某等率茲百辟人致誠請庶有感客心霈然降志

牋【原】梁任昉為百辟勸進梁王牋曰伏承嘉命佇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寔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向者嗣君

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生翦為仇讐折棟崩榱壓焉自及鄉士懷腼靦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躔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阬岸使夫匹婦兒童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之仁翻為獨善

又牋曰近以朝命蘊崇冒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荊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跡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輒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効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匡時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寔有愚誠不任悾款棘心重謁伏願特膺典

策式副民望

序【增】宋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曰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容睟昭感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眂令而動

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頳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列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稾朔卉服之酋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夸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壇飾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　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曰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響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氾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難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沉冥之怨既缺過軸之疾已消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於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道

德齊禮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彯摇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譸莠蔑聞摳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圜扉耆年闕市井之遊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清夸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鈇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邸充牣郊虞憑櫝相尋鞮譯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孳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沉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與　梁陸倕石闕銘序曰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克明峻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咸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躋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迺操斗極把鈎陳翼百神禔

萬福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
七萃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
露項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
首憑固肅慎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
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弘舸連舳巨艦接艫鐵馬千
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
士無遺鏃樊鄧咸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
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革車近次師營簡牧華夸士女
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見雲集雷聚寒野簞食盈塗似
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恤少代罪弔民農
不遷業市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來圖羽檄交馳軍書
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保於師旅淵
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
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通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
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
大定極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
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類帝禋宗
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搢紳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
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南服緩耳西戎反舌劒騎
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

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
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
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
而款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
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
知禮讓教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
務簡歲阜民和歷代規謨前王典故莫不芟夸剪截允
執厥中【原】梁沈約武帝集序曰文思安安欽明所以
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興詠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龍
顏之君少明古學漢高宋武雖闕章句歌大風以還沛
好清談於暮年夫成天地之大功膺樂推之寶運未或
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我皇誕叡自天生知在御
清明內發疏通外典爰始貴遊篤志經術究淹中之雅
旨盡曲臺之奧義莫不因流極源披條振藻若前疑往
滯舊學罕通而超然直詣妙援終古善發談端精於持
論置壘難踰摧鋒莫擬有同成誦無假含毫興絕節於
高唱振清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送別望歸皇王高
宴心期促賞莫不超挺容與淳發神衷及登庸歷試辭
翰繁蔚牋記風動表議雲飛雕蟲小藝無累大道懷君
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爲下奉上形於辭旨雖寥參

忠規遺憲必削而國謨藩政存者猶多遠乎俯應歸運仰脩乾錄載筆握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翰暨於設簴靈囿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伐木採薇出車杕杜之謳皆詠志摛藻廣命羣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鐘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況乎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因事立名隨源編次

增唐太宗帝範序曰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其君臣所以撫育黎元陶鈞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曆數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嬀薦陶唐之德元圭錫大禹之功丹羽呈祥周開七百之祚素靈表瑞漢啓重華之基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版蕩海內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握天樞然猶五嶽含氣三光戢耀豺狼尚梗風塵未定余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夕對以魚麗之陳朝臨以鶴翼之圍敵無大而不摧兵無堅而不破翦長鯨而清四海埽欃搶而廓八紘既而承佑天潢登清璇極襲重光之永業

繼寶籙之隆基戰戰兢兢若御深而馭朽日愼一日龍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未辨君臣之禮度不知稼穡之艱難余每思此爲憂未嘗不廢寢忘食今自軒昊以降迄於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然所以披鏡前蹤博採史籍聚其要言以爲近誡云爾　王勃九成宮頌序曰國家梯霄架極磐域裁基參高丘白雲之肩鬱函都紫氣之兆宸扉既闢一宇宙而來王聖籙潛躋貳乾坤而作帝高祖天旗夜立制黃烏而九驅太宗日馭晨飛驂綠螭而首出雖立極承祧之業進燭前文而重光累洽之符歸功下武陛下承靈太乙踵睿登三星虹沓祉電虯發慶丹書碧篆神符煥河洛之文玉斗珠衡天骨挺皇王之表用能拾桐珪而瑄七鬯肅玉籍而揖宗祧穹靈九天騰景萬里御風雷七曜於上博臨之功顯用山川六府於下輔相之宜得元功密運敷造化於靈襟黃屋神凝創經綸於寶思鳳幃宵靜陰靈宣玉闕之華鶴禁朝趨離象峻銅樓之景川分帝子控鯢壑而疏源岳動天孫擁熊山而列鎭其成化也如彼其強幹也如此猶乃停旒正室巖纊中軒玉階匪泰金門爲險佇虹旗於月澗岳瀆生光飛鶴蹕於煙皋江湖動色桃溪逸彥塞丹井而歸風

松磴遺英斬元關而奉制位謙河海九卿叅巨濟之功道合星辰三事藝經天之象朱轓緝化泣故老於中漢墨綬宣風統春童於上陌王化之基已洽天上之代有序建銅儀而測暇象緯齊懸按璿璣而書雲禎氛疊舉祥嘒十二管鵷調夏谷之音大禮三千禎蛇應黃鍾之曲蠶功順令業著於青棠蟁磨迎春恩周於黛耜黃沙靜㵐爽鳩興頓足之悲丹石銷冤神獬轂推鋒之計咏時和於地壤動植咸驩歌道泰於華封昆蟲自樂呈墟列將輝玉節而長驅天策神兵下金壇而決勝横麾赤阪蒠山成不戰之郊會繳清丘桃野見其亡之兆煙馳火徼勵珠產而移琛雪鶩冰洲駕瑤谿而納貢乾坤徑復載遵赤縣之封曦望環周未出黃圖之域故夫含吐萬物至功也制平八表大業也一陰一陽神道也乃文乃武聖圖也用能使天不愛寶地不藏珍日月五行風雲四序龍章鳳彩焉爽於郊墟黃鉞紫玉磊砢於垌圍集風雲於翠筵浴甘露於朱英澤馬飛鑣山輿結轍珠徼狎至祥書竭東郭之毫累譯同歸朝冊盡南山之竹然後瑤壇備物陳帝服而展皇儀后室疇庸登泰山而小天下功弘事畢狹廣宙而三遷風舉雲搖歷神都而一覩考遺基於汶上稽故典於淹中光總章之瑞紀嗣乾封之寶曆大矣哉昇中作容握四海而爲尊則大斯模肇三宮而配永

明宋濂洪武聖政記序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於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具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算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闢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夕之寧迨正天位朝萬國尊尊國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於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於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才優前代正禮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壼之法勵忠節之訓剛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得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圮壞殆將百年

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智勇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爲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興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律之列著之於商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

【原】啓梁沈約賀齊明帝登祚啓曰竊惟皇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欝林凶德早樹行悖人經逖聽之所未書宗廟之殆如綴百靈齊動九服迴遑結后來之望思庇民之主日月以冀遐邇翹心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章日采煥若麗天納麓賓門道風遐被睿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眇繼紆汾陽之遠情運堯心以臨億兆敷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況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踴躍外徼心不勝慶謹緝民和式流皇澤塗歌里抃戴懷鳧藻

【增】賦漢班固東都賦曰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

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旣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羣

臣之序既書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
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
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是
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
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
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
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
動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别區界絶而不鄰自孝武之所
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
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

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内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
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群后究皇儀而
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
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
鼓鏗鍧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
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
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群臣酢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鐘
告罷百寮遂退於是皇上親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
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
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宫之麗飾損乘輿

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内棄末
而反本背僞而歸眞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
尚素元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
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
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
金聲是以四海之内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
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
與嗟歎元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
世　唐述聖賦闕名撰人　曰臣聞立極著紀之初闢乾開
歷之始上所以分垂象曜下所以彊括地理惟大人之

有作越百代而孤峙飛五位以龍奮騰九萬而鵬翥曩
者炎運將終鼎命去絶四溟波駭八維幅裂羽檄交馳
邊烽並爇長星夜埽車雲朝結莫不望壁壘以靡旗對
轅門而亂轍故得百城冰潰千里煙滅圓靈命之有在
乃慷慨而投袂驅八駿以雷擊馭六飛而電逝騰星劒
以外倚振雲鋒而高彗既後事而先謀亦先勝而後制
兵有臨而必尅功無往而不濟龜策叶以符兆人神應
而合契諒包項以駕軒實孕皇而育帝足以光燭千祀
足以祚隆萬世於是戢兵偃武銘功紀勳採三代之遺
經刊八方之遺籍搜隱遁於林藪訪栖遲於巖石然後

調玉律以定時測金儀而考曆符洛下之前驗侗容成之絕迹若夫流惠澤於瀛表被仁風於區外窮八際以來庭踰九譯而浹會莫不削衽而崇禮樂解辮而襲冠帶參兩曜以齊明混二儀以稱大信一人之致感實萬方之攸賴聖皇以令叶先甲時惟仲春乃整法駕馭華輪六軍雷動萬乘星陳臨濁河以北睠指清洛而東巡乃升雲闕俯天津朝萬國禮百神珍賚咸集要荒畢臻夫其地也據三川以設險憑四關而作固總奔湊於八方測圭影於中度既定鼎於周業亦克昌於漢作竽嵩巒之邐迤臨崤坂之迴互所以仰叶辰象所以俯清天

步於是疑聖情以遠慮思成敗於中古美揖讓於有虞壯成功於大禹恥用兵於中冀鄙窮戰於丹浦每有違於汝弼恒知失而思補乃命促苑囿散積聚改制度易規矩削侈麗於樓臺崇質素於階宇仁好生而必遂德無貫而不輔習嘉禮於玉帛和大樂於鐘鼓上可以降集羣瑞下可以安懷率土惟聖作之可觀實萬物而斯覩

顧况高祖受命造唐賦曰在桓霊之道暌兮本小而末大下陵而上替君臣相失南北歷帝醜隋而命唐纂周漢之鴻裔高皇生而豁達大度徇齊弱而能言神光佳氣兮爛以氛氲兆白雀兮戴紫雲隱隱曈曈兮始乎太原君子得時有如追奔岷峨導江兮河出崑崙雷砰電掣浩浩渾渾厥波雖雄爲海所吞乾健而坤順兮利配乾而法坤有何姦蒙恃險偷存乃建皇極鍾乎歷數革舊鼎新兮式閭封墓走百神以咸秩兮包五嶽而作固過蒲津而川后增流兮次霍邑而山靈告路彼尚慘黷兮我寬刑以薄賦陋茅屋乎土階遵朱干與大輅乃有嚴更之署環衞鈎陳文昌武庫玉冊韜府兮內八景之真文金盤築霞兮承九天之清露元聖有作恢法度也厥祖草昧諸夏宗臣鑾夸齊長從德如歸若王固讓而天下可違乎有社稷焉不可闕祀有烝人焉不可

無主是以木曰感仰火曰熛怒辰戌丑未王我唐土神祗叶從龜筮攸同乃更正朔以刀文爲問通告於上下予昧乃德嘉乃丕績若將殞於厥躬草艾渠魁兮困駕英維拔萬姓於湯火兮散三光於昊穹此皇王所以職敎化也非天不應非聖不作造我鉅唐在夏之輿粥成九服經略九道荒厥迹之茫茫在周之興西至流沙東至樂浪重九譯乎越裳在漢之盛大夏身毒月支夜郎辰韓之國盡革傍行未若我唐歌其聲舞其容十有二部鏡立乎中央提封所經聲教所被窮天下之環怪截海外之梯航逾蟠桃而跨弱水兮蓋四十萬里鳥飛驛

驟兮鱗萃乎艅艎凝碧樹於洞房送白雲於帝鄉鏘破陣於清廟兮準文始與西廂迎氣於東郊兮養老於上庠禘祫之禮秬鬯圭瓚兮辟雍明堂夔蛟鏞之馥馥鼖鼉鼓之鏜鏜羽林孤兒青衿胄子森琳瑯以鏘鏘河山巨防百二盤岡渭水貫都兮來天漢之湯湯浞龍宮而捐鬼國延苑囿而峻擴隍驪騋騊駼犀象乘黃附驥之馬骨騰肉飛滅沒陸梁鶩出女床鶤鷄白鷴孔雀翱翔縮沙磧與江湘休徵四塞兮花萼連芳大容揮絃兮子晉吹簧飛廉馳道兮河鼓服箱雍門韓娥流徵叩商激歌鐘於未央校羽獵於長楊

垂衣治天下賦 闕撰人姓名

曰天曦唐帝恭承永命守無事為至德彰不言為大令當宁而百蠻自賓垂衣而八極居正當書軌以混合象祖宗而作聖治契無外人蓋有為戴北極以定位比南山而不移皇皇焉儼六服以御寓燭燭焉虛四聰而聽卑備其文火龍迴帶以如動藏乎用天地成功而不知與區夏再造俾古今同道靜以虛襟固其大寶儲精而雲欝冠蓋恭已而耀生黼藻故能追軒皇躡陶唐文物周衛邦家有光飄祥雲乎五彩蟠瑞靄於六章豈徒具飾乎領袖亦以權量乎圓方是知垂拱者古之難委裘者聖之旨蓋與神合寧將智使不然何以酌天心安地紀一家之大鮮煩車馬以巡遊九重雖深盡見山川之媺理形神不拘清淨為徒體安以一襲道洽於三無俟時不在於顛倒致美何傷乎曳婁於時天淨泰階城開外戶應星精以列將動岳神而生輔楚製者分闔而守封緌捉者坐帷而論古纘未周而如挾窣有闕而咸補

宋呂大鈞天下為一家賦曰古之所謂天下為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舟車所至以盡疆以八荒之際為藩衛以九州之限為垣墻列國則羣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民之賢而不可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傅愚而不可棄者皆我之幼稚獲臧經理其財乃上所以

養下之道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上之常貿遷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辯公私之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禦無閭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功緦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媿亦我族之醜一人失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之義嘉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覲會同則幼者之定省承稟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曲防遏糴以幸其災縱諜用間以乘其失乖睽有甚於鬩墻鬬狠不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強自吞推所不愛以殘自昏斧斤親刃其九族塗炭自燎其一門與

阡陌而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
建則託婦子於羈旅之屯貧富不均幾臣僕其昆弟苟
簡不省皆土苴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雖有王侯
而不得輒預其政雖有守令而不得久安其祿譬之錦
衣玉食縱無所用之子雕車良馬委不善御之僕門庭
雖存亦何足以統制闔門無法則何緣而雍睦豪強日
橫而略無鞭撲之制單弱日困而不識襁褓之鞠豈天
理之固然實人謀之不足　司馬光交趾獻奇獸賦曰
皇帝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通無不
協遠無不臻粵有交趾來獻麒麟於是羣公卿士百僚
庶尹儼然垂紳薦笏旅進而稱曰陛下功冠邃古化侔
儀極共承神祇嚴奉宗稷純孝烝烝小心翼翼出入起
居不忘於訓典進退周旋必咨於軌則體文王之卑服
遵大禹之菲食宮室觀臺無雕刻之華輿馬器用無珠
玉之飾遊必備於法駕燕不廢於朝夕此皆帝王所不
能為陛下行之尚不忘於怵惕另以方內乂寧黎民滋
殖垂髫之童耳皆習於詩禮戴白之叟目不睹夫金革
至於根著浮流跂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茂澤此
殊俗所以響臻靈獸所以來格雖漢室之初黑鵰貢於
絕徼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譯殆不足方也臣等謂宜

命協律播之聲歌詔太史編之簡策以發揮不世之洪
休張大無倫之丕績不亦偉乎皇帝乃穆然深思慨然
不怡曰吾聞古聖人之治天下也正心以為本脩身以
為基閨門睦而四海率服朝衆和而羣生悅隨故務其
近不務其遠急其大不急其微今邦雖康未能復漢唐
之宇俗雖阜未能追堯舜之時況物尚疵癘而民猶怨
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亂未安而忘危享四方之獻當
三靈之貺皇帝於是御棫樸之篇觀大畜之繇延黃髮
之儒顯巖穴之秀善有可旌無間於幽遠言有可采不
棄於微陋位匪德而不升官無能而不授使稷契居左
皐夔立右伊呂在前周召侍後相與講經藝之淵原覽
皇王之步驟求大化之所未孚訪惠澤之所未究與民
之利若療夫饑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疾疢賜予簡而功
無所遺刑罰清而姦無所漏浮費省而物不屈於求須
苛役蠲而農不妨於耘耔使之夏有葛而冬有裘居有
倉而行有糗絲纊之饒足以養其老甘脆之餘足以慈
其幼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塗之
人恥爭而喜讓閭閻之俗棄濁而歸厚戶知禮義之方
人享期頤之壽然後旃裘之長頓顙而讋服祝髮之渠
回面而奔走靡不投利兵而襲冠帶焚僭服而請印綬

於是三光澄清萬靈敷佑風雨時若百蔟豐茂休氣充
塞殊祥輻輳甘露霢霂於林薄醴泉觱沸於嶽實華平
羅植於階陀朱草叢生於庭雷鳳鳳長離駢枝而結巢
黃龍歸虞羣友而為畜

詩 增 唐太宗幸武功慶善宮詩曰壽丘唯舊跡豐邑乃
前基粤予承累聖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
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
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螭端扆朝四嶽無為任百司霜
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芸黃遍原隰禾穎積京坻共樂
還鄉宴歡比大風詩　又執契靜三邊詩曰執契靜三

邊持衡臨萬姓玉彩輝關燭金華流日鏡無為宇宙清
有美璇璣正皎佩星連景飄衣雲結慶戢戈榮十德昇
文輝九功煙波澄舊碧塵火息前紅霜野韜蓮劍關城
罷月弓錢綴榆天合新城柳塞空花消蔥嶺雪縠盡流
沙霧秋駕轉兢懷春冰彌軫慮書絕龍庭羽烽休鳳穴
戍衣宵寢二難食旰飧三懼翦暴興先廢除凶存昔亡
圜蓋歸天壤方輿入地荒乳海池京邑雙河沼帝鄉般
脩思勵已撫俗媿時康元[illegible]佇鹽梅股肱唯輔弼羽賢
崆嶺四翼聖襄城七澆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質已知隆
至道共歡區宇一　許敬宗奉和執契靜三邊詩曰元

塞隔陰戎朱光分昧谷地遊窮北際雲崖盡西陸星次
絕軒臺風衢乖禹服寰區無所外天覆今咸育寬苗猶
有孽戮負自貽辜網疎妖鯢漏盤數怪禽逋騁飛尚假
息乳視暫稽誅乾靈振玉弩神略運璇樞日宿廓遊氛
天陳清華野昇暄光西夜馳恩溢東瀉揮袂盡昆炎開
關納流豬錦軺凌右地華纓羈大夏清臺映羅葉元沚
控瑤池駿鹿輪珍旣樹羽零來儀輟餚觀化雨栖蘂華
條支薰風交閶闔就日泛濛汜充庭延飲至絢簡數春
藻迎姜已創圖命力方論道昔託遊河乘再備商山皓
欣逢德化流思效登封草　蘇味道奉和受圖溫洛詩

曰綠綺曆河檢青壇俯洛濱天旋俄制蹕孝享屬嚴禋
陟配光三祖懷柔泊百神霧開中道日雲斂屬車塵預
奉咸英奏長歌億萬春　牛鳳及奉和受圖溫洛詩曰
八神承玉輦六羽警瑤溪戒道伊川北通津澗水西御
圖開洛匱刻石與天齊瑞日波中上仙禽霧裏低微臣
矯弱翮抃舞接鸞鷖　陳子昂皇帝上禮撫事述懷詩
曰大君忘自我應運居紫宸揖讓期明辟謳歌且順人
軒宮帝圖盛皇極禮容申南面朝萬國東堂會百神雲
陛旗常滿天庭玉帛陳鐘石和容思雷雨被深仁承平
信娛樂王業本艱辛願罷瑤池宴來觀農扈春卑宮昭

夏德尊老睦堯親微臣敢拜手歌舞頌惟新　李嶠皇
帝上禮撫事述懷詩曰配極輝光遠承天顧託隆負圖
濟多難脫履歸成功聖道昭永錫邕言讓在躬還推萬
方重咸仰四門聰恭己忘自逸罔人體至公垂旒滄海
晏解網法星空雲散天五色春來日再中稱觴合纓弁
率舞應絲桐凱樂深居鎬傳歌盛飲豐小臣濫簪筆無
以頌唐風　又奉和拜洛應制詩曰七萃鸞輿動千年
瑞檢開文如龜負出圖似鳳銜來殷薦三神享明禋萬
國陪周旗黃烏集漢幄紫雲迴日暮鈞陳轉清歌上帝
臺　盧綸皇帝聖感詞四首曰提劒雲雷動垂衣日月

明禁花呈瑞色國老見星精發棹魚先躍窺巢鳥不驚
山呼一萬歲直入九重城　天衣五鳳彩御馬六龍文
雨露清馳道風雷翊上軍高旌花外轉行漏樂前聞時
見金鞭舉空中指瑞雲　妙算干戈止神謀宇宙清兩
階文物盛七德武功成校獵長楊苑屯軍細柳營歸來
獻明主歌舞溢春城　天樂下天中雲屏儼在空鉛黃
盤河漢笑語合笙鏞已見長隨鳳仍聞不射熊君王親
試舞閶闔靜無風　楊巨源春日奉獻皇壽無疆詞十
首曰文物京華盛謳謠國步康瑤池供壽酒銀漢灑宸
章靈雨含雙闕雷霆肅萬方代推仙祚遠春共聖恩長

鳳扆臨花暖龍鑪旁日香遥知千萬歲天意奉君王
鴛鷺形庭際軒車綺陌前九城多好樂萬井半祥煙人
醉逢堯酒鶯啼答舜絃花明御溝水香暖禁城天賜宴
文逾盛徵歌物更妍無窮豔陽月長奉太平年　雲陛
臨黃道天門在碧虛太明含寀藻元氣抱宸居戈偃征
苗後詩傳宴鎬初年華富仙苑時哲滿公車化入絪縕
大恩垂渙汗餘悠然萬方靜風俗揖華胥　玉漏颺青
瑣金鋪麗紫宸雲山九門曙天地一家春瑞靄方呈賞
暄風本配仁巖廊開鳳翼水殿壓鼇身文雅逢明主歡
娛及賤臣年年未央闕恩共物華新　垂拱乾坤正歡

心品類同紫煙含北極元澤付東風珠綴留晴景金莖
直曉空發生資盛德交泰讓全功間氣登三事祥光啓
四聰遐荒似川水天外一朝宗　代是文明晝春當宴
喜時鑪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漢典方寬律周官正採
詩碧霄傳鳳吹紅旭在龍旗造化膺神契陽和沃聖思
無因隨百獸率舞奉丹墀　睿德符元化芳情翊太和
日輪皇躔遠天仗聖朝多曙色含金榜晴光轉玉珂中
宮陳廣樂元老進賡歌蓮葉看龜上桐花識鳳過小臣
空擊壤流海是恩波　物象朝高殿簪裾溢上京春當
九衢好天向萬方明樂報簫韶發杯看沆瀣生笑蓉丹

闕暖楊柳玉樓晴閶闔開中禁衣裳儼太清南山同聖
壽長對鳳凰城　日上蒼龍闕香含紫禁林晴光五雲
疊春色九重深貫叶元和德文乖雅頌音景雲隨御輦
顥氣在宸襟永保無疆壽長懷不戰心聖朝多慶賜瓊
樹粉墻陰　化洽生成遂功宣動植知瑞凝三秀草春
入萬年枝鳳披嘉言進鸞行佳氣隨仗臨丹地近衣對
碧山遙渥澤方求遠聰明本聽卑頗同東觀士長對漢
威儀　杜甫行次昭陵詩曰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
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
雲隨絶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
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
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
舉鐵馬汗常趨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
流恨滿山隅　又重經昭陵詩曰草昧英雄起謳歌曆
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
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
再窺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薛逢宣政殿前陪位觀冊
懿宗皇帝尊號詩曰樓頭鐘鼓遞相催曙色當衙曉仗
開孔雀扇分香案出袞龍衣動寶函來金泥照耀傳中
旨玉節從容引上台盛禮永尊徽號畢聖慈南面不勝

哀　陳陶皇帝擊壤歌詩曰百六承堯緒艱難土運昌
太虛橫彗孛中野鬬豺狼帝曰吁吾嗣時哉憶聖唐英
星垂將校神嶽誕忠良鍊石醫元氣屠鼇正昊蒼掃原
鋪一德驅禝立三光大道重蘇息眞風再發揚蔑夸踰
舊跡神聖掩前王郊酒酣家廟鴻恩受渺茫地圖窮貢
出天語肅衛將雜貢來山峙犀夸入雁行紫泥波海岱
鴻筆富巖廊麗象數宸極寰瀛作瑞坊泥丸封八表金
鏡照中央構殿符麟趾開藩表鳳翔鸞輿親稼穡朱幌
務蠶桑戎獨揄天馬靈仙侍玉房宮儀水鬼甲門衛綠
沈槍陶鑄超三古車書混萬方時巡望虞舜蒐狩法殷
湯化合謳謠滿年豐鬼蜮藏攻源歸牧馬公法付神羊
寶鼎無虧應金甌有破傷封山昭茂績祠法答嘉祥在
昔宮闈僭仍羅羿浞殃牝雞何譏讖猘犬漫劻勷苗禱
三靈怒桓倫九族亡鯨鯢尋挂網魑魅旋投荒松柏霜
遊翠芝蘭露更香聖謨流祚遠仙系發源長島嶼征徭
薄溝瀾況稻涼鳧魚饜餐啖荷薜足衣裳窮寐華胥國
嬉遊太素鄉鷹鸇飛按翼忠孝住逾墻有叟能調鼎無
媒隱釣璜乾坤資識量江海入文章野鶴思蓬闕山麋
憶廟堂泥沙空淬礪星斗屢低昂歷草何因見衢罇豈
暫忘終隨嘉橘賦霄漢謁羲皇　李百藥謁漢廟詩曰

纂堯靈命啓滅楚閏餘終飛名膺帝籙汎迹韞神功瑞
氣朝浮碭祥符夜告豐枊揚駕人傑叱咤掩時雄締搆
三靈改經綸五緯同干戈革宇內聲教盡寰中運謝年
逾遠魂歸道未窮樹碑留故邑抗殿表祠宮沐蘭祈泗
上謁帝動深衷英威宿如在文物杳成空竹皮聚寒徑
枌社落霜叢蕭索陰雲晚長川起大風　劉希夷謁漢
世祖廟詩曰舂陵氣初發漸臺首未傳列營百萬衆持
國十八年運開朱旗後道合赤符先宛城劒鳴匣昆陽
鏑應弦犢獸血塗地巨人聲沸天長驅過北趙短兵出
南燕太守迎門外王郎死道邊昇壇九成陌端拱千秋

田朝廷方雀躍劒佩幾聯翩至德刑四海神儀翳九泉
宗子行舊邑恭閟清廟篇君容穆而聖臣像儼猶賢攢
木承危柱頹龕掛朽椽祠庭巢鳥啄祭器網蟲緣懷古
江山在惟新曆數遷空餘今夜月常似舊時懸　宋尹
洙皇雅十首曰天監下民亂靡有定甚武且仁祚厥眞
聖仁實懷徠武以執競匪虔匪劉拯我大命自昔外穉
月經日營令以挾制政以陰傾帝初治兵志勤於征奄
受神器匪謀而成淮潞弗虔卒污叛迹戎輅戒嚴皇威
有赫彼寇註民吾勇其百殄厥渠魁貸其反側帝朝法
宮左右宗公杖夫悍士以雍以容爾居爾室爾工爾農

既息既養惟天子功　主用西師岷梁弗賓匪曰貿固
實支晉人予訓予誓合我將臣正厥有罪無庸傷民蟜
矯虎士載摧其壁吁嗟孟侯亦果其策迎師而降靡抗
鋒鏑豈獨身謀完是宗國蜀都既平將臣失律此衆悍
驕彼民危慄當塗吖吸合萬爲一匪懷則威帝心是恤
帝曰將臣予嘉乃庸嚴命毒民爾弗有終邦典用疑惟
罪惟功靡殛而削協於厥中帝曰孟侯受封於楚淑旂
琱戈備物異數俾爾族姻及乃文武服乃王庭靡不有
序蜀民歌呼天子威靈保我者封暴我者刑匪功是和
匪弱是陵天子恵民誰敢不承　耆武定功時惟二方

淮服其義南海遂荒孰屛而盩孰暴而猖自底不諒乃
終滅亡帝戒二侯同即爾誅惟民無辜休息是圖時其
輯矣寧威獨夫帝嗟汗邦久罹於兵或暴下以征或斂
虐以刑予命中典協於國經民服德音室家以寧　帝
懷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守臣惟屛惟翰在昔艱難弗惠
訓典跨都連城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征繕以息以
容終焉叛換凡今帥臣狃厥聞見匪革亂原曷清多難
帝告庶邦式是典彝元侯顯父戚臣宗支正乃封圻予
一人是毗凡曰附城罔爾俾之畜兵厚賦靡爾得私毋
凶而國作福作威天子有命疇敢不祗子孫承承唯萬

世規　冀州之疆粤惟大鹵俗忮而專地扼而固協比
幽都蕩搖邊圉三垂既夲兇威弗沮帝御六師百萬貔
虎翦其附庸至於城下鋒鏑始交掃衡如舞蠢爾孱王
請附降虜我士奮揚願究吾武皇帝曰吁念彼黎庶匪
鯨匪鯢復爲王士晉郊既平九區以寧陳功太廟告假
威靈在昔武王於商觀兵惟我藝祖亦勤於征匪貸晉
罪俟作貫盈聖作聖繼巍巍相承皇矣二后功莫與京
　帝籍於郊典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祀在於誠
匪勤於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帝謹二物乃躬乃親公
侯卿士暨厥庶民千甸有制飭哉惟寅帝賚高年式宴

且喜種種黃髮族丘而議我生艱難暴亂以繼耳扭金
鼓目伊戎器皇其我圖新講農事有子有孫力田孝悌
鼓舞至仁薰焉如醉　帝咨庶工疇其輔予俊乂以登
厥勞乃圖匪忘舊勳匪賢勿俞巍巍袞台盛德以居任
賢伊何昌言是庸勉告爾猷罔恤逌躬豈無佷辭怫逆
於衷予不爾疵爾無面從始時從官戎容揚揚令帝左
右儒冠煌煌朝廷以尊文物典章得人之盛奕世重光
　帝制萬邦罔有弗賓蠻夷戎狄羈而勿臣威格三方
稽顙獻珍單于革心願交使人帝謀公卿列侯庶校咸
曰彼心暴戾陰狡既擾我疆復利吾寶無若勵兵襲其

還道皇曰有衆予實念茲戰無必勝矧其歸師借曰大
獲疇能盡之益俾餘醜毒無朔陲乃俞其盟北州以綏
在漢世宗抗威北戎暴骸算商經用弗充中土震騷漢
南始空降及後世猶稱厥功初穆聖考德無與偕匪勤
於兵北人迷來逮是三紀遠俗以懷生民休息嗚呼仁
哉　帝仁於明刑在位者以寬恤爲治焉皇展其治欽
哉惟刑在疑而宥罔察爲明愛怒弗肆孰爲重輕毋一
弗辜惟典之平前世理官倚法以刻匪彼爲仇蓋曰任
職令之敲獄務正其辟鑒於前人哀我仁德皇德在仁
寖而成風公侯卿士靡不率從膺卵萌生咸保厥終不

鄙不天樂哉融融　噫太平無象兮世烏得而知維盛
德可迹兮其封祀之儀東岱宗兮西汾脽禮上帝兮寔
地祇皇有征兮吾民以嬉皇有祈兮吾民是私天數佑
兮惟皇之釐永世億寧兮無疆之基　范仲淹堯廟詩
曰千古如天日巍巍與善功禹終平滓水舜亦致薰風
江海生靈外乾坤揖讓中鄉人不知此簫鼓謝年豐
黃庭堅神宗皇帝詩曰文思昭日月神武用雷霆制作
深垂統憂勤減夢齡孫謀開二聖永命對三靈今代誰
班馬能書汗簡青　鈞築收賢輔天人與聖能輝光唐
六典度越漢中興百世神宗廟千秋永裕陵帝鄉無馬

跡空望白雲乘　邵雍觀盛化詩曰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
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林亦管絃人老太平春未老
鶯花無害日高眠　元郝經開平新宮詩曰日月旋天
蓋星辰合斗樞光騰掌內鐵氣繞澤中蒲金帛羞重賜
弓刀奮一呼真人翔瀛上天馬出余吾尺箠初開闢羣
雄競走趨無勞爲更舉乘勝即長驅蹴蹋千年雪驍騰
萬里駒長城衝忽斷弱水飲先枯肅殺威靈盛塱除運
會俱華夸塵須洞天地血模糊地盡諸蕃外兵窮兩海
隅九州皆瓦礫萬國一榛蕪誰與重休息徒爲妄駭吁

治平須化日殺伐豈良圖聖子曾當璧神孫會握符鐵
山深蘊玉翰海特生珠曆數終當在謳歌信不誣欲成
仁義俗先定帝王都殷甸臨中國河山擁奧區燕雲雄
地勢遼碣壯天衢峻嶺蟠沙磧重門限扼狐侵淫冠帶
近參錯土風殊翠擁和龍柳黃飛盛樂榆岐山鳴鶯鷟
冀野牧騶駼風入松杉勁霜涵水草腴穹廬羅遠徙甌
脫省勤劬階土遵堯典卑宮協禹謨既能避風雨何用
飾金朱棟宇雄新造城隍屹力扶建瓴增壯觀定鼎見
規模五讓登皇極羣生賜大酺還聞却走馬即見弛威
弧簡策詢前代弓旌聘老儒恢弘回一氣微幸絕多途

雷雨施麗澤乾坤洗舊汙直爲提赤子遂使出洪鑪遠
徼收疲薾窮邊罷轉輸江壖遺鄂岳石窟棄巴渝刀槊
存殘骨膏粱換毒痛却令逢有道免使叫無辜契闊還
同室睽悍得宇孤八荒皆壽域六合極歡娛白叟休垂
泣蒼生獲再蘇只知期用夏更擬論平吳旭日冰天透
仁君雪國無終能到周漢亦足致唐虞遇主得知已逢
時合舍軀弭兵通信誓奉詔敢踟躕領覺心田豁還將
肝紙剖行行重回首瑞氣滿閶闔　明宣宗章皇帝述
祖德詩曰恭惟我仁祖躬備大聖德天性稟純粹溫恭
而允塞篤志在仁義兼亦貴稼穡寶玉之所藏山川被

光澤　維時屬遘屯畎畝之自適進退與道俱玉德懷
貞白皇天眷昭晰寶命所繫錫篤生太祖聖配天立人
極　海內如鼎沸土壤分割折蒼生靡怙恃俛伏覺毒
螫仗劍起淮梁奉天拯焚溺再駕定東南一舉下西北
　嘯哉六合內腥穢悉盪滌三光復宣朗五典重脩飭
遠齊堯舜功近過湯武績遂令普天下休養樂生息
太宗剔奸回繼統奠宗祏聖文既炳煥神武尤赫奕賢
才盡登用秉德各脩職庶邦承覆載貢獻來九譯　昭
考撫盈成至仁弘隱惻民安視如傷恭已臨萬國繼志
與述事夙夜懷兢惕皇風益清穆皇道彌正直　正本

所自隆仁祖實啓迪祥源深且廣天派肆洋溢聖神紹
傳序茂衍萬世曆造商本元王興周美后稷　茲子嗣
鴻業時幾謹申飭四聖赫在天悠久貽法式保佑賴深
眷負荷媿餘力稽首陳咏歌庶用示無斁　劉基聖人
出詩曰聖人出臨萬方赤若白日登扶桑陰霾韜精星
滅芒羣氛辟易歸大荒晻曖寒谷熙春陽枯根發茁暢
幽藏潛魚躍波谷鳥翔花明草暖青天長聖人壽北斗
軒轅調氣候北辰居中環列宿八方應律九歌奏圜方
交格神靈轃聖人出陽道開億萬年歌康哉　又謁夏
王廟有感詩曰一片宮垣粉牕新前王陵廟在松筠玉

書金簡歸天地貝葉曇花詫鬼神滄海波濤紆職貢山
川草木望時巡苗頑未抑虞階舞空使忠良淚滿巾
李東陽孝宗皇帝詩曰恭已同虞帝祇台比夏王內廷
無女謁外囿絕禽荒富有天和養終期曆數長彼蒼何
弗予民物共摧傷　聖道通三極王言似六經面開天
日表書作虎龍形杞國憂方劇華胥夢不醒萬年金匱
在遺訓炳丹青　鶴駕承顏日龍樓問寢晨兩宮同奉
養九廟極精禋孝可通金石誠能動鬼神徽稱高萬代
垂憲及千春　畎畝蒼生念閭閻白屋情覽章時昃日
露禱必深更歲旱憂疑獄天寒閔戍兵尚遺寬卹詔朝

野共吞聲　極意窮幽隱虛懷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闕
老不呼名道合君臣義恩深父子情化機元不偶天意
竟何成　玉几終宵坐彤闈徹曉通孫謀思祖訓家教
託儲宮天語丁寧際龍顏髣像中此身真隔世地下儻
相從　海宇熙平日乾坤夢幻間虹流始華渚龍臥已
橋山堯莢驚新換湘筠憶舊斑翠華天上去無路可追
攀　靈駕歸何處茂陵西更西日輪埋地軸雲路隔天
梯月迴鳴鑾靜山圍簇仗齊元宮松柏裏瞻望轉淒迷
又重謁孝陵有述詩曰龍虎諸山會車書萬國同星
躔環斗極王氣繞江東地湧神宮出橋分御水通丹爐

晨隱霧石馬夜嘶風日月無私照乾坤仰聖功十年瞻
望地雲樹鬱葱葱　又孝宗皇帝輓歌曰北闕南都象
鎬豐我皇身自際時雍祇因龍種如高帝何止虬髯似
太宗草木有情皆長養乾坤無地不包容因思二十年
前事長躡仙班侍九重　聖朝偃武脩文日共道王言
似六經宋史重施新袞鉞孔庭增飾舊籩鉶垂衣共仰
升龍象賜璽皆成翥鳳形回首茂陵松柏樹春來還向
裕陵青　薛蕙候聖駕回詩曰西北收皇旅東南歸帝
京山驅八駿下海汎六龍行後乘環外衛前騶集神坰
支兵連四校中堅屯九營絳氣曳朱竿青雲生翠旗鏡

歌彩吹激行漏玉鸞鳴入覲萬國至清宮羣后迎金鄉雜流景圭璧委繁星錄功對五帝合符朝百靈俯窺地紐正仰瞻天柱平郊禋方展義升封將告成祈招美王度長謠誦休明

淵鑑類函卷四十六

淵鑑類函卷四十七

帝王部八 符命

符命一

原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呴則百姓歸之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使開階立遂 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與謀治太平然後鳳皇處之今鳳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受帝圖乎黃帝

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嬀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字甲似龜背五色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紀錄興亡之數 增 又曰朕率羣臣沈璧於洛河侯於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出赤文綠字 帝王世紀曰堯佐帝摯受封於唐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皇止於庭 宋志曰堯在位七十年將以天下禪舜乃潔齋修壇於河雒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

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
老飛爲流星上入昴 【原】雒書靈準聽曰舜受終鳳皇
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孳西王母授益地圖（西王母得益地之圖
以獻） 干寶搜神記虞舜耕於歷山得玉曆於河際之巖
舜知天命在己體道不倦 【增】宋志曰夏道將興青龍
止於郊祝融降於崇山 【原】帝王世紀禹父旣放降在
匹庶有聖德夢日洗於河西四岳師舉之舜進之堯
尚書璇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元圭出刻曰延喜玉
受德天賜佩 【增】河圖曰禹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
字賜禹佩之以渡北海弱水之灘 洪範曰天錫禹洪

範九疇彝倫攸敘 【原】尚書中候曰臣觀河伯面長人
首魚身出水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 隨巢子曰昔三
苗大亂天命夏禹於元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
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
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 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
驪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
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諸鄰國繈負歸德東觀乎雒
降三分辟黃魚雙躍出濟於壇化爲黑玉赤勒曰元精
天乙受神福伐桀克 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
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增】竹書曰初黃帝

之世讖言曰西伯爲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
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三十年飛龍盈
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子昌爲西
伯作邑於豐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
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率羣臣
與發並拜告夢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於昌戶
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又按尚書帝命
驗曰季秋之甲子赤爵銜丹書入於豐止於昌戶其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
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原】琴操曰受命者謂文王受天

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爲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
親附是時紂爲無道刳胎斮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
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皇銜書於文王之郊文王
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皇
之歌其章曰翼翼翺翺彼鸞皇兮銜書來游以命昌兮
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
於房兮 尚書中候曰呂尚釣磻谿得玉璜刻曰姬受
命呂佐旌（旌理也）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時見大赤烏銜
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上赤 墨子曰商
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旣沈漬殷紂於酒德矣汝

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　又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河出錄圖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增宋志曰武王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也　原周語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神明之志者也　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

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顏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考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與其人如得麟者　尚書帝命驗曰東南紛紛注精紀昌光出軫已圖之鄭康成注曰謂劉氏也謂火精當起翼軫之野　尚書考靈曜曰河圖子提期地留赤用藏龍吐珠鄭康成注曰河圖子劉氏而提起也珠寶物喻道也赤漢當用天之秘道故河龍吐之　增帝王世紀曰太上皇之妃曰媼

是爲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邦字季　原史記曰高祖被酒夜經豐西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問之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高祖隱于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季所在山居常有雲氣故往常得季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東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

志不在小吾令人望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漢書曰高祖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野漢以義取天下之應也　增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遊山澤間有冶鑄曰若得腰間佩刀雜冶中即成神器可以克天下昴星精爲輔可以殲三𤞤太上皇曰此物名匕首遂解投煙燄中及劍成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乃殲三𤞤宅天下鈎命決云蕭何昴星精項羽陳勝吳廣爲三𤞤　原漢書曰昭帝時上林柳樹斷臥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又曰昌邑王問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木下民象當有

廢改之象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後宣帝立帝
本名病已 增搜神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
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媦常在
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
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
雉雌上陳倉北坂爲石秦祠之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
武興焉 後漢書曰初哀帝時夏賀良上言漢家曆運
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太初元年及王莽篡位忌惡
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
水眞人後望氣者蘇伯阿遥見春陵郭唶曰氣佳哉鬱
鬱葱葱然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
子 原東觀漢記曰光武帝夜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
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
有嘉禾生一莖九穗長大於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
曰秀 又曰光武從邯鄲避王郎兵至滹沱河導吏還
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爲王郎所及上
命王霸前往視之實然霸念還言恐驚衆雖不可渡且
臨水止尚可爲阻即白曰冰堅可渡士衆大喜上大笑
曰果妄言也比至河流澌冰合可履強以囊盛沙布冰
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也 又曰上歸舊廬望見

廬南有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光遂赫然屬天有頃不
見上異之 又曰諸將請上尊號初王莽時上與伯叔
及姊聟鄧晨穰人蔡少公坐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爲
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上戲曰何由知非僕也坐
者皆大笑時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上來信到
鄗上所與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
與上會羣臣復伏固請乃命有司設壇於鄗之千歲亭
六月即皇帝位（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云赤伏符名漢德尚火赤火色伏藏也四夷雲集龍鬬於野羣雄角力也四七二十八也高祖至光武合二百二十八年也一說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 魏志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
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
沛之閒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
下莫敵矣 吳錄曰孫堅墓上數有光如雲氣五色上
屬天下蔓延數里父老相謂曰此非凡氣孫氏其興乎
吳書曰孫堅母懷妊夢腸繞吳閶門孫策母懷策夢
月入懷懷孫權夢日入懷 武昌記曰孫權獵於樊山
見一姥問獵何得答曰止得一豹姥曰何不豎其尾忽
然不見因爲立樊姥廟 魏氏春秋曰明帝青龍三年
張掖郡刪丹縣金山元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
於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之其五有

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開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玉璜一又有麒麟在東鳳皇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布列有字曰大討曹金但取之此司馬氏革運之徵 增 宋書曰吳之未亡也吳郡臨平湖一旦自開湖邊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舊言臨平湖塞天下亂開則天下太平吳人以爲祥徵而吳滅後元帝興於江左吳亡後蔣山上常有紫雲術者曰江東猶有帝王氣 宋書曰晉武帝咸寧元年大風吹帝社樹折有青氣出社中占者以謂東莞有天子氣時琅邪武王伷封東莞伷元帝祖也 原 臧榮緒晉書曰王廙爲鄱陽太

守有枯樟樹更生王敦表勸進中宗曰皓獸應瑞而來臻樟樹久枯而更榮 孫盛晉陽秋曰秦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之地有天子氣 又曰太安中歲鎮辰太白以星聚於牛女之間後中宗即位於揚州也 又曰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永嘉大亂王室淪覆惟琅邪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阼先是五鐸見於晉陵若合符契 豫章記曰松陽門内有大樟樹大四十五圍聚樹盡枯死永嘉中一旦復更榮茂大興中元皇帝果繼大業庾仲初揚都賦所云瘣木晉於豫章郭璞南郊賦云樊梓擢秀於祖邑也宣帝祖爲豫章太守故云祖邑也 增 洞林記曰晉中宗爲丞相時有雞雛者而雀飛集其背驅而復來如此再三占者云雞者酉酉者金火雀變而來赴即王踐阼之象也 又曰元帝時三雀共登一雄雞背三入安東廳占者以爲當進三爵爲天子 晉元帝永嘉初有玉冊見於長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 晉書曰孝武帝始四歲時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盧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及得位嗣統識者竊曰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實應之矣 廣古今五行記曰晉安帝時冀州釋法稱將死告其

弟子普嚴曰嵩山神告我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枚並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嚴告同學法義法義以義熙十三年於嵩廟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有天下享祚六十年 原 徐爰宋書曰武皇帝彭城縣綏輿里人夜生有神光之異室内盡明是夕甘露降於墓樹少嘗遊下邳遇一沙門於逆旅舍沙門言及中原多故又云江表尋復喪亂能拯之者其唯君乎其意甚切至初高祖患手創積年未瘳沙門因出懷中黃散一裹留之沙門既去高祖追而望之倏忽不見以散治創一傅而

愈餘散寶錄之每被金創輒用有驗 又曰高祖舉目瞻睞常見二龍在焉始尚微小及貴龍形漸長光色轉明左右侍者亦數見徵異 增宋志曰武帝少時誕節嗜酒自京都還息於逆旅逆旅嫗曰室內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飲於盎側醉臥地時司徒王謐有門生亦至此逆旅嫗曰劉郎在室內可入共飲酒此門生入室驚出謂嫗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嫗遽入帝已覺矣嫗密問向何所見門生曰見一物五采如蛟龍非劉郎門生還以白謐謐戒使勿言而與厚結 又曰武帝常遊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驚之以白帝

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 南史紀曰齊高帝年十七時常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宋明帝遣孫奉伯往淮陰帝與同室臥奉伯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及覺敘夢因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而弟不得與也 又曰參軍崔靈運夢天謂已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爲十九也 宋志曰元徽四年帝爲領軍從南郊望氣者陳安寶見太祖身上黃紫氣屬天安寶謂親人王洪範曰我少來未嘗見軍上有如此氣也 談藪曰齊太祖在淮陰里城塹掘得古錫九枚下有篆書荀伯玉

諸人皆不能識時紀僧眞獨言曰何須辨此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帝喜而賞之 南史紀曰昇明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滎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隅見天雨石墮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埽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以獻 南齊紀曰武帝諱頤字宣遠小諱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上字焉 南史紀曰梁武帝微時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

行虎步相貴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又曰初齊高帝夢屐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子後及崔慧景之逼長沙宣武王懿入援至越城夢乘馬飛半天而墜帝所馭化爲赤龍騰虛獨上時臺內有宿衞士爲覡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宅時宣武爲益州覡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覡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 後魏本紀曰孝文母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

生帝於平城紫宮神光照於室內　成定錄曰隋末望氣者云龍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後唐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天下　天中記曰唐高祖仕隋為殿內少監時尚食奉御鄭弘道善相言於高祖曰公天中伏犀下接於額此非人臣之相高祖取弘道銀盆置地引弓射之謂曰向言有驗當一發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弘道曰願公事驗之日賞賜金盆高祖大悅後為太原留守鎮并州時武士彠詣朝於衙內獨行聞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士彠尋聲不見有人乃以白高祖并進兵書高祖悅之其夜士彠夢高祖乘龍上天旦以狀聞後起太

原次臨汾去絳郡二十餘里有紫雲如華蓋樓閣之形正臨高祖之上　武德六年車騎將劉山濟上書言高祖龍潛時數往來洛郊之莊曾蹤二石靴迹見於石中至今猶在高祖令人鑿之深二寸餘其迹愈明乃止　洛中紀異曰唐高祖將舉義師西入長安夜夢忽身死墜於牀下為羣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而密語之滿即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謂滿曰何謂也滿曰人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死是斃也墜牀是下也蛆攢附也羣蛆共所食者是億兆攢附至尊之象也甚吉又曰貧道為沙彌日嘗工易今敢為公占之及

卦成曰得乾飛龍在天又是帝王之徵也帝至霍邑又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帝覺召太宗言之復曰吾事濟矣太宗拜於前連呼萬歲者數四帝復大悅　冊府元龜曰高祖之臨岐州太宗時年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采濟世安民之義以為名焉　又曰太宗為秦王高祖有詩云聖德合皇天五宿連珠見和風拂世民上下同歡宴帝於

宮西造宅初成高祖送玉璽以至於帝所搢紳相謂曰詩及玉璽蓋秦國之祥瑞者歟　寓簡曰太宗未建義時常飲酒醉臥劉文靜家文靜坐樓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太宗睡覺謂文靜云醉中渴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泠快意文靜視其體猶濕也　冊府元龜曰高祖既舉義師之日太宗所居處有紫雲當其上俄變為五色狀如飛龍武德八年拜中書令嘗夜於嘉猷門見神人長數丈素衣冠呼太宗曰我當令汝作天子太宗再拜忽不見所居弘義宮中有一大池常時有佳氣鬱鬱

百尺太宗獨異之至九年其氣轉盛上屬於天六月定
內難立為皇太子又有方士喬伏仁善言命見建成元
吉俱有爭心因謂所親曰秦王上應天籙當為元君此
二人乃驅除耳　又曰睿宗初生含涼殿則天乃於殿
內造佛氏有玉像焉及長閒觀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
為天子　酉陽雜俎曰睿宗為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迹
成天字上懼遽埽之數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鑄黃金為
蝸形分置於釋道像前　明皇始三歲封楚王時則天
御高樓抱之眺望誤墜於地左右失聲奔下扶擁帝怡
然無虧損之狀則天甚奇之　舊唐書曰明皇兼潞州

別駕州境有黃龍白日升天嘗出畋有紫雲在其上
逸史曰明皇臨潞州景龍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廳事假
寐白鶴觀道士宋大辯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案上微
時常至洛陽令崔日知宅崔設饌未熟明皇因寢庭前
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逡巡不見上覺曰
飢甚夢中食藤花甚美日知乃知他日啓聖之驗也
國史纂異曰中宗將入朝有軍人韓疑禮自謂知兆上
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
者以為大吉徵　舊唐書曰中宗將祀南郊明皇來朝
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著一莖子然獨立禮驚曰

著立奇瑞非常之事也不可言　冊府元龜曰開元二
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豫州鼎銘
武后所製文曰羲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武乘
時天下光宅宇內雍熙上元降祉方建隆基宰相姚崇
盧懷慎等為天子早著冥符臣等今見薛謙光所獻東
郡鼎銘大聖天后所製其文云上元降祉方建隆基豫
州處天地之中所以遠包四海銘文獨聖后所製固必
先感二儀靈應昭彰曠絕古今臣等忝陪近侍喜萬常
情請宣付史官并頒示內外許之　天中記曰開元八
年鄭州人元承徵上封事曰謹按魏典及北齊志後魏

太平眞君九年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在壺關大
王山於時太武南巡親幸上黨掘大王山累石為三封
又斬其北鳳皇山南足以斷之臣等恭尋符命壺關天
子之氣正是陛下當為元宮上睹符命下鍾故使歷試
潞州所以用當其應此天意也豈人事乎然而一幸潞
州三移灰琯壺關之地歲時為萬符之場大王之山朝
夕即豫遊之所始而龍潛上黨尋乃鳳集咸京內學之
言果合符契伏願陛下上承天命下諭人心昭告寰瀛
編列國史從之　冊府元龜曰肅宗初為皇太子明皇
幸蜀留肅宗在後宣諭百姓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壽百

姓進道獻牛酒有白雲起西北長數文如樓閣之狀識
者以爲天子之氣自是紫雲擁帝所乘馬聚散不時至
平涼郡路傍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
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
上初發平涼有彩雲浮空而去上行至豐寧南見黃河
天塹之固欲整軍北渡以係豐寧忽大風飛沙跬步之
間不辨人物及麾軍趨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 舊
唐書曰宣宗初封光王十餘歲時遇重疾沈綴忽有光
輝燭身蹶然而興正身拱揖如對臣僚乳嫗以爲心疾
穆宗視之撫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憊也賜以玉如

意御馬金帶嘗夢乘龍升天言之於鄭后乃曰此不宜
人知者幸勿復言 眞陵十七事曰宣宗在藩時常從
駕回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
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
方困且渴若爲我求水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進遂委
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爲芳醪矣上喜
獨自負舉一甌已而體微煖有力步歸藩邸後遂即帝
位 稽神錄曰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
於壺關伐木爲柵破一大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
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

夷貢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丙申之歲當
有石氏王此地者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旁則丙
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
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後漢高祖爲河東節
度使天福十一年太原葭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
南指明年遂即帝位 周太祖微時嘗晝寢有物如小
虺五色出入顴鼻之間在太原時有神尼同姓見太祖
謂李瓊曰我宗天上大仙當爲世界主瓊詰其故曰項
上有肉角也及爲樞密時北征如澶淵旭旦日邊有紫
光當太祖馬首之上高不及百尺從官異之至鄴都一

夕在亭院齋忽有黃氣起於前繚繞而上遽際於天太
祖於黃氣中仰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駭曰予在
室中而見天象不其異乎密告知星者乃拜賀曰坐見
天衢物不能隔至貴之祥也異日又於署衙中有紫氣
起於旛竿龍頭之上凡二日觀者異之及討李守貞於
河中守貞登陴瞰陣氣色不懌獨言曰是何妖變後城
中人言見太祖軍上有紫氣如樓閣車蓋之狀故也
五代史補曰世宗在民間嘗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世
宗因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
驚曰吾家著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

而著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久卓然不倒得非爲
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
通鑑曰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隋州刺史宋太祖微
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憑藉父勢常侮之一日謂
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
百丈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
皆不對後太祖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一日
便殿召見遵誨因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
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　宋史紀曰太祖嘗試惡馬不
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額觸門楣墜地人以爲首必碎
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又嘗與韓令坤博土
室中雀鬭戶外因競起掩雀而室隨壞　邵氏聞見錄
曰宋藝祖微時入洛至長壽寺大佛殿枕柱礎晝寢有
藏經院僧見赤蛇入帝鼻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
太尉於澶州無資僧曰某有一驢可乘又以錢幣爲獻
帝遂行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柴即天子位是爲
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後遂受禪於周　宋劉原父
嘗齋太乙宮與王堯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其色
甚明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
使入繼大統　續夷堅志曰靖康之變康王嘗質金人

軍中及遣還康王奔相州召兵勤王因登郡圃飛仙亭
視其牌額持弓矢而視曰若中此牌則必聞京師音耗
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又語幕府曰夜來夢皇帝脫
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時詔來
命爲大元帥遂領兵入衛時王發兵相州使臣馳報黃
河未凍衆失色王禱天地河神而河冰凍已合遂渡河
揮麈錄曰顯仁后在北地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棊
局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令三十二
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
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謂
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矣　嘉興志曰佛宇挂鐘
之閣多虛其中宋孝宗幼歲時偶至秀州東塔寺登鐘
樓遊戲而僧徒先以蘧篨覆空處上誤履其上遂幷墜
焉旁觀者失色亟視之乃屹立席上略無怖容先夕主
山者夢金龍挂於樓閣翌日而見孝宗之事　遼史
曰太祖幼時自言左右若有神人翼衛　金太祖本紀
曰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十斛囷倉
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語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
事後咸雍四年金太祖生　金史曰太祖親征黃龍府
次混同江無舟上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

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
又曰金世祖爲東京留守時一日方寢紅光照室及
黃龍見寢室上　通鑑曰元兵至浙駐師於錢塘沙上
宋太后遥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
潮汐三日不至　名山藏曰元時太史言聖人生江淮
帝實應之俱明太祖　又曰太祖初生浴汲河水水浮紅羅
遂取爲衣　又曰元末羣盜四起郭子興據濠梁太祖
在皇覺寺欲從子興卜珓於伽藍神數祝皆陰帝曰莫
不容子舉大事否請復陰珓果陰再擲之珓躍然再立
又曰太祖爲吳王時有一老人告省局匠曰吳王即

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匠驚問之曰我太白神也忽不見
又曰明成祖初舉兵風雨四起咫尺昏迷少焉東方
雲開露青天尺許有光燭地聯徹上下將士皆喜

符命二

原天錫洪範　河出馬圖尚書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易曰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　受命　藏氣　榮光　休氣俱堯　增河遊五
老　周見三神五老堯之瑞三神武之瑞　黃魚化玉　赤雀銜書
黃魚湯之瑞赤雀文王之瑞　翠嬀魚躍　陳寶雞鳴翠嬀堯之瑞陳寶光武之瑞
之瑞　龍馬負甲　鳳皇銜書龍馬堯之瑞鳳皇文王之瑞　朱草茁
蓂莢滋堯　流星入昴　五緯聚房流星堯之瑞五緯周之瑞

岐山鳴鳳　牧野飛龍俱周之瑞　黃鳥之旗　白蛇之劒
黃烏旗武王事白虵劒漢高帝事　滹沱冰合　臨平湖開冰合漢光武之瑞
湖開晉元帝之瑞　期在甲子　人是戊丁甲子武王事戊丁南史昇明三年
事以上俱見符命一　赤雁白麟　黃旗紫蓋漢書武帝幸東海獲赤雁白
麟遂作赤雁白麟之歌吳志陳紀曰黃旗紫蓋運在東南　桑陰似蓋　蘆葉如
旗蜀志曰先主舍旁有桑樹高五丈餘遙望如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諸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
乘此羽葆車蓋下後漢高祖事詳符命一　五馬渡江　六龍守柱五馬晉元
帝事六龍齊高帝事　白魚入舟　赤龍據案白魚武王之瑞赤龍唐明皇
之瑞　龍漬告祥　智滿賀夢龍漬宋武帝事智滿唐高祖事　食箸三
起　蓍草獨立食箸唐中宗事蓍草周世宗事　西昌修明之祥　東

莞琅邪之瑞西昌晉孝武事東莞晉元帝事以上俱詳符命一　五運推移
三靈改卜宋太祖即位敕召　披皇圖　稽帝文　握乾符
叶靈圖俱文選　原荀卿傳祕記　尹敏增圖讖後漢荀帝臨其
悅子緯曰吾緯祕中有先聖所傳祕文爲漢家所用其修之發漢學爲網延多訪之尹敏傳通經史帝使
校圖讖敏增之曰帝無可爲輔帝不之罪消以沈滯　龍馬出圖於河伏羲觀之
以畫八卦　神龜負書於洛夏禹衍之以成九疇　增
魏膺當塗之讖　晉有石瑞之文　流火赤雀實紀周
祚　雕雲素靈發祥漢氏俱南齊祥瑞志

符命三

原神武有徵應班彪王命論　里社鳴聖人出　黃河清聖

人生 夜融降於崇山 檮杌次於丕山（並詳符命一） 姬受命（尚書中候） 卯金興 河出圖 雒受法（尚書中候） 黃精受道 河精受圖（尚書中候） 握圖書 得地符 元女授符（詳武功篇） 湯受金符（詳應運篇） 奉赤伏符（光武詳符命一） 蒼代元 持金精 握金鏡 擊玉鼓 朕由薄承 出軫握命（尚書考靈曜） 仁命在豐 當辟而拜（詳恒山篇） 代殷者為姬昌 代漢者當塗高 五曜霄映 五星聚房井（詳符命一） 四星聚牛女（晉陽秋） 鎮星入關 黃星見楚宋（魏志） 參御馬 卯生虎 青雲扶日 黃雲蓋之（並詳[illegible]） 紫雲見於車上（漢書） 嘉氣飛於庭前（千秋鏡賦） 御天社

內有赤紫氣 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漢書） 黃雲見河 神龍見譙 神龍至 龍吐珠（尚書考靈曜） 天果命湯 白虎戲朝 狐蒙房 狼銜鉤（詳應運篇） 赤烏銜珪（墨子） 赤烏銜書（[illegible]文） 烏王命明 魚烏有卯 黃雀立日旁（[illegible]） 赤雀止呂戶（尚書中候） 赤魚遊護 赤人出洛（紀年） 武王伐紂卜而龜熸（說苑） 靈龜服 神龜出 五鐸啓號於晉陵（晉書） 棧鐘告成於會稽 文昌殿朱草自生 臨平湖草木自除 臥柳生枝（漢書） 豔梓擢秀（南都賦） 梧桐常生 枯梓更榮（張華記） 臥有光耀（漢昭帝紀） 神光照室（魏本紀） 光耀滿室 留飲酒售（漢書） 賣餅大售（漢宣帝）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爰茲發迹 斷蛇奮旅 大雨洗兵 大風落兵 邢丘大雨 昆陽雨注 盟津波罷 河洛闢輿 符命用出 元德升聞 皇天眷命 以讖命官 有道則見

增 申命（書經曰天其申命用休） 簡在（書經曰惟簡在上帝之心） 維新（詩經曰其命維新） 佑德（書經曰惟天佑於一德） 助順（禮記曰天之所助者順也） 天授（漢書高祖說天授非人力也） 寅威寶命（顔延年郊祀歌曰寅威寶命嚴恭帝[illegible]） 卜年卜世（左傳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 河榮洛變 元玉素鱗（隋盧思道賀甘[illegible]） 春陵佳氣（光武） 滹沱冰合（[illegible]） 乘龍逐日（俱詳符命一以上） 夢筆畫衣（齊志曰武帝在郢州時夢[illegible]） 甲馬飛空（唐高祖） 白龍飲池 夢食藤花（唐明皇） 赤蛇入鼻（太祖） 神人翼衛（俱詳符命一以上太祖） 五雲絪縕如車蓋（名山藏曰明太祖至發靈元將於梅花門大破之一日城中人望見城西有五色雲如車蓋乃太祖駐兵地） 兵端有火光 五色雀集旗竿（俱明成祖） 逐燕高飛（名山藏曰建文時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後成祖起兵於燕）

符命四

原文 漢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韶夏崇號謚略

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大行越成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龐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乎二后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音峯涌源泉沕潏曼衍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昆蟲闓懌迴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徵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柢之獸招翠黃乘龍於沼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爲燎此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德侔往初功無與二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絜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俾攜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四十七 符命

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演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徧之我汜布濩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云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漢揚雄劇秦美新曰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焉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因襄文宣靈之僭迹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皇帝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

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
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二世而亡何其劇歟帝王之
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
之者極妖愆故若古者稱堯舜咸侮者陷桀紂況盡汛
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
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勠力咸陽創業
蜀漢發迹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
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
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缺而不補
王綱弛而未張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元

符靈契雲動風偃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
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
規萬世卓哉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
斷蛇方斯蔑矣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
翱翔乎禮樂之場胥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
嘉量金科玉條煥爛照耀靡不宣臻振鷺之聲充庭鴻
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櫝郁郁乎
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紹少典之苗著黃
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既張炳炳煒煒豈不
懿哉而述前典巡四民迄四岳增封泰山廣禪梁甫斯

受命者之典業也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
命之增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
帝者雖勤謙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典引一篇以示
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額粟粟觀馨香含甘
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
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原】典引後漢班固典引曰陶唐舍胄而禪有虞有虞亦
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
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炎孽懸象闇
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赫赫

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
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仁風翔於海表威靈行乎鬼區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
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煥揚寓內是以來儀集羽族於
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
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
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
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朱烏元
秬黃鍪音件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
如也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是時聖上固已垂

精遊神苞巢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將紹萬嗣揚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逾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頌魏傳遐皇初頌云尋盛德以降應著顯符於方臻積嘉祚以待期儲鴻施於眞人昔九代之革命咸受天之休祥匪至德其焉昭匪至仁其焉章懿大魏之聖后固上天之所興應靈運以承統排閶闔以龍升據皇象以闓化順帝則以播音遵陽春以行施揆四時以立信運聰明以舉善宣柔惠以養人於赫我后邁德如神化

不朞月令不決辰於是天地休豫靈祇歡欣嘉瑞雲集四靈允臻甘露宵零於宮庭醴泉冬涌於中原白雉素烏丹芝朱魚鱗集羣萃不可勝書信應天之美瑞受命之靈符也然後覽公卿之讜議詢百寮之典謨天子乃登彫輦戴羽蓋佩玉鏘鏘鑾聲噦噦拜上皇告受位兆休祥導神氣於是建皇始之上元發曠蕩之明詔眚災肆赦盪滌瑕穢崇設九賓溥延公卿嘉羞千品俎豆充庭金石俱懸鐘鼓畢作歌九功舞八佾鴻澤普臯恩洽民欲得神望塞

敘後漢傅幹王命敘曰在昔唐虞之禪列於帝典殷周之代敘於詩書天之曆數昭焉著明周篤后稷公劉積德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時消息其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非功烈不章自我高祖襲唐之統受命龍興討秦滅項光有萬國世祖撥亂奄復帝宇人鬼協謀禎祥煥然皆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瑞應自然之符明統纉祚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君臨兆民爲神明所保祐永世所尊崇未見運敘無紀次動澤不加於民而可力爭覬覦神器者也豪傑見二祖無尺地之階爲尊智力乘釁而

起不知天祚聖哲帝王自有眞也哀哉非徒闇於將來又不考之於旣往矣自開闢以來姦雄妄動不識天命勇如蚩尤强如共工威如夷羿然皆從分橫裂爲天下戒又況淺智小才勇不足畏强不足憚未有成資而敢失順視不軌之事也哉夫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資不成泰山之高魚鼈之類不希虯龍之軌一官之守不經天人之變當王莽之末英雄四起而鄧禹耿弇識世祖之福祚贏糧間行進其策謀遂荷肯附之任寇佐命之寵張元慕蘇秦蒯通之業周旋隗述西說竇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之矣禹弇見命祚之兆其福

如彼張元蔵順逆之理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且世祖之興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獨斷達於事機發策如神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擒莽軍百萬之衆單師獨征平河北萬里之功識鄧隆之將敗知劉興之必死然猶乾乾日昃博采訓咨拔吳漢於小尹擢馬武於行伍寵功臣以兼國之爵顯卓茂以非次之位言語政事文學之士咸盡其材致之宰相權勇舉力於征伐搢紳悉心於左右此其所以成大業也高祖方娠有雲龍之表其始入秦五星同軌以旅於東

井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詳可聞也其初肖則靈光鑒於室陳嘉禾滋於邑壤其望豬廱有火光之異其渡滹沱有冰合之應西門君惠先識其諱彊華獻符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王遵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覽廢興之運會觀徵瑞之攸祚審天應之萌兆察人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誠能昭然遠覽曠然深悟收莽述之闇惑忠鄧耿之弘慮好謀而要成臨事而知懼距張元之邪說思在三之明數則福祿衍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原 論後漢班彪王命論曰在昔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曁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聖明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劒游說

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睹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麽不及數子而欲闇于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途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執帝王之重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
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
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
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
子謹事之無有貳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之夫
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而況大丈
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
興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
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

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
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如響
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
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
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
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是以
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
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
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
驗行事之成敗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

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
殀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
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
之有授貪不可冀毋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
天祿其永終矣　魏陳王曹植魏德論曰元氣否塞元
黃憒薄星辰亂逆陰陽舛錯四海鼎沸蕭條沙漠武皇
之興也以道凌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
弧雲舉則朝陽播越唯我聖后神武蓋天威光佐埽辰
彗北彎首尾爭擊氣齊率然乃電北席卷千里隱乎若
崩儆盱乎若潰海檻彼蠻夏蠢爾弗恭脂我蕭斧簡武

鍊鋒星陳而天運振燿乎南封荊人風靡交益影從軍
緼餘勢襲利乘權蕩鬼區於白水撟矯制乎漢川仰屬
目於條支睎弱水之潺湲薄張騫於大夏笑驃騎於邪
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不賓
憲度埋飾日耀月光迹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漢
氏歸義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放堯上猶謙謙弗納
也發不世之明詔薄星居而弗泰蹈北人之清節美石
戶之高介義貫金石神明以興坤祇致祥乾靈效祜於
是羣公卿士功臣列辟率爾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
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蓋欲之而弗能況天綱不禁

皇綱圮紐侯民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故武皇創跡於前陛下光美於後蓋所謂動成於彼位定於此者也將使斯民播秬鬯植靈芝鉏六穗挹醴泉遂乃凱風廻款甘露匝時農夫詠於田飈織婦吟而綜絲黃吻之䶵含哺而怡台背之老擊壤而嬉古雖稱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於是上富於春秋聖德汪濊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㝢御陰陽增耀日月極禎祥於遐輿飛仁風以樹惠旣遊精萬幾探幽洞深逍遙六藝兼覽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囿容與乎道術之疆畔遊天路而高峙階青雲以妙觀將希迹於三皇豈徒論功於大漢天地

粒矣九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旣作興頌聲矣固將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川以祈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皇之靈矩流餘祚於蒸黎鍾元吉乎聖主 隋李德林天命論曰有娀元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夢帝隋以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天下之重不可妄據軒初四帝周餘六王籍勢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墨不代蒼泣鱗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神抗衡共工則黑帝就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猋起妖妄何足數者若使四凶執八元之誠三監懷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眞人之出尉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神人嗚乎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不戒愼何哉蓋積惡旣成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臣正直耳目監於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

自古明哲慮遠防微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納寵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如此則奸回不至謙光滿復義在知幾吉凶由人祅不自作風沙則主雖愚敝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率五郡而臣漢故能招信順之助保泰山之安也

【原】述魏邯鄲淳上受命述曰伊上天闓載自民主肇建歷聽風聲陶唐爲盛虞夏受終殷周革命有禪而帝有代而王禪代雖殊大小繇同於是以漢歷在魏赤運歸黃也是故大魏之業皇耀震霆肅清宇內萬邦有截師

義翼漢奉禮不越飭躬勠力茂亮弘烈樹深根以厚基播醇澤以醲味舍光而弗燿戢翼而弗發將俟聖嗣是遂是達聖嗣承統爰宣重光陳錫裕下民悅無疆三神宜釐四靈順方元龜介玉應龍粹黃若云魏德據茲以昌詔乃鳴玉陟壇三揖以俟既受休命龍旋鳳跱煌煌厥暉穆穆容止臨下有赫允也天子既踐帝位納璽要紱太常司燎升炮告類圭璋峨峨髦士棣棣蹌蹌聖躬御策以涖巍巍乎崇功顯顯乎德容信帝者之壯業天休之所鍾也於是天地咸和日月光精氛祲不作風塵弭清凡在壇埸之位舉目乎廣庭莫不君臣和德咸玉色而金聲歷省萬幾訪謀老成治詠儒墨納策公卿昧旦孜孜夕惕乾乾務在諧萬國敘彝倫而哲不若懷遠人混六合之風納於仁壽之門刑措靡試偃伯靡軍然後乃勒功岱嶽升中上元斯固我皇之大謨思心之所存也

原表魏邯鄲淳上受命述表曰臣聞雅頌作於聖德典謨興於茂功德盛功茂傳序無忘是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聲之垂諸來世萬載彌光陛下以聖德應期龍飛在位其有天下也恭己以受天子之籍無為而四海順風若乃天地顯應休徵祥瑞以表聖德者不可勝載鐵

乎煥顯真神明之所以祚命世之令主也凡自能言之類莫不謳歌於野執筆之徒咸竭文思獻詩上頌臣抱疾伏蓐作書一篇欲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元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緝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

增對馮萬石曆數對曰臣聞天地草昧洪鈞列五運之期雲雷始屯火德分一人之位莫不時來命偶人迪天將白環昭虞后之功元圭錫夏王之德空桑負鼎遇為牲之君渭水張羅得非熊之相伏惟陛下化光坤載道叶乾行總五氣以發生籠百王而亭育粵若稽古推曆數之存亡感而遂通酌天人之符命明揚側陋典采芻詞開闢大猷旁求雅問則天文幽遠誠匪管窺然人事昭彰敢陳瞽塞原夫興亡有數符命無差遠啓丹書俄迴白辟君臣道合則遐邇乂安上下情乖則邦家板蕩水火革而天人順暴亂行而桀紂亡百六為霖旱之災七九非湯堯之運曆數斯在惟德動天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故德者五行之義也人者兩儀之心也人心動而悔悋生德義形而陰陽謝必乘金運則殷不及於期果歷木行則周不及於數龍闘蝱祅之發人與事並白魚丹雀之符德將時應

原解唐柳宗元貞符解曰孰稱古初樸蒙倥侗而無爭
厥流以訛越乃奮摯鬬怒震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
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
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
毆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
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齧利者啗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
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而有力者出而治
之往往爲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
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交貫乎
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

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
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
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
而後稍可爲也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峻
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
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誥貞哉
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囂昏好怪之
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
爲符斯皆詭譎闊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
大度克懷於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

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
夸誣於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毆縱臾俾東之泰
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
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
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
靖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於隋氏環四
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爐爨以毒燎扇以虐燄其人沸
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
濬滌蕩沃蒸爲清氣疏爲泠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
生相持以成相弭以寧棟斮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

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於夷途焚柝抵掎
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
祗於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於麾下大
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於虐人乃
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於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
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於下是謂豐國鄉爲義
廩斂發謹飭歲丁大稔人以有年簡於厥刑不殘而懲
是謂嚴威小屬而友大生而孳愷悌祗敬用底於理凡
其所欲不竭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
兵革不竭貨力丕揚於後嗣用垂於帝式十聖濟厥治

孝仁寬平惟祖之則澤久而愈深仁增而益萬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於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底於邦治以敬於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於膚刃莫畢屠澤熯於爨沸炎以瀚殄厥凶德乃戢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於理神后之子子思孝父

易患於己拱之戴之神其祐爾載揚於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於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沿於北祝栗於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户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於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淵鑑類函卷四十七

淵鑑類函卷四十八

帝王部九 帝誕 幼智 奇表 潛晦 帝系 殷憂

帝誕一

增 冊府元龜曰帝王之生必有休應豈非天命所屬歷數斯在聲生靈之耳目為天飛之兆朕者乎故神祇幽贊靈物保護冥符夢感昭啓聖跡紛綸雜遝觸類而長諒不可談悉矣歷代而下質文斯變緣情之禮隨時而作亦以極臣子之誠顯邦家之慶紀乃誕日崇乎美名由是陳宴享之禮洽魚藻之歡設桑門之齋修福田之事公卿士庶為節物以相遺諸侯牧守奉貢珍而來覲

斯亦一時之盛觀百王之所不易者矣

原 榮氏曰人皇兄弟九人生於荆馬山身九色 帝王世紀曰燧人之世有大人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氏於成紀也

增 拾遺記曰庖犧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身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又遁甲開山圖曰仇夷山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處

原 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母曰妊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遊於華陽有神龍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

又曰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雷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丘 又曰少昊母曰女節

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之意感而生少昊是為元囂河圖曰生白帝朱宣 增 休子曰少昊生於稺華之渚其渚一旦化為陵鬱鬱葱葱焉 原 帝王世紀曰顓頊母景僕蜀山氏女為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瑶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 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出觀三河奄然陰風赤龍與慶都合生堯 又曰赤帝之精生於翼詩含神霧曰慶都與赤龍合婚生赤帝伊祁堯也 帝王世紀曰陶唐之世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於姚墟尚書帝命驗曰姚氏縱華感樞注曰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重華 又曰禹母有莘氏曰志是為修己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慄然又吞神珠薏苡胷坼而生禹蜀王本紀曰禹母含珠孕禹坼副而生於[illegible]山開山圖注云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吞之遂孕十四月生禹 史記曰帝嚳少妃有娀氏女簡狄以春分元鳥至之日祀於高禖有元鳥遺其卵簡狄吞之孕生契為殷始祖列女傳曰簡狄帝嚳之少妃有娀氏之女浴於元丘之水有元鳥銜卵而墜五色簡狄得而吞之生契 又曰帝高陽氏元妃姜嫄見大人之跡履之欣然若感而生后稷棄之寒冰之上鳥翼覆之又棄之隘巷牛羊乳之又棄之平林之上人收養之為周始祖 楚辭注云禹治水時自化為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為石時方孕啓禹曰歸我子於是

石破北方而啓生其石在嵩山 帝王世紀曰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 增 金樓子曰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 原 春秋元命苞曰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宋均注曰蒼帝靈威仰 帝王世紀曰漢昭靈后名含始遊浴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高祖史記曰高祖母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生高祖 增 漢書曰高祖薄姬夢龍據其胷以告帝帝曰是貴徵也遂生文帝 原 漢武內傳曰景帝坐崇方閣上有丹霞起赤龍盤棟間使王夫人居之改為猗蘭殿後王夫人夢日生武帝 漢武故事曰王皇后納太子宮得幸有娠夢日入懷 增 漢紀曰昭帝十四月而生立堯母門 前漢書曰孝成帝母王皇后生帝於甲觀畫堂 原 東觀漢記曰光武父欽令濟陽有武帝行宮上將生欽闢後殿居之時有赤光之異室中盡明 搜神記曰初孫堅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增 魏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圓如車蓋覆其上 原 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初誕有神光

之異一室盡明所藉稾如始刈 增 宋符瑞志曰武帝居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於墓樹皇考以高祖生有奇異名爲奇奴皇妣旣殂養於舅氏改爲寄奴焉　北魏紀曰道武母賀氏初因遷徙遊於雲澤旣而寢息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生帝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　又曰孝文母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於室內天地氛氳和氣充塞　又曰宣武母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爲龍繞己數匝寤而驚悸旣而有娠生帝於平城宮　南史曰梁武帝母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　又曰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菖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否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南史紀曰梁孝元帝母阮修容在采女次侍始褰戶幔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夢月墮其懷中遂孕生帝時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　隋紀曰高祖母呂氏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

出徧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唐紀曰高祖生於長安是日紫氣充庭神光照室　又曰太宗在孕而語聲達於外后心異之將誕育后不之覺而太宗已生有慶雲見彌漫數里上屬於天二龍戲於門外水中經三日乃沖天而去　唐書曰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感傷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何以劬勞之日更爲燕樂乎　唐實錄曰明皇帝以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於東都開元十七年丞相源乾曜張說上表曰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元鳥之命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月惟仲秋日在端五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朝請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之天下咸令宴樂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相遺問村社作壽酒宴樂名爲賽白帝報田神上明元天光啓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帝手詔報曰當朕生辰卿等請爲令節上獻嘉名自我作古是爲美事依卿來請宣付所司（帝誕日爲令節自此始）　舊唐書曰明皇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告多息胥恐禍及此婦人密令說懷去胎藥而

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夢神人覆鼎如是者三太子異之以告說說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既而后果生肅宗即位後號天成地平節　柳氏舊聞曰肅宗吳皇后坐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二年明皇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傷無媵侍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良久方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有神人長丈餘介金操劒謂妾曰帝命與汝作子自左脇以劒決而入腹痛殆不可忍肅宗驗之於燈下若有綖而赤者存焉遂生代宗　冊府元龜曰代宗生於東都上陽

宮之別殿明皇幸溫湯有望氣者云宮中有天子氣明皇即日還宮是夜帝降誕　唐實錄曰穆宗七月六日降誕尚書左丞韋綬請誕日百官詣光順門先賀皇太后然後上皇帝壽書之史冊光示萬古帝欣然納焉其後竟以降誕受賀禮無所據罷之　又曰文宗朝中書門下奏云陛下馭三統之元膺千年之運當誕聖之日爲河清之祥夫四時成歲百穀成實必在首冬用成神化請以十月十日爲慶成節是日於宮中奉迎太皇太后與昆弟諸王盛陳宴樂羣臣詣延英門奉觴上千萬歲壽州府置宴一日上悅從之　宋受命錄曰太祖生

於洛陽夾馬營初太祖母杜氏夢日入懷而孕生之夕神光照室胞如菡萏被五色三日不變異香馥郁經月不散人因號其地爲香孩兒營　宋史曰太宗母杜氏夢神人捧日以授己而有娠遂生帝於浚儀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火閭巷聞有異香　又曰宋仁宗母李氏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爲汝子明年生仁宗仁宗幼年每穿履韈即亟令脫去嘗徒步禁中皆呼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元符宮石刻曰真宗嘗遣左璫詣茅山祈嗣遇王異人言王眞人已降生於宋朝璫問王眞人本是何人曰古燧人氏章懿亦夢羽

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曰此託生於夫人及仁宗生宮中火光燭天始行步嘗持槐木簡以箸鑽之眞宗問何用曰試鑽火爾帝頷謂妃曰異人之言信不虛矣　宋史事實曰英宗濮王允讓子也生於宣平坊赤光滿室或見黃龍遊室中初王夢兩龍與日並隨以衣承之復戲於室中其一龍視王曰吾非王所能有後仁宗立爲皇子　又曰神宗生於濮王宮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武夷志曰當神宗之未生也武夷山道士吳懷玉有道術指武夷君像曰歲在戊子降爲人主又指魏王像曰三十有八載當繼世御極撫平四海後其語皆

驗 方輿勝覽曰宋建守陳覺民過武夷山詩升眞洞口接天門靈草丹桃日日春聽説列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蓋眞宗神宗哲宗皆武夷仙眞應世故有三朝德業之句 湖海新聞曰韋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錢塘事不偶然 宋史事實曰孝宗太祖七世孫也父秀王母張氏夢府君擁一赤羊來遺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以建炎元年生於秀州杉青牐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中 遼史曰太祖母蕭氏夢日墮懷中有娠及生太祖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歲兒即能匍匐 名山藏曰當皇妣娠夢黃冠授一丸有光吞之覺而口尚聞香明日生太祖於土地祠中白氣貫空異香經宿祠中神鶩遊數里 又曰明宣宗始生之夕成祖夢高帝授以大圭命曰傳之子孫永世其昌

帝誕二

增 華渚 姚墟 華渚少昊所生 姚墟舜所生 赤龍 元烏 赤龍堯之瑞 元烏之瑞 契 流星 乙日 流星禹之瑞 湯生於乙日 星精 日角 星精灝之瑞 日角漢高祖之象 以上俱詳帝誕一 丹陵 若水 王元長曲水序曰丹陵若木之 舊注曰堯生丹陵顓頊生若水 五麟 七鳳 光武生赤光照室 影如五麟七鳳 鶴算 山呼 唐昭宗誕日表曰年同鶴算壽比山呼 社鳴 河清 運命論曰里社

鳴而聖人出黃河清而聖人生 電繞樞 星貫月 電繞樞黃帝之瑞 星貫月顓頊之瑞 日入懷 龍盤棟 日入懷宋太祖之瑞 龍盤棟漢武帝之瑞 以上俱詳帝誕一 獻金鏡 賜錦袍 唐明皇千秋節王公戚里進金鏡 唐明宗應聖節賜宰臣錦袍香囊手帕也 王者興 聖人出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揚子曰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 猗蘭殿 堯母門 漢武帝生猗蘭殿[illegible]堯母門[illegible] 鉤弋宮 尚冠里 漢昭帝生於鉤弋宮漢宣帝生於尚冠里 以上俱詳帝誕一 麟德講經 曲江賜宴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召儒臣[illegible]於麟德殿升坐[illegible]論三教[illegible]河同歸於海帝大悅 唐文宗[illegible]八年慶成節賜宴於曲江 神光 紫氣 神光宋武帝之瑞 紫氣[illegible]高祖之瑞[illegible] 異香經宿 五緯聚奎 宋太祖生異香經宿不散 宋乾德五年五緯如連珠聚於奎[illegible]年眞宗生 菖蒲花生 靈芝葉茂 菖蒲花生梁武帝事詳見帝誕一 宋仁宗是降郭后閣下生靈芝四十二葉 後仁宗享國四十二年 玉雞 金龍 [illegible]高祖[illegible]之瑞金龍 宋英宗之瑞[illegible]帝誕一 獻千秋鏡 奏無逸篇 唐書張九齡於明皇誕日上事鑑十章名千秋金鏡錄 宋高宗天中節張俊奏無逸篇表 九龍浴聖 五緯聯光 九龍浴聖唐明皇千秋節表 五緯聯光宋眞宗之瑞 列山神井 南頓嘉禾 光武 玉斗儲算 金籤賜齡 樞紐騰符 句芒錫爵 以上見王母 帝王有眞瑞應流虹之始 天地開泰慶逢彌月之良 得位得名得壽坐鎮皇圖 如岡如阜如山增綵神算 紫微爲天子居但勤端拱 華封祝聖人壽更願多男 雲開觚稜徒切瞻天之想 露囊

金鑑益殫報上之誠　穹昊儲休光輔億萬年之祚　聖神間世適符五百歲之期　奉玉巵之壽常拜手於周行　上金鑑之書第馳心於魏闕　嘗嵩岳三呼之旦　歌周王萬壽之詩　曉望五雲之彩共抃舞於西清　夜瞻列宿之文喜輝騰於南極　五百里侯五百里甸正切葵傾　八千歲春八千歲秋第勤椿祝 以上俱出翰苑新書

帝誕三

原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不坼不副無災無害　生此文王　篤生武王　履帝武敏歆 以上毛詩　生於翼下 堯　產於良辰　履大人跡 嫄人氏又后稷　白氣貫月 成湯　姚氏從華感樞 以從生也舜得姓登感　伏星何生東華　修已感流星 禹　感蛇而生　女登感神 炎帝　黃雲覆蓋 堯詳雲　雷電晦冥 漢高祖　修已吞神珠 禹　含始吞赤珠 漢高祖　元鳥銜卵 契　二十月生黃帝　十四月堯帝生　赤光照室　青雲如蓋 繼文帝　夜有赤光 光武　生有神光 宋武帝　黃帝生壽丘　顓頊生若水　庖犧生成紀　夏后生塗山　文王生岐山　武王生元氏　神農生石穴　帝堯生石乳　禹生石紐　啟生礙石　嘉禾九穗 光武　蘽草成禾　鳳皇來

集 光武　甘露降樹 宋武帝以上俱詳帝誕一　增 日逐 北魏宣武帝　抱日 梁武帝　紫胞 梁孝元帝　承露囊 唐明皇　神覆藥鼎 唐肅宗　胞如菡萏 宋太祖　赤脚仙人 宋仁宗以上詳見帝誕一　諸道獻珍 唐代宗永泰二年誕降日諸節度使進獻珍玩自足歲以爲常　三世丁年 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楊誠齋詩曰誕辰一世總丁年　光明耀腹 元史曰元始祖母曰阿蘭屢有光明耀腹一乳三子季曰孛端叉兒其後子孫蕃盛遂有天下　水浮紅羅 名山我以明太祖初生水紅羅浮遂取爲衣

帝誕四

增 表 唐獨孤及肅宗天長節進鏡表曰當白露戒序之秋是黃河澄清之日臣幸逢佳節願展微誠謹進二鏡一獻聖皇一獻陛下伏以聖皇執契垂化有如金玉之式陛下時乘御天騁飛龍於國步故以金龍飾鏡以表聖德伏冀織塵莫翳朗鑒常懸挂仙臺如日之升含萬物無私不照　唐文宗慶成節表曰帝王有必著之祥神靈無虛應之兆所以雷繞樞極氣感虹流元鳥祚商赤光啓漢考驗今古章煒圖書伏惟陛下馭三統之元膺千年之運當誕聖之日爲河清之祥元律應期乾宮以之定位開冬戒節水德表其靈長道若合符事光載籍請以十月十日爲慶成節積嘉祚於元命慶延洪於呂期上表中興之耿光次復開元之盛典　昭宗嘉會

節賀表曰臣聞聖人受命天必降其殊靈王者應生國
必蒙其介祉故華渚有流虹之異元樞呈大電之祥而
皆近感神明遠符乾象叶千年而啓運契六合以居尊
伏惟陛下德邁方圓道融三五因社鳴而正位逢井聚
以樂推值清明馭氣之時當仁壽悅隨之始固可同年
鶴算比歲山呼永符垂拱之風長保後天之慶　後唐
李愚末帝清泰元年誕降日表曰改朔體元固聖主之
能事良辰嘉會亦化俗之大端蓋周人有合宴之儀漢
代有賜酺之律所以詠歌皇德啓迪人情至若泛菊高
臺遂號重陽之節流杯曲水永為上巳之遊在昔偶行

於今不改豈足比君臨四海運應千年書瑤圖而敬授
民時秉玉燭而節宜和氣身為律度德合乾坤仰惟樞
電之祥最是寰區之樂願從人欲特創節名伏惟陛下
動遵典法克叶祖宗方今玉燭高懸璿樞廣運告成功
於朝社正八禮於宮闈是以舞干率服於三苗班瑞雍
熙於萬國今獻歲元正之月是倚蘭降聖之辰梅花暎
雪於上林椒酒迎春於祕殿江邊野老願鑾輅之時巡
陌上遊童醉堯尊而獻祝謂於是月特舉節名副與人
共樂之言致率土交歡之義　馮道晉少帝啓聖節表
曰大電繞樞哲后繼羲農之運五星聚井真人啓文景

之基昌圖允洽於千年嘉號宜光於載誕不有稱述曷
顯休明伏惟陛下玉律調元金華啓旦上帝錫九齡之
夢道人聞下武之詩德洽無為民知有慶當大雨時行
之日乃常星不見之辰將歡寓縣之心竊效華封之祝
請以六月二十七日為啓聖節著於甲令告彼萬方使
地角天涯望南山而祝壽九州四海仰北極以傾心誠
乖致主之功輒敢稱君之美　後漢隱帝嘉慶節表曰
色變長瀾肇皇靈之寶構光流華渚開聖緒於瑤圖莫
不慶洽同文光昭大象刻玉波沿於鳳紀鳴金飈振於
洪猷所以灝氣凝空編為令典神光燭夜允叶昌期伏

惟陛下守位以仁繼明以德化敷有感慶洽無疆當九
龍浴聖之辰是五緯聯光之夕凡蒙地載共戴天長
周世宗天清節表曰壽丘降跡爰符出震之期里社應
祥式契承乾之運頃觀舊史抑有彝章幸當載誕之辰
仰奉延洪之號陛下道超九聖祚啓千齡紹文武之耿
光比成周之迪哲自登大寶益顯聖功運龍韜而親御
戎車仗金鉞而立平寇賊破幽并之妖孽救澤潞之生
靈觀兵而直抵晉陽奮武而遠臨代北飲至纔逾於旬
日覃恩已被於八方四塞關山漸息煙塵之警萬邦臣
妾咸登仁壽之鄉今則俟屬澄河時當降聖是甲觀懸

弧之日乃銅律樂户之時鰈水鶼林望堯雲而獻祝桓
圭穀璧趨禹會以駿奔叨遇休明俱應祿位荷君父巍
巍之德伸臣子縷縷之誠祗肅輿謨尊奉宸極請以九
月二十四日為天清節所冀金相玉振貞寶曆以彌新
地久天長煥青編而不朽　宋周必大賀天申節表曰
天生民而立之君茂啓中興之運臣歸美以報其上共
欣夙戴之期伏惟陛下配德乾坤合明日月御赫赫炎
炎之祚成巍巍蕩蕩之功欣樞電之呈祥聚華夷而賴
慶嚴恭寅畏而自度已迪哲於四人虛靜恬淡而無為
方成純於萬歲臣猥司外閫阻造近班使富使壽而多

男願上堯封之祝宜人宜民而受祿載賡周雅之章
宋趙汝談瑞慶節賀表曰社鼓斗樞赫聖朝之誕節川
珍嶽貢湊良月以畢來惟君萬邦受天百祿伏惟陛下
凝旒思道畢服圖功以大德以保民而遠人爭致順附
殖小心於事帝而否數轉為嘉祥率土謳歌望雲祈戴
願躋九皇之軌歲稱萬壽之觴臣屬在外司阻班庭賀
獻書金鏡老非翰墨之才通表銀臺遠有韶鈞之夢
朱熹賀聖節表曰盛德當陽光啓重熙之運羣心就日
樂推歸美之誠有開繞電之祥敢罄祈天之禱恭惟陛
下慶流有衍德合無疆膺曆數以在躬垂衣裳而致治

接黃帝推英迎日之統以莫不增過周家定鼎卜年之
期自今其始臣承流支郡幸際昌辰鼇忭千官班阻趨
於文石嵩呼萬歲祝敢後於華封　宋史文昌賀聖節
表曰穹昊儲休光輔億萬年之祚聖神間世適符五百
歲之期譪佳氣於乾坤溢歡聲於朝野恭惟陛下河清
應運虹繞降祥勤儉本於性資忠厚循乎家法福全洪
範符周后之歷年英受泰元邁漢家之永世與天齊久
如日方升臣職守藩符籍通禁籞曉望五雲之彩阻班
賀於西清夜占列宿之文喜輝騰於南極　方岳賀聖
節表曰惟天數五正淵獻之孟陬聞嶽呼三增泰元之

神英星樞明潤海宇清夷恭惟皇帝受命溥將蹐民仁
壽華夏蠻貊罔不率登茲太平國家閒暇及是時所其
無逸祥開甲觀春在寅階臣幸假熊馮嘗陪獸舞河千
里一曲雖遠京師亥二首六身但欣歲紀　危巽齋賀
瑞慶聖節表曰數盈良月正天地之清明瑞紀流虹極
山河而輝映臣工抃舞海表讙呼恭惟皇帝心廣慈仁
化行恭儉光啓重離之運慶申初度之辰克全堯舜之
聰明相傳一道將復文武之境土紹開中興臣再拜皇
華恭逢誕節五雲影轉望切近於蓬萊萬歲聲傳祝實
同於嵩岳　李劉賀天基節表曰正月始和觀象越二

三之日皇天眷命飛龍乘九五之時百祿是宜四方來賀恭惟皇帝聰明淵懿篤實光輝體乾之元首庶物而膺萬國乘震以出轉一氣而開八荒瑞宿應於虹流歷誕增於鳳紀臣仰瞻北極遙頌南山蜀道青天身況居於蜀徼華陽黑水祝請效於華封　李梅亭賀天基節表曰虞帝生於甲子衍鼎盛之春秋周伯見於丙丁麗離明之日月傲開鎬宴肇聽嵩呼恭惟陛下聖武神文剛健篤實五百慶千秋之節博觀金鑑之篇三朝受四海之圖始御五鷃之享混九州而共貫斂五福以誕敷臣將指雪邊傾心日表祠雖蜀道粗知蜀父老之情歸

馬華山尤切華封人之祝　方烏山賀天基節表曰龍尾伏辰當良月肅清霜之候虹祥流渚適眞人下升極之期鼎祚山安獨謡海溢恭惟陛下澤覃萬宇統接千齡納物象於熙和含生豐泰成治功於易簡取法乾坤日升月常風行雷動寅畏自度於昭享國之祥靜樂難名益見爲仁之壽臣拱聽極北留繫周南豹尾雲垂第馳神於漢殿虎拜霞迮等祝算於華封　元李之紹賀聖節表曰寶曆建元協重華之嘉運瑤光貫月開上聖之貞符盛德在秋昊天有命恭惟陛下聰明稽古孝友根心丕顯文謨埽拱巖廊之上達觀新邑式均道里之

中揆震宿之昌辰卜豐穰於今歲璇璣肇紀玉斗儲祥臣等肅謹班聯遙瞻粹穆宣昭鴻業載賡七月之詩者定武功願上萬年之雅　鄧文原賀聖節表曰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於王母毓稜瑞露閶闔臚傳恭惟陛下誕紹鴻圖丕承駿命至仁育物得秋而萬寶成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當立經陳紀之始爲施仁發政之規郊廟肇禋朝野胥樂臣等名叨玉署目極璇霄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殷宗無逸之壽虔祝華嵩　虞集賀聖節表曰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旬瑞紀流虹之渚縟儀洊舉治象更新

恭惟陛下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黼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册載衣裳之治　明袁煒賀萬壽節表曰皇天昭特眷開貞元妙合之昌期聖主握靈圖會曆象希逢之奇數際中秋而臻誕節適同日而還景躔應聖神永命之符洽臣庶齊天之祝恭惟皇上心涵太始道貫重元以日月爲光以雨露爲澤以雷霆爲威二儀總歸於闔闢以陰陽爲瑞以四時爲柄以星辰爲紀萬化咸屬於綱維敬授人時順五行而調六氣欽若天道齊

七政以敘九功甘雨屢祈而應祈靈貺昭乎於夏序太陽當食而不食庥祥叠現於朝辰信至德卓冠於無倫斯元機聿彰於曠世若者律諧南呂瑞啓上旬届震夙之期協休徵之旦歲在酉而月亦在酉候正金衡誕輪丁而度亦輪丁光聯玉緯電虹煥彩清秋耀毓聖之祥木火通明紫極注常生之照雖巧曆莫窮其祕實上帝默運其樞自生民以來未有妙於今日惟聖人首出獨能合乎先天是造化千百年之積久儲而始發我皇上億萬載之紀不占而有乎矣臣等叨列九曹懽逢二慶仰誕辰之創見知遐齡配二極以長存瞻景度之非常

卜聖算後三光而難老集衣冠於萬國共稱北斗之觴率拜舞於千官永獻南山之頌伏願仰岭符而久視御玉曆以常安格太清莫太寧不顯太平於有象斂萬福享萬禄彌昌萬壽於無疆

增頌唐于邵降誕頌序曰皇唐八葉之中興提天綱披寶圖臨八紘俯萬物垂鴻儲休與十有七年元冬陽月旬外三日天子居北堂左个受厥初之慶自子弼暨羣官丞令咸歸休澣則歌康衢樂壽域者具百姓之歡心乃有司諫掌綸之臣當右掖分宵之直望閶闔沐熏風齋心以虔稽首獻頌其詞曰甲光畫堂繞樞神光十月

良月降生我皇熙殊祥兮纘武繼文時惟聖勲格苗戡黎爲天下君望如雲兮蒼蒼海隅達我天衢七戎蠢狄西職北徂外無虞兮白翟遐通嘉禾薦豐兩樹連理五雲飛空歸大同兮金闕峨峨清晨伊何萬國筐篚千門詠歌歆太和兮舜膳以甘堯尊以酣誕彌之朔旬而有三湛恩覃兮南山於前北辰於天臣某獻壽維億萬年象帝先兮

增詩唐明皇千秋節詩曰蘭殿千秋節稱名萬歲觴風傳率土慶日表繼天祥玉宇開花萼宮懸度會昌衣冠白鷺下幕翠雲長獻遺成新俗朝儀入舊章月銜花

綬鏡露綴綵絲囊處處祠田祖年年宴杖鄉深思一德事小獲萬人康　張說奉和千秋節詩曰五德生王者千齡啓聖人赤光來照夜黃雲上覆辰海縣衔恩久朝章獻壽新高車帝座出夾道衆官陳槊仗洗晴景磬管凝秋旻珠囊含瑞露金鏡抱還輪何歲無鄉飲何田不報神熏歌與名節傳代幸羣臣　張說皇帝降誕日集賢殿賜宴詩曰仲秋金帝起五日玉行昭瑞表壬寅露光傳甲子宵陰風吹大澤夢日照呂朝不獨華封老千年喜祝堯　王維奉和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曰太陽升兮照萬方開閶闔兮臨玉堂儼冕旒兮垂衣裳

金天淨兮麗三光形廷曙兮廷八荒德合天兮禮神徧鑑芝生兮慶雲見唐堯后兮稷禹臣亟宇宙兮華胥人盡九服兮皆四鄰乾降瑞兮坤獻珍　王維獻壽詞曰宮殿參差列九重祥雲瑞氣捧階濃微臣欲獻唐堯壽遥指南山對袞龍　劉秉長春節詩曰聖朝佳節遇長春蹕捧金爐祝又焚寶藏發來天地秀兵戈銷後帝皇尊太平基址千年永混一車書萬古存更有馨香滿芳檻和風遲日在蘭蓀　元王惲萬壽節出左掖門詩曰禁漏穿花夜已央宮槐龍曉色蒼蒼殷勤一點東華日先到紅鸞扇影光　賜夜端門分版位平明簪笏列鵷行紫雲低覆千官拜潤入金爐百和香　羯鼓聲高吹管清九天合作鳳鸞鳴侍儀贊喝三成後磬折齊呼萬壽聲　花映嚴廊近紫宸宮官行酒過三巡共攜滿袖香煙出散作都城十日春　對品分班玉笏行一時望拜殿西廂百官燕出宮闈靜疎雨濛濛溼建章　明高啓聖壽節早朝詩曰天啓聖圖昌流虹叶夢祥飛龍起江左戰馬放山陽御柳垂閶闔仙桃發建章遠人陳貢篚近侍浥爐香金鏡千秋錄瑤池萬歲觴小臣歌拜手堯日正舒長　于慎行萬壽聖節賜白金文幣及鏤金萬壽福祿篆字銀書黃朱靈符等物紀恩詩曰華渚祥開禁籞天恩光每覺近臣偏函加白璧來天上錦散紅雲出日邊裁就靈符華舜旦鑄成寶書記堯年銜恩効祝慙無補金鑑先時獻御筵

增 致語明費宏萬壽聖節致語曰五百年而生聖哲丕承莫大之基八千歲以為春秋茂衍無疆之慶方高張於鎬宴共迓聽於嵩呼海宇均歡神人胥悅恭惟陛下聰明睿智齊聖廣淵應曆挺生有電繞虹流之瑞受天眷命協龍飛虎變之占運際豐亨年方鼎盛誕敷聖德舞干羽者兩階盡撫周邦執玉帛者萬國維此長生之節蓋當極治之時郁郁祥雲常盤旋於紫禁蔥蔥佳氣每簇擁乎彤闈大開錦繡之筵彷彿瑤池之會龍笙鳳管頻催萬壽之觴火棗交梨迭獻千年之果敘箕疇之五福膺華祝之三多純佑益隆緜延不替家家戶戶喜壽域之弘開歲歲年年保聖躬之康泰

奇表一

原 河圖曰蒼帝望之大視之博白帝望之明視之義又曰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黑帝深面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蛇身人首有聖德（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伏羲蛇身女媧蛇軀）

增 拾遺記曰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脣眉有白毫鬚垂委地

原 帝王世紀曰帝女媧氏風姓也亦蛇身

人首一曰女希　又曰神農氏人身牛首春秋命歷敘曰有神人名
石年蒼色大眉戴玉理注玉理猶玉英神農也　又曰黃帝龍顏　又曰帝顓
頊首戴干戈　又曰帝嚳母不覺而生駢齒有聖德春秋
元命苞曰帝嚳戴干是謂清明宋均注曰干盾也　又曰堯母曰慶都孕十四
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鳥庭荷勝眉有八采豐下
銳上尚書大傳曰堯八眉八眉者如八字春秋元命苞曰堯眉八采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
春秋合誠圖曰赤帝之為人視之豐長八尺七寸　又曰舜目重瞳故名重華
春秋元命苞曰舜重瞳子是為滋涼宋均注曰滋涼有滋夜之潤且清才光明而多見　孝經援神契曰舜龍顏
重瞳大口手握褒注重瞳象雷多精光也大口象斗星口也提褒手中有褒字前從勞苦起受氣飾效大衬也
樂書靈準聽曰有人方面[illegible]衡市巿遊卜帶持陽味汸衡衛有骨表如日者也樓黃鎮氣銅十銅佩者也

握石椎知璇璣之道也懷神珠喻聖智也　又曰伯禹虎鼻大口兩耳參漏
首戴鉤鈐胷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
九尺二寸洛書曰有人出石夷握地代歲成鈐懷手斗鄭元注懷璣下衡之道姒氏以禹胷有黑
子如北斗尸子曰禹長頸鳥喙面目亦惡矣天下從而賢之者好學也　又曰成湯豐下
銳上皙而有額倨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春秋元命苞曰四肘
是謂神肘洛書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殊庭　又曰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
法酒旗布恩舒明酒者乳也能乳天下布恩之謂也　又曰文王昌龍
顏虎肩身長十尺胷有四乳春秋合誠圖曰蒼帝之為人望之廣視之專而長九
尺一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宋均注曰
重齒以為表　增　左傳王子朝使告諸侯曰定王六年

秦人降袄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至於靈王生
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原　河圖提劉曰帝季
日角戴勝斗胷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明聖寬仁好士
春秋演孔圖曰其人日角龍顏姓卯金合仁長史記曰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漢書曰昭帝諱弗陵武帝子也母趙倢伃本以有奇異
得幸及生帝亦奇異　又曰宣帝足下有毛居臥數有
光耀　東觀漢記曰光武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身長
七尺三寸　又曰建武四年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顏赤
色有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年十三通春秋上循其
頸曰吳季子　增　魏書曰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

原　吳志曰孫權字仲謀漢以孫策遠修貢職遣使者劉
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
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恆有大貴
之表又最壽眾莫以事授權　江表傳曰孫堅為下邳
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貴相及堅
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
士　增　晉書曰宣帝有狼顧之相魏武欲驗之乃召使
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原　晉中興書曰中
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世祖咸寧二年生於洛陽及長
白毫生日角之左眼有精曜唯侍中嵇紹少而異

之謂其友曰瑯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　【增】晉
書曰武帝初拜撫軍大將軍文帝欲以弟攸爲嗣何曾
等曰中撫軍聰明神武乃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非
人臣之相也　後魏書曰道武帝目有光曜廣顙大耳
後周書曰太祖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
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之形面有紫光　南
史紀曰梁武帝生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垂岳虎
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兩胯駢骨項上隆
起有文左右手曰武帝兒時能蹈空而行　隋書曰文
帝爲人龍頷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

王周文帝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人間人開皇三年
陳遣使來聘陳主知帝之貌異常令使潛畫帝相而歸
唐書曰高祖體有三乳左腋下有紫誌如龍隋上食
奉御郭道弘善相言曰天中伏犀下接如眉此非人臣
之相願深自愛　舊唐書曰高祖之在岐州太宗時年
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
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
民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以世民命名
唐書曰肅宗爲忠王時張說曰嘗見太宗寫眞圖忠王
英姿秀發奇表非常實類聖祖乃社稷之福也　後唐

書曰莊宗爲嬰兒體貌奇特年十一入覲獻捷唐昭宗
一見駭異之曰兒有奇表乃撫其背曰兒將來勿忘忠
孝於予家　又曰末帝長七尺餘方頤大顙材貌雄偉
初在藩時洛陽市人王安善相見之曰形如毗沙門天
王非常人也　後漢書曰高祖面紫色目睛白多而有
光　後周書曰太祖頂上有肉角　通鑑曰宋太祖容
貌雄偉　天中記曰宋眞宗左足指有文成天字　遼
史曰太祖豐上銳下目光射人　金世祖紀曰世宗鬚
頷長過其腹胷間有七子如北斗形　名山藏曰明太
祖日章天質鳳目龍姿聲如洪鐘奇骨貫頂　又曰明

憲宗廣額豐頤方面大耳目睛如漆光彩射人

奇表二

【原】虙羲連珠　神農戴玉（春秋命歷序）　伏羲龍狀　重華
日衡（雜書靈準聽）　戴天履陰　豐下銳上（湯武）　帝嚳戴干
唐堯荷勝　堯眉八采　舜目重瞳　握褒履已
（帝手握褒　禹足文履已）　帝堯鳥庭　大禹虎鼻　紫顙　白毫
（上孫權　下宣中宗）　顓頊重脅　帝嚳駢齒　禹耳三漏　湯
臂四肘　日角　斗胷（俱漢高祖）　【增】隋文帝五柱入頂
唐高祖伏犀接眉　金世宗胷羅北斗　明太祖聲若
洪鐘（以上俱奇表一）

奇表三

【原】太昊蛇形人首、鬚垂委地伏羲　太帝人身牛首懷玉柄　戴玉英神農　神農大肩春秋歷命序　顓頊駢幹堯長十尺尸子　履翼兌　鬚長七尺堯　舜長六尺帝王世紀　帝舜斗口援神契　湯長九尺　倨身揚聲成湯　周文望羊　周文長八尺三寸　虎肩　烏鼻　陰準　四乳文王　武王駢齒春秋元命包　長頸烏喙越王　長目烏喙　秦始虎口河圖　高祖長七尺八寸河圖　龜背龍股漢高祖　美鬚頰　無如季相史記漢高　足下有毛漢宣帝　生而有髮漢書　容貌莊麗漢明帝　手文握兵[illegible]　垂手下膝劉備　立髮垂地北齊後明　睇盼煒如　毛骨非常晉中宗　【增】體貌瓌異北魏太武帝　風格異常文成帝　祿祿岐嶷宋文帝　【原】龍行虎步宋高祖　【增】舌文八字宋武帝　睽日無影梁武帝　黑子如龍後周太祖　風骨不恒隋高祖　手有王字隋高祖　日角龍庭　紫誌如龍　三乳唐高祖　儀軌偉麗唐明皇　形如天王後唐末帝　眼睛多白後漢高祖

以上俱奇表一　體如三歲兒遼史太祖初生體如三歲兒　項有異骨名山藏明太祖為吳王時夢人賈辭於項項肉隱起有異骨焉　龍犀辨命論曰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注曰顏上有文謂也　不世之姿六代論　天姿玉裕文選實宣獻堂詩

帝系一

【增】冊府元龜曰夫結繩之初樸略茫昧莫獲而詳書契之後錫姓授氏可得而記太昊之前譜牒蓋闕帝鴻之後世緒具存司馬遷著之史記以存系表明乎受天命膺帝期者蓋以祖宗實有茂德所以後世承乎發祥若乃后稷播植周室於是隆興唐堯文思漢緒由其增盛蓋瓜瓞之相屬故離闕而有融魏晉以還方冊可考固不縮藉先烈誕啓丕圖若乃積累之基傳繼之盛蓋由德有厚薄源有淺深憑借列者蕃衍無世資者衰替今並考舊史披帝籙詳究厥緒參用論次俾有條而不紊庶百世而可知矣　【原】史記曰帝嚳高辛氏者黃帝之曾孫也父曰蟜極蟜極父曰元囂元囂父曰黃帝自元囂與蟜極不得在位　帝王世紀曰舜姚姓也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有子曰橋牛橋牛生瞽瞍妻曰握登生舜　【增】冊府元龜曰大禹姒姓父曰鯀鯀之父曰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元孫而顓頊之孫也　【原】國語曰元王勤商十有四葉而興賈逵注曰元王謂契湯之祖　【增】冊府元龜曰周姬姓其先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踐之遂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是為后稷　【原】帝王

世紀曰秦嬴姓也昔伯翳爲舜主畜多故賜姓嬴氏孝襄公始修霸業壞井田開阡陌天子命爲伯至昭襄王自稱西帝攻周赧王取九鼎至莊襄王滅東西周莊襄王崩政立爲始皇　又曰漢出自帝堯劉姓也豐公生執嘉即太上皇也　東觀漢記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出自長沙定王定王生春陵節侯春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孝侯以土地下溼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春陵　增魏志曰太祖姓曹名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祖騰漢桓帝時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曹瞞傳云嵩夏侯氏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　冊府元龜曰魏文帝受禪後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　吳志曰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晉書曰宣帝諱懿字仲達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出守其職及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爲氏漢楚間司馬昂爲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爲陰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爲郡子孫遂家焉自昂八世生征西將軍鈞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雋雋生京兆尹防帝即

防之第二子也　齊書曰太祖諱道成漢相何二十四世孫也何孫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郡子孫遂家焉　梁書曰高祖諱衍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後也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與佐命封臨湘侯　陳書曰高祖諱霸先吳興長城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世居潁川寔元孫準晉太尉準生臣匡生達永嘉南遷歷官太子洗馬出爲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　北魏書曰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逐女魃於弱水北帝舜命爲田祖爰歷三代以及於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積六十七世至成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威振北方莫不率服歷十三傳至聖武帝諱詰汾常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有美婦人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於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所遊處果復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善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　後周書曰太祖姓宇文氏諱泰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

之奉以爲主其後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
曰皇帝普回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因號宇文國並
以爲氏焉　隋書曰高祖姓楊氏諱堅漢太尉震八代
孫鉉仕燕爲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魏代爲武鎭司馬
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惠嘏生太原太守
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
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　唐書曰高祖姓李氏諱
淵其先出自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咎繇其
子孫繇歷虞夏代爲理官遂爲理氏殷末有理徵者以
直道獲罪於紂子利貞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李實得全

又改爲李氏周時有李重耳字伯陽爲柱下史道家稱
老君秦將李信即其後也信曾孫廣爲漢將廣十六葉
孫暠爲涼武昭王暠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鎭武川
遂家焉熙生天錫天錫生虎佐周有功周閔帝受魏禪
虎已卒追封唐國公虎生昞昞生仁仁生高祖　唐鑑
曰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
衣老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
地立廟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姓石氏本衛大夫碏之
後至漢奮自河內徙家長安與子慶等德位俱盛時號
萬石君漢衰關輔亂子孫西徙有居甘州者四代祖璟

仕唐爲潮州刺史二代祖郴祖昱任振武防禦使考紹
雍仕後唐官至洺州刺史　後周總論曰郭威自以爲
周室之裔虢叔之後感漢代立而建國曰周　通鑑曰
宋太祖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
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
空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　遼
史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爲審吉國　金史曰金之
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古肅愼地也　元史曰太
祖蒙古人其十世祖孛端叉兒母曰阿蘭夜寢帳中夢
白光自天窗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驚覺遂有娠

產一子即孛端叉兒也狀貌奇異沈默寡言家人謂之
癡獨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
名山藏曰明太祖姓朱其先句容人皇祖始渡淮家泗
皇考徙鍾離皇妣陳生四子帝季也

帝系二

原 緜緜瓜瓞　本支百世　帝作邦作對 詩　增 施
於孫子　世有哲王　纘其祖武　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 並詩　原 后稷勤周　后稷始基　纂堯之緒　出
自唐帝 漢　三世舉孝廉 魏　增 聯珠寶系　海浚星
源 唐徐彥伯中宗哀冊文曰少顯之下垂八之孫珠聯寶系海浚星源　累業 累業

後葉州獄賦曰又恐後葉復修前好 寶胄 奕世重光鍾會檄蜀文

幼智一

原 史記曰黃帝姓公孫氏生而神靈弱而能言代神農氏 增 帝王世紀曰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二而登帝位 原 又曰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 漢書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謀之亂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 增 通鑑曰漢昭帝時上官桀父子與燕王旦通謀許令人爲旦上書誣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侯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 漢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奇之十二爲東海公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户口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檢覆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均平後諸部各遣使上奏光武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不肯服光武怒帝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光武曰即如此何以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耳光武令虎賁將詰問吏果如帝言 原 蜀志曰先主舍東南角有桑樹童童如小車蓋先主少時與諸宗兒戲曰吾當乘此羽葆蓋車 幼童傳曰太祖幼而智勇年十歲嘗浴於譙水有蛟來逼自水奮擊蛟乃潛退於是畢浴而還弗之言也 增 晉書曰明帝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帝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以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唐書曰明皇初封楚王年七歲因朔望朝見車騎嚴整金吾將軍武懿宗見而忌之遂擠排騎從帝訶之曰吾家朝堂於汝何事敢迫吾騎從則天聞而奇之 冊府元龜曰唐憲宗六七歲時爲皇孫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皇孫對曰此是第三天子德宗驚喜

淵鑑類函卷四十八 幼智

遼史曰太祖初生即能匍匐　又曰太祖踰髫齔言及世務時伯文當國有疑輒咨焉　名山藏曰明宣宗數歲試之事輒剸決稱旨成祖愛之讀書一目數行盡裹皆舉

幼智二

原 生而能言（黃帝）　生而言名（帝嚳）　產而能書（子賤東）　幼總百神（黃帝）　幼而聰達（章帝）　幼克大事（漢和帝）　茂質紀淑（東魏）　岐嶷之姿　問南頓何在（林）　答長安近日（晉明帝）　八歲能屬文（魏文帝）　是書詐也（漢昭帝）　名理不減（古孝武帝　帝上闕）　增 幼而英悟（周世宗）　有成人之量（呂書曰成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　十歲能詩（遼聖宗）

潛晦一

原 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朞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坻舜往漁朞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朞年而器以牢　增 通鑑曰秦始皇嘗言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間　原 漢書曰孝宣皇帝諱詢字次卿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皇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坐繫郡邸獄邴吉爲廷尉監治巫蠱憐曾孫之無辜使女徒乳養私給衣食至後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上遣使皆殺之內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赦　東觀漢記曰光武仁智明達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於稼穡兄伯升好俠笑上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高才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　增 通鑑曰煬帝以李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徵詣行在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之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通鑑曰唐高祖初發晉陽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勠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高祖得書笑曰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是更生一敵也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願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通鑑曰唐太宗謂于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　通鑑曰唐憲宗生光王怡怡幼時

宮中皆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及武宗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怡及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 怡後更名忱即唐宣宗 名山藏曰太祖幼孫無依託身皇覺寺爲僧居兩月歲荒僧散太祖游食江淮金斗光息間至頴道病有二紫衣同寢食病已辭去莫知所在夜陷胡麻中遇羣童言迎駕叱之不見

潛晦二

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周易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易繫 以懿文德 易 增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

之 易 遵養時晦 詩 退藏於密 易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原 舜居深山與鹿豕遊 孟子 隱於芒碭 史記 尤樂杜鄠 雷雨不迷 舜 上有黑雲 告歸之田 漢高 告歸鄉里 躬耕白水 光武 講學長安 習讀書傳 秋冬弋獵 歸於頓丘 僦驢給費 爲縣送徒 爲舂陵訟租 爲泗上亭長 漢高 爲洛北簿尉 一年成聚 三年成都 增 隱德 唐宣帝詩潛晦一 多務韜晦 通鑑周世宗在藩邸多務韜晦 淮右布衣 明太祖曰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

殷憂

原 帝王世紀曰夏桀無道皐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因湯使於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恫日貢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咸服 竹書紀年沈約注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太丁殺季 又曰執季歷於塞庫羈文王於玉門鬱阨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 帝王世紀曰文王雖在諸侯之位襲父爲西伯紂既因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琴操曰文王備修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聖是時崇侯虎與

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將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立出西伯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作鬱厄之辭困於石據於蒺藜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混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 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參乘上嚴憚之若芒刺在背後

蒸安世代光參乘天子從容肆意甚安　晉中興書曰惠帝幸臨漳中宗從駕是時中宗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晦冥徼者四散中宗因得脫　晉陽秋曰簡文帝雖登阼內不自安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公至是熒惑猶在太微帝惡之謂郗超曰命之脩短大所不計故無復往日事耶超云大司馬溫方內固社稷外布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假還東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樹思患預防媿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士痛朝危臣哀主辱泣下霑衣漣如相續　增通鑑曰唐太宗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　又曰後唐廢帝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邊歸欲與石郎反耶石敬瑭聞之益懼　又曰宋太祖一日朝罷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問其故曰爾謂爲天子容易耶早間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　又曰元仁宗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爲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區宇競業守成恒憂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固非卿等所知也　名山藏曰明太祖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其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賢君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人民雖蕃久困未蘇予心未嘗忘憂卿同吾憂國福至矣不然禍敗隨之　又曰建文時成祖爲燕王齊泰黃子澄等日夜謀防燕因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布政使謝貴爲北平都指揮監燕燕王佯狂爲瘖舌稱病甚昺貴入問燕王病王重衾擁爐見之猶顫

殷憂三

原殷重剛　蒙大難　果行育德　安不忘危　履虎尾 俱易經　增涉春冰　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　沐惕惟厲　中夜以興 俱書　明王三懼 韓詩外傳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心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原或多難以固邦國　或殷憂以啓聖明　憂而不困　或憂而光　繫夏臺 易　因羑里 文王　執於塞庫 王季　羈於玉門 文王俱詳殷憂一　丙吉乳養 漢宣帝時詳一番　張賀供給　智勇俱困　亡失家屬 漢高祖　持滿外向　銚期奮戟　稱漢使者 漢高程　馳入韓信 辟高祖　稱使者入傳舍　以冰飲水　對竈炙衣 光武　蕪蔞豆粥　滹沱麥飯 光武　平城爲匈奴所圍 漢高帝

河陽爲津吏所止晉中興書 丁公接兵漢高帝 曹洪授
馬魏武帝 乘馬得脫典論 泣而升車晉中興書 增 芒茨在
背漢宣帝詳殷憂一 毛鬚灑淅通鑑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
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乘驪車宋太宗與契丹戰帝大敗乘驪車走免 夜不
安枕明太祖謂羣臣曰今天下之廣生民之多憂勞心夜不安枕 重裘擁爐明成祖詳
殷憂

淵鑑類函卷四十八

淵鑑類函卷四十九

帝王部十 登庸創業應運 祥瑞福祿

登庸一

原 帝王世紀曰少昊姬姓也降居江水邑於窮桑以登
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
也 又曰顓頊有聖德父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劣降
居若水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
登帝位呂氏春秋曰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帝位 又曰帝嚳姬姓也
有聖德十五而佐顓頊三十而登帝位都亳 又曰帝
堯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爲諸侯身長十尺嘗夢天
上之故年二十而登帝位 尚書舜典曰愼徽五典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
績三載汝陟帝位、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
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
與之語政至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
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尚書大禹謨
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受舜初攝帝政事奉行之 周書
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
之於天子之座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

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史記曰高祖與諸侯兵共擊項羽項羽敗而走使騎將灌嬰追殺羽東城正月諸侯尊漢王為皇帝　又曰孝文皇帝初立為代王都中都高后崩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張武等議願大王稱疾以無往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議皆非也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

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迺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馳入代邸代王西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

漢書曰霍光廢昌邑王賀奏遣宗正德至尚冠里舍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輪獵車奉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封為陽武侯羣臣上璽綬即皇帝位　晉中興書曰愍帝為劉粲所沒中宗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百僚稱上尊號帝固讓百僚又固請中宗慨然流涕曰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返國羣臣不敢復逼乃求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愍帝崩於平陽百僚更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　沈約宋書曰孝武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元兇弒逆舉義兵克定京邑乃踐帝位　【增】冊府元龜曰唐太宗文皇帝武德元年封秦王九年立為太子高祖手詔司空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有司擇日宜速聞奏太宗沖讓不敢奉詔朝於西宮面奏曰堯舜雖有至德有禪授之事然親攬庶政並經百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有四海始有十載臣望陛下遵堯舜之道以百姓為心高祖曰吾思此事已熟懷之已久故欲怡神以養生不欲矯情以從物若乃飾仁義務智能勞神以施號令疲形以行賞罰此矯情從物非吾心之所取也吾今方以道攝生

養性故脫屣於汝豈可嬰吾以負重哉太宗固讓弗許遂即位於東宮顯德殿　又曰唐睿宗延和元年彗星從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於大角數日乃滅睿宗以為革舊布新之象冊太子為皇帝受冊悲涕左右莫不感動又奉冊睿宗為太上皇皇帝聽朝於武德殿上皇稱朕有命稱誥皇帝稱予有命稱制五日一朝於上皇太極殿（廟明皇）　又曰唐肅宗明皇帝第三子開元二十六年立為皇太子天寶十五載安祿山犯長安明皇幸蜀將發馬嵬百姓數百人遮道攀附明皇遲留久之乃命皇太子殿後宣諭百姓百姓因請皇太子留高力士馳

告明皇明皇曰是天啓也乃命後軍及飛龍廄馬與東宮內人等留太子因宣口敕謂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等善輔導之太子既至靈武羣臣請遵馬嵬傳言之命勸進以七月甲子即位　通鑑曰周恭帝元年鎮定二州言遼北漢連兵入寇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是夕次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挾

之上馬擁逼還汴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整隊而行入仁和門秋毫無犯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庭北面拜受乃升殿即皇帝位國號宋　金史太祖本紀曰元年正月壬申羣臣奉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

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　金太宗本紀曰太祖崩羣臣因請太宗正帝位不許諸弟以赭袍被體寘璽懷中遂即帝位　元史曰太祖建九斿白旗即位於斡難河之源　名山藏曰明太祖為吳王時元年十二月癸巳羣臣勸進吳王辭固請固却之明日又請許之甲子祭告上帝皇祇於新宮曰天命眞人來自沙漠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紛爭於豪傑惟帝錫臣英賢遂戡定之今輿地周迴二萬里臣下曰生民無主必推臣帝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是用以明年正月四日設壇鍾山之陽惟帝祇之簡在如臣可君祭日

天澄氣和臣若不可當示異焉　又曰明成祖兵入金川門諸王羣臣請即天子位三勸進乃謁孝陵欷歔感慕攬轡回營諸王羣臣備法駕奉寶璽道迎遮擁登輦軍卒耆老萬衆夾道拜頓歡呼稱萬歲遂即位

登庸二

增　撫運　乘時　唐舊禮制曰高祖撫運應期創業　李綖易曰時乘六龍以御　御天　立極　上見乘時註詩經立我烝民莫非爾極　嗣器　傳歸　宋太宗即位制

□子者繼統承祧所以副神器也　宋英宗即位制曰　烝民之生置君為之司牧神器之重有子所以傳歸其門　凝旒　執契　唐李請元日朝賀表曰凝旒而天咨其　老子曰聖人執左契　唐太宗詩執契靜二邊　靈圖　寶業　文選禪王源文曰秉靈圖而非泰注靈圖天子位也　謝朓齊

后京冊文曰家瑞寶業身嗣昌暉　履至尊　登大寶　賈誼過秦論曰履至尊而制六合　易經聖人之大寶曰位　陟帝位　總朕師　舜典曰汝陟帝位　大禹謨曰汝惟不怠總朕師　承天心　正王位　前漢谷永傳曰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承天心　易渙卦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一民心　承天曆　干寶晉武革命論曰鴻荒世及一民心也　柳宗元金山銘曰夏后氏阿承天曆　御籙圖　傳芝璽　唐徐彥伯中宗哀冊文曰籙圖已御芝璽仍傳　執大象　張寶圖　干寶晉武革命論曰桓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唐元和頌表曰張寶圖以光帝載　朝會諸侯　尊爲天子　柳宗元金山銘曰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攺立焉　中庸曰尊爲天子　有王者符　踐天子位　光武紀曰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孟子曰踐天子位焉　終陟元后　俾作神主　虞書帝曰禹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商書伊尹曰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順天應人　膺期撫運　易革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晉元帝紀劉琨上書曰陛下膺受命之期撫千載之運　正位凝命　握紀御符　易鼎卦曰君子以正位凝命　李百藥封建論曰陛下握紀御符應期啓聖　雲龍風虎　朝覲謳歌　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孟子曰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聰明嗣位　曆數在躬　虞舜側微堯聞其聰明將使嗣位　堯典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惟皇得一　承帝嗣武　王縉唐明皇哀冊文　法五始之要　垂萬世之基　王褒頌曰春秋法五始之要注曰五始者一元二春三王四正月五公即位　後漢馮異傳曰周勃迎代王黜少帝垂萬世之基　推五運而陟崇高　步三微而膺曆數　李嶠上神龍帝冊文　副遺大投艱之託　昭繼志述事之功　天啓昌期御籙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扆以當陽　御六龍而乘乾君臨大寶　斂五福而作解慶洽寰區　薦之天暴之民蓋非人力、襲其爵行其道實本心傳　以上俱出翰苑新書　星輝海潤方肇啓於青宮　地闢天開遂丕膺於赤紀　宋張于湖賀英宗登極表　天佑而作之君啓堯舜之相授　父有而傳之子續文武之重光　當龍飛之會幸親逢六位之乘　伸虎拜之恭願永享萬年之壽　以上俱出翰苑新書

登庸三

原　或躍在淵　易　歷試諸艱　任之百官以觀其外　舜

敷于四海　書　推爲盟主　鄉督陝東　君子經綸天地革命　肇基王迹　王化之基　承百王之弊大統未集　開建大業　自亂入靜　撥亂反正功業見乎變　有事而後可大　威光大成　生民造化　誕受多方　克鄄西土　克開厥後　受天之命　無立錐之地　無十戶之聚　不階尺土之資　不階一民之柄　起於三河興於七十　尚書中候　湯里七十　春秋孔演圖

增　瑞拱垂裳　昭哉嗣服　詩下武　嗣無疆大曆服　書大誥　飛龍在天　易乾卦　聖人作而萬物覩　易乾卦　主器　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　度宗　文選典引曰正位度宗　度就也宗尊也就其尊也

天時人事(東漢鄧禹曰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 奄宅區夏

(唐元稹上尊號表) 當位嗣統(賈至唐書憲宗即位冊文曰命爾元子當位嗣統) 嗣守

皇業(唐德宗即位冊文) 負扆君臨(虞世南唐高祖哀冊文) 登庸受籙

(裴士淹唐肅宗哀冊文)、 妥安天位(陸機宣猷堂詩注曰安保其位也) 緝熙帝

圖(任昉王文憲集序) 景屬宸居(顏延年曲水詩序註曰景明也屬猶也)

創業一

原 顏峻始學篇曰人皇氏兄弟九頭依山川土地之勢裁度為九州各居其一方 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腹疾 易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為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 賈誼書曰神農以為走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 增 冊府元龜曰黃帝始受國於有熊氏軒轅之丘因以為名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氏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炎帝欲侵諸侯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

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 原 論衡曰項羽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高祖誅羽難於斬鐵也武王伐紂易於摧木也然則漢力勝周多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羽兼勝二家力倍湯武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為也 荀悅漢紀論曰高祖開建大業統畢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矣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天下未聞焉 又曰漢高起於布衣奮劍而取天下 增 通鑑趙氏曰光武初起於舂陵以烏合數千畎畝之夫而破尋邑百萬之衆梟莽賊之首平銅馬尤來五校青犢赤眉諸賊討隗純誅秦豐劉允彭寵張步公孫述平一僭亂 袁崧後漢書曰世祖以渺渺之祚起於白水之濱身屈更始之助位與羣豎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為之王公茲茲九州瓜分鱗割泯泯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荊棘枯綱維振而逆鱗埽羣材舉秦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創業者庸有異乎 歷年圖曰孫討逆策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者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 又曰唐高祖舉兵晉陽承亡隋之

巢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埽除亂略六年之中
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爲子也太宗文
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
直諫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
爲君子呻吟轉爲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
係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州縣蓋三代以還未之有也
通鑑宋總論曰太祖斬艾蓬蒿剗削險阻以定天下
克澤潞克淮南克荊南克湖南平蜀滅漢服越取唐逆
腸叛膽消縮順嚮（李共水策曰太祖皇帝成創業逆腸叛膽消縮向背不臣）臥
榻之側驅他人之鼾睡而漢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

救生靈塗炭之苦革叔季兵戈之禍矣孰謂太祖而非
聰明神武不殺者哉　遼史太祖贊曰東征西討如折
枯拉朽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絕大漠威信萬里歷年
二百豈一日之故哉　金史太祖贊曰初定東京即除
遼法遼主播越宋納歲幣以幽薊武朔等州與宋而置
南京於平州宋人終不能守卒之遼主見獲宋主被執
雖功成於天會閒而規模運爲實自此始金有天下百
十有九年太祖算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
孫嗚呼雄哉　張四知元總論曰太祖深慮雄心遠邁
金夏之主其握乾符而起朔土躬神武以膺帝圖爲後

世開業不亦甚光極矣哉　又曰世祖潤色鴻業大闡
嘉猷千紀萬綱條修縷飾故能光有四海坐致太平四
振天威鉅恢土宇奮數世積累之業造一統無外之勳
穀馬二十年間定乾坤於百戰功宏鍊石收區宇於再
麾業壯斷鼇飲滄海而一息官兵到處悉皆平夷　明
鎖廻瀾曰太祖起布衣飛淮甸提金戈鐵馬縹煙中原
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天戈一指敷天同我后之思神
武初揚四海切來蘇之望初舉而平江漢再伐而舉全
吳三征而閩越澄清四戰而周齊席卷所至民服遂取
中原拾宋報奏拔燕犁趙東極元菟西窮玉關南抵大

夏北控陰山靡不傾心而歸命悉皆踰款以稱藩恢拔
乎仁風翔洽於垓埏威霆攝讋乎鬼蠻蓋惟應天順人
是以人歸天與聖人出而四海一氛濁靖而宇宙清社
稷山河已在眼前矣

創業二

增　斗極　天闕（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　一候尉於東互
合東書於南北（王融曲水詩序）　斬艾蓬蒿　剗削險阻（通鑑宋總論曰太祖）
大舍滄海　安納泰山（太祖詔）　西溢河源　東
滄海溽　北動幽崖　南燿朱垠（東都賦）　亘地稱皇
磬天作主（漢延年紀歌）　月毳來賓　日際奉土（同上）　列燧

干城　通驛萬里 顏延年曲水詩序

創業三

原 舜禹本白衣　高祖興白衣　以布衣取天下　祭蚩尤於沛庭　市弓弩作卑手刀　斷蛇奮旅 漢高　騎牛兵起 光武　壯士願從　賢者義附　同聲響應　望風景從　人鬼與能　四方歸之　見龍在田 易　迅長鳴　龍飛迅風 高祖　龍變虎據　鳳翔南陽 光武　鴻飛兖豫　龍飛白水 光武　鳳翔參墟　虞芮質厥成　文王蹶厥生　徹彼桑土綢繆牖户 詩豳　增 革命 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　兆基 文選出師頌曰兆基開業人神僉贊　締構 魏都賦曰闢國之日締構之初　洪業 吳都賦曰建至德以創洪業　帝籙 文選功臣頌曰飛名帝籙　寶命　天璣 文選宋后哀冊文曰用集寶命仰膺天璣　深根固蔕 魏都賦　流長難竭 張衡西京賦　招世貽統 顏延年三月三日詩序曰招世貽統固萬業而爲量 註曰招廣也言廣世業以貽後緒也　天造草昧　撥亂反正　肇基王迹　化家爲國 隋末唐太宗勸高祖舉兵晉陽高祖曰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　宰制天下 王融謂蕭衍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　假翼荊楚鱗飛梁益 華陽國志贊昭烈曰先主名微衆鮮而能龍興鳳舉假翼荊楚鱗飛梁益　電埽風驅廓清天邑 唐高祖受禪告天文　弘濟蒼生其益多　肇造區夏其功大 唐太宗　混一區宇 唐書太宗語　光宅中夏 唐太宗爲秦王時言於高祖曰陛下聖武龍興光宅中夏　斲雕刊方 任昉爲蕭秀才文李善註引漢書曰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　宅中圖大 來濟　山高水清 歐陽修豐樂亭記曰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　山河在眼 太明日壯觀山河在眼前

應運一

原 帝系譜曰地皇氏一萬八千歲以火德王　尚書大傳曰燧人爲燧皇以火紀官　左傳郯子曰炎帝以火紀官故火師而火名　譙周古文考曰大庭氏姜姓以火德王故號炎帝　郯子曰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 春秋內事曰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廡高棟深宇以避風雨焉　郯子曰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爲鳳鳥氏歷正也　又曰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改也　增 冊府元龜曰伯禹夏后氏虞舜壇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故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牲用元　湯伐桀踐天子位乃改正朔服色尚白金生水故爲水德戎事乘翰 翰白馬也 牲用白　周武王伐紂踐天子位水生木故爲木德故周人尚赤戎事乘騵 騵駵馬白腹 牲用騂 騂赤類　原 尚書璇璣鈐曰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入殷朝　增 漢書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冊府元龜曰魏文帝受禪後給事中博

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舜
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合
於堯舜授受之次遂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承土行黄
初元年十二月幸雒陽以夏數得天故用夏正而服色
尚黄又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雒去水而加隹魏於
行次爲土土水之壯也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
隹加水變雒爲洛明帝景初元年山茌縣言黄龍見有
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於是定暦改
年服色尚黄犧牲用白戎事乘黒首白馬建太赤之旂
朝會建太白之旂。又曰晉武帝以太始元年即位二

年羣公奏唐堯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
數宣尼荅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爲百
代之言蓋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
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
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奏可　又曰後魏孝文
太和十四年詔曰丘澤初制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叙
有常然同異之論著於往漢未詳之説疑在今史羣臣
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髙
閭議曰臣聞居尊據極允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爲正
統神州爲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以世數

爲予奪善惡爲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
紀運少殊桀紂至虐不廢承暦之序厲惠至昏不闕周
晉之祿計五德之論始自劉向一時之議三家致别故
張蒼以漢爲水德賈誼公孫臣以爲土德劉向以爲火
德以爲水德者正以當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
之數也以爲土德者則以亡秦繼暦相即爲次不推順
逆之異也以爲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弃秦之暴
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爲正也故繼周爲火德自兹厥後
乃以爲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爲土德晉承魏土生金
故晉爲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爲水德燕承趙水生

木故燕爲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爲火德秦之未滅
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稱制元朔故平文之廟
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則晉
已久若棄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爲明
驗故以魏承秦當爲土德又五緯表驗黄星曜彩考氏
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木事爲著矣祕書丞李彪等議
以爲尚書閭議繼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
正次慨彼非緒輒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
兆朕振古祖黄制朔緜迹有因成此帝業神元爲首案
神元晉武往來和好至於桓穆雒京破亡二帝志摧聰

勤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銜扶救之
仁越石申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終平燕氏大
造中區是則司馬祚終於郟鄏而元氏受命於雲代蓋
自周之滅及漢正統幾六十年著符尚赤雖張賈殊議
暫疑而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項
而同吳廣近蠲謬僞遠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寧使白蛇
徒斬雕雲空結哉且秦并天下革創法度漢仍其制少
所變異猶仰推五運竟踵隆姬而況劉石苻燕世業促
褊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豈可易漢之承木舍
晉而爲土耶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

籓王次不雜以僭竊參之彊狁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
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治太廟號太祖抑亦有
由紹晉金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僞僭豈非惑乎十五
年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等六品舉魏世王元朔下迄魏
晉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並獲推序於理未
愜又國家積德修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
史所據之理其志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爲水
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時頗亦難繼朝
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爲水德祖甲辰臘 又
曰隋開皇元年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

爲火色朝會之服旗幟犧牲各令尚赤戎服以黃七月
帝始服黃百僚畢賀 通鑑曰唐高宗即位推五運爲
土德色尚黃 天寶九載詔曰三王繼統質文既不相
襲五德乘時服色遞於所尚至於旂常改制騂翰異宜
所以表國家之容合聲名之度者也大者安可因循而
已焉國家膺推紐之期纂黃中之曆憲章垂範運既屬
於維新旗幟同色義必在於革故頃者循納羣議式明
統緒故得天人致和風雨時若豈朕菲德克廣容圖實
累聖鴻休允膺景福稽古之大既有昭明文物所資理
宜詳正其諸衞應隊仗所用緋色幡等並改爲赤黃色

應運二

增天曆遂謳獄之歸 神鼎諧謳歌之去 周禪晉文 革
命殊乎因襲 揖讓異於干戈 石闕銘 萬物覩聖 千
載應期 易經聖人作而萬物覩 晉元帝紀瞻勸進表陛下受命之期當千載之運
旂常改制 騂翰異宜 唐天寶九載詔周尚赤牲用騂殷尚白戎事乘翰白馬
也 三分肇慶黃星之應久彰 五十啟期眞人之運
斯屬 魏志太史令 命旅致雲屯之應 登壇有降火之
祥 循五德終始之傳 叶三統因革之義 稱府
元魏 昭華之珍既徙 延喜之玉攸歸 王融曲水詩序

應運三

原 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顓誕明命以承神武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 皇天眷祐誕受厥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受命于天 奉若天命 用集天命 撫綏四方 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相彼成康奄有四方 集大命于厥躬 用端命于上帝 我有右命將天明威 既受命祉施于孫子 繼明代熙配天光宅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受終于文祖 受命神宗 聖皇應曆數 曆數承天序 時乘六龍以御天 乘變化而御大器 命世而出 命世之才 知帝王自有眞 天

子之位有道者受之 上天降休帝遷明德 降命成湯 受天永命 有命自天 自天降命 天之所啓有天之贊 天剖神符地命靈契 天命定爾亦孔之固 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達有神興有德 乃眷西顧此惟與宅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 諸侯同日貢賦(湯) 王假有家 天命不僭 大精布耀 帝出乎震 繼天而王 繼天施四季應五行 乘木而王(木乘水) 天皇木德 地皇火德 伏羲木生 神農火紀 軒轅土德 顓頊水德 秦皇水德之始 湯武革命順天應人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大人虎變其文

炳也 位以飛龍文以武變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謳歌之聲 諸侯朝禹 抱樂器奔周 載圖書歸周 遷鼎雒邑 遷鼎均野 舜以太尉即位 即位汜水陽 即位于秋亭 設壇受命 鳴玉設壇 龍旋鳳時 增 帝始服黃(漢文帝見 禮志一) 春皇(拾遺記曰春皇者庖犧之別號以木德王故曰春皇[illegible]) 色尚赤黃(唐天寶詔) 仰協三靈 俯從億兆 曆數在躬(書經) 天統(冊府元龜序曰奄據之王正得天尊) 膺期受命(唐高祖詔位太宗詔) 誕命建家(王珪曲水詩序) 五德之論始自劉向(後魏中書監高閭奏議)

應運四

增 策文唐賢良方正策問曰朕聞三微遞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因循明王由之革命或金水而鱗次應火木以環周或寅子變正天人之統斯辨或驪騵改色昏旦之用有殊玆乃渙汗圖書昭彰曆數受位出震以迄於今莫不母子相承終始交際然而都君土德黻乃尚青天乙水行寧宜用白深明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霸基便有符於紫色則魏人鼎足豈復應於黃星緬鏡前修又以矛盾張蒼之議旣頗反於公孫賈傅之談復遠班於劉向子大夫學包羣玉文擅鏘金既聽南史之篇方佇東堂之問詳敷事實靡得浮辭對曰臣聞方圓既

闕帝王斯建四遊將六氣交馳五德與三微遞變自攝提著紀出震登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驪騵而繼作雖復武功文德揖讓干戈御旒扆以高居握圖籙而深視莫不垂天人之統順寅子之正始終之際何莫由斯暨乎運偶都君時云土德道鍾天乙數叶水行子勝母而尚青母生金而尚白略言其美斯窮輿旨至若泰居閏位紫實非正之符魏得中區黃標應星之紀未有矛盾允愜時宜漢祖承天人多異議張蒼言水而黑時方興公孫據土而黃龍復應逮二劉之父子推五運之相沿較彼前談斯為折東（吳師道對策）

祥瑞一

原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　字林曰禎祥也福也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四靈以為畜則獸不狘　又曰聖王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山出銀甕丹甑器及人象車也）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胎卵皆可俯而闚也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增爾雅曰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黃帝占云壽星色黃人主壽昌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　原禮斗威儀曰人君政訟平則祥鳳至　增又曰政太平則日五色　又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紫玉見　又曰君乘木而王政太平則蓂竹紫脫為之常生　春秋緯曰君應陽君臣和得道度則日含王字　春秋感精符曰南至有雲迎日年豐之象　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　原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也其時不失其序日月淑清而揚光　增援神契曰黃雲抱日輔臣納忠　又曰德至人表則景星見　又曰德至深泉則醴泉湧　又曰天子孝則慶雲見

原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鍾律調四夷化越裳來繼嗣平即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也連累相承故生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曆得其分即蓂莢生於階閒蓂莢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賢不肖位不踰即平露生於庭平露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即生不得其人即死矣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九配得其所子孫繁息也于尾者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者益於民人也甘露者美

露也降則物無不盛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
也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
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曰三苗爲
一穗意天下其和爲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矣
增 又曰王者繼嗣平明則蓂連生於户閭達生於房（瑞應圖曰蓂達一名蓂達）
又曰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
生庭狀如蓋一名平慮　又曰萐莆木名王者孝道至
則出庖廚其葉大如門扇不搖自扇　原 孫氏瑞應圖
曰金牛瑞器也王者土地開闢則金牛至　又曰玉馬

者瑞氣也王者清明篤賢則至　又曰玉瓮者師曠時
出河東之涯爲聖圖出河負籙讖書　增 又曰嘉禾五
穀之長王者德茂則生　又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
見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皇自歌自舞見
則天下大安寧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雪不封條　漢
終軍白麟奇木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
無外也　論衡曰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
草醴泉祥風甘露景星嘉禾萐莆蓂莢屈軼之屬又言
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班白不
提挈關梁不閉道不搶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

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
溢於過實瑞應之物或無失言鳳皇麒麟之屬大瑞較
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不是夫風氣雨露本當
和適其言風祥露甘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何也言五日
一風十日一雨褒之甚也　漢書注張揖曰獬廌似鹿
而一角人君賞罰得中則生於朝廷觸不直者　宋志
曰王者德至太和氣盛則甘露降耆老見敬則柏受甘
露尊賢愛老則竹受甘露　又曰白玉甕不汲而滿王
者清廉則出　又曰明月珠王者不盡介鱗之物則出
又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爲一則木連理生　又

曰華平其枝平正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弱則低
又曰芝草王者仁慈則生　又曰福草者宗廟肅則
生宗廟之中（按福草即蓂莢也）　又曰趹蹄者后土之獸自能
言語王者仁孝則來　又曰天鹿者純靈之獸也五色
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
四夷之語聖明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
唐志曰禮部掌祥瑞凡景星慶雲爲大瑞其名物六
十有四白狼赤兔爲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蒼烏赤雁
爲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爲下瑞其
名物十四大瑞則百官詣闕奉賀餘瑞歲終員外郎以

聞有司告廟

祥瑞二

【增】拾遺記曰炎帝教民耒耜百穀滋阜神芝發其色雲苗擢佳穎朱草茇於階卿雲蕩於巖【原】呂氏春秋曰凡帝王將興天先見祥昔黃帝祭天先見大螻蟥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上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故其色上青其事則木成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八水湯曰金氣勝故其色上白其事則金也文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上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上赤其事則火 韓詩外傳曰

黃帝即位鳳乃止於帝東園集帝梧桐樹食帝竹實沒身不去【增】左傳郯子曰黃帝以雲紀註曰有雲瑞以雲紀事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 宋志曰黃帝有景星之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庭若佞人入朝則指之名曰屈軼【原】左傳曰少昊氏立鳳鳥適至孔安國注尚書曰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增】尸子曰少昊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原】帝王世紀曰堯治天下大和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皇止於庭嘉禾孳於畝醴泉湧於山僬僥民來貢珍羽廚中自生肉脯其薄如翣形搖鼓自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萐脯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數惟盛德之君應和而生名之蓂莢 又曰堯率諸侯群臣沈璧於洛河受圖書今尚書中候握河紀之篇是也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甘露潤澤醴泉出山 又曰朕率群臣沈璧於洛河良俟於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出赤文成字 帝王世紀曰舜時景星曜於房群瑞畢致地出乘黃舜於是德被天下薦於天使禹攝政【增】尚書大傳曰舜時俊乂百工相和而

歌卿雲帝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百姓允臧 晉中興休祥說曰嘉禾者仁草也夏異本同穎殷同本異秀周三穎同秀【原】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盡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服玉女敬養天賜 呂氏春秋曰禹南濟乎江黃龍負舟【增】開山圖曰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 金陵驗異錄曰五星聚有三周將代殷聚於房齊威將霸聚於箕漢高入關聚於東井【原】墨子曰赤烏銜珪

降周之岐社命讖符 【增】鹽鐵論曰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金陵驗興錄曰四星聚者有四漢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光武復興於洛晉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元帝復興於揚土漢初平元年四星又聚箕尾魏武定兗豫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各一聚劉裕有天下晉元帝紀四星歲鎮熒惑太白也 【原】史記曰高祖為泗上亭長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留飲酒讎數倍 【增】漢志曰文帝時日中有王字 【原】漢書曰孝武皇帝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 又曰武帝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又曰武帝元封二年詔曰甘泉之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 又曰元鼎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又曰宣帝時東浮大河神魚舞於河 【增】漢郊祀志曰宣帝十三年幸河東祠后土有神雀集改元為神爵明年正月鳳皇集祋祤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後間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荅嘉瑞明年改元五鳳後又改元甘露有黃龍見新豐又改元黃龍 【原】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上幸長安祠長陵 還洛陽宮是時醴泉出於京師郡國飲

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 又曰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上不聽是以史官鮮記焉 【增】天中記曰光武生時鳳皇來集濟陽故宮皆畫鳳皇之瑞 【原】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鳳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黃龍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平朱草木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紀 魏略曰魏文帝神龜出於靈芝池 【增】魏志曰黃初元年柴於繁陽有黃鳥銜丹書集尚書臺於是改元 【原】吳錄曰赤烏十二年寶鼎見於臨平湖中 【增】晉武紀曰泰始三年氐池縣大柳谷有元石白畫成文實大晉之休祥詔以製幣告於太廟藏之天府 【原】王隱晉書曰懷帝永嘉元年有玉龜出灞水 晉中興書曰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為秣陵塹北山絕其勢今建康即秣陵西北界所塹即建康南淮中也按始皇東遊之歲至孫權僭號四百三十七年考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矣且秦政東遊至今五百

二十六年所謂五百年後當有王者也 增唐高祖冊文曰翠鳳棲梧丹魚在藻水浮元貝階榮朱草 唐太宗冊文曰文龜浮沼應龍在淀濡露飛甘卿雲呈絢 唐鑑曰太宗貞觀二年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煑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唐會要曰貞觀十二年滁州言野蠶成繭徧於山阜至十三年野蠶又食槲葉成繭大如柰色綠凡收六千五百餘石十四年正月元日陜州界内二百餘里河水變清四月乃止十六年有雄雉飛集東宮明德殿前上問褚遂良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得雌者霸文公遂爲寳雞祠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所以彰表明德也十七年太子寢室中產紫芝十四莖並爲龍鳳形十八年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木一丈之幹並枝者二十餘所二十年汾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得

元金也二十一年玉華宮李連理隔澗合枝 張說述聖頌曰帝昔居是邦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來擾黃龍上升龍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鐘韻謡言合讖臣跡引途嘉李旁連神蓍自起（景龍二年明皇兼潞州別駕前後符瑞凡十九事） 唐實錄曰開元二十一年左丞相蕭嵩等奏曰所司奏今年祥瑞祥風起日抱戴嘉禾秀芝草生甘露降醴泉涌木連理瓜同蔕竹再生李成實馴鵲元鶴慈烏鵜鶘寳鼎魚銘錢刀軌字等二十有一事臣聞惟德感神惟祥作聖祥風昭乎號令抱戴表以納忠嘉禾主於同文芝草明於敬老甘露灑神靈之液醴泉發德澤之滋草木秀其地靈羽毛呈其天瑞其餘山川異氣器用殊姿不可勝紀請宣付史館從之 唐大曆十二年成都人郭遠獲瑞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四字獻之宰臣賀曰至德之化先貫草木太平之時遂形文字望藏祕閣付史館 玉海曰宋太平興國九年十月（雍熙元年十一月改元）嵐州獻牝獸一角如鹿無班角端有肉性馴善人不能辨示羣臣參驗以問徐鉉滕中正王祐等引國史以爲祥麟宰相宋琪等表賀上曰珍禽奇獸無濟於事非朕所尚方内大寧風俗淳厚此爲上瑞近年禽獸之異者所獻甚多止令畜於園囿遂生生之性不欲宣

揚於外琪等奏曰禽獸草木之異皆帝王德化所感而
生前古無不徧錄今陛下謙而不有中外無由得知使
一代簡書有所缺漏欲望具錄瑞物名數圖寫宣付史
館從之乙未內出瑞物三十六種白鹿六白兔十一黑
兔一紫兔一白麞四白雉一白鵲二白鳩一紫鵲一白
鵝一白鸜鵒一蒼鸜鵒白山鵲五綠山鵲一紅山鵲一
白雀四白鼠二白戴勝三蒼烏一白山鴉一赤烏一白
鷹五白鷺鷥鷹二白鵲一赤鶻一白鶻一白鷺鵠一白
銅觜一青花山鵲一琪等拜表稱謝　玉海曰宋端拱
元年廣州言清遠縣有合歡木高百餘尺今年三月十

日有鳳高六尺栖集其上衆禽從之木下生芝草三莖
又曰祥符元年封泰山十月壬辰天文院言紫雲如
蓋黃雲如龍鳳青雲如竹木名梢雲瑞應圖曰人君德至則出若木梢然
戊戌五色雲環日己酉紫雲如蓋起泰山頂俄變黃色
穆清殿御座後有白雲如幡幢龍鳳之狀召宰相登亭
觀俄頃成五色復有黃雲如虹橋葩蓋詔名亭曰瑞雲
又曰祥符元年天書至自泰山宰相王旦言眞牒降
於神房醴泉涌於陽址芝葩競秀雲旗交輝　又曰祥
符元年直史館張知白請以泰山諸瑞命良工繪之一
本藏祕閣傳於不朽一本以備玉清昭應宮圖壁從之

五年丁謂等又上汾陽祥瑞圖百四十八軸與東封所
錄並繪於玉清昭應宮東西廡　又曰祥符二年昭應
宮瑞木斷之有文如點漆體若梵書　又曰祥符四年
九月日有輝珥承氣五色雲如飛鳳輔日　又曰祥符
七年三月漳州龍溪得珠圍闊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
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勝數守臣王晃表進曰熒
煌外散於月華皎潔內含於星彩遐稽佶史迥異照乘
之光洞究祥經弗類媚川之色　韓琦家傳曰天聖五
年初臨軒試進士公名在第二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
左右從官賀殿上　玉海曰宋皇祐三年眉州彭山縣

上瑞麥圖凡一莖五穗者數十本上曰朕比禁四方無
獻瑞物今得西川麥秀圖可謂眞瑞矣賜田夫束帛以
勸之六月無爲獻芝草上曰朕以豐年爲瑞賢人爲寶
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自今毋得以聞　宋會
要曰乾道九年十一月親郊宰臣奏曰郊祀禮成兼以
瑞雪應時未明而霽以至青城齋宿圜丘蕆事天氣澄
爽此皆聖德昭著高穹降格上曰君臣之間正當修飭
以荅天貺　遼史曰神冊元年上太祖尊號闢地爲壇
得金鈴因名其地曰金鈴岡　又曰神冊六年圍涿州
有白兔緣壘而上是日破其郛　金史曰太祖收國元

年將與蚩戰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
助也酹白水而拜　金史五行志曰世宗大定十三年
策試進士于憫忠寺夜半忽聞音樂聲起東塔上西達
於宮考官等以為文運始開得賢之兆　又曰章帝泰
和二年鳳皇見於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以其事告
宗廟詔天下　通鑑曰元成宗元貞元年蘭州河清三
日上下三百餘里　名山藏曰明太祖初年甘露降鍾
山羣臣稱賀請告宗廟頒示史館上曰朕慮忘戒而生
驕矜祥化為妖孽告宗廟頒史館非所以示天下也
又曰明永樂二年獻騶虞百僚稱賀上謂侍臣曰古之

明主皆遇祥自警懼之分安危之繫也朕敢不敬
又曰永樂三年河清於蒲津　又曰永樂三年關陝
獻嘉禾羣臣應制撰詩初上為燕王時嘉禾生北平以
獻太祖太祖御製詩賜上至是摹勒拓本賜諸王近臣
又曰永樂十五年太液池水冰結為樓閣龍鳳花卉
象賜羣臣臨觀　又曰孝宗冊立為太子時詔至南京
瑞雲見孝陵如車蓋

祥瑞三

【原】火烏　神馬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於王舟鱗介兵象白者殷家色白明殷當授於周又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式云麟鳳鸞龍騶虞白澤神馬為大瑞隨即奏之應奏不奏杖八十　浪
井　醴泉典略曰浪井不鑿而成孫氏瑞圖曰浪井不鑿而成者清淨則水流有仙人至式云神鼎丹甑醴泉浪井為大瑞　金芝　華木漢宣帝時嘉穀元稷降于郡國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金芝色如金銅池承霤也式云[illegible][illegible]嘉禾芝草華木並為下瑞　元珠　紫玉式云元珠明珠玉英白玉赤文紫玉黃銀金縢並為上瑞　威鳳　神雀　神珍詩神珍降祉　帝祉書式揚帝祉　三秀　五雲　靈物　瑞圖　呈祥　效靈　休徵　嘉瑞　禎祥　福應　【增】連珠　合璧後漢天文志曰二皇遷化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　和氣　天休唐權德輿曰和氣洽則祥應至書經君奭曰天休滋至　白麟　赤雁俱見前祥瑞二　應德　蒙福明帝紀祥瑞之來以應有德五鳳二年詔曰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屢蒙嘉瑞獲茲福祉　非煙　助月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索輪囷是為卿雲晉天文志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　花葩　蓂莢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常有五色雲金枝玉葉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帝王世紀曰堯階有蓂莢草　木精　竹實公羊注曰麟仁獸木之精也晉毛詩疏曰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含仁　覽德廣雅曰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賈誼弔屈原賦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一角　五章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李白詩曰鳳皇九千仞五章備珍彩　五彩　九苞京房易傳曰麟有五彩丹山有九苞之鳳　元符　黃瑞文選典引曰元符靈契黃瑞湧出注曰元天也黃地也　【原】瑞命　靈符何晏瑞頌　戩穀　極　休何晏瑞頌　【增】華雪　瑞雨南史曰宋大明五年正月華雪降羣臣作詩謝莊有瑞雪發祥之初南史曰梁大同中書數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廣州上瑞雨頌　寶鼎　金車漢武紀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瑞應圖曰舜時金車見帝庭　【原】惟德動　非

天私 禾同穎 木連理 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下詳祥瑞一 增
步中規 首戴德 廣雅曰麟者行步中規折旋中矩 書經鳳皇來儀首戴德背負仁
頌仁義足履禮 順之實 和之極 禮運順之實也 鳳在郊藪漢公孫弘策曰
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鳳麟至此和之極也 一角獸 三足烏 漢郊祀志曰武帝
雍獲一角獸蓋麟云 抱朴子曰舜至孝三足烏集於庭 啓靈篇 披瑞圖 東都賦
紀行詩 甘露殿 瑞雲亭 魏明帝詔曰甘露屢降於仁壽殿下見祥瑞二 日
抱戴 月重輪 唐書曰日抱戴月重輪景龍元年帝臨上
年八月十四日 山呼萬歲 洛出九疇 漢書曰武帝封嵩山萬歲
廣者三八卦是洛書即九疇是 孔安國曰 原 天降茂祉 神表靈貺
皇道無爲 帝德有象 佳穀旅生 野蠶成繭 光武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四十九 祥瑞 三十四

時 增 青龍進駕 飛黃伏皁 淮南子曰黃帝時青龍進駕飛黃伏皁
飛黃如狐背上有角 萬年玉冊 九莖金芝 宋書元帝紀有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
長壽萬年 漢宣帝紀元康四年神爵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 神光顯著 符瑞
有全芝九莖 漢宣帝紀神爵元年詔
並臻 神光並臻皆著 白虎通曰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之日
符瑞並臻 神爵四年修五帝之祠
應瑞而至 七曜順軌 三辰昭華 晉天文志曰七曜順三辰明
軌下玉文 嘉 金枝玉葉 天酒雲牙 上詳見瑞應圖
若明堂下 敕王珪 金枝玉葉 范史記
圖曰甘露一名天酒宋詩 采氣成龍 卿雲隨馬
朝朝爲天酒寧康服雲牙
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志不在小吾望其氣皆成龍虎
五采此天子氣也 唐天寶十三載封泰山有卿雲隨
馬 音中律呂 食惟琅玕 劉向說苑曰麒麟音中律呂 李白詩鳳不啄業
所食惟琅玕 麟遊郊藪 鳳鳴朝陽 禮記曰聖王用民必順故麒麟在郊藪

閒經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連理映皁 鳴鳳棲柯
平處植砌 朱草叢庭 搖風翠莖 浴露朱英 祥瑞
一 萬靈禔祉 三辰合慶 慶霄輪囷 德水清徹
天瑞彝祠 地符氛氳 天無隱寶 地有呈祥
龜負綈檢 麟銜斗樞 以上出孫 湑露飛甘 慶雲呈
絢 唐太宗文 河色呈符 山聲告慶 天詔神符 地
合靈契 揚雄反騷文 黑音授圖 赤字浮河 山祇吐
祕 河雲孕寶 出王廡 丹甑呈豐 器車表德 唐詳祥一
煙雲紛郁 日月光華 青雲浮雒 榮光塞河 尚書中候
日茂于洛觀于河青雲浮 禎凝藪澤 慶溢風煙 唐長
卒光祥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四十九 祥瑞 三十五

祥瑞之貢 書載歸禾 詩詠鳴鳳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于天
向表 書曰唐叔歸禾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丁于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雲潤星輝 風揚
詩經卷阿鳳皇鳴矣于彼高岡
月至 典引 青雲干呂 東風入律 十洲記曰漢武天漢二年月
氏國獻神香使者云國有常占東風入律十旬
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 四神
踐雪 五老飛星 尚書中候曰成王大雪深丈餘甲子日五車兩騎止王門之
外欲謁武王尚父曰五車兩騎是四海之神與河伯雨
師耳四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五老飛星事詳
一符命 黃銀挾彩 紫玉摛英 封禪書殷得金德銀自
乘金而王則黃銀紫玉現 山禮斗威儀曰君
黃銀紫玉現 澤馬飛鑣 山輿結轍 謝偃出太平瑞應山出車澤出
馬二騶俱出王 素雉朱烏 元秬黃麥 出瑞圖 疊
物九成宮頌 典引
貺駢祥 窮靈極祉 出廡王 丹羽儀韶 翠黃承鑾 唐太

宗頌 原 彰有德之象　表無疆之休 增 黃雲覆鼎上
白雲起封中 漢郊祀志曰元鼎四年迎寶鼎至中山有黃雲降焉又曰元鼎六年封太山
有白雲出封中 天其申命用休．福皆不召而至 上出書緯下出董子
星爲元氣之英　雲兆豐年之瑞 三星曆記曰景星者元氣之英水之
精也謝惠連雪賦曰盈尺則呈瑞於豐年 五百里賢人聚　一千年王
者生 異苑曰陳寔與諸子姪造荀淑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春秋感應圖曰
黃河千年一清丹丘千年一焚則王者當出 納僬僥之珍羽　受王母之
白環 帝王世紀曰堯時僬僥氏來貢珍羽文選景福殿賦注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 芝
房寶鼎升于樂府　神雀甘露標爲年紀 兩都賦序 赤文
綠字候日舒華　龍檢芝泥浮河絢采 赤文綠字出尚書中候堯時事
劉孝[illegible]

新禎瑞 河圖曰舜即位黃龍五采負圖玉檢金繩芝泥黃玉爲匣 西鶼南雉之書
日至月書　連珠湧醴之徵雲霏霧集 [illegible]長孺無忌賀河清表
繪在禁嚴契龍圖之瑞物　播之雅頌參乾德之樂章
上天之載無聲所助者順　諸福之物畢至永孚于
休　章勝郡國聞數千百所之祥　喜動公卿上於萬
斯年之頌．頡莖素麗并柯共穗之瑞每不勝書　象
輿丹甑昭華延喜之珍不求自至 以上俱王[illegible]

祥瑞四

增 天符 四子講德論曰天符既章人瑞又明 地符 王元長曲水詩序曰天瑞降地符升
景風 文選注曰景風和風也 効珍 東都賦寶鼎詩曰岳修貢兮川効珍 祕寶 班固

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注曰河圖也 十瑞 述異記曰堯時有十瑞 曜文 晉武華林詩曰
天垂其象地曜其文 青光 唐實錄曰開元十九年興慶宮親耕三百餘步既而有青光紫氣覆池
器車 禮記詳符瑞一 瑞石 地理志曰唐高祖時于北都獲臨石有文曰李淵萬吉縣受瑞
塑杞以少年五行志曰貞觀十七年又于涼州得瑞石 玉甕 宋符瑞志見 銀甕 孫氏瑞
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州羽中則銀甕出焉 金船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游
主後池 金勝 宋志曰國平盜賊四方賓服則金勝出 金芝 漢宣帝紀曰元康四年金
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 玉芝 唐志曰天寶七載二月大同殿柱產玉芝 賓連 木名
闊達 木名 平露 木名 蔓竹 紫脫 華平 木名以上俱詳祥
瑞 蓮旗 玉海曰宋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以南安雙蓮繪于旗以表瑞 瑞竹 王沛宋
一瑞 皇祐二年後苑生瑞竹一本兩堂賦頌以叙 趺蹄 后土之祥 騶虞

詩經注曰騶虞義獸也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角端 詳一祥 鸑鷟 國語周之興也鸑鷟
鳴于岐山鳳別名 神爵 漢書曰元康四年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宮明年改元神爵詔文
德 黃鵠 漢昭帝紀曰始元元年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白虎 論衡曰令四夷
白虎武帝修文之應也 魚銘 唐開元二十一年張九齡賀魚表
重輪 宋元符二年日重輪 五色露 洞冥記曰東方朔得之若以
吉樂之事則滿空五色露氣 日衣青光 春秋元命包曰日
昔草木皆成五色露 晉武帝太康元年正月五日日衣青光 日宣重光 晉紀曰永寧元
元年登封泰山覩日上壽一日暈更赤宗祀也 塡星如爪
日宣重光 晉紀元年開元年秋鎮星出如瓜有司云
祀志曰元封元年秋壇上天其報德星云 神光三燭 武帝
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紀曰元封四年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 雲成宮闕 祭祀志曰漢光武

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有宮成見之 協風應律 陸雲會詩宴 昭景飲醴 江淹
已是平王書景星也體醴泉也 珠躔麗極 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老人星見賀表曰玉覚
資齋體極 丹篆候魄 河光吐榮 王俱海出 玉版祕記 玉匈
唐天寶八載方士李渾上言見太白老人告云金星洞記爭周見羣臣上有 合符釜山 史記
黃帝紀黃帝東巡至東海之上見大明有帝之符命如堯舜有赤雲之祥黃帝 有釜山之瑞 出
故曰釜合符山 白馬朱鬛 漢武
應紀曰太始二年 麟趾褭蹏
帝名今改今太始 以有麟 合嵗 黃金見於山 宜改
故詳瑞改曰元 有常形有常 欽
表瑞 白麟奇木 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有五蹄
麟又得奇木 復合於木上旁 白狼銜鉤 晉陵縣有狼銜金鉤 而有神
出又 入湯 晉陵金鐸 東晉元帝 稱晉陵江 中有鐘 得金鐸 符 瑞 暗德瑞

聖 紹白馬賦曰有鳶光吐瑞聖之符焉 逢吉丁辰 吉丁辰 景命也 汪 曰達其吉 當于佳辰 瑞 答三靈之蕃祉 至德馨香感于神明
書 至德光大動于天地 乾符坤珍超圖溢牒 白
鴒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
祥瑞五
原賦魏劉邵嘉瑞賦曰乾坤交泰嘉瑞降靈皓雉呈其
潔質素威效其人形白兔揚其翰耀黃龍耀其神精章
光列之焯耀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
弗經猶著美於篇籍貽來葉而垂名實名德之所遂宜
允納而是丁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之不寧方得收麒
麟於元囿棲鳳皇於軒檻舞鸑鳥於中唐聆然禁之和
鳴弄蓂蒲之華芳翫朱草之丹榮承靈祚而建基垂遐
福於億齡超三五而無儔與泰初乎齊聲 增張衡東
京賦曰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
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于春圃豐
朱草于中唐
原頌魏何晏瑞頌曰若稽古帝魏武欽明文思恩民生
之俊德懿前烈之極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聿迪明命肇啓皇基夫居高聽卑乾之紀也靡德不酬
坤之理也故靈符頻繁衆瑞仍章通政辰修玉燭告祥

和風播烈景星揚光應龍遊於華澤鳳鳥鳴於高岡麒
麟依於圃籍騶虞類於坰甸麀鹿之麌麌載素其色雉之
朝雊亦白其服交交黃鳥信我中露儵儵嘉苗吐穎田
疇
原表周王褒上祥瑞表曰明王孝治岳瀆所以效靈至
人澤及風雲以之懸感是以若霧非霧天道叶至德之
符似煙非煙觸石表嘉祥之氣元黃蕭索之輝丹紫輪
囷之狀豈止唐帝沈璧氣合金方姬后望河形如車蓋
遠休徵祕景時和則見是知緜代曠曆慶諜祥經帝王
增唐張說奏慶山醴泉表曰臣聞至德洞微天鑒不

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出之瑞伏惟陛下金鏡御天璿衡考政欽若元象弘濟蒼甿茂功將大造混成純化與陽和俱扇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歡心嘉氣內充淫雨外息豈止搖風紀月之草列蒔于階廚儀篇御籙之禽相鳴於戶闥而已固有發禎厚載抽貺泉源表元德之潛通顯黃祇之昭報　宋林希奏祥瑞表曰聖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諸福之物以表太平之符伏惟陛下體堯之仁躬舜之孝力行勤儉而本以化物誠意惻怛而出於愛民是以指揮之間功業成就覆載之內陰陽協和蒙被羣生浹肌膚而淪骨髓涵濡

異類霑動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景星慶雲俯而視者醴泉甘露扶疎煒燁發爲朱草三秀之英游泳服馴則有白麟一角之異嘉葩連理之木異畝同穎之禾鸖巢可附而窺池龍可豢而擾謂宜作爲聲詩而奏於郊廟深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永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績考諸已往固可謂絕世之殊祥抑而弗宣猶以爲盛德之餘事自時可紀殆不絕書今者駕響幣以克明庭檀黃鐘而御太極典禮大備官儀一新殊方駿奔重譯輻輳自昔辮髮卉裳羈縻之所未至踰沙軼漢言語之所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烜赫威德冠古超今巍巍煌煌傳示人極鋪張王會之衆美褒對皇家之盛容臣等躬率有司伏尋故事參稽圖牒宜先象齒之珍敷道句臚敢上龍池之奏懽呼抃蹈倍萬常情

【增】序宋晏殊兩朝祥瑞贊序曰二聖膺運天人協贊符命沓臻三象騰輝五靈狎至露貽雲蔚泉湧河清紛綸乎華芝茂衍乎嘉穀羽毛之族萬變呈姿卉木之倫千名著異爰稽衆瑞列續殊庭乃詔羣臣並爲贊述

【增】詩唐王維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賜宴即事詩曰欲笑周文歌宴鎬遙欽漢武樂橫汾豈如玉殿生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熏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

【增】策文唐賢良方正策問曰朕聞明王闡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移動植之性遂使翔龍薦檢鳴鳳司晨獸解識邪草能指佞仰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朕遜稽遂初載欽神化每欲反斯樸薄景彼上皇欲使瑞蓮司庖仙蓂候月遊四靈於翠苑集五老於滎河致此休徵良由政感佇聞啓沃以副虛襟對曰臣聞化洽乾樞景緯呈其靈貺澤周坤絡卉木效其禎祥是以若霧非煙必應文明之后九莖三秀允符光宅之君陛下應期納籙

撫運登皇孝道格於蒼穹仁心光於紫極自臨萬域輯御羣方靈瑞屢臻休徵洊至五踣仁獸樂君囿而來遊六象感禽拂帝梧而萃止豈直銀黃玉紫雄白烏丹鸃鄗上之二桴拔江間之三脊固亦巡河授檢拜洛披圖降五老於星躔歸四神於雲路盛矣美矣巍乎煥乎踰三五以騰徽吞八九而高視尚且崇謙讓之道守沖撝之德抑斯天瑞訪此人謀陛下雖不宰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所謂（吳郎直對）

福祿一

【增】詩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詩魯頌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俾爾昌而熾俾爾富而壽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士庶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莊子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何辱之有

福祿二

【增】長發其祥 有秩斯祜 一人有慶 萬壽無疆（並詩經） 昌熾 長生（上出詩魯頌詳增兩一莊子黃帝問於廣成子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必清必靜毋勞汝形毋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 夢九齡（禮記文王世子曰武王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古之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 呼萬歲（漢書武帝封泰山聞山呼萬歲者三） 申命用休 降年有永（殷高宗） 摩銅狄 奉玉卮（搜神記曰蘇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狄曰適見鑄此今已五百年矣）（史記曰漢高祖在未央宮中奉玉卮爲太上皇壽） 獻椒花 種桃實（晉書劉臻妻元日獻椒花頌曰聖容映之永壽于萬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降出桃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母曰三千年結子非下土所種之物） 八千春秋 四百甲子（莊子逍遙篇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禔福

錫羡(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 揚雄甘泉賦曰卹胥錫羡注曰錫與也羡饒也) 神筴受萬年之算 洛書開五福之祥(出翰苑新書) 丹冥投烽 青徽釋譬(曹植求自試表注曰丹冥南方青徽東方也) 矞雲結幄爛南極於紫霄 元日稱觴介東朝之黃髮 雲成五色重瞻瑞日之光 花覆千官共祝大椿之歲 已標仙籍之長生 式播皇風於不朽 一人有慶遙瞻北闕之尊 萬壽無疆願效南山之祝 思齊所以聖佇觀則百之男 天保莫不增更祝無疆之壽 則百斯男願嗣文母徽音之雅 既多受祉載賡魯侯燕喜之詩幸與庶民同被皇極斂敷之福 更祈聖壽不殊華

封請祝之辭(以上俱出翰苑新書)

福祿三

原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實受其福 永膺多福 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干祿百福 子孫千億 愷悌君子干祿愷悌 百祿是遒 百祿是荷 受天百祿 天被爾祿 天應之德 祈天永命 承天之祜 受天之祜 天錫純嘏 永錫祚胤 萬壽無期 南山之壽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必有世祀 萬世不絕 無疆之休 於萬斯年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卜世三十卜年八百 增 聿懷多福(詩經) 天壽平格(書經) 期頤(禮記 百年曰期頤)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壽考維祺(俱詩經) 祿位名壽 尊富饗保(俱中庸) 五福(洪範九五福) 仁壽(董子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 虎拜(詩經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兕觥(詩經曰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古帝壽考(韓愈伊胥表曰黃帝百十歲少昊百歲顓頊九十八歲帝嚳百歲帝堯百十八歲舜禹湯皆百歲文武九十餘歲) 安愈(張衡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註愈寧也) 逆釐三神(顏延年曲水詩序曰感動天地逆釐三神) 安綏天保(陸機宣猷堂詩曰儀刑祖宗安綏天保) 壽于箕翼(荀子富國篇曰國安磐石壽于箕翼)

淵鑑類函卷四十九

帝王部十一 帝德 帝禮 帝仁 帝孝 帝義

帝德一

【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又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君子以自昭明德　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曰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又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又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又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禮記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　左傳子產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左傳成鱄曰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原】淮南子曰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氾而無私蝖飛蠕動莫

不仰德而生

【增】鼂錯傳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

【原】白虎通曰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

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
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鸑鷟舞麒麟臻白
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
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
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
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增 匡衡曰治性之
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
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
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然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
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聖德純
茂百姓畏愛上天歆享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宋司馬
光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
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
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
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存
斷斷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
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
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

帝德二

原 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

以龜書伏羲乃則象作易 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有聖
德始教天下種穀故號神農氏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
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
歸炎帝 增 史記曰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
財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
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
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又
曰帝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
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
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
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 原 尚書堯典曰
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大戴禮曰宰我
曰請問帝堯孔子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
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 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
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
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符子曰堯曰余坐
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檽扉之內霏然而雲
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

與乎廻樂之榮崐崘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增】舜典曰
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
【原】禮記曰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 大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大戴禮
曰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
之士存焉 【增】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自
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商書仲虺之誥曰惟王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
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神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原】帝王世紀曰湯
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
吾羅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命解其三
面而置其一面更敎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
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
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
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爲驕侈不爲
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
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
而勿德是謂大仁 韓子曰昔文王請入雒西地赤壤
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曰大哉文
王輕千乘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 又曰文王伐崇至
黃鳳墟而韤繫解乃自結之 論衡曰文王飲酒千鍾
孔子百觚言聖人能以德持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
酒徒非聖人也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死

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
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
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
骨 【增】帝王世紀曰武王克商旌商容之閭釋箕子之
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原】又曰武王自孟津還
及于周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史記曰孔子言
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
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增】又曰高
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性明達
好謀能聽既即位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 桓子新論

曰太宗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體
百姓救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葬埋薄損輿服所謂達
于養生送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
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偃武脩文施布大恩欲息
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擥綱紀故遂褒增隆爲太宗也
又曰武帝才質英妙有崇文廣業之規故即位而開發
大志考合古今獲前聖代事迹改正朔制度招選俊傑
奮揚威怒武藝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
開闢以來漢家最爲盛圖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
之主矣〔原〕前漢張禹傳曰成帝敬厚禹禹每病輒以
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增〕東觀漢記
曰光武時馬援謂隗囂曰到朝廷凡數十未嘗有見明
主如此也才能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
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情兵事方略量敵
較勝闊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
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祖耶曰不如也高祖大度無可
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曰如卿言反
復勝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成哀以來天地縱橫
巨猾竊命世祖以眇眇之祚起白水之濱扇之以仁風
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叢棘枯綱維振而逆鱗埽羣才

畢奏人思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爲中興與夫開
創者寧有異乎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
資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故能享有神器據萬物之上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
達内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
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刑少也）故後之言治者莫不先建武永平
之政　又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帝素知人厭
明帝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奉承明
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
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貞文之以禮樂藩輔克諧羣后
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晉書曰武帝宇量弘厚造
次必于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于人明達善謀能斷
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原〕續晉陽秋曰簡文
帝弱而惠異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姿好清言舉心端
詳器服簡素與劉惔王濛等爲布衣之遊〔增〕冊府元
龜曰後魏道武帝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偽
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
密乃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
樂安帝鎮之以淵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　又曰魏
孝文惇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

慈每垂矜捨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嘗思
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嘗必躬親不以寒
暑爲倦南北征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粗脩橋梁通輿
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脩造不得已而爲之
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
直稻粱無所傷踐帝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
才輕重嘗寄以布素之意脩然遠邁不以世務嬰心
又曰唐高祖倜儻不羈豁達大度至性剛直無所矯飾
志略宏遠寬仁容衆凡所與遊集無貴賤皆得其歡心
及義兵起羣盜大俠爭來歸附焉謁見必與同坐或延

之臥內握手造膝恩如朋友賞賜金帛無所愛恡凡有
委任推以赤心皆許便宜從事及即位見舊愛故人特
執撝降有逾至者皆爲之加禮初軍國多務奏請塡委
臨朝處分剖決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意表然唯舉
大綱不存苛細　通鑑曰唐太宗微時劉文靜見而異
之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
才也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踐祚之始布德宸中申威
遐外旬月之間九區寧謐至於進賢任能屬精爲政求
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褒微儒學興復制度禮樂畢備
風教興行下無滯才上無粃政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外

戶不閉囹圄常空制御王妃公主之家及大姓豪猾之
伍斂手屏跡無敢侵犯亦古昔未之有也　唐鑑曰太
宗貞觀二年畿內有蝗上入苑中掇數枚祝之曰民以
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
曰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
歲蝗不爲災　通鑑曰唐宣宗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
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
于唐末人思之謂之小太宗　冊府元龜曰周世宗幼
而英異以嚴重自處與賓客言必低聲柔氣商確古今
及論攻戰之事則縱辯高談詞理鋒起即位後與侍臣

論及賞罰之道帝曰但依王道行之朕固不因怒加罪
因喜賞人也　司馬光曰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
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
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
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石矢期于必克及既服則
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宋史
臣曰太祖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
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禍亂
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

歛與民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于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經濟類編曰宋太宗沈謀英斷儉勤自勵闕農事考治功愼刑獄納諫詩遇灾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内功業炳然　又曰宋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無

愧焉　遼史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典章至於釐庶政閱名實録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嘉唐張敬達忠于其君卒以禮葬輟遊豫而納三剋之請閥士卒而下休養之令親征晉國重貴面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略間見者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善處勝書述秦誓之能悔過太宗兼有之其卓矣乎　金史贊曰太祖英謨叡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爲用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在諸帝中最爲賢主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已也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職守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小堯舜　通鑑總論曰元太祖深沈大略用兵如神任撥里班曲律而出將入相得良佐用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有能臣長戟百萬鐵騎千羣奮鳥枉猋集之師騁勁弩

良弓之勢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赫赫炎炎巳爲天命人心所係屬矣　通鑑總論贊元世祖曰天啓眞人時當熙運而先皇母弟太祖嫡孫爲長爲賢始順輿情而登大寶天性仁孝明睿英武惠育蒼黎知人善任安童爲相伯顏典兵許衡佐朝政秉忠爲太保王磐竇默掌詞垣弘範天澤掌樞密謨謀廟堂攻城略地恢弘治具載擴丕圖屢樹鴻勳遠夷悉服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明張時

泰曰太祖崇信義于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于天下未一之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遣將而戒以勿殺攻城而戒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爲智以天下之力爲力由是未至而民有後予之歎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歡所向無前以成破竹之勢者惟德是與夫豈智與力哉　名山藏曰明高皇帝承元末弛紀之弊宏振威武以徹天下成祖以英達之資纘序大服海内竦然振厲者五十餘年昭皇帝至德深仁不久于位章帝繼之乃涵濡以醇懿陶植以德義聞四方有水旱蝗蟲之灾憂形于色遣人賑救如恐不及隆寒盛暑蘇洗寃獄奏上刑名垂神省察並從輕典優禮老成勳舊具有終始寤寐思賢内自廷臣外及方岳郡守咨詢詳擇不以輕畀褒奬循良使久于官是以在任之人奇材異能皆極一時之選至有文學胥史衰然擢拔致位名卿十年之内吏稱民安比于文景下及民間木埴器用莫不精堅殊倫亦可以見一時無呰窳偷惰之風矣至於郊廟之禮必躬必親奉事太后祇敬夙夜未嘗一日去書下筆叢涌皆傳脩齊治平之道秋冬巡邊閱武親秦鞬騎射威震殊俗休哉文武恭儉之主也　明孝宗曰吾不自治誰能治吾史臣曰上簡言愼動慤誠充粹闇然而日章燕處必衣冠

雞置筆硯有常處

帝德三

〔原〕孝理　化成　欣戴　悅隨〔聖人所動而人悅隨〕　樂推　悅服　垂拱　恭己　大同　富有〔大同和平也富有天下〕　膺命　蓋立德〔立大中之德〕　帝道　王猷　法天地　作父母　蓋如天　民猶體〔蓋之如天民猶支體〕　承天休　建皇極　四時成　萬物覩　冠道德　履純仁　通風雨　歷日月　允文允武　克長克君　牢籠天地　彈壓山川　九功惟序　百度惟貞〔御書如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功〕　式于九圍　澤及四海　納隍之慮　解網之仁〔湯〕　德配天地　明並日月　正位凝命　勝殘去殺　表正萬邦　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四夷〕　天下爲公　海外有截　萬邦作孚　百姓爲心　不嚴而理　無爲而治　創道德之囿　弘仁惠之度　與日月齊光　若晝夜有恒　覆載所及　致之于升平　照臨所加　納之于仁壽

〔增〕耿光　大烈〔書經曰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亶聰明　錫勇智〔書經曰亶聰明作元后又曰天乃錫王勇智〕　不競不絿　如圭如璧〔詩〕　昭景　飲醴　漈電舒虹〔上出江淹上建平王書注曰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也下出顏延年應德詩言德化之美如虹蜺舒光〕　咳唾爲恩　盼睞成飾〔俱顏延年曲水詩序〕　昭天漏泉　繁枯潤凋〔吳青吾丘壽王曰德〕

澤上昭天下[illegible]曰皇恩所被萬類沾潤[illegible]　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遺文反質　踊德詠仁 出陸機大將軍讌會詩
出東都賦　聲與風翔　澤從雲游 東京賦　陶化染學　富
仁寵義 典引　協風旁駭　天晷仰澄 陸機皇太子宴宣猷堂詩　茂
德淵沖　天姿玉裕 陸機皇太子宴宣猷堂詩　陵風協紀　絕輝照
淵 陸機大將軍讌會詩　三台摛明　五岳增峻 陸雲大將軍讌會詩　丹宸
投烽　青徽釋警 張協七命　炎之如日　威之如神　函
之如海　養之如春 班固答賓戲　斧藻至德　琢磨令範
下曲卜詩序　民望如草　我澤如春 曹植□令　三光宣精
五行順布 東都賦　施暢春風　澤如時雨 曹植責躬詩　仁
風衍而外流　誼方激而遐騖 東京賦　日中夏而布德
瞰四裔而抗稜 東都賦　案六經而校德　眇古昔而
論功 東都賦　醇洪鬯之德　豐茂世之規 甘泉賦　仁聲
惠于北狄　武誼動于南鄰 甘泉賦　解羲皇之繩　錯
陶唐之象 張協七命注曰象言象刑也　三靈輔德　百姓與能 唐太
宗即位冊文　靜默沿道　和平返淳　智周翱泳　功濟
陶鈞 睿宗哀冊　春熙海涵　義鬯仁洽　翱舞太和
涵濡茂澤　生繁華于枯荑　育豐肌于朽骨 文選勸進表

帝德四

德象天地　積善之厚　天子至貴與天地通氣

敷大德爲天下　德作往初　德通幽冥　道得衆則
得國　運天地　德繼世　四王樹德　三王先德
先道德　惟行道德　和順道德　道德爲師友　仁
義以爲明　備道全美　道德盈塞　至道以王　道
猶衡樽　皇道煥炳　君積于道　布德和令　振民
育德　黎民敏德　樹德務滋　明聖鑒德　用明顯
德　表功明德　咸有一德　恒以一德　惟天佑于
一德　惟民歸于一德　其德不回　履德之基　經
德秉哲　以德爲車　觀武如德　苞元履德　位在
德元　聲德達遠　貊其德音　其德克明　周世脩
德莫若太王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日新之謂盛德
盛德光亨　盛德可詠　任德緩刑　明德慎罰
矢其文德　文以應民　好文不武　通達文理　承
天意　言天文　聲重天地　經天緯地　與天轉運
先天而順　則天象地　天下同利　光宅天下　天
承天紀民　天子經略　天然之姿　天地之姿　天
子特生　行猶河海　材質高妙　飛英聲　馳英聲
令聞不已　絕世之主　亞聖之才　寵綏四方
君子之光　敬之若神明　神明之主　聰明齊聖
聰明睿智　穆穆在上　煌煌盛美　顯顯令德　定

禮樂明舊章 左準繩右規矩 身爲度聲爲律 四
本咸具四海咸利 動靜不失其時 繼韶夏 崇號
謚 五帝之隆 三代令王 得萬國之心 光于四
方 崇冠百代 尊賢容衆 備物致用 一人元良
一哉王心 高朗令終 民樂其治 溫慈惠和
聰明仁勇 醇美皓然 優游博行 見善則遷 號
令溫雅 四三王而六五帝 順天地之紀 堯文煥
炳 最爲高明 禹好善言惡旨酒 乃聖乃神乃文
乃武 不剛不柔 如金如錫 如珪如璋 令聞令
望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覆物崇天載物弘地 象
天統物象地載物 如天之無不幬也 如地之無不
載也 履四時以象天 依鬼神以制義 含羲孕農
光軒熙堯 匡厥元黃紹我周王 百辟卿士媚于
天子 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赫赫厥聲 濯濯厥
靈 文王飲千鍾永保鴻名 生荷其榮沒垂其聲
垂德後裔 抱弓而號 削木爲像 象符 朝其衣
冠 有善讓天 惟德動天聲教無爲 禮樂明備
天下自正 天下和平 文治 文明 休明 聰明
增 由康 詩經篇名言萬物得其道也 靈脩 出文選注曰靈神也脩長也言有神明久長之德也
淳懿 文選樂府吳趨行文德熙淳懿 宅心醇粹 魏都賦注曰醇粹美也

天臨海鏡 顏延年詩言人君以明德臨人如天鏡之臨海也 含淳詠德 四子講德論曰含淳詠德之聲盈耳
英聲茂實 司馬相如封禪文曰飛英聲騰茂實 遵遊自然 聖主得賢臣頌曰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 洪輝景炎 班固典引曰揚洪輝奮景炎
德洋恩溥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欽明尚古 班固典引注曰出欽明之德應堯于古道也 體元立制 茂育羣生 重熙累洽 鴻藻景
鑠 沐浴膏澤 以上俱東都賦 仁洽道豐 聲教布濩 俱東京賦
藏用元默 菲言厚行 俱魏都賦 昭德塞違 左傳 灑沈
澹災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聖風雲靡 長楊賦 炳海表岱 顏延年郊祀歌
嚮風而聽 隨流而化 上林賦 德耀寰表 長孫無忌河清表 道
德爲麗 仁義爲準 山堂肆考曰漢文帝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準

體仁一

原 易曰何以守位曰仁 又曰體仁足以長人 增 書
經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六韜曰文王曰愛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
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
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罰當其罪則生之薄賦斂則與
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故善爲國
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
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于已
此愛民之道也 新書曰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

上位使民富且壽云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儒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閱不私相殺也則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于道而吏積于德而民積于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則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于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于順則刑罰廢矣則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　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于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文子曰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　韓嬰曰昔者聖王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也　呂覽曰水源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仁則萬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而

務其所歸　說苑曰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之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强非之則危背之則亡　陸贄曰懷生惡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　又曰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

如一身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雨暘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用此術也　又曰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成若龜龍乃游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

體仁二

增家語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麟翔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

世　禮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冊府元龜曰漢宣帝元康三年詔三輔毋得以春摘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　又曰光武時大司馬平公孫述放兵大掠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拔中山　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勑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冊府元龜曰後魏文成和平四年八月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田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旣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勑從官及典圍將校自今以後不聽濫殺其畋獵皮肉別自頒賚　又曰後魏獻文皇興二年詔曰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寃慟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勑郡縣永寧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葬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帝以暇日徧覽羣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藏之係咸附背脊鍼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歎曰今律決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死又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夫即日遽頒此制　通鑑曰貞觀五年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年謂侍臣曰朕自征伐以來所乘戎馬陷軍破陣濟朕于難者刊石為鐫真形置之左右以伸帷蓋之義　又曰貞觀十八年幸九成宮行次顯仁宮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麛鹿懷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與汝雖復不射無仁心之人得放終無放理昆蟲無知須推已以及也　又曰唐太宗初攻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為奴婢一萬四千口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戰士帝念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情甚哀之因命有司平準其直以布及錢贖為編戶其衆歡叫之聲三日不息初帝之渡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隨軍請自效帝謂之曰非不欲用爾之力爾家在加尸爾為吾戰彼將爲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吾不忍也悉令廩食放還咸曰高麗小人不知所以報天子德

也　又曰唐明皇開元十二年隴西節度使王君㚟破吐蕃獻捷帝謂俘囚曰凡事俘囚法當處死我好生惡殺覆育萬方汝等雖是外蕃物類亦同中國今舍汝性命以申含養　又曰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經濟類編曰宋太祖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于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　通鑑曰宋太祖命曹彬將兵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　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若困鬬則李氏一門不可加害　又曰宋仁宗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　又曰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爲御帶帝曰以爲朕帶孰若爲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　經濟類編曰金主雍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　元史曰姚樞從世祖征大理夜宴時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

能爲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也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遇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名山藏曰明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征張士誠戒曰毋虜掠毋妄殺毋發丘壟毋毀廬舍張氏母葬城外毋傷之　明太祖諭曰中原爭鬬白骨在野中書省其遣人循歷水陸收瘞之

體仁三

【增】扇賜　解網 扇賜武王事解網湯事俱詳帝德二　飲賜　止網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如襄城宮登子遷坂見暍者僵于路命左右取藥飲之乃蘇　又曰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帝觀魚于西宮見魚躍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于是止網　廣仁陂　福源池 冊府元龜曰唐天寶六載詔曰罝罘陽僕射鼓陳留遷之等採捕其多傷害禍費自今以後時宜禁斷其僕射陂改爲廣仁陂蓮池改爲福源池庶弘大道之仁以廣中和之化　加志　恤功 史曰唐堯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　周書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泣罪人　葬枯骨 詳帝德一　除苛法　去肉刑 史記曰漢高帝入關除秦苛政　漢書曰文帝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議賑貸　問疾苦 漢文帝詔議賑貸　漢昭帝遣吏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仁及枯骨　澤漏重泉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詔　全活流民　廩給嬰兒 漢書曰成帝鴻嘉四年水旱爲災關東流徙者衆詔使者循行郡國流民欲入關者務有以全活之　後漢書曰帝元和一年詔嬰兒無親屬者及無子不能養者稟給之　葬戰士　縱死囚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下高麗收隋戰士骸骨詔

祭而葬之通鑑曰唐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約至期來京師明年九月來如期詣朝堂無匿者皆赦之 欲人富貴 問政寬猛 通鑑曰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推省徭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唐德宗問政之寬猛就先權德輿曰唐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帝曰誠如公言 有親喪者勿繇 無家屬者給穀 漢書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使得送終以盡子道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水旱蝗蟲爲災人用困乏無以自贍朕甚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 禁笞背 刑 定折杖法 俱詳體仁二 出米貸飢 碎犀療疾 上周世宗事下宋仁宗事俱詳體仁二 置園恤孤獨 給田養流民 梁書曰武帝普通二年置孤獨園以養窮民宋史曰仁宗天聖七年契丹飢流民入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廩發州閒帝王部

田以養之仍令所過給食 置廣惠倉以給貧 出三司錢以助糴 通鑑曰宋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先是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宋仁宗嘉祐七年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體仁四

原 其仁如天 仁育萬物 仁以接物 仁風遐揚 仁風潛扇 仁義爲巢 仁義爲郭 仁義爲準 漢文 仁義爲繩 醉於仁義 陰行仁義 履行仁義 克寬克仁 寬仁溫惠 仁而愛人、本仁祖義 仁如騶虞 蹈顏子之仁 仁智明達 仁及草木 仁歌

行葦 視民如子 視民如傷 兼愛百姓 弗侮鰥寡 敬老慈少 慈幼養老 嘉孺子 哀婦人 詳帝治 蔭暍人于樾下 泣辜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無肆掠止獄訟 挺重囚益其食 省囹圄 出輕繫 去網去鉤 焚鴆 春田不澤圍 田獵唯時不殺童羊 童小也 無熱孩蟲胎夭飛鳥 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 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 汲冢周書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毛詩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方苞方體 維葉泥泥

增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易繫 其仁可親 史記夏本紀 帝王部 收葬客死 漢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及棺槨朽敗者 掩

骼埋胔 冊府元龜曰漢質帝本初元年詔曰方春戒節賑濟乏厄掩骼埋胔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稟窮弱收葬枯骸 出宮人 冊府元龜曰後魏明永興三年詔諸宮人非所當御及執作技巧自餘悉出以衆餘民 禁屠殺含孕 冊府元龜曰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 放華林野獸于山澤 後魏孝明熙平元年 剗削京觀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五年詔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並剗削加土爲墳勿令暴露仍以酒脯致祭焉 禁作簺捕魚營圃取獸 唐高宗咸亨四年 有麋鹿經御前羽林獲之以獻帝放之 放麋 冊府元龜曰唐中宗景龍二年幸漢故未央宮舊基賜從臣宴 助天孳育 唐開元十二年詔 春禁弋獵採捕 唐天寶元年 永言亭育 仁慈爲本 唐天寶五載詔 放宮女于掖庭西門 唐太宗事 放宮女于九仙門 冊府元龜曰唐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出後宮三百及教坊伎女六百人聽其親族迎于九仙門百姓聚觀讙呼大悅 保滋懷

生仁遂物性（唐文宗太和四年詔） 縱鶻（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時有鶻逐白鵲一雙帝令對使解釋縱之） 含幽育明（周太祖廣順元年詔） 痒疴疾痛孰非同體（宋真帝元曰人君爲天下民物之父痒疴疾痛孰非同體） 天資仁恕（刑法志唐太宗） 起行潄水必避螻蟻（宋哲宗） 民胞物與（西銘）

體仁五

【增】詔 後魏出帝詔曰頃因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烏鳶言念及此有驚夜寢掩骼之禮誠所庶幾行殣之義冀亦可免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于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麛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

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脩齊王捨牛實符本志 三年詔曰有隋失馭喪亂弘多民物凋殘俗化踰侈馳嗜之族競逐旨甘屠宰之家恣行剗殺芻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資胎夭之羣莫遂蕃滋之性傷財墮業職此之由穀斂穿窬因茲未息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非惟務在仁愛蓋亦示之儉約方域未寧尤須節制凋弊之後宜先蕃育豈得恣彼貪暴殄庶類之生遂循目前不爲經久之慮 又詔曰自隋室不綱政刑荒廢戎役頻重師旅荐興元元無辜墮于塗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宗黨淪亡邑居散逸墳壠靡託營魂無歸朕受命君臨爲民父母率土之內情均亭毒一物失所寢興軫慮念茲道殣義先弔恤雖復久已頒下普遣葬埋猶恐吏不存心收葬未盡宜令州縣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胔必令周悉使郵亭之次無復遊魂窀穸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于前此爲非類 唐高宗顯慶元年詔曰爲國之道必崇簡惠正家之義允歸儉約故知興替之本得失之基爰自六宮刑于四海既而西都之后累葉驕奢東漢之君相繼

淫侈魏庭晉室採擇無厭水運倉積選納逾廣節文既廢怨曠滋深糜費極多流弊忘反朕以寡薄嗣奉瑤圖臨馭八紘亭育萬類向隅之念每切于憂兢納隍之心實勞于夙夜率由成訓仰遵先旨即位之初備加寬貸年老宮人已令放出椒掖之內人數猶多久離親族之歡長供掃除之役永年幽閉良深矜憫宜申茲大造更量放出宮人 唐開元二十一年詔曰獻歲之吉迎氣方始敬順天時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藏伏孕育之物蟄動生植之類愼無殺伐致令夭傷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詔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

而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將刑爲之不舉唯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見聖哲之用心合天地而行事今朕以切于禁暴樂在勸能其或秋後有功不可待冰泮而行賞春時有罪不可俟霜降而加刑漸向太平方行古道況賞不僭典則立功者轉多刑不濫施則犯法者漸少　周太祖廣順元年詔曰淮南雖是殊邦未通中國近聞歉食深所軫懷天災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糴是豈愛人彼之生靈與此何異宜申惻隱用濟飢糴

〔賦〕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展厚禮于九原示深仁于萬國惠加于鬼則遊岱之魂有依義感于人故歸周之心不忒原夫靈臺肇建壁池是穿宛彼枯骨委茲窮泉既靡覩其銘誌曾莫知夫歲年西伯乃色變盧爾涕流泫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俾夫惻隱之心因形骸而下至于地升聞之德隨精魄而上動于天徒觀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沒土蝕豐肌苔封朽骨于是惠露生死澤及榮枯遺蕘有加于蘋藻備物無闕于芻塗幽壤始開見佳城于白日靈丘是啓旋卜宅于青烏且夫聖人哀死君子表微用之于國而上下忻戴書之于史而載籍光輝諸侯感而思服百姓從而

知歸以之理人而人自化以之奉天而天不違故能掩骼教行送終義立澤靡不浸仁無不及恩加師旅而同德數千慶延子孫而卜代三十且封比干之墓惟德是欽護信陵之冢其仁未深曷若囿辨名氏莫知古今招亡散之魂復于棺槨收無主之骨斂以衣衾蓋所以感鬼神而動天地豈止夫三分天下而二者歸心　王起下車泣罪人賦曰人惟有罪罪實在予將恤刑于荷校遂責已而駐車顧法令之未孚滋彰甚矣儼旒冕而興念涕泣漣如始也備羽衛而行因巡狩而出遇茲拘縶將伏斧鑕王乃止翠華駐清蹕恐法吏之苛暴嗟行綱之峻密穆鳳輦而惻隱再三懸旒帶而幽因非一于是降玉輅下朱輪議獄緩死拖紱垂紳出轅箱而欷歔交睫顧桎梏而沈瀾滿巾雖囹圄之中自罹有國之典恐羅網之內時陷無辜之人於戲法議難逃過亦有在致犴牢未空之事乃教化不明之罪初猶掩抑見天顏之慘悽慚覺滂沱濕袞衣之文彩承顏熠熠滿眼浪浪情將同于肆眚義有軼于納隍是以顧盼悲泣徘徊感傷希聖旨于方輿之間必先一物推睿情于圜扉之下以及四方故得法制備脩獄訟無怨由衷而感于黎庶自已而昂于億萬涕洟猶在宥物之義已彰縲紲未收率

土之人知勸行道而道斯遠矣愛人而人亦懷之何天綱之自入使皇情以與悲蓋假其人爲邦家之本因其事爲慈惠之資不然何一降車而開二十世之業一漑浹而成四百年之基然後刑法永清威懷遠播是知夏后之得天下也能恤人而引過

行義

原 君能制命爲義 利物足以和義(易) 以義制事(書) 仁義爲巢 脩德立義 可謂義主 增 禁民爲非曰義 義以爲質 義聲 寵義(禮部賦曰富仁寵義) 義色 義方激而遐騖(東京賦) 不私故人(通鑑唐太宗時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上以其秦府舊人欲復其官因檢敵諛上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 王環以不降而受賞 仁贍以抗節而蒙褒 張美以供奉而見疎 馮道以敗國而被棄(俱周世宗事出通鑑總論)

行禮

原 嘉會合禮(易) 務行禮 親有禮 老少有禮 率禮無違 克岐克嶷(詩) 增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詩)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詩) 禮儀卒度(詩) 率履不越(詩) 動如節度(漢光武) 以身率禮(漢明帝) 屈節下士(唐太宗) 見飄下拜(通鑑唐太宗以王珪爲魏王泰師令魏王見珪輒先拜) 臨軒送之(通鑑唐明皇開元中姚崇宋璟相繼爲相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對羣臣如賓客(唐宣宗) 遽索冠帶(通鑑宋太祖嘗召竇儀草制至苑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由是對羣臣未嘗不束帶) 旁求賢士尊以賓禮(明太祖) 對羣臣必正衣冠(明太祖)

帝孝一

增 禮記坊記曰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又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又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邢昺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

原 白虎通曰王者孝道至即萐蒲出庖廚不搖自扇于飲食清涼助供養也

帝孝二

增 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又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　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原 帝王世紀曰舜母早死瞽瞍更娶生象成欲殺舜舜能和諧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年二十以孝聞

增 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

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冊府元龜曰漢高祖居長安太上皇思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民以充實之　史記袁盎傳曰漢文帝居代時薄太后嘗病三年帝不交睫解衣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永平七年皇太后陰氏喪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　又曰漢章帝母賈貴人生帝而明德馬太后無子明帝令太后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建初三年帝饗士于南宮因從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仍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帝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　又曰晉武帝太始四年帝母文明王皇后喪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冊初居文帝喪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釋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必終禮而後復吉　又曰晉明帝性至孝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

又曰後魏太武帝明元帝長子也帝生不逮母密太后
及有識言則悲慟哀感旁人明元聞而喜及明元不豫
衣不解帶　又曰後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四歲獻文曾
患癰帝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獻文問之曰
代親之感內切于心　梁書曰武帝性淳孝六歲獻皇
太后崩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
憂時爲齊王諮議隨府在荆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
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
至都銷毀骨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內惟日食麥二溢
拜掃山陵涕泗所灑松草變色　冊府元龜曰隋高祖

初仕後周爲大將軍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代
稱純孝　又曰唐高祖武德八年羣臣食于御前果有
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帝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
乾欲歸以遺母帝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
帝性至孝初葬貞元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
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有得時珍及諸方異膳必
先薦享而已方食　又曰唐太宗貞觀二年帝以軍國
無事每日視膳于西宮先是帝在髫齔太穆皇后于諸
子之中獨所鍾愛自穆后寢疾朝夕侍側不解衣冠所
進湯藥必先嘗之及丁穆后憂毀瘠三年杖而能起即

位後幸隴州經慶善宮歔欷謂侍臣曰此朕生處朕之
胞見在宮內慈顏緬邈無可復追生育之恩不知何以
上報因舉聲號慟悲不自勝　又曰貞觀四年高祖不
豫帝廢朝視藥膳于大安宮尋有瘳百寮稱慶八年三
月高祖讌于兩儀殿帝與文德皇后進御膳並上服御
衣物皆珍寶奇異又上珍寶巾皇后執櫛理鬚手自冠
舄因言至尊年高髮白都盡帝與皇后皆流涕蒸蒸就
養一同家人禮高祖亦喜形于色　又曰貞觀十七年
唐高祖實錄成帝命褚遂良讀之于前始讀至帝初生
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

可復得因悲不息即令收卷二十年帝謂長孫無忌等
曰今日吾之生日俗云生日可嘉樂于吾之情翻成感
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即追求侍養永不可得仲由懷
負米之恨則吾情也因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淚　又曰
唐高宗爲皇太子時太宗親征遼左命太子監國將發
太子悲啼數日因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敕垂報
並許之飛表奏事自茲始也每聞太宗親臨賊城不踰
百步中宵不寐達旦銜涕因上表曰願收雷霆之威駐
矢石之外惴惴愚誠敢以死請及師旋太子從至并州
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者數日既至京師

太宗氣疾發動乃于北闕御樂令太子總攝機務每日聽政于東宮罷朝復謁寢門視膳不離左右　又曰貞觀二十三年高宗爲太子從幸翠微宮太宗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太宗泣曰吾聞古之孝者惟文王汝之孝敬過文王矣　又曰唐文宗孝義天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宮皇太后居大內時號三宮開成中正月望夜帝于咸泰殿陳銀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凡膳饈珍果貢奉三宮而後進御帝嘗以宗廟祭器朽故不脩令郡縣有爲漆器處精造以進既而江南諸道以新祭器奏到有司遽將呈貢上斂容令陳于別殿具衣冠而閱之有頃歔欷而退　宋史曰神宗天性孝友初即位尊曹皇后爲太皇太后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覽每先后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少晚必自至屏扆間親持膳飲食帝元豐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　宋孝宗本紀曰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爲仁孝宗之爲孝其無愧焉　遼史曰太祖征烏古部聞皇太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疾間復還軍中　元史曰仁宗不豫英宗憂形于色夜則焚香以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爲民主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歠一粥　名山藏曰明宣宗宣德五年清明節奉皇太后上陵上櫜鞬導從步掖過河

帝孝三

增　底豫解憂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又曰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 萬國歡終身慕 孝經曰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 進藥先嘗選馬親試 嘗藥漢文帝事詳帝孝二　唐書曰明皇自蜀還御望賢宮南樓肅宗望樓辟易下馬趨進再拜蹈賀扶明皇升殿選乘龍御馬必先親試然後進御 必欲終禮 二 不忍爲樂 上晉武帝事下唐太宗事俱詳帝孝二 送殯跣行 侍疾髮變 上唐高祖事下唐高宗事俱詳帝孝一 納履入闕 掖輦至宮 冊府元龜曰唐貞觀十三年帝謁獻陵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闕門再拜慟哭禮畢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山堂肆考曰宋高宗傳位於太子詣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慶鑾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 元日朝會慶殿 孟月謁景靈宮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illegible]于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兼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天聖五年春正月朔率群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宋神宗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先朝御容皆迎入元豐五年詔歲以四孟月朝獻于景靈宮 周文侍膳之典 漢高獻壽之儀 唐李輔國長 置酒未央宮 上壽會慶殿 通鑑唐太宗奉太上

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皆承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殿上皆呼萬歲 通鑑宋仁宗天聖五年正月朔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帝孝四

原 克諧以孝 書 永言孝思 詩 永錫爾類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恭奉遺業 夙夜敬止 詩曰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昧爽定省 至孝惻隱 仁孝能德 舜大孝 禹致孝 孝友聞于四方 仁孝聞于天下 不足解憂 孟子曰富有天下不足解憂 不忍言政 屬大舜之孝 建武王之政 兼先聖之孝 如家人之禮 五日一朝 三年不言 不暇食粥 悲不能寐 真覺悲不能寐 仰見榱桷 俯視几筵 視鏡奩而流涕 漢明帝詳帝孝二 為木主不自專 武王 完廩 營洛 邑如武王意 烏集庭 蒲扇 詳前 烏瑞臻 甘露降 至德要道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以天經地義 孝經詳帝孝 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 孝經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君子篤于親 則民興于仁君子謂在上也 至孝近乎王 禮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 因親以教愛 孝經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由本以生教 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民德歸厚 置塞天地 施無朝夕 曾子曰夫孝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之間也 大孝 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博愛 孝經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莫遺 孝經詳帝孝一 不儉 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增 陟降庭止 詩周頌曰念茲皇考陟降庭止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也 紹庭上下 詩周頌言成王思繼武王之事 止孝 大學曰為人子止於孝 達孝 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于田號泣 詳帝孝二 天明地察 孝經曰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穡菓 問安侍膳 孝性天至 漢章帝 問安順色 資孝弘風 蕭綱容宗哀冊 純孝至敬 王經明皇哀冊 蒼雲出丘陵之上 貞觀會要曰唐太宗入高祖故宅悲號哭明有蒼雲吐于丘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踣丁禮畢風靜香止天色開霽咸以為孝感所致 孝義天然 唐史文宗 終身不違顏色 元史曰仁宗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帝王部 焚香夜泣 元英宗詳見帝孝二

淵鑑類函卷五十

帝王部十二 儉德 睦親 禮聖 克明 知人 神智 誠信 弘量

儉德一

增 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商書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荀況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 韓非子曰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于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張弛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illegible] 又曰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桓寬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硎鑄金爲鉏埏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昆山之玉不至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給 子華子曰夫儉在内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蕩神化回

濟畜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捐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聖人之所寶也 揚雄曰逮至聖文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于是深宮賤瑇瑁而疎珠璣却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惡靡麗而不近斥紛華而不御抑止絲竹漫衍之樂憎聞鄭衛窈渺之音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也 徐幹曰聖人御天所寶惟賢斂雲物之容不書于策斲珠玉之脛而沈于原東有龍首鸞衡不以珊瑚爲柱馬有桑黄兹白不以珊瑚爲鞭 蔡邕獨斷曰勞讓克躬菲薄爲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綵英饔人徹羞膳不過擇黄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離不貢 譚子曰夫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驕淫儉者好恬澹故有保一器終身無璺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即清靜之道 又曰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獲福儉于公可以保貴儉于

門闥可以無盜賊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于職官可
以無姦佞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
是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儉德二

增 大戴禮曰黃帝勤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　又
曰帝嚳取地財而節用之　原 墨子曰堯堂高三尺土
階三等茅茨不翦　尸子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瑤臺九
纍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
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樸馬
淮南子曰人之所以樂爲天子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

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采椽不
斲斥題不枅（言采柱相斥斫不著枅櫨）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
糲粱之飯藜藿之羹文錦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
揜形鹿裘禦寒故舉天下而傳之舜若釋負然　增 六
韜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
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泆之樂弗
聽也宮垣屋室弗堊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
蓋弗翦齊也皷衣絓履不敝不更爲也滋味重累弗食
也溫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
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爲其自爲奉也甚薄其賦役也

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　韓詩外傳曰帝舜
甑盆無膻而工不以巧獲罪　原 論語曰子曰禹吾無
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周書曰文王在酆召太子發
曰吾栝桂而茅茨爲人愛費　增 書曰文王卑服即康
功田功　原 史記曰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
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常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
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幃帳
不得文繡以示敦樸　又曰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化

民豈有道乎朔對曰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
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
韋帶劒莞蒲爲席集上書囊爲殿帷　王隱晉書曰武
帝太始七年三月詔大官減膳　又曰有獻雉頭裘者
上曰異服奇伎典制所禁也宜於殿前燒裘敕有異服
者依禮致罪　增 晉書曰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下詔
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又詔
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
有司嘗奏御牛青絲靷斷詔以青麻代之　冊府元龜
曰晉元帝性簡儉沖素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

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練帷將作貴人有司請亦從敘帝以質儉不許　又曰晉孝文太和十一年十一月詔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不知機杼者帝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　原 沈約宋書曰武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將北征以琥珀治金創上大悅命擣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腳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腳釘用鐵　又曰武帝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即其處起

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焉　增 冊府元龜曰西魏文帝大統元年有司奏煎御香澤須錢數萬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又曰隋高祖居處服玩務存節儉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因以爲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氊袋因笞所司以爲後戒　唐書曰太宗貞觀二年有司奏依禮季夏之月可以處臺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溼請營一閣以居之帝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溼若遂來請糜費良多非爲民父母之道也

固請竟不許　通鑑曰太宗營玉華宮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　冊府元龜曰唐高宗永徽六年詔令少府監非軍國所需宗廟之用並不須飾以珠玉諸州嘗貢珠寶者並宜停進其市肆間不得更爲雕鏤及貨鬻珠寶金銀等物　又曰明皇先天二年敕兩京及天下醻宴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通鑑綱目曰明皇開元二年焚珠玉錦繡于殿前　冊府元龜曰肅宗乾元二年帝耕籍田先至于先農之壇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樸素豈貴文飾乎命撤之　又曰肅宗時太

子賓客韓擇木入奏因賀帝節儉帝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衣已三度澣矣　又曰德宗貞元二年陝虢觀察使李泌奏虢州盧氏縣山冶近出瑟瑟請充貢獻禁人開採詔曰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嘗思反樸之風用明躬儉之節其出瑟瑟處任百姓求采不宜禁止　又曰憲宗元和五年帝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危壞昨令有司經度計費甚多意欲漸葺構之所冀成功不毀但緣國用未贍物力猶詘是以每務簡儉情在不勞至于車服飲食亦深畏奢侈以是思之不知竟可營造否權德輿對曰簡則不勞人儉則不費財人安財足天

下自化上好奢侈則下亦變風人務縱欲爭作自起今
陛下至誠恭儉有過昔王卑躬愛人動務至理實天下
蒼生幸甚　又曰文宗太和二年命毀放鴨亭于先是
敬宗于昇陽殿東增置亭沼多聚水禽謂之放鴨亭是
日命毀之　又曰文宗命內官諭漢陽公主每遇對日
不得廣插釵梳不須服短窄衣服　又曰文宗時駙馬
都尉韋處仁入見巾夾羅巾以進帝曰本慕卿門戶清
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職為之卿不須為也
又曰文宗開成四年夜于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
及諸公主赴宴延安公主衣裾寬大即時遣歸駙馬都

尉竇澣待罪敕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
所歸竇澣宜奪兩月賜錢又便殿與學士語及漢文恭
儉因舉袂曰此衣澣濯者三矣　又曰宣宗性儉素先
是宮中每有行幸即以龍腦鬱金藉之于地至是帝皆
不許　又曰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內出寶玉器數十有
茶籠酒器枕及金銀結鏤寶裝床几飲食之具碎之于
殿庭有一玉枕累擲之不壞樞密使王峻上請太祖笑
而賜之　通鑑曰宋太祖時永寧公主常衣貼繡鋪翠
襦入宮中帝謂曰汝後勿復為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
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

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浸廣實汝之由主慙謝主因
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
裝肩輿帝笑曰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
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
之人何仰哉　宋鑑曰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
飢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為例何不忍一
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帝
曰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受獻　金史曰
世宗七年命地衣用龍文者罷之禁服用金線其織賣
者皆抵罪　元史曰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

之地青草一株置大內丹墀前謂之示儉草欲使後之
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通鑑曰元世祖時回回孛可獻
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留此錢以周貧者
元史曰元憲宗時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帝却
之時諸王拔都乞買珠銀萬錠帝以千錠授之仍諭之
曰太祖太宗時若如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
審之　又曰元仁宗時近侍有言售美珠者帝曰吾服
御雅不欲飾以珠璣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
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慙而退　又曰元英宗
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重加補綴

帝嗟歎良久 通紀曰明太祖初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財也 名山藏曰永樂四年回回國進玉盌却之謂尚書鄭賜曰朕宮中恒用瓷盌潔素瑩然可念也 又曰明宣宗宮中欲用一木架工匠飾繪金綵甎命易之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上比茅茨庶幾不忘儉德

儉德三

增 惡衣 卑服 禹惡衣服 文王卑服 白屋 卑宮 堯白屋 禹卑宮 俱詳儉德二

捐金 抵璧 班固東都賦曰捐金於山沈珠於淵 焚裘 留衲 曰晉武帝時程據獻雉頭裘一領詔曰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工帝命焚之於殿前 南宋高祖微時嘗于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等皇后手自作也既貴以付長女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者可以此衣示之 絕繁禮 反太素 何晏景福殿賦曰絕流遁之繁禮反人情于大素 帳無文繡 屏惡刻鏤 漢文帝帷帳無文繡詳儉德二 東漢章帝尚恐過汝南郡時何故為太守有劉鍾 屏風為帝張設帝不悅命作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存竭節義在脩身 禁采金玉 勿受珍羞 漢書曰景帝後二年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光武建武十三年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 作臺惜金 營閣惜費 作臺漢文帝事 營閣唐太宗事 俱詳儉德二 葬用瓦器 殿爲土階 光武作壽陵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人不知其處孝文識始終之義景帝能遵述孝道遭天下反覆霸陵獨完豈不美哉 後周武帝見隋

宮殿華麗者皆毀之為土階數尺不施櫨栱 皁囊帷殿 葛布籠燈 上漢文帝事 下宋武帝事 青麻代綌 青練爲帷 上晉武帝事 下晉元帝事 佩韋鉤 止市雀釵 上漢文帝事 下元帝事 俱詳儉德二 改用鐵闌 令銷銀器 南齊書曰高帝 以銅為飾者改用鐵 制東輿服以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需 命碎琥珀枕 不用龍腦香 上宋武帝事 下唐宣宗事 俱詳儉德二 戒使臣彈財 罷伶官冗食 通鑑唐宣宗四年南方獻命一左司郎中鄭 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定許其數 來招去文飾 衣裙戒寬大 上唐文宗事 下唐文宗事 俱詳儉德二 喜太子惜福 恐戚里成風 唐書肅宗爲太子侍膳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割太子既割餘污及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太子徐舉餅啗之上悅曰福當如是愛惜 下宋太祖事詳儉德二 碎寶裝溺器 禁繒爲假花 通鑑曰宋太祖見蜀主孟昶寶裝溺器即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物貯食所爲如此不亡何待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 宅飾以五采羅紫綃勝絶帛爲假花者帝特命禁止之 止索燒羊 嚴禁鋪翠 上宋仁宗事詳儉德二 通鑑曰宋高宗紹興中因十朋疏嚴禁鋪金銷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羽焚之 思仲尼之克己 履老氏之常足 東京賦 翡翠不裂 瑇瑁不蔟 東京賦 綈衣不敝 革舃不穿 長楊賦

儉德四

原 克儉於家 德儉而度 儉以足用 以儉率下 飭德以儉 儒行清約 用文景之儉 慕古人之風

奉養有節　愛民節財　敦本息華　弗殖貨利
奇怪弗視　珠玉弗服　不持珠玉　木器無文長楊賦
器服疎素　用陶者器　桂弗藻　地無黝丹　垣
無白堊　文王卑服　即田功康功書詁　堯帝大布
禹衣細布　冬日麑裘交　夏日葛衣　飲泉水　衣
皮毛　澣濯故衣　衣無文繡　後庭無紈綺　大路
越席　推甲乙帷　補壞屏風總目　牀用直脚宋武帝
勿送冰紈　聽燒鳳膠　堯乘素車元駒　湯寢蕃屋
之駕　不好鮮飾　常乘故車　歸璇臺之珠　歸諸
侯之玉　歸諸侯女　殺熊賜金　還千里馬漢文帝

遠獻馴象　酒酸不易　食用宿肉　唯設白粥　宮
無嬪嬙之燕　圍無般樂之豫　廢池籞之官　罷百戲之
樂　增黃金與土同價通鑑曰南齊高帝性清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
土同　焚錦繡珠玉唐明皇詳儉德二　去麗飾班固東都賦曰去後宮之
麗飾　去末反本張平子東京賦曰人去末而反本咸懷而抱慤　骨角裝帶冊府
元龜曰隋高帝開皇仁壽之間裝帶止以銅鐵骨角而已　賤瑇瑁而疏珠璣長楊賦
圖匱于豐　防儉于逸潘岳籍田賦　斲雕爲樸范蔚宗皇后紀論
植示儉草元世祖詳儉德二　服御質素　澹然無欲元史仁宗

儉德五

增詔　後周武帝詔曰樹之元首君臨四海本乎宣明教
化亭毒黔黎豈惟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疎葛
之衣麤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況無
聖人之德而嗜慾過之何以克厭衆心處於尊位朕甚
恧焉凡是供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宮內調度朕
今手自減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
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爲朕不逮者哉　又詔曰朕欽
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
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
違正殿別寢事從壯麗非直雕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締
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

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光雲
合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拆毀雕斲之物並賜貧
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樸　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詔曰珠
翠綺羅孰非珍玩嘗念百金之費每惜十家之產是以
所服之服俱非羅綺所冠之冠亦非珠翠若弋綈之制
大帛之衣德雖謝于古人儉不忘于曩哲庶羣公觀此
當體朕之不奢　德宗大曆十四年詔曰王者不寶遠
物所寶惟賢故堯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劍順
帝封還大珠朕仰止前王思齊樸素邕州所進金坑誠
爲潤國害人放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爲寶惟德其物

豈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其令坑任人開採官不
得占　後漢高祖詔曰卑宮菲食前代之令猷革舃綈
衣哲后之明德至于損上益下惜力愛人冀息煩勞漸
期富庶
增表唐郭子儀等表曰臣聞古先哲王莫不崇儉以阜
時戒奢以敦本勤以樹善利在化淳伏惟陛下纘戍盛
業備歷諸艱功存造化澤被甿俗至于服用之飾聲樂
之娛宜有所增加以彰聖德今月十六日臣等伏蒙天
恩幸霑内宴竊見後庭妓樂其數非多衣製儉薄頗爲
逼下願無麗綺之玩是行質素之風恭惟睿慈允臻于

道昔漢文帝念中人之產晉武帝焚外國之裘皆仰止
于有餘匪謙讓于當分以今比古無德而稱況聖作物
覩著自格言上行下效存乎理體陛下以農業未乂軍
務猶虞思懲富教之由率先儉約之化康寧之福莫尚
于此恐聖烈無紀臣下未知請編之史策宣示中外詔答曰儉德之共約失者鮮矜以爲重理道在從朕志從崇源用濟海內非其元化鏡以至奢非謂艱難之時自崇樸素之本無營之樂世聞于四方惠地之表將以千萬古且幸人而自戒亦採木而銷金爲君之難事當乎增陽殿陛之義務在乎弘遠期于諮決之勤不甫延亡之譽豈可付以史官宣于中外載循來表昧谁朕懷
增奏後晉戶部尚書王權奏曰臣聞戒奢從儉惟經國
之遠圖務實去華乃前王之令範伏惟陛下開基創業

應天順人顯宗樸素之風克協聖明之訓臣伏見諸侯
奉貢九土勤王羅紈則纖麗奇工器皿則雕鏤異狀文
之錦繡雜以珠璣雖外表珍華而事近淫巧伏請特降
敕旨頒下列藩雖所減者輕同積羽而所集者重可如
山匪爲淳厚國風抑亦豐贍天府敕王權奏推華誕方虔東宮觀四海之貢敕虔陝巧飾奇乃兵之器用枉能珍奇不惟耗疲生害賓且傷于淳素爰陳章疏將召和平宜允敷揚明示紗自今後臣僚貢奉不得務其淫巧不甲器械不得飾以金銀咸秉遵行勿得踰越
增賦唐李程漢文帝罷露臺賦曰偉漢文之君臨惟宮
室有度以兆庶爲心安不忘危豈勞力于累土用過乎
儉亦軫慮于百金懼乎設怨將以激勸若臺之是修唯

德之不建是故絕役心于制造弘儉德于億萬乃言曰
臺者高峙路者四通不足避燥濕寒暑無以受朝聘會
同奚必高居爲明四目遠聽爲達四聰不重建何以就
役不勞力何以成功由是却匠人之計全王者之德豈
嗇于財實肥于國雖百工麕至無所作則庶人子來曷
由陳力言之既終人故適從版築之功既絕尋尺之材
勿庸杜礎不施寧轉他山之石棟宇罷構匪斲徂徠之
松若夫氣候爲備順時布化諒惟國之有恒成茲臺之
何暇南至以望太史每升其觀臺仲夏而居有司自設
其高榭亦何用土木特建丹雘勤修誠無用之作非不

朽之謀豈止全十家之中產貽百代之良箴彼晉靈登臨我則絕彈人之戲宋平興作我則無築者之謳式昭莫大之見用保無疆之休

增 制 唐穌頲禁斷錦繡珠玉制曰朕聞召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斯乃聖人之至言矣朕爰在幼沖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嘗觀錦繡願言其志造次不忘自寅奉體圖勉遵政道常想莫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勳戚下洎廝養所得者重于遠所求者貴于異至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

爽有妨于政無補于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飢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于珠玉珍于錦繡墾田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州牧縣宰勸督農桑待至秋收課其貯積使人知禮節俗登仁壽稱朕意焉　開元斷珠玉等制曰朕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思欲反樸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漿酒藿肉豆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俗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所化從行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朕若躬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樸是使揚湯止沸涉水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所司令鑄爲鋌仍別貯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于時並即焚于殿前以絕浮競后妃以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增 策 漢賈誼治安策曰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

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

睦親一

增詩小雅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鄭康成注曰豐草喻同姓諸侯也 禮記月令曰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鄭康成注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于太寢以綴恩也 左傳富辰曰太上以德
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
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
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
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
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
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 左

傳曰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
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
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
不可君其圖之親親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
去之 周禮注曰周人以睦族為重建國之初以懿親
裂土者五十國非特崇屏衛也蓋枝葉之庇本根所繫
肢體之受脈絡相通堯之親族禹之敘族周之睦族非
惟私公族以恩而實教天下以睦也是故宗伯以飲食
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
三族之別辨親疏巾車則掌金而隆同姓之封司士則

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揖
凡所以隆親族之恩而篤友愛之誼者無所不用其極
而為王族者盡知所以自愛矣不幸而罹于法則司寇
又有議親之辟以宥之若有罪而不可免者在小司寇
不敢以即于市在掌囚者不敢因而適市則奉而適甸
師氏故甸師曰王之同姓有罪則使刑焉夫周人之于
王族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王族有罪則自取之也明
啓刑書而與衆知之可也必以刑于甸師者記曰王族
無宮刑理不翦其類也刑于王族理不與國人慮兄弟
也然周人之意有不在是蓋甸師掌共粢盛為王子孫

者盡亦思粢盛之奉而不忘祖宗可也今也有罪而不
可免則刑于甸師是猶得罪于祖宗而祖宗戮之也豈
得已哉 書傳曰以賢宗治爵宗以爵宗治庶宗彼賢
宗方以為榮不在益祿蓋宗人非盡朱戶以居納陛以
陞也又非盡羽葆在前劒盾衛後也寠空無策混迹輿
臺者有之富不知學貿身商賈者有之懷奇抱異仰屋
而歎約結棄祿而遊逍遥穎異沖英昂首而志遐舉易
名而就青衿誠以投閒置冷之朱組不若展采錯事之
青紱也縛手繫足之遠遊冠不若明目伸眉之進賢冠
也 朱子曰宗伯議親而司寇亦議辟太史記過而王

爵亦與賢比法也絃誦禮樂以養心爵胄名位以誘志此教也兩者親睦之善物也　又曰有道之長惟周爲最豈曰茍不狂惑遂爲顯諸侯哉五等侯兩社輔三等采六遂邑封畛土略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法綦詳矣而又誦于瞽宗治于東序觀于成均考于王闈習射于澤助祭于廟燕毛于寢友以俊士造士行于公路公族其教之密又何如哉

睦親二

增 詩經大雅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漢書曰文帝時民有歌淮南王者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八年夏封淮南王子四人爲列侯（按史淮南厲王謀反文帝不忍置於法徙之蜀憤恚不食死）　通鑑曰武帝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臣得蒙肺腑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月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于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又曰明帝永平十一年春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

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冊府元龜曰漢章帝建初六年東平憲王蒼等上疏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侯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修行邸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況兼親尊者乎其濟南東平中山王贊皆勿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七年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曰骨月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焉不能言于是車駕祖道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又曰後魏孝文太和十七年宴四廟子孫于文宣堂帝親與之齒行家人之禮又甞宴

公主侍臣于清徽堂命黄門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
崔林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
壽帝曰卿向以燭至故辭復獻于萬之壽朕報卿以南
山之詩又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宗載考宗族之義
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又曰孝文時
南安王楨出爲相州刺史帝餞楨于華林都亭詔曰從
祖南安旣之蕃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惘戀然今者之集
雖曰分岐實爲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孝文送楨于階下
流涕而別　後魏孝平詔曰皇魏開基道邁周漢禪建
二都德盛百祀雖帝祚蕃衍親賢並茂而猶沈屈素里

曲禓衡門非所謂廣命戚族翼屏王室者也今可依世
近遠敘之列位　又曰西魏文帝大統七年御憑雲觀
引見諸王敘家人之禮手詔爲宗誡十條以賜之　又
曰唐高祖于宗親彌見敦睦送迎拜揖如家人禮　通
鑑曰唐太宗時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
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
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又曰明皇素友
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
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
相與同之薛王業嘗疾上親爲煑藥火爇上鬚左右驚

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　又曰宋太祖
友愛光義數幸其第光義嘗有疾親灸艾光義覺痛帝
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　又曰仁宗景祐二年秋七月
作睦親宅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
應宮地作睦親宅以處之三年七月置大宗正司以宗
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詔于祖宗後各擇一人
使司訓導糾違失　名山藏曰明成祖賜在京諸王書
曰往與諸弟各一方歲一見今早暮來聚甚愜于心暑
可三日一朝　又曰永樂三年上賜諸王書曰我皇考
創業垂統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則篤親親藩國則

重守法朝廷紀綱明正藩國不齟齬其間藩國禮節不
踰朝廷不訏責于上吾與諸弟姪皆宜念之

睦親三

增敘族　尊賢　行葦　葛藟詩大雅行葦篇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
睦九族也　詩王風葛藟篇刺幽王不親九族也　敬宗　聚族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
坊記曰因其歷內險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猶子　阿母冊府元龜曰後魏太武嘗謂樂
安王範之長子良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　又曰後魏北海王詳獻文之子因其私慶請孝文帝幸
其後堂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　夏禹拜敦敘之言　商
書垂立愛之訓冊府元龜序　書載堯典首陳睦族　詩歌
周德寶美維城唐文宗太和二年詔　尊祖之義立愛自親　尚

齒之文由家刑國唐文宗太和四年詔

睦親四

原 惇叙九族 以親九族 親睦九族 篤厚親戚 友樂諸弟 以爲首命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宜兄宜弟令德壽愷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友于之志通于神明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迎拜于階 奉觴上壽 置其驛馬傳起居 與席改容與車升殿 君子不施其親 能庇昭穆之門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 增 宗子維城詩板板篇 合族以食禮大傳

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左傳衛子魚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 賜几杖不朝册府元龜曰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屬爲諸父甚重之賜几杖不朝 舊廬宴會又曰漢和帝十五年幸章陵、會宗室于舊廬之中賜宴作樂 花萼相輝之樓通鑑曰唐明皇性友愛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許之乃賜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于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成此夜飲後魏孝文事詳睦親一 憑雲觀引 見諸王西魏文帝詳睦親二 宴皇親于後宮之山亭後唐莊宗事 鶺鴒頌唐書曰明皇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羣臣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因作頌 詔許宗室應舉宋神宗熙寧五年詔宗室非袒免者許應舉累試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五王帳通鑑唐明皇素友愛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 合本同根明成祖諭諸王曰朝廷藩王合本同根

睦親五

增 詩 唐明皇暇日與兄弟同遊興慶宮詩曰 代邸青門右離宮紫陌垂庭如過沛日水若渡江時綺觀連雞岫朱樓接雁池從來敦棣萼今此茂荆枝萬葉傳餘慶千年志不移憑軒聊屬目輕輦共追隨務本方從訓相輝保羽儀時康俗易漸德薄政難施鼓吹迎飛蓋絃歌送羽卮所希覃率土孝弟一同歸 張說奉和前題詩曰 漢武橫汾日周王宴鎬年何如造區夏復此睦親賢巢鳳成新閣飛龍躍舊泉棣華歌尚在桐葉戲仍傳禁籞氛埃隔樓臺景物連聖慈良有裕王道固無偏問俗兆人阜觀風五教宣獻圖開益地張樂奏鈞天侍酌衢尊滿詢芻諫鼓懸詠言形友愛萬國共周旋

齊聖

增 重華協于帝書 克齊聖廣淵書經成湯 原 聖敬日躋毛詩 增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書經 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知幽明 知幾其神乎 見幾而作 樂天知命 窮神知化 神而明之能研諸侯之慮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物 與時偕行 隨時之義 極深而研幾 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 變而通之以盡利並易 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詩 【增】固天縱之將聖 【原】性與天道論語 窮萬物
之始終家語 睿作聖書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老子
聖人無心與衆同欲 神代潛通左傳 神叡通知大戴
秉二帝莊子 得天下之意琴操 明莫若聖鄒子 聖而
預知列仙傳 聖德元達柳子 聖德炳著東觀安帝

克明一

【增】冊府元龜曰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旣明且哲顯仁藏用非聖人
孰能與于此哉三代之前尚矣自漢而下膺運曆而履
尊極者乃有挺非常之姿蘊維新之識表章乎文理究

達乎情僞慮于未兆見于未萌明治體之要通時用之
變防微杜漸以息乎厲階探賾索隱以參乎縣象用能
總御羣品嘉靖多方窒姦慝之源塞妖妄之逕克貞于
度以熙衆志其或位處明兩事彰先見淵識獨運嘉言
罔伏垂之綈緗良可述也 又曰王者鍾五行之秀膺
三靈之眷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仰之如日無幽而不燭
畏之如神雖微而必察由是下情靡不上通讜說無以
自進含忠履潔之士得以効其所能匪躬盡瘁之臣得
以保乎終吉自西漢而下蓋有體資明智內懷聰睿涵
言必究其所自至精冥合于惟幾刑賞不濫而政化以

清埀之冊府斯爲美矣

克明二

【增】漢書曰明帝日旰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
魏紀曰太祖以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戒之曰羌
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
將教羌胡妄有所求請欲因以自利興至遣校尉范陵
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帝曰吾預知當
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冊府元龜曰晉文帝爲魏相
國時欲遣鍾會代蜀西曹屬邵悌曰今遣鍾會率十餘
萬人伐蜀愚謂會單身難重任不若使餘人行帝笑曰

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衆人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
智勇並竭而強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余意同今
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何所能一
辦耶若蜀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
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祗自滅族耳卿不復憂此及蜀
降會白鄧艾不執帝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于
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帝曰卿忘前時所言耶
而更云可不須行乎及至長安會果反隨死咸如所策
又曰後魏太武時羣臣請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
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

險屈句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暇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通鑑曰唐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七年林邑王遣使言為扶南所攻乞師救援帝曰山有猛虎藜藿為之不采爾為蕃國扶南安敢侵逼比從諭懼自來將無事矣後有使至果如帝言　又曰貞觀十七年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于懷遠鎮加戍兵以逼高麗帝謂之曰遠方不至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卒能威絕域者也　通鑑曰開元元年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服　又曰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帝不從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都長安耳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帝不荅晉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

下民力殫矣　又曰太宗時以姚坦為益王府翊善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人輔王為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克明三

【原】元首明哉　欽明文思　重明麗正易　清明在躬　惟明克允　明四目達四聰　明德遠矣　察其明德　予懷明德　明德勱令　其德克明　明以察微史記　仁明謙恕　溫慈惠和　德協於下惟明后　亶聰明作元后　聰明神武　聰明敏達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明于天道易　與日月並明　用日月之時　繼天而象日　宜照天下易　明鏡于三光　照臨下土　民之情偽盡知之矣　微顯闡幽易　[illegible]英大德　而難任人　明命在天　類族辨物　簡練臣下　斷簡功能　侯帝不容　以聽察下　文武聖斷　斬告蕭何者　促理蔣濟出

【對】燭幽　觀良猷　察誠偽

明照四方（易大象） 文理密察 輝烈光燭
顯仁藏明 天臨海鏡（顏延年曲水詩）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書經） 觀火
明哲實作則（書經） 智臨大君之宜 大人以繼明照四方 與日月合其明（易） 能用忠謀不惑羣議 聰察彊記 明勿至察

知人一

增說苑曰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司農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山澤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 史記曰漢高祖置酒洛陽南宮謂諸將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通鑑曰漢周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謂可屬大事高帝疾病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亡誰令代之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吾所知也及呂后聽朝諸呂欲危劉氏勃平等誅之 又曰文帝末周亞夫為中尉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及景帝即位亞夫為車騎將軍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擊吳楚平之 又曰漢武帝謂嚴助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于汲黯近之矣 又曰漢武帝年老鉤弋趙婕妤有男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霍光可屬社稷帝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帝遊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帝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後漢書曰光武初起義兵見李軼諂事更始帝深疑之帝以戒光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後更始收劉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害之 冊府元龜曰魏太祖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勲列為名將其

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　三國志魏書曰荀攸字公達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强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顔子甯武不能過也又下令曰孤與荀公達同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又曰荀公達眞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其人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

冊府元龜曰晉石苞字仲容景帝初以爲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景帝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

齊桓忘管仲之射鉤而錄其糾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　北魏書曰太武能知人收士于卒伍之中唯其才所長不論本末古弼爲尚書令弼頭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車駕獵于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太武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筆表至太武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言可爲社稷之臣　北周書曰宇文側爲大都督行汾州事或有告側與外境交通懷二心者太祖怒曰側爲我安邊吾知其無二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　冊府元龜曰隋高祖時蘇威爲太子少保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國政尋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官悉如故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意高祖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令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又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

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通鑑曰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誡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侍臣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至決斷事理求之古人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俊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稱材疏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便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當據經史自當不負于物

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而意尚然諾偏于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于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事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少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比日以來每試鞫大獄時有任使亦何以加之　冊府元龜曰契苾何力爲葱山道副總管母在涼府何力歸省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陀彊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于是衆兵執何力至延陀致于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或言太宗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陀

猶魚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狀太宗謂羣臣曰契苾何力竟何如遽遣使入延陀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還　又曰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人心與貌不相副者多矣或有發言方正而心行邪曲或辭色柔和而志存忠鯁或貌類尫懦而勇堪制敵或果復私讐而怯于公戰或外若至公而內多姦詭或迹雜埃滓而實懷清白或質性劣弱而妄言入死或口未及言而身能踐難心迹睽謬安可勝紀夫蒼天高遠四時有常即日月運行算之不踰度此所謂天遠而必信人近而難知也

唐書曰臨城尉房元齡初謁太宗于軍門太宗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　又曰李藩爲徐州從事時節度使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搖動軍情德宗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釋然除秘書郎後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　通鑑曰唐憲宗時京兆尹元義方諂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爲人出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曰朕諳李絳必不爾　又曰宋太祖仕周時永興節度使劉詞薦其幕僚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因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太祖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

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益奇之　又曰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决意用之　又曰真宗時王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又曰元世祖爲太弟時召見姚樞大奇其才動必見詢　又曰世祖謂太子曰伯顏文武全才汝勿以常人遇也　名山藏曰明太祖曰良玉委泥色澤不變君子在衆德操自異

知人二

原　舉韓信於行陳　取陳平於亡命　卜式援于芻牧

日磾出於降虜漢書 增寶誼烈士 餘慶貧家冊府元龜

曰唐高祖時姜寶誼為右武侯大將軍拒宋金剛于介州兵為賊所獲高祖聞之以賀宜烈上必不生亭 又曰憲宗時其家寶宜後果謀背賊事已遇害 部錄度居將相出入垂五十年宋鎮不素自全愈以來 方每除授必遣中使含節使地當聊皆厚實余動餘 慶鎮授方任害宗必議其使曰餘瓊資家不得妄有未取

保崔縱之必來 信渾瑊之不反又曰崔縱為京

德宗幸梁或言縱不可保帝曰縱素吾所知必不來矣帝曰曰人不知崔縱之可保也 又曰德宗時李希烈反及朝廷議遣使瑊為使或言之曰瑊與光同謀帝曰瑊必不反 不時宗帝乃遣瑊為馬燧副其通瑊必不通二其奏又曰渾瑊忠其德 史大夫瑊也

識李廣數奇 知寇恂可任漢書曰武帝時李廣與大將軍衛青擊匈奴青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 又曰光武將北徇燕趙帝以寇恂文武備足可任河內太守

繁匈奴青陰受上指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 更始遣使者至河內恂知其可任乃拜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頃王郎

二八舉而四門穆 十亂用而天下安

知人三

原知人則哲 明哲作則書 擇子莫若父 擇臣莫若君左傳

殷湯聘伊尹 文王拔呂尚 拔于禁於行陳 荀公達人之師表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汝狀有

反相漢書高祖相吳王濞 增天子以為國器冊府元龜曰漢武帝時韓安國為御史大夫為人多大略天子以為國器

汲黯社稷之臣漢書詳知人一 非俗吏又曰

武帝時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曰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

上誠知人又曰武帝時諸大夫皆以為寬相通五經以為得士及寬為御史大夫至洛陽

之日湯見帝說寬帝曰吾固聞之久矣 漢武帝時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御史大夫褚大自以為御史大夫至洛陽

問倪寬為之語大笑及與上寬所以對上前諸大不能及歎曰與上寬誠知人稱

奉孝能知孤意

通鑑曰郭嘉為曹公謀達于事情曹公曰唯奉孝能知孤意 又曰有大略從使太祖曰唯

疾風勁草又曰唐太宗自以為夫年以六十有八生世... 上曰疾風知勁草

不知不可以為人臣宜有功勞實為社稷之臣也 又曰

世南五絕又曰太宗嘗稱虞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

頗牧近在禁庭又曰宣宗時

事具其陳方略上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

帖名殿柱又曰...

魏謩綽有祖風又曰宣宗時曰謩綽有祖風宗又時曰...

無西顧之憂

又曰宋真宗時張詠知益州帝得詠之語云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 又曰得宋太宗時以文學諸臣相...

賢于夢卜又曰仁宗朝相...

康孟子又曰元世祖...

知人四

增頌宋石介慶曆聖德頌曰於維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閶闔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攬英賢手鋤姦枿大聲渢渢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蠕蠕妖怪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慼然言曰子

父子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愼徽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秉勢湯沸大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闈爲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予夏汝往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于士卒予聞心酸汝不告乏予晩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謟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劳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行汝來汝賓黄髮事予二紀毛秃齒豁心如一今率屬弗越遂長樞府兵政毋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礧豈視居楔其人渾樸不施剸劇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臣名聞予徽亦嘗獻言箴

予之失剛守粹慤與脩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鉗汝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埽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逮淡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之德羣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馬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脩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脩貢永爲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神智一

原 漢高帝紀曰上東擊韓信餘寇于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薛瑩漢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有冀于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加以寛博容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賓融望風景

附馬援一見覘顔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間埽除羣凶淸
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
命將皆授以方畧使奉圖而進其有違失無不折傷意
豈文吏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魏志曰民有
誣告蔣濟爲謀叛主帥者太祖聞之曰蔣濟寧有此事
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
出之　增魏書曰太祖自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
師大較依孫吴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
自作兵書十餘篇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時又手
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敵對陣意思安閑

如不欲戰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　又
曰太祖征馬超韓遂遂請與帝相見帝與會語觀者前
後重沓帝笑謂賊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
目兩口但多智耳　魏紀曰明帝性强識雖左右小臣
官簿性行名迹所覆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
忘　後魏書曰太武帝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
措其姦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初軍國多務奏請塡委
臨朝處分剖決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之意表　裴
耀卿等賀明皇平奚契丹表曰陛下睿謀先定神算非
常覩變于未萌取豫于無象　通鑑曰周世宗應機決

策出人意表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奸擿伏聰察如
神　名山藏曰明太祖閱兵三山平章邵榮與參政趙
繼祖欲爲變有疾風吹旗觸帝衣遂易服從間返　又
曰太祖歸功諸臣徐達等奏曰臣等起畎畝從陛下每
奉成算如指諸掌事定不爽毫末天錫陛下神智非臣
等力也

神智二

增神以知來　原智以藏往易　增範圍天地而不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易　窮神知化　極深研幾易
原智周萬物易　知微知彰易　知人則哲書　能哲

而惠　聰以知遠史記五帝本紀　其智如神唐堯　懷神珠緯書
黃帝號曰懷神珠古聖智也　智落天地莊子　欲宿心動漢高帝　坐
知千里光武　增探幽洞深　神鑒靈察俱晉書魏德論　智韜
機深唐高祖傳位太宗詔　英圖冠世　妙算窮神上同　初生即
能匍匐遼太祖　知未然事遼太祖

誠信一

增易曰中孚豚魚吉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
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詩曰淑人君子其
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左傳曰大國制義以爲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蓋信以行義義以

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　又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又曰
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
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
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
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
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荀子曰繩墨誠陳矣則
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矣則不可欺以重輕規矩誠施
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
又曰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

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
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
也惑莫大焉古之人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行
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
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愚不得以謀智是以萬舉不過
也故劾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
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
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
無之者若黑白然故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
人此明主之道也　淮南子曰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

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騖置不若此其亟君人者其猶
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愼所以感之也夫榮
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
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
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韓詩
外傳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
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
其爲石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利動而不憤中
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先王
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

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呂子曰春之德風
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
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
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
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猶不能以
不信成物況于人事乎　桓子曰曾子倚山而吟山鳥
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
也　魏徵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
未盡誠信故也　陸贄奏議曰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

信之所立由乎誠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
之行故在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
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　又曰聖
人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
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一其至誠
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于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
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
役知彌精失道彌遠故以虛懷待人人自思附任數御
物物終不親　司馬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
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以古

之王者不欺四海伯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
善爲家者不欺其親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
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晉孝公不費徙
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且不忘信以畜其民況
其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張方平奏略曰帝王接物
以至誠爲先權數不足任也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說者曰鹿得苹則呦呦然而相呼懇誠發于中此言文
王以至誠接于下猶鳴鹿之相呼無非出于懇誠者也
夫人君能以至誠接其下而臣下不務傾心竭力以報
其上者未有也　胡安國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

詛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盟繁而約劑亂
然後有交質子

誠信二

增漢書曰高祖初封漢王還定三秦時陳平自楚降漢
漢王與語大悅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
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
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
之愈益幸平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上爲蕭
王又擊破銅馬受降適畢賊亦兩心上勑降賊各歸勒
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安得不投死由是皆自安　增光武紀曰帝與人語好
醜無所隱諱　後漢書曰光武親征赤眉赤眉遣劉恭
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
死耳　又曰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既平關中自以久在
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
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
以章示異異惶懼上章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
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冊府元龜曰魏
文帝時蜀孟達與劉封不和率所領降魏帝以達爲散
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

以逵領新城太守與將軍夏侯尚徐晃共襲封帝出乘小輦執逵手撫其背戲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耶遂與同載時衆臣或以爲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帝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　北魏紀曰孝文帝每自言凡爲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推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弟兄　册府元龜曰隋高祖開皇九年命晉王伐陳以高熲爲元帥長史軍還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是後將軍龐晃盧賁等前後短熲于帝帝怒之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又曰唐太宗自髫齔多大志隋大業末左親衞竇軌弟琮犯法亡命奔太原依于高祖與帝有宿憾每自疑帝方搜羅英傑降禮納之出入臥內其意乃安　又曰太宗即位引諸衞騎兵統將等習射于顯德殿朝臣多諫曰引卑碎之人彎弧縱矢于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不意帝曰我以天下爲家率土之內盡爲臣子豈當有相疑之道也　唐書曰尉遲敬德仕劉武周爲大將太宗爲秦王時來降從太宗擊王世充于東都旣而武周降將尋相蘇鈎等皆叛諸將疑敬德亦當必走乃禁于軍中請殺之太宗曰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

在尋相之後命釋之引入行宮賜以金寶謂之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良善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因從獵于榆窠王世充出步騎數萬來戰賊將單雄信直趨太宗敬德乃躍馬大呼橫刺單雄信中之墜太宗出圍因率騎兵與王世充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僞將陳知略等帝謂敬德曰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各一篋　通鑑曰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問佞臣爲誰對曰陛下與臣言或陽怒而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竊恥之　册府元龜曰後唐莊宗以天祐十二年平鄴城斬張彥及同惡者七人軍中股慄帝親加撫慰翌日帝輕裘緩策而進令張彥部下軍士披甲持兵環馬而從因命爲帳前銀鎗衆心大服　又曰同光元年莊宗入雒宴于崇元殿明宗及僞庭大將軍預焉帝酒酣顧明宗曰今辰宴客皆吾前日之勁敵一旦與吾同筵蓋卿前鋒之功也僞將霍彥威戴思遠伏階叩頭帝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酒器盡歡而罷

後周書曰南唐遣使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向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要守害為子孫計　經濟類編曰金主雍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與等未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　通鑑曰宋太宗時楊業將兵伐遼諸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又曰孝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言搖奪魏公張浚　又曰明太祖初方谷珍遣使奉書幣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子為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厚賜遣之　名山藏曰太祖初為大元帥破元將兆先降其衆三萬六千人大元帥召其驍健五百人夜置帳下獨使馮國用執寢戈大元帥解印守寢三萬六千人皆安

誠信三

增 使荀勗陪乘　命陳平護軍冊府元龜曰晉文帝為魏相國時荀勗為從事中郎鍾會謀反主簿郭奕等以勗是會從甥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　高帝事詳見誠信　假安東之節　絕望南之心又曰晉元帝時王敦反王導率群從昆弟子族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賜朝服召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日近出臣族帝執其手曰茂弘方以百里之命是何言也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又曰庾季才元帝時領太史江陵破太祖一見深加優禮賜宅奴婢牛羊什物等因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望南之心宜盡誠事我　義深同體　理在坦懷唐文宗　虛其心而待物　一其志以使能出冊府元龜　坦然不疑　曠然獨運上同　虞書有臣鄰之言　周雅載疏附之義出冊府元龜

誠信四

原 所助者信易　其言可信史記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書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詩　信及豚魚易　惇信明義書　履信居仁漢世祖　日月之信陳思王表　疾行不轂呂氏春秋　夢以許之賈誼新書　增 信及翔泳顏延年曲水詩　非青蠅所間唐高祖　度公猶鏡唐高祖俱詳誠信二　推表大信實人心服唐文宗詔　劉侯無恙冊府元龜曰漢劉昶為晉州觀察使留後在平陽八年日境上及莊宗徙長[illegible]州昶來蘭控吾皆出之衛節汝矣不與唐上書大原之師交鬪朝莊宗勞之曰劉侯無恙早祀聞今日見卿不其晏敢旋令歸鎮正授旌節　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唐高祖詔　君臣一體通鑑曰唐太宗曰煬帝多猜忌臨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　無所疑間又曰太宗破秦王仁果及宗羅睺等并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與宗羅睺將之與

之射殿 四海一家 又曰太宗日引數百人教射殿庭澤至多諫上曰王者視四海
嫌疑間如一家奈何行射之士不加情忘乎由是人思自勵 解印 斬賤 明太祖詳 誼信二

弘量一

【增】冊府元龜曰高明博厚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寬仁容達帝王之所以為量也中古以還典冊斯略暨炎漢而下肇起潛晦天資大度靡事生業倜儻無撓放蕩不羈蓄非常之謀淵乎叵測奮撥亂之志慨焉興歎駕馭豪傑旋廓靈符不凝滯于居處不耽悅于玩好開視向背之際鎮靜危懼之時故令反側子自安觀聽者效順巍乎莫與諒非矯飾及夫仗義撫運正位域中然猶罔念舊惡洞絕猜忌優容狂瞽弗形喜慍至于屈法恕物推信柔遠拱默致治心逸日休斯聖人範圍之理得矣

史記曰高祖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以上為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破邯鄲誅王郎入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上言可擊者數千章上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

【增】後漢書曰建武四年冬隗囂使馬援上書雒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帝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以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

冊府元龜曰魏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于蕩不治行業初為兗州牧以東平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太祖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或去諶頓首無二心太祖為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呂布破生得諶衆為諶懼太祖曰夫人孝于親矣豈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又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太祖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太祖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又蜀關羽為太祖所擒太祖察羽無久留之意使張遼問羽羽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遼以白太祖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功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太祖知其必去重賞賜羽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紹軍左右欲追之太祖曰彼各為主勿追也

晉書曰晉景帝沈毅多大略宣帝之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

也將發夕乃告之旣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寢晨會兵司馬門鎭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冊府元龜曰晉武帝嘗問司隸校尉劉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續晉陽秋曰簡文帝常與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桓溫密敕令無因而鳴角鼓譟部伍並皆驚馳溫佯爲駭異而晞大震驚急求下車帝舉止自若音顏不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自髫齔多大志臨機果斷不拘小節舉動非常非時人所能測也初爲唐國公子見隋政日亂卽有四海之志武德末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帝者數百人事寧之後帝抽居爪牙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　又曰貞觀三年帝親戮囚徒有劉恭者項有勝文自云當王天下坐是被拘帝見之曰項有勝文何預于物若天將興之非朕能害若無天命縱勝何爲乃釋之　通鑑曰唐太宗貞觀四年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小國勝之不武況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又

曰太宗時齊州人段志沖上封事請上致政于皇太子長孫無忌等請誅志沖上手詔荅曰五嶽凌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或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其大寸雲點日何損于明　冊府元龜曰唐高宗咸亨二年東州道總管高偘破高麗餘衆于安市城偘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外災異請誅之帝謂郝處俊曰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事若虛聞之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　五代史曰唐莊宗初與梁對壘于河上梁將陸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于箭笴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帝之馬鞍帝拔箭視之覩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帝平梁思鐸來降帝出箭以示思鐸伏地待罪慰而釋之尋授武龍右廂都指揮使加簡較太保　通鑑曰宋太祖頗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自爲之不汝禁也　又曰元仁宗初在東宮邦寧

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太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　名山藏曰明成祖即位得建文時奏章千餘通使解縉等閱其干犯者悉燔之

弘量二

原闊達大節陸績太元經序高祖　意豁如也漢書高紀　恢廓大度東觀漢記　開心見誠東觀漢記　寬大長者史記　弘裕有餘袁山松後漢書　君人之量魏氏春秋　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左氏傳　含垢藏疾容受直言魏書　荊伯不從犧牛以事越絕書

吳王不朝就賜几杖漢書文帝　張武受賂金錢賜之史記文帝　尉佗稱帝報之以德史記文帝　隗囂上書報以殊禮東觀漢記　匈奴背約不發兵深入史記文帝　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風俗通　燒吏民謗言東觀漢記　焚許下人書魏志　反支受奏後漢書王符傳

增容保無疆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法江海文子曰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窊下以成其廣　爲天下谿谷又曰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　兼容並包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帝王自有眞漢光武詳弘量一　沈毅多大略晉書武帝詳弘量一　深沈有度量通鑑晉武帝　雅有局鎭晉陽秋曰簡文帝性溫深沈雅有局鎭　豁達類漢高通鑑唐太宗　素有大志通鑑曰宋太祖初即位母杜太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有天命者自爲之宋太祖詳弘量一　曆數自有天命元仁宗詳弘量一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淵鑑類函卷五十二

帝王部十三　好學　尊師　謙讓　恭儉　威儀　寬惠　納諫　增御製　御筆

好學一

增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書説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　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懐于兹道積于厥躬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詩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禮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敎學爲先　又曰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　列國傳曰子夏曰黃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録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此數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賈誼新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

譬其如火夫舍先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董仲舒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匡衡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經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皇極經世書曰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汚隆於其間矣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　程頤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

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眞德秀曰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要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又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而物欲不能奪矣　又曰我朝列聖臨御妙選名儒環侍經幄通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夫晝訪足

矣而又加以夜對何也蓋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倡言正論輻輳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故其存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于晝訪也歟　羅從彥曰人君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明方孝孺曰古之聖王爲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　王禕曰臣聞聖不自聖學焉自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覆細旃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又曰經者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循之爲明爲聖背之爲昏爲狂故合宮衢室以廣聽聞鳴鞀振鐸以招諫諍士傳民謗以采風謠盂銘盤繫以昭制鑒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以諏善道長德智蓋無人非學無學非經也

好學二

【原】六韜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于席之西端于几于鑑于盥盤于楹于杖于帶于履屨于觴豆于户牖于劍弓矛爲銘焉　大學衍義曰漢高帝初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因著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又曰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又曰倪寬見武

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語可
觀乃從寬授一篇　又曰漢武帝詔求能為韓嬰詩者
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
授昭帝　漢宣帝紀曰帝高才好學年十八師授詩論
語孝經　漢書翟酺傳曰孝宣論六經于石渠注曰甘
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于殿中兼平公穀同異上親臨
決時更崇穀梁傳故言六經　大學衍義曰漢光武受
尚書通大義召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數奏
經義帝稱善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引公卿郎將講論
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

養性之術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
疲也　通鑑曰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
五經同異　漢書曰明帝十歲通春秋　原東觀漢記
曰明帝以東海王立為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四
經略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　又曰孝和皇帝章
帝中子也上自岐嶷至于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帝
由是深珍之以為宜承天位年四歲立為太子初治尚
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上以五經義異書
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朝無寵族惠澤淪濡
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　增冊府

元龜曰魏文帝典論曰上雅好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
卷嘗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
惟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
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又曰後魏文帝
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授探
其奧旨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富有
才藻好為文章詩賦銘頌在輿而作馬上口授及其成
也不改一字　通鑑曰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
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幾何對
曰自有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

好何憂不集王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通鑑
曰陳高祖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
　又曰唐太宗身以弓鞬戡亂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
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
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
與討論古今未嘗少怠　又曰唐太宗謂侍臣曰梁武
帝惟談苦空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為戒
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
可暫無耳　又曰唐明皇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滯
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　又曰開元中置

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甚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于國徒為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冊府元龜曰天寶四載明皇讀洪範至無偏無頗而聲不和韻因改頗為陂下詔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每讀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誼三復斯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諧又周易泰卦中無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為陂則文亦會意為頗則聲不成文應

是煨燼之餘編簡隊缺傳授之際差乖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為然終非獨斷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　又曰唐憲宗留意典墳每見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明皇撰開元訓誡帝遂采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鑑者集成十四篇分為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書于屏風列之座右　又曰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　通鑑曰宋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左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　又曰宋太宗銳意文史每讀書自巳至申方釋卷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太平廣記五百卷類選前代文章為文苑英華一千卷帝日覽二卷因事有闕暇日追補嘗云開卷有益朕不為勞也　孝經衍義曰宋真宗咸平二年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于祕閣吏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通鑑曰宋仁宗景祐元年置崇

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等自代昌朝講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又曰景祐二年作邇英延義二閣命蔡襄書無逸篇于屏　又曰宋仁宗慶曆四年帝御經筵因元昊反罷邇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上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先王遺籍為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　宋史曰高宗曰朕居禁中自有日課夜讀尚書率二鼓而罷　山堂肆考曰宋孝

宗謨講官曰進講三朝寶訓幾時終篇朕樂聞祖宗謨訓雖日盡一卷亦未為多　通鑑曰宋寧宗初即位召知潭州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僕從王問為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　又曰宋理宗時朱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又曰宋理宗時召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又曰元武宗時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帝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于庶民皆當由是以行其令中書省刻版摹印諸王以下皆賜之　又曰元仁宗詔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于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又有進大學衍義者令王約等節而譯之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　又曰元仁宗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官譯寫以進　又曰明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觀覽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又曰明太祖初新殿成制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　名山藏曰明成祖語侍讀胡廣等曰朕曩守藩暇好觀易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又曰成祖諭侍臣曰朕愛孔子飽食終日之言宮中恒觀書爾等盛年切莫自逸禹惜寸陰何可不勉

好學三

增乙夜　酉山唐太宗乙夜觀書荊州記曰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　東壁

西崑　右文　稽古　精一　緝熙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元熟殿中詩大雅曰陛碑文王於緝熙敬止　時敏　日新書經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禮園　書圃相如上林賦曰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　畫八卦　惜寸陰上伏羲下禹　終始典學　陟降紹聞上書經下詩經　虎觀石渠　邇英崇政俱詳好學二　訪道崆峒　探書宛委　采玉水濱　刻經石壁　芸編芝檢　玉軸珠囊　銀鱗作案　麗正之藏　奎章之祕唐置麗正書院宋置奎章閣　銅鶴凝香

陸子一編　韓王半部（漢陸賈奏新語　宋史趙普謂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羣玉之峰　天祿之閣（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登崑崙至羣玉之峰上帝之所府　前漢書曰劉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植青藜杖叩閣而進）

朝乾夕惕（易）　日就月將（詩）　勝怠勝欲　制事制心（上出丹書詳好學二　商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學于甘盤　訪于箕子（尚書曰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　洪範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偏論五經　表章六籍（班固漢書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漢書曰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

倪寬授書　桓榮設几（上漢武帝事詳好學二　漢書曰明帝為太子時師事博士桓榮及即位尊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

銳情經術　留意典墳（上唐太宗下唐憲宗俱好學二）　刺作王制（帝王部）

詔藏孝經（漢王吉上疏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唐太宗詔天下家藏孝經　宋史）

炎暑忘疲　風雨不易（上宋仁宗詳好學二　宋史仁宗曰上賢神宗曰上建明英睿隱學）

（島遠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開日一御經筵　邇英講讀風雨不易禁中觀書至于夜分）龍圖閱書　邇英論詩（山堂肆考曰宋真宗景德二年幸龍圖閣閱太宗御書又觀諸閣圖書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惟此圖書自娛耳　宋仁宗慶曆五年幸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帝曰老子謂治國如烹小鮮與此同否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樂此不疲　開卷有益（上漢光武下宋太宗俱詳好學二）　篤好文籍　表章理學（宋鑑通鑑胡新安曰宋太宗于文籍尤所篤好　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天下）

質問經義　善評文體（山堂肆考曰宋真宗幼尚文雅專以講學爲詞爲樂及即位召邢昺孫奭以子史侍講說質問經義　宋仁宗謂王曾曰兩漢書文辭溫雅唐書終不及也曾退謂閣曰上閱經史見前代述作之體且善評定自昔好文之主未嘗留意及此）

進德修業　尊聞行知（上出易經下出董仲舒策俱詳好學）　丹函翠蘊　緗帙縹囊　千聖寶章　九流秘籍（俱出晏殊謝賜書表）

待詔金馬門　會講白虎觀（王褒傳曰漢宣帝講論六藝羣書召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　下漢宣帝事詳好學二）

延鴻筆之士　開詞林之館（文學　冊府元龜）　講大學衍義　進通鑑綱目（通鑑曰宋理宗端平元年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下詳好學二宋理宗）

政畢即御經筵　朝退惟看文字（山堂肆考曰宋英宗聽政畢從進食即御經筵　哲宗時起居舍人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何以消日帝曰惟看文字）

惟好堯舜周孔之道　不爲語言文字之學（唐太宗語詳好學二　朱熹曰太祖不爲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直與堯舜合也）

聚書廣聞見　讀書鑑廢興（帝王部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初爲周將時從周世宗平淮有譖之曰趙匡胤私有車數乘世宗令引入與開之惟書數千卷世宗曰卿方爲將帥當堅甲利兵用書何爲太祖曰無奇以上贊聖德所以聚書者欲廣聞見智慮也　宋太宗謂宋琪曰朕性喜讀書每見前代審興以爲鑒戒）

學于古訓乃有獲　監于成憲永無愆（俱書經）　王昭素講乾卦　崔頤正說禹謨（通鑑曰宋太祖命王昭素講易乾卦　又曰宋真宗命崔頤正講大禹謨）

啓巖洞之儷華　簡金縢之碧篆　啓發篇章　校理祕文（西都賦）

好學四

原　博學篤志通於神明（衛波）　行辟雍之間禮　入小學通孝經章句（東觀）　學於老龍吉（莊子）　受詩于仲翁（漢書）

長大好學 後漢紀 長大勤學 魏文帝典論 喜古學 東觀 明
古學 後漢紀 好古學道 東觀 好古博聞 漢書 耽於典
藝 東觀 垂思典藝 漢書 服膺文藝 虞預晉書 壯大好儒 漢書
好學明經 漢書 垂意經學 東觀 備歷五經 魏文帝典論
兼通四經 東觀 表章六經 漢書 博綜六經好黃老 晉中
興書 備歷諸子 典論 博覽羣書 魏文集 周覽古今 東觀
考合古今 漢紀 博學多識 同 御講堂 東觀 幸太學
志 講論文藝 漢書 正坐自講 稽合圖讖 東觀 手不
舍書 魏志 甲夜讀書丙夜講經 東觀 永夜思經傳 蜀志
武帝 集談士 世說 延儒林 唐書 左右誦書 東觀 求天下

遺書 漢武 遊六藝之圃 司馬相如 外有太史之藏內有祕
書之府 劉歆七略 增 能自得師 書經 求多聞 書說命 高明
光大 詩 董仲舒好學 彊勉 董仲舒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廣廈細
旃 漢王吉疏曰廣廈之中細旃之上明師在前勸誦在後 三餘 靡失 任昉策秀才文注曰
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董遇 出魏略 史記 問道廣成 黃帝 出列子 受學錄圖
憲章六學 漢武 帝王圖籍日陳于前 漢宣帝 出
白虎議 金華說書 王尊曰漢成帝時召鄭寬中張禹朝夕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
息馬論道投戈講藝 東漢樊準光武事出 遊意經藝 東漢樊準明帝垂
意經藝 肯古典遊 羽林並通孝經 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 東漢明帝時 授
經禁中 漢順帝時劉寬以太傅入授經禁中 鴻都待制 通鑑曰漢靈帝好文學引諸生

能文者待制鴻都門下 秋夏讀書 魏武帝 夜讀周禮 唐太宗 親
注孝經 唐明皇出冊府元龜 置集賢院 唐百官志曰開元置集賢院選耆儒日一人侍 學
讀以質史 籍疑義 深言經學 冊府元龜曰唐文宗每對宰臣未嘗不言經學
如鑿井 冊府元龜曰唐文宗時李石夫進士每春秋對策帝曰朕嘗覽之窮鑿之學者如鑿井然
得美水則已何必傷 圖寫尚書於太液亭 冊府元龜曰唐文宗
來然後得也 書寫尚書中君臣事跡於太液亭每 通鑑唐宣宗
命丁居晦書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唐書
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開益智思 通鑑唐明宗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
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 手不釋卷 通鑑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有奇書不吝千金購
之 武臣盡令讀書 宋太祖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 有
國繩鑑 宋寶訓曰真宗景德四年上謂王旦曰經史之文有國之龜鑑保邦治民之要盡在是矣
帝王部

圖書自娛 宋真宗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惟以此圖書自娛耳 雙日經筵隻
日講讀 宋仁宗 禁中自有日課 宋高宗詳好學二 學勿致迂
明太祖冊皇太子文 嗜學無厭 明仁宗

好學五

增 疏 漢樊準勸興儒學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
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
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
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
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
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

雖闕里之化愛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桓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晧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賢鏘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隆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

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疎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增箴宋趙師民勸講箴曰若帝之先於稽古先將以其道格於皇天格天如何謹徽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溫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考正道席上之珍茲惟罔寶天下有帝體元剏制非先聖之舊章不足以秉同文而執司契日中爲市以彗四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罔常帝度其身郁郁乎文彰禮施樂以副皇墳帝出其言穆穆厥啓含仁吐義式諧羣情自天降祥我民既康不觀於經懼先猷之寖忘四彝放命有嚴誓令不觀于經慮大功之未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息虞舜征苗誕敷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爲貴岐昌造周天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雖無老成無譏鄙生之寠陋而略愚儒之淺昧先師之

談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街商彝之談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除而謂寸陰之已速周王之戒經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國或萬機紛然不酌於古道則風紀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差忒不斷于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利明主觀其書可以效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軌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宮之中非贊襄雅奧不足以對嗜慾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之處非啓迪深厚不足以立正事于古語是故可以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

可以爲宗主匪止玩其辭而釋其詁可以觀道可以持身可以對萬物可以臨兆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靖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乎從容晏朝紬繹徽旨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聞始元之間儒臣寖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閒臣復觀承平之烈經術未弛舉儒議前猷制以沒李唐之稱賢君挺生貞觀初治閣元既平東辟羣山儒宗墨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在我太祖神武披攘親駕辟雍真儒有光有赫太宗文武並運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真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爲盛際陛下即位纂承天祿肇開二閣以延儒

服西臨邇英北啓延義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務昔游焉而穆清陳天下之謨須於茲而講肆帝坐甚明天章不秘頒以議道頒以求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增表宋晏殊請宮中視學表曰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講書至秋涼仍舊者運當文治日視講筵以炎暑之盛隆遂紫宸之游息載頒明旨允合舊章伏惟皇帝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御承光之法座臨照九圍奉長樂之慈顏緝熙萬務緬懷三聖軫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識帝模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冊府之儒臣敞金華之經席包周衆說既析于篇題齊魯善言彌勤于聽覽屬南重之屆候恤會升之增勞暫錫假寧晝昭思遇臣等退惟謝賀幸此親逢敢忘矇瞽之言仰效涓毫之助切以四方無事百度允釐宮禁之間穆清多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學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大義閒揮仙翰式就神功彰睿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賦如此則崇紡景福贊明主之保邦蘇夏仰瞻識大朝之垂敎

增序唐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曰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鬼神用之邦國則百官以乂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瑾戶牖而覩遐方故先王

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綸四海是以刊之金石與天壤而相弊書之竹素與日月而俱懸者莫尚于此爰自卦啓龍圖文成鳥策墳典開其緒丘索導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誥若覆簣之爲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阼而又闕里自衛將聖多能損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繫星辰而振河海郁郁焉鼓王風于九合誾誾焉闡儒門於百代旣而雅道雖廢學者未衰挾冊如林遂偶縱橫之運懷經成市俄屬坑儒之災下土怨咨上天廻眷咸樂基命懸賞而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啓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

求古文於孔壁專門者重閣收竹書于汲冢異說者無遺遂乎有隋失御羣凶競逐碎雍蔓于荆棘延閣殫于煨燼孟堅九流與川瀆而俱竭弘度四部隨岳斂而分崩淪中許下博古洽聞之生盡珍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文咸殘逸矣皇帝仰膺靈命俯叶萌心智周乾坤之表道濟宇宙之外操參伐而清天步横崑海而紐地維橐弓矢于靈臺執贄者萬國張禮樂于太室受職者百神蒼旻降祥黔黎禔福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闢崇文之館楊班與潘江霧集搢紳先生聚蠹簡於內輶軒使者采遺篆于外刊正紛其朱紫繕寫埒于

丘山外史所未録既盈太常之藏中經所不載咸積秘室之府比夫軒皇兖委穆滿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秘閣何異乎牛宫之水爭浮天于谷王蟻垤之林競拂日于若木也帝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賾紆樓船于學海獲十城之珍駐羽蓋于翰林搴三珠之寶以爲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則七略殊致自非總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同其轍則萬物雖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遠可以同聲然則魏之皇鑒登巨川之濫觴梁之徧略標崇山之增構歲月茲多論次逾廣類苑耕録齊玉軑而並馳要略御覽揚金鑣而繼路

雖草創之指義在廉也而編録之內猶多遺闕並未能絕雲而負蒼天杜罻羅之用激水而縱溟海息鈎餌之心帝乃親紆聖情叫留元覽垂權衡以正其失定準繩以矯其違頒天網于蓬萊網目是舉馳雲車于策府轍跡可尋述作之義坦然筆削之規大備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士廉等範綱素則一字必包衆殘鼓則片言靡棄同茲萬頃胯埒自分齊彼百川派流無壅討論歷載琢磨云畢勒成一家名文思博要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極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人神之際在焉昭昭若日月代明于下土離離若星辰錯行于穹次斯

固墳索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爲閎者尚其道德爲家者尚其緐道足以仰觀千古同義文之爻象俯觀百王軼姬孔之禮樂並止劍石漢京懸金秦市比丘明之作傳侔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增 賦唐李程漢章帝白虎殿觀諸儒講五經賦曰漢章帝以文教式孚象德崇儒倣石渠徵校文之所配白虎集青衿之徒于是發明詔下皇都宏辯者憤憤悱悱博議者雲萃風趨所以贊揚政理探討典謨爾其高觀洞開鴻儒四會揔古今之美爲皇王之最八索九丘之籍理析異同三墳五典之書義分小大舉兩端而擬議與

自代而沙汰實鈎深而索隱汎致遠而情高信積學而無倦豈待問而有勞談柄乍揮振冠蓋之岌岌詞源忽注瀉江海之滔滔

【增】詩　明魏觀大本堂詩曰翠葆葳蕤九鳳旗東華遥望立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宰衛輪班虎豹馳月繞珠簾陞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上玉墀　黄佐奉命充經筵講官詩曰春風環珮集羣仙回首瀛洲二十年院柳綠垂鸞駕外宮花紅入鳳池邊曉承綸綍開經幄夕佩蘭英拱御筵青瑣赤墀聊復爾璇題珍館故依然三階瑞氣臨黃道六籍榮光出翠川祖武直從高帝始人文還羨孝皇前座臨北斗雲霓酒簾卷南熏協舜絃長樂賜來雲錦艷上林挙出露桃鮮賡歌正值光華旦下拜同瞻咫尺天遥望帝城珠樹裏金華涼月夜娟娟　于慎行經筵進講詩曰延英別殿倚平臺問道恭承步輦來講席平依丹地轉經函近對御筵開疑旒睟穆問天語委佩從容列上台聖學方隆恩禮茂儒臣長此奉康哉　楊慎經筵紀事詩曰經帷當日表講殿直天中鵷鷺隨多士貂蟬列上公墀聲分嘒嘒爐影拂幢幢湛露晞蘭省卿雲爛桂宮蟻浮仙酒綠鶴翥錫袍紅晉晝延三接堯昊達四聰衣香芬玉

藻履跡卬璇穹觀易三陽泰陳詩萬國同寵高梁授簡恩濃漢臨雍奎聚占乾象研書識帝鴻羽陵無蝕蠹元閣謝瑀蟲瑩德同金礪溫規借玉攻康瞻休氣近鐘叩德音隆卷帙叨從事箴裾僂在躬涓塵何補助海岳自深崇敬詫梧桀力還歌吉甫風

尊師一

【增】玉海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顓帝師伯夷受學於錄圖高辛師伯招堯師子州支學君疇舜師許由學務成招禹師大成摯學西王國湯師咸子伯學於伊尹高宗學甘盤文王師太公望學子期武王問丹書于尚父訪洪範于箕子學虢叔成王師周公學有緝熙于光明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

冊府元龜曰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項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　又曰成帝爲太子時從張禹受經後張禹老病乞骸骨帝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盡

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十萬雖家居國家每
有大政必與定議焉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
帝親拜焉牀下　大學衍義曰漢明帝爲太子時師事
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
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
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
之後三雍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
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
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
爵關內侯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時桓榮每疾病帝輒

遣使者存問大官大醫相望于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
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
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榮卒帝親自變服
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
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　又曰初明
帝爲太子時從包咸受論語及即位每進見賜以几杖
入朝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
帝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嘗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
增于卿及病篤帝親臨視　通鑑曰漢章帝爲太子時
受學于張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

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
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冊府元龜曰晉明帝即位以
東宮時師傅尤宜加敬乃下詔曰孔子有云雖天子必
有尊也朕將祇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羕
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王敦司空即丘子王導
道高邈勳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侯訓
保朕躬忠肅誠篤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
書疏儀禮一如東宮故事　大學衍義曰唐明皇命馬
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
別館道遠聽于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冊府元龜曰唐德宗居春宮張涉爲侍讀及即位之夕
召涉入宮庶政大小皆咨之恩禮甚崇多所弘益　通
鑑曰周太祖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
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元史[illegible][illegible]曰世祖命裕宗學于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
裕宗做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
其敬師若此

尊師二

原 能自得師者王書　尊師重道　承師問道漢書　好
學尊師東觀　天遺師六韜　天受師書　學于老聃莊子　師

于風后（春秋內事）師事于咸（東觀）拜于牀下（桓榮）增 號褒

成君（冊府元龜曰漢元帝為太子時孔霸以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及即位徵霸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賜安車駟馬（漢成帝事詳尊師一），孔師金友（冊府元龜曰漢平帝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天子執業（漢明帝事）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漢明帝）備弟子之儀（漢章帝）闕門乘肩輿宮中乘馬（唐明皇事俱見尊師一）

謙讓一

增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七年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東觀漢記曰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

應朱草萌生陛下情存損抑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嘗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宣故史官罕得記焉 冊府元龜曰明帝永平十五年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石足矣 又曰晉宣帝嘗戒子弟曰盛滿者家道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庶可以免乎 又曰後魏孝文時北海王詳慶賀平沔北帝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暫勤沔北數城並皆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又帝

有事于方澤帝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天雲陰密行人差得無斃咸陽王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靈物凝彩雖復雨師灑道風伯清塵豈過於此帝曰伊洛南面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 又曰唐高祖初即位每自稱名與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昔晉元帝嘗與朝臣共坐王導奏曰太陽俯同萬物欲使蒼生將何仰照今至尊自卑居羣下何以自安帝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同臥乃至加足于帝腹諸公並舊齒名賢平生親友今雖應天受命而夙昔之志何以忘之連榻同餐適盡歡愛公宜勿

謙也 又曰太宗貞觀六年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手詔答曰卿所論太高但朕甚寡薄恐有識者窺卿為後人所笑卿睹朕之始未見朕之終宜付祕書若朕能慎終如初則可為也如違此道不用後代笑卿焉 唐鑑曰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又對且曰帝王內蘊神明外當元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矣 又曰代宗為廣平王天下兵馬元帥受命東討將行百僚拜送于朝堂帝答拜既出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登車觀

者美之　又曰周太祖初踐阼志懷謙抑藩岳老臣多不稱名與鄆州高行周詔即呼齊王行周上章稱讓　又曰周世宗顯德二年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以下食于萬歲殿帝曰兩日以來至甚寒凍朕于宮闈之中食珍美之膳但以無功及民何以仰荅天貺雖躬親庶政日覽萬機亦恐無以勝任當須手執耒耜與民同力不然親當矢石為人除害少可自安耳又曰朕不為賜卿等食因事與言實自責也　又曰世宗顯德三年帝謂侍臣曰昨觀有司進呈取定本年正旦御殿衣冠鎮圭覽之不覺驚懼且恩信未及于天下德澤未洽于兆民何以堪此盛事宰臣奏曰陛下兢慎如此何慮恩德不及遠人哉　孝經衍義曰宋英宗初爲皇子奏十餘上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

謙讓二

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以貴下賤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易並　謙受益　神農治天下不以智自貴　放桀南巢惟有慙德書　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　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書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　尚賴匡救之德　未及師保之訓書並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不聰敬止日就月將

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詩　於乎一人不盈于德　歸福朕甚媿　見鄉人便慙　汗七十二代　屈己之明　虛靜自愼率心成諒　仁順謙懿允恭克讓　讓德于天　辭爲天子退爲匹夫　堯讓許由　舜讓善卷　禹讓稷契　湯讓務光　舜避丹朱　禹讓商均　湯讓三千諸侯　武王讓岐封　南鄉讓者再漢書　乃呼私奴命駕返閭晉書　不矜不伐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增 特執撝謙　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老子　侯王稱孤寡不穀策顏斶曰侯王稱孤寡不穀……非下人而貴士歟　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漢武帝詔賢良　抑遜稱虛碧　自稱德薄　帝自稱名　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　熒九尾狐

恭敬一

增 淮南子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　王通曰古之賢王敬愼所未見竦懼所未聞刻于盤盂勒于几杖若有常念動無過事　朱熹封事曰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

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于有司之法而無纎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　魏了翁上理宗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痌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虎賁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朝譬民在甸夷隷

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而自朝昃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少居外之時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　元許衡曰凡人之情敬愼于憂危惰慢于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

恭敬二

增　志林曰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愼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　漢徐幹曰唐堯之帝允恭克敬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爲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爲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爲仁焉　眞德秀曰文王之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

然持守之功未嘗斯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未嘗有猒倦之心而嚴于自保常恐宴安怠惰之私萌于中邪辟媟易之風設于內也斯其所以爲純一不已歟　又曰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爲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于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爲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豫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視以爲法而日勉焉上敬

天下敬民則遊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飲培養厚而根本
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賴福之源受壽之基也　唐
太宗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
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
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愼終如始則善
矣　通鑑宋孝宗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
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以便觀
覽名曰敬天圖　名山藏曰明太祖謂侍臣曰驕凶德
也田子方所論朕謂不然君子以恭敬爲本

恭敬二

原　惟王之共　嚴恭寅畏　接下思恭　小心翼翼
畏天受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敬愼威儀維民
之則　見五耦而式過十室而下（說苑）　天子適諸侯
必謁其祖廟　增　聖敬日躋（商頌）　上帝是祇（商頌）　敬勝
怠者吉（太公丹書）　敬者萬世（太公丹書）　愼戒必恭恭則壽
帶銘　敬以先時（武王銘）　執競（詩經執競武王）　欽崇天道
書經　肅雍永享（漢書）　夙夜敬止（詩經）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詩經）

威儀一

增　漢書匡衡曰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
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
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
義可遵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唐鑑曰
唐主使李密迎秦王世民于豳州密自恃智勇功名見
上猶有傲色及見秦王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
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又曰唐宣宗臨朝接對
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
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復怡然曰可以閒語矣令狐
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
不汗霑衣也

威儀二

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詩經）　正位凝命（易經）　臨朝淵嘿尊嚴若
神　矜嚴方厲　威而不猛　動容進止聖表有異（漢書）
（前略）容止可觀　儀刑可象　長美風安　舉止端詳
簡文帝　增　顒顒卬卬如珪如璋　令儀令色（詩經）　聲爲
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大禹）　雍容垂拱（聖主得賢臣頌）　皇
度　聖容　行不變玉（東京賦）　劉公
天人　雅

有屈采

寬惠一

增 荀子曰凡節奏欲陵（也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又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冊府元龜曰皐陶稱舜之德曰御衆以寬夫宅四海之富居兆民之上固宜恢含垢之度廓包荒之量垂旒塞纊靡極其聰明天覆地容用示于廣大然後一眚者不掩其美小過者無累其善跅弛者得盡其能悻直者咸竭其慮勳舊有以自保反側以之獲安詿誤者維新狂簡者蒙宥百揆時序萬邦咸懷君子之德于斯為盛矣

寬恕二

增 冊府元龜曰漢高祖時范陽人蒯通嘗說齊王韓信背漢信不聽後天下既定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乃詔齊召蒯通通至帝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捷足者先得焉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可殫誅耶帝乃赦之　又曰吳王濞怨

望稱疾不朝使來輒繫責治之後又使人為秋請文帝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帝與更始于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　又曰光武時尹敏為郎中辟大司空府較圖讖敏因其缺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問其故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臣不自量竊冒萬一帝深非之竟不加罪　又曰漢章帝時孔僖崔駰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為善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駰默然不對郁怨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乃上書自訟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內史　又曰魏明帝太和二年幸長安及還雒是時訛言云國有大故從駕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群公盡懼及帝還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又曰晉武帝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為益有司奏免

秀官帝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古之所難交鬬之事詶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　又曰後魏孝文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羮傷帝手又曾于食中得蟲並笑而恕之　又曰孝莊時溫子昇爲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録尚書事將加捶撻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黜之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能爲此使相放黜乃寢其奏　又曰隋文帝時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　又曰唐太宗嘗辟人從兩騎幸故未央宮遇一衛士佩刀不去車駕至惶懼待罪太宗謂之曰仗司之失非汝之罪今若付法當死者便數人我所不忍因赦之　又曰唐太宗時李靖破突厥迎隋蕭后于京師初有突厥降卒言中國有人潛通書啓于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鞫之帝曰往者國家未定匈奴侵擾愚民寡識或當思念今天下寧一反側自安既往之愆不須問也　又曰開元六年十月貝州人張希嶠上表不經詔曰詞義鄙淺有同諧弄據其不遵理度固合與罪恐後來正眞其謂我何故特矜愚不寘于法　肅宗至德二年元帥廣平王將收西京王當闕不乘馬管崇

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御史大夫顏眞卿彈之帝曰朕兒每出朕一一教示之其何敢失禮崇嗣老將患脚朕欲優容乃自晚諭之狀還眞卿　代宗大曆八年渤海質子盜脩衮龍擒之詞云慕中華文物帝矜而舍之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紀綱大壞朕嘗思之惟賞罰不濫即是寬政　通鑑曰元仁宗時晉寧民侯喜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歎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罪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父母不絕其祀　名山藏曰明太祖時都督僉事王廣坐事當死自訟于上前上曰知自訟其將復爲善貸之　又曰明成祖諭六科給事中云爾等疏駮奏牘一字之誤亦皆喋喋毛疵甚矣文書委積人之精力豈無時獘自今奏内有數目日月等字錯謬者從旁改註印蓋之不必以聞或奏疏中乃至有不稱臣者上曰下豈敢慢上哉或猝遽漏書亦傍增之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獘當革何利當興當歷舉以言如此細故可略也　又曰明成祖時有犯法者當黥上曰宥之人孰不可與自新墨其身且息其心　又曰永樂二年刑部言軍士初犯法者蒙宥小人作過全無戒懲上曰朕戒怙終初犯固可恕也　又曰永樂四

年侍臣有言強盜劫人多減死戍邊恐法寬無以示懲
上曰朕憐其初非得已又冀其終能改過　又曰明憲
宗夙興視朝但遇雨雪輒放常參官而不廢引奏隆寒
盛暑或減奏事以恤衛士侍立之勞

寬惠三

增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皇
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　原惠鮮
鰥寡　子惠困窮　代虐以寬　寬而有制並書　損上
益下民悅無疆　易簡之善易　菀彼桑柔詩　寬以
愛人　寬以濟衆　撫民以寬　文王惠和　布惠于

民　王命于專周禮　施德惠　施惠振窮子産　次弘博
施　德施周普　施祿及下　恩無不逮　以恩悅人
澤潤生民　澤及天下莊子　四海渥澤任昉　德澤洋
溢東觀　澤如時雨　元澤滂流　惠澤播于黎苗　潤
八紘劉公幹詩　增垂溫文選褚淵碑比尹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威　惠浸萌
生顏延年曲水詩　昆蚑感惠張協七命　去煩蠲苛四言德論
豐施顏延年曲水詩御覽豐施　飛仁風以樹惠曹植魏德論　播醇澤
以釀味鄭淳沈約命述　御衆寬簡唐高祖　錄功棄過唐太宗
細故可略明成祖訓寬惠二

納諫一

增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　書伊訓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書
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　書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又曰惟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書無逸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詩大雅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又曰上帝板板下
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
未遠是用大諫　孝經諫諍章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
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

其國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司牧之勿使失信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
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
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左傳晏子曰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
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
心　國語召公言于周厲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進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或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朝夕以交儆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國語范文子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　韓非子曰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于用而難于言寬仁之主其諫也不難于言而難于用　申屠剛曰明主之資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　陸贄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繇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于是置敢

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晉文聽輿人之誦而伯業興虞帝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學之高躅也　又曰大雅有詢及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議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惟善之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輕溺于所欲信旣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旣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言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是虧天下之理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于近務大者必辨于微將求博采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又曰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盡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豈徒從諫不咈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判非不以下體而不采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

賤品而不詢故幽遠必達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　李絳曰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懼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止十二耳何哉干不測之禍致身不利耳顧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　范仲淹曰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　司馬光曰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力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臣以

爲今日所宜先者莫如日下詔書凡朝廷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盡情極言陛下于其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其狂鄙愚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雖身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　又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蔡襄曰臣切思任諫非難惟用諫之難縈擢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摘回邪擊權倖思所以

報效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　歐陽修曰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誚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有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　秦觀曰人主之于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

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聽聞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　明太祖曰眞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于忠己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于己難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爲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自來

納諫二

【增】書舜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書益稷篇曰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　中庸子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　書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啓乃心沃朕心 原 漢書叔孫通傳云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 增 漢文帝紀曰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通鑑曰漢成帝時朱雲上疏請上方劒斬佞臣一人頭因指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大呼曰臣得從龍逢

比干于地下足矣上意解後請脩檻上曰留之以旌直臣　漢書曰光武時車駕西征郭憲諫不從憲乃引刀斷車鞅光武怒及潁川兵起回駕帝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魏書曰高宗時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 原 晉中興書曰元帝及遷鎭建業以顧榮爲軍司馬禮接名豪設官分職隱恤士庶百姓歸心初性好酒王導深以爲誡乃命左右進觴躬引覆之自是不復飲也 增 唐書曰高祖即位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

諫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須示遠近　又曰高祖時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之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大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　通鑑曰唐高祖時上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上曰今日畋樂乎對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未足爲樂上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于臣則狂于陛下則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爲耶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

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則非宜也臣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亦已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又曰唐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帝善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元年令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有失輒諫　又曰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諫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

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公輩宜用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又曰唐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劉洎諫曰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衆庶何階仰荅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頃爲社稷自愛上飛白荅之曰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神形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又曰唐開元時上或小有過差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于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冊府元龜曰明皇東巡宋璟爲留守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股肱耳目今將巡雒爲別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帛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戒終身　通鑑曰元英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名山藏曰永樂元年詔百工技藝凡利國益民之事皆許陳奏　名山藏史臣贊孝宗曰臣下逆耳苦口之言紛然雜進而含容茹納未嘗輕有罰謫

納諫二

【原】懸賞（齊威王出令[illegible]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illegible]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省刑（[illegible]）三諫　五關（[illegible]）開予　虛己（禮曰[illegible]虛己[illegible]）虛受　能改（[illegible]）下車　止輦（[illegible]）拜昌言　容直辭　求諸道（[illegible]）稽于衆（[illegible]）立諫鼓　建善旌　非用一言　泣思三責（[illegible]）堯設誹謗之木　舜懸招諫之鼓　詢茲黃髮　詢于芻蕘　【增】振鐸　設（[illegible]）轉圜　昔檻（[illegible]）引裾　斷鞅（[illegible]）寤寐嘉猷　延佇告實（[illegible]）幸得善言　因思至意（山堂肆考[illegible]君獵見白雁羣欲射之道有行人雁羣駭因怒欲射[illegible]）罷黜方士　宥釋俘囚（[illegible]）召還元齡　悔責彥博（通鑑曰房元齡以微過譴歸第褚遂良言于太宗曰[illegible]）

贊聖功罰死浪衆逆賢立政元勳為局奈何以小過不辛
勳舊帝即召還之唐太宗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又從
稱旨帝責之溫彥博曰孝孫雅士乃使之教宮人而又
而責之臣竊以為不可帝怒曰朕寘卿于腹心而人為
丞遊說耶彥博曰臣言皆私曲耶止陛下負臣非臣負
陛丁帝默然而罷明日曰納諫難矣朕責彥博深悔
之海

比諸弦韋　列為屏幛通鑑唐太宗以魏徵諫奏書之屏手詔褒美

文買之凡於家上十者以施於川屏數加以
列為屏幛

蕭鈞直諫議通鑑唐太宗時蕭鈞為諫議大夫盜左藏物上命屏

李絳真忠臣通鑑唐憲宗時李絳面陳吐之

兒之顧侍臣曰比真諫議大夫也作色

陝承華傳橫臣切諫上之時李絳所言皆

下置而臣曰忠切之地若作色口唐憲宗太過李絳直

言之所而陛下服心乃臣之也發身御史言是臣負陛下

人臣所不能言則陛下負臣也上怒不解言之所言皆

真忠臣也

批逆鱗　逼猛虎思上至唐意高祖詔下詳前事向以

貞觀政要論五詳

諭納諫

帝王部五

淵鑑類函卷五十二

納諫

納諫四

增尚賴匡救之德　繩愆糾謬原從諫則聖　從諫

弗咈書尚

從諫若流漢紀荀悅　聞諫若甘味唐子云聖人聞諫若

甘味思者聞

聽規自防詩毛　好謀能聽漢書高紀　訪問

諫若茶食

善人傳左　以虛受人易　予違汝弼書　飢渴直言

堯有獨室之問　總街之庭　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

謀帝台篇

鬻子云禹有教寡人以事者振鐸所以事務云鐸木舌也所以為教令也

言者以振鐸也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又云鐘金聲也以義者擊鐘也合於欲

語寡人以憂者擊磬又云磬樂者悲聲故憂者擊磬也

寡人以道者擊鼓故動合于道也又云鼓以動物

令趣銷印良傳漢張　教

揖酈生之說　納子房之策功臣論漢叔孫通傳

納諫二　徵書屏風　後漢書　覆觴不飲

急壞複道　增狂

納諫五帝詳

夫之言聖人擇焉　合而聽之則聖　管子曰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

魏徵嫵媚　粘之屋壁　通鑑唐太宗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　通鑑唐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

聖

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面從之言乃面從我無君臣不從何也

事舜之志耶上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其嫵媚

霽威　辭色愈

沈靜幾在側事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有所糾正時

溫　通鑑唐太宗時魏徵每犯顏苦諫不為霽威及召對失大

何也徵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

其辭益切上為之霽威

羣臣顏色上忽謂曰是可畏

念關龍逢之死　通鑑唐太宗謂侍臣曰昔關龍逢之死

諫而死朕每念之未嘗不悲之

宜常為朕思之

郃王　見公羣公也何

君臣不相保手寶此三鑑　通鑑唐太宗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

今魏徵殁朕亡一鑑矣

焚香盥手讀諫疏　冀聞讜論

開元中相張九齡上書以盥手讀之

必焚香盥手讀之

余世宗謂宰相曰朕每夜讀羣臣奏疏

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　好直則德廣好諫

則過增

原賞諫梅福請賞漢梅福上書曰天下之士有上書言事者秩升斗之祿賜以束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朝矣

魏公勸諫魏太宗欲破魏公實賜公一鎰

表裏昭然可謂安危之計故相賞也後勿為常

乘危從之雖勝亦不可為

前諫萬安之計故相賞也

君宜賞恩　不匡其上尚或有刑　能盡其忠豈宜無

臣苟直諫

賞　臣道貴忠　國章勸賞

增賜絲通鑑唐太宗以魏徵辛為洛陽宮

蜀巡幸罷給事中張元素諫即爲羅役仍賜元素絹二百匹 賜蘭陵公主園 通鑑魏徵對唐太宗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以導之使言也 賜黃金廏馬 通鑑唐太宗時魏徵上十漸疏上賜黃金十斤廏馬二匹 賜金紫 通鑑宋太宗修正殿頗施絲繪謝泌爲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卽日令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官左司諫 賜金織帶帛 通鑑元英宗元年帝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于宮中設宴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進諫帝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卽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帶帛

原 拒諫及霤 士會諫晉靈公公復諫三進及霤而後視之曰吾知過矣 大臣怨 周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注曰以用也 君子去 觀子曰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故君子上不敢危君下不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 不聽則逃 禮曰爲人臣三諫不聽則逃之 諫者有刑 莫敢致諫 誦言如醉 詩經註曰聞與議之言說若醉言不好也 禮許逃亡

[illegible] 不可則止 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不可則去 諫輒招危 言以取罪 逆忠直比顏童 忠讜杜口 諫諍絕路 不從逆耳之言 以致噬臍之患 忠諫者謂之誹謗 深計者謂之妖言 違宮之奇之言虞不臘矣 拒伍子胥之諫吳爲沼乎 秦違蹇叔之言而師敗 陳愎洩治之諫而國亡 洩治死之魯史書罪 微子去矣宣父稱仁 增 剖心 [illegible] 焚皇圖 冊府元龜曰關龍逢建東[illegible]以爲妖言焚皇圖而殺龍逢 殺此田舍翁 通鑑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 積忤生憎 通鑑唐開元時楊相如疏曰忠正者多忤意積忤生憎邪佞者多順旨積順生愛此親疎

之所由分也 防口 逆耳 輕已 賣直 通鑑唐德宗嘗曰蕭復之輕己姜公輔爲賣直 立仗馬 通鑑唐天寶時李林甫爲相欲蔽人主視聽謂諫官曰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

納諫五

增 詔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廷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又因日食求言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十五年又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閒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勠力以異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并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者此大

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于篇朕親覽焉

曾肇元符求言詔曰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幾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數奏以言輔予不逮矧太

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災非藥石之規孰開朕聽況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亦可采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媺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于鯁論嘉謀唯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虛文尚悉乃心毋悼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于合屬處投進在外許于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遐邇咸知朕意

【論】宋蘇洵諫論曰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

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

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
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
【增】唐王起諫鼓賦曰先王懼五諫之或替恐四聰之
有蔽爰立鼓于朝得爲邦之制臣之擊也將宣補袞之
誠君之聽焉是叶從繩之契所以臨下國所以承上帝
豈鼖鼛于金奏之間坎坎于宮懸之際亦既戒止居然
可分契無私之路彰不諱之君猛虡趪趪以特立直言
謇謇而必聞借如明明哲后輔以賢佐懼德化之失虞
政刑之隋必佇斯音用補其過乃有閭閻之闕諤諤如
林或匪躬自致或造膝來箴叫帝閽而九重猶遠獻工

藝而一人且深于是伐茲鼉鼓般爾雷聲作援枹雖假
下臣之手聞黈纊終沃大君之心豈表識于作礪將思
度于如金　柳道倫進善旌賦曰帝堯有君人之大德
恢理國之令圖將啓納善之懷于四方之士乃立進善
之旌于五達之衢所以訪政化之本招賢俊之徒告善
員來故進而無妄聞善必納信言而有孚類諫鼓所陳
同謗木之設彼思聞過而遷善此俾明善而就列善既
陳而一人有慶旌既立而萬姓咸悅寧同旟旐之翩翩
寔貴于旌之孑孑九達之上大逵之中直影而晴分穩
日孤懸而畫引祥風置之則上德下布就之則下情上

通既至者固當授之以祿將來者不假招之以弓此自
陶唐氏制乃有常張而不弛嶷然而孤標獨立迥爾而
中立無制示華夏則綏之斯來化要荒而罔不率俾厥
旌既陳盛德日新使樂善之儔得因旌以進知建旌之
意固惟善是親可以光被區宇統和天人比垂衣于百
代異舞干于七旬繇是廣達四聰必徵片善咸望雲而
就日若風行而草偃求其善理知百寮之師師采其善
言得王臣之謇謇　楊迥禹拜昌言賦曰大禹君臨勤
求意深苟一言之入耳必栽拜以明心所以旨酒盈前
莫縱彈絲之響美詞將貢俄聞撼玉之音豈不以詢彼

芻蕘防乎驕逸既可大而可久亦無固而無必嘉謀乍
聽當業業以折腰直語纔聆復虔虔而屈膝蓋以廣乎
所見求其所聞欲使善惡之源自別賢愚之路斯分況
乎傳舜之規受堯之命得不固社稷根本察風俗利病
是以臣不諫君兮非曰忠君不能納諫兮非曰聖執至
理以垂教采昌言而化人苟有言可佐王道正人倫陶
也不得不進禹也不得不遵所以聞妙略以開容掩冕
旒而拂地覽宏謨而致敬低珩珮以鏘身懼溝洫之未
通憂禮樂爲將壞以正直爲龜鏡以忠讜爲規戒是以
臚昌言兮不可不陳聞昌言兮不得不拜遂使共守丕

兆上光帝基若魚水相逢之日同雲龍會合之時符郊
時以陳儀固難比矣望行宮而設禮曷可方之

御製一

增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揚子雲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
言　漢儒林傳曰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宋呂祖謙曰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軸
斵以陰陽之斧斤濯以江漢之波瀾掞以雲漢之黼黻
日月雷霆嵩衡岱華郊墟藪管來往筆端　洪邁曰古
今作者多矣惟廣大高明闓闔造化然後足以爲帝王
之文章帝王之文章準矣惟經緯天地鼓動萬物然後
足以盡聖人之能事

御製二

增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
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夏侯
元辯樂論曰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佃漁天下歸之作
網罟之歌　又曰神農氏教民食穀作豐年之詠　史
記正義曰黃帝道書十卷　後漢志曰天文星官之書
自黃帝始　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之

國語曰衛彪傒曰武王克殷而作詩以爲飫歌命之曰
支以遺後人使永監焉　大戴禮武王銘十七章　穆
天子傳曰南游于黃臺之丘獵于鈃山天寒雨雪有凍
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　漢高紀曰上破布軍還過
沛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上擊筑而自歌
大風歌也　隋志曰漢高祖手詔一卷　漢武紀曰五年冬
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自尋陽浮江親射蛟
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玉海曰晉明帝集五卷簡文帝集五卷宋武帝集二十
卷文帝集十卷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唐太
宗集四十卷高宗集八十卷中宗集四十卷睿宗集十
卷　中興書目曰明皇詩一卷凡五十七首　唐紀曰
貞觀二年著金鏡述以示侍臣　冊府元龜曰貞觀十
一年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上曰公等各賦一事太宗
賦尚書魏徵賦西漢　中興書目曰帝範二卷太宗撰
舊紀曰開元八年幸薛王業第置酒宴樂帝賦詩有
棠棣鴒原之句　李光弼傳曰拜河南副元帥鎮泗州
帝賦詩以餞　金石錄曰明皇注孝經四卷道德經二
卷　山堂肆考曰唐高宗因許敬宗作股肱論　德宗
作君臣論賜杜希全　玉海曰宋太宗御撰文字總十

八部合二百十四卷眞宗新編御集百二十卷仁宗御製一百卷神宗御製凡九百二十五篇爲九十卷内四十卷皆賜中書密院及邊臣手札高宗御集一百卷實錄曰宋天禧三年上以青宫紀要事有未備乃博采羣書爲承華要略二十卷　雍熙五年三月召近臣賞花宴後苑上臨池釣魚命羣臣賦詩應制者三十九人上亦賦詩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視學詔塑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于孔顔座端　太宗作懲邊詩賜近臣又作詩賜趙普　眞宗著祥瑞勤政二論春秋要言又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又作寬財論　仁宗出敬器陳于邇英殿諭丁度等曰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正道因作敬器論　慶曆四年御邇英殿出危竿論二篇以述居高謹危之意　神宗嗣位之初司馬光首進資治通鑑既爲之名又爲之序　高宗製中堂詩賜張浚又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子贊金芝詠損齋記聖政序其記損齋也以清心寡欲省徭薄賦爲主　孝宗著用人論　理宗作十三聖賢論訓廉恤刑二詔及中庸大學二贊　元詩選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有作　明紀曰太祖御製文集五卷有醉學士歌閱江樓記皇陵碑登極詔皆其卓然者也　仁宗御製集二卷

宣宗天縱神敏遜志經史長篇短歌援筆立就　嘗作祖德詩九章　作招隱歌其敕曰使幽遠之賢皆知朕志庶幾幡然有奮起者卿等爲國重臣特示觀之　作喜雪歌其敕曰朕後五日之夜大雪迨旦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之歌　作猗蘭操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託爲此操予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擬作焉　又作捕蝗詩憫農詩減租詩以賜羣臣　又作書媿詩以賜户部尚書夏原吉

御製三

增 丹書　翠球　黄帝作丹書其詞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宋均詠序東封聖製頌曰能舉翠葆封勤于賓文翰敘作詠彰施于華茂　棡鼓　叢雲　谷笙曰黄帝征蚩尤于涿鹿作棡鼓之曲棡鼓者軍中警備也　古今樂錄曰舜之時八風循道卿雲叢聚

秋風　晨露　漢武秋風詞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余景安樂書曰晨露湯之歌也

神人暢　孝慈錄　古今樂錄堯郊祭天地神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爲害命子救之堯乃作神人暢其詞曰清廟穆兮承予宗百僚肅兮于寅堂醫誥進福求年豐有響在坐戒予爲害在元中銳哉昊天德不降承命以佑爲寫中宮虞帝遠曰神人暢堯所作　明紀太祖以父母之服通制爲三年著孝慈錄

襄陵操　瓠子歌　古逸詩禹治洪水上會稽作襄陵操曰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咨三過吾門不入洪瀆血志武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悼其

功之不成作歌詩二章詳水部、黃歌斷竹　謳詠大唐古逸詩劉勰云黃歌斷竹
質之至也註黃謂黃帝其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古肉字又吳越春秋越王問陳音曰子善射道何所生音
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而作斷竹之歌其詞云云
樂書曰大唐帝嚳之歌也文心雕龍又云堯有大唐之詠　八伯咸進　三傑竝
登尚書大傳曰帝歌卿雲八伯咸進唐宋璟傳開元十七年以璟爲右丞相與左丞相張說太子少傅源
乾曜同日拜詔太常設飮以宴百官于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始作八卦　手揮
五絃上詳之二琴古今樂錄舜歌南風之詩　堯戒一卷　武造二
篇隋志堯戒舜禹一卷漢志武帝所自造賦二篇　成周儀鳳　祥符觀
龍古今樂錄成王時鳳皇翔舞于庭王乃作神鳳操宋紀祥符三年于茅山獲龍長二寸腹如
紋御無懼帝作觀龍詩送還茅山池中　風起雲飛　金填石刻漢高大風歌詳
帝王部

玉海云唐貞元七年帝以幸章敬寺賦詩京尹薛珏請刻于石而填以金從之　禹記峋嶁
武銘刀劍徐靈期衡山記曰夏后導水通瀆刻石書于山之高史記曰武王爲滿于席之四
戶牖刀劍銘焉　紫庭黃竹　朱雁白麟神鳳擇日國皇翔兮于紫庭
作黃竹詩漢武紀元狩元年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歌太始三年作朱雁歌　丹函翠縕
綈袞細囊晏珠鏤劃太宗御製表曰丹函翠縕觀先聖之寶書同上綈袞細囊作九州之以
籍　首倡柏梁　持示韋綬漢武作柏梁臺詔羣臣作七言詩乃得上坐帝首倡
曰日月星辰和四時玉海曰唐元宗九日爲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即遣使馳往　給筆
屬和　題笏以賜唐紀貞元四年宴百官于麟德殿帝製序及詩以賜于是給御筆仍命屬
和唐紀王起傳加起皇太子侍讀文宗題詩于太子笏以賜　輦中攬筆　雲裏揮
毫實錄曰貞觀十九年御步輦而行命攬筆于輦中爲詩宋紀淳熙元年上御乾元門樓觀燈夜漏初上

宋雪忽降上謂宰相曰可各賦瑞雪滿皇州詩以爲歡樂　問釣魚人　餞秉鈞者
宋紀云呂端參知政事眞宗召至便殿語必移時呂端已爲相會宴後苑上作釣魚詩餌金鈎深未達磻
對須問釣魚人上意已屬端數日蒙正罷而端相矣唐紀云宣宗好儒術大中九年崔鉉由左僕射爲淮南
節度帝餞太液亭賜詩曰七黃秉鈞調四序儒者榮之　三侯作歌　萬歲爲樂
史記云高祖還沛有三侯之章索隱云侯語詞詩侯其偉而是也沛歌有三兮故曰三侯拾遺記曰漢昭帝
穿琳池引太液之水植芙荷香微數十里乃作歌曰滌漪爲樂宜于多　賦綜歷代　詩
括累朝隋志云歷代賦十卷梁武帝撰宋史曰祥符御製有讀十一經十九史詩其讀十一經也起
七年六月庚辰成于八年閏六月癸巳其讀十九史也起八年七月辛未成于天禧元年二月辛未　自
徵五歲　聞喜一軸宋史曰祥符中邊陲無事然表書故自遠每爲文以自警置座右朝
夕觀之因出貴粟食吟勸田夫吟念農蠶歲自戒箴守官讀以示王旦等宋紀曰嘉祐六年賜新進士聞喜宴
帝王部

于瓊林苑遣中使賜御詩一軸　行宮題壁　磨崖勒碑宋紀曰咸平三年大破契
丹于莫州作喜聞捷奏詩二首題行宮之壁唐紀曰元宗東封泰山于太平頂磨崖勒石御製書
牡丹千葉　槐柏連理宋紀曰景德四年宴近臣于後苑帝作千葉牡丹詩又曰祥
符六年令從臣觀苑中連理槐屏風及連理柏上作連理槐柏詩三首以賜　賜四歲正字
命百官餞送又云祥符八年作七言詩賜童子蔡伯俙伯俙四歲入誦詩百餘篇上詔入禁中
命爲正字唐天寶間賀知章乞休命百官餞送上親製詩序　桂宮蘭殿　頌美鶺鴒
金鏡珠囊　詩成花萼玉海曰唐元宗時有鶺鴒數十集麟德殿庭木帝作頌曰朕所
息宴桂宮蘭殿九月辛酉雍梁伊見飛鳴行搖在原之遑息雖有情通之不暇唐書紀曰開元十八年上御花
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以上金鏡珠囊上賦詩八韻　勸學製文　原道著
辨宋眞宗作孝宗作

御製四

增思親操 古逸詩帝舜耕歷山思親而作其詞曰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思父母兮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 藻思粹發 [illegible]作也 朝元慶雲 [illegible] 珍重老臣 宋[illegible] 卿等同醉 [illegible] 賦詩寵行 宋紀曰[illegible] 手詔貢闈 宋紀曰祥符五年[illegible]有遺才 深合周官 羣書備考曰洪武大誥之作有取于周官之誥名而刑罰之用深合于周官之重典 一朝正韻 明紀云太祖以東冬清青之二韻合而爲一[illegible]定于字母 程文狀元 明紀曰[illegible]試進士[illegible]程文[illegible]我不當[illegible]元及第耶 識名敬一 明世宗[illegible]曰匪敬弗聚[illegible]一弗[illegible]勒石太學及翰林院名敬一亭

御製五

增詩虞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又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南風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周成王神鳳操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予何德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胥樂兮民以寧 穆王黃竹歌曰我徂黃竹 [illegible] 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

公侯百辟家宰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又答西王母白雲謠曰予治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漢高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高祖爲戚夫人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成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將安所施 漢武蒲梢天馬歌曰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漢昭帝黃鵠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 唐太宗帝京篇曰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綺殿千尋起離宮百雉餘連甍遥接漢飛閣迥臨虛雲日隱層闕風煙出綺疏 巖廊罷機務崇文聊駐輦玉匣啓龍圖金繩披鳳篆韋編斷方續縹帙舒還卷對此乃淹留欹案觀墳典 移步出詞林停輿欣武宴琱弓寫明月駿馬疑流電驚雁落虛弦啼猿悲急箭閱賞誠多美於茲乃忘倦 元宗賜諸州刺史曰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試誦論阡陌勸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見安貞德自彰訟獄必以情教民貴有常恤惸且存老撫弱復綏強勉哉各祗命知予眷萬方 過大哥宅魯衞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

咸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為善樂方驗保山河　經魯祭孔子而歎之曰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肅宗玉靈芝詩曰玉殿肅肅靈芝産嗟重英發秀連葉分房宗廟之福垂其景光　元氣産之明神合德紫微間采白芽呈色載啓瑞圖庶符皇極天心有眷王道惟直　幸生芳本當我展旒挺此靈質貢其皇猷神惟不愛道亦無求瑞拱思惟水荷天休

宋孝宗玉津園喜晴詩曰春郊柔綠徧桑麻小駐芳園攬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燭如花　元文宗望九華詩曰昔年曾見九華圖為問江南有也無今日五溪橋上望畫師猶自欠工夫　明太祖鍾山詩曰熏風自南發森松鳴絃歌元猿嘯白日丹鳳巢桐柯靈芝秀深谷祥雲盛嵯峨樹隙觀天碧天青似綠荷野人逢問處樂道正婆娑　仁宗早朝詩曰澹月低鵷鷺祥雲繞建章金門森羽衛寶鼎藹名香日上東方曙風輕曉殿涼千官朝退後諮訪接賢良　宣宗減租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既勞勤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十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親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斯人　世宗送元輔張羅山詩曰拂暑金風動紫宸滿天商吹送新涼衆家萬寶收成後十里遙聞禾黍香

【增】賦　唐太宗臨層樓賦曰崇基迴搆危檐間出暑結冬臺寒凝夏室望雕軒之拱漢觀錢檻之擎日桂引枝而圓虛芬舒蓮而倒實霞觀近兮紅遍煙樓遙兮翠密念作者兮為勞媿居之而有逸

【增】箴　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勿思勿行至無日矣

【增】銘　荀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雜咎也　周武王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曰惡乎危于忿疐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　帶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

夫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撥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增】序唐太宗詩序曰萬幾之暇游息藝文觀列代之皇王考當時之行事軒昊舜禹信無間然矣予追蹤百王之末馳心千載之上觀文教於六經閱武功于七德臺榭取其避燥濕金石尚其諧神人皆節之以中和不係之于淫放故溝洫可樂何必江海之濱麟閣可翫何必山陵之間　宋英宗序仁宗御製集曰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實錄陳經邇英究鐘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監古銘物以自戒從事于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如此永惟聖作銘之玉版藏之金匱以垂無窮

【增】詔唐太宗幸靈州詔曰朕最命偏師遂擒頡利今弘廟略已滅延陀雖則麾駕出征未踰郊甸前驅所漸纔掩塞垣契苾等委身內屬朕暫幸靈州親撫歸附弘慈覃赦加以施生頒惠天隅耀武靈朔上變星昂歸于東井之躔下掩蹛林驅入南山之圃

御筆一

【增】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　揚子雲曰聖人肆筆而成書　法書要錄梁武帝曰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比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　文房四譜唐太宗曰攻書之時當收視聽絕慮怡神心正氣和則契于元妙　唐紀帝問柳公權用筆法曰心正則筆正　玉海宋太宗曰興書者當澄神靜慮具在筆端方臻其妙

御筆二

【增】韋續字源云包犧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炎帝神農氏因上黨嘉禾八穗乃作穗書用頒時令黃帝因卿雲見作雲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少昊作金天鸞鳳書高陽氏製科斗書　墨藪曰夏后氏作鍾鼎書注曰神龜負文列于背禹第之成九類古今源流曰文王作鳥書　古文苑曰漢高祖手敕太子　玉海曰漢元帝善史書應劭注史籀大篆　後漢循吏傳曰光武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玉海曰帝王法帖始于漢章帝晉武帝　漢章帝好杜度草書因名章草　宣和書譜曰晉武帝喜作字于草書尤工落筆雄健挾英勇之氣毅然爲一代祖　張懷瓘書斷曰梁武

帝好草書狀貌亦古　又曰我唐高祖太宗睿宗翰墨之妙資以神功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美無得而稱今天子神武聰明制同造化筆精墨妙思極天人或頌德銘勛函耀金石或思崇惠縟載錫侯王赫矣光華懸諸日月　姜夔續書譜曰草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鈎蠟本須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

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寶章待訪錄曰梁之武元帝隋唐之文帝金題玉躞錦贉繡章破紙斷脉取而華國　法書要錄曰唐太宗自爲眞草書屛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絶　通鑑貞觀十八年劉洎上書上飛白荅之曰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唐戴至德傳曰高宗爲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于詞云　通鑑曰書賜隱士田游巖宅牓其門　王氏書苑曰唐龍朔二年上自爲書與

遼東諸將詔許敬宗曰許圉師嘗自愛書可以朝堂開示圉師見而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蹟多矣魏晉以後惟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絶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　九域志曰亳州有道德經碑明皇書　李靖傳曰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曰兵馬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制也一曰有常視公疾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筆文宗愛之不離手　宣和書譜曰唐代宗宵旰之暇留心翰墨于行書益工　玉海曰唐順宗善隸書　宣和書

譜曰宣宗復以行書稱　周世宗神武之略氤氲盤礴發於筆端過人遠甚　書苑曰晉武帝元帝成帝康帝孝武帝宋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齊高帝武帝梁武帝簡文帝孝元帝陳高帝文帝唐高祖太宗睿宗元宗皆以書名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命李符知京西轉運特書李符到處如朕親行八字賜之　玉海曰宋雍熙二年賜近臣御製五言詩草書扇各一又分賜草書李白廬山瀑布詩二十幅　淳化元年上親書紅綾扇賜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丞郎兩省給舍以上各一三年賜近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初伏日又親書紅綾扇賜近

臣　淳化二年蘇易簡上言願以上所賜詩刻石上爲
眞草行三體書各一本命模勒刻石分賜近臣十二月
秘書監二館學士皆上表稱賀上悅賜以上尊酒　宋
米海岳曰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
古之性眞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
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　玉海曰淳化五年上
選郭玘等四人爲常參官仍給印紙令秩滿日自齎于
御前較其課最上自書一幅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
法除姦方可書爲勞績又別書二十餘幅賜大理正尹
玘等人一通皆京朝官之選也　實錄曰淳化五年賜

參政寇準飛白草書十八軸先是宰相呂蒙正等皆已
得賜準出使在外至是始及焉上因謂呂蒙正曰書札
者六藝之一也固非帝王之事朕蓋聽政之暇聊以自
娛耳　玉海曰宋太宗嘗草書紈扇作古詩賜諸將王
昭遠等言多比諷又賜何承矩書前後凡五十餘幅又
而付手札寵之又嘗賜戴興以玉篇唐韻御飛白書三
十卷　至道三年六月眞宗詔以先帝御書墨跡賜天
下名山勝境九月賜曲阜文宣王廟十一月詔所藏太
宗御書委官吏檢校　景德四年三月登太淸樓命內
臣啓扃鑰觀太宗聖製御書上親執目錄令黃門舉其

書示之　祥符三年出太宗御札二十六卷示翰臣一
天聖五年四月賜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于瓊林苑中
人賜御書一軸自後遂以爲常　又九月賜輔臣織成
御飛白字圖　寶元元年作舍人院閣上親篆其牓曰
紫微閣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慶曆四年上于邇英閣
出御書三十軸凡三十五字　玉海曰慶曆中仁宗以
飛白端敏二字飛白筆一賜太子太傅王舉正　山堂
肆考曰宋仁宗皇祐二年張錫講書禁中上飛白書博
學二字賜之　玉海曰皇祐三年飛白書筆法二字賜
講讀官各一軸　皇祐以後每歲重五節必賜飛白書

扇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宸翰遒逸筆勢有法飛白書
尤精　宋仁宗時夏竦爲相臺諫交言其非改樞密使
上親書恭儉二字以賜　宋哲宗以御書唐人詩賜范
祖禹等各一首　玉海曰宣和四年幸秘書省上親出
建隆眞蹟詩帖數幅於是羣臣始議藝祖書又出太宗
眞宗仁宗翰墨至神考書孟子章句上曰此藩邸所作
也　高宗御製翰墨志曰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
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
立衆體備于筆下意見猶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則測之
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

誦不少去懷也　山堂肆考曰建炎四年韓世忠兩鎮節鉞高宗手書郭子儀傳賜之　玉海云紹興五年右相張浚入見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之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御書賜殿帥以下曰朕惟將帥之弊每在毅功而忌能尊己而自任　又孝宗謂近臣曰朕無他嗜好或得暇惟讀書寫字爲娛　又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六字賜史浩　寧宗嘉定十四年宸翰書車攻烝民南山有臺及緇衣詩賜大臣　明紀曰宣宗英敏多才藝善詩文能書畫所賦緑竹引一枝花采茶歌諸篇皆御筆親書世傳爲寶　神宗十齡踐阼即善書大書責難陳善四字分賜講官

御筆三

【增】奎鈎雲篆　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章　宋均註曰奎星屈曲相鈎似文章之書　眞誥曰三皇穹龍鳳之章法象之跡　緑字紫泥　晉志禹受緑字時天書降紫泥　李　堯文禹碑　書斷曰堯舜之世煥乎其有文章書道盡矣　韓愈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　始演八穗．不忘四民　眞誥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　山堂肆考曰宋仁宗飛白書四民安樂字題其旁曰化成帝王嚴辭維釋之曰帝雖在四民不忘四民放自以來獨以仁之也　先賜一幅細書十行　玉海曰宋太宗寶出飛白四幅賜數尺先以一幅賜宰臣十行詳上二字　實由天縱自成文章　山堂肆考曰宋眞宗出太宗御書示輔臣曰太宗嗜學實由天縱　玉海曰范成大跋御筆云叶恩授翰必極精妙

親灑仙毫　手書寶劍　山堂肆考云唐憲宗親灑仙毫鸞鳳翥翔煙雲舒卷　氣氤氳蒸爲雲漢輝光所麗自成文章　海曰漢章帝賜寶劍自手書其名　玉　磔硌新勢　玉海云宋太宗御書額師古聖德頌曰磔略新勢奮發奇蹤　迴拔神鋒　筆墨雄贍　墨寶粗雄神鋒迴拔　帝筆墨雄贍　駙馬都尉李公昭第字有草　氣相奇古　法書要録云晉武帝眞跡在吾書品論曰梁簡文帝書相奇古思色如秦　有大宗御書稱氣相奇古　蟬翼鴻鵠　龍書螺書　書禮緯曰太宗文皇帝十二句五十五字者合之勢濃纖眞之十　六年常書蟬翼行之如鴻鵠飛也不淑而不白濃書合衆美勢輕濃成纖翼　山林丘壑　鸞鳳蝶龍　書畫譜曰宣宗御製五十年間未始一日舍筆墨故得趣至於一日所作字體多妍雅以爲山林丘壑之氣則有佳趣　高宗御製曰鸞鳳蝶龍　石

湖賜范　玉堂付蘇　山堂肆考曰淳熙八年上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成大　淳化二年上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以賜翰林學士蘇易簡　索一大硯　書三體詩　山堂肆考曰孝宗淳熙十二年召宰執侍講詳三體詩大書命中使賜宰臣王淮　竹緑楊檜　與古何異　所得甚多　山堂肆考曰宋太宗以飛白賜宰臣劉昌言曰朕無事取太宗所寫六經手書賜今監學臣一時因請刻石于國子監　上曰朕書皆所得甚多　又孟書無逸之篇　乞賜新額．報以手書　宋大宗賜考曰元年二月乃賜新額至乞賜飛白　上以手書　忠勤見表．廉節是勵　唐崔知悌傳曰同時知悌與高宗賜飛白書賛而元等敬忠孝　山堂肆考曰紹興二十九年御書廉節六字詔於尚書省立石以墨本頒之於中外

蒙正不及 常侍先登 玉海云淳化五年上書四體書幅草書尤絕妙蘇易簡頓首
告上乞之呂蒙正亦欲得焉易簡前奏曰臣先請蒙正已不及矣上笑而賜之法書要錄曰太宗操筆作飛
白書羣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床引手然後得之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擺脫舊學 追配昔人 宣和書譜曰唐明皇初見翰苑書體狃于世習銳意
作章草八分遂擺脫舊學唐代宗筆法動端可以追蹤昔人 庶臻治道 以增美
德 玉海曰宋建隆二年二月內出御札曰渴聽讜言庶臻治道令翰臣以次轉對會要曰太宗爲飛白書
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用賀今以此賜庶勵清風以增美德 芒玉平雲
春林秋漢 唐張說謝御書大通禪師碑額狀云書起平雲點劃芒玉文字清倚鸞鶴交飛玉海
云李嶠謝飛白書飄乎若遊霧拂春林靄乎似輕雲上秋漢 製龍池曲 賜上尊
酒 明皇雜錄曰拾遺蔡孚進龍池篇上爲八分書賜之王王因象龍池曲以其篇爲樂章上尊酒詳二
不減子敬 得受史陵 法書要錄曰王僧虔論書曰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
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唐李嗣眞書品曰太宗與漢王元昌褚僕射遂良等書法皆受之于史陵
首出孤騫 佪翔顧盼 玉海曰李嶠謝飛白書冠六文而首出卷八體而孤騫
元稹謝御札舞鳳迴翔于懷袖飛龍頓盼于縹緗 春雲出岫 榮光燭天 宋王
元之謝御書表曰潤澤如春雲之出岫榮光燭天許下五歐陽修記 能騁逸氣 無
有棄日 法書要錄曰齊世祖書超筆力而有骨能騁逸氣玉海曰宋太宗出御草書示宋琪琪曰陛
下躬親庶務固前代所未有又讀書染翰無有棄日 士稱三絕 人賜一雙 玉海
云宋太宗筆法英異學無不成親製眞定于趙普碑并御八分書篆額多士稱爲三絕會要曰祥符一年內
出太宗鏤文紅管供御筆十二管分賜之旦以下人一雙 有如夙習 以此自娛
玉海曰眞宗初未嘗爲飛白書一日見飛白筆遂取試之體勢遒勁有如夙習宋神宗遣內侍就輔臣第賜

御書各一軸次日輔臣入謝上曰朕聽政之暇無所用心以此自娛耳 太宗下詔 梁
武評書 太宗實錄曰帝留心字學下詔求前賢墨跡玉海曰梁武帝評書從漢末至梁百三十四人
手追心慕 神動天隨 玉海曰宋高宗雲章奎畫昭回于天衷自龍飛之初頗喜
黃庭堅體格後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專意羲獻父子手追心摹曾不數年直與之齊驅並駕書苑曰范
成大跋御筆云跳龍臥虎之勢漏屋畫沙之妙皆神動天隨穆無間 親識其末 繼
書其後 實錄曰慶曆六年知河中府錢明入辭上問其家傳錄悉獻并三朝御書以進上親識其末而
還之玉海曰竟道七年帝出御書一通首以雖歲答粵太宗德仁功利之道蜀而繼書其後曰朕御位十年功
則未能有成至于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正今日急務也 規模大令 吐納僧虔
張懷瓘書斷曰宋文帝善隸書大及行草規模大令法書要錄曰齊高帝雲翰吐納僧虔精并子敬
白書孝經 編賜文賦 山堂肆考曰淳化中李至請以上草書千字文勒石上曰此無
可取孝經百行之本朕當自書刻于碑陰又曰宋理宗寶慶初書文賦以賜天下 不廢模倣
爲時矜式 宣和書譜曰唐太宗留心翰墨萬幾之餘不廢模倣唐明皇在御以行書八分章
草書爲時矜式 甘露慶雲 蒼龍白鳳 甘露慶雲詩五蘇軾頌宋胡宿賜御書
扇詩曰白鳳騰毫畢蒼龍應墨奇 勢若飛動 路無倦怠 名臣錄曰皇祐二年
明堂額御篆以全眞字門牌亦御飛白神翰遊惟勢若飛動山堂肆考曰高宗專意於術親書石經命儒臣
細縷其說雖祁寒隆暑時無倦怠 鵬摶鶴唳 龍性牛刀 法書要錄云宋文帝
書如鵬擘水之鵰摶且並鬪天之鍔宋又曰齊高帝書猶力精牛刀水轉龍性 草書藏秘閣
石本諸名山 書苑曰太宗時有敕鍾繇急就章者字多路賢上親草書一本藏秘閣宋太
宗常草書經史三十紙刻石模印諸名山藏之或賜臣圖養求好古博雅之士 臣僚無由觀
御筆未嘗見 太宗實錄曰雍熙二年宮夜召書學葛湍問徐鉉草書何如湍曰鉉留心[illegible]篆

不闕草聖上曰筆寄見服書不諱曰臣僕非詔賜無由得覩上喜于袖中出御書二紙曰一以賜汝一以賜學玉海云祥符五年內出新編太宗御集及御書虔詰二之長等于丹筆宋等御筆見人是學太宗御書聖意翰之行東也簡上傳來帝賜之筆札未嘗與自古以來人間不同願向紙中聖翰賜之曰卿

御筆四

詩 〔宋蘇軾〕筠管賜天章閣詩云公爽吟書令巨仁宗于天章閣以賜近臣觀

臣姓名〔山堂肆考曰神宗親書臣姓名以賜中外官後人觀之皆以為榮〕

鶴頭偃波〔高承事物紀原書有鶴頭偃波詔版之用〕　天毫發彩〔宋太宗嘗作飛白書云〕

鳳尾諾書〔書苑曰〕　儒行中庸〔宋史宋高宗書賜進士〕　錙銖萬代〔太宗曾書云〕

親書筠端　家藏詔書〔唐李嶠詩曰玉冠寶字仙札，代王宸翰萬代傳〕　赤光上燭　袖有驪珠〔宋蘇東坡集謝賜御書詩有紫袖驪珠之句〕　兼絕二王

俞煥爲美〔宋文帝曰俞煥書為美〕

帝中第一〔書斷曰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書畢，帝曰誰為第一，僧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

世南補戈〔書苑曰唐太宗學虞世南書，嘗作戩字，遂空其戈，令世南補之〕

驕纂備盡〔宋書曰宋太宗好書，真草行飛白篆籀備盡其妙〕

兼賜〔玉海曰天聖九年上作飛白書以賜近臣〕

大小字〔學士獨孫奭與蕭貫兼賜大小字〕

御筆五

詩 唐韓愈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龍螭　岑文本奉述飛白勢詩云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巢崩雲絕鶯鷲游霧疏別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　宋夏竦紫微閣御篆書詩曰右省層樓建丙清寶字宣神明連藻畫法象出奎躔　明堂額御篆詩曰堯章纍雲漢義書露乾坤日字光芒動奎鉤氣象溫　明宣宗草書歌曰草書自昔何所授初變楷法為草奏當時作者最得名崔瑗杜度張伯英三人真蹟已罕見後來繼之有羲獻筆端變化妙入神逸態雄姿看勁健風驚雷駭浮雲飛

蛟龍奮躍猛虎馳漢晉草法千載師張顛戴真亦絕奇一代精藝才數輩遺墨千人萬人愛因知頓挫出腕力亦用飛動生神采古來篆籀今已訛何況隸草訛愈多吾書豈必論工緻誠懸有言當點識

賦 唐竇泉述書賦曰能化東遷景文興嗣天然俊傑家翰英異元帝之用筆可觀世瑜之呈規仰視如發硎刃虎駭鶚眙惴夫喪精劍客得志成帝則生知草意穎悟通諳光使畏魄青疑過藍勁力外爽古風內含若雲開而乍覩晴日泉落而懸歸碧潭康帝則幼少閑慢迴出凡境驅馬安車不尚馳騁真率孝武不規不矩氣有

餘高體無所主若霧滋蔓草風送驟雨宋武德與法合
古初見答道和之啓未披有位之書觀其逸毫亙麗裁
兆[illegible]變高躅莫究其涯雖風于焉已扇猶金玉鑛璞包
[illegible]霄飛皇矣文帝天知正隷聚已達于縱橫攀王媚于
緊細向精專而習韓發可與之興替尚瞻擊水之鵬搏
且聞天上之鶴唳齊高則文武英威時來運歸挺生紹
伯擧妙翰飛觀乎吐納傳虔擠排于敬昂赦鬱拔勝草
負且猶力稽牛刀水展[illegible]性梁則高祖叔達恢弘厥躬
泥規矩合童蒙惟吾巨唐武功定文德脩高祖運龍爪
陳睿謀自我雄其貌神邁與代之徽猷太宗則備集王

書聖鑒窮啓賾詎勝文貌能全體睿宗垂文規模尚古
飛五雲而在天運三光而窺戶開元應乾神武聰明風
骨亙麗碑版崢嶸思如泉而吐鳳筆爲海而呑鯨 蔡
邕筆賦曰書乾坤之陰陽贊虙皇之洪勳盡五帝之休
德揚蕩蕩之明文紀三皇之功代兮表八伯之望覩傳
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 晉成公綏隸書
體曰形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點星垂擊挫安案繽紛絡
繹華藻粲爛細緼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說
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
增序宋王珪撰御製觀書序曰嘉祐七年十二月戊申

乘暇以延羣臣觀三聖神翰于龍圖天章閣睨心文明
藻思濬發遂賦觀書之詩又幸寶文閣親爲飛白書使
左右縱觀發鸞翥鳳與夫煙雲布濩之象莫不回薄于
筆下蓋天縱之能世莫得以曾闚也 法書讚系序曰
藝祖承五季分裂之餘平一天下諸國寶服文書禮樂
復見全盛太宗文德化成淳化中盡取御府歷代名蹟
刻之祕閣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之 丁度序曰我聖
問曰伏奉宣示御書十三軸仰觀聖旨皆陛下上念祖
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illegible]書要之事
增表唐李嶠賀見御書表曰究黃軒鳥迹之巧彈紫府

結空之勢偃波垂露會寶穗而成新半魄全騰象天形
而得妙 宋王元之謝御書表曰絳綃半幅霞舒舞鵠
之紋寶翰三行雲繞迴鸞之勢宮中刀尺翦雲霞于赤
城筆下風雷走龍蛇于碧落堪笑二王非聖妙筆精之
作如逢伯禹得金簡玉字之書 又張洎謝八分御書
表曰仙毫揮灑體備剛柔犀利鋒長劒之倚天壯觀類
洪河之紀地潤澤如春雲之出岫明媚若曉漢之橫空
晏殊謝御書表曰乾文綺粲睿筆縈廻文皇鳳字近
媿乎流芳炎帝穗書遠慚于逸品宜登冊府永冠書林
增記宋歐陽脩仁廟飛白書記曰夫石韞玉而珠藏淵

其光氣常見于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顧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必賜書之所在也

增碑 唐崔融夏禹碑曰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書芻分螺書偏刻

增銘 宋孫覿爲胡直孺作御書扇銘曰扇出尚方墨寶未乾天縱墨妙宛若龍鸞辟月煌煌光燭蓽屋子孫視之稽古之力

增跋 宋范成大賜御書石湖二字跋曰天縱聖能游埶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

增頌 宋蘇軾作英宗手書頌曰雲漢之章融爲甘露結爲慶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壽冒其子孫

淵鑑類函卷五十二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帝王部十四

帝治 制作 增符錄 增[illegible]
[illegible] 興造 遷都 敎化

帝治一

原 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也 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軒轅氏尊盧氏伏羲氏當是時也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時則至治也 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 莊子曰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呂氏春秋曰神農敎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績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列子曰黃帝喜天下之戴已也養正命娛耳目乃喟然歎曰養一已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華胥氏國不知距齊國幾千里國中 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

若處牀黃帝旣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國矣　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　又曰帝堯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又曰堯老命舜代已攝政尊任伯禹稷契臯繇伯益時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敎由未也乃修敎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三載一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用心也　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時民大樂其騐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銘於簨簴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　賈誼新書曰周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

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已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遏之誅則民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民得四生矣　帝王世紀曰文帝先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得發兵深入恐煩苦百姓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受賂遺金錢覺上常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書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上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仁之度未優乎　帝王

世紀曰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勤
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燕囿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
至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風承 增唐書曰
太宗貞觀初户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
米斗三四錢外户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
不齎糧民物蕃息遠方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
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
大畧及其成効如此 又曰高宗即位之初海内乂安
長孫無忌等輔政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閤問民疾苦
增户十五萬 又曰開元時海内富實斗米之價錢十

三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
驢行千里不持尺兵 又曰穆宗嘗問崔植貞觀開元
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
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以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
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矣明皇在
天后時身踐憂患旣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早夜孜
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
觀省以自戒 又曰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幸人
通鑑曰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舉賢才黜貪殘寬租
稅撫孤窮伸寃濫禁姦盜境内大治 又曰宋太祖如

西京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生亂離不圖今日復
覩太平天子儀衛 宋史太宗贊曰有五兵不試禾稼
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耋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封禪
者接踵而至 又曰眞宗景德四年諸路豐稔淮蔡間
麥斗十錢粳米斛二百 又曰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
百姓康樂户口蕃庶田野日闢 又曰大中祥符間河
南府獄空有鵲巢其户 又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君
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
基 又曰英宗立詔富弼入覲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
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

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金史
世宗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爲福朕使
百姓無寃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 又曰世宗時羣臣
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廪有餘歲斷死罪或十七
人或二十人 元史曰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
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帝曰卿等能盡力贊
襄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
朕踐祚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孟愧謝 又曰
仁宗時遠彝自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 通紀曰
蹇義夏原吉對明仁宗曰民無科斂之擾徭役之繁可

謂治世　通紀曰宣宗謂揚士奇曰憶五年五月共爾宿齋宮論寬恤事且兩閱歲民事不又有可恤乎士奇退與胡濙條上十數事即命行之

帝治二 思治 識治附

【原】人皇虛無六韜　伏羲立卦易　清淨無爲文子　儼然元默淮南子　允恭元默東觀記　至治洞和陳思王　天爲公禮記　無爲而天下化莊子　垂拱天下治淮南子　不爲刑辟春秋　不言而信易　不化而行列子　不爲而善韓康伯　不降席而天下治子思子　不罷而治說苑　不設法度淮南　未使民化未賞民勸六韜　不知喜怒六韜　其輸而不僞　不勞而成淮南子　功不賞賢不使　人雖有智無所用之並莊子　食鳥獸肉衣其羽皮　汙樽杯飲蕢桴土鼓並禮記　不識不知詩　鶉居鷇飲莊子　浮游不知所來罔兩不知所往淮南子　天下和平孝經　天下咸悅　天下和樂[illegible]　天下化成易　天下懷安史記　天下殷富鹽鐵論　四海會同書　海內勸慕王褒　四海爲家史記　四方無虞書　海外有截毛詩　海內乂安[illegible]　光天之下至於海隅　至於海表罔有弗服並書　澤及四海　守在四夷春秋　經營四方毛詩　皇化四遠曹植　光被四表　撫於五辰庶績其凝並書　光被六幽

上暢九垓司馬相如　洋溢八區揚雄　寥靜天下東觀　德合上天化感無外張協　鎮撫方外淮南子　協和萬邦書　洽和萬國典略　萬方底定[illegible]　萬國咸寧易　萬邦咸寧　萬國咸休並書　九州影從[illegible]　九有有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毛詩　六合殷昌張衡　貝首順風抱朴子　廻首面內封禪書　前番禺後椒塗揚雄　左湯谷右虞泉　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書　東包月窟西暨日宿揚雄　緝靜兆民薛綜　靜濟天民傅毅　宜民宜人毛詩　民宜其壽賈誼　保樂洽壽東觀　國靜民康曹植　充實殷富桓寬　克內外無患春秋　民用和睦孝經　人樂其性文子　民樂其業春秋　四方樂業東觀　黎民樂業漢書　吏無百里之徑民無出門之役東觀　耕者讓畔史記　田不侵畔市不務賈淮南子　家給人足樂稽　道不拾遺淮南子　單車露宿東觀　外門不閉史記　民不反亂春秋　民無癘疫　民無反禍賈誼　國無鰥民　刑措不用囹圄空虛淮南子　臏者墨者宮者履非前漢刑法志曰墨黥之罪菲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菲草屨也　善爲國者不師春秋　無兵車之事賈誼　寢天下兵說苑　偃武脩文書　藏兵偃武　五刃不砥三革不累尸子　銷兵刃史記　兵無血刃漢書　焚甲兵淮南子　收兵爲鐘史記　鑄戈爲耨左傳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毛詩） 日辟國百里 馬駕鼓
東劒賜騎士（東觀） 虎賁脫劒（禮記） 去劒搢笏 偃伯靈
臺（[illegible]） 城復于隍（易） 丹漆收烽元徽輟駕（孫綽） 歸
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書）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秋）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鹽鐵論）
甘雨以時（淮南子） 旬而一雨（鹽鐵論） 有渰淒淒興雨祁
祁（毛詩） 聖人在上無雹（春秋） 庶草蕃廡（書） 庶類蕃殖
百物阜安（周禮） 百穀用成（書） 松柏斯兌 梧桐生
矣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我
倉既盈我庾惟億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毛詩） 太倉

之粟露積於外（史記）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魚麗于罶
魚躍于淵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毛詩） 昆蟲闓澤
（[illegible]） 無墮穀 地平天成（書） 泰階夷清（漢書） 行同
倫（[illegible]） 人倫既正 朝廷既治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書）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 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書） 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禮記） 農夫
詠於田（曹植） 頌聲作於下（劉鴻） 元餐巷歌黃髮擊壤（張景）
陽 老人擊壤（逸士傳） 小兒撫塵（應璩） 增 黃金與土同
價（隋世祖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閭閻絃誦相聞（宋文帝）
除隋之亂比隆湯武 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唐太宗） 務

農興學慎罰薄斂（[illegible]） 加惠兵民輕徭薄賦（[illegible]）
三十年間四境晏安戶口蕃息（宋文帝） 華夏富庶旅不
齎糧時稱[illegible]平（[illegible]） 朝廷清明天下安靜（宋哲宗）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宋仁宗） 天下晏然國富民足（[illegible]）
朝無闕政生民皆安（明仁宗） 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
方無事（宋太宗） 百穀豐登雨暘時若此為上瑞（明宣宗）
勤於為治賞罰嚴明（[illegible]） 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宋[illegible]文）
勤政愛民帝王常事（宋太宗） 詔書勅旨無非仁政（明仁宗）
（[illegible]） 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茂殘刻之人 刑法似縱弛
而決獄多平允之士 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

世之體 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宋史[illegible]宗）
（[illegible]） 無一物之失所 見萬國之成寧（[illegible]） 以天下
之樂為樂 樂在時平民安（宋太宗語） 不以繁華為樂
蓋以民安為樂（宋太宗語） 與世休息迄於丕平（宋太祖）
（[illegible]） 但求順理以致太平（[illegible]） 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
（[illegible]） 承百王之末粗致承平（[illegible]） 永徽之政有
貞觀風（唐高宗） 有貞觀永徽之風（唐睿宗） 言政治者
稱元嘉焉（宋文帝） 眞宗之世號爲盛治 仁宗之世天
下承平 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宋史） 世祖之世家給人
足（元世祖） 時稱小元祐（宋理宗） 時號小堯舜（金世宗） 一

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文帝詔) 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
無札瘥夭閼之患(通鑑 陸贄論) 雲物之祥徵於治世(唐書)
恩威遠加山川效靈(明永樂) 天下無事靈貺並至(宋 知)
(白上 貢宗) 所宜端拱穆清齋神和志 自可遠繼三皇俯
觀五帝(趙普上太宗) 原 思治 憂天下之不治(列子) 在心天
下(淮南子) 憂勞百姓(淮南子) 殫心萬幾(晉書) 劑心約志(六韜)
心愁憂苦(帝王世紀) 念茲在茲(書) 夙夜基命(詩) 昧
旦丕顯(春秋) 雞鳴而起(孟子) 夙寤晨興(漢書) 坐以待旦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書 立) 日晏坐朝(後漢) 晝
不暇食夜不暇寢(賈誼) 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淮南子) 高

居遠至深視審聽(六韜) 增 不能得治本(唐文宗謂李石曰朕即位十年
未能得治本) 致太平之難(人問鄭覃曰致太平之難奈何) 責治太早(李石)
(文本) 求治太急(神宗試對) 求治不宜太急(明宣宗問夏原吉)
(天下何時太平朕何知合 帝對曰太平不宜太急) 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唐憲宗嘗稱太宗明皇之盛 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原 識治識其政事(書)
內脩政事(詩注) 治常清靜(風俗通) 其治嚴靜(春秋) 養性
愛民(莊子) 畏天而愛人(大戴) 務德而安民 分德利民
(春秋) 以樂樂民(公羊) 守在約(孫卿子) 富其民(文子) 綜
核名實(漢書) 循名責實(鄧析) 總攝紀綱(桓譚) 專正人道
(白虎通) 總覽威柄(華嶠) 朝無權臣 朝無寵幸(東觀) 勤

恤務本 卹民務本(漢書) 事天任人(尸子云) 損上益下
(易) 內無疵政(漢書) 朝無疵政(晉書) 臨下以簡御衆以
寬(書) 借耳分聽(抱朴子) 假目以覽(抱朴子) 平平左右
亦是率從(毛詩) 增 聖哲之治其應如響 朞月而可蓋
不甚難(魏徵對太宗)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同上) 平亂
責武臣守文責文臣(唐高宗語) 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唐太宗)
堯舜之化慈儉而已(趙普對宋太宗) 大亂易治譬饑人
易食(魏徵) 喪亂之民思治猶饑渴之望飲食(明太祖論) 用
德則逸 用法則勞(明桂彥良對太祖) 善政在於養民 養
民在於寬賦 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為寬 簡而有節

不以慢易為簡(明太祖論)

帝治三

原 神教(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神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致治(董仲舒對曰
以食狼為俗法出如之生所加以易之上崇以新教大上之化 下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
斧斤(賈誼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 校事(魏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
等使察群下高柔諫不從後達等姦利發露乃謝柔曰以)
(爲校事使察群下福太祖不聽後達等以法伏誅)
治身(列子楚王問詹何治國奈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 熙
庶績(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張四維(賈誼曰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辨物居方 厲精更始(宣帝詔) 遺九年食(三年耕則餘一
年之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九年食三年之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

為天下師蘇轍以寛厚清淨為天下師 必世後仁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所至咸服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跡所至咸賓服 無宿憂天下無宿憂宿久也
無兵事賈誼 不拘禁忌明帝時反支日不受章奏帝罵曰民廢農桑遠來詣
闕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 不知所之莊子 百姓休和百姓休和老民懶之
三代至盛 守成尚文 遣遇右武 日用而不知百姓
制理於未亂 增 美利唐文宗言不能以美利及百姓 休息明楊士奇
對仁宗曰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寛恤明宣宗春和行寛恤之令 昇平唐李
石謂文宗曰誠務脩將來之政視太宗昇平之期猶不為晚 治定功成宋太祖 旋
乾轉坤宋薛似侍經筵帝問唐太宗以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
功德兼隆唐太宗贊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恭勤所致宋李昉謂太宗

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恭勤所致 坐隆大業宋趙普謂太宗登極十年坐隆大業 務
行故事宋王旦對眞宗曰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 勵精政治宋孝宗
勵精致治唐憲宗新翦蜀勵精致治 自視何如即位時唐李石謂
文宗曰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 今日承平
亦希矣唐穆宗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致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 慶曆聖德
頌宋石介作 太平聖德詩明楊士奇作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儒臣亦皆有作

制作一

原 尚書序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都陳作瑟三十六
絃 又曰庖犧氏制嫁娶之禮 呂氏春秋曰昔古朱

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
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琴以來陰氣以定羣生 帝王世
紀曰女媧氏作笙簧 又曰神農氏作五絃之琴 龍
魚河圖曰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
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伏
帝王世紀曰顓頊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
上帝呂氏春秋曰帝顓頊令飛龍作樂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 又曰帝嚳化被
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 又曰堯以尹壽許由為
師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呂氏春秋曰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
六列六英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帝子邪 又曰舜作大韶之樂

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
盡美矣又盡善也 禮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
風 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
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 樂叶圖曰四時之節動靜各
有分職不得相越當以度行謂調露之樂注曰調露和
致於甘露 增 通鑑曰周公制禮作樂須度量而天下
大服 樂曰勺 事文類聚曰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
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
年使樂府令夏侯寛備其器數更名曰安世樂 漢書
曰武帝既滅南越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

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箜篌瑟自此起　唐書曰唐製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　又曰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臨幸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慶善樂　五代史曰周世宗天曆六年詔王朴考正雅

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廢　宋史曰宋初竇儼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　又曰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洛陽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以後至崇寧凡六改作　又曰仁宗皇祐二年出親製明堂樂八曲又以自製黃鐘五音五曲並肄於太常三年禮官上大樂名曰太安　又曰徽宗時蔡京主魏漢津之

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以帝指為律度鑄帝鼐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　金史曰大定間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更撰樂名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　又曰後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　元史曰世祖名樂曰大成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　續文獻通考曰太祖洪武中上親製大祀天地樂章八年正月上親大祀遂用焉　通紀曰太祖命禮部尚書陶安等作宴享九奏樂章上善之悉屏俗樂　唐書曰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蝕不驗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

衍數立術以應之十五年草成名開元大衍曆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後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　五代史曰周世宗即位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進欽天曆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史論曰前代造曆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為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朴亦能自為一家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不能廢也　宋史曰太平興國間巴中人張思訓創作渾儀以獻太宗召工造於禁中踰年而成按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製成於自然尤為精妙　元史曰元初用金大明曆世祖十三年平宋遂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成名授時

曆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　又曰守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創作簡儀又作候極儀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作仰儀皆臻於精妙卓見絶識有古人所未及者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以劉基精於天文時占乾象佐行軍輙效擢為太史監太史令率其屬高翼等上大統曆（此仍郭守敬法故猶分從授時之數）　又曰西域當崑崙之陽為得風氣之正故西域獨有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曆家以為最密太祖造大統曆得西人之精乎曆者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而後成之　元史曰世祖即位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關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為主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嘗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

而不為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制作二

原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繫辭）　制度數議德行（易）　象天地以立制（傅元天體）　變天下之法（禮含文嘉）　改正朔易服色（禮記）　制禮作樂（史記）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記）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　聖人作易幽贊神明（並易）　庖犧作易弘開大道（古史考）　伏羲作易綿絡天地（揚雄）　歷象日月敬授人時（書）　聖人作歷黃帝造曆（續漢書）　立四時之制（尸子）　著九六之文（帝王世紀）　推三光立八節（春秋）　治五氣設五量（大戴禮）　合五緯（春秋）　正六宗（拾遺記）　吹律定姓紀鐘甄聲（帝王世紀）　省風作樂（春秋）　作樂崇德（易）　作樂防滿（管子）　黃帝作樂曰咸池（樂緯）　少昊作樂曰九淵（帝王世紀）　禹作夏　武王作武（並鄭注禮）　命咸黑為歌（呂氏春秋）　命伊尹歌晨露（韓詩）　庖犧氏作瑟文王益其少宮南聽鳳以定律　神農作琴（帝王世紀）　朱襄作琴（呂氏春秋）　黃帝庖犧作瑟（世紀）　作簫以象鳳（風俗通）　禹作夏籥（呂氏春秋曰禹立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使伶倫作律（呂氏春秋）　命咎陶作刑（紀年）　黃帝作旃冕（世本）　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禮記）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易）

構其木橾以避羣害韓子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結繩
爲罟以佃以漁並易 作網罟用禽鳥典略 鑽燧取火以
化腥臊韓子 烹穀爲粥燔肉爲炙 取犧牲以充庖廚
帝王世紀 作釜甑成火食之道古史考 後聖有作范金合
土禮記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 神農作耒耜古史 弦
木爲弧剡木爲矢 刳木爲舟剡木爲檝 斷木爲杵
掘地爲臼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貨 易之以棺槨易之以書契並易 以
新書石從事魏書 以典論刻石魏志 黃帝作弩古史 以
銅爲兵越絕 黃帝蹴踘劉向 武王作翣世本 使馬鈞作
司南車魏畧 採銅鑄鼎史記 鑄鼎象物春秋 〔增〕變律令
革官名 功極作樂 治終制禮唐傳實上高祖 考制度脩
通禮 定正樂議刑統周世宗 左圓右方 先偏後伍
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 執戟而舞以象擊刺往
來唐太宗七德舞即秦王破陣樂 進蹈安徐以象文德太宗九功舞 更
製歌辭太宗命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等更製破陣樂歌辭 作上元舞唐高宗作
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色以象元氣上元二年詔惟圓丘方澤及太廟用之 化育詒庶孰
非厥功高宗時奏破陣樂舞入帝常立以視樂闋乃坐裴守真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
者化育詒庶孰非厥功不應歌舞別中嚴奉奏可 追思王業勤勞若此高宗觀樂
舞丙數 六變以象功業宋淳化中和峴言二舞有六變之象每變以象太祖功業

推讓宜先文舞和峴言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 上親製樂大中祥符
間上親製樂款玉清昭應宮及景靈宮 御製樂章眞宗又御製祀享樂章 作樂
崇德天人之極致唐元德秀言 制作簡繆聞者皆悲憤自唐
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石晉詔太常詳定二舞冬至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然禮樂
廢久制作簡繆又繼以寵並言充衆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illegible][illegible]
發聲悲離煩慼舞者行列不應節聞者皆悲憤 太宗增十部樂熙樂唐高祖平隋仍其制
設九部樂太宗平高昌增爲十部 作九絃琴 作五絃阮宋太宗書謂舜作五
絃之琴以取南風後王因之復加以文武二絃朕今增之爲九其名曰君臣文武增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
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爲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 宮中製渾天儀
宋五儀志歸於全白興更謀制作表正功嵗渾儀撲高宗先[illegible]爲一儀眞諸宮中以測天象其發揮所著盡
祖是爲 禁中作觀星臺續通考明仁宗洪熙初作觀星臺於禁中上時時登臺觀象初
太祖精於天文每以指訓故成祖仁宗皆知天象 欽定曆註明曆式有二曰王曆曰民曆洪
武二十九年欽定曆註 改銅魚符唐高祖罷隋竹使符頒銀兎符其後改銅魚符 秬
黍之制或差毫釐 鍾鈞爲姦害及黎庶宋太宗淳化三年詔曰
京畿邦國又九賦是均頒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鍾鈞爲姦害及黎庶宜令詳
定著爲通規 安得不新其耳目唐傅奕言 制作可施於後世
五代史論周世宗制作皆可施於後世 欽意制作以文太平宋徽宗
實錄一
〔增〕通鑑曰晉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桓溫枋頭之
敗溫怒盛諸子私改之 又曰後魏崔浩與高允等共

誣國記曰務從實錄浩刊所譔於石以彰直筆有譖其暴揚國惡浩竟誅死　唐書曰高祖太宗實錄初敬播所譔信而詳及許敬宗身爲國史竄改專出己私　又曰吳兢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敍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又曰肅宗時經大亂後史籍燔

闕于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　又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爲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文宗詔路隋刊正隋言改脩非是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臣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非自已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義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刪

定有詔擿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　又曰文宗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昔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鄭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又曰武宗時周墀言故宰相李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　五代史曰漢隱帝詔賈緯與王伸竇儼等同脩晉高祖出帝實錄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

峻監脩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太祖貶斥之　又曰周太祖旣黜宰相王峻以峻監脩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及李穀監脩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宋史曰太平興國中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咸平初王禹偁與脩太祖實錄直書其事　又曰錢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同脩太宗實錄八十卷眞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十八

卷四陽億撰草五十六卷 眞宗稱其才長於史學　又曰治平中召宋敏求爲仁宗實錄檢討官同脩起居注及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踈者許嫁娶敏求以爲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貶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敏求議初不誤即召還　又曰紹聖元年蔡卞請重脩神宗實錄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　又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紹聖間蔡卞爲中書舍人即防家取以上因刪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脩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 帝王部

庭堅皆獲深譴　又曰徽宗立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閱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議論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　又曰高宗時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多增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刪脩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趙鼎以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得其正　又曰高宗命范冲重脩

神哲兩朝實錄冲父祖禹元祐中嘗脩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　又曰高宗以嘗同脩撰哲宗實錄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意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 他日上諭句濤同此 帝王部

金史曰熙宗皇統間史臣進先朝實錄三卷上焚香立受之　元史曰世祖至元間司徒撒里蠻等進讀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　又曰王鶚言國家以神武定四方皆出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忘宜置局纂就實錄附脩遼金二史從之　又曰文宗時以嘗命脩遼金宋三史未成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史官請以翰林國史院脩祖宗實錄時有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遂已

弇山堂別集曰明制脩實錄例以內閣大臣總裁而

元勛上公一人監脩獨太祖實錄以曹國公李景隆監脩戶部尚書夏原吉副之至嘉靖中脩睿宗實錄用禮部尚書席書吏部尚書廖紀蓋特典也　又曰重脩太祖實錄以布衣陳濟與學士解縉爲總裁官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及講讀以下僅爲纂脩官　又曰明實錄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脩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恤家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

實錄二

增**唐曆** 柳芳上元中坐事謫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芳所撰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倣編年法爲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爲

唐年補錄 唐已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諸家傳采……

紀年錄 ……

尊堯集 ……

朱墨史 ……

者以朱墨史書世……　**辨誣錄** ……中脩哲宗實錄爲一書名辨誣錄　**六世實錄** ……　**三朝實錄** ……周廣順中……　**四朝** ……

三朝帝紀 ……　**世稱良筆** ……

會要 ……

陳壽之流 ……　**寬無完篇** ……

萬世公論 ……

倖史謗書 ……

稱故事以折之 ……

令與廷評 ……　**援詔** ……

召脩實錄 ……

乞脩實錄 ……

微山林遺逸之士 ……

實訓

增**皇祖有訓**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聰聽祖考之彝**

訓。辜乃祖文王之彝訓。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用荅揚文武之光訓。（書並）許謨定命遠猷辰告（詩）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帝範十二篇（唐太宗……）

三朝寶訓（宋仁宗時……）法寶新錄（……）

傳法寶錄（……）祖宗家法（……）

事親之法（……）

事長之法（……）

治內之法（……）

待外戚之法（……）

尚儉之法（……）

勤身之法（……）

尚禮之法（……）

寬仁之法（……）

節費（……）

知人（……）

多識典

章（……）

講求謨訓（……）

仁厚發爲英明（……）英明本於仁厚（……）

戒子篇（宋太宗……）字民訓（宋理宗）寬恤詔令（宋孝宗）

寶訓要言（……）三朝聖訓（……）

皇圖大訓（……）

陳說明訓（……）

金匱寶訓（……）

昭鑒錄（……）

皇明寶訓（……）

祖訓錄（……）

文華大訓（……）

記注一

增居書曰褚遂良兼知起居注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又曰太宗曰

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又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於書千載累德帝說

通鑑曰太宗謂監脩國史房元齡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元齡乃與許敬宗等刪高祖今上實錄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今可削去浮辭直書其事　唐書曰永徽後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姚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　通鑑曰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紀之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事非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唐書曰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鄭

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又曰帝索起居注魏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又曰大中時裴休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闕史氏莫能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　宋史曰太祖七年知制誥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脩日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

動莫伴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何得與聞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邮之令發自聖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日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從之　又曰程琳脩眞宗實錄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脩起居注　又曰韓維同脩起居注侍邇英講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維疏言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可以博咨訪之求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羣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筆以俟　又曰神宗元豐時王存爲編脩官脩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遂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又曰徽宗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爲令周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時脩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曦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爲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後人觀之將以爲倦於聽納而忘先王之美事矣事遂寢　又曰隆興時胡銓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

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　又曰孝宗踐阼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壅積周必大請言動必書兼脩月進乃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　遼史曰遼聖宗詔脩日曆官毋書細事　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海陵時脩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參政孟浩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　又曰一日世宗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其於記錄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　元史曰英宗時御史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從之　通紀曰洪武七年命詹同宋濂等纂脩日曆成凡一百卷　又曰詞林記曰太祖初建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祐詹同嘗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爲日曆書言以爲實

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寖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

記注二

【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禮記 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 唐魏知古言 史官惟詢采二史不注起居 唐劉知幾言 記言動不敢侵官 唐文宗嘗敕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曰臣頃爲諫臣故得有所諫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 立侍 宋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石揚休奏脩起居注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之 召侍經筵 宋仁宗明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脩起居注官獨先出賈黯言召臣下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請并召侍經筵詔許之 分立殿上 宋王介寧宗末除起居舍人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朶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注者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 留身奏事 宋舊制脩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高宗時洪遵請復舊制從之 操筆赤墀下 唐鄭覃曰記注操筆赤墀下所書爲後世法 執筆螭頭下 見記注一唐文宗 老儒恬退 宋仁宗時初脩起居注缺中書舍人彭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 謹厚長者 金世宗書額脩起居注王崇璧曰勤人謹厚長者故寘諸左右欲諸臣效其爲人也 解其記注 宋仁宗言馮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 記注與制誥爲隣 宋英宗在藩邸時聞蘇軾名及即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英宗曰且與脩注

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乃召試入史館 書之起居注 宋余靖言嘗有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獄與人恩澤覺遷以告臣書之起居注 書之時政記 宋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允文上章待罪孝宗面諭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偉在何許上爲出之敏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問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 邇英延義記注 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講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錄以進賜名邇英延義記注後罷 邇英記注 宋高宗時洪遵直學士院帝曰卿再登二館當與書命今以脩注庶卿遂拜起居舍人以經筵官除罷及對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筆爲一書名之曰邇英記注 祥曦記注 乾道二年洪邁爲起居舍人言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脩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具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義二閣記注今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從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所得聖語關送脩注官令講筵所隸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 聖政日曆 宋孝宗上太皇聖政日曆於德壽宮 壽皇日曆 光宗上壽皇日曆於重華宮

興造

【原】匠人建國辨方正位 體國經野 周禮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水地以縣 周禮注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 置槷以縣眡以景 周禮注曰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 識日出之景 周禮曰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晝參日景夜考之極星 周禮 揆之以日 毛詩 規天矩地 張衡 審曲面勢 右社稷而左宗廟 禮記 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周禮注曰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轍廣九經九緯者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

道有 左宗右社面朝後市周禮注曰王宮所居也宗廟面猶鄉也王宮當中
經之涂也 宮度以几堂度以筵尋堂脩七尺 宮中度以尋野
度以步涂度以軌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周禮 宮隅七雉城隅九雉周禮注曰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
雉長三丈高一丈 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周禮疏曰環涂謂環城之道如環然謂之環涂
也野余國外謂之野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 築室百堵 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
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
勝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俾立
室家 迺立冢土詩經 疏龍首以抗殿張衡 既新作於

迎風增露寒與儲胥張衡 增 土階茅茨唐堯以昌 始
皇與阿房而秦禍烈 文帝惜露臺而漢作永唐杜牧言
規構鴻侈隋楊素營仁壽宮規模鴻侈 營繕相繼唐太宗時玉華營翠微
罷營馬監靡不恢崇 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宋太宗時田錫
言 趨末棄本唐景雲初作金仙等觀韋湊以為方春農月興土雖貴出公主然高真書以廣為則 人徐取下有受其飢者餘趨末棄本
以夜繼晝宋丁謂營玉清昭應宮令以夜繼晝 給二獨一望
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唐高宗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乃東都
良久亡湯其地營宮 卜鍾山之陽定作新宮明太祖命劉基卜地定作新宮
於鍾山之陽 增 築新城延旦周回五十餘里 止從儉素金天眷元年命少府監盧彥倫營建
宮室止從儉素 朴素不飾明太祖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武殿後為宮前

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朴素不為飾 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唐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
武功舊第繚蔽風雨唐蘇世長侍宴披香殿謂太宗曰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
閣實工徒隋崔善為督營仁壽宮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謬閣實
匿匠樓下宋張英相勸宗皇土木營升平樓下成主者匿匠樓下如張丞相
書尚書無逸於二宋仁宗置邇英延英二閣書尚書無逸篇於屏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明太祖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今用此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遷都一

原 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始都窮桑後徙商丘 又曰武
王伐殷以木承水自酆徙都鎬 史記曰成王少周公
攝行政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周公奉成
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啟代殷後國於宋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
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卒營築居
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吳志曰黃
初二年孫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又曰黃初元
年四月祭南郊即皇帝位遷都建業 增 通鑑曰後魏
主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大舉伐齊
行至洛陽戎服乘馬而出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
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舊人雖不欲內徙而憚

於南伐遂定遷都之計　金史曰海陵貞祐二年詔遷都燕京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爲　又曰貞元元年以遷都詔中外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　又曰金宣宗決意南遷五月遂發中都七月車駕至南京高琪請脩南京裏城　又曰左司諫僕散毅夫乞更開封府號賜美名以尉氏縣爲刺郡睢州爲防禦使與鄭延二州左右前後輔京師上曰山陵在中都朕豈樂久居此乎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特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

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後世祖至開平即位遂定都於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特魯之力也　又曰世祖初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　通紀曰永樂十四年將建北京宮殿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疏言北京爲上

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宜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從之　明紀事本末曰永樂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垂成詔以明年正月朔御新殿乃命召太子太孫於京師

遷都二

原 少昊從曲阜（帝王世紀）　盤庚遷於殷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古我先王將多前功（書）　匪亟其欲遹追來孝　作邑于豐宅是鎬京（詩並）　召公相宅周公成周　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詩並）　非敢違卜用

宏茲賁（書並）　度其夕陽　度其鮮原　廼陟南岡　廼覲于京（詩並毛）　廼正厥位　奠厥攸居　建城市營宮室　太史抱法（禮記）　永命新邑　安定厥邦　永建乃家　四方和會（書並）　四方入貢（史記）　民利用遷（書）

增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宋靖康金兵薄城下唐恪議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帝將從之何㮚言不可乃止）　永嘉不幸暫都江左　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晉王遵折栢品）　宣宗南渡棄厥本根　宣宗南播疆宇日蹙（金史）　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羣臣與晉王光義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曰在德不在險帝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

……與大臣容議數月而行（丈主事篇箋云送者非便上衆怨故有誅之徙而移自……不當輕去金陵建邪於熟故有之變上日……遇時敗與大臣容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吉者因勢部……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對揖伺書夏原吉奏曰吉官贓當言路應詔陳言皆當臣等備員大民不免為貴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上乃兩釋之）

敎化

【原】聖人以神道設敎（[illegible]）　先王觀民設敎（易）　風以動之　敎以化之　垂世立敎（孔安國詩序）　垂裕後昆（書）　宓犧神農敎而不誅　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國策）　三皇設言民不違　五帝畫像世順機（何休公羊）　開物成務（易）　克綏厥猷（書）　成天之道（禮記）　取地之財（大戴禮）　式和民則　式化厥訓　斂時五福　敷佑四方（書）　天之□民（書）　因民爲制（周禮）　肇脩人紀（書）　長育之材（詩）　則山高以居賢　依巽風以善俗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　化而裁之謂之變　推而行之謂之通　通其變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並繫）　章善癉惡　樹之風聲（書）　竝建聖哲　樹之風聲（左氏）　著之話言（左傳）　敎之道藝（周禮）　章善癉惡以示民厚（禮記）　四方風動　惟乃之休（書）　天地尊化（風俗通）　敎思無窮（易）　有卷者阿　飄風自南（詩）　敎之防利　告之訓典（左氏）　風以詩書　以禮敎親則民不怨（周禮）　以樂敎和則民不乖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以俗敎民則民不偷　以刑敎中則民不虣　以誓敎恤則民不怠　以度敎節則民知足　以世事敎能則民不失職　以賢制爵則民愼德　以勳制祿則民興功（周禮並）　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書）　正月朔日布王治於天下（周禮）　敎民播種（尙書）　敎民耕農（古史考）　敎民食穀（賈誼新書）　神農作敎（[illegible]）　燧人敎漁（尸子）　虙犧敎獵（尸子）　敎民漁田（[illegible]）　敎民巢居（始學篇）　節水火（大戴禮）　化腥臊（韓子）　養才以任地　履時以象天（大戴禮）　敎化若神（淮南子）　化如神明（劉向七略）　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孝經）　休風偃物　淳化元通（王褒）　行于江漢（詩）　聲暨海外（[illegible]）　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　詒厥孫謀　以燕翼子（詩並）　有典有則　詒厥子孫（書）　聖有謨訓　明徵定保（書）　德音孔昭　視民不恌　追琢其章　金玉其相（詩）

【增】王者以敎化爲大務（董仲舒策）　民至愚而神（[illegible]）　吾不之疑則反覆化爲忠厚（同上）　久安之民驕佚　驕佚則難敎　經亂之民愁苦　愁苦則易化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　湯武承大亂之後　身致太平（魏徵言於太宗）　民力息則生養遂　生養遂則敎化行而風俗美（元吳元珪大德時言）　治國之要　敎化爲先　敎化之道　學校爲本（明太祖論）　致治在於

善俗　善俗本於敎化　敎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　敎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上同　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金章宗時戶部尙書鄧儼等言　不明敎化不知禮義明太祖諭劉基　列聖所循皆尙德敎唐權德輿對憲宗　宜以祖考躬行之敎爲法宋張綱對高宗　躬履節儉以示四方宋孝宗時周淙知臨安府上言　風化必自近始上同　敎化之行當自貴近始金世宗諭廷臣　人皆以敎化爲餘事金章宗時宰臣言今之察寮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其有東心見學敎行敎化者輙謂之迂闊故人皆以敎化爲皆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論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敎化可行孝弟可興矣　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唐明宗言　敦朴素　革浮僞　過行者被嗤於鄉　不眠者蒙擯於親唐太宗時高馮言　禁喪葬作樂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戒飭風俗禁民奢侈宋光宗詔　定制度辨上下　服用居室各有差等　抑昏喪過度之禮　禁追逐無名之費金章宗時宰臣集議　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使士不趨於文華　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元世祖時許衡言　月朔讀法明洪武二年命郡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　分敎郡國明太祖以北方喪亂之後命選國子生往各郡分敎　社學師儒各[illegible]天下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敎子弟　大誥三篇訓化民俗明太祖倣成周大誥之製以訓化民俗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著爲條目既而又錄爲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篇其意益切至矣　家識慈孝人知廉恥唐太宗時高馮言

士敦操尙鄉恥輕薄宋文帝元嘉之政　識朕此懷務相安養　海內之人皆爲兄弟唐太宗詔勞刺史陳君賓　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宋文帝　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宋太宗時陳旭十二世同居　民間風俗閒稍淳儉金世宗言　刲股割肝咸見慶賞　數世同居輙復其家　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史論　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唐憲宗時權德輿言　宋之敎化有足觀者矣宋史論

來遠

〔原〕懷遠以德尙書　誕敷文德尙書大禹　舞干羽而有苗格書　弗寶遠物則遠人格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明王愼德四夷來賓　柔遠能邇安勸庶邦並書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詩　惟德動天無遠不屆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並書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　方外百蠻無思不服漢書　蠻夷率服書　蠻夷懷服大戴禮　遠夷稽顙後漢書　蠻夷皆服呂氏春秋　夷狄思慕司馬相如諭蜀書　隣國繦負歸德尙書中候　四方繦負而至　駿奔稽顙委質重譯張景陽七命　諸侯同日貢者五百國帝王世紀　桀無道因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者六國尙書大傳　遠方來譯至者十六國帝王世紀桑穀合生　四方來附詩　一時歸湯帝王世紀一時歸湯者三十六國　通道百

蠻（國語武克殷） 肅清萬里（晉陽秋高祖伐公孫） 庶邦丕享（書） 不
遐有佐（詩） 近者悅遠者來（論語） 幽邦肆險遠國亡遐
（應瑒華林園詩） 延頸舉踵向風慕義（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心歌腹詠
樂在歸附（胡綜為吳質作降文） 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詳帝） 風
雨所至莫不從助（史記五帝本紀） 容須歸文王（呂氏春秋） 夙沙
歸炎帝（帝王世紀神農氏） 句奴來朝（漢書宣紀） 鮮卑送翼（晉中興書）
（元帝大典） 奇肱車至（括地圖） 肅愼來貢（書） 僬僥貢沒羽
（帝王世紀） 濊貊貢良弓（典論） 西戎獻劒（列子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
劒） 西胡獻楛（十洲記云周穆王征西戎獻楛是百玉之精） 西旅獻獒（書）
越裳貢雉（史記周本紀越裳貢白雉） 倭王獻錦（魏志景初中倭奴王遣獻以錦）

獻吉光毛裘（武帝天漢三年西域國王獻吉光裘） 火浣以示百寮（魏志
齊王芳即位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楛矢陳於玉階（王虎
賀齋集貢獻表） 增 德禮形則遠者來格（唐語） 脩政事則遠
人來歸（宋呂蒙正言） 民既安利則人斂衽而至 以德懷
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宋張齊賢言） 殊方異
俗相率向化（宋趙普言） 懷荒振遠諭以賞格（宋太宗時陽州嘗議秉會）
遠人來歸宜有旌異（明成祖諭） 與民休息遣使往來（宋太
祖） 聲教遠被自當來賓 脩文德以來遠 無鈍兵
而挫銳（宋太祖時田錫言） 示綏懷萬國之心 用駕馭四夷
之策（同上） 垂天覆之仁 假來王之便（宋真宗時宋元禧言） 不

使北面則遠方何所瞻仰（唐高祖時高麗貢方物帝欲讓而不臣溫彥博曰遼東本
箕子國漢元菟郡不使北面則遠方何所瞻仰） 二歲一進 此非所以來遠人
（宋神宗時令洮河諸國限二歲一進游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 王會圖（唐太宗時遠方
朝貢甚衆服裝詭異命顏師古作王會圖以示後） 西州程（宋太宗太平興國高昌國遣使朝
貢太宗以遠人輸誠遣王延德使焉雍熙二年使還撰西州程記以獻） 仙晨帝所（隋煬帝在
東都以外國朝貢至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十餘萬百官都人列綺樓閣夾
道設服光麗盛郁皆供帳池酒林藏在所令邀飲食醉飽夷客嗟咨謂中國爲仙晨帝所） 玉帛風雲
（明永樂時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外國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上顧皇太孫曰可謂萬方玉帛風
雲會） 兵 漢文帝却千里馬 晉武帝焚雉頭裘（唐魏徵語）
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唐高祖） 西域諸國來朝獻地（隋煬帝）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來遠

諸蕃畢集洛陽（同上） 四國扈從東封（唐明皇封泰山新羅百濟靺羅
倭四國畢赴） 不受康國內附（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謂招來絕域弊費百姓謝不受）
交趾獻前貢物（元世祖征交趾不忽木曰如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 大小
（自前時不服兵可矣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王等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
遠通悉奉琛幣 東逾遠水重譯來附 西南極遠之
國俱來朝受封爵（明成祖）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帝王部十五　用賢　責躬　〔增〕崇儒　成慶　勤勞　諫諍　務農　巡行

用賢一

〔原〕管子曰昔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得太常察乎地利得青帝辨乎東方得祝融辨乎南方得大封辨乎西方得后土辨乎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下化　左傳曰舜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注禹稷契皋繇伯益　帝王世紀曰禹納禮賢人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　尚書曰高宗夢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帝王世紀曰文王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爲四臣　毛詩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萇注曰芃芃木盛也棫白桵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喻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理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　管子曰桓公在濔管仲隰朋見忽有二鴻飛而過公歎曰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　漢書曰高帝云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班彪王命論曰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漢書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　〔增〕通鑑曰漢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又曰晉時海內大亂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度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於是辟掾屬百餘人刁協卞壼陳頵庾亮等皆與焉　又曰周顗奔琅邪王睿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又曰秦以王猛爲相猛剛明淸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秦國大治　唐書曰太宗嘗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元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正

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　又曰太宗爲天策上將軍
下敎以杜如晦等並以本官爲學士凡分三番遞宿於
閤下號十八學士　又曰帝召馬周未至使者四輩敦
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　又曰帝嘗曰朕官
必以才不肖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
魏徵不棄也　通鑑曰明皇謂盧懷愼曰朕以天下事
委姚崇以卿坐鎭雅俗耳　又曰姚崇宋璟相繼爲相
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
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唐書曰德宗時外雖有宰相
主大議而陸贄常居中參決時號內相　又曰憲宗以

裴垍爲學士時李絳崔羣與同列又擢韋貫之裴度知
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自宅選任罔不
精明以成元和之治　宋史曰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
才而尤禮文士卽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俱被進
用　又曰太宗厲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李昉舊德亟加
進用繼擢呂蒙正張齊賢迭居相位復進賈黃中俾參
大政而四臣將順德美脩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　通
鑑曰太宗嘗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又曰
眞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對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
人此最爲先　宋史曰仁宗時晏殊爲相殊平居好賢

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
務進賢材而仲淹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　又曰仁宗用文彥
博富弼爲相詔百官郊迎范鎭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
之以至誠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
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
兩得矣　又曰富弼與文彥博並相宣制之日士大夫
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
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元史曰仁宗卽
位召世祖朝諳知政務素有聲望老臣平章程鵬飛董

士選太子少傅李謙左丞郝天挺廉訪使程鉅夫等詣
闕同議庶務　通鑑曰元仁宗嘗曰回回以寶玉鬻於
官此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
又曰元英宗以拜住爲相謂之曰乃祖木華黎佐太祖
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不盡心拜住再拜曰臣
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
耳　通紀曰明太祖下婺州胡大海薦青田劉基浦江
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太祖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
康入見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又曰仁宗卽位進蹇
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

並兼職如故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
品超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　又曰仁宗賜宴
義楊士奇勅內有云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
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　又曰孝
宗經筵畢召內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取
羣臣奏本付溥等面議以次陳奏從容顧問擬議停當
然後批答　又曰劉大夏嘗召入內廷奏事至御榻前
上轉視左右即近侍內臣皆退避不與聞也　又曰都
御史戴珊以疾求退不得一日上召劉大夏議事因奏
及之曰珊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爲彼申達

下情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
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我而先歸乎

用賢二 大賢　優賢附

原 賢者國家之器用　欲霸王者託於賢 說苑　百僚師
師百工惟時 書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書　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書　任天下智力 魏志　以聖賢者爲牧上賢
下不肖 周書　貴人而賤祿 禮記　善人在上國無幸民 左氏
禹稱善人進不善人遠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能
用善人民之主也 左氏　任能 禮記　使能 周禮　任才
尚計 吳志　知人拔善 虞預晉書　或以言揚或以德進 禮記

任賢得人 袁宏漢紀　舉不失德 左氏　拔奇取異不問僕隸
取士於賢不拘卑賤 袁宏漢紀　唯其任也何賤之
有　急賢甚於飢渴用人速於順流 典論　收天下之
傑　朝九州之俊　收禮名家 與書　網羅羣
彥　探海出珠巢網羅鳳　羣士慕嚮俊傑來仕 曹植
杖策北渡 東觀記　鱗集帝宇 曹植　迎龍鳳於廊廟 抱朴子
登俊乂於壠畝 王粲七釋　林無被服山無韋帶 張景陽七命
藪林之下無愁士江河之畔無隱夫 劉向　河濱無洗
耳之士 曹植七啟　淵藪無不收之歎 傅元七謨　高宗夢傳說
書　文王見呂尚 伊侯 中　以幣聘伊尹 孟子　設壇拜韓

信 漢書　呂尚牧渭濱　樂道出獄吏 後漢書　拔足揮洗
揖酈生之說 王褒論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班彪王命論　二老
歸周四奇入漢 揚雄　舜駕五龍漢鼓六翮 抱朴子　漢用
三傑 漢書　魏基五儁 諸葛子　使四面從五聖 黃帝　顓頊
年十五而佐黃帝　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 竇子　黃
帝舉風后力牧 史記　舜左禹而右皋陶 大戴禮　使少皞
主金　使祝融氏主火 越記　以句龍爲后土　命重氏
爲南正 古史考　分命羲仲宅嵎夷　申命羲叔宅南交
分命和仲宅昧谷　申命和叔宅幽都　尊任伯禹
尊顯之官 並書　處羣臣之上 諸葛亮表　分掌四方各如己

視（帝王世紀） 輔佐不阿（淮南子） 智竭其策（漢書） 勇奮其威

（唐丘壽王論） 同心同德（書） 同德度義（左氏） 得力收而爲

五帝先（漢書晁錯策） 得咎繇而爲三王祖（漢書） 舉后稷民

除四死（謂饑寒勸苦） 問鬻子民得四生（賈誼新書） 十夫帝翼

書 九才亂武（五七類） 五賢與邦二八登帝（魏文與曹洪書）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將相則

張安世趙充國（並漢書） 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俊民用

章家用平康 寅亮天工（並書） 佐化於外（帝王世紀） 其惟

吉士相我國家 既獲仁人祗承上帝 格于皇天

格于上帝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並詩） 藹藹王多士

萋萋臣盡力（蜀雅）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邦

家之光 公侯干城、公侯腹心 維申及甫維周之

翰（並詩） 衛青在位淮南不敢謀（漢書） 子曰有疏附子曰

有奔走子曰有先後子曰有禦侮（詩） 如石投水 河

潤九里（東觀） 冀得其澤（莊子） 魚有水（蜀志） 鳳有翼 杞

梓皮革自楚往也（左氏） 天下之士多就之（孟子） 俊乂在

官 罔匪正人（書） 六官之長皆民譽（左氏） 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書） 鴥彼晨風鬱彼

北林 翩翩其羽亦集爰止 振鷺于飛 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無怨無惡率由羣

匹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並毛詩） 【增】選舉英才無拘

定制（漢胡廣） 英能承風俊乂咸事（後漢書） 拔巖徒以爲

相 載釣叟而師之（晉庾頎） 鑒啬夫捷給之對 思絳

侯木訥之功（漢辛龐） 聖主賢臣世以致理（漢胡廣） 天下

喁喁仰其風采 廟堂納其高謀 疆埸宣其智力

帷幄容其謇辭 舉措稟其程式（並後漢書） 用人當用其

所長（元許衡） 用賢轉石（漢劉向） 用君子則治（元世祖時廉希憲疏）

（時皇太子遣人問疾因問治道希憲答曰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 人主用忠良久益

治用邪佞一日多矣（唐楊復） 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

難進易退之人（宋王曾） 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宋杜

範） 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元世祖置集賢館命阿魯渾薩理首

館之士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有官於自者欲陞其事故盛陳所給稟餼於

內冀帝見之帝果召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曰汝欲使朕見而揖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

不至況損之乎） 知人堯舜猶病（唐李絳） 用賢人主之事（宋李

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人請是市私恩也故啖遊之使恩歸於上） 召諸賢於散地（宋高

宗二十六年詔觀政事收擢咸柄召諸賢於散地） 一時舉望收召略盡（宋理宗時）

御極以來親擇羣才 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宋太

宗語） 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唐文宗時） 設此待天下賢士

（唐書㡣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 非敢望拔十

得五（宋太宗謂侍臣曰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

其爲我博選賢士朕將用之（唐文宗）此名臣也朕將用之（宋太宗飛白書向敏中及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元英宗時拜住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書曰卿言直副朕心）朕且大用（宋陳康伯除吏部尚書宰臣議用權尚書高宗曰朕且大用何權爲）布衣不次進用（周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下列寘諸要途（宋范純仁曰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眞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宰相豈盡由科第（周世宗語）宰相須用讀書人（宋太祖語）寓意磻溪（宋太宗曲宴後苑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在呂端爲相也）副予前席（眞宗時楊億在告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注想元老（唐文宗上巳宴羣臣曲江以裴度不赴賜以詩有注想待元老之句）渴想

儀刑（宋神宗以安石爲數復召爲京知樞密院事以行來至帝賜詔有云渴想儀刑不忘夢寐）猶恨致用之晚（宋太宗於呂端驟被遷擢得恨致用之晚）致太平必斯人（王旦嘗奏事退眞宗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自舉無先容（唐太宗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張行成朕自舉之無先容也）非由左右言（宋英宗以唐介爲御史中丞謂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由左右言也）聞其彊幹召還（張詠在蜀太宗聞其彊幹召還爲樞密直學士）惜閒卿於彊健時（辛次膺拜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閒卿於彊健時）受命而來喜於得賢（褚亮事薛舉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喜於得賢）方美宮缺每欲用卿（明皇以蘇頲爲中書侍郎勞之曰方美宮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無及昔朕爲賢恨）漢高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賢亦資暴莽（後漢書）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

漢高舍陳平之醜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晉書）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經濟類編）夏禹得皋陶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霸長（唐太宗）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衞善兵而房杜濟以文（唐書）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冑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唐王珪）汝得象殊重愼微密（章得象晏殊）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賈昌朝）惟汝仲淹汝誠

予察（范仲淹）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富弼）曰衍汝來汝予黃髮（杜衍）予早識琦琦有奇骨（韓琦）惟脩惟靖立朝巘巘（歐陽脩余靖）素相之後含忠履潔（王素）襄雖小官名聞予徹（蔡襄仁宗朝杜衍韓琦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英宗時司馬光言）氷鑑則有王恕彭韶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老成則有劉健謝遷文章則有王鏊丘濬刑憲則有閔珪戴珊（明孝宗朝）

【原】求賢

帝咨四岳（書）明敭仄陋敷求哲人勤於求賢

旁求俊彥並書 開求賢之路 求賢如不及並書 我求懿德詩 無幽不求 天賜賢人 夢帝賚良弼並書 興能進賢周書 舉賢禮記 舉佚民書 贊傑俊月令 聘名士禮賢者月令 舉賢良文學漢書 舉爾所知論語 枚卜功臣 聿求元聖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並書 一饋七起詳勤勞篇 一食三起帝王世紀 方欲興文武 每食未嘗不在鉅鹿漢書 仰山董子 側席後漢 障賢者死尸子 增 天下之士騷然而至甯戚對齊桓公 拂巾衽褐以企旌車晉郤詵 白駒皎皎不離風塵 束帛戔戔榮高物表唐蕭至忠疏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人並行必有我師漢孝廉詔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孔融薦禰衡表 求賢暫勞垂拱永逸任昉 束帛未賁於丘園 蒲輪頓轂而不駕晉虞預上言 比下詔求賢 又搜遠所遺唐德宗 豈惜才異代治今日之天下唐肅宗詔 天生賢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宋崔與之 止得求名文士 難得有道賢人唐關播謂德宗曰陛下求賢又使人自舉薦然止得求名文士未能得有道賢人上曰今宰臣亦以賢否爲念 何以副求賢之意金世宗謂宰臣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 思得賢士寤寐不忘 乃襲選邪等皆公以鷹隼之人以副朕望之意 世宗又曰思得賢士自今內外官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 令 遺逸皆見旌異宋理宗親政遺逸皆見旌異 因民望而並招之

理宗時臣僚多乞召還真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之 丁翁 搜訪山林隱逸之士 元英宗 招致山澤道藝之士元阿魯渾薩理勸世祖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之 分行十道旁求隱逸之士明太祖命學士詹同等十八人分行十道旁求隱逸 手詔趣召宋孝宗即位 奉詔求賢元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帝素聞趙孟頫 求賢三十年元世祖嘗謂求賢三十年惟得實 乃能致難進之賢明吳與弼 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 樂於忘勢 羣賢偕來布列在位 求賢圖治宵旰皇皇 原 俊賢就賢體遠 尚有德禮 尊有術漢書 聖人養賢 大亨養賢易

禮下賢者史記 外禮宰相漢書 待以殊禮東觀 待以師禮漢武傳 待以客禮楊雄 天子交匹夫孟子 周公下白屋家語 五鞠而式大戴禮 三顧於廬蜀志 軒轅膝行于莊子 文王趨拜 上親執轡後漢書 釋旋繫軼帝王世紀 攬屐拜於牀下後漢書 每爲之拜吳志 不冠不見漢書 ……而起列女傳 遂至東前 引登御牀 喚遊入輿 爲掘新井 爲設虛坐吳志 子陵俱卧耳 子太非吾吏 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居 式商容廬帝王世紀 君其力就會 終祿其身 封比干墓書 載自臨喪帝王世紀 增 急登賢之與虛降

已之禮（後漢書）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漢郎顗疏）唯恐禮之不重（晉皇甫謐）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淮南子）側席以求（光武側席以求幽人）下車而揖（光武書出南郊嚴遵曳長揖持鹿翁往立不動天子下車而揖）傾身禮之（王景略有王佐才符堅傾身禮之以為股肱羽翼）降寢殿設壇席　尚書奉引延問得失（後漢書）引至卧內（唐太宗嘗引魏徵至卧內訪天下事）賜坐詢事（宋真宗時种放見於崇政殿賜坐詢事）見必為輿　去輭臨軒以送（唐明皇於姚崇）入屏不趨贊事不名（漢明帝於包咸）以輩行呼而不名（唐陸贄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錫以几杖（漢包咸）賜延年杖（魏文帝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所宜優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勅賜尚書

祿（漢明帝東巡過任城幸鄭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御書得賢頌（宋虞允文以相容使復為四川宣撫太上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孝宗又為製跋）解衣衣之（唐德宗於陸贄）覆以襭袍（韋綬為翰林學士帝嘗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襭袍覆而去）庭為納陛（宋真宗每見呂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體肥大宮廷陛峻特令為納陛）鄉改旌賢（宋仁宗改王曾鄉名曰旌賢鄉）

崇儒一

增　通鑑曰漢武帝即位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庭得董仲舒策天子嘉之於是罷黜百家俾學者知尊孔氏

又曰上雅尚儒術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

又曰詔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請為博士置弟子復其身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又曰宣帝時張敞上疏勸上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　司馬光曰光武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繼以明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横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吏咸選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

通鑑曰晉南渡初征南軍司馬戴邈請篤道崇儒以勵風俗從之始立學　又曰晉范甯好儒術嘗謂王弼何晏蔑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

風餘俗至今為患　又曰齊高帝問為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又曰魏顯祖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又好賢樂善李沖李彪王肅等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之風焉　唐書曰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　又曰張復顒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及即位召見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復顒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

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笑曰
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復頓首謝曰陛下乃生
知臣叨天功爲巳力罪也帝大悅　又曰高宗顯慶中
劉祥道陳六事其一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嘗舉秀才
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
遂絶　又曰明皇尊尚經術門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
皆張說倡之　又曰明皇爲太子時褚無量侍讀撰異
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及即位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
設腰輿許乘入殿中　宋史曰太祖復以竇儀爲學士
嘗召草制儀至苑門望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
進帝索冠帶召入儀遂言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
下若此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斂容謝之　又曰太宗
留心儒術貢生皆臨軒覆試　又曰太宗令以儒行篇
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　又曰眞宗謂陳彭年
曰儒術汙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
經術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
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寖微太祖太宗丕變
敝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文舉儒術
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在乎聽受臣之
不易在乎忠直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

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翰篇眞宗爲崇儒術爲君難爲臣
不易二論示之彭年請示輔臣刻石國子學焉　又曰
上方興起道術令邢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
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　又曰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
儒以經術侍講讀乃以孫奭爲翰林侍讀學士嘗畫無
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　又曰渡江以來進退合義
以胡安國尹焞爲稱首　又曰周必大除秘書少監兼
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章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
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
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
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
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眞儒
何至雜伯哉願乎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
欲與之日夕論文　通鑑曰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
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
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
乎　又曰寧宗即位召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初黃裳爲
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
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
乃可帝問爲誰裳以熹對及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及

即位趙汝愚薦之召入經筵　宋史曰理宗即位杜範上言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　通鑑曰理宗贈朱熹太師封信國公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宋史曰理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語

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褒崇之意　宋史贊曰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理宗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又曰理宗召眞德秀還以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上欣然嘉納　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

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於此　元史曰憲宗時高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從之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通鑑曰元楊惟中用師於蜀獲姚樞始重經學乃建書院以許衡爲國子祭酒　又曰元仁宗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眞儒之用而治道所興也　又曰有問巙巙者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巙巙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

宗學於贊善王恂令秘書所藏裕宗傚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愼若此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退朝御便殿輒召儒臣論治道　又曰屢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　又曰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通紀曰仁宗建弘

文閣謂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對寒義復舉學錄楊敬等皆命直弘文館

崇儒二

增 為世儒宗 東晉初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疑義皆取決焉 治天下匠 元太祖時夏人以善造弓見知於太祖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 百代絕學之倡 宋開禧初任希夷請周敦頤程顥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其後皆得賜諡寔自希夷發之 道學非程氏私言 宋光宗時劉光祖言道學非程氏私言乞定是非別邪正從之 正學遂明於

後世 寧宗開閒正學遂明於後世真德秀之力為多 維持三綱五常之道 元仁宗嘗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下開濂洛道學之懿 宋仁宗因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表章此二篇風[illegible]臣見已開四書之端矣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闢濂洛道學之懿不在是乎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真德秀言於理宗 儒者握持綱常如此其固 元仁宗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為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仁宗講學之功如此者皆李孟啟之也 闔戶讀論語 趙普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終身誦聖言 李沆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使我稽古臨事不惑 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裒采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勵志講學緬懷

典刑 理宗贈朱熹太師詔 初登大寶招徠耆儒 劉光祖疏 篤道崇儒以勵風俗 晉元帝時戴邈言 崇禮儒臣講求治道 明宣宗論楊士奇等 宜近師儒 宋仁宗時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 褒表老儒 理宗初立詔褒表老儒 儒林舊德 宋趙師民在經筵十餘年累請補外帝自寫詩寵行目以儒林舊德 尊寵儒臣 曾公亮擢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賜服仁宗面賜之曰朕自講筵賜與所以尊寵儒臣也 渴於相見 胡安國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為累詔不至 從容咨訪 熙寧初呂公著薦程顥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正午始趨出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儒者逢辰之幸 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奏經版大備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四方無事何以及此 儒臣入省議事 元世祖時右丞相安童請令

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從之 白衣對崇政殿 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胡瑗白衣對崇政殿授校書郎 就寢起讀終篇 孝宗時朱熹投匭進封事帝已就寢起讀終篇 咨時務訪治道 明太祖進攻婺州由寧國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時務訪治道 北面立而問道 周主養老於太學北面立而問道 當用經術明於大誼 漢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者 館閣之職文史為先 宋孝宗時呂祖謙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選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 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 元仁宗時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才者請擢任之使學者有所激勸帝曰朕言是也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之 盡令讀書知為治之道 宋太祖詔武臣盡令讀書 天子禮樂之司 唐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供擬太盛無益國家議白罷之

張說聞之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延置賢俊則麗正院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蓋未達耶帝知遂書堅

翰林深嚴之地

宋太祖曰翰林深嚴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等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

詳明禮樂 博涉典墳 為儒學之宗師 乃薦紳之領表 周世宗留田敏詔

闡揚文治 儒學彌臻 周嚴廊以聘隱淪 盛科選以來才彥

勤勞一

原 抱朴子曰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
體之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
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

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子心論導養而質元素二
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
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 澤之辭
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
記秘要窮盡道真遂升龍以高濟與天地乎罔極 史
記曰黃帝代神農諸侯有不從者從而征之未嘗寧居
東至海登桓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雞頭南至江登熊
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
以師兵為營衛 帝王世紀曰堯命禹以為司空繼鯀
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

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 又
曰禹沐淫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乘四載
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七百國 鬻子曰禹飯一饋而
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恐其留吾門也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以羅雀 符子曰
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
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為
君之勞矣 增 通鑑曰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於永
巷待罪王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治

又曰漢武帝時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
遺汝 又曰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及親政事
勵精為治 唐書曰太宗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
如主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
而食亦勵精之主也上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
不假羣臣羣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
諫爭 又曰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
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
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
殊不知倦也 又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

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
漏下十一刻　又曰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文宗命輟
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
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爲清明　宋史曰太宗孜孜爲
治每御長春殿視事罷復即崇政殿臨決日旰未退御
膳謝泌言請自今長春罷政既膳後御便坐不報　又
曰眞宗嘗謂邢昺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憂勤損
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爲本經指意必不然且夏禹
焦勞有元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憂人之心不自
暇逸緻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邪　又曰孝宗清燕每

訪政事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
朝政闕失民情利病　又曰嘉定閒范鍾爲崇政殿說
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
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　通
紀曰明太祖諭侍臣曰朕即位有年常常勤勵自勉待
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
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
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

勤勞二

【原】惟德之勤　克勤于邦　與民用勤　勤思勞體
勤而禮下　勤于吏事　祗勤于德夙夜弗逮　文王
既勤止我應受之　自強不息　勞謙匪懈　憂民救
水（越絕）閔不容息　禹愛惜寸陰（帝王世紀）湯不棄尺日
書決獄　夜理書　夜不暇寢　夜分而寢　不懈
于位　政事簡心　惟德日新　萬邦惟懷　不僭不
濫不敢怠遑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過門不入冠掛
不顧（砥柱銘）荷鍤戴笠　櫛風沐雨　替墜不顧　身
執畚鍤　自操耰耜　盡力溝洫　夫負婦戴　燒不
暇拂濡不給旋（路史）手不生爪脛不生毛　股無跋脛
無毛　手生重繭　脛無候朝　身親其勞　肌色皯

黴　【增】舊勞于外　其勤王家（書）　昧旦丕顯後世猶
怠　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傳）　此陛下宵衣旰食之時
（李絳對憲宗）此豈王安寢時（後唐張承業謂晉王）勤心庶政日有
咨詢（宋孝宗）上憂勤如此今何可不言（李浩言於孝宗）憂勤
於路朝之頃　切劇於廣廈之閒（理宗時李宗勉建言）索燭以
記明而即行（金宣宗謂太子曰吾嘗夜思天下事索燭以記明而即行汝亦當然）未明
而朝日昃始罷（明太祖）怠荒是戒厲精是圖（明孝宗時大學士劉
健上言祖宗黎明視朝一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晏散歸或至昏暮乞怠荒是戒厲精是圖上嘉納之）
勤於聽斷四鼓即興（明太祖）夜分五鼓猶閱章奏（明世宗雖
紹元西內而攬綱物惰夜分五鼓猶閱章奏）

務農

原 務農重穀　命農勉作　並耕而食以勸農也(尹文子)

勞農勸民惟農是務(國語)　威戒農用(國語)　紀農協功

興鋤利甿　農天下之本(漢書)　五穀萬民之命　民以

食爲天(史記)　不耕受其饑(神農之教)　咨十二牧食哉惟

時(尚書)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寅賓出日平秩東

作(尚書)　嗟嗟保介惟莫之春(毛詩)　告布於萬民(說苑)　乃

疆乃理乃宣乃畝　命我衆人庤乃錢鎛　歲事來辟

稼穡匪解(毛詩)　明時播草木(大戴禮)　播時百穀(尚書)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毛詩)　初開藉田(漢書武帝詔)　乃以元

日祈穀于上帝(禮記)　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月令)　天子親

耕(穀梁)　躬耕勸農(風俗通)　天子三推(月令)　爲大田(東京賦)

籍於千畝之田(藉田賦)　爲藉千畝(禮記)　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毛詩)　躬三推(月令)　發止千畝以帥萬國(藝文類聚)

冕而朱紘(禮記)　履文舄佩明珠(元帝)　神農

親耕(帝)　禹稷躬稼(論語)　耕於鉅定(漢書武紀)　耕於鉤

盾(漢書昭紀[illegible])

增 本立而太平可議(周[illegible]太平可議)　農事不

脩則樂土爲墟(晉王[illegible])　農桑衣食之本(元仁宗論)　當以

力田爲先([illegible])

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illegible]　當使之耕耘織紝

居劉[illegible]　農不勸而耕者衆([illegible])

農耕作(宋太祖[illegible])　慮失播種([illegible])　弭兵輕賦專意於農(太宗[illegible])

之兆[illegible]

敦本務農慶詔勸助(宋仁宗)　勸農桑敦紡績(元太宗)

務本業抑游手(金大定詔)　農月常務一切罷省(唐[illegible])

農勞之時戒飭省事(宋仁宗詔)　毋淹刑獄

一月[illegible]　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宋仁宗詔)

勸飭民力田([illegible])　條晰勸農之績([illegible])

以妨農務(宋[illegible]詔)　學校農桑之績([illegible])

[illegible]者降　置勸農司(宋[illegible])

農司(元世祖[illegible])　設營田使([illegible])　立司

遣巡郡縣([illegible])

名爲勸農([illegible])　但寬其力勿奪其時　是乃妨農何

[illegible]　立農師

置田鼓明太祖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桑時月晨起擊之

田家詩後唐明宗時大有年唐主與馮道從容問曰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對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述聶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

豳風圖明宣宗得趙孟頫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揭於便殿之壁

耕夫記明宣宗道路見耕夫因錄其語作耕夫記

織婦詞宣宗又作織婦詞一篇復繪圖揭於宮殿及閭里令知民事之艱

桑輯要元世祖注意於農桑一事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

景德農田敕宋真宗命丁謂等參詳刪定景德農田敕五卷

農器勿算真宗時呂夷簡初知蜀州代還言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

旬上雨雪宋仁宗詔諸州旬上雨雪

早歲習知稼穡遼興宗詔

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元世祖謂侍臣曰朕嘗歷外任於知民間之事想前代之君嗣享富貴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帝王部

觀稼於郊一歲再出

躬耕籍田以先天下宋仁宗

命藏微時耕具宋高祖命藏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見之有慚色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命圖所歷艱難明太祖命圖所歷艱難以示子孫上諭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刻耕夫織婦蠶女之形明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爲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於禁中

采陰晴豐凶候驗之說宣宗勤政恤農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時胡濙爲禮部尚書以其素習田事多聞曲詳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濙多采其說爲對

編歷農家洪武間圜丘成帝出視太子從行因命左右導之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絲案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

道中耕耒明宣宗道中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耒三

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驚謹拜令隨至營人賜鈔

召觀稼於後苑宋仁宗幸後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植花卉而歲以種麥欲知稼穡之不易也又哲宗召輔臣觀稼後苑

饗先農於東郊高宗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

耕籍不事虛文明太祖曰耕籍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農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

秉耒貴有實心明宣宗時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因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君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

序教坊雜伎明孝宗即位耕籍田畢宴羣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出褻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即斥去

用田家典故明世宗初行耕籍禮率百官祀先農畢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請㮚青錢後首京府耆老二人驅牛二人曲躬按聲教坊樂工執綵旗奏臘酬歌一唱百和殿旗而行上秉耒一往三返如儀畢乃坐鼓二公九卿助耕畢教坊前呈應用田家典故帝王部

籍田頌貞觀初太宗躬耕籍田岑文本奏籍田頌文致華贍

躬耕籍田記宋仁宗命宰臣張士遜撰

責躬

原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山崩川竭爲之出次左傳

臺榭不塗馳道不除穀梁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左傳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書湯誥

禹見罪人問而泣之說苑

湯旱而禱桑林子

成王思慕琴操

翦爪呂覽

截髮曹瞞傳云操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操馬騰入麥中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請自刪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捨宮

寢（列子云黃帝憂天下不治也）避正殿（鍾離意別傳意諫明帝）山崩川竭
君爲不舉（左傳）大荒則不舉大禮則不舉 天地有災
則不舉 邦有大故則不舉（並周禮）年不順成食無樂
（禮記）大祲食不兼味（穀梁）凡日月食令去樂 四鎮五
嶽崩令去樂 大怪異裁令去樂 諸侯薨令去樂
大札令弛樂 大災令弛樂 大臣死令弛縣（並周禮）
山崩川竭爲之徹樂（左傳）大札素服 大荒素服 大
災素服（並周禮）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禮記）湯之救旱
素車白馬（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
降服垂纓（傳云山崩川竭君爲之垂纓）增 旱蝗責躬（貞觀二年以旱蝗責躬大
赦）
災異責躬（宋英宗治平二年）久旱責躬（金章宗以久旱下詔責躬宰臣
上表待罪詔答曰朕德有愆上天示異卿等各揚乃職思副朕懷）責躬脩德（宋仁宗時太白
犯歲星又犯執法余靖疏言）此朕之責百姓何罪（又仁宗時京師久旱民多疾疫
帝自責明日大雪）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又左丞相公亮等言彗星之異由臣
等不才所致請避賢路帝云）朕今聞過 朕亦當自戒 恐不免
斯過（並唐太宗）痛自悔（太宗云明責王珪等痛自悔）痛自悔咎（宋員芾勸
高宗身務脩德痛自悔咎）上遽引咎（明皇引咎罷帝朝）下詔罪己（宋寧宗時
臨安火迫太廟）草勅引過（明仁宗命楊士奇就榻前草勅引過）使知朕悔過
之意（宋高宗建炎三年以久陰下詔以四失罪已仍謄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朕嘗
自思豈能無過（金世宗嘗謂宰臣曰朕方前代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

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過而能改庶幾無咎省朕之過頗嘗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
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德宗幸奉天陸贄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故
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
（宋神宗時韓維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
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徽宗建中時日
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王覿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爲外補）將止
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
乎（理宗時災異譴告杜範上言）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 獄訟非
其情與 賦斂失其節與 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
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宋神宗以天久不雨命韓維草罪己詔詔出人情大悅）
刻石記功不若下哀痛之詔 摛翰頌美不若頒罪
己之文（石晉少帝塞河決欲刻石紀功楊昭儉諫止之）惻怛愛民之政徒爲
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 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
四方不以爲信（宋高宗時滕康上言）

戒懼一

原 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生至旦而大
合拱史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也見
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也見妖而爲善則
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
穀亡 韓詩外傳曰昔周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

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文王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行無幾何而疾止　增　通鑑曰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劾致堂謂光武此詔脩己格天超出百王之表）　又曰明皇時日食素服俟變錄因多所貸遺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　又曰宋璟上言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或言分野之變算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脩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黷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　五代史曰後唐明宗廣壽殿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帝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　宋史曰太宗端拱元年以歲旱彗星謫見詔曰朕以身爲犧牲焚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

稼穡之艱難卹物安人以祈元祐　又曰仁宗時日食帝謂執政賈昌朝等曰謫見於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脩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　又曰英宗治平二年以雨災詔責躬初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雨災專以戒朕可曰協德交脩　又曰熙寧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擾聖慮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脩耳　元史曰世祖至元末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消天變之道對曰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正合朕意可復誦之　通紀曰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下詔曰宰輔失職首除姦惡鋤根翦蔓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今者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

戒懼二

原孔甲有盤盂之戒（蔡邕銘論）武王有戒愼之鞀（呂氏春秋）大臣不可不敬小臣不可不愼（禮記）除戎器戒不虞 君子以恐懼脩省（易）乾乾夕惕（東觀漢記）栗栗危懼（尚書湯誥）若火燄燄 若殞深淵 若陟深山 凜乎若馭朽索 若蹈虎尾 夙夜祗懼不敢荒寧 明德愼罰 克愼明德 恪謹天命 克愼天戒（並尚書）天命靡常畏天之威（毛詩）弗寧帝命 罔有逸言 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易）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天道福善（書）月盈則食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易）主不稽古無以承天（東觀漢記）君不密則失臣機事不密則害成 言出乎身加乎民（易）撫我則后虐我則讐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並書）無雖有周親弗若仁人 見爾前慮爾後（大戴禮武王盥銘）無私於物惟賢是與（王弼注易）用其道不棄其人（左傳）不親小事（穀梁）弗寶遠物 弗惟逸豫惟以亂民（書）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大戴禮盤銘曰云云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厥監不遠在彼夏王（書）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詩）咋舌血（英雄記曹操與劉備言）穫觴不飲（洋納）

諫

增天意丁寧以戒（宋真宗將東封孫奭諫曰昔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人君所畏惟天（宋英宗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即上疏數千言論之）負而矜之輕天下士 上天見變其爲是乎（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虞世南言景公脩德彗滅事帝曰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也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吾何得不戒）上天示戒正陛下恐懼憂勤之日（魏徵）正當戒懼脩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金哀宗卻尊號）少有憂勤足爲警戒（宋真宗時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參知政事王旦謂相李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水旱盜賊日取奏聞（旦又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密禱禁庭 跣立殿下（宋仁宗遇水旱必夙夜精心密禱於天）側身脩德以應天戒（宋英宗時彗出營室帝憂之同列請勑邊備呂公弼曰此非小變陛下宜側身脩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日愼一日惟懼不終 上畏皇天之鑒臨 下憚羣臣之瞻仰（並唐太宗語）治安則驕佚易生 驕侈則危亡立至（太宗又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二錢一喜也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佚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 四民遷業深可畏 上下相徇深可畏 廉恥道消深可畏 毀譽亂眞深可畏

直言不聞深可畏後唐明宗時康澄疏

謀猷一

原史記曰漢興孝文施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漢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王隱晉書曰武帝與羊祜張華謀伐吳朝士莫知也濬乃籌量虛實爲戰備孫皓面縛輿櫬降　增唐書曰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善文靜坐李密事繫獄太宗夜就獄中見之與圖大事因共部署計已定　通鑑曰臨淄王隆基與劉幽

求等密謀匡復遂定韋氏之難　又曰肅宗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因言以兩軍縶其四將之策　宋史曰太祖夜至趙普第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又曰太宗時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獲其母帝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與之謀準退過呂端遂告其故端乃入奏曰從來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愈堅其叛心耳不如置於延州使

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後繼遷卒其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又曰眞宗澶淵之役畢士安與寇準合議請帝幸澶淵而議者鬨然二三大臣有進幸金陵及成都圖者準力陳其不可堅定前計　又曰孝宗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王阮對策曰東南王氣鍾在建業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　明紀事本末曰上謀用兵吳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劉基曰不然士誠

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計伐漢

謀猷二

原作事謀始易　信誠好謀漢書　三聖合謀琴操　詢謀僉同書　其治多揆略魏志　親入閭巷即賢人謀谷永　謀出帷幄決勝千里東觀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詩　納五音之策抱朴子　量敵受勝　因事設奇東觀　我取天運可不以萬全漢書　圖畫成敗皆從所言東觀　從命者

克捷違敎，負敗書誅。畫蚩尤像以威天下漢武功考

鳥銜書以感殷人呂氏春秋　獨車渡河漢書　以心敵衆魏武

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世說　文馬而語不及軍事魏武

增 引爲謀主唐太宗於房元齡　翊輔謀猷明楊士奇　歎其遠慮

宋陳康伯謂梁克家　時諱其謀宋張方平議拒元昊請納是事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仁宗從之

朝除則封冊幕下如此則於西北兩得矣　議者雖其謨謀唐崔祐甫設諫可復貞觀開元

之治　天下益服謀國之忠宋梁克家　數陳秘畫多所嘉納

唐溫大雅於高祖時　謀議之際屢相可否元世祖時王文統與張文謙並爲相文謙以

爲人忌則甚然　元齡善於謀　如晦長於斷同心濟謀左右太宗

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宋畢士安稱寇準　沉摯有謀能斷大事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謀猷　叁

宋薛奎稱明鎬　同心輔政日夜謀致太平宋富弼范仲淹相　必有嘉

謨當告之以達朕元世祖用安童爲右丞相諭許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導之汝有嘉謨

當先告之以達朕　謨謀當國之人非如昔比宋太宗與王濟論邊事

樞密合職中書以通謀議宋仁宗時夏人寇邊遼寇準張方平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

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軍相兼樞密使　密贊大計元世祖在開平時商挺廉希憲密贊大計

參預謀議明太祖於儒士許瑗　與參帷幄大計布衣陳遇明太祖初應聘

與參帷幄大計　凡機密輒與議明太祖於陶安　預謀帷幄動中機

會元世祖時賈昔剌　參謀帷幄剖決如流劉秉忠房元　屛語移時

親密莫知明太祖時劉基所屛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之　筆書漆簡問

答甚密明太祖於秦從龍

巡行

原 時邁詩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翱行穆天子傳云外事翱行　堯亭王歆

秦嶧南徐州　射魚史記　射蛟漢書　雲蓋山海經　風車

春 望翠蓋漢書舊儀云望翠華蓋　載青旗禮記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

秋載鳴鳶前有鷙獸則載貔貅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登咸路崔駰云於是乘輿登天之咸路

鑾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駕華旗建掃霓之旌旄　駕蒼龍禮記云乘朱輅駕蒼龍赤騎乘戎

輅駕白鹿駱乘沅輅駕鐵驪　架黿鼉紀年云穆王越至於九江架黿鼉以爲梁　過鵲鵲

文選張衡云過此皆望漢武帝建元年中息宜春注作曰皆宮名甘泉宮觀名

也　徯我后書云徯我后后來其蘇　望君來漢書　待有功待諸侯有

之外功進　考制度　乘兩儀郭璞　駕五行元大傳　駕象車

律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巡行　叁八

韓子飾玉輅劉歆　舞九馬山海經　駕八龍楚辭　登龍舟

班固　乘鳥舟穆天子、汎樓船漢武帝　浮文鷁司馬相如　求

仙人漢書　見玉女嵩高記　因名山　禮名山漢書　祠魏

公漢書　問樂後史記問後　至朔方史記　歷鳴澤漢書　問

三老東觀　饗六軍魏書文　道舊故史記　問吏民漢武帝　在

靈囿　宴華池魏文帝　先王卜征春秋　王者應入豫章列士

傳　觀風設教張衡　視典披圖　衆功行賞史記　省方

觀民易　至羣玉山穆天子傳云天子至羣玉之山　於是取王乘載王萬隻　升

大比隆穆天子傳　周流八丘淮南子　周行天下春秋　巡行

邦國　歡悅吏民東觀　造於祖禰孔子　格於藝祖書

清道案行(甘頌) 清宮後往(漢書昌樂) 巾車飾路(劉珍) 衛宮填街(漢書曰儀衛官填衢騎士塞路) 雲旗逶迤([illegible]) 羽蓋葳蕤(王沈) 乘龍西濟(大戴) 輿服東巡 靈龜負書 鳳凰覆土(至符于) 舳艫千里(漢書) 旌旗百里([illegible]) 西壓隴首(漢武帝) 北出蕭關(史記) 東巡碣石(漢書) 北升孟門(穆天子傳) 曝書羽陵(穆天子傳) 藏書策府 望祀九疑(史記) 望祀蓬萊(漢書) 祠孔子宅(東觀) 祭橋元墓(魏武帝) 登單于臺(漢書) 遊大樂野(山海經) 舍于珠澤 東遊黃澤 飲于枝洔 觴于瑤池(穆天子傳) 殺陵風雨(春秋) 犬戎雨雪(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犬戎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 答王母謠(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云云天子答之云云) 作秋風辭(漢武帝秋風辭曰泛樓船兮濟汾河) 置酒舊宅(東觀) 置酒沛宮(漢高祖) 新豐起舞(史記) 過沛作歌(漢高祖過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載之後車 從在屬車(漢武) 王行洗乘石(周禮) 巳駕僕展軨(禮) 人皇駕六羽 神農駕六龍(春秋) 伯萬御二龍(括地圖) 穆王駕八駿(穆天子傳) 黃帝馭紫蚪(符子) 帝堯駕白馬(典略) 神農出地輔(春秋) 黃帝極天衢(孫綽子) 黃帝合鬼神 帝嚳通風雨(韓子) 宿崑崙之阿(穆天子傳) 適昆吾之丘(符子) 觀黃帝之宮(穆天子傳) 飲丹巒之山(抱朴子) 升長松之隥(登於宜軫之鄉升於長松之隥) 坐鳳凰之堂(鸞和鳴之音) 飲左驂之血(穆天子傳曰天子渴於少行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 飲白鶴之血(又曰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於巨蒐之人絹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因具牛羊之湩以洗天子之足注曰所以飲血益人氣力) 高祖自擊筑(史記) 明帝御塤篪(東觀) 巡北而羣鶴見(漢書) 居山而鳳凰集(劉珍) 祀四岳懷百神 升春山望四野(穆天子傳) 秉玉戚 方玉車(揚雄) 執白圭獻好錦(穆天子傳) 一觀舊廬祠舊宅 觀河洛受圖書(帝王世紀) 乘雲閣而上下(揚雄) 步雕輦以周遊(王大) 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張衡賦) 千乘方轂萬騎龍翥(應貞七章) 春夏乘龍秋冬乘馬(大戴) 南登熊山東至九山(史記) 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韓子) 雲師灑路雷公驚蹕(劉玢)

遠祖前驅松喬夾轂(孫綽子) 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韓子) 至琅邪臺上鄒嶧山(史記) 祭於鐵山祀於郊門(穆天子) 河靈驚而承旗馮夷儼其操軑(劉珍) 吐風伯於南北呵雨師於西東(揚雄) 為度(孟子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肆心(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 遊海(齊景公遊海十月而不歸) 畋洛(太康畋於有洛之表十旬不返) 罔逸(大禹謨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不歸(詳上) 遊赤水(黃帝) 休元池(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元池天子三日休於元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 登荊臺(楚昭王登荊臺而遊其樂遺老忘死) 遊蘭臺(楚襄王遊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 有遊豫(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豫之業無荒亡之行桓公再拜曰寶法)

言注其實 無怠荒書無怠無荒 露威靈長楊賦云樂遠出而露威靈數搖動

而勞軍旅本非人主之務也 樂佚遊論語 春原秋補管子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不尚有不足者

也 春遊秋豫文選注云以春遊收成以觀豐年之登歛多祭於路 增

幸昆明習水戰唐高宗 行邊塞飭武備明宣宗九年詔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諸將躬飭武備以邊塞爲事 幸西京宋太祖

行邊塞飭武備以 南京有事 幸上京金世宗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 終南謁老

子祠唐高祖 河決幸白司馬坂唐太宗時幸河北縣河溢壞陝州白司馬坂

曲阜祀孔子唐高宗東封 幸孔子宅明皇 幸叔梁堂

祝之宋真宗詔文宣王廟幸叔梁堂分真七十二弟子 幸孔林宋真宗 問帝丘唐德元

贊封禪事與李勣許敬宗同臣不能對 過高年粟帛唐大宗 所經命存問高年賜粟帛 賜所過免

今年租賦之半宋太宗 賜文武官階勳爵帛 所過免

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 嘉禾瑞草然後省方

宋真宗天禧二年詔曰自古省方巡狩之事耳 國家無事省方以時明永樂六年詔

思念保民故有此行明宣宗巡邊詔曰朕夙夜思念保民故有此行 一幸汴梁 再幸中都明太祖 定鼎幽

都北巡者三明成祖 卜遷顯陵南巡者一明世宗 漢武

帝雎上祠明皇自東都還京由河東入京師過汾陰祠后土乃祈穀 唐太宗征遼處明宣宗五年車駕巡

近郊駐蹕雷家召楊士奇等問時事對曰然上曰太宗時數出巡行此非

遠所喪不少也 祭所過丘陵墳衍

王之所至不戒也 祭所過丘陵墳衍

之巡狩過名山大川祭祀神祇 漢景帝 祭所過丘陵墳衍

高祖過沛韓信陵 文帝過

山川大丘陵墳衍 奏所過地志風物

王賢良 奏所過地志風物

赴行在與隨駕 所過

地志風物 人君一出千乘萬

騎侍衛之衆征求之廣 明宣宗

行禮封禪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同心一德

斯天下後世上曰亦時勢不同也

編一巡已與世人時不同矣若以萬乘之尊

年禮欲行時 即駕而西

之廣難矣 明皇在東都欲西還

冬可罷幸林甫陽密奏

西宮車駕往何所待時在後令

帝王 巡行

帝既郎西 停封不果行唐太宗時有封泰山之議既而停封不果行

駕而西 停封不果行 畏卿遂

停耳之議行既書上奏曰何必泰山下停耳

仙衛 皇儀 帝容 從遊必蹕 盤遊無度 原 天仗

崆峒問道黃帝之拜廣成 瑤池舉觴漢武之宴王母

增 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 舜以甲子之朝披圖

而巡洛 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 周王元圃之前

猶驂八駿信度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帝王部十六 帝功一 武功 修文 中興 慕道 雄才 藝能 歎美

帝功一

原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猛獸食精民（精善也）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也）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精民生背方州抱圓天 又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使强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弼公而不阿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飛黃出西方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千歲皁歷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皆北極下夷國） 史記曰帝顓頊高陽氏靜深有謀疏通知事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上諸比砥平也四方皆平而來服屬） 尚書堯典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帝王世紀曰禹為司空功被天下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契為司徒敬敷五教皋繇為士典刑惟明倕為共工莫不致力益為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為秩宗三禮不闕夔為樂正神人以和龍為納言出納惟允於是俊乂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色為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治用之和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庶績咸熙 又曰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復徵之乎 史記曰文帝專以德化民是以海內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書曰昭帝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薛瑩漢紀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以身率禮恭奉遺業

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又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施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漢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增**通鑑曰唐太宗二十年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勅勒諸部皆願內屬上喜詔備禮告廟頒示普天已而車駕幸靈州勅勒諸部隨之上爲詩序其事遂勒石靈州　又曰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令賦詩起舞爲樂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

也　又曰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又曰憲宗時裴度上言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又曰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始盡遵約束　唐書曰元和時帝嘗稱太宗明皇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　宋史曰太宗二十年間平蜀楚拓吳越所向遂志皆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　又曰太祖九年正月受朔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扈蒙上聖功頌以述太祖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　又曰仁宗銳意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富弼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　金史曰太宗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纘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模至是始定　元史曰仁宗入清內難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爲極盛　通紀曰靖海侯吳禎督餉定遼至是還明太祖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成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可不懼乎

禎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又太祖贊曰帝功業益崇愈尚簡朴訓諭羣臣自爲誥勅用兵料敵機變如神嚴於禋祀誠心愛民崇尚敎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

帝功二

原四本具即帝功立　舉而措之事業　功業赫赫　功盛德厚　功侔太古　功冠往代　濟世之功　因時立功　戡定厥功　九鼎勒功　告厥成功　九功惟序九序惟歌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順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迹　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淮南鴻烈解云

女媧陰帝佐虛戲治者也三 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 斷鼇足以立四極 鼇人云大
鼇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辭 曰 鼇戴山抃其何以安之是也 殺黑龍以濟冀州 云又
黑龍水精也力牧太山稽殺之以止 冀州帝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積蘆灰以止淫
水 又云蘆草也生於水故積聚其 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爲淫水 補五帝之濁目綴
三后之頹綱 表正萬邦 綱紀八極 逆氣傷民絕
止之 陰陽沈壅竅理之 拯民沈溺天子急務 剖
判太宗竅領天地 理日月之行 治陰陽之氣 害
百草之實定衆物之名 甄度四海 疏江橋川 平
均土地 度九州 分九州 開九州 導四瀆 植
九藪 鑿江而通九路 九河既道 九川滌源 治

梁及岐 浮濟達河 淮沂其乂 蒙羽其藝 大野
既豬 東原底平 原隰既平 泉水既清 三危既
宅三苗丕敘 鑿昆龍 開呂梁 脩彭離 隄弱水
辟伊闕 決龍門 開玉匱 灃水東注維禹之績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芒芒
禹迹畫爲九州 萬邦咸休維王有成績 增 功蓋天
下率土歸心 唐太宗 功德炳煥號稱賢君 宋人宗 具著
顯庸服我成烈 韓愈 在位長久令名無窮 建學詔識 四九年 隋
挈彼疲民轉之富庶 邊烽不舉外戶不扃 宋太宗 時蔵隋
言 振立紀綱脩舉廢墜 元仁宗 乘百戰之勢輯新造

之邦 遼太祖 太宗 定議歲幣南北弭兵 真宗澶淵之役定 歲幣自此南北
卹兵 南北講好與民休息 金世宗 順天乘時濟羣生於
艱難 晉蔡謨言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 難南非上聖與其雖不能爲也 隴蜀平後未
嘗複言軍旅 漢光武在兵間久厭武事自隴蜀平後未 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
此非朕 所及 文物采章一新 元世祖 典章文物粲然成一
代治規 金章宗 興元聖功 唐倉部員外郎表姚采孝 段功烈爲興元聖功錄
憂勤機略 唐裴度纂述蔡郭用兵以來主上憂勤機略 略之請付史館帝曰如此似出朕意不許

武功一

原 大戴禮曰軒轅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 史記曰軒
轅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以兵師爲營衛 帝王

世紀曰黃帝有熊氏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
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
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
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
於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龍魚河圖曰
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
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
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下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
黃帝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
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

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
萬邦皆為弭服　歸藏啓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
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殺之於青丘　帝王世
紀曰顓頊生於若水首戴干戈二十登帝位平九黎之
亂　又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
丹水之浦　又曰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
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
則北狄怨曰奚為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

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民為之耕老弱饋食
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授者則
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興師伐葛伯
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　說
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
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
湯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
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殘之遷於南
巢　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
鳴條之野　帝王世紀曰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

圖書而歸周王以告於諸侯東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櫝
王親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為王係韈皆曰臣所以事
君王非為係韈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
績禽費仲惡來紂赴於京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
妲己亦自殺乃以太白旄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
於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
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
公為司徒使以黄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召公為司
空又使以元鉞斬妲己頭懸之小白旗　又曰武王四
年起師而東遂率戎車至於鮪水甲子至於商郊　又

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軍
中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興師渡於
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
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
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犇周於是武王
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叛紂死
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
　又曰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
俟天休命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
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

足酌酒欝搖說能彩捋　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廪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盛餘蹤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蕃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闕氏之首探符離之窟埽五王之庭納休屠毘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首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重隨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播耀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為威震匈奴矣　東觀漢記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盛陳威武齊集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為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重有流星墜尋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溢水為之不流

張衡東京賦曰我光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凶靡餘　魏志曰初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收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增通鑑曰晉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絕之又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臾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荊門諸城杜預遣周旨等帥騎夜渡江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又曰太元七年秦大舉入寇詔以謝元帥衆八萬拒之秦將梁成等屯洛澗謝石謝元憚不敢進秦遣朱序來說石等使降序乃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梁成阻澗為陳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路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石等水陸繼進秦主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也秦兵逼淝水而陳元遣使謂融曰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可乎諸將不可堅欲擊晉兵於半渡遂麾兵使卻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元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秦兵

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也堅中流矢單騎走　唐書曰唐兵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陳高祖兵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分兵斷其軍為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斬之　又曰太宗平王世充凱旋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高祖以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　又曰秦王征竇建德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張乃率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獲之　又曰肅宗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太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又曰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

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亘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坌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於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　又曰奉天之亂李晟克復京師露布至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又曰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李愬師夜起李祐以突騎三千為前鋒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成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為計愬遣輕兵斷橋以絶洄曲道又以兵絶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吴房朗山之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

祭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愬不戮一人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橐鞬見蔡人聳觀　宋史曰太祖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初聞作浮梁問其臣張洎洎言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

以爲兒戲耳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栅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　通鑑曰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愼勿暴掠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頓師城下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誓自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君共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宋史曰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

倚北師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今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朕討決矣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　又曰潘美等軍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守陴者不納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麾衆少退是夕繼元遣使奉表請降　明紀事本末曰太

祖之伐漢也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不前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爲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鬬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百艘燔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及明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敵復聯大艦拒戰敵

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　又曰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諭曰都城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則彼勢孤援絶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大將軍達曰兵法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又曰高煦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之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上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爲也且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驚而寡謀外誇中怯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　又曰宣宗親征發京師率大營

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上於馬上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擒矣

武功二

原　載纘武功詩　無忘武功春秋　皇矣漢祖聰明神武漢書　武皇之興神武蓋天曹植論　仁德內洽神武外照晉中興書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詩並　禁暴戢兵保定天下左氏　明王之征猶時雨也大戴禮　文王之時民樂師興春秋　南征北怨書　前歌後舞樂稽耀嘉　不言同辭越絶　不占自來帝王世紀　王一怒能安天下孟子　頓戟一怒伏尸滿野鶡子　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戰國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詩並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王粲詩　天子出征受成於學　天子出征類乎上帝禮記　帝王出征車載廟主虞決注　王用出征易　周王于邁詩　殷受

雒命誓伐放横書 諸侯不義從而征之帝王世紀 受命誅横順天之德春秋元命苞 承害誅害以從天心春秋 兼弱攻昧推亡固存書 黄帝伐九黎帝王世紀 帝舜伐三苗帝德 堯伐驩兜 禹伐共工 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並孫子 啓伐有扈帝王世紀 啓征西河紀年 武始北出禮記 宣王北伐詩 羲和湎淫胥往征之 誕將天威威劉厥敵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並書 保佑命爾燮伐大商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並詩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書 式辟四方徹我疆土詩 晨舉脂燭過水拆舟示無返志說苑 有苗不恭汝徂征書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 武夫洸洸 武夫滔滔並毛詩 櫂兵饗軍 練師簡卒爰整其旅魏明帝 振師五作習馬長楊揚雄 戎車既飭詩 乃駕鶩冥之乘六韜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伯也執殳為王前驅並詩 前朱雀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禮儀 以鶡鶡為旗幟列子 以旌為和之門周禮 旌旗十里吳書 汎舟萬艘文帝記 躬秉武節洪範 親御龍舟晉志 陣為不戰河圖 陣於商郊書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敦商之旅 其會如林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並詩 左杖黄鉞

右秉白旄書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詩 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禮記 貔貅虎獸黄帝殺之戰列子 龍戰于野其血元黄易 戰于鳴條 大戰于甘 血流漂杵並書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並詩 變化如神魏志 變化無方英雄記 龍舉翼起楚漢春秋 龍舉雲興東觀 誕將天威 將天命明威 董之用威並書 威以威天下易 以威不軌左氏 威武紛紜司馬相如 威靈外覆王褒四子講德論 外揮武威荀悅漢記 威光左埽曹植 威光遠震劉歆 威加四海漢書 威震六合張璠記云 威震天下魏志 罔弗祗畏書 莫不震疊詩 黄帝威四盜詩序 潛夫論 高陽平九黎 五十二戰黄帝 二十七征易 革車三萬伐桀於鳴條帝王世紀 甲士三千破紂於牧野淮南子 撥亂反正漢書 折鐵摧木論衡 罪人黜伏書 攘除不軌風俗通 脩敎為伐因土而降左氏 嬰城者雲撤帶邑者席捲抱朴子 殺蚩尤於絕轡之野帝王世紀 克殷誅紂尉繚子 幷項滅嬴傅元古今贊、取秦如鴻毛舉 楚若拾遺脩稱 斷脩蛇擒封豕韓子 斬銅馬破檀鄉後漢光武紀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 孝武征匈奴埽五王之庭典論 薄伐玁狁玁狁于襄詩 攘服四夷天下安然新序 偏師出塞漠北地空帝功詩 蕩鬼區於白水

僉矯制於遐川（漢書） 南威百越北擴匈奴（李靖） 斷匈奴爾元菟（劉書） 威震赤谷（漢書作遮谷水） 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許敬宗） 霜雪被而茨棘枯紘綱振而逆鱗掃（典詳中） 總螭虎之勁卒即矯塗其如夷（徐陵） 踰長城之阻登單于之臺（吳均） 西壓月窟東振日域（駱賓王） 東臨滄海西至玉門（王褒） 屠柳城度龍塞（駱賓王） 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史記） 執訊獲醜（詩） 俘厥瑤玉（書） 于疆于理（詩） 百戰百勝（孫子） 克殷年豐（傅玄） 班師振旅（書） 殺一夫而利天下（六韜）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書） 庶民弛政庶士倍祿（禮記） 出征執罪釋奠於學（禮記） 歸而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武功 九

飲至以數軍實（左傳） 拓土三千里往返速若飛（王粲）

增 櫛風沐雨以申弔伐（梁元帝） 成算所授無不克捷（明太祖） 騰書隴蜀告示禍福（漢光武） 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宋趙普上太宗） 外事征伐內脩法度（宋司□世）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唐憲宗） 兵不血刃罪人斯得（宋明帝） 取威定霸在此一舉（後唐莊宗） 直抵大梁擒其偽主（後唐莊宗） 車駕南征盜賊悉降（漢光武） 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宋世宗） 以此橫行天下可也（唐太宗拔西河郡往返凡九日高祖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 朕為將如此何如（太宗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大潰遁去數百里無人煙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書報太子及高士廉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盛德大功為天下所欽服（鄧禹封光）

武 強藩悍將皆悔過而效順（唐憲宗） 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效（唐太宗自言） 大小百戰未嘗不親冒矢石（明成祖） 藏弓矢於武庫（魏泰東軒錄太祖建天策府其弧矢一張矢五隻藏之武庫以示後世之每歲社重擅必陵於物之首以表武功云） 立射碑於高阜（太祖嘗登外南望高阜令衆射之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至是都河段羨射者其不及名度猶百步也天德二年立射碑以志焉） 討滅桓元 興復晉室 北擒慕容超 南梟盧循（宋崔浩論高祖） 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唐憲宗） 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攝華夏（周世宗） 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 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 驟車出蜀 青蓋辭吳（宋太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武功 十

祖平南唐詔） 削平寓縣 載整皇綱 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 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宋太祖平蜀詔） 爰從江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 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直接於錢塘 犄角之勢已成水陸之師並進 崛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 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帆乃出 奉揚寬大撫戢吏民 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元伯顏平宋表） 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 南控閩越 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 奄入南方盡為我有（明太祖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

守文

原　繼禹之道（孫子）　行湯之政（史記）　繼文之體（春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儀式刑文王之典（詩）　嗣守文武丕訓　對揚文武光訓　宣文武業　法文武遠迹（□紀）　有辭繼伐　昭哉嗣服　下武繼文　鴻肩奉統（東觀）　丕承基緒　右隆世業（漢書）　以奉大業（史記）　太平君子持盈守成　內脩諸己思先王之道　順天尊文（書）　繩其祖武（詩）　克終允德（書）　世德作求（詩）　其承厥志（書）　永保宗廟總一海內（漢書）　夏啓以先（史記）　後命武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並毛詩）　宣二祖之重光纂四宗之緝熙（陸□）　世有哲后　仁聖相襲（陳思王）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帝）　守文佳主（晉陽秋）

增　取或可以力得而守不可以不慎（唐太宗與侍臣論周秦脩短因曰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所以殊蓋取或可以逆得而守不可以不慎也）　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守文爲難帝曰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偃武脩文（魏徵欲上偃武脩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偃革尚文（唐蕭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勸帝偃革尚文）　帝厭武事（光武積苦兵間厭武事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　帝且厭兵（唐穆宗本名宥見憲宗請曰陛下今日偃武脩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又帝悅時討王承宗兵不能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他日帝見侍御史應武曰命名既多何必曰武因改名度羣臣乃知帝且厭兵云）　成憲具在（元孛朮魯翀曰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　拱已以聽（唐高宗永徽初帝賓禮老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　力不難而功已成（明□□元時畧）（精求治元老□動所尊□□崇采保言讜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　繼體守文則有餘（宋史高宗贊曰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非其材也）　一時繼體守文之政燦然可觀（宋史寧宗贊）　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元史成宗贊）　大臣多謂東宮守成令主（明仁宗）　景德以前足爲繼世賢君（胡新安論宋真宗）　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英宗時王□上言）　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元仁宗曰朕纂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　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金世宗戒皇太子）　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世宗大定二十八年萬春節宴於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捧觴上壽上歡甚以本國語自歌曲□□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脩身養德善於持守）　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樂之中（明孝宗時丘濬上言）

中興一

原　續漢書曰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爲牧人能脩德復夏厥勳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內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

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矣中國旣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旣抗文德聿脩勳績弘矣　漢書曰孝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立後有白烏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宗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荀

悅漢紀曰孝宣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聽斷精明事業脩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殆絕世祖以眇眇之胄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舉羣賢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為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鸞切潘潘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茨棘枯橫綱振而逆鱗埽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

言固已寡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於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　東觀漢記曰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世祖至絳衣大冠乃驚以為非獨伯升如此謹厚者亦為之　帝王世紀曰春秋與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乎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少康同美矣　增通鑑曰太興元年瑯琊王睿即位於江東祖逖言於上曰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晉主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

軍豫州刺史但給千人廩布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　唐書曰明皇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帝許之太子乃還次平涼得牧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太子治兵於朔方至於靈武裴冕等勸即位　又曰廣平郡王俶率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復京城肅宗還京師　又曰順宗旣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以問蔣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

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　宋史曰靖康中王雲以給事中使金議割三鎮以和雲還因言康王舊與斡离不結歡宜將命帝恐爲所留雲曰和議旣成必無留王之理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大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民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淸野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淸野之人眞奸賊也共譟而殺之王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爲驗天命云　通鑑曰康王初卽位議巡幸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南陽光武所興請蹔駐蹕議還汴都若乘舟順流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保守一隅不可得也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遂決幸東南　宋史曰高宗廟號洪邁請號世祖尤袤率禮官議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恐在天之靈有不安會禮部太常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詔從之

中興二

原　功光宗祖漢書　弘宣祖業杜頌　紹先之業書　復先王之道　復文武之境土詩並　復禹之跡世紀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左傳　興衰撥亂詩　復見漢官儀東觀

增　中興文物唐肅宗中興文物未完于休烈　國家再造唐肅宗還京師與千王假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之曰吾國家由卿再造　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書寧王伋淳字漸國勸舘宗　將圖恢復必在川陝宋高宗時王若每言的張浚　扶持王室幾致中興唐書王鐸傳　勸帝還京疏二十上宋宗澤　軍威始盛郭子儀傳兵至靈武　銳意興復宋孝宗

慕道

原　官然喪天下莊子　輕四海之祿漢武內傳　志存四海之外符子　得道貴而不驕呂氏春秋　撤鐘懸而閒居列子云　去妻子如脫躧漢武云　坐華堂森然如松生於棟面雙闕無異崔巍之冠蓬萊詳帝讀　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間想世說　與元通靈白虎通　坐牀生塵語林　問長生之術問至道之精莊子　請不死之藥帝王世紀　至襄城之野往崆峒之山莊子　到峨眉見皇人抱朴子　執元璧見王母紀起穆天子傳　見黃蓋童子　見紫府先生抱朴子　黃

帝候神人史記封禪 孝武好方士東方朔云 駕雲車史記 燃九光燈設蒲萄酒漢武帝傳 玄術華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西京賦 通靈接神抱朴子 會於西山下漢武 宴於閑館相如 通天臺招仙人史記 集靈宮懷仙者桓譚新論 築望仙觀 作神明臺三輔黃圖 青鸞集殿漢武故事 白雲起宮同上 西山爲謠穆天子傳 稷丘迎拜列仙傳 玉女爲王母所臣 巨靈告求道之法漢武帝內傳 王母授地圖周書 王母獻白環帝王世紀 神女持酒淮南子 王母仙桃漢武帝內傳 嵩高見王母竹書紀年 甘泉王母降集仙錄 受道於元素抱朴子 發紫臺之文漢武內傳 象罔得珠莊子 怡然自

得列子 役使百靈抱朴子 能總百神魏曹植辯道論 朝使百神傳列仙 息駕元圃符子 寒裳紫宸贊帝 騎龍乃去記史 升龍高蹋抱朴子 唯劍舄在列仙傳 增 上方鄉神仙之事宋太宗 稍稍後惑方士唐憲宗而後稍稍惑於神仙 徐鉉 上方鄉仙之事宋太宗 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元成宗 明心見性佛教爲深宋仁宗 詳延茂異物色隱淪 思訪話言用熙庶績宋真宗召神仙 奉希夷而爲教法清淨以治民 思得有道之人 訪以無爲之理宋真宗召賢良 訪求道教仙經宋徽宗 脩建洞天福地宋徽宗令天下洞天福地皆修建宮觀 躬受道家之籙唐武宗受法籙 留意黃白之事陳橋曰陛下周世宗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以求服藥以求長年

人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 治丹劑求長年唐憲宗 煩一州而致長年言天台山靈仙所會多異草泌言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諫官列聖未有以方士爲牧民者帝曰煩一州之力而致長年君父何愛焉 拜迎天書宋真宗 告錫靈符唐元宗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靈符告錫 冊爲教主道君 自號大羅天仙宋徽宗上章天帝自號教主道君皇帝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宋徽宗時林靈素言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帝心獨喜因詔天下建神霄玉清萬壽宮 白鶴遶壇鄉雲捧日宋仁宗皇帝鶴繞壇金籙大齋於內日鄉雲捧日 徧往物色之不能得明太祖求仙人張三丰遣使徧往物色之不能得 問以無

爲之道真宗祀汾陰召見高士李宮問以無爲之道 問長生久視之術宋太宗召見陳摶問長生久視之術 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唐元宗敕道士司馬承禎曰朕常念放還丹經一萬卷不如守一書今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 朕常念神仙毋忘朕也唐太宗問孫思邈 道者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唐睿宗問天台道士司馬承禎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何處更求長生唐宣宗好神仙迎軒轅集問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福何處更求長生 神慮澹則血氣和 嗜欲勝則疾疹作 治世莫若愛民 養身莫若寡欲唐宗問道士劉從政對曰宋太宗

白日沖天何益於世 勤行脩鍊無出於此宋太宗太平興國中陳摶來朝見上益加禮重因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何益於世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鍊無出於此琪等上其言帝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日放還山

士有道者匿名滅景裴潾上言於憲宗曰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衒其技哉 終帝世無他驗唐敬宗惑僧老有言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息元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爲圖以觀之終帝世無他驗

堯舜得壽不因大丹元世祖時方士請煉大丹敕中書給所需事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之壽不因大丹也帝曰善遂却之 熙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明太祖謂宋濂等曰秦皇漢武好尚神仙以求長生卒不可得以朕觀之人君能清

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 梁武帝談苦空梁元帝講老子皆足爲戒唐太宗語 、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唐憲宗與宰相言及神仙事李藩對 諺謂長生可得一意脩元 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遥興輕舉之方 脩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 民熙物洽薰爲太和是陛下性中眞樂也 道與天通命由我立是陛下性中眞壽也明海瑞諫世宗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漢武帝末年對羣臣歎曰向爲方士所欺云云 過求長生遂被奸人誑惑明世宗遺詔

雄才一

【原】漢書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祀百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荀悅漢紀曰武皇帝恢萬世業內脩文學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其始不克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

獘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爲盛焉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 魏志曰太祖漢相曹參之後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元南陽何顒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吳志曰孫

權屈首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
自擅江表鼎峙之業 增 通鑑曰劉先主自詣孫權求
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熊虎之將
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又曰後魏主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
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
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寸所向
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 又曰魏爾朱兆委
高歡統鎮兵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使握大兵
譬如借蛟龍以雲雨不可制矣 又曰唐太宗神采英

毅羣臣進諫者皆失舉措因假之辭色 又曰褚遂良
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夷讋服威望大矣
又胡致堂論曰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然規模建立
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唐書憲宗贊曰帝剛明果斷
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
收成功 通鑑曰唐宣宗接對羣臣如賓客每宰相奏
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自閭閻細事或談宮
中無所不至少許復整容曰卿等自爲之乃起入宮令
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

嘗不汗沾衣也 五代史曰周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
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
天下之志 通鑑呂氏中論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
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藝祖以杯酒談笑收
之而有餘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思大有爲於天下
通紀曰韓林兒以太祖爲左副元帥不受曰大丈夫寧
能受制於人耶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初克太平耆儒
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太祖召安語時事安曰方今
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
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

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又
曰吾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

雄才二

原 雄才大略漢書 雄才遠略魏志 雄略之主吳志 一世
之雄徐爰宋書 天姿傑邁晉陽秋 意思安閑魏氏春秋 威聲
電斷晉陽秋 論決大事魏書 沈毅大略晉陽秋 舉止自
若續漢書 謀經藝發圖讖東觀 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詩
才直驚人勇非人敵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東觀 壯
士何畏漢書 按行賊營東觀 迴山倒海素訟 迴天倒日
陸機 鞭笞天下史記 囊括天下繆襲鼓吹曲 席捲天下包

舉寓內。執朴鞭笞（賈誼）折箠以笞之（東觀）拔萬國之地 九州之結（傳子）心如饑虎志若秋鷹（虞丘）據河爲塞塹山堙谷。直抵南山以爲闕立石東海以爲門（史記）

增 沈謀英斷（宋太宗）英暢神武（明宣宗）性英武（明[illegible]皇）人皆服其英武（明世宗）材明勇略（漢光武）憚帝英睿（宋太祖受禪宰相范質等憚帝英睿有事無具劄子進呈始廢坐論之禮）威德兼隆英略聞見（遼太宗）英謀叡略豁達大度（金太祖）機謀在己取舍如神（遼太祖詔）內修政治 外拓疆宇（遼聖宗）闊達多大節（光武[illegible]）深沈有大略（元太祖）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漢光武）智慮絕人酷類先帝（明[illegible]謂英王）、天子明見萬里外（光武以璽書諭西州皆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帝明見萬里外（徐達謂太祖）漢武雄才大略後世罕及（明太祖詔）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唐太宗祭魏太祖）聰明英乂爲南渡諸帝之稱首（宋史孝宗贊）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宋史度宗論）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雄才 三十三

藝能

原 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書）奇才美藝通微入神（曹植）善史書（東觀記）善草書（博物志）善左右射（典論文帝自序曰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仰月支也）射出百步（典論）射虎於觀（[illegible]）射蛟於江（漢書）手射飛鳥（魏志）發彼小豝詩 少好弓馬（典論）甘蔗爲杖（典論）以單攻複（典論曰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以短乘長（典論）銅丸擿鼓（漢書）自御墳箎（東觀）善鼓琴（漢元帝紀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眇）善音樂（博物志[illegible]桓）巾角彈棊（博物志曰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喜彈棊（典論曰余少所喜惟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造宮爲則（魏書）畫壁爲像（[illegible]）

增 敎射（唐太宗日引諸衛將卒習射於殿庭使數[illegible]年之間悉爲精銳[illegible]）對奕（宋[illegible]善奕[illegible]國作）工文章多藝能（金太祖）學問精博文章華敏省讀書奏七行俱下（宋[illegible]主）幼喜書翰十歲能詩精[illegible]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藝能 三十四

射法曉音律好繪畫（[illegible]）通詁訓工草隸書（唐睿宗）喜學藝善隸書（唐[illegible]宗）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唐明皇）善騎射通春秋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事（後唐莊宗）自敎法曲（明皇旣[illegible]法曲[illegible]之梨園弟子）自調歌曲（金世宗）習巧之勤移於治國（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蛟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宮官皆驚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惟一事不能（元[illegible]帝閱徽宗書畫[illegible]善學士[illegible]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令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耳）作無益害有益（明太祖時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留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若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歎美一

原吳曆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乃自乘船從濡口而入公見舟船器仗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子若豚犬耳　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初爲冠軍孫無終司馬桓元篡帝位遷天子於潯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京邑元見高祖語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凡蓋人傑也　增唐書曰高祖在太原姜蔘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　又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

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又曰劉文靜曰豁達類高祖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宋史曰太祖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　又曰眞宗立爲皇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　明紀事本末曰陶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

歎美二

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萬世永賴時乃功　成允成功惟汝賢　汝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其爾之休

有辭永世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尚書）　潁川冢太守威力　指曰此太僕室也　差強人意　若敵國（東觀）　將軍被創深重猛氣益奮（魏志）　宓不空有名（蜀志李公傳）　每見王文章愛玩無已（魏文帝）　寫王茲頌置諸左右（魏文帝）　後出益奇　斯異美矣（魏文帝）　增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宋王僧謂蕭衍）　此兒瞻視非常（高歡謂宇文泰）　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明洪武謂文皇）　意氣雄豪瞻視不常（皇太祚謂金太祖）　兒有奇表後當富貴（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唐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　生子當如李亞子（梁主謂唐莊宗）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帝王部十七 追舊 哀恤 赦宥 撫勞 責讓 猜忌 儆行 恩倖 奢侈 篡立 昏虐 失政 禪位 登遐 霸

追舊一

原 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　毛詩曰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酒酣自擊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䰟魄猶思樂沛與父老諸母故人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 增 通鑑曰光武幸南陽進南頓縣舍置酒會

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兄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復增一歲 原 東觀漢記曰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慕云思其人到其鄉其度在其人亡 增 唐太宗嘗謂魏王泰曰虞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復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其靈座焚之　宋史曰畢士安歿後眞宗謂寇準等曰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他日王旦奏曰陛下前稱

畢士安清愼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眞不負陛下所知眞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　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居於光興宮宴於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　又曰曲赦會寧府仍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上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　又曰世宗還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

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并帛　通紀曰明太祖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追舊二

原 愼終追舊篤信好友潘岳西征　王思舊勳春秋　帝思舊恩同席書封陽都侯魯國先賢傳　飽一筒餌拜河東都尉東觀　有龍潛之舊魯國先賢傳　有撫塵之好應璩　利祿先死後生禮記　封黃帝之後於薊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並禮記　求樂毅後漢書　賜王鼂孫文士傳　詔求徵卿漢書　羌嘗有警思將帥之臣　單于入朝思股肱之美揚雄　迺畫霍光麒麟閣漢書　刻作鮑信

祭爲哭之（魏志）圖黃瓊於省內（漢書）今經北館無復子侯 封張賀家（漢書）瞻望墳壟（魏武）收械墳墓（魏志）想其餘風（後漢書）感其知己（魏略）臨祀袁紹（魏志）追思楊修（文士傳）安得征虜（後漢祭遵爲征虜將軍卒世祖每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果失名將（又賈復力戰傷創甚世祖聞之曰吾所不遣君入東征者以其敢深入果失吾名將聞其婦孕曰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吾女妻之不令其憂妻子也）聞鼓思臣（禮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賜金奉祀（漢宣賜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奉祭祀大司農朱邑子亦然）

附

上家藏賜詔（唐文宗時李靖孫彥芳上家藏太宗賜靖詔書數函文宗覽之不忍釋手敕摹本賜彥芳）留遺物禁中（彥芳又上靖所賜于闐玉帶佩筆火鑑大觿算囊等物天子悉留禁中）求魏徵笏（文宗問魏謨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謨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贖呂端第（宋呂端子藩兄弟貧負因質其居第真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貫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逋）夢若平生（太宗忽夢杜如晦若平生輟所御饌祭之）求見儀形（日周之亡帝思之甚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詔訪其後（文宗讀貞觀政要思魏徵之賢詔訪其後以謨為左拾遺）因訪其後（真宗嘗觀王禹偁奏議盡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以嘉言聞即名對擢大理評事）有大勳力（宋宗詔有司曰向以子儀有大勳力保乂王家嘗誓山河礪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錄其舊勳（宋太於大將劉延讓）追論定策（宋宗追論韓琦定策勳贈魏郡王）功臣奉祀（宋宗詔以太祖功臣俱係輔佐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子孫寒人治才祿與編民無異其量加恩典俾奉其祀）建三統（漢梅福請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備三恪（明皇以魏周隋為三恪）加比干諡（唐太宗諡比干為忠烈封其墓）

幸列子祠（眞宗祀汾陰還幸列子祠）

賦

序 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狩琅臺東採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髦後蔭眞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郡公爲其延衆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迴上駟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附

詔 唐德宗詔圖中宗以來功臣於凌煙閣詔曰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翊戴之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等掃除氛祲今顧晟等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訏之前烈夫豈多讓闕而未錄孰旌厥賢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

宋眞宗追封趙普爲韓王配饗太祖廟廷詔曰識冠人彝才高王佐翼戴興運光啟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勳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巖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

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烝永同休於宗祏

哀恤

原 上恤孤而民不倍禮記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 諸侯薨去樂周禮 既死不稱名左傳 感念沾襟東觀 嘉幽蘭兮延秀當中夏兮下霜漢書 親故離災 士人彫落魏文士傳 思念不已魏文 追德賦漢書 增 賜粟帛恤其家唐太宗於屈突通 名其妻子至行在厚卹之太宗於魏徵 殯殮所資特宜優卹宋太祖詔賜高防 詔厚卹其家哲宗於孔文仲 恤孝弟力田宋真宗詔 撫恤水災宋天禧三年遣使撫恤京東西河北水災 寬恤流民宋寧宗詔有司寬恤兩浙江淮荊湖四川流民 遣謁者就第宣慰唐代

宗時于休烈父子著儒行特贈尚書左僕射妻韋國夫人諡曰元遣謁者就第宣慰 牧存恤亡 此其時也元劉有安告木華樂 情感於中安有所避唐太宗於張公謹

敕誡

原 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左傳 用之於會同用之於軍旅周禮 申命行事易 告爾朕志 明聽予告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書 樹德務本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若網在綱有條弗紊若農力穡乃亦有秋 僕臣正厥后克正 懋乃后德 匡其不及 罔不同心 乃心王室 沃朕心 訓朕志 爾有嘉謀入告爾后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 惟公懋德惟時懋哉並書 覽照前世紀爲鏡戒東觀 各守爾典時亮天功 顧乃德 高乃聽 正色率下 涖事惟能 欽乃攸司 慎乃出令 省乃成 慎乃憲 敬明乃罰 敬明乃訓 敬爾蘇獄 敬爾有官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率不良 保赤子 惟民康乂 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 恭儉惟德 往盡乃心 爾有善朕弗敢蔽 予弗掩爾善 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罔以辯言亂舊政 無以利口亂厥官 無倚勢作威

無倚法以削 罔違道 無忿疾 無傲從康 汝無起穢 無載爾僞 勿用非謀 罔湎于酒 弗腆于酒 無彝酒 剛敵崇飲 德將無醉並書 節酒慎言魏文帝 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爾惟自鞠汝自求毒 罰及爾身弗可悔 無替朕命 無棄朕命 陳師鞠旅 聚衆而誓 廵師誓衆 嗟我友邦家君越御事庶士格爾衆庶悉聽朕誓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其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致天之罰 肅將天威 底天之罰假手于我有命 予弗替上帝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予畏上帝弗敢
弗正　予弗順天厥罪惟均　勗哉夫子尚桓桓　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罔或無畏
寧執非敵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書並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詩　稱爾戈
鍛乃戈矛　杜乃擭斂乃穽　峙乃芻茭無敢弗多
峙乃糗糧無敢弗逮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功多有
厚賞不迪有顯戮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其
或弗恭邦有常刑　爾無弗信朕弗食言書並　增　敕以
政治根本唐文宗時李石請臨遣十道黜陟使敕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吏本行之乃盡判柄
考之故

戒飭諸郡守臣宋孝宗　飭吏治漢章帝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
厭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
怨心其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詔舉劾宋仁宗詔曰守令或貪忞罷昏以宛爲寬以苛爲察以增
賦斂爲勞以出入刑辭爲能而部使者莫之舉劾自今其思率職毋撓權倖毋縱有罪　璽書勉
勵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　戒易外任宋真宗時宮府常從爲延職者
每秩任於外必令罪子安戒勵　親戒武威太守漢光武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親見
戒之曰善事上官毋失名譽　面諭江浙平章元文宗以張珪爲江浙平章面諭之曰以
汝先朝舊臣故命汝往民爲邦本無民何以爲國汝其上體朕心下安斯民　吏肆誅求詔
令戒飭宋理宗詔曰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　疑
其誅求下詔戒飭宋仁宗時許元欲與施昌言分行折江淮軍食帝疑其誅求貧民乃下詔

戒飭　手詔戒諭大臣宋孝宗時十一月當郊而雷　太過則失大臣
之體宋太宗戒賈黃中曰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太過則失大臣之體　以八事訓飭
在廷宋理宗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紀綱用正人儲幣閫邊輕清吏道淑士氣定軍制結人心採
親書九事戒之宋孝宗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克實德使親書九事戒之　恐以此
敗唐太宗戒劉洎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　是必爲累唐德
宗時宰相常參仕其族申帝戒之曰是必爲累　宜副朕舉唐太宗敕戴冑曰尚書總國綱
雖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　密加詔諭宋真宗以緣克佐素有裁
斷然重事宜付有司詳審乃密加詔諭　命宰相戒之宋太宗以王禹偁性剛直不容物令
宰相戒之　當嗣家聲不可不慎唐文宗敕狄兼謨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
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矣忠師望則嘗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　樞機之發不
帝王部

可不慎唐太宗手札戒諭上宮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輕發
悔不可及　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宋仁宗詔諭臺諫爲耳目之官乃駮發股之人與造
飛語中傷善良上忠弟之名以中書門下其申嚴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者罪之　洗心飭行
毋縱貨賄宋理宗戒羣臣洗心飭行毋縱於貨賄其或不悛舉行遵照底法　欲面舉
公等過失以相戒太宗謂長孫無忌等　草書戒酒二章以賜宋蘇
易簡嗜酒太宗戒約深切且草書戒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　丁寧告誡幾三百
言介山堂易集曰太根於孝景降詔丁寧告誡幾三百言景隆文忠孑也　敕太子漢昭烈敕
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弗爲惟德惟賢可以服人　序祖訓明太祖自
序皇明祖訓云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
易嗚呼其敬戒之哉　敕內官明太祖敕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序

大誥（明太祖以天下臣民習染汙俗往往不安職業多罹憲章乃勅成周大誥之製御製大誥三篇以頒化之親爲之序）訓諭江南臣民（明太祖詔徵江南諸郡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遣之於廷親訓諭之詳詳數千百言刻爲書以賜之）以璽書諭河西（漢光武諭竇融曰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數以書誡之（明仁宗爲太子數以書誡高煦）

撫勞

【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易）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論語）四牡勞使臣也采薇遣戍役也出車勞還帥也杕杜勞還役也（毛詩序）不留不處三事就緒（並毛詩）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詩）

【增】循行慰撫（唐貞元中關東淮南浙西大水災傷奏言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霖雨二時農田不開道七日聚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疾苦蠲其租入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遣使褒勞（富弼在青州賑饑民凡活五十餘萬人）撫循將士（宋黃裳言壽皇在位三十年撫循將士常恨不得效死以報）撫慰歸戶（遼聖宗時耶律善補招亡入宋者得千餘戶歸國詔令撫慰之）賜勞優厚（明仁宗爲太子監國永樂十五年召赴京師過鳳陽耆老進謁有知太祖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厚）親勞之（宋太祖時劉昌言爲陳洪進功曹洪進遣子入貢令昌言偕行太祖親勞之）皆慰勞之（明太祖至汴大將軍徐達等自河南入見上皆慰勞之）

責讓

【原】晉侯築宮而美康王使讓之（紀年云）晉師陰戎伐潁景王使辭於晉（春秋）弗知稼穡之艱難惟湛樂之從厥父菑厥子弗肯播厥父作室厥子弗肯堂（並尚書）

職事並廢盜賊縱橫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非有斬將搴旗之實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未聞成言嘉謀欲以身試法耶將軍乘傳行塞因用歸家（並漢書）詔書千條萬端何意臨敵教亂（後漢）

【增】欲加譙黜（唐太宗厭上書者不切事）一旦誚讓（太宗征遼東召程名振問方略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轉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朕前見厥嗔鋒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誚讓而辭吐不懾奇士哉）且加切責（宋李昉罷相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且加切責黃中曰自工部尚書還僕射非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必形誚讓（宋陳恕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恚必形誚讓恕斂訴強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遑怨軼前奏終不敢易太宗以其忠多從之）下詔切責（宋琪與柴禹錫朋比太宗惡之罷琪以詔諸羅相不欲顯言之也乃下詔切責禹錫）詔書切責（宋太宗時吳知古爲戶部職事不治）將面詰之（蔡嶷陰附權倖事覺德宗將面詰之）督責大臣（漢武帝太初間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召諸大臣切責（唐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大臣多輕之者太宗怒召諸大臣切責）以吏事責三公（漢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手詔責宰相（金章宗時賜宰臣手詔以風俗不淳官吏苟且責之）以事詰責丞相（明太祖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數以職事見責（漢哀帝時鄭崇數以職事見責）彼將以不職辭（明孝宗時清寧宮之役下兵部措軍工將人劉大夏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於上上令內閣擬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安措軍人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歉位當旨勉詔猶未己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辭上欣然納之命工如大夏所減）姑爲容忍不欲深責（宋太宗嫌張觀妄爲援引）還曰別當詰責（宋郭帙知天雄軍經奏市羅麻惡太宗知之）切責竇憲（漢章帝召竇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圖

家梟害如狐雛鴉鼠耳詰責諸常侍漢靈帝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皆叩頭求退讓李宗閔唐文宗讓李宗閔曰爾常誣鄭覃爲妖氣今自爲妖耶遙見免冠觸地明孝宗時李夢陽疏言貴戚驕恣指壽寧侯張鶴齡也上初下夢陽獄旣而釋之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酒上獨召大張除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責以負約唐太宗與高士廉等六騎經詣渭橋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讓其負約郭子儀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待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

猜忌

原非少主臣也若芒刺在背漢書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旣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有勝己者以法誅之隋書煬帝眠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人欲危己已輒心動世說啖野葛飲鴆酒博物志曰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增性猜忌不悅學隋文帝性猜忌不悅學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猜忌刻薄強明自任唐德宗爲人僄急多猜忌金海陵爲人僄急多猜忌殘忍任數性本猜忌金宣宗五代之君多猜忌宋太祖時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王祜代之俾察彥卿動靜祜以百口保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由是得免尤忌知名士隋煬帝素疏忌之唐高祖於劉文靜使我毛髮灑淅唐宣宗即位李德裕爲冢宰奉冊旣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縱酒納賂以自晦煬帝多以猜忌殺戮大臣常以事李淵以遇疾不時謁有甥王氏在後

宮帝問之王氏對以疾帝曰可得死否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恥見屈於下論而忘受欺於姦詼疑蕭復之輕己謂姜公輔之賣直宰相不敢私第見客朝士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唐德宗

微行

原微服遊於康衢列子微行期諸殿門夜漏乃出夜出夕還出從期門下富平侯同輿漢書屑服便旗幘風俗通白衣袒幘漢書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周觀交隧張衡西京賦亭長不內宿於逆旅北至湯池西至黃山出入市里漢書五微服者數世紀數幸鄧通家風俗通醉飽吏民家漢書名逆旅夫妻賜金千金漢武故事厭紫極之弘敞甘微行以遊盤晉賦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爲貴西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西京賦棄萬乘樂賤事執干戈守空宮漢書五蘭池見窘史記客星逼坐志怪記增帝立風雪中宋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趙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不出久之聞叩門聲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上入門立庭中明宣宗頗微行一日夜半從四騎至楊士奇家士奇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惶懼俯伏地下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上笑曰思一見卿一言故來耳微行察風俗唐高祖武德二年庚戌微行察風俗微行至朝天宮明太祖嘗微行至朝天宮前一婦人

衣衰麻而大笑上問之曰爾被服如是而大笑何也曰吾夫爲國而死爲忠臣吾子爲父而死爲孝子然則天下婦人共好夫好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也上問曰汝夫已其乎婦人以手持示之曰去此四十步足吾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上因識其處明日遣中使往視之掘地數尺有此石焉晉亍盡墓也命抻之乃立廟命有司春秋祀焉

市中過酒家 遺移宗正月微行市中過酒家賜以銀絹

偕衛士沽酒 明文皇偕衛士九人入肆沽酒相者袁琪趨拜曰殿下何如比輕行文皇遽宮多之

微服觀使郎 遼興宗時宋遣賀正旦及永壽節居郊齋微服往觀

行幸局 徽宗政和後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

導遊畋 明正德九年帝始微行黃花鎮等遊近侍錢寧張銳張雄等日導上遊畋微行不可諫止

宣府營第 明武宗時江彬等尋造戲近郊因數言宣府帝遂出居庸關至宣府彬爲上營鎮國公府第於宣府輦豹房珍玩女實其中帝樂之忘歸號曰家裏

輕車小輦七賜臨幸 徽宗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

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聞四方

車駕幸臨不謝 明宣宗遣中使問楊士奇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追念中心怖懼未已豈敢言謝

恩幸

原 非有材能婉媚貴幸 前漢佞幸傳曰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 富倖於王者 風俗通 權與人主侔 貴傾公侯 貴震朝廷 與上臥起 嘗與晝寢，使乘副車 出則參乘 冠鵔鸃 傅脂粉 珍寶上第盡在董氏 前漢佞幸傳曰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

增 出入臥內陪燕私

坐與妃嬪連榻 唐明皇於姜皎 侍禁中連榻而坐 明皇於王毛仲 得預宮中秘戲 妻出入禁掖 宋徽宗於蔡攸王黼 觴詠唱酬字而不名 宋著作郎劉鳳言孝宗於曾覿龍大淵 出入宮掖侮弄縉紳 後唐莊宗時伶人 同臥起 明武宗御豹房與江彬等同臥起 莫得帝所在 武宗悅錢寧賜姓朱內侍帝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所在但伺寧 閒擊毬鬭雞呼之不名 姜皎 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 王毛仲 此曹奴隸耳 劉琪言曾覿 進見無時 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 蔡攸王黼 遊戲近郊並騎鎧冑與上莫辨 江彬錢寧等

奢侈

原 觴酌有采樽俎有飾 食器雕琢菌飾雕文 韓子 宮

室崇峻輿馬奢侈 帝王世紀 披珍玉之衣 傅子 作鹿革之室 帝王世紀 宮人不移樂不徙懸 三輔故事 庖廚不徙後宮不移 司馬相如上林賦 糟丘酒池 賈誼新書 肉圃酒池 淮南子 酒池肉林 三輔故事 車行酒 騎行炙 帝王世紀曰紂宮作九市車行酒馬行炙 桀爲玉牀 淮南子 紂爲象箸 世紀 甲乙之帳 漢書 珠璣爲簾 三秦記 收美女以充明光宮 漢武 女樂三萬人 管子云 美女二千人 漢書 峻宇雕牆 書 窮妙極麗 漢書 臨雲雨 新序 蔽天光 劉歆皇德賦上 飾以美玉 世紀 翠羽飾之 木衣綺繡土被朱紫 並漢書 殿居複道周閣相屬 史記 大宮千里 世紀 鹿臺大三里 新序 阿房坐萬

人史記 瑤臺玉鋪管子云 瑤臺瓊室賈氏新書 辟臺穆天子
玉堂漢書 璇室象廊淮南子 千門萬户以銅為瓦漢書
銅金為柱淮南子 石脂為泥漢武 黃金塗階漢書 投
珍物為沙丘苑世紀 。前廷植玉樹漢書 **增** 崇尚浮屠窮
奢極欲晉簡文 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隋煬
帝 頊既奢靡思用人力魏徵十漸 一功用奢廣唐懿宗中漣好宮室
啖徽功用奢奢 喜無籍玩物之言惡致治經邦之論、入則
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 服玩瑰麗近古未有陳後主
視官爵財物如糞土宋徽宗時承平既久帑庾充溢蔡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
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積掃地矣帝土詔 雕琢害力農 纂繡傷女工唐太宗書

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諫耶褚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組傷女工奢淫之始危亡之
漸也故諫者救其原不使得開及矣嘖流則無及矣帝咨美之 土木被錦繡賞賜頒
府藏宋主邵奢欲無度行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王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以麝
塗壁齊東昏 飾以金玉珠翠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飾以金玉珠翠
以珠玳瑁飾宮殿孟昶在蜀事極奢靡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 鑿金為蓮
花貼地齊東昏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金屑飛空如落雪唐金
陵宮殿之飾備極黃金而後閣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 離宮四十餘所隋煬帝自長安
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 宮城左右離宮數十孟昶 鑿大伾三山
創天成聖功二橋蔡京再相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十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
是大興工役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 艮嶽花石之擾京又欲廣宮室求上寵錫名童貫輩

五人風以禁中偈側之狀貫俱聽令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淩邑及於艮嶽矣 以朱勔領應奉局
花石綱於蘇州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勔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於淮汴動於是搜巖剔藪
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封指為御前物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
苑囿山林之制蔡攸言於帝令苑圃中聚珍禽異獸數十萬以實之都下每秋風靜夜禽
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 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 牽一車
之力至五百人金海陵營南京宮殿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
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 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張蘊古大寶箴 珍玩技
巧乃喪國之斧斤 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唐徐惠妃諫言

廢立

原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春秋 選賢為正
漢書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年鈞
以德德鈞以年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並春秋 太尉上
璽符史記 太后投璽綬魏志 就宗正府漢書 辟上西廟
魏志 令聞日新四海注意王隱晉書 伊尹放太甲以寧殷
魏志 臣寧負王不負社稷 司馬孚悲不自勝魏略曰景王廢
帝與太后別涕泣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 **增** 清置
嫡庶侈僭相傾唐房元齡謂隋文帝 嫡庶不明紛紛至今唐太宗謂
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
憐之諸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

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買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定議立晉王 有廢必有興 武惠妃使人謂張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常處九齡以其語白上事遂白之 柰何廢子

而立姪 德宗以事切責太子名李泌以一言之曰舒王近已長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疑子而立姪問一日上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 以廢立事

白后 宋史彌遠忌太子竑欲立貴誠寧宗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一夜七往返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遣快行宣貴誠入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及入后升其貴誠曰汝今爲吾子矣遂立之竑出居湖州 建議復儲 明景泰廢上皇太子見深而立子見濟爲皇太子未幾見濟卒御史鍾同疏請復儲郎中章綸亦上疏請復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詔與廖莊俱下錦衣獄杖下莊謫定羌驛丞綸同獄至天順復辟出之上嘉嘆良久擢禮部侍郎 太

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 唐太宗制 時平則先嫡長

世亂則先有功 唐寧王憲言 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於嫡長 明成臣論

昏德二

原 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 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化桀 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 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也格至也吾語桀也 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桓子新論曰武帝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

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四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也 吳志曰孫皓性嫌忌果於殺戮既於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亂嗣廢黜豈所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棄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增 通鑑曰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謀大舉伐晉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殆未可伐也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晉未可滅昭然甚明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大舉入寇戰於淝水諸軍皆潰 又曰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飈之起嘗有凌雲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

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不可食言　又曰初隋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獨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力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又曰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稍稍罷之以宦官竇文場監神策軍宦官典禁旅始於此　又曰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月進云稅外羨餘其實皆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以為

獻者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宦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為宮市使復置白望數百人於要鬧坊市閒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賣漿餅之家皆撤業閉門　又曰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

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昏德二

原 有夏昏德　穢德彰聞 書　顛覆厥德　斂怨以為德 詩　以逸豫滅厥德　黎民咸貳 書　爾德不明 詩　不明于德　太康尸位逸豫　太甲既立弗明 書並　興居無節 詩　起居無常 詩含神霧　狎侮五常怠棄三正　屏棄典刑　不用古法威儀不類　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　弗咸于民 書並　無志乎民 春秋　不臧覆用 詩　無功者賞 六帖　元首叢脞哉萬事墮哉　弗惠阿衡

放黜師保　播棄黎老昵比罪人 書並　名彼故老訊之占夢 詩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書　君子為下小人為上 六帖　親小人遠賢士 諸葛亮　不知用賢 尸子　賢人放逐 詩　左彊在側 淮南子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 詩　諫者為謗 史記　信者為誣 六帖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念子慘慘視我邁邁 詩並　出話不然　善人載尸　君子信讒如或酬之 詩並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易　不詬己者大而梏之 賈誼新書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詩　縱惡自棄 書　悖慠滋甚 漢志　遁逃是崇為長信宮 博物志　起河間第 續漢書　內作色荒 書

世子爲政六韜　婦人與政世紀　婦言是用書　惑後
妻言世紀　斲苕華竹書紀年云桀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踞妲己　置妹喜膝上　上與
褒姒同乘並列女傳　發烽乃大笑世紀　作奇技淫巧以悅
婦人書　豔妻煽方處詩　宮內九市六韜　爲肆販賣
身爲商賈與從官飲並漢書　東園輸禮錢西園駕白
驢　冠狗弄蔬並漢書　外作禽荒　般遊無度　十旬
不返書　朝冒霜露　書被塵埃　口倦叱咤手苦鞭
箠宋書　甘酒嗜音書　好酒忘身尸子　糟爲丘六韜　懸
肉爲林史記　酒池運舟帝王世紀　酒池牛飲六韜　威儀幡

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　威儀怭怭　載號載呶　亂
我籩豆屢舞僛僛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如蜩如螗
如沸如羹　俾晝作夜並詩　長夜之飲世紀　三旬不出
聽政博物志　七日不知曆數　靡靡之樂世紀　嬌誣上
天　帶敬上天　自絕于天並書　虧三光之明　傷億兆
之望漢書　逆天道　絕天德世紀　洩天氣　發地藏太公六韜　聚
事戾蒼天　發號逆四時淮南子　戮天　射天史記
增　性昏懦南史　爲政昏暴同上　放蕩之德晉書惠帝賈謐　和
事天子唐中宗　主昏於上唐張公謹言突厥可取　昏童失德唐穆宗
後皆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　出帝昏亂晉出帝　昏庸相
繼統傳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　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宋太宗謂北漢
劉繼元　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唐穆宗　是以古昏主方
我唐史積十年不還韋皋鎮蜀未知副使德宗謝皋羅之次乃來去忠臣賢士羅遠被放之事爲賊務峰三
篇上之德宗益怒曰是以古昏主方我謂　所謂下愚不移唐書贊曰中宗就遣母后之難
下愚不移者與而躬自出之門謂　自傅粉墨後唐莊宗　裸逐爲戲金海陵
鋸灼去皮截手足金海陵命所獲宋城戰誅死　毀民居以爲材
煎死人膏以爲油燃之上　狗馬鷹兔舞唱角觝明武宗
宦官劉瑾等八人導上狗馬鷹兔舞唱角觝爲樂　天下章奏付瑾剖斷　自
稱大將軍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名曰從草教坊不敢不可大臣大熬手勅立曰不敢教處此俳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上乃帶劍而起以紱以冠服衣伏地流涕口臣

用大將軍鈞帖武宗至南京用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書　溺其所
愛　忘其所可戒唐明皇　智足以拒諫　言足以飾非
金海陵

失政

原　天厭周德左傳　周室道衰詩　天罔不矜曹植　構怨
連禍詩　周室微弱政由方伯史記　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論語　周鄭交質　王祭不供　四郊多壘並左傳　盟於
太室春秋襄公十一年曰諸侯盟於太室　狩於河陽春秋　姬厲失
權史記　周舍逃責前漢書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爲諸侯所役逃責於臺後人因以名之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乃逃
折其玉斗失其金

椎若經摸拊持曰后倫任成扔折其王斗失其金椎注后倭也俞苟且自秦也玉斗者渾儀金椎言國之寶

失其玉鏡注尚書帝命驗云桀失玉鏡用其噬虎玉鏡謂清明之道噬虎謂其暴虐　秦

失金鏡書　九鼎入秦史記　步至河上　盧次曹陽獻帝

崎嶇危亂之閒　飄溥萬里之衢後漢書袁紹　質唱乘輿

載帝幸營　珠寶車馬乘輿器物盡入其邸　星流

矢激螢火照道春秋孟郊帝　麴房為粥華胥殷秩　燎茶煮飲

四王遺事　御前作糜漢書傳　客舍作食三國志已下事曰收入方違出水雖潤遍天下

聚斂紀極不知不知　增覩阮籍之行而覺禮教之崩弛　察庾

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　考平吳之功而知將

帥之不讓　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　棟魯

褒銓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音斤賈誼晉政　隋政不綱天下

擾亂隋書語唐許公此　今之刑賞或由喜怒　好則鑽毛出

羽惡則洗垢索瘢　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

消　道德之旨未弘而鍥薄之風先搖魏徵上太子　內寵

專命外嬖制權　因貴憑勢賣官鬻爵　妃主之門若

商賈樂選之署若闤闠　居販者由邪忝官瘝黜者因

奸冒進上嫌以宮　天寶以後政治少懈　文致朱

優武就不剛　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歐陽修　用姚崇

宋璟盧懷慎張九齡則理　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

則亂崔羣問宰相明皇之政何以後亂崔羣對以比　深自懲艾遂行姑息

德宗用盧杞趙贊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

及其晚節信用非人唐書憲宗贊曰及其晚節不能終之非人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有

君暗主聰聽明聖智苟有慝焉未有不為患者也文昌請天下已太平下諱作亂一呼而亡平皆集合之眾又童以裴明元臣烏重胤再失河朔說復取於唐亡忠良及畏之變緣情滕竟不已

再失河朔河朔復亂穆宗初即位而

郁諸道兵及宋克融王諸鐵洸道兵討之兵說少用兵集動皆自禁中授方名年計之踰年竟無成功

仁而少斷禍及忠良文宗唐官呂緒繞仁權而

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唐宗　陳斥

正士抑近姦諛　崇飾遊觀困竭民力　君臣逸豫相

為誕謾宋徽宗　指正人為邪正學為僞宋寧宗　無大失

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寖甚宋度宗　崇信瞽御獎用吏胥

苛刻成風舉措失當金宣宗　內則決於宮壼　外則委

於宰臣元玄宗

禪位一

添帝王世紀曰堯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

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

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

踐天子位　又曰堯納舜於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

刻璧為書東沈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

之篇是也　呂氏春秋曰舜有九子不予其子而授禹

至公也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爲

五官中郎將嗣丞相爲魏太子太祖崩繼位爲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受禪於漢爲帝　王隱晉書曰世祖武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開晉國立爲世子拜撫軍大將軍嗣相國文帝崩魏帝命上爲相國晉王十一月受禪於魏　齊書曰高帝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禪於宋在位四年　梁書曰武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受禪於齊在位四十九年　北齊書曰文宣帝諱洋字子進受禪於後魏在位五年　陳書曰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受禪於梁在位三年【增】隋書曰文帝諱堅受禪於周在位二十三年　唐書曰高祖諱淵字叔德

隴西成紀人受禪於隋在位九年　高祖禪位太宗　睿宗禪位明皇　明皇禪位肅宗　順宗禪位憲宗　宋史曰太祖涿郡人受禪於周在位十七年　徽宗禪位欽宗　高宗禪位孝宗　孝宗禪位光宗　光宗禪位寧宗

禪位二

【原】貴而無位　亢龍有悔 易　選賢與能 禮記　格文祖 書　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　命禹而推受　堯待舜若棄敝屣　館於貳室 孟子　贈昭華玉 帝王世紀　授益地圖　輯五瑞 書　總朕師 書【增】三讓乃受 唐書

[illegible]於禪代 [illegible]　曆數有歸實惟天命　興亡之效　急於禪代

豈伊人力 [illegible]　上答天戒 [illegible]　付託得人 [illegible]

討論典禮 [illegible]　盛典再見 [illegible]　內禪制冊人服其雅 [illegible]　禪位制書出於袖中 [illegible]

[illegible]　獨當事勢之難 [illegible]　不得已而爲之 [illegible]　登遐 [illegible]

【原】天王登遐 [illegible]　宮車晏駕　八音遏密 [illegible]　萬國縞素　殂落 [illegible]　諒陰 [illegible]　達世貽法 [illegible]　即命遺後 [illegible]　顧命 [illegible]　遺詔 [illegible]　叩心 [illegible]　稽顙 [illegible]

行號巷歌（並見別裁）　晏車（初崩時也）　鼎駕　三后在

天（言精神登遐而在天）　兆人孺慕　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

天奪九齡（上文）　天祿永終　三載寢於

諒闇　八音遏於四海（西征賦）　增　易月之後猶執通喪（朱子曰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宗易月之後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以勉爲天下之法也）　退就

休養畢三年喪（就孝宗休養以畢三年之喪）　朝十

冠皆用大布（上詳）　素冠麻衣麻絰（明仁宗崩上時二十七日禮部尚書呂震請如太祖故事易吉服洪武中遺詔未以冠服爲言今未可釋服楊士奇謂漢制易服後仍素冠黑帶今可遵也且仁宗皇后崩上素服以視朝如上所素服冠麻衣帶以上後素服臣皆素冠黑帶英國公張輔等已釋服大學士楊士奇獨上麻衣以朝）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登遐

反不及士庶（親是也）

吏民三日釋服（文帝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釋

服臣民無別（唐代宗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禮官議臣民服如皇帝服以二十七日而除）

（宋太祖崩崔祐甫曰遺詔天下吏民皆三日釋服詔臣庶與百官無別此非三日也崔祐甫曰禮曰非天子不議禮今史官之言可信於禮乃三公之遺意也）

（趙普曰已服上公之服而百官尚服衰麻臣與史不同不可從也）

（安乎上殿奏太宗入臨哭於大行之側立禮乃盡哀痛不勝祐甫拊）　元臣定策之

密（采曰乃臣入哭群臣立於殿下史臣記其事）

（宋太宗崩遺詔太子即位大臣呂端等不得入而宦者王繼恩與參知政事李昌齡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端鎖繼恩於閣中入宮請太子即位大事定）

（曰我年老今日大事不可不先定宮中立太子仁宗在東宮左右皆知之）　孝宗顧

（觀宮中爲之須知太后不聞乃大臣之事也）

命之詳（明孝宗崩召劉健謝遷李東陽入乾清宮至御榻前受顧命上坐御榻中令大學士劉健等跪受令內侍上前叩頭上令）

近（前祖宗朝大臣引疾不能承祖宗之業知人善任自先帝以來人心未安至於今日）

（近前不敢與祖宗大比先帝爲十三年）

（帝寵擁前安得與諸臣曰言上知於先帝等天下萬）

（命曰汝等善輔太子使爲好皇帝）

（乃先帝臨終語諸臣曰東宮年少好逸樂卿等當輔以正）

（頭先生須勸之書以爲正學）

近哀慕（宋周世宗）　止殉一事高出古今（明英宗遺命罷宮妃殉葬）　升遐之日遠

（晉書曰帝崩將葬太常請所鑑先陵不立寢殿以省民力）

（一事見乃爲出令將葬也）

原　山陵　軒轅丘（山有軒轅丘）

（武帝遺令曰吾死之後葬於鄴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無藏金玉珍寶）

銅雀臺（魏武帝遺令諸子曰吾死後妾伎皆著銅雀臺）

山弓劍（黃帝崩葬橋山山崩無尸唯弓劍在）

長陵抔土（漢張釋之曰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陵（加罪于亡陵也）

天崩而憂杞國（杞國人有憂天崩）　龍去而

哭軒臣（黃帝鑄鼎荊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抱其弓與胡髯號）

畏百年之神　遵七月之禮

舜葬蒼梧（象耕）　歸魂於東岱　引靈駕於西陵（武帝）

堯葬穀林（王見帝紀）

謁廟　拜陵

（帝王乃自陵寢出）

作陵邑　賜陪塋地　容衛　靈輿

（以勝萬上公卿）

增　營

擅移皇堂（宋太宗山陵按行使雷有終與內侍王繼恩等擅移皇堂下宮按行使奏請太宗山陵皇堂內石穴）

[illegible]乃止焉。[illegible] 博訪名山 [illegible] 約山陵費 [illegible] 制從儉約 [illegible] 北山石槨 [illegible] 昭陵石馬 [illegible]

原 國忌日 登遐之日 違世之辰 如喪之情（考妣如喪） 攀髯之日 標式日（標式日謂國忌）

不樂（忌日不樂） 天忌 增 議忌日用樂（[illegible]） 停光陵朝拜（[illegible]）

霸

原 義道以霸（禮記） 取威定霸（春秋） 王霸務爲（白虎通） 駮 而霸（孫卿子）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五霸三王之罪人（孟子）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左傳） 求諸侯莫如勤王 明天子之威（春秋） 敬王命 成禮義（國語） 尊周室 和諸戎狄以正諸華（春秋）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論語）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衣裳之會十有一（穀梁傳） 文襄之霸不煩諸侯 宣昭令名昭禮命事 大蒐示禮 伐原示信 諸侯相滅桓公恥之 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遷邢於夷儀 封衛於楚丘（左傳僖公）（[illegible]） 三舉而悅（[illegible]） 一戰而霸 五侯九伯汝實征之 寧東夏 平秦亂（春秋） 霸西戎（秦紀） 并國十二開地千里（[illegible]） 力制羣雄（袁山） 芟艾奸雄（[illegible]）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秋） 霸任刑 秦尊刑而霸 漢雜用之 魏晉以降王霸 增 王任德 兩失（[illegible]） 不能知人害霸也

知而不能用害霸也 用而不能任害霸也 任而不能信害霸也 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管子） 任巧智斥謇諤 趨勢者進守道者退 諂附者無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 人趨家競風俗淪替 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illegible]） 山東之地王者不得爲王霸者不得爲霸（[illegible]） 禮賢得士（唐書[illegible]） 取威定霸 在此一舉（[illegible]） 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張承業[illegible]） 君臨江表垂二十年（南唐李[illegible]） 略有江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 稟號令於闕廷保封疆於邊徼 家

世承襄巳及百年（吳越王錢俶表）承百年之堂構　有千里之江山（宋太祖與吳越王詔）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淵鑑類函卷五十七

后妃部一

后妃總載 內官（附） 命婦（附）
皇后總載 賚命 壼德 靜閑
德行 母儀 孝悌 慈仁 率禮 [illegible]
淑節 明賢 謙讓 節儉 勤勞 [illegible]
剛正 遊幸 藝學 恩惠 容儀 恩寵
嬖寵 山陵 廢黜

后妃總載 內官 命婦（附）

原 昔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女即夏制也以夏虞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九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焉（以上鄭元所云）故禮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鄭注六宮者前一宮後五宮也五者后一宮三夫人一宮九嬪一宮二十七世婦一宮八十一御妻一宮凡百二十人后正位宮闈體同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王之燕寢）諸侯之夫人皆命於天子夫人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周制同姓百世不婚魯昭娶吳以同姓故諱之謂吳孟子故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

漢興因秦之稱帝祖母稱太皇太后帝母稱皇太后正嫡稱皇后（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璽綬如之）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八子（視千石比中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武帝加置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視二千石比大上造）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元帝加置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其太子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皇孫妻妾無位號皆稱家人 光武中興悉闕此號唯皇后如舊稱貴人（貴人金印紫綬）美人宮人綵女皆無祿秩四時賞賜而已 魏武帝因西漢置夫人昭儀倢伃容華美人文帝增置貴嬪二人（並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媛（位次御史大夫爵比縣公）脩容（比亭侯）順成（明帝□鄉順成）良人（視千石）明帝又增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昭華（比縣侯）脩儀（比關內侯）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明帝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為女尚書典省外奏事也） 晉武採漢魏之號以擬周之六宮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淑妃淑媛淑儀脩容脩華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又置美人才人中才人以為散職（出臧榮緒晉書藝文類聚） 宋初多因舊制孝武帝孝建三年置貴妃（比相國）進貴嬪（比丞相）貴人（比三司）以為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脩

華脩儀脩容又置中才人充依以為散位其後或省或改不能悉舉 廢帝即位上明帝陳貴妃尊號曰皇太妃依晉孝武李太妃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妃（以新□□主為□號□□□□） 其江左四代互相沿襲無大異同（□□□□□□□□貴妃加□□□□□□□□□□□□） 自後魏以下班號謬亂不足為紀（[illegible]） 大唐內官有惠妃麗妃華妃三

人正一品淑儀德儀賢儀順儀婉儀芳儀六人正二品美人四人正三品才人七人正四品宮官有差 增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名號不可勝紀明帝以後又有司寶司贊司膳司醞司飾司衣等名皆封國夫人或郡夫人小者縣君前代內職無封君之例此一時之制文獻通考

宋太祖始因五代之制置司簿掌宮中簿書出納之事又置司賓並封縣君又置樂使主宮中聲伎並賜帬帔太宗置尚宮太監及知內省充內宣徽南院使兼承旨並司簿或封國夫人郡夫人又置寶省尚食封縣君又置司寶司儀司給或授郡君縣君又樂使之下增

置副使又改內省為尚書內省令尚宮太監並號尚書司給司簿同掌宮籍及司出給改祗候人為御侍衣服為司衣梳篦為司飾枕被為司寢湯藥為司藥樂使為仙韶使副為仙韶副使弟子呼供奉又置直筆書省主事改茶器為翰林局掌御閤為直閤掌宮門為直門掌燈火為掌燈掌從物為直仗針線院為裁縫院又令司簿兼掌寶司言兼監班司儀兼承宣掌寶司儀及詔使副使仍封縣君又司記知尚書內省公事而皆賜以帬帔　眞宗置淑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貴儀在淑儀之上又置司宮令在尚宮之上文獻通考

遼太祖稱帝尊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嫡曰皇后　按聖宗開泰二年正月以馬氏為麗儀耿氏為淑儀尚寢白氏昭儀尚服李氏順儀尚功艾氏芳儀尚儀孫氏和儀則宮中女官之制亦極詳備今不可考矣

金內命婦品元妃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曰九嬪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各九員曰二十七世婦寶林正六品御妻正七品采女正八品各二十七員曰八十一御妻　貞祐以後之制貴妃下有眞妃淑妃下有麗妃而無德妃賢妃婕妤下有麗人才人為

正三品順儀淑華淑儀為正四品尚宮夫人宮正夫人寶華夫人尚儀夫人尚服夫人尚寢夫人欽聖夫人資明夫人為正五品而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之下女官各統其職位號咸備焉

明洪武五年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子女充之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命再裁定遂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宮正皆正六品二十八年重定宮官六尚為正五品尚宮局尚宮二人掌導引中宮

（總司記司言司簿司闈四司之官屬凡六尚事物出納文籍皆印署之　尚儀局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官屬　尚服局尚服二人掌供內服用采章之數總司寶司衣司飾司仗四司之官屬　尚食局尚食二人掌供膳羞品齊之數總司膳司醞司藥司饎四司官屬　尚寢二人掌燕寢進御之次序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之官屬　尚功二人掌女功之程課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四司之官屬　宮正司宮正二人掌宮闈糾罰政令之事並續文籍通考）原凡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夫之言扶）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士曰婦人（婦之言服）庶人曰妻（妻之言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貶於天子也無后與上中）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朝覲以諸侯之大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自世婦以下者自稱曰婢子（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敵體故謙其當）凡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為命婦）至秦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元壽七年始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補（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得列侯則不得稱之）其餘多闕唐外命婦之制（皇帝妃嬪及太子良娣以下為內命婦公主及王妃以下為外命婦今內婦命其職員令中其制大約皆出於漢魏不復重敘）諸王母妻及妃（嗣王郡王母妻亦同）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非嫡封者帶三品以上亦同）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妻及郡君（若勳官二品有封亦同四品）五品母妻為縣君（若勳官三品有封者亦同五品）散官同職事

若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各視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一人有官以爵者從高蔭）其不因夫子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縣君鄉君依此）諸庶子有五品以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為太妃以下（無嫡聽之其承重者不合）中宗時韋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許同見任職事聽子孫用蔭門施棨戟制從之儀（太后時以平州刺史鄒保英妻奚氏率城內女子助守賊退封為誠節夫人又咸亨元年制立太后母為魯國夫人）開元八年五月勅准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及國公妻為夫人母加太字一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敘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領異姓妻合從夫受秩令甲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以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並宜准令為妃貞元六年太常卿崔縱奏諸國王母未有封號請道典故為其國太妃吏部郎中柳冕等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伏請降於王母一等命為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從之（杜氏通典）增宋建隆三年詔定文武羣臣母妻封號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曾祖母祖母母封國太夫人諸妃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婕妤祖母母封郡太君貴人母封縣太君宰相使相三師三公王侍中中書令曾祖母祖母母封國太夫人妻國夫人樞密使副

知院同知參知政事宣徽節度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妻郡夫人簽書樞密院事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君妻郡君東宮三太文武二品嗣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母郡太夫人妻郡夫人其下縣太君縣君孺人各有差宋史 元一品封國夫人二品封郡國夫人三品封郡侯夫人四品封郡君五品封縣君六品封恭人七品封宜人續文獻通考 明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一品封贈夫人二品封贈夫人三品封贈淑人四品封贈恭人五品封贈宜人六品封贈安人七品封贈孺人 凡功臣推封制封某國公者即封某國夫人封某侯者即封某侯夫人伯子男同又制封贈公侯伯子男者其公侯夫人各從其爵伯子男夫人止封夫人不得用爵 凡命婦因子孫官爵封母并祖母者並加太字追封則否明會典

唐高宗時袁利貞為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為太子百官入賀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疏以為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俳優進御之所請從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傳詔利貞曰卿奕葉忠鯁非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 肅宗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于休烈時為太常奏

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唐書

淳化間賈黃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眞孟母矣作詩以賜之賚予甚厚一日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易簡之母亦知之自古賢母不多得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德治天下獎及人親臣實何人膺茲榮遇後黃中卒時其母尚無恙別賜錢三千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謂之曰勿以諸孫為念朕當不忘也 易簡母薛氏入禁中太宗賜以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眞孟母也易簡性嗜酒上嘗戒約深切草書止酒二章令對其母讀之 禮部尚書任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眞宗命中正母為班首且賜坐 天禧三年詔許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時盛度為兵部郎中因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其母 張貴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為脩媛時命婦已不能亢禮況今日乎必曰宮省事秘

不可知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議乃定宋史

皇后總載一

原禮記曰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周官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種而獻之於王　毛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又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又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者也　又曰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木下曲曰樛枝下垂故葛藟得而美之謂后妃能下逮衆妾使得其序衆妾上附事之也　又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凡物有陰陽慾者無不妒忌唯螽斯不妒各得天氣而生子　又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又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

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闢也　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御而復故　史記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其德茂也蓋亦有內助焉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序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妻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延盈升以椒塗室取溫煖祛惡氣也猶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　漢舊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春桑皆衣青手採桑以繅三盆繭示羣妃妾從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於箔以上羣妃妾從桑還獻繭於館　又曰皇帝賜后黃金萬斤　又曰皇后太后各食三十縣曰湯沐邑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君也天子之配至尊故謂后也后者何也明海內之小君也藝文類聚　自夏殷已前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大率皆稱妃故黃帝有四妃帝嚳四妃正嫡曰元妃以下稱次妃又自爲妃湯妃皆是也並出史記　周則天子立后正嫡曰王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漢因

之魏晉之後母后之號並遵秦漢其餘嬪御代有沿革
矣（出漢官及晉職儀初學記）【增】宋元祐間宣仁太后詔以皇帝納
后有期令太常禮官檢詳古今六禮沿革參考通禮典
故具其節文著爲成式（先是太后命宰臣呂大防等曰皇帝納吉天聖景祐故事止降建冊未書御殿禮甚簡略大防等請退而討論遂降是詔文獻通考）范祖禹論立后
曰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隆禮者孔
子告魯哀公曰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既至冕而親
迎親之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
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君何謂重乎臣按禮冠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

侯之禮故三代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
博議者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臣恐陛下一毋
降詔云立某氏爲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
今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經濟類編）

皇后總載二

【原】河圖握樞云附寶生軒轅胸有文曰黃帝子（詳帝誕）
史記曰黃帝妃方雷氏生元囂爲青陽妃嫘祖生昌意
妃彤魚氏生夷鼓妃嫫母生蒼林　世本曰帝嚳元妃
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詳妃嬪）　尚書曰釐降二女
于嬀汭嬪于虞（嬪嫁也）　禮記曰舜葬蒼梧蓋三妃未之

從也（舜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登比生二女宵明燭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故唯納二妃焉）　列女傳曰啓母塗山之女者夏禹之妃塗山女也
曰女嬌禹取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
其門不入塗山獨明教訓啓化其德卒致令名禹爲天
子繼嗣而立能繼禹之道　又曰湯妃有莘（一作㜪）之女
也德高而明訓正後宮嬪御有序伊尹爲之媵臣佐湯
致王　又曰湯妃有㜪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媢
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　又曰太姜
者太王之妃有台（一作呂）氏之女也賢而有色生太伯仲
雍季歷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咨謀焉詩曰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　又曰太任者王季之
妃摯任之女也端一誠莊唯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
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太任溲于豕牢而生文
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
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又曰太姒者文王之妃莘姒之
女也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任朝夕勤勞以進（一作盡）婦
道文王治外文母治內生十子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
長常以正道押持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帝王世紀
曰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脩教於內生太子誦　論
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

人焉九人而已婦人文母也　瑣語曰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漢武故事曰漢景帝王皇后少孤相工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見后而歎曰天下貴人也當生天子　司馬長卿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别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黄金

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漢元皇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麓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翁孺生禁爲廷尉史本始二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　列女傳曰孝平皇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續漢書曰明德皇后馬氏者伏波將軍馬援女也后年七歲幹治家事敕制僮御出入計校一以貫之年十三以

選入太子宮接待同列而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是見寵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以時立薦達左右惟恐不及馬皇后身衣大帛御者禿帛不緣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疎以爲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歎息性不喜出入遊觀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記大義后志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兩弟黄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後漢馬皇后紀曰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附著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去既正位宮閫愈自謙肅

列女傳曰明德馬后置織室蠶室於濯龍門親往來觀視於內以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衎衎和樂日夕講道以終厥身　後漢梁皇后紀曰后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略舉常以列女圖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　後漢鄧皇后紀曰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　又曰鄧皇后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

曰諸生相者見后曰此成湯之骨法也　後漢何皇后紀曰靈思何皇后南陽宛人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長七尺二寸　魏志曰武宣卞皇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　又曰文昭甄皇后年九歲喜書視字常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耶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　又曰相者劉良相文昭甄皇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

又曰文昭甄皇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人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其罪又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　又曰文帝欲遣任氏甄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藝文類聚　增晉書曰武帝楊皇后諱芷字季蘭武帝繼室以太傅楊駿女婉孌才色美映椒房寵禮尤隆后無子賈庶人爲太子妃時肆情忌嫉帝數欲廢之后爲陳請曰賈公有勳於王室且妒忌亦婦人常事不可以一眚忘大德及惠帝即位賈庶人陷誅后父駿奏廢太后爲庶人母龐氏有司希意固請行刑太后截髮稽顙稱妾以請母於賈庶人不見省二年太后以絕膳崩[illegible]　晉後略曰載賈后以車出承明東掖門詣金墉城食金屑而死　沈約宋書曰齊王冏入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對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　後周宣帝楊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后性柔婉不妒忌天元崩靜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后知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顏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譴責內甚愧之封爲樂平公主大業中殂[illegible]　唐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喜

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及爲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　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以輔政后不可曰后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帝不聽用無忌爲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　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檢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爲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

不通大命而割情乎顧內失良佐衷不可已　高宗廢后王氏及蕭淑妃皆爲庶人囚禁中帝嘗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安得尊稱耶流涕嗚咽又曰陛下若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促詔杖死殊其尸　武后有姊嫁賀蘭越石早寡封韓國夫人出入禁中一女國姝帝皆寵之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職后內忌甚毒殺之而歸罪兄子惟良等盡殺之　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祝欽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爲

亞獻褚無量與唐紹蔣欽固爭以爲周禮冬至祀天圜丘不以地配惟始祖爲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分攝而薦豆籩徹是后不應助祭又內宰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祭天無祼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內司掌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瀆神事不經見不可爲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皇后亞獻以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奉籩豆以成禮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唐書　明皇皇后王氏久無子而武惠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帝密欲廢后后以愛弛不自安乘間泣曰陛下獨

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由是久乃廢唐書　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既爲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以其宗強恐既立之後後宮不得進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以至宣宗既有太子宦官輒廢之而他立中人專橫今古所無亦因椒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上躬彌留之際宰輔既隔於外庭中人遂得以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由禁止也文獻通考　郭后汾陽

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后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貴禮之異諸婦爲廣陵王妃生穆宗元和間冊貴妃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后移寓興慶宮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爲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宮戚里內外婦車騎駢蘿環珮之聲滿宮帝亦豪矜朝夕供御務華衍侈大稱后意后嘗幸驪山登覽裴回詔景王督禁甲從帝自到昭應奉迎留帳飲數日還穆宗之後后又歷敬宗文宗武宗宣宗而后崩共七朝云　文宗尊蕭氏爲皇太后是時懿安太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居慶安殿后居大內號三宮太后帝每五日問安及歲時慶謁率由複道至南內開

成中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然鐙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壽禮如家人(書傳)　宋后妃序曰昭憲杜后實生太祖太宗內助之賢母範之正蓋有以開宋世之基業者焉觀其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於豫定太宗神器之傳爲宗社慮益遠矣厥後慈聖光獻曹后擁佑兩朝宣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祐之治南渡而後若高宗之以母道事隆祐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皆足以爲百王法程(宋史)　章獻太后劉氏仁宗立后權處分軍國重事帝與太后五日一御承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簾決事以生日爲長寧節出入御大安輦鳴鞭侍衛如乘輿明道二年帝親耕籍田太后亦謁太廟乘玉輅服褘衣九龍花釵冠齋於廟質明服袞衣十章減宗彝藻去劍冠儀天前後垂珠翠十旒薦獻七室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　初眞宗將立劉德妃爲后李迪屢諫以妃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后父通從征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至京師入韓王宮)　及太后末年迪起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迪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於此太后亦喜　章獻崩仁宗始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

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後夷簡復相郭后之廢與有力焉　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於景靈宮時蘇頌知太常禮院謂敕書所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祗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曰郭后上元妃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賀太祖妃尹太宗妃潘眞宗妃)事體正相類公亮曰議者以爲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爲逼矣公亮歎服　英宗宣仁高后母曹氏慈聖光獻后姊也后少鞠宮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爲配既長遂成昏是生神宗　神宗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光獻太皇太后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已辦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哲宗朝朱光庭爲左司

諫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祖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不當以媮刻爲議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太后曰詳覽文義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所以譏祖宗也遂止神宗時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光獻太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帝涕泣軾由是得免按其軾兩次得免皆曹高二太后之明聖矣哲宗冊孟后禮儀極隆其坐廢也方劉婕妤有寵初章惇誣宣仁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惇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爲后遂與內侍郝隨搆其事會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官宮妾幾三千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奏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元符末欽聖太后將復后位於是詔后還內爲元祐皇后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復廢后徽宗從之

詔復居瑤華宮靖康初以宮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陷京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康王即位尊爲元祐太后以元字犯后祖諱遂稱隆祐太后奉之幸杭州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太后晚年嘗苦風眩有宮人自言善符呪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敢復聞此語耶太后在洪日張邦昌僭位以邵舜陟馬伸言乃復上尊號元祐太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及在杭州苗傅與劉正彥作亂帝禪位太子太后垂簾聽政太后凡兩臨政卒能手詔勤王趣帝正位嘗仁帝曰異日聞有事變此人當之何其信與宋史高宗命勾濤修哲宗實錄諭之曰昭慈聖獻皇后元祐皇后也病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已便民憂勤宗社踈遠外家古今母后無與爲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卞等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靈亦或介介其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一日輒忘今以命卿　帝嘗諭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慰朕朝夕慕念之意州后右

遼稱皇后曰可敦國語謂之脦俚蹇尊稱曰耨斡麼蓋以配后土而母之云　后族惟乙室拔里氏而世任其國事太祖慕漢高帝故耶律儼稱劉氏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

爲蕭氏遼史　金代后不娶別族必甥舅之家有周姬齊姜之義　宣宗皇后王室明惠皇后妹也其父皆夢二玉梳化爲月而生二后續文獻　元太祖光獻翼聖皇后名旭眞弘吉剌氏特薛禪之女也特薛禪與子按陳從太祖征伐有功賜號國舅封王爵以統其部族有旨生女爲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絕其餘后妃有四斡耳朶四十餘人　世祖皇后名察必弘吉剌氏一日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里牧馬帝旣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爲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令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事　十三年平宋幼主朝於上都大宴衆皆歡甚唯后不樂帝問之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聚置殿庭召后視之后徧視即去帝遣宦者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儲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　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北方風土后爲奏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乃答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也苟能愛之時加存恤使之便安可耳后退益厚待之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當時與

有力爲之元成宗即位尊母闊闊眞爲皇太后命設官屬置徽政院後院官有獻浙西田七百頃籍於位下太后曰吾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我安得取之即命中書省盡易院官之受獻者　皇慶二年立長秋寺掌皇后宮政仁宗改典內院爲中政院寧宗天曆二年立寧徽寺掌明宗皇后宮事明宗皇后八不沙寧宗母也　順帝又改徽政院爲資政院元史　明太祖孝慈皇后馬氏孝敬慈惠恒以不逮事舅姑爲恨嘗謂帝曰方今豪傑爭雄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也彙苑詳註　宣宗侍皇太后謁長陵獻陵景陵上以皇太后命召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等五人於便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祖宗福祐家國亦惟卿等贊襄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紵絲表裏後還京士奇嘗獨對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太后退太后言皇考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與任事不任事皆有識評謂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義厚重小心但多思少斷汝正言不避迕意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汝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失先帝甚悔不從汝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人爾不可以爲迕而不從謹之謹之出聖諭錄與楊文敏公行實錄

山堂別集 又餘冬敍錄記英宗初立年在幼沖朝廷大政
承太皇太后指裁焉多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
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公
等西下立太后召問皆有奬勸之辭及溥乃歎曰先皇
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因顧英宗此五人先
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頓異曰
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令當賜汝死女官加刀振頸英
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

此輩禍人國家多矣我能聽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
令干國事也 又憲章錄張太后大漸乃召三楊於榻
前曰朝廷尚有何事未辦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
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令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
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
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納之
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
一字論死乞弛其禁聽令存而傳之后默未答三楊即
趨下叩頭三事臣等已受顧命遂出 弇山堂別集

皇后總載三

【原】璇宮 玉堂 拾遺記曰帝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 三輔黃圖有玉堂殿侯瑾述志詩曰嬪母升玉堂 金屋 瑤齋 漢武帝故事曰帝為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指問曰兒欲得婦不曰欲得指女阿嬌好不笑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張華晉武皇后哀策文曰瑤齋無主長去丞書追懷永悼幸土摧傷 椒房 蘭殿 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國人美其繁以為興 漢武帝故事曰孝景皇帝夢日入其懷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 玉階金戺 元墀彤庭 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於是元墀釦砌玉階彤庭 又張衡西京賦曰後宮則有金戺玉階彤庭輝輝 【增】椒庭 彤管 天中記曰南齊傳貴命方昌椒庭虛位 彤管有煒 中宮 長秋 史記曰中宮天極星後有四星末大星正妃後三星後宮之屬也 後漢書曰明帝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注皇后所居宮也長者久也秋者萬物成熟之初也又名大長秋

託體紫宮 一儷宸極 唐書曰太宗將引長孫無忌輔政后曰妾託體紫宮云云 詳前 明皇將立武惠妃為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妃武氏族姓天下共疾惠妃直遊華族且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遂不果立 天子臨軒 皇后行第 文獻通考曰宋天聖景祐故事皇帝將納后上降進冊未嘗御殿禮甚簡略元祐五年太皇太后詔以皇帝納后有則令宰臣呂大防及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及禮部太常寺官詳議六年三省樞密院言納后六禮皆差執政官攝太尉充使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充副使前一日告天地發冊至奉迎依開寶禮改親迎為命使皇帝臨軒先遣冊禮使後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詔從之 初議以都亭驛為皇后行第給事中范祖禹言都亭驛舊為遼使館舍請以舊尚書省為皇后行第從之 以上皇后居處 【原】珠珥 金環 續漢書曰皇太后皇后入太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簪珥璫垂珠也 俗說曰[illegible]帝王皇后有紫磨金指環至小王可第五指著 褘衣 騘馬 周禮內司服掌褘衣褕狄

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禕音暈反漢雜故事后親京蠶

禮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乘畫雲母安車駕六騑馬以瑇瑁

及嫁

玳瑁簪 **珊瑚玦** 續漢書曰皇后太后簪以瑇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左右各一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珊瑚玦飛燕為皇后女弟昭儀上遺雲母五明扇

七華扇 **五色環**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七華扇翠羽扇又曰飛燕為皇后女弟上玉色玉環

田 **湯沐邑** 晉民要事曰安帝九年右丞張建議郡及縣熟界有皇后脂澤田四十頃參詳

脂澤

以下賞賜貨聚人

玉璽金鈕 **金根玉輅** 漢舊儀曰皇后玉璽金螭虎鈕

巴輿服志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駕六駕金根車玉輅

增 **服飾** **告冊** 合璽

曰皇后大服紺上皂下祠廟服黃首飾十二株褘衣青絳緣為翟白玉中單黼領羅縠標襈大帶

後漢書曰立皇后當降制告不祥告身用冊及後用冊皆用冊之宋

御紫闥

諸后立皇后皆上後漢書曰皇后法駕御紫闥皇后親乘金根車玉輅非法駕乘雲母安車

乘雲母

詳前同皆等防軸於發禮冊

納徵穀珪 元禮注東昇天子加以納徵穀珪也宋元祐五年納后六禮使奉迎皇后入內大皇帝皆服通天冠絳紗袍以上

大昏袞冕 文獻通考鄭元曰士大夫昏禮冠冕皇后以袞

皇后服

原 **流虹繞電** 帝王世紀曰其母萌之元雲入戶繞龍守門吉祥滿室也

元雲入戶 **黃氣滿室** 皇后以元雲入戶覆其上有黃氣滿室

易坤靈圖曰天皇之二女生天帝以元雲覆帝王元注卜曰後漢書曰帝之元

日后以父敬侯延壽之年問卜者卜者曰此吉祥也

方口

美髮 **日角偃月**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又后順烈梁皇后相者見之

后之傳曰永建三年春三月丙申選入掖庭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極貴之臣所未嘗見也

燕銜石字 **人覆玉衣** 西京雜記曰燕銜白石在后家有燕銜白石元后

墜后續漢書中后以和熹鄧后自五歲為十二月丁酉生天地每寢文昭紀曰其母夢家中取之光書

不貴

外 **鵲巢燈山** 唐書曰太宗長孫皇后

而察與裴氏不成婚見嘗於上天宗在前使士復之擇納女曹就父母娶中入記曰京兆李聘入鶯宮走郢陰后騎所理由一中宮

馬立舍

二丈無立馬后鵲巢外之其上天后聖宗家門

居梧桐天后氏舍也宜天子之妃也

后生顯而后肥世宜一諸嫁之

后見弟之時欲不納之議

室裝以白如為王后當妃之

寶泉裝白如王后

山壁及入宮亦理宗皆當

嚬中宮左右定立皇后

中能宮及入宮亦理宗皆

為不貴妃奪遂已定上立皇后而奇貴相女也

原 **周配** **虞嬪**

后妃部

不肯往婚有許迎已至定后參見先有異於常后猶喜如常從人之後

迎車異常 **鬼神在前**

子求婚事許已定

上尊號前見有羽蓋蔭其上家人曰南史曰宋文帝袁皇后

氣紛時雲窈冥

日輪 **臥雲氣** 宋書曰先是后家嘗

逼

修先正帝位外坤極春秋之義乃聿於先大安國家之

德選賢立夫后從之義以成

業決議欲選后以嘉人時卜之不同

金陽嘉元年立皇后

增 **鑄金** **探籌** 山堂考故事曰漢建元中用成鑄者為皇后以鑄金之像成而不立者

中宮以其子必先以玉父有人之待

立皇后皇子中山王王氏所寶鑄之其幼像女而立之

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媯虞道克昌任姒配周周室用光尚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翼夏 興媯 謝承三夫人箴曰降暨三代創業之君亦賴賢妃用佐厥勳塗山翼夏有莘贊殷下見後漢皇帝現女史箴

大

帝之女 俔天之妹 上詳統妃毛詩大明篇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毛萇注云俔磬也盡也文王以太姒為賢問名還卜之既吉盡禮尊敬之如天之有女弟俔口見反

思齊大任

思媚周姜 毛詩思齊篇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毛萇傳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太姜也常思莊敬太任乃為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太姜之配太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

增 獻圖 觀像 蒙苑詩話曰金籠帝后也帝謂待至曰昨太子生日皇后獻朕一圖試觀之乃田家稼穡艱也后以太子生宮中不知稼穡之艱故以為寄太平御覽曰東漢馬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常用嘉之常從變廣飾書儀見娥皇女英帝指之顧謂后曰恨不得如此人為妃又前觀陶后妃部

唐象后指堯曰嗟夫羣臣百姓悵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

求德閥 不妒忌 宋史曰仁宗郭皇后驕帝命宋綏作詔曰富求德閒以稱坤儀貌而左右引富人漢氏文入室綏曰堂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蔣月詔語庚乎後數日王書入對又論奏之帝曰未綏首如此言卒罷之元史曰順帝俗旅忽都皇后引占剛氏賢德王宰羅帖木兒之女也至元三年立為后后性節參不妒忌動以堂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幸春寵居興聖西宮帝希幸東宮后左右以為言后樂錢歲怨空意從帝巡上都文中苗帝貴內官傳旨臨幸居獻曰賢仅非至尊往芽之時帝益賢之居坤德毀致曰福史

著女則 引故實 宮所居官以三皇遺坤傳為皇后衣德旨言后如服毀臨后奇之織致幸樂氏依素曰居錢幸此大福獻歲春字矣史曰怨寵衣未晉空居書后史若聞女朝門廷法事宜龍記宋長史曰也唐太宗長孫皇后賢著女則多引故實太宗見之

原 織室 桑壇 事至引中故夜買宗以背對治賜以宮上中春事皇有宮門詳上后辭補梁矣壇晉在元繞康宮儀西曰南主

分繇 獻繭 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

妃齋戒親東向躬桑蠶事既畢分繭稱絲禮記曰孟夏之月蠶事既畢后妃獻繭於天子

中饋

內則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女史箴曰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謂祭祀飲食之務禮記有內則篇顏竣

皇后鞠登歌曰載我聖文有四海外刑家邦內貽女則

統六宮 率八妾 魏志曰文德郭皇后將登位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是以聖哲預立元妃必取先代名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有司奏請明德馬皇后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

日之有月 天之有地 漢名臣奏曰臣聞帝之有后猶日之有月也盧植奏事曰后妃者外以郊天祀地祇奉祖宗外以肅恭明神內以率正九嬪理陽陽者禮天之有地陽之有陰以上皇后內陵

習詩易 好黃老 上詳顯聚

漢書曰竇皇后景帝母也好黃帝老子之言景帝及竇不得不讀老子皆遵其術

脩母道

聽女順 還記曰后僑女憫母道也鄭元注母施陰敦於婦也又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師天

后妃部

子治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

衣不擇采 食不求甘 續漢書和熹鄧皇后傳云宮宜寧會諸貴人競自修飾極靡麗之服而后獨居然衣不擇采焉不務飾東觀漢記明德馬皇后傳曰太后詔曰吾身衣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

外抑宗

族 內無忌刻 續漢書云孝和會后世漢宮兄弟由外先帝所雍自攜改之後內給左右外

柯宗族又云順列宋后帽帝爵由錫改切章德后節織恭懷皇后獨朱

不喜觀游 不好戲弄 東觀記曰明

不尚華麗 不

好音樂 約人好音樂當恭明陰馬皇后之為人也上詩默王洗鏡志曰文德郭皇后性儉

增 親御戎車 [illegible]

親督衛士 [illegible]

專夜 [illegible]

後乘輿 [illegible]

辭北使 [illegible]

班 [illegible] 押 [illegible]

具冠帔 [illegible]

侍 [illegible]

戎服 [illegible]

金璽盤螭 [illegible]

畫屏射雀 [illegible]

蔡齊不為文 [illegible]

孫沔 [illegible]

不讀冊 [illegible]

慈寧牡丹 [illegible]

三宮元夜 [illegible]

以賂得立 [illegible]

表請閒居 [illegible]

極道悽惋 [illegible]

敕製樂曲 [illegible]

終帝世無聞 [illegible]

自言太后弟 [illegible]

馬訪之賊有男子蕭洪因后婢婿呂璋白見之太后詔
得直弟之迹不自勝帝拜洪金吾將軍出爲鄜坊節度使
會而閩有男子蕭本又稱太后弟以良以聞乃召洪下
試而泉有男子蕭弘自稱太后入后弟本以僞詔三司雜
州乃大后弟沒不敢復
問而皆妾次是不
辭進
智數善氏宋史曰仁宗張貴妃
疾巧慧承迎勢動中外后閣人
後五年安寵不能名外戚宮人
選后皇裏帝之遇後今與
房事太哀不勝名服得以
夫婦須年皇后之進
姿薄不勝寵名　問名何以
天子娶婦皇后嫁女　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放皇后親迎女上
來服師號爲天子
第宮使者冠爲太
其海內至冠不可
后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七　皇后總載

于無定所令禮儀以上並之后引皇后故實
十可女皇后娶婦
皇后總載四　失道附
原　承天　易乃順承天　順
象陰　易坤陰也　故　猶月　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
陽日相須而成陰也之
正位　易家人女正位乎內
化光　易坤含萬物而化光
內主　中饋
進賢　詩序后妃之志在進賢
柔順
內令
內和　天下內和　作合
婦人無儀
中饋人是議
之天合作
作嬪
陰敎
母道　備百姓
母天
也子
敎六宮
無私謁
無嗜慾
下
養萬物
增　正嫡
悉也
帖

曰王后漢本因之正嫡
曰皇后
曰皇后
曰女君
曰皇后小君
同體　禮記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
女君　梁書詳
子午忌　唐書曰
宗郭氏元和元年
故以后諸后皆
中賢有
葛蒲花
吾家女師
是婦將種
庸知非福
多所推進
唐書太宗文德皇后
后久所不立此風曰柔后
后見進
淵鑑類函卷五十七　皇后總載

后知非福何如見天子
能執婦禮
善承帝意
上桑條歌
賦翠羽帳
漢立三后
周立五后
三女皆后
貴相爲后

大貴為子瑁納之先主定益州以為夫人唐書曰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鄭氏當生天子錡納為侍人錡誅沒入掖庭侍郭后憲宗幸之生宣宗五代史補曰符彥卿女術者曰此后也李守貞素有異志為子崇訓娶之據河中叛及城破周高祖以歸彥卿世宗即位納為皇后

似皇后璽綬者多矣太平御覽曰后服者皇后之服也故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原 服母之義 天子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先王之辭 若求淑女若人也

后文定厥祥 天立厥 陰體先和 婦道承順 脩其四德 德言容功 合於六宮 穆穆克敬 邕邕柔喜 淑女之德 麗華之容 螽斯之詠 麟趾之化 服浣濯之衣 脩蘋藻之事 體資生之仁 含成象之德 上尊宗廟夙夜祁祁 下訓御人尊卑肅肅 或淚竹成斑將思虞舜二妃 聞裂繒起笑將亡夏桀妹喜之好聞裂繒之聲 樊氏忠賢達善於楚國 馬后貞素辭寵於漢君 漢明德馬皇后為人貞潔衣不加綵 為海內小君 后職內事 配乾作合 聽天下內治 后聽內職 名家應運 從尊聽女 君子好逑 毛詩 鬱納四妃 舜納三妃 王立朝后在前 妊娠周室用熙 夏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妺喜殷之興也以有

娀紂之滅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幽之滅也以褒姒史記 漢成帝趙皇后姊娣姊弟俱為婕妤嬖寵 失道奇衰 媚道 詠皇孫 漢成帝趙皇后飛燕昭儀妒害皇子 微服過市 唐書曰神龍中正月望夜中宗與韋后微服過市 同玉輦而侍恩 專金屋而怙寵 傳言革命 不朝重華 諫徙西內

增

帝曰天寒入宮家且飲酒

原 詩 晉張華中宮歌詩曰先王統大業元化漸八維儀刑孚萬邦內訓崇宮闈皇英垂帝則大雅詠三妃含章體柔順率禮蹈謙祇螽斯弘慈惠樛木逮幽微徽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貴榮參日月舉世仰餘輝 成公綏詩曰天地不獨立造化由陰陽乾坤垂覆載日月耀重光治國先家道立教起閨房二妃濟有虞三母隆周王塗山興大禹有莘佐成湯齊晉霸諸侯皆賴姬與姜關雎思賢妃此言安可忘

原 箴 後漢皇甫規女師箴曰觀象制教肇經乾坤家有

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于壼閫以臨百官煌煌后妃女統是開穆穆夫人爰采潔蘩師禮莫違而神罔時怨關雎首化萬國承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嬀文母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繇咨爾庶妃鑾輅斯邁戰戰兢兢厲省鞶帶漸進不形變起無外行難著而易喪事易失而難退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惟敬撫下惟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

傳幹皇后箴曰煌煌四星著天垂曜赫赫后妃是則是效舜納二女對揚茂教正位於內頑囂報暴平亂妲己異則情悅牝雞亂晨殷祀用絕孝成寬柔縱弛紀綱王擅朝權趙專椒房巨猾是緣竊弄神器故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是以在昔明后日新其化匪唯訓外亦訓於內

原 贊 魏曹植姜嫄簡狄贊曰嚳有四妃子皆爲王帝摯早崩堯承天綱元鳥大跡殷周美祥稷契既生功顯虞唐　又禹妻贊曰禹娶塗山土功是急聞啓之生過門不入女嬌達義明動是執成長聖嗣天祿以襲　晉傅咸明德馬皇后贊曰明德馬后執履貞素光崇六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帝諮厥謀國賴內訓家應顯祚　左九嬪虞舜二妃贊曰妙矣二妃體靈應符奉嬪于嬀光此有虞沅湘示教靈德永敷　又周宣王姜后贊曰昭昭宣王克復前制褰蠠姜后乃激乃厲執心至公以悈明世　庾闡二妃像贊曰二妃元達含靈體妙協德坤元配虞齊耀明兩既麗重光作照有邈其微神風遐劭

原 頌 列女傳契母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厲翼吞卵產子遂自脩飭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爲帝輔蓋母有力　又曰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脩度義以處清謐後宮九嬪有序尹爲媵臣遂作元輔　又賢明頌曰於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義不動非禮不言晏起早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　晉劉柔妻王氏姜嫄頌曰英

英姜嫄實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毗贊皇綸播殖之訓萬葉攸循　又啓母塗山頌曰塗山靜居元朗悟幾大禹至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孩亂是綏仁哲以成永繁天暉

原 誄 漢揚雄元后誄曰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聖敬齋莊內則純備後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志在黎元是勞是勤寅賓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勝降桑木蠶於繭館躬執筐曲帥導羣妾咸脩蠶族分繭理絲女工是敕遐邇蒙祉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去此昭昭就

彼冥冥忽今不見超今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　魏曹植卞太后誄曰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錯互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歔欷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寶名義之攸在亦秉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旐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於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祥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元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儕列陰處陽潛外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其仁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宴息恒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闥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練日昃忘饑臨樂勿讌去奢即儉曠世作顯愼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百靈跼天蹐地祗畏神明敬微愼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斯祜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免斯年嘗禱盡禮有篤無痊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藩擗踊郊甸灑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煙巡省階塗髣髴櫺軒仰瞻帷幄

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臻魏都遊魂舊邑大隧開塗靈將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徊輀柩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　晉張華章懷皇后誄曰自天陶靈必有徵祥誕在初載亦曜神光顯應天祿聿嬪聖皇受氣自然實聽清和內含茂質外發英華身處宸極敬恭惟夙窈窕淑媚柔順婉穆宣慈內政流化太微六宮變雅清我壺闈經綸庶屬積思萬機既臻緝熙元澤流衍將翼我后登封降禪氛祲告妖沈結彌留奄忽升遐棄世高遊聖上哀懷感切悼心率土縞素遏密八音眇眇遊靈將焉所之容光幽邈豈有返期杳杳新宮下絕三泉茫茫陵域合體中原委棄徽章即安太清　左九嬪元皇后楊氏誄曰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二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宇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動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記辭翰林乃作誄曰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率由四教容德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明明我后與世同矩云胡不造丁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

不康祈禱無應嘗藥無良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
宮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歿圖丹青溫溫元后實宣慈焉
撫育羣生恩惠滋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
【原】哀册文晉潘岳景獻皇后哀册文曰於穆先后僾皇
協運世宗之亂德博化先用儉禮峻任姒隆周后亦母
晉終溫且惠其儀淑慎既慎其儀克明禮敎撫翼齊藩
訓成弘操其慈有威不舒不暴乃家乃邦是則是效嗟
余艱屯仍遭不造靡恃惟妣景命弗保心之云痛痛貫
穹昊龔龜筮之良辰啓幽房之潛燧整武駕之隆牡結
龍輴之縞駟望旂常而崩摧披輼輬以增欷口嗚咽以

失聲目橫迸以灑淚邈兩絕於宮闈長無覿於繐帷
張華元皇后哀册文曰天地配序化成兩儀王假有道
義在伉儷姜嫄佐嚳二妃興媯仰觀古籍覿亦同規令
胡不然景命夙虧我膺曆運臨統萬方正位於內實在
嬪嬙天作之合駿發其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累世豐
衍朱紱斯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
如何不弔背世隕喪瑤齋無主長去蒸嘗追懷永悼率
土摧傷陵兆既宅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祖宮闈
遏密階庭永虛設祖㠯繂告駕啓途法服羣褕寄象容
車金輅晻藹帷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踟躕銘旌樹表

翣柳雲斂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云不懷哀感萬夫寧
神虞旂安體元虛　宋顏延之元皇后哀册文曰龍輴
纚綍容翟結驂皇闈昭曠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
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悲黼翣之遺御
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
懷其辭曰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
哉世族祥發慶曆秘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
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
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
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再謠南國伊昔不造鴻

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
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
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坤則順成星軒潤飾下節震騰
上清朓側有央斯雍無思不極象物方臻視祲告沴太
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衞戒凉在律杪秋
即穸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迹噭噭儲
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遥酸紫蓋眇泣素軒滅彩清都夷
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讙來芳可述往駕弗援　齊
謝朓敬皇后哀册文曰翠帟舒皇元堂啓扉俎徹三獻

筵卷六衣愴扆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
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旋詔左言先敷
聖善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遥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膺慶爰定厥祥徽
音先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紘綖教先穜稑春問
川流神禖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被輔佐求賢在謁無
詖頵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侯
四教因式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
曜懷光素舒竹德閟弓不祐慈訓早違方年冲藐懷袖
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帝遷明

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劒徒嗟金穴
馮相告祲宸駕長往貽厥遠圖末命是奬懷豐沛之綢
繆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遵鮒隅以同壤陳象
設於園寢映輿鍰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渡清洛而南
遊繼池紼於通軌接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暮東川
澹而不流藉閟宮之遠烈聞纘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
蘩終配祇（選作祀）而表命慕方纏於賜衣悲（選作哀）日隆於
撫鏡思寒泉之罔極託彤管於遺詠

原詔陳徐陵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曰朕以虛薄才
非弘濟竊守藩維常懼盈滿豈圖蒼昊不弔國步艱難

皇嗣元良貌在崤渭二臣奉迎川塗靡從六傳還朝淹
留永日今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之嚴規下逼
羣公之廷諍遂以庸質升纂帝基對揚大化思增號懼
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御慈訓宮一
依前典若中流靜晏皇嗣歸來輒當解紱於箕山之陽
歸老於瑯邪之國復子明辟還承寶圖若問與夷無媿
園寢

原章梁江淹爲建平王慶皇后正位章曰伏承以嘉月
惠時膺曜宸正鞶珩昭品褕組在飾休徧函夏譽殷靈
昧伏惟岳曜靜德式懷謙慎升降爾傳左右詩史夙鏡

茂資早擒芳訓行教紫庭麗軌華扉聲激綺組風偃家
邦

增冊文唐睿宗爲太上皇立皇帝妃爲皇后內制曰王
者建邦設內輔之職聖人作則崇陰教之道式清四海
以正二儀妃王氏冠蓋盛門幽閑令德藝兼圖史訓備
公宮頃屬艱危克揚功烈聿興昌運實賴贊成正位六
宮宜膺盛典可冊爲皇后　陸贄冊淑妃王氏爲皇后
文曰皇帝若曰乾坤合德聖人則之惟帝承天惟后配
帝嗣續百代母臨萬邦位定於中而尊加於外德修諸
已而化被於人御於家邦所繫斯在三代崇替靡不由

之子是以詢衆採賢重難茲命中壼虛位於今歷年陰
儀或虧宗事無主缺於典禮朕甚愧焉稱是徽章聿歸
全德咨爾淑妃王氏天與淳粹氣鍾元和含章在中發
秀於外卓爾風操穆然容輝周旋中規進退有度仁愛
恭儉本於生知詩書禮樂成自師氏竭於孝弟祇事先
朝承訓無違克諧尊旨往居桂苑淑問已彰洎奉椒塗
謙光載路六宮攸敘九族以親害腐艱逵累從行幸思
賢才以佐輔知臣下之勤勞庶績伊凝頻貢內助永念
頃筐之志且懷求劒之情崇位長秋永懷盛典矧惟元
子貞我萬邦稽以舊章是宜從貴今遣攝太尉某官某
持節冊命爾為皇后嗚呼敬哉王教之端始於內範風
美關雎之化雅詠思齊之德罔懈厥位忝於前修克念
有終庶無咎悔奉承休命可不慎歟 錢翊冊淑妃為
皇后文曰皇帝若曰惟王法天惟后象地統理之道裕
須而成乘陽雖繫於昭垂養物必歸於厚載惟處大倫
而克正與元化而同光上贊君臨旁資婦順遠徵百代
咸本六經而禮聽累朝位虛中壼嚴禋怵惕玉盤無所
進之人內令叙家彤管有不書之史興廢之重作配實
難咨爾淑妃何氏柔既可觀儉皆中度外言罔入懿則
自成處閨房而椒亦蜚聲御衆妾而木能逮下洎邦家

多難輔佐克勤每見求衣未嘗安寢先知旰食不視晨
脩欲齊京室之賢罔慕長秋之盛勞謙之報降福是宜
乃顧皇儲仍因子貴公卿來請龜筮斯從實上帝之所
嘉詎朕心之可抑今遣某官某持節冊爾為皇后於戲
極位正名居尊齊禮典一申而百神聽禮一行而萬國
歡懼恐可以保其名齊莊可以守其位往司陰教以永
天休 宋冊皇后內制皇帝若曰天地定位陰陽相成
人道貫之以綱大倫后德配之以熙內治聖人有以端
其本也故造舟之迎言乎備詩人有以美其化也故周
南之風著乎始粵朕沖昧祗若丕構深惟承荷之重輔
佐攸艱用簡納賢明協於神人之望咨爾贈尚書令冀
王配享太祖廟庭曹彬孫女惟乃祖克有武力勤勞王
家保勳不伐饗厥終慶教流後昆藁然慈和善祥憑積
生此邦援其漸積醇醲發聞馨香所從來遠矣起居祖
習不待姆師之訓風容矩度自為宗黨之憲長秋曠位
陰教未序咨求訓範統正六列宗公鼎臣誦言於朝廟
即嘉時聿申典禮朕以春秋之義必娶大國摯疇之家
乃稱福耦謀及泰筮聘以穀圭惟吉之從有命既集今
遣使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李迪副使戶部侍郎參知政
事王隨持節冊命爾為皇后欽哉夫惟肅恭可以事上

夫惟謙裕可以接下泰而能約則驕弗至動而慎思則
悔弗萌懋乃后德修乃嬪職奉承宗廟儀刑家國永綏
無疆之祚不其懿歟　王安石冊皇后文曰皇帝若曰
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
命奉循前烈考慎冊典以祈協於神民咨爾向氏籍柔
淑恭舊有顯聞肇功惟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
嗣是產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盥饋在中
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祇承內事齊明夙夜罔有曠失宜
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行尚書刑部侍郎東平
郡開國公王珪持節冊命爾為皇后夫惟與邦釐厥士

女咸自內始達於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
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僻爾勤相朕乃濟登茲於
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其忱念茲朕以永享天祿爾亦
豫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歐陽脩尊皇太后冊文曰
嗣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
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戶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
已者為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則四海靡
然而成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
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
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

之心此固慄慄祇懼不敢遑寧者也顧惟眇末之質提
攜鞠育仁慈咻煦至於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
在疚而憂勤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
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
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
太尉具官韓琦司徒具官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表曰
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粵自正位中
宮內助先帝陰禮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
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
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

於外朝及歸政沖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
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
於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凊嗚呼殫九
州之富以為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
永承於慈訓　元至元三年三月冊皇后文曰帝王之
道齊其家而天下平風教所基正乎位而人倫厚爰擇
配以承宗事若稽古以率典常咨爾弘吉剌氏淑哲溫
恭齊莊貞一屬選賢於中壼躬受命於慈闈勗帥來嬪
蹈榘儀之有度動容中禮謹夙夜以無違茲表式於宮
庭宜推崇其位號乃蠲吉旦肅舉彝章遣攝太尉某持

節授以玉冊寶章命爾爲皇后於戲乾施坤成克順成
於四序日明月儷久照臨於萬方朕欲躋世於乂安爾
其助予之德化共御亨嘉之運益延昌熾之期勉爾徽
章聿修內治

原 表魏傅嘏請立貴嬪爲皇后表曰有虞始德觀化嬀
汭夏后創業啓作塗山咸以淑哲埀之典頌伏惟貴嬪
誕秀令族稟貞高胄應昭明之量兼聖善之行金璽未
授而玉端先顯表贊天休昭隆后祚貞侔先典告踰往
訓而猶潛光未即皇統進違二儀烟熅之德退闕懸象
兼曜之儀羣僚百辟所以竦佇陛下欽若天秩祇贊帝

社夙崇盛禮俾君萬國則六合承風天下幸甚 增 唐
常袞賀冊皇太后表曰臣某言伏見八月二十六日制
冊上皇太后尊號凡在生靈不勝慶幸臣聞天地之因
所固者本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故紹休以受命榮號以
歸尊是用慶善奉慈因親教愛也伏以皇太后法象太
極是生兩儀光照上元以母萬物塗山降瑞華渚呈符
照臨典禮示天人之慶範栽成風化表戚屬之宗師詩
云思齊太任文王以聖則知祚我仁慶誕興睿哲穆穆
明明有自來矣伏惟陛下以皇道還淳以文明致理行
三代之典教備兩漢之威儀逾年改元謁告清廟永言

配命殷薦圜丘大孝通於神明至化被於寰宇睠戀慈
訓尚未遑安虔奉徽章以崇位號嚴恭前殿陳布外朝
萬國在庭千官執禮冕旒端拱翼翼烝烝候金冊以拜
興承瑞寶而俯受聖理之致其道大光朝野同歡臣妾
有特言念舊黨遂及姻聯褒德以殊榮推恩以序進華
胄增貴外家益尊固可以感動靈祇懷服遐邇豈止德
教加於百姓仁厚及於九族而已宜其煥列青史昭播
鴻猷億萬斯年以承多福　劉禹錫慶賀表曰臣某言
伏見制書以二月二十五日冊立皇太后盛禮畢陳德
音遠被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伏以皇太后稟靈作合誕

聖表祥徽號極域中之尊至仁爲天下之母陛下君臨
有國子道無違長樂宮中永獻南山之壽濯龍門上再
揚東漢之風率土臣子不勝歡忭　宋王安石賀冊皇
后表曰寖盛之禮發於宮闈雎康之聲播於寰海恭惟
陛下儆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坤儀之
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
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於以求助不專爲恩臣生逢明
時切覩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輙慕堯封思令德以式歌
豈慙周雅　原 魏曹植上卞太后誄表曰大行皇太后
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齊美姜嫄等德任姒佐政內

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吉永膺萬祚何圖一旦早棄明朝背絶臣庶悲痛靡告臣闕銘以述德誄尚及哀臣以冒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贊揚明明貴以展臣蓼莪之思憂荒情散不足觀采　晉左九嬪上元皇后誄表曰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揚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仁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

原 論後漢書皇后紀論曰周禮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知喪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宣述陰化修成内則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而婦制莫釐高祖帷箔不修孝文衽席無辨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及光武中興斲彫爲朴六宮稱號唯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

一作賢 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絏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乃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

靈命

原 文王所載天作之合　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毛詩並　離艮爲后春秋　水靈是輔晉書　河間有奇女漢書　元城有聖女詳總類載　有貴人之氣列女傳　有光景之祥詳類聚　黃雲蓋之春秋　嘉澍沾渥東觀　黃雲滿室魏武紫氣屬天漢書　披手得玉鉤列女傳　玉衣覆其上魏志　夢飛蟲著身詳類聚總載　夢捫天仰嗽詳類聚總載　歌曰白狐呂氏春秋　讖曰銅馬晉陽秋　釋著歎息　龜筮並從東觀北堂書鈔

增 門無強蔭宋書廢帝江后諱簡珪太始五年太宗訪求太子妃而推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強蔭以卜筮最吉爲太子納爲　水濵祓除梁高祖后郗氏母尋陽公主生后有赤光照室内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彩照室異常有妨乃於水濵祓除之太平御覽　金柱擎天是然哀皇后叢氏母嘗夢金柱擎天后獨能升興之　黃衣入室金昭

聖皇后劉氏遼陽人天眷九年九月後后家若見有黃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

慶雲見日側 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欽懷皇后蒲察氏大定二十三年章宗為金源郡王行納采禮世宗遣近侍賜金鞍廄馬事畢將命之閒慶雲見於日側觀者異之

瓠盧中有月 太平御覽曰北齊書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母初懷孕有僧遇其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

論四后妃 洪氏容齋隨筆曰左傳敘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姞生穆公獨繼其父有國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趙子兒為言於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及呂后幽諸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希見故得從子之代後為太后景帝召程姬有所避以飾侍者唐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生長沙王發以母賤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漢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為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令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強應曰此中一人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長御即以政君送太子一幸生成帝有子後希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為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承恩有限而光華啓佑與同輩迥絕政君遂為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數乎

靈感

原 夢龍據胷 漢書 夢龍枕膝 晉中興書 夢帝謂己余生而子曰虞 春秋 夢高祖謂己生子可名為彘 漢武故事 夢人感己 國語 夢庭產棘 周書 胷拆生禹 世紀 石破生啓 淮南子 丹蛇入紫宮、青鳥集臺上 漢書 羣燕銜土 前漢外戚傳 暴風揚塵 史記 發塚無屍 漢武故事 開榔火出 漢武北堂書鈔

增 燃錢 宋光獻曹后在家時與羣女擲錢為戲后一錢旋轉盤中三日方止 侍康 天中記曰宋高宗吳后父近夢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藥獨放一花妍麗可愛花下白羊一頭寤而異之及生后年十四高宗為康王被選入宮

瑩釵卜完 宋史曰李宸妃真宗時為司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為男子釵果不毀已而生仁宗

一爪先折 陳書曰高祖宣皇后章氏美容儀手爪長五寸紅白色每有期年之服則一爪先折

兔棲其上 晉書曰高昭劉皇后葬泰安陵工始下鍤有白兔跳起昇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棲其上

但有衣履 列仙傳曰鉤弋夫人既殯而香數月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衣履

此真吾夫 北齊高歡妻后諱昭君少明悟強族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侍者通意父母不得已許之

不為庸人婦 後燕錄曰慕容垂皇后段氏字元妃光祿大夫儀女少而婉惠有節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能為凡人之妻季妃曰妹亦不為庸人之婦鄰人聞而笑之為責人張定書相人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興皆由二女儀深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垂輔燕王納元妃為繼室范陽王德亦聘季妃姊妹皆為后妃如其志

臨朝

原 太后臨朝 前漢高皇后紀 太后攝政 東觀 、太后臨朝省庶獄 漢書 天子幼沖攝萬幾 臨朝稱制 晉中興書 專制朝事 漢書 內攝時政外懷戎狄 東觀 臨朝攝政以寧天下 晉中興書 閨房之禮 天下之重 脩濟大艱 漢書 居危能重 漢南記 內建鴻基外糺王慝 漢序 蕃國親睦遠近欣服 北堂書鈔

增 婦人與政 三國志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後世有違者天下共誅之 抱帝臨軒 合璧事類曰晉康帝崩穆帝即位時年二歲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 不御正衙 宋史曰宣仁高太后垂簾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御殿又請受冊寶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正足矣 詔刪遺誥

又曰仁宗朝章獻劉太后崩遺誥尊楊太后為皇太后居宮中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趨百官賀御史中丞蔡齊曰臺史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乃詔刪去遺誥中同議軍國事語

德行

【原】厚德載物 至柔而剛至靜而方 並易 德冠後宮 列女
傳 德著閨房 漢書 賢而有德 列女傳 維德之行 毛詩
脩德之勞 鄭箋 德參姜任 漢書 德侔二南 唐書 以色親
以德固 列傳 美於色厚於德 列傳 婉嫕有節操 漢書
婉嫕有節行 陳思 婉嫕慈孝 婉順慈仁 漢紀 矢心柔
順 惠心淵塞 晉中興書 清淨專一 端一誠莊 列女傳
訓正後宮 嬪御有序 並列女傳 性少好學 漢書 而無險
詖 詩 不欣小歡 不好淫事 但當謝過 漢書 克己
求德 漢書 屬以婦德而不忘付之以正而不衰 呂氏春秋
輔佐君子 詩 以匡主上 執策授親 漢書 屬以輔上
漢書 佐定天下 漢書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纘女維
莘 長子維行 並毛詩北堂書鈔 【增】后妃專夕配以德升 天中
記 輔成君德燮理陰政 合璧事類 宮中化其德莫不柔
雍 唐順宗王皇后唐書 女中堯舜 翰苑新書曰宋宣仁太后垂簾日全用一時耆舊復祖宗法人以為女中堯舜 今世任姒 又曰章獻劉太后嘗手書賜輔臣諭以臨朝順治之意一時臣僚敬畏皆曰今世之任姒也 周南樛木之德 彙苑詳註曰明成祖仁孝皇后徐氏中山王達女也帝初之國北平后理內政宮中肅然而和厚逮下有周南樛木之德

母儀

【原】有母儀之德 後漢郭皇后紀曰后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 思齊太
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毛詩 歷漢四世為天
下母 前漢 立而不跛坐而不差 大戴禮 誨以正道獨明
教訓 教訓以善 訓啓有力 世紀 化導三子皆成賢
德 列女傳 教諸小王試其誦論 列女傳北堂書鈔 【增】撫視甚
至 宋史曰李宸妃生仁宗章獻以為己子與楊淑妃撫視甚至 撫育甚厚 又曰太宗孝皇
后恭謹莊肅撫育諸子及嬪御甚厚 拊鞠周盡 又曰英宗方四歲育禁中曹后拊鞠周盡
自至屏扆 又曰神宗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又從行登獻每先後扶掖而太皇太后曹氏
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候闕親持膳飲以食帝 民間疾苦必以告 又曰神宗一日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悚聽欲之止復為安石所持善不果 喜見於色 又曰欽聖向太后徽宗初政聞賓召故老寬恤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於色 兩宮給使 又曰高宗韋太后還國居慈寧宮宮請止回兩宮給使宜令遜用後人不聞則言有易彼以我入之也分而 外庭非所當預 又曰時未立皇后高宗請太后降手書太后曰我但知家事外庭非所當預請行冊命承平與禮悉能記之 責太子過 續文獻通考曰金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后性端嚴哀宗為皇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撻楚或告荊王以謀不軌議之獄已決后謂帝曰汝止一兄奈何欲以讒言殺之耶主趣執出立慰撫

孝悌

原 婉順慈孝 性體慈惠 漢記 親奉供養 漢書 躬執饋饌 漢書 奉事長樂宮下至侍御皆得歡心 脩存婦道 晉中興書 定省晨昏終無懈倦 者敬色養朝夕不違 侍親醫藥垂涕晝夜 漢書 朝望幄座悲喜感動 魏書 供養長樂宮 漢許皇后 親奉定省不避寒暑 漢紀 大化婦道 晉中興書 不親醫泣流離 漢紀 不得定省晝夜泣涕 魏書 哭聲不絕飲不入口 漢記 蔬食骨立 失親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白首未嘗不愴然泣涕 漢記 后承兄姊恩情契敬甚篤 十四喪兄悲哀過制 魏略 北堂書鈔

增 奉案上食 太平御覽曰漢宣許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親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 怡謹盡孝 唐書曰高祖竇后侍元貞太后羸老有疾而性素嚴諸姊娣莫敢進后獨怡謹盡孝或彌月不釋衣履 盡孝謹承 又曰太宗長孫皇后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 得其歡心 宋史曰太祖孝明王皇后常服寬衣佐御膳事杜太后得歡心 宮不居東 又曰神宗立聲向氏為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居東瀆上下之分卒不徙 毀瘠骨立 又曰欽慈陳皇后生徽宗進美人神宗崩守陵殿思顧晝夜毀瘠骨立 身承起居 又曰高宗時顯仁太后性嚴肅吳后身承起居順適其意

慈仁

原 簡狄敦仁厲翼 見列女傳契母頌 太后慈仁子孫賴福力 漢紀 獄訟相引承間為言 列女傳 北堂書鈔

增 徐為開治 唐書曰長孫后後庭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請繩治候意解徐為開治終不令有冤 輟所御樂 又曰嘱侍疾病長孫后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諸短者 仁慈御下 宋太祖王皇后 撫下有恩 又曰興皇王皇后撫下有恩終無背 謙約惠下 真宗郭皇后 俱出宋史

率禮

原 由禮 動與禮合 漢紀 仁和有禮 晉中興書 尊敬師傅 詩小序 北堂書鈔

增 矜尚禮法 唐長孫后 動循禮則 太平御覽曰寧宗皇后實氏容順動優禮則 治家嚴毅有禮法 宋杜太后 溫柔恭慎 動以禮法 太祖賀皇后 柔順好禮 太祖賀皇后並宋史 元裕宗后 元史皇后傳曰裕宗皇后闊闊真弘吉剌氏生順宗成宗先是世祖出獵道渴至一帳房見女子緝駝茸世祖從覓馬湩女子曰馬湩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及父母歸始出之馬湩飲世祖既去歎曰得此等女子為人家婦豈不美耶遂納為太子妃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每稱之為賢德媳婦成宗立尊為皇太后

早慧

原 十歲幹理 後漢馬皇后 九歲喜書 魏志 六歲能書 後漢竇皇后 九歲誦論語 後漢梁皇后 剃髮額傷雖痛不言 東觀 以穀賑給廣為恩惠 魏甄皇后 北堂書鈔

增 八歲誦詩論特精典 晉書曰文明皇后王氏雍女秉德清奥體行純和八歲誦詩論特精典 過人 晉宣帝張后 生自華宗幼而明慧 太平御覽曰夏侯太妃晉元帝母也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元帝立稱皇太妃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業期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書傳一過不忘 唐書曰高祖竇后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 慧中而辯迎意傳合 肅宗張良娣 唐書

誠節

原 周宣嘗晏起姜后待罪 列女傳 漢明幸離宮馬后陳戒 列女傳 當熊而立 前漢外戚傳 投火而死 列女傳 禍至共死 魏書 與爾俱死 漢書北堂書鈔 增 與疾以從 唐書曰長孫后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何自安 夕次寢前 又曰肅宗北趣靈武時軍衛寡薄夕次良娣必寢前太子曰暮夜可虞且捍賊非婦人事宜少戒對曰方多事若倉卒妾自當之殿下可徐為計 閉閣擁持 宋史曰仁宗時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皇后曹氏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炬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翦其髮以明日行賞以此為驗故爭盡死力賊即擒滅 我當自勉 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后烏林荅氏世宗時在濟南海陵召之來中都后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至良鄉自殺大定二年追冊為昭德皇后世宗終身不立后

明賢

原 並以賢明流芳世世 魏書 娥皇聰明 有虞高明 列女傳 質行聰明 列女傳 后性敏給 少而明達 聰叡天資周密畏慎 原事得情 不敢隱情 時有所問對無遺失 有所不安明陳其故 進心德適人事脩備 東觀記 恕不變容喜不失正 魏志 脫簪待罪 後庭辭輦 前漢外戚傳 蒙被而謝 晉書 離宮觀畫 曹植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想如其無知想之何益 漢外戚傳 北堂書鈔

增 密諫周主 唐書曰高祖竇后周武帝甥也帝愛之養宮中時北國女為后無寵后密諫曰四國未靖突厥且強願抑情撫接以取之合從則江南關東不為患帝嘉納長孫晟與兄撥以聞之曰此明者人必有奇子以女妻太宗也 固問不對 又曰太宗嘗與后言天下事后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固要之終不對 愀然不樂 宋史曰太祖即位拜太后堂上眾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何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 得賢內助 又宣仁語哲宗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嚴明端重 續文獻通考曰遼世宗后甄氏嚴明端重風神閑雅

謙讓

原 謙讓恭儉 列女傳 謙讓日崇 東觀記 謙遜讓位委去至尊恭謹接物先人後己 漢書 恭讓著於幽微 至行顯於不言 魏志 心每自退 列傳 獨自抑損 魏志 以尊事卑終能勞苦 列傳 苦心曲體勞謙至甚 漢書 自省不任榮盛之事誠不足充女教之任 魏文昭皇后表 內有進賢之志而無嫉妒之心 不妒忌思賢才下逮衆妾 薦達左右 後漢明德馬皇后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則百斯男 子孫衆多 毛詩 北堂書鈔 增 尊位退讓 太平御覽曰漢光武陰皇后帝以后性寬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輒退讓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乃立郭皇后後皇后廢始立為后 謙卑自守世以為賢 又曰隋文帝獨孤皇后姊為周明帝后長女為周宣帝后貴盛之貴莫與為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為賢 容止端麗性無驕傲 又曰肅宗皇后吳氏容止端麗性無驕傲寵遇益隆明年生代宗 豈勝大恩 宋史曰仁

宗即位尊楊淑妃為太后以有保護功嘗召其姪見禁中欲授以諸司副使后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小官可也

恩澤皆弗陳請 又曰徽宗立鄭氏為皇后恩澤皆弗陳請族子居中在樞府后奏外戚不當預朝政

節儉

原 恭儉節用 雅性儉節 吾萬乘主欲身率衆 東觀 吾行儉日久不能為奢 晉書 車服節儉 前漢許皇后 眉不施黛 裝不務飾 東觀 袍極麤疎 漢書 廚無異膳 常衣大練 後漢明德馬后 身衣大帛 漢書 食不求飽 膳不求珍 東觀 左右菜食金銀器珠之物悉禁斷之 漢書 主衣細縞讀不得賜 北堂書鈔

增 躬御縵繒 太平御覽曰後魏文成馮皇后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 但給裝具 宋史曰真宗郭皇后性恭儉罷兄子出嫁欲加恩賚但出裝具給之而已 月供千緡 又曰隆祐孟太后節儉讓有司月供千緡而止謙 改製舊冠 又曰徽宗政和元年冊貴妃鄭氏為后有司創製冠服后言國用未足冠珠多費請命工改製舊冠 又乞罷黃屋儀從之 減膳羊服澣濯 又曰孝宗謝皇后性儉慈減膳羊每食必先以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弟淵授武翼郎后嘗戒之曰宜謙抑遠驕侈 易令塗金 又曰常太后性節儉有司進今易令用塗金

勤勞

原 旦夕勤勞 文獻 夙夜戰兢 後漢鄧皇后 至于憂勤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詩毛萇 無衣蟻 北堂書鈔

增 縫戰士衣 太平御覽曰星子三日縫戰士衣盡宗張皇后事 種穀親蠶 宋史曰仁宗曹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 潔除 續文獻通考曰遼景宗睿知皇后蕭氏諱綽宰相思溫女早慧思溫嘗觀諸女掃地惟后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

誠慎

原 太后慎謹 皇后素謹朴 未曾私語 東觀 夙夜矜矜 漢書 無令干亂吏治 漢記 懼有見私之議 北堂書鈔 默處 宋史

增 謹畏 唐書曰睿宗王皇后謹畏無差縵假貸訓內職有古后妃風 不少假借 又曰章獻曰李宸妃生仁宗太后以為己子及即位妃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 稱未號令嚴明左右近習不少假借宮闈間因改作內外賜子育節宗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髮鬟太后曰 姑老矣命左右賜以珠璣帕首時潤王元份妃安國夫人李氏老髮且落見太后亦請帕首太后曰大長公主 皇帝有女能先帝諸妹也若此豈家人老婦可得比耶 有司別製賜太后曰此先朝以賜吾太宗之近臣皆可得命有司別製賜

之明肅太后御食必以銅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 一時人見仁宗左右用珍麗欲致之太后 又曰仁宗后春秋方少 皇帝安乃得御學 非所當留 又曰老人御餘且大后 後漢曹大家請入謁 因帝後得 僖后論后問少爲帝先起令作留得仰出 比見吾家高心之 上非汝所當留 意后書曰此非汝所當得 止夫人入觀 又曰上元燈宴后母入觀於高后上大不欲曰夫人當之陽燈上 太加禮是由吾故而與輔心上之安但令 以婦燕常進

剛正

原 為人剛義 漢書 辟除嫉妬 冒絮提文帝 史記 戟士收尚書 東觀 不可以我故壞國法 每見外親不假顏色 晉書 外戚戰慄百寮肅然 漢記 北堂書鈔 家庭肅然 通鑑 成劉后事 進止詳閑辭色不撓

增 嚴整有禮法 太平御覽曰後周宣帝楊

后稱文帝長女帝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及帝崩嗣主幼沖后知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顏色洎行禪代憤惋愈甚隋文帝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爲樂平公主後又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

肅清禁掖 宋史曰仁宗衛卒越宮之變閤內妾與賊通當誅所素幸姬爲言之帝貸其死昔后固請誅之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卒誅之

遊幸

原 巡狩四郊見孤寡 前漢元后 祓於灞上 遵灞祓除 校獵上蘭 並漢書 蠶於濯龍 東觀 春幸蘭館 夏遊御宿 秋望昆明 冬飲飛羽 並漢書北堂書鈔

增 遊讌和歌 太平御覽曰後魏馮太后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羣臣及藩國使臣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高祖上壽太后欣然自歌高祖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凡九十人 爲之罷行 唐書曰武

后幸玉泉祠以道險欲御腰輿王琳時平章事奏言昔張猛諫漢元帝乘船危就橋安今山河危峭踰通曲狹比於樓船又復甚危陛下奈何輕蹈覆轍后爲之罷行 徧問所過守臣治狀 宋史曰隆祐太后歸自虔州高宗親迎於行宮門下徧問所過守臣治狀

藝學

原 誦易經習詩論 續漢書 誦孝經治韓詩 好黃帝老子之言 並漢書 解黃帝素女之書 漢元后 聽言視論摘發其要 漢記 諸兄讀書難問其意 博覽五經傳記 博覽前世成敗 時號諸生 後漢鄧皇后 稱女博士 魏甄皇后 聰慧才能 漢書 聰明才巧 善史書 前漢許皇后 甲夜占書丁夜盡畢 漢書 治淮南音 春秋 善造歌曲 漢書北堂書鈔

增 董營女工夜誦書傳 太平御覽曰前燕錄聰后劉氏殷小字麗華嘗晝營女工夜誦書傳傳母止之誦彌甚與諸兄弟論經義理旨超然 涉獵經史工書翰 又曰陳後主后沈氏諱婺華聰敏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張貴妃寵傾後宮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惟尋閱圖史佛經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爲哀辭文甚酸楚 工爲篇章又善書 唐書曰高祖竇后工爲篇章規箴文有補益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能辨 容櫛不廢書 又曰長孫后觀書雖容櫛不少廢 援經史決事 宋史曰仁宗曹后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 能自製章奏 又曰徽宗鄭后好讀書能自製章奏 堂曰賢志 又曰高宗吳后嘗繪古列女圖置座右爲鑑又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 過目不忘 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劉后過目不忘讀書經旬日終卷

恩惠

原 施恩惠 漢書 賜錢帛 漢書 以金帛賜長公主 史記 賜以赤綬 漢書 賜青蓋車 漢紀北堂書鈔

增 出宮中所有以勞軍 經濟類編曰劉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后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加賜鈔帛 元史曰右丞相哈剌哈孫行省和林太后加賜鈔五萬帛二千 減役賜卹 經濟類編曰元成宗爲太后建寺五臺山司程營信等董其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山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止其役仍賜卹死者之家

容儀

原 容儀照曜絕異 漢紀 珪璋特異令儀淑美 晉中興書 姿

色殊絶漢武 令色卓絶漢記 姿色甚偉列傳 顏色非凡

魏略 姿容有異漢書 惠而有色世說 李夫人妙麗善舞

實皇后有容貌才能北堂書鈔 增 成湯骨法漢書相者見之后曰此成湯骨法也許負頓函 四起大鬢太平御覽曰漢明后方口美髮為四起大髻 婉

姿才色美映椒房又曰晉武帝楊后諱芷字季蘭太傅駿女婉嫕才色美映椒房 善

手儀進止如珪璋前趙劉后劉氏 垂手過膝髮與身齊又曰劉聰后劉氏垂手過膝髮與身齊姿德才色邁於 明艷冠後庭劉宋后 以

姿容選入宮宋史寧宗楊后

恩龍

原 寵之專房 貴傾後宮漢外戚傳 遂見寵異漢書 姬

妾莫比漢書 同輿晉陽秋 共博魏志 金屋漢武 玉階漢書

舍爲椒風以配椒房漢書 進思令美乃作賦頌漢書北堂書鈔后

增 特承寵異 漸承恩寵太平御覽 最見寵答唐書宦者

恩答厚甚唐書曰昭宗何后婉麗多智思答甚厚 有盛寵宋哲宗劉后

亢寵宋史曰徽宗王后性恭儉時鄭王二妃方亢寵王后待之均平 寵遇日至高宗

吳后 帝頗念之又曰仁宗郭后居長寧宮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悽婉帝嘗密令召入后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屬小夜暴

嬖孽

原 擅寵驕貴漢書 有寵驕妒 用心邪僻 佞諂邪媚

厥貌惟妖厥行惟詭 所與貴之所憎誅之 美好

辭辯與於姦軌 嬌媚不順嫉妒後宮 王與同乘

帝方節飲 醉飽沈湎列女傳曰更始既惰於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泆日與更始酣醉

飽沈面 啼泣不食 佩劍帶冠古妹 嗜酒淫遊列女傳

妹喜好縉聲 褒姒舉烽火 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列女

傳 紂既無道又重相謬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詩

是喪王國國語北堂書鈔 增 險妒容媚孫權潘后 專寢當夕太平

御覽曰後漢馬后入掖庭以才色見寵孝文留念焉后故選後宮遠女親幸未幾乃見稱爲婦人王爲皇后

見且泣唐書高宗見武后才人見且泣帝內

忌甚又曰武后妒韓國夫人寵引內後宮以幸女封韓國夫人出入禁中一人以賤稱韓國

於后夫人泰山后內忌甚會封泰山進食后惟婦人之進食盒於會得宮人食后后宮人手也又責帝帝日后大作黃擁蓋之不能成禮由是增劇

凶逆

原 巫蠱祝詛 戟擲孕婦見前白帖 絶太后膳 賜太子

酒晉陽秋 隳炭乃笑 溺死乃笑列女傳 傾亂 左道

漢書 宗室所怨海內之讎漢書北堂書鈔 增 多駐東都唐書武

后號王皇后蕭良娣爲二人爲故多駐東都 命笞其父經濟王三編曰後

夫人有寵其父成安人以姦晉王時晉王與夫人王從王在位

賜其貴妃上召王建封以示夫人曰始得夫

人時有黃錢文人漢之此是也王以示之夫人方與

諸夫人爭寵以門第相高恥其家寒微夫怒曰妾去家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屍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皆劉叟於宮門

廢黜

原 數懷怨懟不可承宗廟 懷挾左道不可母天下 遂下暴室 後漢伏皇后 廢爲庶人 晉陽秋 居長門宮 前漢陳后 處昭臺宮 前漢霍后 退就桂宮 前漢孝家皇后 遷於桐宮 從雲林館 霍后 徙居雲臺 後漢竇皇后 移司徒府 晉中興書 賜死金墉城 晉陽秋 葬於皐門亭 後漢宋皇后北堂書鈔 增 追廢爲庶人 唐皐庶人 出居長寧宮 宋史曰仁宗郭皇后晴尚美人楊美人有寵數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后遂廢出居長寧宮 堯後追復 出居瑤華宮 又曰哲宗孟后廢居瑤華宮後復尊爲元祐大后

淵鑑類函卷五十七

淵鑑類函卷五十八

后妃部二 嬪 公主

嬪妃一

原 世本曰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鄷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 元妃見后 宋符瑞志曰堯母慶都有名於世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嘗在三河之南天偶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形像大帝常有黃雲蓋之 列女傳曰黃帝妃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 漢武故事曰漢景帝夢高祖謂己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爲彘 又曰鉤弋夫人卒殯尸香聞十日 餘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空棺無尸唯衣履存 前漢外戚傳曰定陶丁姬葬渭陵王莽奏請發冢徙歸定陶葬恭王冢次旣復掘平周棘其處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穴中 [illegible] 增 王嘉拾遺記曰左貴嬪名芬兄名思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拜爲修儀後爲貴嬪體羸多患帝重芬辭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 太平御覽 齊東昏侯所愛潘貴妃名玉兒齊亡梁武帝見玉兒有國色將留之王茂曰亡

齊者此人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士田安啓求為婦玉兒泣曰昔嘗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生　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瑰麗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以宮人袁大舍等為女學士每引賓客遊宴則使諸貴人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抵歸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張貴妃嘗於閣上靚妝臨於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　北齊

後主馮淑妃名小憐太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平齊後主至長安請於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於公惜也仍以賜之及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天中記　李商隱詩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隋煬帝在江都昏湎滋深嘗遊吳公宅雞臺恍忽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為殿下後主舞女數十中一人迥美帝屢目之後主云即麗華也乃以海蠡酌紅粱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

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隋遺錄）　唐太宗賢妃徐氏名惠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納為才人其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天中記　長安崇聖寺有賢妃粧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妃進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暫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太宗時鄭仁基長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責即詔停冊（唐書）　唐詩紀事曰上官昭容名婉兒母鄭方

妊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秤量者豈爾邪輒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拜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有可觀昭容力也（天中記）　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見江采蘋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性喜梅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上與妃鬬草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令鬬草又勝我矣後楊妃入侍寵愛日奪妃遷於上陽東

宮上在花萼樓會外國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濕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妃在上陽宮一日上憶之夜遣小黃門以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敘舊愛既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楊妃至閣前當柰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幕間楊妃既至大怒曰肴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歡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曳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楊妃怒甚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為小黃門送令步回東宮上怒斬之遺舄并翠鈿命封賜妃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為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眞且畏之報云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許子眞記太眞乃廣西容州普寧人父維母葉氏始生有異質目光見日不瞬都部署楊康求為女時楊元琰為長史從康求為女攜歸京師後進入壽王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一說楊妃早孤養于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璬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壽邸山堂肆考長恨傳上皇命方士致貴妃之神者求四虛上下時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署曰玉妃太眞院玉妃出揖方士問天寶十四年以還事言訖憫然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謝上皇將行色有時一事不對於他人者為驗玉妃曰昔天寶十年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時夜始半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世世為夫婦說畢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方士還奏上皇陛悼久之文昌雜錄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天祐間詔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

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外自此始也又唐書內官有掌書二人掌宣傳啓奏杜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貝州人宋廷棻世以儒聞能詞章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警慧長若華善屬文若昭文尤高潔不欲歸人欲以學名家若華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韋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傳申釋之貞元中李抱眞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問經史帝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為學士穆宗立以若昭尤通練拜尚宮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諸王皆待以師禮寶曆初卒贈梁國夫人山堂肆考

武宗王才人善歌舞狀纖頎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佼服光侈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惑方士說欲餌藥長生後寢不豫才人獨憂之及大漸才人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審帝已崩即自經幄下宣宗嘉其節贈賢妃唐書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錡叛滅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為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己者指王為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里杜牧杜秋傳順宗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宮女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幄中可其奏於是王叔文之黨因忠言昭容更相依仗

唐書 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後唐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弑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 二後唐太祖正室劉夫人無子性賢不妒忌嘗為太祖言次妃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後生莊宗及莊宗即位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及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五代史

宋真宗李宸妃入宮為章獻太后侍兒生仁宗在襁褓時章獻以為己子及即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太后納宰相呂夷簡言用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太后崩荊王始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頓毀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同皇太后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 仁宗劉貴妃幼從其姑入宮張貴妃育為女得侍仁宗生兩公主帝崩妃日一蔬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徽宗立為貴妃所生公主下嫁皆

先亡詔許出外與親戚相往來歷五朝勤約一致年九十三薨 仁宗時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張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倢伃身當猛獸不聞有所以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矍然而罷 景祐中進溫成后為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誥在所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內宋祁為翰林學士當制不俟旨寫誥不送內書徑取官告院用印亟封以進妃方愛幸覩行冊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貶 哲宗妃劉氏以明豔冠後庭有盛寵紹聖三年孟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呵之不顧閤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于隆祐宮后御座朱髹金飾倢伃在他坐有慍色從者為易坐製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撤倢伃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為倢伃有也後章惇陰附倢伃廢孟后立之 徽宗安妃劉氏本酒保家女有寵為才人進貴妃擅愛顓席嬪

御為之稀進妃天資警悟迎意合旨雅善塗飾每製一服外間即倣之林靈素目為九華玉眞安妃肖其像于神霄帝君之左 高宗劉貴妃入宮為紅霞帔累進貴妃頗恃寵驕侈嘗因盛夏以水晶飾脚踏帝見之命取為枕妃懼撤去之 才人李氏王氏供明艷淳熙末上皇愛之及崩憲聖后見二才人每感慟孝宗即追告命許自便蓋非常制云 理宗時冊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葉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留之宋史

遼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乾統初帝幸耶律第見而悅之匿宮中數月及即位立為文妃生晉王敖盧斡

尤被寵幸善歌詩及邊庭多事帝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妃作歌諷諫得罪遼史 金章宗元妃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隔障蔽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又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為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音聲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喜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中兄喜兒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矣金史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名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閤龐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紿之曰上方更衣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鎖之急名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之續綱目 明永樂中冊權貴妃任順妃李倢伃崔美人皆朝鮮所貢女也封妃父權永均等皆為光祿鴻臚諸

卿然仍居朝鮮 故事皇后金冊金寶皇貴妃而下有冊而無寶獨宣德元年以貴妃孫氏有容德請於皇太后製金寶賜之且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為正使少師吏部尚書蹇義為副使二公元臣也因是貴妃授寶遂為故事 明初宮人殉葬有追謚之典至英宗遺命禁止宮人殉葬為帝王之盛節云 孝宗弘治元年太監郭鏞請預選女子于宮中讀書習禮以待服闋之日冊封二妃廣衍儲嗣侍讀謝遷言六宮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愛豈容頓忘今山陵之工未畢諒陰之痛猶新奈何遽有此事下吏部議止之餘山堂別集

嬪妃二

原 論禮 明順 周禮鄭元注云古者三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下詳前敘

褕翟 弓韣 禮記曰王后禕衣夫人褕翟 蔡邕月令章句曰仲春之月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贊齍敦 載筐鉤 周禮曰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 親蠶王三夫人九嬪世婦各載筐鉤從皇后

教九御 繅三盆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禮記曰夫人繅三盆手

餘三星

因八月 史記云中宮天極星後有四星其一爲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 後漢書曰漢法常因八月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閱視良家童女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

取長白 合法相

視卿比侯 銀印

瓊珮 金環 玉簪

雀釵 象

當熊 辭輦 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

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 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

宴北園 迎西宮 魏志曰明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明日帝見毛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

昭陽殿 增城宮 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居昭陽殿 孝成班倢伃居增成舍

舉酒祝

傳低頭泣那

夫人乃低頭泣

雲陵 圖甘泉 葬

增 徐多內寵 漢號內職

大家 娘子

號慵妝 寫愁貌

情來妝　吳主權潘夫人父坐法輸入織室夫人容態少儔爲江東絕色吳主使圖其容貌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曰愁貌尚能惑人況在歡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

針神　機絕

薛夜來本名靈芸年十七容貌絕世魏咸熙中谷習出守常山以千金寶賂聘之獻於文帝甚承寵愛改名曰夜來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深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宮中號曰針神　吳主權趙夫人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

留仙裙　絳紗繫

山堂肆考曰漢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與趙飛燕戲於池飛燕歌歸風送遠之曲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舍吹持后裙久之風止裙爲之縐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留仙裙也　晉武帝多簡良家子以充內職自擇美者以絳紗繫臂

羊車　蝶幸

天中記曰晉武帝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至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明皇雜錄曰春秋使後宮各插花上使親捕蝶隨

蝶所止幸之謂之蝶幸

獺髓醫　蟬翼鬢

合璧事類曰吳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醫者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者嬖人更以丹脂點頰以要寵　山堂肆考曰魏文帝宮中最寵者四人其一曰莫瓊樹始製蟬鬢縹眇如蟬翼

景陽鐘　華清宴

南史曰齊武帝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置鐘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鐘聲早起裝飾至今此鐘猶應五鼓及二鼓也　明皇與貴妃每至七月七夕在華清宮遊宴宮女輩陳瓜果酒饌於庭中求恩澤於牽牛織女也

金籠捉　金錢賭

明皇宮中每至秋日宮人皆以小金籠捉蟋蟀置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　又未得貴妃時宮人妃嬪輩投金錢賭侍帝寢及楊妃入遂罷此戲

金蓮新月　芝殿迴風

道山新聞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鈿令窅娘以帛纏足纖小屈上如新月狀著素襪舞金蓮之上體勢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窅娘作也由是後人效之婦人之足以弓

小爲妍　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以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

紅紅記曲　琵琶能詩

山堂肆考曰唐張紅紅善歌舞每聽新聲一徧即記歸秦入宮號記曲娘

芙蓉臺　琉璃幢

合璧事類曰唐寶曆三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曰輕鳳眉嬪前蘭衣夏不汗體上琢玉芙蓉爲二女歌舞之音百鳥莫不翔集真態雖麗非世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香重畫一雙紅芙蓉　山堂肆考曰吳宮中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絮珍四名香人坐號清輝內外望之殊無瑕

花見羞　羊舐地

晉淑妃本以貌進始未見寵每以鹽水灑地帝乘羊車經諸妃戶羊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後宮徘徊見於人手於是愛

嘲司花女　得學士

詩山堂肆考曰隋煬帝幸江都長安進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騃冶多態帝寵愛之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香氣芬艷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敕帝側寶兒注目視之帝謂世南曰寶兒上日於對卿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唐柳公權侍武宗於內庭武宗嘗怒一宮人久之復召謂公權曰朕怒此人若得學士一篇吾釋然矣公權略不佇思而成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卻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令宮人上前拜謝之

賜倢伃書　焚貴妃詔

太乎朝覺曰漢元帝成帝曾有賜使伃書班倢伃報清姪曰記吉屆見元帝所賜使伃書以相比元帝顯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窮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比也宋史曰李沆爲相真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

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秦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持節　假蓋

通考曰晉武帝泰始十年嬪軒使使特節貴太宗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宋史曰仁宗張妃姑寵妹

假后蓋出遊帝使自請于后曹后與之無靳色妃喜還以告帝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庭不汝置也妃不懌而罷

披香博士　花蕊夫人 飛燕合德入宮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後山詩話曰青城人費氏女五代時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後國亡入宋備後宮太祖召使陳詩即誦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

主管大內　宮人入道 文獻通考曰宋哲宗朱夫人建炎四年從隆祐太后幸江西遷封嘉國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提舉十閣　又曰宋太祖才人宋氏後入道真宗貴妃杜氏陵入道仁宗時美人尚氏楊氏與郭后忽爭后既廢尚氏入洞真宮為道士楊氏出居別院　按唐人有宮人入道詩

製邊衣　題紅葉 山堂肆考曰唐開元中所賜邊衣俱製自宮中有一軍校於袍中得詩云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聞明皇以詩徧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者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又曰顧況在洛乘游苑中水上得大桐葉有詩云一入深宮去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有客尋春花中又苦杏葉上得詩云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又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衢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亦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御溝上流入宮為宮女韓翠蘋拾之後祐託韓泳門館因帝放宮人泳以與翠蘋同姓遂勸之嫁祐及成禮韓于笥中見紅葉上有詩驚曰此吾作吾水中亦得一葉即祐所題於是相對感歎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　或云御溝得紅葉是盧渥事

嬪妃三

【原】**並后** 內寵並后亂之本也　**正服** 正蹈僭也　**貫魚** 易貫魚以宮人寵　**小**

星 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箋衆妾也　**莊姜送**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吳王宿** 左傳曰吳王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

以備內宮 傳曰以備內官鞮鞻寡人一望　**以備嬪嬙** 嬪嬙婦官也

禁其奇衺 媚道　**展其功緒** 婦功也白妙

【增】**昭儀** 漢書外戚傳曰元帝加昭儀之號位丞相爵比諸侯王　西都賦曰增昭儀於倢伃賢既公而又侯

夫人 周禮曰三夫人之于后猶三公之于王坐而論婦禮無宮號者矣　漢書曰漢興秦之號妾皆稱夫人　沈約宋書曰晉武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

貴人 沈約宋書曰貴嬪文帝所置貴人光武帝置

倢伃 漢書曰倢伃視上卿比列侯　晉服制令曰倢伃銀印青綬佩采瓄玉

嬪 周禮曰以陰禮教九嬪　又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功婦容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晉書曰舊制貴嬪夫人比三公假金紫綬婦淑儀修容修華倢伃容華充華為九嬪比九卿假銀青

世婦 周禮曰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蔡邕月令章句曰卜大人世婦之吉者使之蠶室奉種浴于川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之服　又曰蠶事既畢后妃獻繭於天子乃收繭稅以桑為均才元取一曰稅乃收世婦以示所蠶之祝也　後魏書曰宣武胡后初召入掖庭為承華世婦

御女 後漢書曰八十一御女序于王之燕寢　淮南子曰孟春之月東宮御女青色衣青綵鼓琴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綵吹笙竽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綵撞鐘孟冬之月北宮御女黑色衣黑綵擊磬石

美人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妾皆稱夫人又美人之號至武帝各有爵位美人視二千石　又曰萬石君奮姓石氏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謹問曰若何有對曰有姊能鼓琴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其貌美故曰美人也　宋齊皆以美人為散職

才人 晉中興書曰謝夫人名玫家本貧賤玫青惠真了有淑妻選入後晉為才人　沈約宋書曰晉武帝採漢魏之制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以為散位

保林 漢書曰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保林視百石

女侍中 魏書曰高祖置女侍中視三品　又曰陸昕之容貌柔謹尚獻文女常山公主昕之亡公

主本始有考有與穆氏琅邪公主並爲女侍中鄴中記曰石虎置女侍中皆貂蟬侍直皇后

女尚書

魏略曰明帝遊宴在內選女子知書可傳信者爲女尚書後魏書曰高祖置女尚書視三品鄴中記曰石虎征討所得美女萬餘以爲宮人庶其有才藝者爲女尚書

女史

周禮曰女史人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毛詩義疏曰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主記后夫人之過人君有左右史后有女史外內各有記注也 又曰后夫人必有女史書其日月授以環進退之 後漢書曰頌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後魏書曰高祖制女職女史視二品

貴妃

南史宋孝武孝建二年初置貴妃

太妃

晉以來諸王之母爲太妃

淑妃

魏明帝置淑妃齊永明中奏淑妃舊擬九棘以淑妃爲溫恭之稱妃亞后之名進同貴妃

【增】置大儀

宋會要宋從舊制皇后以下有貴妃淑妃賢妃德妃寶林御女采女國朝不置景德二年增置大儀

並從一品

合璧事類曰真宗置淑容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

後宮

容齋洪氏隨筆曰自

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歸命侯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人唐室明皇爲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書所敘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晴夫業籍宮徧天下所在官置宮女故裴寂爲晉陽宮監以宮人私侍高祖及高祖義師經過處意寵之其名小想

內人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怨看金輿向月陂宮人按舞便相隨恰從中尉門前過當處教看以鳴也王建宮詞也按唐著作佐郎崔令欽云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外有永循裕叢月陂陂形如偃月也故天建述此又言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得在教坊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得幸者謂之十家故王建宮詞云內人對御疊花箋內人唱好龜茲急內人相續報花開內人說號贊紅蝶內人恐要秋不名內人爭乞洗兒錢

【原】詩 陳江總奉和東宮經故妃舊殿詩曰故殿看看冷空階步步悲猶憶窺窗處還如解珮時苔生無意早燕

入有言遲若令歸就月照見不須疑 徐湛賦得班去
趙姬升詩曰班姬與飛燕俱侍漢王宮不意恩情歇偏
將衰草同香飛金輦外苔上玉階中今日悲團扇非是
爲秋風 【增】唐宋之問浣紗篇曰越女顏如花越王聞
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王娃山藪半藏匿苧蘿更蒙
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人目效嚬亦相誇
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邪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始
覺冶容妄方悟羣心邪 白居易李夫人篇曰漢武初
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
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令寫真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

笑愁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鍊金爐焚九華帳
深夜悄悄返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煙引
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去何速
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髣髴平生貌不似昭
陽寢疾時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
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又不見泰陵一掬淚馬
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爲土此恨長在無銷
期 王諲後庭怨曰君不見紅閨少女端正時夭夭桃
李仙容姿幸得君王憐巧笑披香殿裏薦蛾眉蛾眉雙
雙人共進常恐妾身從此擯甄妃爲妒出層宮班女因

猜下長信長信宮門閉不開昭陽歌吹風送來夢中魂
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迴念君嬌愛無終始使妾長
啼後庭裏獨立每看斜日盡一坐直至孤燈死秋日閒
蟲翡翠簾春晴照面鴛鴦水紅顏舊來花不勝白髮如
今雪相似傳聞紈扇思未歇預想蛾眉上初月如君貴
僞不貴真還同棄妾逐新人借問南山松葉意何如北
砌槿花新　劉禹錫馬嵬行曰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
驛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里中兒皆言幸蜀時
官軍誅佞倖天子舍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
佪轉美目風日為無輝貴人飲金屑倏忽蕣英暮平生
服杏丹顏色真如故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覦共愛宿
妝妍君王畫眉處履綦無復有履組光未滅不見巖畔
人空見凌波韈郵童愛蹤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
縷絕香不歇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
得賈人驚
【原】賦漢武帝李夫人賦曰美娟娟以脩嫮兮命勦絕而
不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
兮處隱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
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消亡神煢煢以遥思精浮游
而出疆託沉陰以曠久惜繁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逮

惟幼眇而相羊　武帝班倢伃自傷悼賦曰承祖考之
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
庭蒙聖主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
奉殊寵於增城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
寐而太息兮思佩縭以自思陳女圖以鏡鑒兮顧女史
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美皇英之女
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之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
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
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奉供
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灑埽於帷幄兮永終始
以為期重曰潛元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門扃華殿
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幃幄暗房櫳
虛兮風泠泠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
涕兮橫流　宋孝武帝擬漢武帝李夫人賦曰覩周氏
之逸篇覽漢室之遺篆弔新宮之掩映嗟璧臺之蕪踐
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念桂枝之秋實惜瑤華
之春翦彤殿閉兮素塵積翠帊蕪兮紫苔生寶羅暍兮
春幌重珍篁空兮夏幬扃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宮冽兮
朱火青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徙倚雲日徘徊風月思玉
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

【原】贊魏曹植班倢伃贊曰有德有言實惟班倢盈冲其
驕窮其厭忍在夷貞覲在晉正接臨風端幹衛霜振葉
晉左九嬪班倢伃贊曰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
賢辭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侔樊虞　傅元班倢伃畫贊
曰斌斌倢伃履正修文進辭同輦以禮匡君納侍顯德
讓對解紛退身避害志邈浮雲
【原】詔梁沈約梁武帝立内職詔曰刑于垂訓周文所以
表德壺閫失序漢武所以喪邦並被諸方冊式昭戒勸
魏晉以來雖云簡薄而内職名號參差不同在宋太始
位置繁冗遂設官九品且擬外朝塡委椒掖徽貴無已

自此相仍踵以成舊昭陽九華千門萬戶朕受命自天
期延七百思所以並防自通貽厥將來前代職品所宜
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原】章梁沈約爲六宮拜章曰蓬閨菲質嘉淑無算越自
幽衡登軀宸漢奉日月之華侍巾屣之末何以厠鶯鷺
之盛序奉屬車之清塵　隋江總爲陳六宮謝章曰恭
膺禮命媿集丹縷之顏拜奉曲私慙縈鬒羽之色魯宮
夜火伯媛匪驚楚榭奔濤貞妻何懼豈期日月騰影風
雲瀉潤遂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輧耀采
何以弼佐王風克柔陰化兢惶並集追想流行之詩荷

遠相并遂失鳴環之節
【原】表陳江總爲陳六宮謝表曰鶴籥晨起雀釵曉映恭
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袿香飄霧縠媿纓鬒粉無情
拂鏡慙紫巧黛息意臨牕交閨漢水贈珠人間絶世洛
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雲窈窕初日聲高一笑
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
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棘蔽
【增】唐常袞中書門下請
冊貴妃表曰臣聞天文次星配以妃位帝宮内職守在
王化視公卿而命秩思賢才以審官蓋五禮之宗六義
之本也伏惟陛下紹興下武屬當多難一日萬務親紆

聖心紫庭分理頃刻未遑彫管記言因茲而缺然則奉
若天道以陰而助陽御于家邦由中而及外今既三靈
叶泰四海永清宜舉舊章以行盛禮竊承壺制未正等
威當熊之德或聞於蘭殿貫魚之序無列於椒房固已
叶周南之風參虞汭之化豈使坤儀曠其取法陰教闕
而不修雖則簡在宸衷安敢默於誠請伏冀大明禮秩
俾率宮庭以厚人倫以風天下庶得外朝均政羣望攸
從
【原】箴晉張華女史箴曰茫茫元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
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

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孌淑愼正位
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忌和音志厲義
高二主易心元能攀檻馮媛趍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
班女有辭割歡同輦夫豈無懷防微慮遠人咸知飾其
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
應之茍違斯義同衾亦疑懽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
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固有然　裴頠女史箴
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
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
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璧雖澤期於

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
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告吉人
原 冊文宋謝莊殷貴妃謚冊文曰維年月日皇帝曰咨
故淑儀殷氏唯爾含徽挺茂爰光素里友琴流荇實華
紫掖奉軒景以柔明登舉處椒風以婉孌升名幽閑之
範日譪層闈繁祉之慶方崇萼世而當春掩藻中波滅
源朕用震悼傷于厥心松區已蒯泉冥將隧宜有旌德
第行式衍聲芳今遣某官某冊告謚曰宣魂而有靈尚
茲寵渥嗚呼哀哉
原 哀策文梁任昉王貴嬪哀冊文曰游衣戒節輴車命

服永去椒華長辭嘉福笥緘遺組筵委塵鞠將命啓期
遷惟嘉數珮空響其何節姆下當其誰傳殯宮既毀祖
饋斯撤爰命史臣宣美來裔辭曰坤載既厚內德云助
軒五有弘姬十斯豫誕茲邦淑延自良家爰登六列象
服委蛇青絢丹繢展衣素紗肅雍婦職僉曰俞往贊景
望舒方娠明兩心前軌慶軒中增朗與栝不愆朏魄無
爽式陪璽觀有事蠶宮降輿訪道基我王風宣禮撤豆
緝樂房中居貴能降在盈思沖仁者必壽彼蒼者穹如
何不淑萬化齊終薦車告塗殯穸既辨黼翣璀以陸離
帷幌紛其舒卷出桂宮而北行經未央以西轉池綿顧

而徐前服馬嘶而不踐霜霏微而初被野空籠而始彫
促虞泉於薤露撫悲翁於短簫母以子貴義弘前哲申
褒齊創以從疑革麻緦之輕殺違副君之夭至賦白華
之無缺庶清廟之微微非壽原之未騫
原 誄後漢崔瑗竇貴人誄曰若夫貴人天地之所留神
造化之所殷勤華光曜乎日月才志出乎浮雲然猶退
讓未嘗專寵樂慶雲之普覆悼時雨之不廣憂國念主
不敢怠遑嗚呼哀哉惟以永傷重曰積善之家福慶長
修身以壽道之常聖人之言義不虛修身獲報効莫疏
令問不忘身猶存貴人雖沒遺德尊著于金石垂後昆

宋謝莊孝武帝宣貴妃誄曰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連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閟悼泉塗之已宮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閔彰徽淑之傷家凝賁妣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其辭曰元丘烟熅瑤臺降芬高唐泄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修詩貴道稱圖昭言翼訓姚媓贊軌堯門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敬勤顯揚肅恭崇憲奉榮惟約承慈以遜逮下廷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皇裔璿式帝女金相聯蹄齊頴接萼均芳以藩以牧燭代暉梁視朔書氛觀臺告祲衡總滅容翬羅毀袿掩采瑤光收華紫禁移氣朔乎變羅紈白霜凝乎歲將闌庭樹驚乎中帷響金缸曖乎玉座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徑度旌委鬱於飛飛龍透遲於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晨轀解鳳曉蓋俄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閟乎燈已黯中泉寂乎此夜深鎖神宮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潯

原 行狀 梁江淹宋建平王建太妃周氏行狀曰竊聞侯服之譽非黃冠所敷玉食之門寧卑衣所述諒畏褒虛美於君后被空名於鼎貴然昔有漢臣誄行晉史書德者亦云實而已焉太妃誕粤離之正和函雲露之中氣凝采髫歲賁章笄年若乃彤管女圖之學纂組綺縞之工升降虔謙之儀柔靜嘉順之節莫不中道若性不嚴而成故譽滿帷闈聲播軒殿

公主一

原 案昔帝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敤手（敤音果偶反）舜女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乙歸妹（即成湯妹）周武王之女嫁于陳故公主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于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代因之亦曰公主史記云李斯男皆尚秦公主是也漢制帝女為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大長公主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蕃王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范蔚宗後漢書曰章帝封東平憲王蒼琅琊孝王京女為縣公主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於皇女封縣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後皆傳國鄉亭之封則不傳）自晉之後帝女依西漢曰公主帝之姑姊並曰長公主自漢以來皆別置第舍府屬至隋省府屬（並見齊職儀及隋書百官志）唐神龍初又置府屬景龍末復省（初學記）增 唐制皇姑為大長公主姊為長公主女為公主皆封國視正一品太子女為郡主封郡視從一

品親王女爲縣主視正二品　凡公主封有以國名者鄎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安樂長寧是也唯明皇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宋制帝女封公主沿襲漢唐或以美名或以國姊妹曰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至祖姑則或加兩國政和三年蔡京爲相建議以爲不典始改爲帝姬以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自祖宗以降數十女皆追加封冊至中興時始復初　宋初之制初被選尚者即拜駙馬都尉賜玉帶襲衣銀鞍勒馬采羅百疋謂之繫親又賜其家銀萬兩令辦聘財之數倍於親王聘妃主出降賜甲第餘如諸王夫人之制而扇加四引障花燭籠各加十（文獻通考）　遼聖宗開泰元年詔封皇女八人爲郡主以是知遼於公主恩典亦不輕矣　元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莫得尚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然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概稱焉（續文獻通考）　公主賜謚者明仁宗第四女德安公主早夭而最鍾愛特賜謚曰悼簡　世宗朝太師翊國公郭勛承恩請追謚高祖母永嘉大長公主特賜謚曰貞懿（弇山堂別集）

公主二

原　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販珠人也高后時獻三寸珠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仲獻珠四寸（珠譜）　漢書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既立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　又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通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也勃子勝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　又曰孝武衞皇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甚悅賜平陽主金千斤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也　又曰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女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歲時再過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天子聞而憐之　後漢書曰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

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
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
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
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
召宣欲箠殺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
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
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
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
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

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大笑曰天子不與白衣
同　又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勳尚東海王
彊女沘陽公主弟子固亦尚世祖女涅陽公主竇氏一
公兩侯三公主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　又曰館陶公
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
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矣是以難之
　魏末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明
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汝
得無妒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
之晏婦藏其子王宮中向使搏頰乞白活之使者爲具

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
沛王故特原不殺　晉中興書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
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永嘉亂賣長
城民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問
禮以聞於是殺溫及女適譙國曹統　臧榮緒晉書曰
賈后二女宣華女彥封宣華弘農郡公主女彥年八歲
聰明岐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病困賈后欲議封女以
長公主彥語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禮不用公主及薨
諡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葬送　增晉書又曰武
帝勅衛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

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　又曰桓溫尚南康公主溫與
庾翼友善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
以常壻畜之　宋書曰徐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公主
子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初武帝微時常往新
州伐荻衲布衣襖等皆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
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踰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
爲彭城王義康所愛義康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
致大辟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
臣節之禮以錦囊盛武帝衲衣擲地示上曰汝家本貧
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頓飽食便殘害

吾子邪上亦號哭湛之由是得全（太平御覽） 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斅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斅作讓表曰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避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駙馬之身動罹嫌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伏願照察特賜蠲停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翦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徧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爲戲笑（按自王姬執婦道之風不見於後世後之公主皆虐奴其夫晉人已有無事取宮府之說至六朝而其態尤甚南史王誕傳載謝莊表雖戲笑之言然亦當時實事也） 後魏道武引崔容講論漢書至婁敬說高祖欲以魯元公主和親蕃之嗟歎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於他國而朝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魏書） 梁溧陽公主簡文帝女也年十四有美色侯景納而嬖之大寶元年三月請簡文禊飲于樂游苑上還宮景與主共據御牀南面坐（梁書唐李商隱詩溧陽公主年十四）

陳書曰蔡凝美容止博學有詞章以名家子選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太平御覽）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德言謂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豪家儻情緣未斷猶期再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及陳亡主果歸楊素德言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高大其價德言引至旅舍言其故出半鏡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主得詩悲泣不食素知之召德言至還其妻命主賦詩口占曰今日何遷次新官是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古今詩話） 唐書曰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妻就位而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備婦禮者自珪始也 又曰貞觀中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初生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以長即是

有所尊崇無容踰越上然其言　又曰太平公主初降
駙馬薛紹被誣誅死則天殺武攸曁之妻以配主焉主
多權略則天以爲類已每與謀議神龍年與誅張易之
進號鎮國太平公主元宗討內難公主又預其謀尊立
睿宗頻著大勲益尊重每日奏事坐語移日軍國大政
事皆參決如不朝謁即宰臣就第議其可否由是益驕
恣田園徧於近甸貨殖流於江淮時宰相七人五出公
主門先天二年以與謀賜死　又曰唐建隆元年勅公
主置府近有勅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
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時索楚客奏記魏元忠曰幕

府者丈夫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府并開府建僚
崇置官秩若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　又曰
安樂公主性慧敏容質秀絶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
所欲奏請無不允許侍寵驕縱權傾天下自侯王宰相
以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宮
掖城西造定昆池延袤數里再降武延秀死廢庶人之
難太平御覽　肅宗女和政公主下嫁柳潭安祿山陷京師
寧國公主方嫠居主棄三子奪潭馬以載寧國身與潭
步日百里潭躬水薪主躬爨以奉寧國從明皇至蜀郭
千仞反潭率折衝張義童等殊死鬭主彀弓授潭潭手

斬賊五十級平之至代宗初立主屢陳人間利病國家
盛衰事天子鄉納　德宗時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
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名茂宗爲左衛
將軍許主下降蔣乂時爲右拾遺上疏以爲從未有奪
喪尚主者繆盭典禮違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諭之
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爲婚不少對曰俚室窮人
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
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
春秋少待嫁不爲晚請茂宗如禮帝曰更思之會太常
博士韋彤裴堪亦上章以爲不可帝迂其言促行前詔

然心嘉乂有守唐書　通鑑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
婦不荅德宗命禮官定公主見舅姑及壻諸父兄姊之
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先是尚公主者皆取勲戚之家唐憲宗始命宰相選
公卿子弟諸家皆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杜悰不辭遂
以悰尚岐陽公主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數十人公
主卑委怡順二十餘年人未嘗指爲貴驕始至則與悰
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屈服奏即納之自市寒賤可
制指者自是閨門肅然不聞人聲山堂肆考唐書曰悰入爲工部尚書判
度支會公主薨悰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珏曰比駙馬都尉爲公主服三年故悰不得謝帝矍然始

謂校而碁著爲令　初文宗欲以眞源臨眞二公主降士族謂
宰相曰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
天子顧不及崔盧邪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杜中立
及校書郎衛洙得名見禁中拜著作郎中立尚眞源長
公主　宣宗選于琮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
聖旨上曰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
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許別尚廣德公主天中記　懿
宗咸通中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優人
李可及有寵爲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
襐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

聞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爲天下之至悲也唐書
宋太宗女荊國大長公主眞宗時下嫁李遵勗舊制
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主因繼
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其爲
壽　明道間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欲馳視之左右
曰須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纔五六人帝聞
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衞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
嘗去身服除不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辭曰自
誓不復爲此久矣　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
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

他子與己出均及病目帝挾醫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
第候問帝親舐其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
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嬰斯疾邪　仁宗
女兗國主幼警慧性純孝帝嘗不豫主侍左右徒跣籲
天乞以身代帝降愛之帝念章懿太后不及享天下養
故擇其兄子李瑋使尚主瑋朴陋與主積不相能主中
夜叩皇城門入訴瑋惶懼自劾諫官王陶論宮門夜開
乞繩治護衞御史又共論主第內臣不謹帝爲黜都監
梁懷吉輩十餘人後數年不復協出瑋於外主降封
沂屛居內廷久之復名爲駙馬都尉如初　王師約功

臣王審琦曾孫也少習進士業英宗欲求儒生爲主壻
名克臣諭旨師約父克臣時爲工部侍郎令師約持所爲文至第明
日獻賦一編即坐中賦大人繼明詩遂賜對選爲駙馬
都尉尚徐國公主面賜玉帶又賜九經筆研勉之進學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母宣仁后也神宗立進
舒國長公主改蜀國下嫁左衞將軍王詵詵母盧寡居
主處之近舍日致膳羞盧病主自和湯劑以進帝厚於
姊妹故主第池籞服翫極其華縟主以不得日侍宣仁
於寶慈宮居常悒然宋史　徽宗重和五年詔神考治平
間親灑宸翰以王姬下降躬行舅姑禮革去歷代沿習

之數以成婦道以風天下於是崇寧大觀以來詔有司講求典禮繼頒五禮新儀著為永法（文獻通考）遼聖宗女越國公主景福初封秦蜀國長公主適蕭孝忠姿質娟秀禮法自將 道宗女齊國公主進封趙國適蕭撻不也不也坐昭懷太子事被害其弟訛都斡欲逼尚公主公主以訛都斡黨乙辛惡之未幾都斡以事伏誅天祚幼乙辛用事公主每以匡救為心竟誅乙辛大安五年薨（遼史） 明太祖長女臨安公主洪武九年下嫁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子祺是年始定尚公主禮（續文獻通考） 洪武十九年勅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事（明文類）

務（勅曰爾駙馬都尉梅殷幼承家教長能篤學精通經史頗有才幹乃武臣之高選為文儒之宗今特命爾提督山東學政作養人才兼理地方宜處事務） 寶慶公主高帝幼女也文皇既定京師俾仁孝皇后女之年十九下嫁駙馬都尉趙輝資賜比諸公主特厚時仁宗在東宮特令送之至邸亦殊典也（今小室列集）

公主三

原 歸妹 降嬪（[illegible]風俗通曰易稱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娶之禮曰歸其嫁於諸侯亨其吉也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注云降下也嬪婦也） 節義 肅雍（後漢書曰鄧晨初娶光武姊元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姊之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感悼姊沒於亂追封謚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縣西毛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謂平王女嫁齊侯也） 金根

銅鏤（魏收後魏書曰金根車公主封君皆得乘之但右騑而已續漢書曰印璽殷王公玉匣銀鏤夫人對人長公主銅鏤） 賜金 獻珠（並詳類聚） 常山 沁水（魏收後魏書曰陸昕之風望端雅尚獻帝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事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琊長公主並為女侍中後漢書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 金鄉 蘭陵（上詳類聚魏收後魏書曰劉輝字重昌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孝明第齊） 清河 臨海（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下詳類聚） 鄂邑 襄城（漢書曰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蓋公主私通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有詔外人侍長公主晉中興書曰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天下大亂敦將運臺壽以主嫁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資一時素樸） 同姓主 列侯尚（上詳前欽應劭風俗通曰列侯尚公主國人尚翁主以妻制夫陽屈於陰爾）（后妃部）

妻單于 婢昆莫（漢書曰單于兵強數苦北邊上問婁敬曰陛下誠能以嫡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抗哉下詳類聚） 出紫微 加綠綬（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曰秀出紫微日輝月明晉書曰帝之姑姊妹皆為長公主加綠綬[illegible]） 為子求郎 為子贖罪（上詳類聚漢書曰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尚武帝女夷安公主林慮主病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林慮主卒昭平日驕醉殺主傅母繫獄廷尉上請左右為言前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姊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是為之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妹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董宣 和馬 高穆 破車（上詳類聚魏收後魏書曰高道穆為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穆令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貞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 下天孫之津 降

帝子之渚 史記天官書曰婺女織女天女孫也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王逸注云帝子堯女也

增 光豔 諧穆 唐書曰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光豔動天下 後魏書曰蕭寶夤尚南陽長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好合有年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

冊禮 儉德 宋史曰慶曆中兖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翰林學士胡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 唐順宗女漢陽公主以永貞元年與諸公主皆進封時戚近爭爲奢侈事主獨以儉文宗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侈以成風若陛下示所好於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主衣製廣狹偏諭諸主且勅京兆尹禁切浮靡主嘗誨諸女曰先姑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恃

取門閥 議選尚 唐書曰憲宗朝十宅諸王既不出閤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由中人厚爲賄謝乃得遣李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 宋史曰理宗周漢國公主母賈貴妃早薨帝無子公主生而鍾愛年及笄詔議選尚宰臣請用唐下降公主故事欲以進士第一人尚主遂取周震炎廷對日公主適從屏內窺見意頗不懌帝知之乃罷

代翟車 乘寶輦 文獻通考曰唐代宗女趙國公主下嫁魏博田緒德宗幸望春亭臨餞厭翟車敝不可乘以金根車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主始 杜陽編曰同昌公主下降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香囊囊中則辟邪瑞麟金鳳諸香皆異國獻也

梅花妝 羽人服 翰苑新書曰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妝 唐書曰唐明皇女壽安公主孕九月而育帝惡之命衣羽人服

鐵簪 玉釵 山堂肆考曰唐漢陽公主嘗用鐵簪畫壁自記田租出入 同昌公主下降有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始非人製或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主晝寢夢絳衣奴致語

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告左右後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或曰玉兒即潘妃小字

爲歌舞 署制勅 唐書曰太平公主則天愛之傾諸女儀鳳中后爲築真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 山堂肆考曰中宗女安樂公主恃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勅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

我見亦憐 喜命同載 太平御覽桓溫平蜀以李勢女爲妾有寵後溫尚南康公主主始不知之既聞乃伺溫出率數十婢拔白刃往李所欲斫之見李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端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姊我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唐書曰高祖女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萬徹蠢甚公主羞不與同席者數月太宗聞笑爲置酒悉召他婿與萬徹從容語握槊賭所佩刀陽不勝遂解賜之主喜命同載以歸

賜宅 納聘 山堂肆考曰唐懿宗咸通十年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宅於光化里賜錢五百萬貫以內府寶貨實其宅房戶牖皆以寶飾以金銀井闌藥臼食櫃鐺釜盆甕之屬製外品文秦琉璃寺林支以金麥銀粟張五色玉器令百寶爲東 天中記曰以金銀度使王元逵自效恭獻旗革父風職貢記緩於道文宗詔尚壽安公主元逵遣段氏結閤納聘婢致氏進食三千數并衣戰馬公主敍奩及白身女口等公主之行其從如實朝野榮之

散遺歌舞 一適西池 宋史曰仁宗女親寫大長公主神宗居慕聖衰毀其王云與上司豐視此復何書美曹遂歡錄三十蕃 又曰神宗女秦國長公主適書美曹一澹志向沖淡服玩不爲紛華或時商游嬉十年間雅一適西池而已

屬爲王維 欲嫁張果 山堂肆考曰唐王維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嫺音律遊歷諸貴之門尤爲岐王所眷爲于九公主公主曰何不令應舉乃召試官至第以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一舉登第明皇雜錄曰帝欲以玉真公主降張果果有意而未言果一日忽謂秘書少監王迴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果語俄而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

果笑不奉詔

晉陽番慧　玉真去號

唐書曰太宗晉陽公主文德皇后所生本嘗見莽溫色帝有所想貴必何敢徐徐解解宮人多家其惠莫不悲史后病時平始孩不之識及五歲經后所游地家不自勝帝諮了唯皆手及主最少故親宮之王每出閣送乞度化門泣而引上勝衣班于朝主泣曰兄今與華良同列不揭在內乎帝非為流涕主臨帝飛白書下不能轄號年十二府國一幼不當號廿救十東因以撫贏又山王真公主審宗女也字持盈與舍仙公主皆為道士進號上請元卿人潤三菐師天寶三藪上言曰先帝許妾拾家今仍明主募食相賦誠願去公主號寵邑司歸亡王府明史不許待固請入數百家之彥延十年之命帝和主意乃許之

公主峰　望鄉館

述異記曰公主峰在華山中漢末于莽來政術陽公主逝第亂於此峰學道後得昇仙至今嶺上有朱雖一憲傳示公主既於山中得道對馬江賦追之不及故一陵以示之書安仁有公主峰記二又曰晉永嘉鄭留一江諸公上不得隨去安歸平城之公主奔入兩河既瀛爲民家變常恨快不樂有故卿至恩村民感之冀涒悉臺以居六謂為公主望鄉之館令

后妃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八　公主　四十一

歸悲王說懷舊賦云符軍皆出塞之臺公主望郡之紹以

鎮星生　玉環解

宋史曰仁宗時

劉啟學問淵博天文地志家究知大晤當使現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禁後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牛刊劉志幽昔蜀帝生公主詔受母陳氏乳養陳氏櫃幼了典公主居禁中約十餘年與以宮禁出外六蔵其于以思公主疾亟陳氏入宮舟色公主詢其故陰以實對公主遂托幸祅廟嫁名廟子會公宮入廟于睡沈公主遂解幼時所再玉琛刑之了宗而去子醒見之怒氣成夫而朝焚也

參佐命　鍾壽考

唐書曰高祖平陽昭公主下嫁柴紹爲祖兵興紹首走并州中泰鄭發家資招南山之命以康胄勤立七萬威鎮歸中紹度罰以數自騎兵南山出迎定與泰王會胃北紹及宇對賀暮府分定京師號非于軍武徒六年髮藉加前使封引存鼓吹大帳雙幢虞貴甲京班創太常叢婦人韓古興鼓文帝口鼓吹軍樂也杜者主身執金鼓參佐命于古有那貸用之宋史曰仁宗女秦魯國大長公主適吳越王兵錢景緣徽宗更封令德京行大長帝姬靖康二年諸帝姬北徒姬以先朝女金人不知得留于汴建炎初等揚州昭興三年朝謂行尊年禮

高宗甚敬之曰長主壽考如此乃仁宗皇帝深仁厚澤足以鍾慶於長主及薨年八十六

公主四

原　尚主之制

荀悅曰尚主之制非古也以陰加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

分國之榮

親故不敬

重封

公主有家令門尉其有賜重封者張安曰帝封益祿也臣賢曰增封師古曰重封銷加二號耳

雜令

諸王公主及宮人不得侵書帳內邑司如客部曲等在市興販及邸店沽賣者出舉

出降　和親　主姬　帝女　金枝　華李

華如

周制車服不繫夫

周制天子之女下降於王侯車服不繫於夫下王后一等

魏志公主有家令

僕丞行夜書部

未嫁敘於公宮

禮

封邑亦置官屬

漢書

彼月斯望　在鈞維緡

詩曰天子之女如月之在望詩言以緡釣魚若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也

公孫私通

漢公孫賀字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

后妃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八　公主　四十二

董偃寵遇

董偃與母賣珠於館陶公主家後為公主寵遇

貴主平陽　列仙蕭史　乘龍下降　隨鳳上昇　帝子鼓瑟於湘水

娥皇也

仙人吹簫於秦樓

弄玉學吹簫而鳳鳳至遂昇仙而去

義絕傍私　虔恭正匹

漢書駙馬尚公主也

崇棣之華　桃李之色

詩皆天子之女容也

主第

宅也

築館

於書春扶

增　太主

漢書曰太主公主稱也

天孫

史記曰婺女織女天孫也

公主　翁主

山堂肆考曰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諸王以國人承翁主之之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公主別之舍第令列侯就第奉事之故曰尚諸王女則令國人來承事之故曰承肯不謁見舅姑通問而巳天子尊令諸侯同姓者代主婚故曰公主諸王畢自主之故曰翁主

開府　七主

唐書曰神龍時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

歷封六國

宋史曰唐國長公主神宗第二女也初帝念韓琦功欲與為婚姻故哲宗錄先帝意以主降琦子嘉彥

唐封出曹冀雍越燕八國

主家令 文獻通考曰後魏平陽公主嫁石晉以後公主家令居喪制服太常博士崇畧曰諸王閣國備立日吏生稱趙奉之勸死盡傳喪之禮刃公王家令唯有一人原夫公主之貴所以上命令者唯遣出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百與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郛所未議乃寢

主邑丞 唐書曰睿宗爲金仙玉眞二公主造觀叔征萬諫者笑城不上唯實依貞勸成之第貢役作弟維秦凍之叮公仕上文病計收元末嘉冊工匠閒使舟內何州聞抑手不答晉請石急時語巨前作石阿奈後爲主邑承言事公末如邑旨爲世先是中宗以岸后亂嫺嫺懷貞世消嫺陪爲阿余諫貞奏請輯自署皇后阿吝敬云

原詩 唐李嶠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長筵鵷鷺集仙管鳳凰調樹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遙承恩咸已醉戀賞未還鑣 崔湜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沁園東郭外宸駕一遊盤水榭宜時涉山樓尚晚看席臨天女貴林接近臣歡聖藻懸辰象微臣切仰觀 李適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鳳樓紆睿幸龍舸暢宸襟歌舞平陽第園亭沁水林山花添聖酒澗竹繞薰琴願奉瑤池駕千春侍德音 李乂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曰紫禁乘宸動青門訪水嬉上台鐘室應仙女鳳樓期合宴簪紳滿承恩雨露滋北辰還捧日東館幸逢時 又奉和幸長寧公主莊詩曰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地出東郊迴日馭城臨南斗度雲車風泉韻繞幽林竹雨霰光搖雜樹花已慶時來千

億壽還言日暮九重賒 徐彥伯奉和送金城公主詩曰鳳扆憐簫曲鸞閨念掌珍羌庭遙築館廟策重和親星轉天河夕花移海樹春聖情悽送遠留蹕望行塵 閻朝隱奉和送金城公主詩曰甥舅重親地君臣厚義鄉還將貴公主嫁與褥氊王鹵簿山川闊琵琶道路長迴瞻父母國日出在東方

增冊文 唐孫逖冊信成公主出降文曰維開元二十五年月日皇帝若曰於戲易著于歸詩稱下嫁所以正風化厚人倫也咨爾信成公主淑慎由衷聰明形外訓以師氏頗詳環珮之儀修其婦功更習紘綖之藝日徵先近年及有行宜錫徽章俾膺茂典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光昭閫德弘長國風無怠厥心永綏介福可不慎與 冊臨晉公主文曰古之帝女下嫁諸侯以正婚姻之大綱昭肅雍之令德咨爾臨晉公主蹈和成性體順爲心頗協生知之敏更承師氏之訓柔明益著淑慎攸彰兼四教而不違勤六行而無斁近日云吉嘉禮有期宜穆彝章載光冊命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克遵法度用廣徽猷發明閫德垂範於後可不愼歟 劉禹錫擬公主冊文曰桃李發詠雲日連輝禮秩克柔肅雍載美築館大國建號名邦乃躅通規用光

懿範咨爾長女金枝寵慶玉質輝奇蘊異體和含章挺
秀柔順懿德幽閑可貞已及初笄言從下嫁主之以同
姓叔父配之以貴族聞人式遵舊儀錫是土宇是用命
使某官某持節冊命爾爲某公主於戲何彼襛矣詩之
國風蓋美王姬能成婦道爾其克念以敬所從無忝休
命不其猗歟

增 制唐蘇頲封皇第二女常芬公主等制曰黃門之女
皆封先王之制第二女等慶毓霄漢體自穠華嘗聞禮
於后庭必聞詩於師氏朕撫臨億兆憲章古昔俾裂河
山之賦用酬湯沐之恩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元稹皇

第七女封公主制曰門下長女等抱子弄孫之榮貴賤
之大情也朕以四海奉皇太后於南宮問安之時諸女
侍側徧斯之慶上慰慈顏鳲鳩之仁內懷均養雖穠華
尚少出閤未期而湯沐先施分封有據宜加美號以表
令儀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白居易皇第十二妹等四
人各封長公主制曰勑古者帝子下嫁必使王公主爲
近代或有未笄年而賜湯沐者亦加公主之號以寵重
之第十二妹等先皇帝之子也比朕之子宜加等爲故
當幼年各封善地咸命爲長公主未及釐降先開邑封
所以慰太后慈念之心表先帝肅雍之訓亦欲使吾孝

理之道敦睦之風自骨肉間以及天下可依前件　蔣
伸封盛唐公主制曰門下展親外館則必待年廣愛中
闈宜先啓邑第七女禕開銀漢秀發金枝孝敬生知柔
閑早稟克奉姆師之訓每遵詩禮之文法度自持穠華
益茂爰申彝典載錫嘉名俾承湯沐之封式示邦家之
慶可封盛唐公主備禮冊命

碑 魏溫子昇常山公主碑曰啓秦徵之層構闢閶闔
之重扉撫天下以爲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峙
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稟靈宸極資和天
地芬芳有性溫潤成質自然秘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

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宵燭幽
閑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撝順婉然左
辟率禮如賓衆華燭以宵征動鳴珮而晨去致肅雍於
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潔於清氷抗志高於黃鵠停
輪表信闔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厥孫謀而鍾漏相
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於
伊洛遠捐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龍轜莫援日車遂
往奄離形神忽歸丘壤祖歌薤露出奏巫山永厝中野
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涼墓田松檟徒列琬琰空傳

原 墓志宋謝莊豫章長公主墓志銘曰稟中樞之照體

星軒之華肅恭在國掖庭欽其風格勤儉館庶族仰其
德神葉靈條爰自帝堯文信啓魯肇京于楚宵燭載照
娥英是從婉娩綈綌優柔肅雍蘅蕙有寶金碧不居泉
庭一夜里館長蕪　齊王融永嘉長公主墓志銘曰作
儀阿媛取儷漢妃相金陋質穠李慚輝肅穆婦容靜恭
女德顧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郁夷與仁冥默宵燧亡
明曉挽已聲松門嚴閟泉帳寒清悠哉白日鬱彼佳城
謝朓臨海公主墓志銘曰長發有祥瑤臺乃構元鳥
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禎符爰授帝體靈柯穠華以
秀飾館東魯言歸景族有斂公宮無斁車服既肅箴珥
亦崇湯沐率禮衡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鈞維婚瞻
須配景望燭齊神靈華崑岫滅采上春慈纆雲陛悲動
外姻鬱彼崇芒睠然城輦輜翟按轡龍旒徐轉　又新
安長公主墓志銘曰氛氳長發時惟帝文誕茲明淑玉
振蘭芬譽宣女師德侔高行肅穆嬪風優游闈王撫事
成箴臨圖作鏡如何冥默方春委盛
【原】誄魏陳王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曰俯振地紀仰錯天
文悲風激興霜飈雪雰凋蘭夭蕙良幹以泯於惟懿主
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寔朗寔貴生
在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驤眉識往俛瞳

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
抱不停第牀尊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羅天之殃
魂神遷移精爽翱翔號之不應聽之莫聆帝用吁嗟嗚
呼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沒不逮陰光改封大郡惟帝
舊疆建土開家移邑蕃王緄珮惟鮮朱芾斯皇國號既
崇哀爾孤獨配爾名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渥
成禮于宮靈輀交轂生雖異室沒同山岳爰構元宮玉
石交連朱房皓壁皜曜電鮮飾終備衞法生象存長埏
繕修神閨掩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沒憐爾尚
微阿保激摧聖上傷悲城闕之詩以日喻歲況我愛子
神光長滅扃關一闔曷其復晰　晉潘岳南陽長公主
誄曰昔唐女嬪嬀書敘釐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
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千載伊晉之獻主以聰明
睿智考終定謚茲可謂母儀純備邁蹤古烈者已惜乎
不永背世湮沈爰託素旐式章徽音主之誕育既纂洪
胄德之休明亦因天授思心婉孌淑質純茂母儀不忒
內則靡疚肇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于荀在
貴思降處遜能勤上虔諸姑下接支嬪內諧閨閫外和
族姻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積善餘慶啓茲名穎厲以惠
肅誨以柔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峻

於穆獻后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火正國之仁姑家之逵母天道輔賢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華首寢疾弗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車戒路祖奠在庭騑驂躊躇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成起灑淚霑纓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轜靈衣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悚綍俟晨噭噭遺嗣煢煢孫臣號無斂音涕不輟巾 又皇女誄曰猷初在鞠玉質華繁元髮儵曜蛾眉連娟清矑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既免懷提攜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䝨其進好曰之經辭合容止閑于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飄揚妙好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罹斯殃靈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膩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曰昔滿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克哲方德比齒有逾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雨墜風逝形影長滅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禎秀出紫微日暉月明既睎豔姿徽音孔昭盼倩其媚婉孌其嬌寵玩軒陛如瓊如瑤雖則弱齒雙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怙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

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熠熠榮曜英㽔始芳何辜於天猥遇降霜㷀㷀稚魂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沒而何速酷矣皇靈謬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主䔥徂奄離時節吉凶乖違存亡異制將還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轜駿駟騑騑挽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歔欷高風增哀一日不見採蕭作歌況我公主形滅體訛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沱嗚呼哀哉

淵鑑類函卷五十八

淵鑑類函卷五十九

儲宮部太子 太孫 太子妃

太子一

原 周易曰黄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
四方（王肅注曰兩離相繼明之義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
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世子也（藝文類聚） 韓嬰詩外
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
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
文略矣至周文始見文王世子之制（初學記） 禮記曰文
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
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
内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
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又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
接以太牢宰掌具 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 又曰行一物而三善
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其一知父子之
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爲父子焉
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白
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

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禮有來學不聞往教也 賈誼
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
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尚書曰惟四月太
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
又曰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王跪取出俟
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
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
婦命之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
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春秋
外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

太子晉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
不竭澤靈王不從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
之語高於太山願聞一言太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
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
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上賓於帝汝愼無言殃
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
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圍之召公以其子
以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
四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
宣王也（藝文類聚） 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

秋傳曰王世子會于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是也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則春秋傳云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初學記 史記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堅決張良爲畫計曰顧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無愛金欲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謁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逃我今何從吾兒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 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内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爲武帝 又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立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

愼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絶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絶馳道 東觀漢記曰建武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妨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又曰孝明皇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三歲進爵爲王幼而聰明叡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慮甚深温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内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後立爲皇太子 後漢桓榮傳曰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問湯本師爲誰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説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輙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 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

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立爲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　吳志曰孫登權長子也立爲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士以爲賓友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爲四友於東宮號爲多士登鎮武昌或時獵當由徑道常從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又擇空閒之地不欲煩民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爲世子文帝問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撫軍立髮至地手過於膝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又曰愍懷太子名適少聰慧帝愛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近火光令人照見　世説曰晉明帝數歲在元帝處坐時有人從長安來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日固宜遠帝大嗟賞明日羣僚並集帝更問乃答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答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衆莫不嗟歎文對

增 經濟類編曰北魏主徂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

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攝太尉奉册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廷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衞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衮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敢不服遂還

太平御覽梁昭明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慟絕武帝諭旨曰毁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帝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經濟類編曰太宗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

則嘗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嘗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又曰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

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　又曰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唐書載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具母煬帝女也地親望高中外所向太宗欲更立恪長孫無忌固爭而止由是無忌惡恪永徽中房遺愛謀反因遂誅恪以絕天下望將臨刑呼曰社稷有靈無忌且族滅　唐書曰太子弘仁孝未嘗

有過而后將逞志弘奏請數佛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天下莫不痛之詔謚孝敬皇帝　又曰節愍太子重俊率李多祚等矯發羽林兵殺武三思崇訓并其黨十餘人帝召右羽林將軍劉仁景等拒之兵敗死

經濟類編曰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又曰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

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頃之睿宗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崇曰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

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唐書曰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絶等而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各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諜傾太子帝召宰相議欲廢之張九齡固爭以爲不可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黙然而止及九齡罷李林甫專政數稱壽王美以擢妃意惠妃又譖太子二王謀反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帝意決乃詔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同惡均罪並廢爲庶人尋遇害天下寃之號三

庶人　又曰帝之爲太子也值太平公主搆逆左右悉持兩端凡宮中動止必以聞帝不自安會楊良娣方娠容語侍讀張說身且不保柰何育子命挾劑以入密於曲室煮之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由是三煮盡覆以告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　又曰肅宗在東宮李林甫陰搆不測太子内憂鬢髮斑禿後入謁帝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庭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叵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請取掖庭衣冠子畀之詔可得三人而吳氏在其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劒決我脇而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爲嫡皇孫三日帝臨澡之孫體攣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内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　經濟類編曰建寧王倓既爲張良娣所搆肅宗怒而幽死又欲搖動代宗至德三載捷書至鳳翔肅宗召李泌於長安泌從容求去帝堅留之泌言五不可留肅宗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帝曰

建寧朕之愛子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耳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輙流涕嗚咽臣今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帝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聰明孝友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肅宗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

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以感悟天后天后
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
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自是
廣平始安　又曰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蕭升主女為
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德宗大怒幽主於禁中
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德宗召李泌
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
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間人父
子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

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
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
努力不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
者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曏使楊素許敬宗李
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為卿
還延至明日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
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聞一日
上開延英閤獨召泌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
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
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唐書曰憲宗時惠昭太子

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崔羣
為澧王作讓表羣奏夫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
讓今遂王嫡宜為太子帝從其議後穆宗立以吏部侍
郎召之勞之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
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
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經
濟類編曰後唐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
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
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
河南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吾其廢乎思權因勸

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
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贇入為宣
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
脩撰張昭遠亦言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
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
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
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又曰宋太
宗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
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問諸子孰
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

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
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爲可願即
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府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
也　又曰元侃既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天祐以來
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
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市肆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
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
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
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又曰太宗不豫宣
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

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
知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
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
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黙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
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
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宋史曰仁宗在位三十五年
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
敢先言范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章
言之不報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
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

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
脩撰鎮雖解言職無歳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
事及之冀以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
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袷享獻賦以諷　又曰包拯
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
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
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
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又
曰仁宗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
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

六歳依違未之行至是韓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
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
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
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
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
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
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
讀二疏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
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
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即英宗也

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經濟類編曰宗實天性篤孝
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
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
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
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旣知其
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
起之及旣終喪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
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
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
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王珪再拜

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
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
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
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
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
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入宮　又曰
英宗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
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
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
帝又批於後曰潁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

寧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
乃力疾書之太子旣立帝涕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
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宋
史曰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自江
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密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會右
僕射范宗尹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
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
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之後同知樞密
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陛下爲
天下遠慮合於藝祖可以昭格天命高宗曰此事不難

行朕於伯字行中選擇庶幾昭穆順序而上虞丞婁寅
亮亦上書言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
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於伯字行內選太
祖諸孫有賢德者高宗讀之大感歎紹興二年選秦王
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至三十
年立爲皇子三十二年立爲皇太子改名眘受禪爲孝
宗　經濟類編曰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
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詔太子參決庶務於
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
爭幾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

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
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
動有觸礙乞俟淵研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又曰寧宗以刺太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以上
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初慶元人余天錫
為史彌遠宗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在相位以帝未有儲
副而沂靖惠王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
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歸鄉秋試
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
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

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
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
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
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詑
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使遽使復歸保
長大慙逾年復召二子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
密諭保長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更名竑補與
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後彌遠忌竑立貴誠為帝是為理
宗也　又曰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雖初鳴問安再鳴回
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

至閣前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
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為常例
　遼史曰遼義宗名倍太祖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內
摯神冊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
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
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
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又曰太祖破忽
汗城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為人皇王主
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四相及百官一用
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留汝

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倍辭太祖
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　又曰後太祖
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至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
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
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位是為太宗
　又曰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盡遷
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
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
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
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

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不如投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明宗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衆官陪列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鎮滑州至世宗即位（世宗倍長子也）諡讓國皇帝重熙二十年增諡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也　又曰章肅皇帝小字李胡太祖第三子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卧内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諸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

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之天顯五年立爲皇太弟及世宗即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爲所敗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重熙末更諡章肅皇帝　金史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即帝位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爲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濟安後諡英悼太子）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謂

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唐太宗又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又曰元太子眞金世祖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中薦中山王恂以輔之世祖以爲太子賛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

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　又曰眞金初從姚樞竇黙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母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

之至漢成帝不絶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皆當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遂能邪人邪詹事孔允恩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内禪太子聞之懼臺臣殺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嗒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動搖人心

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又曰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爲諭德歸暘爲贊善張冲爲文學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鄉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爲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今宋國祚久遠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爲書曰大寶龜鑑以進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即位之初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甚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博通今古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 又曰太祖洪武元年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江充之事可爲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是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

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内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 又曰太祖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 又曰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

宮僃說耳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及爲
帝又聽鼂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
諸王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
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
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　通
紀曰太祖一日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
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
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　又曰成祖永樂二年
册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命禮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
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翰

林院學士解縉兼右春坊黃淮胡廣爲左右庶子兼侍
讀胡儼楊榮爲左右諭德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兼左
右中允初上議建儲武臣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
忠以爲不可上猶豫不定遂召解縉預議又密以問黃
淮皆言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　弇山堂別集
曰文皇一日召解縉至便殿屏左右問曰漢王英武類
我太子不如也於汝意何如縉曰太子守成令主天下
之本豈可輕動文皇默然縉出泄其語爲漢王所訴出
爲交阯參議又三年請鑿章江水忤旨下獄久之竟以
舊獄瘐死　明紀事本末曰成祖以文華寶鑑授太子

頒侍臣解縉等曰皇考嘗採經傳格言爲儲君昭鑒錄
此書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萬世帝
王之法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
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
法卿等兼輔東宮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
失爲守成令主　又曰上又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
側朕問今日講官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
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
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曰何以小人之勢
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

朕喜其學問有進卿等其盡心輔之　又曰成祖巡幸
北京敕皇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裔朝貢邊境調發
上請行在餘常務不必啟聞仍命蹇義金忠黃淮楊士
奇輔導監國　又曰永樂十一年上幸北京親征瓦剌
明年六月班師太子遣金忠等齎表往迎八月帝至北
京以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
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遣使逮蹇義黃淮楊士
奇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
義回南京黃淮先至北京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

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問東宮事士奇叩頭稱太子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蹇迪溥等遂相繼下獄有白事者曰殿下知讒人乎太子曰吾不知知爲子耳　又曰太子監國時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上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晩至即欲覩也濙至京師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勳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梃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既退亟宣

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寛有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居稍久楊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辭謝曰方治冬衣未完爾王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太子　通紀曰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黄瑺庶兄玹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瑺罪發當死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

王直不得已亦署奏上遂改封皇太子見深爲沂王而立見濟爲皇太子於是陞賞太監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　又曰見濟遘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適章綸亦上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宜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入巳晡時帝覽畢大怒日巳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

大臣并南宮通謀不伏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黄沙四塞乃詔赦錦衣衛緩其獄　又曰憲宗成化六年七月皇子生即孝宗也母紀氏在御妻之列既有孕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竟不墮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護視之至是皇子生母乳不足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哺之至彌月西内廢后吴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又曰成化十一年五月手勑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擬奏先是悼恭太子薨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上心甚念之然慮爲萬貴妃所忌至是

承敍厚紿貴妃主宮太監段英爽間言之貴妃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啟上即召見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語矩度不凡上撫之大喜貴妃具服進賀召皇子母紀氏厚賜之遂令內閣擬名不稱旨上親名之徙紀氏居西內永壽宮禮數視皇妃中外聞之大悅十一月立爲皇太子　又曰成化二十一年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　[illegible]

太子二

原　樹嫡　立長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三年有司奏王統立嫡詔曰統承大業燿未能光祖宗之滇虞至於建嗣樹嫡作濟務也虛植泰事曰王后無子擇立艮親年均以法德均決之以卜慈於以承先祖也

幼海　少微　山海經曰無皐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幼海即少海也　荊州星占曰少微星一名處士星諸君副主之宮

黃離　蒼震　易曰黃離元吉注曰離南方之卦離為火土託位為土色黃火之子之道順成其業故吉也[illegible]子有明德能附麗於其文又曰震為長子又曰震為蒼筤竹

天序　國貞　漢書成帝詔曰定陶王欣慈仁孝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執金吾任宏持節徵欣為皇太子下禮記詳類聚

儲貳　明兩　太于曰岐疑表于戴誕克成景用命圖以登陛貳　廣同予大下詳類聚

守祧　主器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祀主　禮記曰遠廟為祧　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　易曰

[illegible]

洊雷　重海　易曰洊雷震又曰震為長子　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illegible]月重輪星重暉海重[illegible]

翦髯　[illegible]

升鶴　[illegible]

增　春日　流星　[illegible]

生日　[illegible]

樂懸　[illegible]

御名　御字　[illegible]

[illegible]

練歷　[illegible]

迎勞　[illegible]

侍觀　選擇　[illegible]

對

龍符 **玉契** 人中說曰唐六典傳符之制太子監國給雙龍之符左右各十左者進內右者付外唐書曰長安中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務文東宮召太子崔神慶陳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微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下用王契此則事協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處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將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宮非朝開望而別與者請降墨勅玉契召可

針磗

擲倒 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所坐氈中刺之經書頌桑苑詳註曰晉愍懷太子舍人杜錫每規勸太子編曰唐太子弘因宴集命宮人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輔導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繒百匹

請過家 **入民舍** 唐書曰明皇為太子時嘗遊獵韋杜間息休樹下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其廬乃蕭然窶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異之自是每到韋杜輒止其廬明紀事本末曰仁宗為太子自赴召至北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曰歲荒以為食太子惻然入民舍視民皆衣百結簞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館中官賜之鈔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謁之曰為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從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說耶女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之六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自奏之也及至京為上言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純舉麥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寶慶曲 **黃臺辭** 唐高宗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問於太清觀奏劉其所追人劉祭輔國曰宮不召問若臣乎也角與從民父子延也死努多且哀國家無事人子任其勞依而大了勝下見前

緣橦兒 **漆室女** 唐書曰唐文宗莊恪太子稍事燕豫不能一循法又母愛弛勞賢妃方幸數譖之帝他日殿怒欲廢之華終不能自白史中丞狄兼謨等論救之其後不加既死帝悔悟曰延英殿中有緣橦兒父畏其墮也是年帝閱樂奉有一兒緣橦下父帝曰朕為天下不能全一兒乎乃誅坊工曰朕有大事訶詩曰魯漆室女倚柱而歎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女曰吾豈嫁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已上德載太子事

原 瑤

山 **伊水** 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瑤山其上有人名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長琴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伊洛之間有道士浮丘伯接以至嵩山

桂宮 **蘭殿** 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初居桂宮漢武故事曰武帝生猗蘭殿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立為皇太子

青宮 **元圃** 東方朔神異經曰東方東明山有宮青石為牆面一門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云天地長男之宮潘尼詩序七月七日皇太子會於元圃有令賦詩

龍樓 **雞戟** 詳上

鐵架張戟晉東宮舊事曰崇福門雞鳴鼓十張

博望 **宣猷** 漢書曰衛皇后生戾太子上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潘尼皇太子集詩曰宣徽博望實沼沿潤雨遺德會陽春置

西池 **東閣** 徐爰釋問注曰西明內有太子池孫權知所穿有土山臺昔帝在儲宮所築故俗呼太子池或曰西池魏文帝集曰吾為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並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

崇賢 **求福** 陸士衡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跡入崇賢解鼎鳴匪條翟足升龍泉張敞東宮舊事

曰中庶子四人局帷作中若皇太子入宮與中書舍人各一人更日直未福坊

銀牓 **銅扉** 上詳青宮注漢書曰元帝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注曰門樓上有銅龍詩指流文云扉戶也

增 **東宮** **少陽** 者下壼議曰太子所居宮是東宮不舍太子宮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人子之雖宮使太子居之也天中記曰魏收拔東宮舊事太子宮會以丙而為禮於新書曰梁簡文上昭明太子表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太子曆書曰武后撰少陽政範

東朝 **東儲** 天中記曰嵩岳

詩昔今與子總統東婉顏延年詩帝體龍明儀宸作武君彼東朝全昭王梓齊文惠太子詩正位東儲書五名尚又正禮東儲方樹年德

儀宸 **承華** 翰林曰中宸天地交會之際儀宸太子居也事詞類門曰漢宮殿名云太子門曰承華

香殿 **別院** 元史曰太子真金東宮香殿成工詞鑒石為也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也獨歐吾故之耶不許唐書曰太宗書命太子治遊戟晉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騎來至尊居臨下太宗大喜乃營腱殿側為別院使太子居之

元圃池

樂賢堂 事詞類奇曰梁昭明太子好士愛文築立亭館與朝士諸賢之舟元開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大慙 天中記曰劉孝綽事東宮管記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琊王筠彭城到洽等皆為昭明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

旬日一還 不令居外 山堂肆考曰唐太宗貞觀中疾未全平詔太子間日聽政於金殿門還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論從之 宋史曰孝宗時寧宗當出閣兩宮愛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東宮之側遷焉 已立太子居延

原 赤旄 黃麾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赤旄幢一又曰皇太子由第有黃麾

鸞旌 象輅 徐廣東宮頌曰禮樂承軒典冊按庭命服世九龍旗鸞旒 沈約宋書曰太始三年制太子安車乘象輅

花枕 畫幡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有大漆枕銀花環鈕自副 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輪青蓋畫幡文輈五彩

銅羊 金馬 張敞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有銅水羊一枚管自副 吳吉

詳宮部

曰孫登字子高權長子魏黃初二年立為太子嘗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

建九旗 舞六佾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一建九旗青色四馬 又曰皇太子大小會庭設二廟樂舞六佾

丹霞刀 彩虹劍 魏文帝典論曰維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刀三其一曰含章彩似丹霞 又曰造百辟寶劍三其二曰流彩虹

增 元服 執圭 唐書曰太子弘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而廢卷曰所不忍聞願讀他書乃改受禮及加元服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摘采古今文章號瑤山玉彩凡五百篇 宋史曰太宗至道元年詔立皇太子令有司草具冊禮有司言前代無太子執圭之文按周禮公執桓圭公即三恪之後乃上公也晉制太子出會在三恪之下三公之上請如王公之制執桓圭從之

玉冊 金輅 宋冊太子冊用珉玉如乘輿之制而差損降 元史曰世祖至元十年立真金為皇太子受玉冊詔曰仰惟太祖皇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預選定之是

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紹膺丕構自時厥後為不豫立家嫡遂啟爭端朕上遵祖宗弘規下協昆弟僉同之議立爾為皇太子比者儒臣數奏國家定立儲嗣宜有冊命此典禮也今遣攝太尉左丞相伯顏持節授爾玉冊金寶 宋史曰孝宗乾道元年制立鄧王愭為皇太子禮官言皇太子朝謁太廟別廟當衮冕乘金輅設仗從之皇太子言乘輅設仗雖有至道天禧故事非臣子所安詔免

賜印 夢寶 明太祖賜懿文太子玉印文曰大本堂記慶祖陽太子玉神曰人中正及仁宗即位時宣宗方為皇太孫復象以賜之 續文獻通考曰建文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

青蓋車 朱明服 後漢輿服志皇子錫青蓋車 山堂肆考曰唐明皇立忠王璵為太子將受冊令儀注有中嚴外辦絳紗袍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太師蕭嵩左丞相裴耀卿請改外辦為外備絳紗袍為朱明服乃從之 已上太子章服

原 夏啟 周誦 史記曰夏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益讓帝禹之子啟啟賢天下屬意焉諸侯皆去益而歸啟曰吾君帝禹之子 又曰周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

詳宮部

周發 漢莊 尚書中候曰文王廢伯邑考立發為太子曰僧我度漢德紀後恆稱太子發 後漢書曰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生而豐下十歲能通春秋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

魏丕 晉紹 魏志曰文帝諱丕武帝太子也建安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不貞國穀故能鎮定大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中宗長子尊號為皇太子東宮啟禮賢士從近明德

增 子啟最長 雉奴仁懦 合學事冕曰漢文帝時有司請早建太子詔曰今縱不能博求賢聖有德之人而禪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固請曰子啟最長請建之以為太子乃許之 下見前

宮使 押班 五代史曰後唐莊宗時豆盧革為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為宮使因以鄴宮為興聖宮以太子繼岌為使 真宗天禧五年制依漢唐故事五日一受朝遇慶會皇太子押班

開封尹 中書令 宋史曰宋以太子為開封尹 元史曰元制以太子領中書令兼樞密院事 已上太子位

原 四術 三善 禮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

以適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國之俊選皆造焉下詳類聚 玉裕

金聲 陸士衡侍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詩曰茂德川沖天姿玉裕潘尼皇太子賜讌頌曰尊道讓德嘉協降心下問 晉以金聲光以王羽 五稱 三至 周語曰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太子幼而聰明晉與之言五稱而三窮之下詳類聚 漢幄 周寢並詳類聚 寢門 馳道 並詳類聚 嘗藥 省膳 禮記曰太子朝夕至於寢門外問內豎言有疾則太子親齊元端而養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 劉璣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 齒胄

問豎 禮記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又曰凡入學以齒並詳類聚下 春誦夏絃 撫軍監國 禮記曰凡學世子及學士以時春誦夏絃于大學 師說之左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增 推讓 不凡 宋故事太子殿廬對班在宮相上以宮府稱臣直宗太子皆推讓不受宋史曰在東宮時所請之兼經忠孝王府教授清之謂讀有遠略郡以清文爲之大要曰不何如之其人宋史爲之諭奏宗室嘉太子將謂吾其所爲以文書口傳須爲善不容言曰之人又問吾之己以執大之勇何如須之人又更實不能然一言以蔽之曰凡遠賢之

藏書 善畫 史曰太子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邃閣又曰太子遇陰與望之須太子身受書至閣 陽如音律精醫藥射弧矢有工思文章皆入宋陰符經 書畫本圖人物如射獵千鹿圍入宋府 清內難 爲元帥 宋史曰欽宗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爲兵馬元帥高宗時郡王郡宗爲天下兵 兵馬元帥 宋史宗當從方面兵問等至兵克二復兩京廣平郡王爲太子平德宗即位 關門步 肩輿入 唐書曰肅宗以太子從於朝元帥遇百官送平王出師 馬元帥 以開宗實爲太子宗實受命將入宮 門而下然後復入驛 會上有疾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廚而已 經其舍人曰謹守 類編曰宋仁宗字 五日一開資

善堂 一月再至中書省 宋史曰仁宗大中祥符八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冊爲皇太子四年詔五日一開資善堂太子秉笏南向立聽輔臣參決諸司事 元史曰世祖嫡子眞金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四年兼判樞密院事至元初省臣奏請王署勅每月一再至中書省 減依字 測既名 合璧事類曰唐穆宗爲太子章綬入侍讀太子書依字減 封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爲得全書校其白之帝喜賜綬錦綵 事以詢鄴侯曰明皇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覆以金甌會人了入帝誦曰此宰相名意也唯乎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

誦詩無歎 寫經祈福 唐書曰順宗爲太子侍宴魚朝恩置宮張水嬉綵艦宮人爲櫂歌來樂間發德宗歡甚顧太子曰今日如何太子誦詩好學無荒以對 宋史曰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乞早建儲又恭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三月朔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諭珪等曰皇子性莊重從學頴悟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爲帝祈福因出以示珪等所書字端謹珪等稱賀 [illegible] 毋持大心 知

有聖德 元史曰太子眞金受命還至冬還京問諸王札剌忽及從官自啟等曰吾屬適有茲職宜各思乃心愼言所以俾吾宗之業是曰聖祖有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己伯顏曰皇上有訓有為閭閻盛事則人之事雖至小必先覺之有常度於物則終身持之太子曰孔子之言也善哉又曰吾爲皇子之道者則日至中有能持其大心必以有至善無所爲宋史曰太子英宗之語嘗有誠訓毋持大心一見也言我至矣太子皇孫英宗鄰都恭默無爲而說 天下陰知其有聖德 被服如儒生 沿途問民瘼 明史紀事本末曰仁宗爲太子時有之太子監國北京官殿成手敕太子被服寬博如儒生永樂十八年召皇太孫於京師太子自南京過陽至之鄒縣視民吉原被召太子發人之令久次爲見方老遂獨見張本楊士奇曰國家所自也 帝手書原召吉與士寧病得失苦之方人前進從容與語勞優厚宣民利改事備訪問途 十年 東宮二十年 監國二十年 唐書曰韓愈言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不幸日疾病言宗通紀曰明仁宗見星變

明日早朝罷召裴及楊士奇謂曰監國二十年殆設思汎揣心之默苦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進保全言已泣然義士奇亦淚涕已上太子才德

原 問杜 禮荀 晉中興書曰杜夷字行齊為儒林祭酒皇太子凡三至夷舍執經問義魏志曰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太子問病獨拜於牀下

鄭書 劉易 漢書曰初元中立皇太子博士鄭寬以尚書授太子續漢書曰劉昆少學施氏易明帝為太子以易入授

卞賦 溫箴 卞蘭贊太子賦曰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奉讀無倦晉中興書曰溫嶠拜太子中庶子數規諫諷議又獻侍臣箴甚有補益

二疏 四皓 漢書曰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大夫故人祖道東都門外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也下詳類聚

四友 六傳 上詳類聚晉公卿禮秩曰愍懷立東宮乃置六傅省尚書事始置詹事承文書關由六傅公以開時號太子六友

師友 賓客 漢書曰疏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太子少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上問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求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西京雜記曰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也

端士正人 司過虧膳 大戴禮曰昔周成王幼在襁之中選天下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耳聞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又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其過而宰徹其膳

增 迎門拜傳 唐書曰晉王治為皇太子蕭瑀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宋史曰真宗初正儲位李至與李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先拜神宗與岐嘉二王請書東宮侍讀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拜之

游習 謙沖 山堂肆考曰元稹書成王始為太子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康叔與游目不閱淫艷耳不聞嬉笑居不近庸邪及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

增 宋史曰李至等上表辭太子拜禮太宗詔答曰朕以古訓章建承華用選端良貴於輔導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沖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予之心

哲王師 名儒傳 唐太宗作帝範以賜太子又曰汝當更求古哲王以爲師尉上翰苑新書曰後漢班彪上言皇太子官屬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故事者以爲太傅

不在學書 隨事規正 宋史曰仁宗爲太子時太子諭德見王曰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日諭德之職止於是邪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元史曰贊善王恂卒太子若悼厚賻賜之顧謂左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惜隨事規正良多裨補令譽有其以也

講官非正不陳 經幄日侍不出 明紀事本末曰侍講學士王達進講乾九四爻衆儲貳爲說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經旨於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舍誠否士奇曰講官非正不陳此本宋人胡瑗之說也太子曰然則常人得此爻亦衆此說邪士奇曰殿下此問甚善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適太子悅

元真金太子時侍經幄者如汪恂白棟皆朝夕不出東宮

喚醒此心 心猶印版 元史曰諭德李謙丸谷之奇嘗進言於真金曰殿下資性夙成閱理久熟方皇聖訓參決庶務如視膳問安之禮固無待於贅論獨有潛原固本保守成業天下所當留心敬陳十事而以正心爲要曰太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心正則天心有所屬人心有所繫或唐太宗嘗言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好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僻而受其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須書喚醒此心不使爲物欲所撓則固本澄原莫此爲切經濟類編曰太子嘗問王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版然版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太子曰善

致書稱名惶恐 齋書贊善先生 唐書曰唐制太子致書三師必前後著名稱惶恐明紀事本末曰仁宗在東宮嘗手書與贊善徐善述言覽卿爲予改詩甚善但今卿年邁輔予爲勞以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而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瘁予庚素推望金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紀辭爾諱之意予今欲

學竹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同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暇順時游息以慰于懷書函曰皇太子謝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者異述字也已上太子輔翼

太子三

對 成業 漢書曰太子成萬世之業 繼體之 長男 之東朝莊長男 元子 成王顧命緩保元子 鳳笙 笙太子晉好吹鳳 鶴禁 漢宮闕疏曰白鶴太子所居之地凡人不得輒入故云鶴禁也 作樂 山海經曰祝融生太子長琴是時嘉[?]作搖山之樂也 吹銅 大戴禮曰古者生太子太師吹銅而御户注曰銅律也吹之以和氣 抗法 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王居攝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喜頌 漢書王褒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左右皆誦讀之也 七鬯 易曰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弧矢 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好儒術 後漢章帝立為太子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 拜太傅 晉賀循字彥先世為儒宗除太子太傅命皇太子親往拜之 敬以禮 禮記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諭諸德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 太子出會 晉太子出會在三公下王公上也 羣臣見儀 晉尚書符問王公以下見太子儀及所服張華子太傅士卓羣臣朝太子宜朝以下見太子儀注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慶太子宜先拜三年詔曰太子既冠宜見朝臣敬其與天朝同拜其宜朝之禮漢拜鄧關謝也又此則非謂宜議者奏請尚書符問王公以下見太子儀宜同而已 輔翼歸道 保傅曰輔翼之也翼其身也者歸諸其道也以輔 監撫 作禖祝 漢書曰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 餘閒 文選序 生甲觀 漢書成帝紀曰帝生甲觀畫堂元后傳言見於甲觀畫堂 搖本 漢太子高叔孫通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天下振何以天下為戲 亂本 傳曰嫡子配嫡亂之本也 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北堂但畫飾耳北堂書鈔 通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天下不安奈何以天下為戲

不安 七發曰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 不樂 漢太子體不安 忽忽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平復乃歸 思子之宮 歸來之臺 漢戾太子死後武帝思之作思子之宮歸來望思之臺欲其魂之歸也 太子國之棟 語國 記過之史 徹膳之宰 大戴禮記 太子君之貳 師持銅 太宰持升 大戴禮曰古者胎教王后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 升西階 見南郊 漢書 命膳宰 報 至尊 語林 春夏學干戈 秋冬學羽籥 妙思六經 逍遙百氏 晉書 潛思書籍 書志 遊談莊老 王隱晉書 安車 班論 漢書 輿輪徐動 娛侍朝夕 入侍諷誦 兼資 歆達 東觀 先習教訓 文選 義德允休 聽亮雄斷 世紀 一日之長 又禮記 聽允之德 薛瑩漢書 恭敬而溫文 致 斂而德成 文王世子 行不正履 不脫冠帶 過闕則下 過廟則趨 漢書 天地降祥 儲君應社 太子仁孝天下 皆聞 太子名號繫於百姓 漢書 從者文學託乘後 車 魏文 文帝得立喜抱辛毗 世語 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 慶由一人萬國作喜 曹植 寬惇謹 慎文詞博敏 漢書 北堂書鈔 增 至孝自天性與道合 聰敏 慧悟機思若流 沉毅好斷理詣自幽 疾諛亮物雅 悅直言 好學愛賢不恥下問 英姿邁古藝業超時

虛襟恭讓尊師重道　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慕容儁司徒左長史李績言太子大德有八　選重師保慎簡宮僚　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唐元稹論教本　帶刀一枚　葅醬一合隋文帝戒太子勇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今賜汝以吾昔帶刀一枚并葅醬一合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　道契生知梁昭明太子　名高盛古經濟類編曰唐元稹言太宗之在藩以至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不四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之乎游習之漸也

原位尊儲副　德茂元良　合洊雷之象洊雷震也　居明兩之位　出龍樓而問詔　入虎闈而蒞胄　游洊雷之講肆　齒明離之胄筵　繼正體以爲大本　毓明德而居少陽帖白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

觀德行而審諭之　選端士以衛翼之　爵以王嗣漢書　昧爽而朝皇覽並北堂書鈔

增國之上嗣　古者元良　文昌著於前星　和響由於守器周子發箴　脊震發前星之輝　黃離表重輪之瑞劉禹錫箋　絢氣逸於風雲　好詞光於日月梁元會並大中記

原詩梁劉孝威重光詩曰重光儲后宜制義也赫赫重光明明二聖帝作儲謐禮和樂正中衛置尊高堂懸鏡其酌不窮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詠明明二聖赫赫重光風神灑落容止汪洋瞻彼讌翕截抑截揚何斯天辯如珪如璋顏閔函席游夏升堂以鄉以士惟公惟王思媚儲后顧哉樂康充充黍苗陰雨膏之詵詵纓冕儲王道之道之以禮齊之以仁理則探聖言則窮神訓于四國覃于萬民　又奉和簡文帝太子詩曰太子天下本元良萬國貞周朝推上嗣漢世紀重明前星涵瑞采洊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百行紀司成九流通已辨七經成所精博闕强子政高才凌長卿禮尊逾屈已德盛益卑情仙氣貽鍾相儒道推恒榮廷賢博望苑視膳長安城園綺隨金輅浮丘侍玉笙智囊前啟笏端士後垂纓九仙良所重四海更東傾班輸同策乘甲觀齊蓬瀛　陳徐陵同江詹事登宮城南樓詩曰元良啟上德

率土被中孚漢幄朝無怠周門夕復趨桓經既受業賀拜且尊儒壯志諧風雅高文會斗樞鏗鏘叶舞蹈照爛等琨瑜河水慙雄伯漳川仰大巫鮑魚寧入俎釣璧匪充廚叔譽恒詞屈防年豈濫誅　隋江總宴樂脩堂應令詩曰肅城通甲觀承華啟畫堂北宮降恩賞西園度羽觴殊私奉玉裕終宴在金房庭帷連樹彩簷影接雲光仙如伊水駕樂似洞庭張彈絲命琴瑟吹竹動笙簧庸疎濫應阮衰朽忝連章　唐虞世南追從鑾輿夕頓戲下詩曰重輪依紫極前曜奉丹霄天經戀宸扆帝命扈仙鑣乘星開鶴禁帶月下虹橋銀書含曉色金輅轉

晨飈霧澈軒營近塵暗斗城遥邃花分秀𡶶竹箭下驚
潮橅巳慙熊幹承恩集鳳條瑶山盛風樂抽簡薦徒謡
褚亮奉和禁苑餞別應令詩曰大蕃初錫瑞出牧邇
皇京暫以緑車重言承朱邸榮舒桃臨遠騎垂柳映軍
營惠化宣千里威風動百城禁籞芳嘉節神襟餞送情
金輅催別景玉管切離聲野花開更落山鳥弄還驚微
臣夙多幸薄宦奉儲明釣臺慙作賦伊水濫聞笙懷德
良知久酬恩識命輕　韓王元嘉奉和周太子監守違
戀詩曰乾象開層構離明啟少陽卜征從獻吉守器属

元良迯矣凌周誦逝哉掩漢莊好士傾南洛多才盛北
場地分丹鸞嶺途間白雲鄉儲誠虔曉夕宸愛積炎凉
玦璧連霄漢萬物仰重光　薛元超和周太子監守違
戀詩曰儲禁銅扉啟宸行玉軷遥空懷壽街吏尚隔寢
門朝地首聰龍戟塵外想鸞鑣飛文映仙牓灑思叶神
飈帝念紆蒼陛乾文煥紫霄歸塘横筆海平圃振詞條
欲應重輪曲鏘洋韻九韶 增 宋楊萬里壽皇太子詩
曰地出雷初震天昇日更東高飛千里鶴潛躍九淵龍
隆準如高帝虬鬚似太宗八荒陰賜裏户户是堯封
又曰重九吹花節千齡夢日時東朝分菊水南内賜茱
枝禹酒無多酌堯尊更一巵三宫千萬壽剩費若干詩

又曰纖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橘中招綺夏瓜處屏
伾文老別漁竿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爲鑑聊寓野人
芹　趙彥端壽皇太子詩曰日日龍樓問寢時雞人未
動漏花遲前星一點朝天節只有青臺太史知　又曰
子晉吹笙未是仙阿丕横槊少全篇小吟青着梅梢句
一日東風四海傳
原 賦 魏卞蘭贊述太子賦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
弘基耽八素之秘奥遵二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軌定
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憲之
高論作敘懽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妙辭

布衣之所難聞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
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覩懿德以歡娛歷精思於訓籍忽
日移而忘劬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賓故老以
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笑俗士之守株匿
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
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
子既叡且聰博聞强記聖思無雙倚之左右如虎如龍
八俊在側旁無誐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
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之
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乘此休

風　又夏侯元皇纇賦曰覽二儀之上禮本人倫之大
紀道莫隆於后辟統莫泰於宗祀伊皇儲之光赫享乾
祇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肇皇纇之盛始時維孟秋和
氣淑清良辰既啟皇子誕生爾乃發愷悌之明詔振隆
恩之豐沛殊惠洽乎黎民崇施暢於無外爵羣兆以布
德赦殊死以崇仁黔首詠而齊樂願皇祚之日新
原頌魏曹植皇太子頌曰於我聖后憲章前志克纂二
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陽和積吉鍾天之祿
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喁喁萬國岌
岌羣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為臣妾終天之經仁聖
奕世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作頌光流德
聲吁嗟卿士祇承予聽
原誄晉陸機愍懷太子誄曰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
皇家載生淑纇茂德克廣仁姿朗俊當克無疆光紹有
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邁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
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沈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寃
魂難追舊物東返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弱滅銜哀
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興言斷絕敢誄遺風庶有芳
烈其辭曰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祿永綏篤
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纇發翹清藻

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晨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
祖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
赫赫明明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
蓋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
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
早讜言必復乘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
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耇緝熙有晉克構帝宇如
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溫
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
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剝
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傍無昵親踽
踽嚴宮絕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寃
歿悲匹夫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泥
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啟我令圖
王赫斯怒天誅靡適攙搶吮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
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
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
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都邑如隤慨矣寤歎念我愍懷
原哀策齊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繡幕啟塗銅池從殯
褋鐸既行枚綍且引皇帝痛深盛之闕奉哀乜㫘之有

云惘含嗟乎崇正顉掩欷於承光式咨元良永嚴人寶
俾兹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
妙善克自生知賫神爲契合聖如規地惟缺位月紀嚳
期哀纏晦朔燧改歲時饘粥不溢藍桂無滋俛終心禮
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纘我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用
稽嗣典實弘儲則肅器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綠蓋來馭
朱纓旂旗旖旎鸞鑣聲明守器宣華訪安永福上漏驂
軒初晨祗服慶色伊滿賔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
氛程月志祲動年司素妓祀列青雲失滋中楹軫夢當
户陳詩楚藥毀方秦賢及數高議虚演奇文徒說遠賔

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棣嗚呼哀哉軒帷高
寂庭帳深陰鶴闕晝掩皃燈夜沈仍襲未改容餌如臨
暖徽儀而可慕摽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棄弁告期麻
衣請日辨域展圖揚龍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總葭
挽之哀淒視風煙之騷瑟嗚呼哀哉飾靨輅而南指輴
旌羽而北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轡於金蘇寄靈心於
萬象增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從靡而欲沉山荒凉
而遂晚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
顧如疑於將返嗚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
曰蜃輅峩軒龍驂踞步羽翻前驅雲旗北傃皇帝哀繼

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
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旂求傳徽於舞綴
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景騰光睿哲
膺期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
宰寬綽居心温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
惠和齊聖括囊沈略包舉藝文徧該緗素殫極丘墳勝
衮尤積儒墨區分贍河闡訓望魯揚芬雲物告徵祲沴
褰象星霾恒曜山頽朽壞歲儀上賔德音長往具僚無
廕諮丞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
菁華萎絶書帳空張談筵罷設虚饋饛饛孤燈翳翳嗚

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啟元宮獻成武校
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賔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
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轥青門而徐轉顧馳道而
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脩坂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騏
驎足以駿嘶挽悽鏘而流泫嗚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
變愁容於天日維夏木之森陰反寒林之蕭瑟既將反
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
嗚呼哀哉
原 詔後魏溫子昇魏莊帝生皇太子赦詔曰有國三善
章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

景作維新十年以永今日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大赦天下

原敎魏文帝答卞蘭敎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增制唐內制冊平王爲皇太子文曰咨爾平王隆基幼而聰允長而寬博有夙成之量爲爾有文武仁孝之德以知君臣父子之道朕甚休之間者賊臣搆逆竊寄神器則我有唐之祚危若綴旒爾義形邦家忠衛社稷誅其兇惡以之康濟主鬯者非爾而誰是用命爾爲皇太子古人有言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人心罔中惟爾之中昭昭臨下不可不畏愼簡乃僚允迪端士恭儉惟德遠於憸人則萬邦以貞庶答揚我四聖之鴻烈敬之哉　又開元三年冊郢王爲皇太子制曰於戲書不云乎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不云乎黃離元吉得中道也將以守監從撫主器承祧執經陳東序之容端晃見南郊之禮本枝百代宜哉福祉咨爾郢王嗣謙忠肅恭懿元亨利貞遵在鎬之惠慈稟生知之祥應學能知道孝

乃因心書及春帖懸知早秀言窮叔譽徒愧生知當試象之年備成人之敬正位少陽欽惟大典是用命爾爲皇太子其在靖恭爾位聿脩厥德詩書禮樂敦說爲本父子君臣威儀罔忒寢門問豎必視寒暄望苑招賢用資端直使三靈合契四海係心延我累聖之業積爾重輝之慶必敬必戒無怠無荒往惟欽哉可不愼歟

增詔唐立晉王爲皇太子詔曰昔者哲王受圖上聖垂範建儲貳以奉宗廟總監撫以寧邦國既義在於至公亦事兼於權道故以賢而立則王季興周以貴而升則文帝定漢詳諸方冊豈不然乎幷州都督右武候大將軍晉王治地居茂親才惟明哲至性仁孝淑質惠和夙著夢日之祥早流樂善之譽好禮無倦强學不怠今承華虛位率土繫心疇咨文武宜所推戴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朕謂此子實允衆望可以與天作貳可以守器承祧永固百世以貞萬國宜立某爲皇太子可令所司備禮冊命

原表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叡之絕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

藻雲浮聽之忘味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
間也昔舜以烝烝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豈因南
面之尊以發稱假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
令人畏不能令人愛故桀不能變龍逢之心紂不能易
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渟
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思無所思唯德所親觀士察
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過偽辯於
未言絕譏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覲成敗德生
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羣下所常吟詠
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褒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

於金匱隋侯之珠彰於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
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
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觀前世者不可為言然成
歸太子巍巍之美敘述清風言之有承聽者欣欣忘日
之夕流景耀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則麟龍發足羣
獸追蹤鸞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
綿綿之篇忘愚戇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以攄狂狷之
思　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少
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為美惟稱啟誦自茲厥後罕
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

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
良之德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恐其經學智囊慙其
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東掾書戒馮陵而
已哉玉折何追星穨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微位
比周儲緱山之駕不返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
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太子
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任昉為皇太子求一日入朝表曰臣聞內豎告安姬
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涼燠之候晨昏異宜
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承顏在

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顧懷不殺豈
直下動天性固亦上結慈衷白頃半旬乃朝遂爲通制
事踰信次義乖晨省一日萬幾不敢三塵御省每旦啟
宿特乞一至寢門　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
聞姬呂云亡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歿傳雅頌於千祀
夏啟之風裁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
京見美長壽一祭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簷衣事闕戰國
孫登之愛田苗義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雕蟲于桓雖
詩賦可嘉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誚前載備而為論發
奧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構音

顏緬遊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橫艷思
籠蓋詞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旣
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塵
霧而班輸嚴駕永輟騑驂戀主懷玆伏深涕慕冒乞銓
次遺藻勒成卷軸　陸倕爲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曰
臣聞周固本支實資明兩漢啟磐石必係元良所以闢
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縱不
籍審諭之功無待溫文之輔而冬書秋禮夙表春資
誦夏絃幼彰神度雖復直門守令長壽察微魏賫多容
漢稱寬博不　以連輝茂則匹景令圖甲觀惟新桂宮

告始朱班徙　翠蓋移銓華齋式贍人祇蹈舞　周庾
信慶傳位於皇　太子表曰昔者降居若木登庸有優劣
之殊來朝櫟陽　而禮有君臣之異不得與夫天之兩旦
日之再中並曜連輝重明雙照同年而語矣欲令百工
相和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爲早識吾君之子皇帝親
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　增
唐常袞爲代宗讓皇太子表曰臣聞君父之命誠不合
辭臣子之心罔無所隱臣所以省躬審分讓德推賢避
懇上聞冒嚴亟請丹誠罔感皇睠來昭戰兢失圖精爽
飛越伏以國之上嗣古曰元良觀象於天應前星之環

極取法於地視少海之朝宗必訪耆龜以承主鬯臣幼
非樂善長未好儒慈獎特深愚蒙不易敎之羽籥有味
樂章訓以詩書終逝義府遊戲四老才乏五官人莫係
心德非守器頃者外統羣帥內錄尚書竊懼任榮以憂
宮謗今謬膺博望猥屏壽春位登青宮禮絕朱邸且乖
人望載黷朝經循名責實未見承天之序捨長立賢亦
猶行古之道伏惟陛下博求公議允納微誠更擇溫文
俾膺繼紹遠想伯夷之讓用升季歷之材至公大行天
下幸甚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皇太子請停幸東都表
曰臣聞乘雲駕羽者非以逸樂其身覩風設敎者將以

弘濟於物故後予胥怨幾望湯來吾王不遊嘗思禹會
伏惟天皇察帝道敷皇極一日二日智周於萬幾先天
後天化成於四序雖鴻名已建銘日觀而知尊而青澤
未流御雲臺而不憚市朝之邑天地所中四方輻會百
物阜殷爰降恩旨行幸東都然以星見蒼龍日纏朱鳥
清風用事庶彙且繁桑翳葉而眠蠶麥飛芒而雊雉詳
求易緯是君無發衆之辰博訪禮經當人急勸農之月
固未可陳詩展義拜洛觀河況序屬亢陽時方避暑露
臺風館尚多薰灼之勞帳殿帷宮將有鬱蒸之弊天皇
昔常服餌近更躬親膺情勤苦天儀憔悴若何以萬乘

之重四海之尊暴露而行旰日而食者也必若事應巡
狩務從寛恤猶望白露凉風然後清蹕灑道下不違於
人欲上無隔於天心可舉而行庶幾於此臣又聞關中
屬縣畿内傍州百姓驅馳頗多饑餒天皇仁深覆育並
令賑贍求轉徙者任其逐糧欲寧居者加其廪食家懐
再造人得安全乞至秋來不煩聖慮特乞少留元鑒俯
察丹誠廻太陽之末光納蒙泉之餘瀝臣三朝問寢常
候色於宸慈五日蒞臺每承言於聖獎輙陳冗職輕進
芻詞踏地知驚窺天自失無任私懇之至 皇太子請
復膳表曰臣聞善持國者舒慘必繫於天時德稱皇者
動靜莫違於物理故百姓不足一人所以載懐四海爲
家萬方由其在慮伏惟天皇觀風設教拜洛遊河光華
前乎日月法象齊乎天地頃以歳儲微耗年穀未登睿
旨爰勞宸情戒惕非飲食而卑宮室居常夏禹之期減
廚膳而徹鐘懸重取黄軒之事由是神靈肹蠁景氣氤
氳雪千里而朝飛雨四溟而夜下兩河之甸瑞麥盈疇
三川之境嘉苗被隰天意人事其在茲乎可以隨道抑
揚可以與時通變周王之本枝百代每進鮮庖殷帝之
亢旱七年猶資鶴鼎昔賢具稱其美往聖不譏其非雅
此小心將乖大德臣又聞下之奉上猶枝附根君以人

作基人以君爲命天皇恩深子育念切家安損己勵精
無違旱晏停滋罷味已隔歳時伏乞俯從人欲仰順靈
心具珍物以登羞隨太陽而復膳蓮莆知送凉之地芝
英識駐壽之期豈使耿耿燧皇獨流名於燔炙悠悠黄
帝空紀稱於庖犧而已哉臣寄忝元良任當監守春冬
胄序學書禮而空勤朝夕寢門視寒溫而未即 皇太
子請修書表曰臣聞昔者明王學以化人成俗古之君
子文以緯地經天雖有閶風之高嶽弗登弗知其峻也
雖有浴日之巨溟弗涉弗知其廣也伏惟天皇域中居
大天下化成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日行中道而淑清歳
起攝提而位序光薫萬物豈直芝珥蓂莢澤加四海寧
惟壽麻孤竹地成形而天成象其道彌光河出圖而洛
出書其徵可驗環林璧沼金門石室墳典積於丘山筆
墨盈於泉海聖朝多士自可包二代之文臣顧不才何
足忝三王之教皇慈渥洽帝獎優隆擢公望爲太師徵
子房爲少傅所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嘗辛苦於歳餘
終未階於日就臣聞學者殖也問以辨之積必有成勤
則不匱以周公之上聖日讀百篇以孔父之多能韋編
三絶臣雖不敏竊所庶幾然以列代遺章先王舊典康
成興業纔覽卷於八千士安覃思願加年於累百豈不

以學而時習博則難精者乎今欲寧其繁蕪撮其樞要
可以出忠入孝可以益國利人極賢聖之大猷蓋今昔
之能事爾權百氏勒成一家庶有代於箴規長不違於
左右又近代書鈔實繁部帙至如華林園徧略脩文殿
御覽壽光書苑長洲玉鏡及國家以來新撰藝文類聚
文思博要等並包括弘遠卒難詳悉亦望錯綜群書刪
成一部藝官賓館亦既天皇立之矣端士正人亦既天
皇致之矣伏乞俯從微願特降鴻私許臣撰纂遂臣誠
請當宮學士如少仍望通取京官謹當開桂樹之山鑿
芙蓉之水引甘泉之詞賦總望園之賓客下士闕而長

謠臨梓池而高會一遊蘭芷佇發蓬麻區區之誠敢希
矜允豈使肅城門內唯傳魏國之名崇政殿中獨紀晉
朝之事而已　柳宗元百寮賀冊皇太子表曰臣聞尚
書載以貞之文漢史傳早建之義不惟立愛其在繼明
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爰正承華之
位尊義方之教載錫嘉名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
而立自符於慎擇必子而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搖王
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啟祐皇心乾坤叶謀保安聖運
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太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
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不任歡抃之至　宋人賀

立皇太子表曰春宮貳極有開震索之祥寶冊揚庭肅
鼓巽申之號慶闡九廟風動四方恭惟堯大難名舜恭
允塞天職覆地職載莫踰休功月重輪星重輝益圖大
計眷乃承祧之重居無在傳之勤爰涓選於剛辰俾光
膺於殊禮臨軒出令示一人有慶之符主鬯得人兆萬
世無疆之福照臨所迨頌詠惟均臣昔參綺皓之遊今
辱嚴徐之侍靈源暨遠子孫與有於榮懷忭悃發中手
足不知其舞蹈

增啟唐張說上東宮勸學啟曰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
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

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
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
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問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
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
廓清氛祲用寧國家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
鬯青宮國本也分務紫極戩政也副萬生之望作累聖
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
矣莫不拭目而視清耳而聽佇聞異政以裨聖道今禮
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
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旅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

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况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
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
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顔開講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
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領懃端
士叨侍宮闈日夜祗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
輕進芻蕘庶垂採擇
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刊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侍
讀等升堂覩奧能定缺文今討經崇文皆有舊籍敬承
來教即令考序頃日以來未暇數對何嘗少選而忘德
音尋當叙進羣英與開餘論仍令錄留校本以代書紳

太孫一　増

増 太平御覽曰漢成帝元帝太子也爲世嫡皇孫宣帝
字曰太孫　又曰晉趙王倫既廢賈后皇帝使使持節
追復愍懷太子拜皇孫臧爲臨淮王尚爲襄陽王又詔
立臧爲皇太孫文武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車服侍從
皆愍懷之舊也趙王倫篡位太孫廢薨惠帝復阼立襄
陽王尚爲皇太孫　又曰惠帝詔以太常成粲爲太孫
太傅校尉梁柳爲太孫少傅　又曰後魏高宗景穆帝
之長子也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　又
曰後周建德二年皇孫衍生文武官皆晉秩　又曰齊

文惠太子長懋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子爲
太祖所愛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
始自此也　唐書曰中宗子重潤帝爲太子時生東宮
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改元永淳　又曰高宗
將立皇太孫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
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爲
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
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
孫不抱子孫可以爲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
孫實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敬彝等奏置師傅友文

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六曹等官
加王府一級然卒不補後中宗失位太孫廢死重潤秀
容儀以孝愛稱死不緣罪人皆流涕　宋史曰欽宗子
諶政和七年生爲嫡皇孫祖宗以來所未有徽宗喜
金史曰世宗八年上遣宣徽使移剌神獨斡以名馬寶
刀御膳賜皇太子及妃仍諭之曰妃今臨蓐願平安得
雄有慶之後宜以此刀置左右既而皇孫生是爲章宗
上幸金蓮川次氷井翌日上臨幸撫視宴甚歡謂太子
曰祖宗積慶皇后陰德至厚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
明紀事本末曰建文生十年而懿文太子薨太祖年六

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諭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太祖曰善九月立爲皇太孫　又曰太祖親立諸王世子時秦晉燕周四世子太祖皆教而試之一日使分閱衛士燕世子還獨後問之對曰寒甚士方食太祖喜使閱章奏擇可施行者報命太祖益愛之　通紀曰成祖以皇太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艱難因令從行北京使周行邨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艱苦之事且舉太祖創業之艱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喪得失可謂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云

太孫二　增

〔增〕慶宴　太平御覽曰唐貞觀十七年誕皇太孫宴宮僚於弘敎門太宗幸東宮自殿北門入謂宮臣曰會有甲觀之慶故就卿爲樂耳

出閣　通紀曰永樂五年皇長孫出閣就學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待詔曾琯鄒禮等侍集讀

開府　唐書曰高宗爲皇太孫重照置官屬　睿宗長子憲武后以睿宗爲皇帝故憲立爲皇太子睿宗降爲皇嗣更冊爲太孫與諸王皆出閤開府置官屬

留守　太平御覽曰唐高宗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以太孫留守京師　一　通紀曰永樂八年上將親征命皇長孫留守北京

桑復生　太平御覽曰晉惠帝立臧爲皇太孫桑復生於西廂長丈餘太孫廢乃枯

山爲字　金史曰世宗謂李石紇石烈志寧曰朕諸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今幸得嫡孫觀其骨相不凡又生麻達葛山山勢衍氣清朕甚嘉之因以山名爲章宗小字

好聖孫　明紀事本末曰成祖建儲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聖孫蓋指宣宗也

命輔導　六年命丘福蹇

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資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星夙夜孜孜日論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無能裁決斯實宗社之靈卿等其悉心輔導

皇孫手書　太平御覽曰齊昭業之爲太孫居東宮暇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宗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貴重之

東宮圖記　通紀曰成祖諭未川之訓太子遺太孫出居廟赴附平患緒宮剩行太孫敎曰出外有封妄白事非印議無以防鎰太寸曰言良是但行急諸製不及榻士奇曰殿下未建作有事自應行常用之贊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難歸即夠上太子即取竹太孫曰有成事以此封識不久當歸汝女可留之既行太子顛士奇曰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業詣騰今即以付之浮議何從與

一日見三天子　唐明皇肅宗皇嫡孫喜曰一日見三天子詳上

是第三箇天子　太平御覽曰唐憲宗順宗長子六七歲時德宗抱至膝上問曰汝誰子在吾懷對曰是第三箇天子德宗異而許之貞元四年封廣陵王

家人子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

皇曾孫　漢書曰皇曾孫在獄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一切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丙吉爲獄吏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

太子妃一

〔原〕班固白虎通曰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謂也相與偶焉古者天子後宮嫡庶皆曰妃　史記曰黃帝有四妃帝嚳有四妃虞舜有二妃　周以天子之正嫡爲王后秦稱皇帝因稱皇后以太子之正嫡稱妃漢因之　漢書外戚傳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是也魏晉以後咸遵之焉　漢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

以后爲太子取以爲妃　又曰武帝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女納太子　漢武故事曰初武帝爲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以金屋貯之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　又曰成帝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太子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太子欣悅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　王隱晉書曰武帝欲爲太子取配久而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既納賈物因欲娶賈氏因乃納之　又曰愍懷太子妃王衍女也劉曜入洛盡將諸后妃去妃獨拔刃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爲賊婦賊害之　晉孝武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東門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者駐車相揖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給織成袞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　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

增

太平御覽曰齊文安王皇后名寶明建元四年冊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帳陳古舊釵鑷十餘枚　又曰齊書皇太子妃厭翟車漆畫輪車　又曰唐太宗后長孫氏年十三嬪於太宗武德九年冊爲皇太子妃　又曰開元中勅所選皇太子及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禮合避人今遣就本縣及過本司未爲得所其應預妃者令所司具名錄奏各令女及近親隨使於命婦朝堂候進止　唐書曰肅宗妃韋氏兄堅爲李林甫搆死太子懼請與妃絕毀服幽禁中　宋史曰英宗高后母曹氏慈聖光獻姊也故后少鞠宮中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曰俟異日必以爲配及長遂成婚濮邸　又曰欽宗在東宮徽宗臨軒備禮冊朱氏爲太子妃　又曰度宗爲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臨安府顧嵓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嵓亦罷去臺臣論嵓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昭孫女從父仕宦備嘗艱險其處富貴必能盡警戒相成之道乃冊爲皇太子妃　金史曰顯宗孝懿皇后徒單氏父貞尚遼王宗幹女梁國公主世宗初即位貞爲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腹心然未嘗助彼爲虐況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爲朕

子妃及顯宗爲皇太子大定四年備禮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是年封爲太子妃　元史曰世祖出獵道見緝駝茸女子歎美之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世祖俱不允有一老臣嘗知向者之言知其未許嫁言於世祖世祖大喜納爲太子妃名伯藍也怯赤一名濶濶眞弘吉剌氏也

太子妃二

原 金璽　瑜珮　沈約宋書曰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珮瑜玉　龍枕　鴨燈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龍頭支髻枕一又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連盤鴨燈一　花環鈿自副　文履　花篦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文履一量又曰皇太子納妃有漆花篦二具　龜鈕　上詳　雀鈿　上詳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同心雀鈿一具　綺綬　上詳　九鈿　四望車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綺綬又曰太子納妃有九鈿四望車　家　函　上詳　冊命　筮吉　晉起居注太元中皇太子納妃已長史宋太

函　上曰元年步詳　與書曰上臨軒具九鈿一聚册命皇后使太子納妃考庾氏爲皇太子妃　晉書曰元年使太常以太牢告于太廟遣兼太尉謝安持節奉策禮　帝與皇后諸親皆臨軒　宋書曰孝建元年立皇太子妃爲太子妃何氏　又孫淵女爲太子妃

景殿　畫堂　以不娛帝爲綠侍太子諸子者悲漢書曰元帝爲太子時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五人王政君在其中太子見於丙殿得幸有身　獨成帝也太子畫堂生甲館畫堂　身生子宮中之堂　即詳太子後宮甲館畫堂生成帝　稱萬歲　有五可

司徒公女　新安主生　曰上詳　並類聚　愛太常王獻之　以後少孫無兄弟故爲新安公主　新安公主生　即安僖皇后王氏諱神愛　類聚晉書曰安僖皇后王氏諱神愛字也　晉安帝即位納爲太子妃　孝武帝爲太子納采　王獻之女孝武帝以爲太子妃

勸太子爲權貴所侵　益夫人樊進賢女又數爲權貴所侵後宮　人來見女貴　又有擇進女之大儀　持扶趙女三全女爲乃後漢書曰上下嘉十五天臣侍后　從兄恩不勝憂憤而白夫子妻王報下者有十父叔　上中有以一上皆不孝者大仰乃曰

如有萬以一上皆不孝者小十五爲書日　又曰上接元年順皇后父後恩不勝悵奉太子妃　上有萬一上接不孝於小心　太子開元有十司六接年時太於黃泉實加由是有禮四騎王報恩

教女儀　倚母家　聖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宋史曰哲宗孟后皇太后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宣仁太后賢之后長少以宣仁高后常謂后父母家有法言見於後宮　太后以爲有母儀之德　欽聖賈王氏向太后時貴妃楊氏以女儀侍　封劉氏向太后時聖賢皆愛之　謂召王氏善女人妃侍以母家女史　宋史曰光獻曹皇后諸孫女生宗姬有之

營　白雁入苑　唐書曰高宗時太子納妃有司以雁爲贄用白雁太子妃苑中獲之　黑鳳集　異之後遂以贄曰此鳳女當母天下其後生帝　唐書曰高宗道遠前節度使王坦之女宗道遂出諸石上拜王坦心之

婦德

擇淑媛　上疏中曰選太子妃宜擇淑媛　唐書曰太子妃宜擇淑媛聽諸臣　以之擇淑媛考勤家爲王使王曰宗太常德及王高宗取法度妃以名家女爲太子妃　美平禮成宜於帝取華有名之家漢明帝選馬援女爲太子妃　上庭太五御覽曰太子妃　宮部郎中賀虎長樂等軍將宋拔之卜由是也

仁順　順適　德賜宗　唐書曰睿宗王皇后在東宮才人爲良娣宗生之是宗不就宗在東宮爲妃　唐書曰後不韓適宗王生宗在東宮世病已爲之意順宗后順宗卜　宋史曰入宮親宗后之　外僕奚擇入宮

有　進　披庭　待進

增

盡孝事　孝謹　唐書曰高祖時承乾妃蘇氏以德選太子妃　元史曰裕宗妃弘吉剌氏孝事高祖 ... 秘書監王操之爲主人　公主第秘書監王操之爲主人　太子妃王氏百官朱服會於新安

雁作爲樂唐今得白雁爲贄婚乃人倫首我則何慙婚

親執庖爨 護侍起居 明紀事本末曰永樂間上及后御便殿東宮妃張氏親執庖爨上御膳恭謹上大喜曰新婦賢他日吾家事多賴也自此無易儲意 懿宗妃郭氏幼入鄆王邸宣宗在位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王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端妃護侍左右悉心安起居終得無恙

禮異諸婦 宜配家嫡 唐書曰憲宗妃郭氏汾陽王之孫順宗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昇平公主素貴故禮之異諸婦 宋史曰理宗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家嫡以承祭祀遂冊爲皇太子妃

原 詔 唐太宗冊蘇亶女爲太子妃詔曰配德元良必俟邦媛作儷儲貳允歸冠族秘書丞蘇亶長女門襲軒冕家傳義方柔順表質幽閑成性訓彰國史譽流邦國正位儲闈實惟朝典可皇太子妃所司備禮冊命施行

原 冊文 唐太宗冊太子妃文曰惟爾秘書丞蘇亶長女族茂冠冕慶成禮訓貞順自然言容有則作合春宮實協三善曰嬪守器式昌萬乘備茲令典仰惟國章是用命立爲皇太子妃惟欽哉其光膺命可不慎歟

原 哀冊 宋謝莊皇太子妃哀冊文曰榅凝桂酒庭肅龍輼風吹國輅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縱之掩綵悼副褘之滅華行先既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璇瑶有毀郁烈無湮翦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霍岫虧天瀟流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算毓景帝里飛芳戚閈秘儀施谷升音集灌月晷幾望娣袂維良釋幃春宮承飾少陽五葉衍藻四訓抽光蕨䔟蕙振婉孌瓊相清徽就遠祲沴方搏臨華罷翠當晔收蘭複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虛饋氣變容衣中庭草曖階上螢飛傷縈里第痛溢朝闈霜燭味風密帷凄鶩鼓夕轉龍驂夜嘶筵既訣兮奠既徹背青闕兮去神閨旌掩鬱而還泛簫逶遲而顧低素紼斂維華輴解馭山𡿨恒陰松阿不曙離天渥兮就銷沈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秀兮蘭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齊王儉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翩翻禮闈徘徊樂囿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薦阻咨我儲貳締緒江滸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嬪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衡館來式椒堂紃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日迨九筮之靈期澄金波而映鑾旆命飛廉而拂瓊輜揚清笳於漢表動嘶挽於雲基

淵鑑類函卷五十九

儲宮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九 太子妃

帝戚部 諸王 公族 外戚

諸王一

原 周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史記云黃帝置左右大監以監萬國堯典云協和萬邦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萬國之數蓋親賢兼封夏列九州制五服立爵五等分地有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曰附庸殷則爵列三等周又列爲五等則公方五百里侯伯子男各百里爲差不滿百里爲附庸凡王之子弟並參封之秦稱皇帝除五等

之制以郡縣子弟爲匹夫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爲諸侯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爲上無二王臣爵者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魏改封郡王晉又封國宋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國公以上並見冊府集及五代史志初學記 增 唐高祖初欲強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爲王王者數十人太宗貞觀元年問羣臣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爲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爲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

至公也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乃詔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文獻通考 宋稽漢非劉氏不王之制封皇之疏親爲王其次屬近行尊者止封郡王若皇子出閤亦封郡王及納妃就外第始封王仁宗語輔臣曰自荆王沒而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乃封皇叔德文等爲郡王翰苑新書 宋制宗室襁褓即裂土而封然名存實亡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云宋史 金熙宗天眷元年始定封國制凡封王大國號二十次國三十小國三十封王之郡號十以漢晉唐宋梁秦趙楚魏皆有天下之號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 其

封爵正從品級高下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正從二品曰郡公正從三品曰郡侯正從四品曰郡伯正五品曰縣子從五品曰縣男 海陵正隆二年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參酌削降公私文移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 元宗室駙馬通稱諸王初制簡樸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爲輕重後雖有國邑之名而印章之等如舊封一字王者金印獸鈕兩字王者金印螭鈕次有金印駝鈕金鍍銀印駝鈕龜鈕有止用銀印龜鈕等級不同如此又同姓有無國邑而稱王者但稱宗王、明太祖既正大位封王子十人爲王

置相傅設官屬定禮儀列爵而不臨民分土而不任事凡親王嫡長子爲王世子次長子及庶子年十歲封郡王郡王子授鎭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元孫授鎭國中尉五世孫授輔國中尉六世孫以下授奉國中尉著爲令 續文獻通考

原 漢書表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綟綬　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爲王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 孔安國注曰王者分五色土爲社則各割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被四方　賈誼書曰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制故削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帝弟自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語言諸內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爵比皇子　又曰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　又曰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　又曰梁孝王文帝竇皇后少子愛之

賞賜不可勝道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踵至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　又曰河間獻王德字文載景帝子脩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與漢朝等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之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應劭注曰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　又曰魯公王餘景帝子好治宮室苑囿狗馬王初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又曰淮南王安爲人好書善鼓瑟 一作琴 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行德拊循百姓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爲作內書三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又曰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數嗟嘆憲王曰眞我子也　後漢書曰清河王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　東觀漢記曰齊武王縯字伯升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

不就撫育恩養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試守平
陰令　又曰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宏雅帝即
位詔以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
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貂裘蒼到洛陽使鴻
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讚拜之位升殿乃拜上親答拜
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
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明帝詔書示諸國曰
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曰
其言甚大副其腰腹蒼體長美鬚眉腰帶八尺二寸
又曰北海靖王興好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

輒驛馬下問與其見親重如此　又曰廣平鉅鹿樂成
王在邸入問起居車馬鞍勒皆純黑無金銀彩飾馬不
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魏志曰鄧
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
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
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斤以
載之則斤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
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冲謂
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
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爲鼠齧

衣者其生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
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
側尚齧況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又曰中山王袞少好
學生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
患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與言曰
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善亦宜以聞遂共表稱陳
袞美袞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
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　又曰任城
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
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折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

道而好乘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曰
大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
爾奈何作博士耶　又任城王傳曰太祖嘗問諸子所
好使各言其志曰好爲將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
先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
辭賦數十萬言能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
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
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
就可觀太祖甚異之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好學不倦
就人借書皆爲治護然後還之太康三年詔攸當出統

方岳撫其國家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備物典策軒
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金鉞朝車乘輿之副　又曰安平
獻王孚世祖受禪爲太宰四年正會上見太宰身執子
孫之禮輿車上殿上於阼階下迎拜王既坐上又親奉
上壽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慼容獻王一門三世
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
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未始有也
又云長沙厲王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性果厲有成斷
晉書云西陽王羕字延年文成王亮子也輔成帝時
帝幼冲詔羕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

迎拜　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鈕
細纁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佩山元玉　又注曰令制
王國戶二萬爲大國不滿萬戶爲小國也　沈約宋書
曰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
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蓄財省用
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
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
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啟事唯自署名而
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遂爲長夜之飲略無少醒
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誠語終不改

以至於終　又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季羽孝武帝第
八子也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
眷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郡以屬
之　又曰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
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雞籠山盡山
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開
西第延才俊以爲士林自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
談義皆湊於西邸　梁書曰梁南平元襄王偉好學重
士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有青谿宮改
爲華林苑賜偉爲宅穿渠種植與賓客遊其中梁世藩

邸之盛無過也　語林曰譙王承作相州遇大將軍曰
卿才堪廊廟自無間外　世說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
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藝文類聚
增 太平御
覽曰後魏任城王澄字道鏡少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誡
勵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秀發德音閑婉當
爲宗室領袖後爲中書令蕭賾使庾蓽來朝見澄音韻
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
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又曰臨淮王彧字文若少
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
公當是此人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

疲　事詞類奇曰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辯琴清恬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民滿席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莫不飲其元興忘其褊恡是以入彧室者謂爲登仙　唐書曰馬周言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從厚者猶愚慮之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　又曰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

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遂圖江陵降蕭銑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威令暢南海矣太宗身自討亂謀臣騎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史贊曰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　又曰太宗時高馮上言密王元曉等皆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顧垂訓正以爲彛法太宗稱善　又曰貞觀時諸王奉給薄於帝子道孝王元慶數窘乏大臣莫敢言後褚遂良爲太宗從容言之不能行　又曰武后時諸王能者皆誅死幼皆沒爲官奴或匿民間傭保至神龍中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宗皆號慟帝爲泣下隨屬遠近封拜云　又曰嗣王守禮太子賢子也武后革命守禮與睿宗諸子閉處宮中十餘年睿宗封相下許出外邸於是守禮等始居外開元初累爲州刺史時寧申岐薛王同爲刺史守禮惟弋獵蹴鞠不領事後還諸王京師守禮以外支爲王不甚才而多寵嬖子六十餘人常負息錢數百萬或勸少治居產守禮曰豈天子兄無葬者耶諸王每白上以爲歎　又曰岐王嘗奏守禮知雨暘帝問故答曰臣無他當

天后時太子被罪臣幽宮中歲被敕杖凡三四累創痕痛蔚雨則沉懣霽則佳以此知之帝爲惻然　又曰初隋亡禁內圖書湮放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竊其眞藏於家既誅悉爲薛稷取去稷敗岐王範得之後卒爲火所焚　又曰中宗失道身爲母所廢妻所弒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厭其德而絕之邪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贈太子皆與之報福流無窮　又曰開元初潘好禮爲邠王府長史王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每遊觀好禮必諫諭禁切

農月王因獵家奴羅列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卧馬下諫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慚爲還　又曰賀蘭進明有憾於房琯因進言於肅宗曰琯爲聖皇建諸王爲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爲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虚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帝由是惡琯　又曰劉晏避地襄陽永王璘署以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　又曰舒王誼初名謨昭靖太子邈之子也德宗愛之取爲子於諸王最長帝欲試以事故拜涇原節度使時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謨待節往視謨冠遠遊冠御絳袍乘象輅四馬飛龍士三百國府官皆袴褶以從謨宣詔已乃易服勞問還　又曰宣宗十一子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宮内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爲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爲王授經鄆王立是爲懿宗乃罷昭宗乾寧三年通王滋等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覲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遣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脅帝幸河中帝驚召

建諭之稱疾不肯入勑滋與諸王詣建自解建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後建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王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堤谷殺之餘以謀反聞天下寃之　又曰昭宗十七子始帝幸華州韓建奪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皇子之未王者既又殺諸王因請立皇子裕爲皇太子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宇軒秀忌之密語崔胤曰帝以罪殺之帝不許帝遷洛他日謂蔣元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已泣下全忠恚帝被弒元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投尸水中　宋史曰魏悼王廷美太宗弟也或謂昭憲太后本意命太祖傳位太宗太宗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開封德昭實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絶廷美始不自安而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召問趙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金匱誓書他日太宗訪以傳國之意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廷美遂得罪　又曰武功郡王德昭以太尉從征幽州軍

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是邪追封魏王又改越王 又曰淳化中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度張泊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行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太元之際有琅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

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荊五郡爲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爲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者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也如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盧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爲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儻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上命與日除授并改正

又曰楚王似神宗第十三子哲宗母弟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以似對太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徽宗定位改司徒徙王蔡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以爲親隙不可開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而忘大舜親愛之道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倘有瑕可指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顏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揚軍然徽宗頗思其言止

治王左右而已 又曰鎮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無嗣以竑爲之後尋立爲皇子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而厚廩其家使美人瞷竑動息必以告宮壁有輿地圖竑指崖州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及寧宗崩竑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暝不知其爲誰甚惑昀既至彌遠引入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

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樞
前舉哀畢引出帷既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
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未幾遥
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座宣制畢閤門贊呼百官拜舞
賀新皇帝竑不肯拜殿帥夏震捽其首下拜帝加竑少
保進封濟王令就賜第　又曰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
與弟丙謀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
加以黄袍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
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比明視
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竑知其謀不
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慎告於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
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余天錫托召醫治竑疾因逼
縊於州治帝輟朝贈右正言李知孝累奏追奪王爵
降封巴陵郡公於是廷臣眞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
昱等每以竑爲言彌遠輒惡而斥遠之　金史曰宗弼
本名斡啜又作兀术太祖第四子也宗望伐宋宗弼從
軍後伐宋康王自江寧取廣德至湖州遂攻杭州取之
宋主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攻明州克之
宋主走入於海又自温州趨福寧州追三百餘里不及
乃還宗弼軍自杭州取秀州平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

江口轉戰乃北還天眷元年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
太子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天眷三年又伐江南
宋人請和　又曰宗弼屢挫宋主於海島卒定畫疆之約
世宗嘗曰宗翰之後唯宗弼一人而已　又曰鎬王永
中世宗子也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
遣章宗宣宗奏表起居於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禄大
夫石古乃奏表世宗喜謂豫國公主曰皇太子孝德天
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　通
紀曰太祖洪武二年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之子
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
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
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
定乃封諸子爲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明紀
事本末曰明太祖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
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及葬孝
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疏
間也　又曰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於是燕周
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上患之謀諸
齊泰泰與黄子澄首建削奪議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
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翦

燕手足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削爵廢爲庶人遷之雲南　又曰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導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又曰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曰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諸王爲計至遠也無何地大兵强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鼂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上嘉之然不能用　又曰人告岷王楩不法事削其護衛廢爲庶人又以湘王柏僞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遣人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僕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榑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爲庶人未幾靖難兵起　弇山堂別集曰仁宗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況朕親嗣大位於此尤當加

意其增諸王歲祿及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國除而趙王亦辭所加之祿矣　又曰仁宗朝韓王冲𤇯襄王冲秋樂平王冲炇各獻詩頌上歎而嘉之賜勅奬諭比之東平河間仍賜金幣有差　明紀事本末曰天順復辟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攝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宮中上覽之感歎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通紀曰寧王宸濠天順間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武宗時完爲兵部尚書宸濠遂遺完書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於上宸濠通於賢輦載金寶藏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鉅萬謀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旣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過東閣只請廷和趨出擬旨復給寧王旣復護衛益驕

橫矣　又曰正德十二年秦王三疏請陜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梁儲從容回天時咸復其善諫

諸王二

原　麟趾　犬牙（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注云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也漢書曰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固）磐石　維城（詳上犬牙注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藩屏皇家　維翰帝室（魏志曹植傳曰初封冊書曰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藩屏皇家爲魏藩輔晉百官表注云封皇子及公族親屬爲王所以維翰帝室詩云大邦維翰）蒨土　苴茅　金璽　駝鈕（上詳類聚初學記漢舊儀曰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

增　曆數　建國（唐書曰李百藥稱曆數之長短不在封建社稷言天爲人置君欲其嘗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爲君實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子孫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是郡利百姓）青社　赤社（翰苑新書受封策曰受茲青社蓋東曰青南曰赤廣陵厲王策曰受茲赤社）主陜　徙封（唐書曰高祖初命秦王還洛陽行臺自陜以東皆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將行建成等使人處說高祖沮之事遂寢　又吳王恪貞觀十年改王吳與魏齊蜀荊越紀六王同統封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爲君臣內爲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遣汝以珍而遣汝以言其念之哉）勝衣　賜紫（翰苑新書曰史三王世家云能勝衣趨拜宜困嬴夏吉時定位鑒以廣藩轄　唐書曰唐制嗣郡王加四品階親王子服緋開元中裝九於奏寧薛及邠王三子爲王春賜業餘皆服雖後從帝至蜀者皆服業）出閣　朝廟（宋史曰宋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帥年發其由禰而進授貴州防禦使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終太祖世不封王爵太平興國鬪始封武功郡王　五代史曰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封長子從榮

爲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許寵而有司希旨微重其禮乃建議告廟於是從榮闢潛乘轄卓且邀得主朝堂受冊出蕭冊以車朝於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同）不出閣　領鎮軍（唐書曰別皇三十于長除十三年十一王田封十五年而十王並領節度不出閣代宗大曆閣諸承嗣不臣與昭靖太于竟無種土帝乃懸王諸于領闕錦軍成天下然皆不出崇）歸南班　減歲祿（宋史曰光宗時臣僚上言治平中追濯邸王子孫然二廿人皆自擢衛序遣其官令居南班者止師更一人前未建秀郡時緞賦以祿則不免責以史事令已建郎而猶責史事他曰成不免於議治則降恩不則廢法嘉歸之南班便無史事而享富貴基詔伯主諸子冊換班奔山堂則集曰明世宗時禮部覆寰林王疏議嵩宗室事上自爲書誠將朝延皇子皆封郡王親王次子皆封鎮國將軍書成未發以示張孚敬孚敬言諸子封爵原有定制恐一旦減俸有失親睦之道莫若量減祿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支俸者量爲通減以示撙節上不果行嘉靖末禮部議上宗藩俸例於是郡王以下各第減歲祿矣）屏京維服　分封太傅（翰苑

新書顏延年應詔曲水曰昔在文昭今維武穆於藩王率屏京維服注王字謂宋彭城王也為京室之藩屏維持五服之諸侯也明紀事本末曰太祖九年宋詔居牙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多寡曰周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亞於晉燕責之最閱諸國以名甲兵其地士而封之盧都城宮室之制弊亞於晉天子分封之晷臣恐數世之後晉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則特其地險而爭之衡否則權柄入其臣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不然則待其士卒之起恕其衡兵限也今諸王未封之國亦諸王之先子孫其制朝防之及其錮及里亦以以王待封國王之節此都邑一之制成其衛兵限其職太祖無敢言以為待封諸子孫並制之定可以世為請轄中後無敢言者闕骨肉繫獄中後無敢言者

並封

諸王為將

百子

徵兵弁山臺別集曰諸將兵者明初皇太子以王楚王湘王都諸將節制領後高勳秦王為大征西將軍晉王燕王代王侯皆北節楚王永樂元征五將開府帝衛京師俱制高王為大將軍統兵公王將軍一百北于平闕元諸年及制下洞京師俱制劉陽都王將軍高熙元兵將生一百之千平闕元年及制王子征宮外帝制九十人二至封廢鎮將將軍每百員為皆會長賜下及自封王上不能相謹而人九節制封長府將軍每會部十平部首其王帝下謹準為朱王成帝至上總載封建而人

二南

兩

東

毛詩叙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郁陽南周召南陵正郑美之道王化之基也所自出南陝古安周南召南之所以為東西之分陝鄰姜太王受命而王化自南以東周之南召之南所以為東西之分召公主之陝以西乃分陝東二南東召主之姜可以為曰蓋周公主之陝以東召公主之太平廣記晉兩漢國東以毛為賓所乃曰東其平兩分公主之子南而帝不詔可曰其以蒼為驃騎將軍帝曰 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任佐從王封東帝曰東平王以蒼為驃騎將軍阿王封東從漢書曰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大封同姓

魯衛

梁楚

之敗於是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懲戒秦之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

晉桐葉

衛梓材

有虞梁楚也 為王 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晉武王同母弟也 毛詩曰故為也 封也 其書有梓材篇 乃申告康叔作梓材 周公以成王命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 晉武王故毛詩序曰 成王封康叔名封 武王同母少弟也

增 狄小

並邊

山堂肆考 漢景帝時有長沙定王發二年諸王來朝詔更前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 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明紀事本末曰初明太祖建藩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上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 王以其奉詔拙有長沙舉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

帝建方都以金陵陵去邊塞七千里故命諸王得專制大祖都以金陵去邊塞千里故命王並邊陵零陵桂陽益千焉里明紀事本末曰初明太國中三關護兵以衛白重鎮遣將兵乃王晉燕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害以分制海內至是削燕周齊湘代岷諸王以明封王之制諸王得以遣置官屬以下封國以師以中兵衛京師然後以太子少傅王封王子王師以軍官屬其人不得參與民事之制

據名藩

擇形勝

集傳以明封泰晉與諸京王師皆擁兵據名藩控制要害以分制海內諸王皆以甲兵分布數十百郡者非為子長重地不封其王之勝以以不得與成之民事王封諸王之封建之王之考太祖得大封之制言上太史曰師丞相九重以參詳博言之制不服內宜諸王擇形勝之地封建之傳大功一等天子之親叔伯父之統大封建之大故封王者其在內地以大國封者其所奏乃定之然王者以其地形勝立藩屏以公請太子曰師王之府建王府以太祖得之良王府之封制以大河上國西百定中國二代之良將其內大山河山國禮其二代之良將其內東裏名山大川其地之山不在封內以其大川限之其名地不封其山川地之不封者以之為限西面以大川之北以為其界以南人故與馬其大河其南中故與燕以長名府之王與其其奏封之地大晉以齊秦地封之其以為制名府以毛以賦地以以封無名地之山大川限以之沿以北以是賦之開其以是不封之地與大府封其王燕之請以為制馬以長名府之野坦不平肥不瘠以賦給其地西南一馬開故以其古之燕制王分封之以其所以燕故野坦人不平耕不肥以之四川雖賦行山遠阻深之故以封之西南代谷度關嶺其地以之故布故王之府分分王其王之湘楚以其四川陝西雲南其地以深險寬所封王者之地邊遠者亦不能盡封故以其西南之湘之齊充陝川遠西南代谷廣西山川羅列布政使司之府王夷狄之地又以其不封王封之曰其地以漢封制地之以王武為建封其府以為王以此楚王湘之齊兗寧遼西代谷慶肅寧潞羅山棋布故古制王分其武

優以大封

止食數縣

宮 一山堂肆考曰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封皇子輔等為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以東海王彊為東海王以魯國益東海王食二十九縣明帝永平中封東平王蒼等六人為王各以大國 光武東海王以東海魯國二十九縣明帝以東平王蒼東海王等其後封王者有封國一郡數縣 帝以魯國封東海王彊益以大封自以為大國帝以東平為國

帝口楚淮陽宜與諸子佐等食 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 數縣于帝數及其不封已而定制其食縣數于帝 帝口楚淮陽諸國之制大國之半 清

漳名不稱

財賦地不封

帝謂曰清漳名未允 清漳考曰清漳之名雖美然於帝子名不協初命以太祖第五子楠為淮陽王以南昌為封地 帝曰清漳不稱乃改封于太平 帝命尚書初封皇子安上王 文獻通考曰此名未允帝為清漳之王 而上曰漳湖之名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初封南昌南別集曰諸王封地不封財賦之地 江西湖廣諸藩封國 周王欲封西湖 王帝不允 帝曰西湖財賦之地不可 以肅州為國 曰清湖南不可 上欲封財賦地 成祖改封南昌 上以杭州財賦地不許 王欲得蘇州上以其財賦地不許 帝以肅王欲得杭州 皆不許 尋改封南昌 上以杭州寧王 兵部考曰太祖十七子寧王權初封大寧 成祖靖難後改封南昌 曰寧王權欲得蘇州不許又欲得杭州帝曰皇考以杭州封 元建文以封其弟允熥為吳王 竟不許 蘇州嘉靖 王 從之 蘇州 寧王 以封其弟允熥為吳王竟不得 不克 享國 從之

續 共室

同輦

可

云帝初即位 帝初封其母弟為王 太子 共室共輦 漢書曰 後漢書曰 明帝初即位 帝少與東平王蒼同室 又與蒼同輦 至帝即位 帝數引入宮 與上同輦 入則共室 出則同輦 帝以太子常與諸王共室 帝特親愛之 帝以梁王特親愛之入則同輦出則同車 孝文帝初與淮南王長特親愛 三年入朝 甚騎從入 帝初即位入朝 與上同輦 三年入朝甚驕 從上入苑囿 與上同車 太子以為淮南 上寬赦之 入宿 魯王 帝少 王長

北宮　因留國邸東觀漢記曰清河王慶永元四年移幸北宮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入省
宿止漢書宣元六王傳曰成帝無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上謂共王曰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旦有他
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因留國邸朝夕侍上甚見親重　禮如家人　爵比皇
子漢書曰齊悼惠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宴飲太后前孝惠以齊王為兄置上坐如家人禮下詳類
聚　御雲母輦　設鐘簴懸傳蝦晉公御禮我曰安平王孚假黃鉞前後羽葆建
九旒鸞駕駟馬御雲母車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彊兼食二郡二十九縣租十倍諸王賞賜恩寵絕於倫比賜
虎賁旄頭宮殿設鐘簴之懸　增　五王供帳　千鵠集庭山堂肆考曰明皇置
五王帳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朝罷多從諸王遊禁中拜跪如家人禮從諸王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岐王範
薛王業邠王守禮後成器改名憲宋王改寧王唐書曰帝於愛篤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
有鶺鴒千數集於麟德殿之庭樹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帝書亦為作頌　臨觀

行幸宋史曰真宗時李王元偓首冠藩戚益自修勵上每製篇什必令屬和一日謂宰臣曰朕每令宗子
作詩習射聞頗精習將臨觀焉因幸元偓第宴從官宮僚畢會試七言詩元偓先就上嘉賜襲衣金帶器幣
賭錢文與宗室射於西南亭日晡從官退上獨以中官從幸元偓元儼宮如家人禮夜二鼓而罷　小
輿入朝　飭履上殿唐書曰唐襄邑恭王神符禮宗御以足不良歸第太宗就第問
又令乘小輿入紫微殿三衛士扶輿以升宋史曰楚王元佐真宗兄也加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遂拜天策
上將軍興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偕長齡　陪幼學唐書曰明皇嘗以書賜寧
王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
日身體生毛羽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何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
祚本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頃因餘暇遊仙錄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賜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
永永無極也　宋史曰華陰郡王宗旦楚王元佐孫也年七歲如成人選為仁宗伴讀帝即位超遷為率從所

誡上書言狀帝曰宗旦居朕幼學勤勞居多此出朕意豈宜以常格　來朝侍宴　寵
行製詩通鑑紀明文皇帝友愛諸弟每來朝侍宴於華蓋殿辭亦如之世子鄭王則皇太子宴於文華
殿續文獻通考曰天順事檀襄王瞻墡來朝上為製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歌以賜之以上並王親寵
增　好書　樂善並詳類聚　楚詩　沛易漢書曰楚元王交字孝壽高祖同父
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號曰元王詩續漢書曰沛獻王輔性務嚴矜有威好經書善
說京氏易　蠙封　象船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卦以
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其知雨將至下
許朝乘　食時　七步漢書曰淮南王安始入朝為離騷傳旦受詔食時上劉義慶世說
曰魏文帝令東阿王七步成詩不成將行大法遂作詩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文帝大有慚色　對三雍　論五經上許輯聚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性好經書論集

經傳圖讖作五經通論東平王蒼以至沒禮履法度未嘗犯禁稱為賢王　北海善書　東平
工頌後漢書曰北海敬王睦善史書當時以為楷則寢疾帝於馬上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又曰東平王
蒼嘗上光武中興頌帝甚美之　錢縑助國　租秩賑人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彊
子頃王肅性謙以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上縑萬匹以助國費王選胥書曰書王文園中
文武下至士卒法令不食廟賜各以救賦與痒病死已者時有大旱出相從加十二賦以賑國人不堪手乃
收入本真　增　懿矩　材略川時皇八水王子尚收許不入過奇于瑕七成請與志兄尺射
拜舞有從姬而異之建寧王倓英毅有材略善射祿山亂典親兵扈從駕度渭百姓遮留太子倓力贊之
於是議定　才士　凌雲唐書曰太宗苦持魏王泰表語左右以泰文辭可喜豈非才上我心
念泰無已時但為社稷計遂居外使兩相完也翰苑新書吳郡張融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　無長
却暑天中記曰霍王元軌唐高祖子也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闇不能盡知

其能惟雲王數與臣言未害不自失上曰數以為前代
誰比徵曰鄉學文雅亦漢之開平也後在徐州推良處
士劉元平為布大之文人或問元平王之長答曰無長
問名楚之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寶王無
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韓英勤書後
親高陽王雍曰以吾稱為之諸王用晉宗何為
辭蟬冕 **償**
鳳尾 山室肆考曰後觀主客詔太子了汝叔父見以清規
懸德松竹為心吾百年後其夏洗王嫁婦見以遙其
沖挹之性好學書新書為曰南齊江夏王鋒之字宣精高帝
子年四歲好學躬苑倚書為書齊高則洗王展輿不肯拂
齊宙慶先書塵上書以王書五歲之高帝使學鳳尾書矣一
學御江高帝大悅以學王為騏驎陽殿曰鳳尾
草露布 議 卜郊太平郎
生而岐嶷及長性不覺彭城王勰博綜王史字雅好和
文從征河北大破四海南之陽高日以令臣才為王經太
臣聞露布者於新野布耳祖不窮小贊豈布足辭
曰布大四海陽高祖以令臣小才豈布足大辭
用高祖曰但為之人及謂就尤類非帝兄文則有不知者咸謂之御筆
史高祖曰女所為者之人及謂就吾尤類非帝兄文有不知者咸謂御筆
之史曰以宗國子監王書允治平于中也好古學而藏書數萬卷仁宗嘉
議曰以宗國子監王書允治乎中州好古而藏書數萬卷仁宗嘉

訪諸宗最勤曰臣下初愚見上帝威怪也豈直改
卜示誠政神在陛下精覽而已帝嘉王及郭新吾
吏職 **著政績**
可由宋史朝野僉載曰韶大平御覽曰上帝成肯好
意宋史曰野蹈錄守文及兄恭王非凡陳康性入無吏
受揮上皇詔韶鴉王務天下別見嘉義及部不好
續改知州每歲集英寶宋義康求王也息奏有不寬
年禁寬和明伯州台錫孝州宗自同隨不兄婦之有宗
諸政論詔度伯州每州知其州宗同在母君若二親
法宣令淡之陵錫降孝伯其又在官在十人政
由是易主藏約麗主台降其敬進錢一不置
民由再業忠之圭之之伯降宗州孝又在不十
輕騎度遼 **單騎受降**
七從泰三無討再紀業錫麗歸降宗州
驥騎度邊寬討賊紀臣勞屑太宗入伐高麗幸
許之約度遼運寬形臣勞從二畏不功太深宗入伐道高苑
南山入賊其地臣易險請度營陣便處留將十道月觀高賓
路吏走閟道如期謁帝帝曰責青之勇果何以過
初嗣曹王皋拜州刺史觀察使曰前賁帥幸京果食詹
國良成武岡撫縣反叛 帝發兵討之因請再降然不能下王
皋全道書勸之降國良得書熙且喜且懼其兵圍之然尚首下

淵鑑類函卷六十

王之命為賦晁錯之成辭曰布象牙之房
好長生凡豹食鐵錫者之成布象牙之房
下器乃賦之君之成
見之承漢霸之
增 居宮殿 處嫌疑
兼善合經霸布象牙之房
神斗長嵌之霸南之
宮東宮為殿下夜往傍子秉欽安太
之乃東宮居在陛下
美德言事王東宮為陛下
之武微上美德
十王宅 **五王宅**
以陸十王宅
岐王麼居舊第宗在洛陽坊東南立五王宅於興慶坊立宅號五王宅
晉王延安邸及列宮於勝業坊
子留多兄與玄宗之宮東都亦於積善坊
王王宅居開元後其子皇甫宮之
居家令每進膳引詞學士入教經書謂之侍讀起
百

其服單騎使者入
賊臣阜曰也良來受賊廷使令者安入
非其罪乃受賊廷
卑曰攻行具散其兵有賦詔
曲觀平臺
十宮里大苑
闌坂 **桂山**
雁沼 **猿巖**
瓊樂竹 **連春桂**
玳瑁筵 **琉璃盤**

孫院　維城庫唐書曰又諸孫多則於宅外更置百孫院天子歲幸華清宮又置十王百孫院
於宮側禁中置維城庫以給諸王月俸諸孫納妃嫁女就十王宅太子不居東宮處乘輿所幸別院此承平
制云　睦親宅、親賢第翰苑新書宋仁宗詔輔臣曰宗室邸第散居京師燕集非便宜
建大第以處之詔以玉清宮地爲濮王等宅賜名睦親又燾禪惠王之第賜名廣親宋史曰吳王顥英宗次
子也自熙寧以來顥屢請居外章上輒却至元祐初乃賜咸學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頵對鄰東駕借三宮
臨幸留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帶曰先皇帝鬧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
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釋於道皆可
以爲萬世法朕未侍兩宮設行新第饒贈僕思消然出第王諸了性於忠孝謝於僖義自勝衣以上願然皆有
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遷官　第宅豐大　服膳異等事詩類奇曰後經清
河王懌親王中最有名行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樓下有儒林館延賓堂土山釣臺冠於當
前袁母

世錄米入瑞曲不頊堂錄帑宿嘆指畫花鳥唐書曰高宗即位詔罷王奏闕府置僚屬車服膳羞異等
作假山　請脩府宋史曰兗王元傑好學書爲詩工草隸飛白建樓貯書二萬卷及爲亭榭
游息之所嘗作假山既成置酒召僚屬觀之翊善姚坦獨俯首不視元傑強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言州
縣鞭撻微民以取租稅假山實租稅所成耳文獻通考曰崇王封以宇嘉有閒乞脩府下追撫謹賞銀八
萬七千兩下部言報王偕於例役護衛儀仗人不得勞民上不允　並湖複閣　飛橋
複道宋史曰孝宗嘗欲爲嗣秀王營其居並爲複閣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力辭而止鄆王楷徽宗第
三子政和八年廷策進士唱名第一母王妃方有寵遂超拜太傅令提舉皇城司出入禁省不復限朝暮於外
第作飛橋複道以通往來以上王之居處　【原】忘憂觀　思仙臺西京雜記曰梁
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葛洪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好神仙黃白之事於是八公乃往迎之
登思仙臺　置館　築宮西京雜記曰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史

記曰燕昭王即位卑身厚禮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報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求士請
以隗爲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事之　康衢、碣石史記
曰騶奭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天
下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又曰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賜田、置醴宋玉
小言賦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卒而宋玉受賞又作小言賦王曰
善賜雲夢田事詳類聚　娛賓、敬客上詳曲敘注又曹植詩云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
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唐宋、應劉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
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大言者上坐魏志曰應瑒劉楨等俱爲五官中郎將文學瑒善屬詩賦後賜損等辛文
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遊梁、趨燕漢書曰司馬相
如會景帝不悅文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人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遊士
帝或討

居數歲乃著子虛賦史記曰燕昭王師事郭隗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是以士爭趨燕
先擁彗　不及履史記曰鄒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碣石宮
葛洪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好儒學兼該占候方術作內書言神仙黃白之事名鴻寶於是八公乃往八公初
詣門翁着皓素門吏先容以聞安門吏自以意難問之言畢八公皆化成十五童子角髫色如桃花於是門吏
驚走以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即出迎之以登思仙之臺　曳長裾　飛廣袖初學記鄒
陽上吳王書曰臣聞蛟龍驤首奮鬣則浮雲出流霧咸集聖王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
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以曳長裾乎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忘憂之
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鄒陽爲酒賦曰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錦繡爲席犀璩爲鎮曳
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即之　【增】傾意賓客、賓接宮寮太平
御覽曰齊竟陵王子良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宋史曰益王頵賓接宮僚盡

漢當去輒奏留久者至十餘年 文學者書 佳賓滿席 東觀漢記曰蘇...延留

賓客著書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括地志士有文學者多

與焉 天中記曰北魏清河王懌愛賓客重文藻王曳寶於 肅晨明景聘學南臺洛游盤覽甘府滿席使采王晃

[illegible]之之陳思 講道論文 酌酒賦詩 明蜀獻王太祖曰

首開十一年 有賢德 ... 讀書自娛 ... 召儒士 ... 武中都 ...

黑同西(?)... 始忘寢食 ... 蘇伯衡林鴻等 ... 判入蜀 ... 都直 ... 論于

監事大夫 ... 召蘇伯衡 ... 西堂中 ... 講論

文無盡禮曰 ... 好學工書善鑒 ... 士與賦詩 ...

為儒 ... 關 ... 延琦張翰 ... 多 ... 鄭梁工 ... 賦詩

與山人交 與布衣交 多辭構 ... 山新泉 ... 曰山會王璿釣孔 ... 琬

樂之 ... 曰殿下 ... 遊紫閣 ... 意在 ... 鄭雲為布衣 ... 書曰 ... 交

懷王 ... 元 ... 好學 ... 名理 ... 與 ... 布衣

以上好 ... 王 ... 士 ... 者 ... 交

諸王三

原 始封為王 史記云自漢帝子弟始封為王 ... 推恩分邑 史

子子侯年表云 ... 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

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名

書 ... 王 ... 高祖 ... 父兄 ... 不知其 ... 以漢王

使 ... 九 ... 兵 ... 太尉 ... 高祖 ... 子 ... 功 ... 又 ... 不 ... 賢 ... 可王

江為 ... 鄭 ... 下 ... 功 ... 曰 ... 軍劉賈 ... 有 ... 擇 ... 子弟 ... 王 鎮天下

司 ... 南 ... 天下 ... 乃 ... 下 ... 詔 ... 曰 ... 將軍劉賈有功 ... 封 ... 王

以 ... 為王 ... 荊 ... 王 ... 臣 ... 皆 ... 曰 ... 立 設藩屏 ... 晉百官表注曰 ... 故封王皇者

劉賈為荊王 ... 羣臣皆曰立 ... 親建設藩屏

子 ... 擬於天子 史記曰 高祖時諸侯王皆 ... 天子 ... 也 位次

三公 漢官解詁云 位次三公 ... 諸王 金璽盩綬 云漢書百官表 ... 王 為 ... 公 ... 切

置金璽盩綬 ... 其 ... 也 金璽朱綬 ... 御史授璽綬 云 ... 拜 ... 詔書

侯王之儀 百官 ... 受璽綬 ... 尚書名尺一 名 ... 王 ... 公 ... 位 ... 班 ... 王 ... 公 ... 書

位定 ... 御史 ... 授 ... 璽 ... 綬 ... 會 ... 廣 ... 注云尚書

者皆用尺一 賜策申戒 漢書武帝紀 ... 齊懷王 ... 立 ... 皆 ... 賜策 ... 各 ...

以國土風俗申戒焉 曰 ... 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

御史大夫張湯 ... 立子閎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

青社 ... 於 ... 東 ... 土 ... 建 ... 爾國家 ... 保國乂民 史記三王世家云

家封於東土世為漢藩輔 ... 文 ... 於 ... 云

戢不保 ... 人民 齊拜三子 史記三王世家 ... 王閎 ... 王旦 ... 王胥 ... 為 ... 王

可不 ... 與 ... 日 ... 連城數十 上表 ... 今 ... 立 ... 封 ...

武同 日 ... 封于 ... 漢 ... 監 ... 城 ... 之 ... 數 ... 立 ... 封 ...

齊年 ... 四縣 官 ... 四 ... 六 ... 元 ... 武 戶皆五萬 晉 ... 官品 ... 令 ... 三人 ... 大 ...

四縣 ... 戶皆五萬 ... 萬 ... 十 ... 年 ... 皇子 ... 三 ... 人

為郡 ... 五 ... 戶 王 ... 皆 申以丹書之信 重以白馬之盟 漢 ... 書 ... 表 ... 尊 ... 皇 ... 子 ... 王

子弟 ... 日 ... 曰 使 ... 如 ... 太 ... 起 ... 居 ... 注 ... 武

可知 ... 山 ... 黃 ... 鎮衛 九服 置兵三千 晉 ... 帝 ... 始 ... 二 ... 年

詔曰 ... 下列 ... 封 ... 衛 ... 九 去丞相 史記 ... 後 ... 書 ... 王 ... 為 ... 置 ... 子

石去 ... 相 ... 曰 ... 為置吏 漢書百官公卿表 ... 帝為諸侯王置 ... 史 皆以郡為國

封 ... 諸 ... 表 ... 為 ... 內史 ... 太 ... 郡 ... 為 ... 國 ... 以 ... 改守為內史 大王 ... 十 ... 年 ... 令 ... 云

諸侯王 ... 自 ... 元 ... 年 ... 不 ... 漢 ... 書 ... 云

太守王國內史 ... 食租稅 ... 諸侯王表云 ... 自吳楚 ... 租稅而已

不治民 ... 諸 ... 王 ... 令 ... 食 ... 作 ... 租 ... 仁惠謙

約 ... 台 ... 王 ... 仁 ... 書 ... 剛毅慷慨 ... 武王 ... 四 ... 王

帝 ... 武 ... 之 ... 長 ... 後 ... 以 ... 結 ... 王

天下 ... 惟 ... 後 ... 為 ... 天 ... 下 ... 家 ... 人 ... 大

曰 ... 王 ... 分 ... 廟 ... 今 ... 林 ... 畢 ... 連 ... 千 ... 立 ... 章 ... 並 ... 起 ... 此 ... 亦 ... 天

之 ... 世 ... 時 ... 高 ... 祖 ... 之 ... 然 雅有智慧 東平 ... 少 ... 好 ... 經 ... 書 ... 雅 ... 平

為 ... 之 ... 也 ... 皆 ... 之 ... 東 ... 觀 ... 漢 ... 記 ... 云 ... 東 ... 平 ... 王 ... 蒼 ... 少 ... 好 ... 經 ... 書 ... 雅

有 ... 智 雅性嚴恭 ... 王 ... 嚴 ... 恭 ... 以 ... 英 ... 奇 ... 見

文帝所 ... 安 ... 每 ... 見 ... 後 ... 敕 ... 其 ... 小 ... 畏事慎法 ... 漢 ... 書 ... 云

字曰 ... 此 ... 侍 ... 座 ... 也 ... 太 ... 子 ... 者 ... 數 ... 矣

河間王 ... 小心恭孝 ... 自以 ... 親 ... 尤 ... 畏 ... 事 ... 慎 ... 法 ... 毋 ... 敢 ... 驕

與書 ... 夜 ... 分 ... 嚴 ... 裝 ... 衣 ... 冠 ... 待 ... 明 ... 約 ... 勅 ... 不 ... 得 ... 與 ... 諸 ... 王 ... 車 ... 騎 ... 並 ... 驅

行德尚義王隱晉書武帝紀云泰康九年秋八月詔曰淮南王允克行德尚義貞心云云

夙夜滋恭東觀漢記云北海敬王睦時法網尚疎睦性好士夙夜滋恭通賓客以千里人民土地財賂結斷由是宿達名篤遠門者陛足

年少果銳晉書云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中軍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年少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

戚屬有名王隱晉書齊王冏傳云冏在戚屬中最有名

中外所宗晉書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

諸國儀表王隱晉書曰[illegible]顯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朝武帝歎顯可以爲諸國儀表

宗室儀表漢書云河間惠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

聰敏畏慎續漢書光武十三王傳云河間孝王開[illegible]貞達恭聰敏畏慎上以問小弟特親友愛

聰達恭謹東觀漢記東海恭王彊傳云臨[illegible]聰達恭謹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數上書讓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上不忍侍以事宜示公卿

送終竭哀後漢書制詔大將軍大鴻臚曰東海王彊遜蕃之尊少襲王爵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懷遜三年和睦兄弟孝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

哀毀過禮晉書云齊獻王攸後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稀粥進攸[illegible]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

受拜流涕晉中興書咸寧錄云武陵威王晞爲桓溫所忌表晞廢王徙新安郡受拜流涕

重行喪制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傳云永建二年封孝王臻二弟敏儉爲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

孝友篤於骨肉續漢書五王傳云北海敬王睦性孝友篤於骨肉

孝友甚得名稱晉書下邳王傳云獻王晃字子明孝友恭順甚得名稱

覃思經典魏志中山恭王袞傳云袞少好學與兄弟遊娛袞獨覃思經典

敦尚經術續漢書宗室四王傳云北海敬王睦敦尚經術

難問應聲而對魏志鄧哀王沖

好學博通書傳四王傳云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

善爲文辭漢書淮南王安傳云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

數上詩賦續漢書云琅邪孝王京性恭孝好學數上詩賦[illegible]

著文論王隱晉書扶風武王駿傳云[illegible]著文論案晉書扶風武王駿[illegible]

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儁望

爲箴誄晉書[illegible]

[illegible]

白虎殿後漢書云[illegible]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

求絕常賜[illegible]

屯兵雲龍門[illegible]

數受賞賜後漢書楚王英傳云[illegible]數受賞賜

好辟名士[illegible]

盡從傳相[illegible]

結民心[illegible]

傳後意後[illegible]

輕財愛士[illegible]

側身下士[illegible]

祖秩賑昆弟[illegible]

親待隆諸弟[illegible]

容貌美魏志云[illegible]容貌美

形[illegible]

狀美晉書曰成都王穎字章度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盧志故得成其美焉

出則同車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武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馬迎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迎答拜後漢東平王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志不寧上疏辭之

高選參佐王隱晉書云宗王彤宣帝子高選參佐拜為人將軍領西戊校尉

自選長吏又晉書王攸傳云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云選官由天臺書二上報不

獨留京師東觀漢記中山簡王焉以郭太后少子獨留京師

皆留京師後漢書云陳敬王羨建初三年留京師[illegible]

太醫侍疾[illegible]

黃門侍疾[illegible]使者從蓋不絕於道

年戎中山長土長彈恭所忍進大皆傳宗數山宗貴哥子呂聯珍賜相扇

齊腴大國漢書文三王傳云梁孝王武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卑濕貧國漢書景十三王傳云長沙定王發以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

食租且餞東觀漢記明帝紀二十八年

帛布單衣漢書曰趙敬肅王彭祖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北堂書鈔

【增】備物典策晉書王後出封事詳類聚

傳嫡承襲宋史曰神宗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太常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今詔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即與舊制有異按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傳嫡者承襲合依禮令傳嫡承襲制曰可

扶下諸王太平御覽曰漢自王莽之亂國無制度皇太子與諸王同席尊卑無別是時上下莫之是正太尉趙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出為刺史唐書曰睿宗時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廄禁兵姚崇與宋璟請主於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壹人心

與親王等弇山堂別集曰明太祖時皇姪文正以大都督總制南昌拒陳友諒史雖以驕奢致瑣而舍親念勤上實不忘故其子守謙雖封郡王冠止七歲祿止二千石而特設內外承奉長史等官宮城莊田宗杜之贛與親王等

與諸王埒宋史曰德昭子惟吉太宗即位德在禁中日侍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遷封安定郡公至道二年授閤州觀察使凡即第供德車服賜子皆與諸王埒自餘王子不及也

高他國一階太平御覽曰宋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雜龍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授官俱一品弇山堂別集曰親王授官明初文正為同僉書樞密院事特拜大都督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燕王為左右宗人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人俱正一品

與宰相分班居右五代史曰後唐明宗時皇子秦王從榮加兼中書令有司言故事親王班帝成邪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故是與宰相分班居右

詔宰相班親王上太宗時元偓封廣平郡王與兄衞王德崇同日受封詔自令宰相宜班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請遵舊制不允與等題請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諸司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遜之道卿等無固讓也

安定世封宋史曰熙寧中詔封楚康惠王之孫從式為安定郡王奉太祖祀紹興元年詔曰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令其封不舉朕甚閔之考可其上合封人名尊故事病行時燕秦二王後事襲封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上言燕王德昭太祖長子其後嘗襲封議遂定自紹興至嘉定襲封者十五人燕王德昭之後秦王德芳之後也

護衞罷革續文獻通考曰明初封諸王皆置護衞有兵權自太宗靖難後皆罷革弇山堂別集曰天順復辟襄憲王屬尊且賢勅來頤特賜護衞衞子時護衞不置久兵枝宸濠請復議衞嵌藏以後讓衞永不置

詔入朝山堂肆考曰親明帝詔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師者防微杜漸關諸盛衰也朕禮不見諸王十有二

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
及宗室公侯各將子一人來朝王

勑迎請 宋山堂曰明堂自別

宣德初王止許遣爲二郎入臨及太行以於後宮中無入舊朝
惟衷憲王請擴英宗叔父及後辟親王無入朝詳見頒疏
上太感悅特許入朝賜御書遣太監
夏時齎奉勑符迎入朝再賜復書如之

乘驛問政 詳見上疏陳

密驛咨遠 唐書曰太宗時吳王恪有大事數上
帝嗣與侍中魏徵曰所謂賢王也朝廷重元軌事之
齊故賢元軌曰吾知帝尊王之故山陵已事之
元軌永成自贊有文曰宗是賢非吾等及陵已
有曰王美贊王文章忠宗以不永成啟曰白
全史

親製詩 賜之
手調藥 宋史曰周王元儼仁宗不待啟益全加尊寵世榮凡有
戚宗必手書謝王元儼而元儼疾甚上親視
至是賜之全手調藥與諸人不與父詩
之內苟令剔藥手調

家人禮 全史後太王祖撤凡於
等吾奏事前大臣太王一如家人禮
力吾難事處易大臣下功臣宣召上
之後王錄人君上臣不起易上止與
禮子之禮諸天子嘗之曰今凡日成功

同堂燕 諸王 八元兒來歸宗親皆會
元史曰至大三年會宗親

是王子朝皆會

楚王芳乳忽一都進曰大世皇帝子諸懶王子四方世
照皇帝所天下四海之太皇帝室諸王兄弟四方
厂共見擢緊都新俾后當宗王為同王
嘗八宗相舉跋部人民嘗已附一頓叛克王
秦王宗即族來歸卒之首己為家宗
遼大宗即不名歸人嶺太上忠附一家
勗就軍中位之以筋勝宗祖以伐宋克宗
望皆就軍中路筋宗宗及之舉
歛決策以宋事為

歸朝定策 全史曰元宋宗部將為
歸朝王功大祖第十
執手嘉勞 宋史元宗詔遣世定而南
諸練邊 務五鋪聖人大不以為年少易之王
曰聘理鋪練通宗
涖事精簡 全史
儀刑 匡輔 曰太平御覽
引古制今 全史
明德屬尊 宋史曰元宗召

平王曰王王法帝室
之謂文
曰大宗詔
曰方今每
何乃
人制度

明德屬尊 帝以手詔明德屬尊當宣示
太平御覽曰晉安平王孚
人何制乃度

化滿其宗族閣內閑
以為大后不安其位
閣門謝事 宋史曰太后臨朝仁宗時
北海畏慎
近侍開考大人語謝帝北海王曰大王好學
當以大孝為人臣之本
大夫對曰以天下為心
實對何以子孫之事
相見色可其志大慮思是好如乃此為
安平履冰
人臣之節安其位
夜來夢年有凡憂不得水之而思
不以近屬自居
不對龍潛時事
近習亦自居隆
雖親私不能事
宗門至再三
問王元傑後事
賢者
人如何曰為人
曰為事何事
樂善居士

宋史曰宗晳弟學古奇博學書
明年宗晳博學每日引文士
行有文於世集
不及文
以威及道
不建假節
禁宮
射帝
子命
明以自
孝友小心
忠孝為藩
毀瘠三年
疏布終身
乃毀瘠三年
不參占賞

益學及焉州前夫官目說療甚服除遂**晝夜哀號**宋史曰使
識食有不終身至忌日輒累書不食
昭于性古字國祥生甫獨月太祖命鞏至內之廷擐二女
熠養與之歲作弱弓矢植及錢的偉黃門射抱十
發入中常始弼小穉數爲章命皇后諭
出入三二常來小六歲書衆號教章幼后上
再三瞻始常吉來六歲書哀號孝皇至
進贈弼大相崩之淮吉鞏小歲州都督以父彥推奭吉辭孝
就親友**傴盧柴毁**觀唐書初爲相州東郡都督王以道父彥推奭幼皇后門
雖親友不時復於哀毀大宗盧氏毀數千歲**誦蓼莪必涕泗**孝章性荷謹
后拒養備至時爲莫州大慕以太祖孝孝書孝僕服章性至上
器用賜實吉歲莫宗大慕初至以太史每日誦詩孝至書孝僕服弟玩皇
四交丁宗室**語平生輒掩泣**所大至以母日誦時孝世陽至宋書孝服
推其賢孝語平生輒掩泣之陽母孝至世宗都太子尋
也閩文婦孝宋書**惟憂其母**民間走以母聞走劉王唐書
得其父史孝賢婚生鸞如生之母民間會走劉王唐書曰不
太妃宋史孝宗本生秦之山之鸞逸以遷皇會陽聞走爲謝王事曰母嗣
僚封以劉爲觀秦國太妃又御史周以遷入羅湯吾其爲明皇事母嗣
直使爲賢史御之如生及史賦爲湖以遷皇愛之其宰相後如嗣郎書
服入用不史孝詔本家使山及御史賦爲湖入吾至是復位乃閩
命貧剿不爲史使如常及爲以遷入是復位乃

言其**憂念不食**周恭帝紀王元儼事愒王
實憂念不食有夜霄行夕恐生太后
不食疾城郡王宗展少畢焚香以孝加至每
宗祀爲後孝從衆以王宗祐嗣承贊嘉請以中
慕忍爲人後泣曰**不忍爲人後**從父允恭夫殊立嗣子其孫詔以
恭祀爲後泣日敢以不辛幼允恭枯終身成其子賢請
喪禮至宋史曰敢以不死爲切仁宗哀侍嗣父終之身慮恩
喪禮至宋史曰吳王顥服斯枕居英宗表嗣而從之悲
曰身至尊不克遂服悲堅居英宗太后之辭服官易終月制當以壁於
如爲哀孫壇不克遂服悲堅先獻宗太后之服易月**請如心**
請心爲哀壇而情上文誤除即吉是詔可**十行俱下**北齊河
孝懿壇須上文誤除然若是可予
讀書不失一行道俱下**一覽便誦**北齊河間王孝
復暮不書十一行俱下**一覽便誦**聽衡陽王昌
陵書不書十失一行即發誦昌經
一覽之即發誦昌**閉閤讀書**唐書霍王元軌
郡讀杜陳之史覽之**閉閣讀書**徐州刺史唯少多才藝

昌讀社一覽之即發誦昌經徐州刺史惟閉閤讀書
史當責馬戍**采錄規諫**所上書原十卷宋史詩宗將軍
長史可責馬戍采錄規諫所上書原十卷宋史詩宗將軍
錄祖宗所行善事而爲書**諫表詩文甚有典則**原金
宣示規諫六善事之良也是書
郡王與好學問天會六年詔求遺言舊事自以備國史
命昂與耶律迪越掌之昂等採摭遺祖宗舊事自始祖以

下十有三千以本國文字爲之附詩其射
論論錄詩文射覽見其詩文能以屬文詞以類入詩
秉劃錄文能以射覽見其詩文大射
來諫賦詩文射覽其有典則以大射
香茗劇談古今宋史賓客日賓客文詞篇公可以交
工香茗劇談古今宋史賓客文詞篇公可以交
君王其宗節帝日賓客以藝學好士盡日
諸書王中宗節明以四年十余嘉王好賓客
遺居中書室本朝清是乃年少盡學自太宋
共食賓本朝清是乃入其書出多贅
不書不敢客宗明四年十余
而未及世客書人入其書故
而行於世**安城撰述**書入其
書已行於世
害曰書未及也其
紀日曰書不能已世**寧王審音**唐書
帝上有其書未及上言曾
勇曰書未及發聞音不
名帝上有史聞之忽然形容帝音不
帝于史有忽忽聽形容帝
名理人銷遠於然音然帝
帝理人鐵音
好音好音審音帝之御史
紀越太書

號紀太宗皆子曰**聞笛音**唐書太宗常巾山王
唐太宗聞音知王
笛音者工曰知音誰曰王音者是也常
他日音曰工吹笛者故曰何者是也自
甚也奏嶽之左右曰太宗常鑑
大疑奏樂家是以自常下中
大樂之從書云其曰
行履有類寒素宋史何氏
一王戚不滿三萬而行王侯史刑部尚書
與王有類寒素刑部尚書
一戚不滿三萬而行王有家刑部尚書
代宗時尊貴正行儉嘗數在書
面代宗時贊爲正行儉嘗書
唐書明皇史以官曹居宮刑部
萬書曰明皇以大長寧居
世王之日非皇大元長乃賓客
曰世王行非長子乃爲不
安王言甘必無中書奉日追
不日言甘必無中書
一舊方以起上郡書元宗
北計以衛上
懷宜大統社王王中書
孝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爲朝廷所重
居室不庇風雨
推讓天下
復歸藩邸
安貌見

壯太平御覽曰後魏永昌王健姿貌壯善弓馬通兵法所征戰常有大功眉宇秀整唐書

曰汝陽王璡寧王憲子也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等書武

藝英姿翰苑新書曰北齊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文

廣額豐頤宋史曰周恭肅王元儼廣額豐頤嚴毅不可犯平生寡嗜欲喜賀書善

進止恂雅金史曰宗憲與諸王生俱學宗憲進止恂雅

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之語音清亮善應對上嘉賞久之

眉目秀聳宋史曰太宗第三子學文王聰明英敏好學書於賢錄美事顯於壯環顧盼

名止啼有太宗第三子新王於書之曰宋太宗時有名以止兒啼

分朋角勝周王暉字觀山大唐高宗時元年王上賢揚

帝志欣部定主當西推朋角勝分考青曰樂為相如一後今分朋二王相夸競非少

所以崇獎義勸戒時也上覽然曰御陽王讀非聚人所及也遠止之

南陽王以和為之憂於神靈之功言今王告行之人宗承代天皇帝詔使以

帆檣鵲巢太平御覽曰宮行之巢有鵲帆檣

城門斫輔唐書曰建立城門

大脩宮室

雅好宮室又賜琅邪王宅傳云奢好王第隱晉書

傳府第

故谷之陽王起實蔡兵建府以事

開東第晉書會稽王道子開東第

好氣力漢書江都易王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

好射獵漢書燕王旦壯大好書博學

好狗馬

好逸遊漢書廣陵王胥好倡樂逸遊

好聲色

好為吏漢書趙敬肅王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好為吏事

好遊俠漢書

距諫飾非

通姦犯法漢書

巧佞卑諂漢書

奢泰驕佚東觀漢記曰

傲狠不法後漢書

驕淫犯禁漢書孝王以淫犯禁

私聘小妻後漢書

好內多子漢書中山靖王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

作圖讖後漢書楚王英招聚方士作圖讖

使祝詛漢書

作節綬

建鼓車

刻皇帝璽鑄將軍印漢書

環城過市入獄視囚漢書

傳云□山獄□□竊大入于獄劾勃天私□燕飲酒持戲學筑
與女□□□□□□□之入□因勃天私□道□大□□□□
問□□□□□□□□□□劾使人□□□□□□□
漢□□□□□□□□□□□□□□□□□□
司□□□□□□□以勃□□日勃良□□□□□
家□□□□□□□□□□

詔削四縣

奴□□□□□□□□□□□□□□□□□
古□□□□□□□□□

貶食一縣 乃王後(?)
王□□□□□□□□□□□□□□□□□

入朝

隆馬

□文□□□□□□□□□□□□□□□□
□之□□□□□□□□□

折軸 上東

車裂□□□□□□□□□□□□□□□□
鞹□□□□□□□□□□□□□□□

廢為庶人

中平□□□□□□□□□□□□□□□□

以民禮

葬

□□□□□□□□□□□□□□□□□□□□

不食而死

以綬自絞

疑紛紛骨籍籍

□□□□□□□□□□□□□□□□□□

增 留侍

可如非命者專榮喜
常果實吏輒殺於儒
在誠意不可殺可諸學

專殺

鷹視

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

皮為船

太□□□□□□□□□□□□□□□

宮奴擊刺

手搖泰山

意闕江左

天下大元帥

□□□□□□□□□□□□□□□□□□□

之□□□□□□□□□□□□□□□□

祖詐

明智□□□□□□□□□□□□□□

庸迷

酣寢

舉孝行

盜美名

蒙虎怖宮屬

彈人觀走避

漆

[illegible] 神呼老

天子 [illegible]

[illegible] 給麻二車 [illegible]

[illegible] 賜絹二百 [illegible]

[illegible]

丹青飾成慶、玉帛禮專諸 [illegible]

事須有 [illegible]

實 [illegible]

[illegible]

思保全之 [illegible]

吾生矣即欲渡衛見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諸王四

詩　宋劉孝義行過康王故第苑詩曰入梁逢故苑度薛見餘宮尚識招賢閣猶懷愛士風光靈一超遠衡館亦蒙龍洞門餘舊邑甘棠留故叢送禽悲不去過客慕難窮池竹徒如在林臺睽已空遠橋隔樹出迴澗隱崖通芳流小山桂塵起大王風具物咸如此是地感余衷

隋薛昉巢王座分韻得餘字詩曰平臺愛賓友逢掖盛簪裾藉卉懷春暮開襟近夏初嫩枝猶露鳥細藻欲藏魚舞袖臨飛閣歌聲出綺疏莫庶歸衢晚馳輪待輿餘

于仲文荅譙王詩曰梧臺開廣宴𢘓苑列英賢景差方入楚樂毅始遊燕折角揮談柄重席吐言泉武陟初攜翰文學正題鞭玉徽調綠綺辭散沈青田晚霞澹遠岫落景蔽長川未陪東閣賞獨詠西園篇

唐褚亮和望月應魏王教詩曰層軒登皎月流照滿中天色共梁珠遠光隨趙璧圓落影臨秋扇虛輪入夜筵所欣東館裏預奉西園篇

李敬元奉和別魯王詩曰綠車旋楚服丹蹕佇秦川珠阜轉歸騎金岸引行旗一朝限原隰千里間風煙鶯囀上林谷鳧響御溝泉斷雲移魯蓋離歌動舜紡別念凝神扆崇恩洽玳筵顧惟慙叩寂徒

自仰鈞天　又奉和別越王詩曰飛蓋廻蘭坂宸襟佇柏梁別館分涇渭歸路指衡漳關山通曙色林籞遍春光帝念紆千里詞波照五潢　楊思元奉和別魯王詩曰元王詩傳博文后寵靈傻鶴蓋動宸眷龍章送遠遊函闕踈別道灞岸引行舟北林分苑樹東流溢御溝鳥聲合羽碎騎影曳花浮聖澤九垓普天文七曜周方國獻雅樂瑟帶奉鳴球　張大安奉和越王詩曰盛藩資右戚連萼重皇情離襟愴睢苑分途指鄴城麗日開芳甸佳氣積神京何時驂駕入還見謁承明　劉禕之奉和別越王詩曰周屛辭金殿梁驂整玉珂管聲依折柳

琴韻動流波鶴蓋分陰促龍軒別念多延襟小山路還起大風歌　增唐杜甫贈汝陽王璡詩曰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長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鳬雁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

井水層動玉壺冰瓢飲惟三徑巖棲在百層謬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澠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陵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又寄漢中王詩曰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其二曰羣盜無歸路衰年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記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　又絕句曰雲裏不聞雙雁過掌中貪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其二曰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攜漢妓泠泠修竹待王歸　又滕王亭子詩曰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班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增制唐蘇頲封衡陽郡王成義為申王等制曰門下古者帝王受命以臨萬國子弟建封用尊五等其所由來尚矣尚書右衛大將軍衛陽郡王成義等敦詩執禮本仁祖義名敎之樂得自幾深溫良之容發於忠孝晨趨魏闕則望掩軒霞夕賦曹園則思含澄景朕祇奉曆數旁稽載籍克輔王室所謂通邑大都俾爲唐藩故能帶河礪岳分胙往命咨爾眷與可依前件仍各實封一千

戶餘並如故主者施行　又上官儀冊虢王鳳爲青州刺史文曰翦商胙邑寵秩盛於隆周儆泰錫社徽名崇於有漢況乎爵窮五等榮總六條乃茂德之攸升固非賢之罕擇泌州刺史上柱國虢王鳳稜局端嚴標神秀整道光懿戚望重宗維恭慎之心符小言而緝譽虛凝之度包大雅而揚聲體備剛柔藝殫文武騰芳桂嶽動貞韻而鏘金寫照荷池響清文而振玉若廼淄源迴跨岱址斜臨人被萊風俗兼齊舊布中和之化申簡惠之風觀政所先建邦斯在是用命王使持節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勳封如故往欽哉王其克遵十倫稽往賢之峻躅勤宣九德蹈前哲之英規絕浮競之津廣貞淳之路光昭淑問可不慎歟　又陸扆封隸王虔王沂王遂王制曰門下我國家奄宅中區光啟祖業析珪胙土惟親與賢故本根茂而枝葉榮王室尊而藩屏壯肆予眇末叨獲纂承爰稽典謨用建邦土第三男祤星辰毓瑞岳瀆降靈早彰岐嶷之姿克稟徇齊之度第五男禊龜龍應瑞鵾鶚凌空溫恭自得於天和穎悟實由於神賦第六男禋璆琳挺秀儀鸞呈祥爰當好弄之年雅號夙成之器第七男禕珠璣耀彩簡籍含貞風神潛茂於端莊質性已彰於惠敏而皆生知孝敬志樂文儒問安靡

曠於晨昏稟訓每由於詩禮智有刻舟之妙辯多對日之奇是宜分以白茅錫其朱邸叶犬牙於漢制光麟趾於周詩爾次名邦境連於齊魯南康粵壤上接於荊吳琅邪廓儒素之風遂寧實阜殷之俗咸稱重地各服徽章於戲器以琢成道由學顯勉稟君親之教敬承友傅之規勿追平樂之歡無好任城之勇懋建厥德永享於休

增手詔金章宗賜豫王永成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沖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毫楮莫窮用是起之苫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屢更蕞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鎮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閑之小誡欲成終始之鴻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慎者脩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之悔前人所行可爲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

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虧牽復之晚朕素不工詞翰臨文草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

【增】手書明英宗賜襄王瞻墡手書曰姪御名奉書叔父襄王承諭具悉尊意所以惡景諱之僭分而嘉姪之復位及曩有陳言慰安章初未嘗達皇太后所蓋爲景諱之所蔽匿也今已於景諱宮檢而得之姪親覽之再三深見叔父忠愛之誠發於謀論抑邪扶正防微杜漸無非爲宗廟社稷計惟叔父之心即周公之心也叔父二章亦即金縢之書之比也皇太后聞之感歎不已承畀綵雲捧日玉帶謹以領訖叔父云欲親行朝見本不敢煩遠來第念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父於情於誼不可不重得一見以篤親親今遣太監夏時齎奉勅符及書迎請即時氣候清和叔父宜從容就道宮眷世子郡王宜留藩邸其當從行之人亦隨尊意帶來竚俟其至惟叔父亮之 出弇山堂別集

【原】碑梁沈約齊司徒安陸昭王碑曰稷契身佐唐虞功大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姑蘇輿壤任切關河都會殷

阜提封百萬全趙之袪服叢臺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蕃夏首潘要任重推轂襟帶中流地般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鄢鄧水陸之途三七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存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至公以奉上明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閑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凡我僚屬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敬之穹壤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殷五曜入房亦白其馬服襄周王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夏逾漢政成朞月 北齊邢子才廣平王碑文曰公分氣氤氳稟靈昭晉基構輪奐源流濬遠積石莫之方委水不能踰山清双神辰昴降德自天攸縱鬱爲時宗墻宇淹曠標格秀遠道亞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被物望青松而比秀干白雲而上征侍講金華參遊銅雀出陪芝蓋入奉桂宮充會友之選當拾遺之舉發言爲論受詔成文碧雞自口靈蛇在握方見建安之體復聞正始之音公年方弱冠而位居僚右道被生民惠漸萬物鬱爲雅俗之表裁成社稷之鎮公孫聲動天下已

非其倫管子光照鄰國執云能擬方謂膺兹多福降此
永年奪摶風之逸羽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
岱宗之盛禮而羣飛在辰橫流具及山崩川竭星實日
銷崑岳既毀玉石俱燼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泱泱萬源
落落千仞我有徽猷金聲玉振志猶學海業比登山踟
躕緹衮絳帳韋編尋微啓奧敷理入元天地或終山河
匪壽昔曰先民誰堪長久立言立事責之身後式銘景
行是爲不朽 增 唐張說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
曰昔高祖之起唐侯革隋命太宗之威四海正萬邦作
藩帝家用建王國二十一族堯之昭也十有一宗文之

穆也王諱琮字某文帝之孫紀王之子能種異品鳳毛
秀色仁義天啓德威日就學無不探藝無不究總角封
義陽郡王弱冠拜歸州刺史遭王運中微投於南海書
稱大去憫失土之諸侯禮不逃誅議無辜之王子某年
月日遘六道酷吏斃於桂林之野春秋五十神龍之初
興廢繼絕追贈陳州刺史王生不得志歿受遺榮季子
豫州刺史行休髫齔羈旅托身炎厲貌是餘履歸然獨
存泣血上請迎喪遠裔開元四年二月至桂州王同氣
三人往皆遇禍殯殮無主封樹缺如歲月茫茫盡爲野
草問鄰母而失處訪樵童而莫識議者以爲不可復得

宜招魂而改葬行休拊心箸昊誓不徒還乃掃亭館設
地席潔齋懇惻覬乎幽報遂頻夜髣髴曲示其端夢王
乘舟舟分爲兩既而適野見東洲中斷因忽悟焉陰隱
微明率此類也又靈堂鎖莖一夕自屈管上有三指凹
迹一奇二並其旁鐵生文理布列成卦衆駭其異使善
易者張法著之曰屈者於文爲尸出指者於義爲指縱
一奇二並三殯近岡若引渦上揆之可以察先王之心
矣考夢協卜定處刻辰以某月二十八日於桂城東洲
發見神柩舉體咸備而一節闕焉行休甚痛惋若身毀
裂其夜又夢王告在南洛州廠明直舊殯而南十有九

步沙洲瘞下掘而得之安合如故他日北郭之外又并
收二叔父焉於是乎驗著之有徵也子子三旐連軸歸
飛遥遥百越經途瞻歎零桂人士以爲美談夫至孝潛
通精魄昭應虛無之見推步而有窈冥之體尋求而致
雖前誌所詳夫有幽感反覆若斯之昭晰矣以某年月
日陪葬於昭陵柏城妃汝南周氏祔焉禮也妃以王故
斃於掖宮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錄司農寺唯有
崔氏女屝屨布衣往來供饋徒行悴色傷動人倫中外
咨嗟目爲勤孝王之二子配在巂州及六道使之用刑
也長曰行遠以冠就戮次曰行芳以童當捨芳啼號抱

行遠乞代兄命既不見聽固求同盡西南傷之稱爲死悌君子謂勤孝者仁之厚也死悌者友之難也感神者誠之至也此三者有以見義陽之義方賢妃之内訓纘體之崇德夫如是済美上歸乎本朝盛烈延耀乎邦族安可闕而不飾碑版無文而已哉銘曰高丘白雲維堯大理函谷紫氣維周柱史百代福流千齡運起富有海内貴爲天子聖帝才子於穆紀王賢王祚胤偉哉義陽慎徽九德九德有常允耀三郡三郡以康明夷於飛丹崖之下梁木其壞桂林之野不識阡陌無存松檟于以求之人莫知者哀哀孝子眷眷靈夢語妙常閟文微顯

仲南洛占從東洲億中舊穸移偏新棺改贈既克返葬亦附山陵卜云其吉神心允愜人非地是迹謝名稱青青松柏不顯不承

原墓誌齊王融豫章文獻王墓誌銘曰領袖傾淪人綱弛沒半嶽摧峰中河墜月眷然曉途如何夜臺鯨駭流慕篠吹徘徊千秋萬祀顧有餘哀　謝朓鬱林王墓誌銘曰緑車旖旎翠蕤掩映癸貳戚良臨祧弛盛毀德歸桐棄尊居鄭　又海陵王墓誌銘曰景祚云及多難攸啟載驅軨轄高闢代邸西光已謝東龜又良龍蠢夕儆篠挽晨鏘風搖草色月照松光春秋非我曉夜何長

梁簡文安成蕃王墓誌銘曰許氏猶龍荀家鳴鶴豈如宗子分郡華萼對策雲臺觀書麟閣官美登朝文高入洛得意琴書忘言丘壑　任昉撫軍桂陽王墓誌銘曰於昭帝緒懽美前王綠圖丹紀金簡玉筐世載台鼎地居晉衛沛易且傳楚詩將說桐圭誰戲甘棠何憩　沈約丞相長沙宣武王墓誌銘曰山岳鎮地日月麗天鄱幾者庶亞極稱賢哉哲人實維天縱德基内美功成日用亦既東轅實拯朝難迅鋒雷駭霜戈電斷震主必危功高不賞哀動上宵痛銘元壤聖武爰發後恥申寃大禮空備幽駕莫援　陳徐陵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

銘曰夫聖人至德天道福謙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之盛中陽纂于秦龍百世之祀皇家兆于鳴鳳違青丘于海北應紫蓋于江南帝系皇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天柱列聖之補地維蕩蕩乎民無得而名焉者也王資神昴緯託曜房靈體斯孝烈不由師保月生之對曾何用於擬議日近之言亦無階於等級封河東王加侍中淑貌與金燧相宜清顏與玉壺同照授使持節南徐州刺史武蓋旅拒亭障遷移漠草非長廣之東湖萊近荊門之北王常譏庾翼使白面之非才深慕曹彰歎黃鬚之爲可火精不退炎應善言冰蛭難消徒持陰德㲉於

沙鎮時年一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劒謚曰康簡
王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葭悲煙殿之聲劒動豊城之氣
豈惟晉王寵悼重琅邪之贈官魏后高文制蒼舒之哀

誄

【原】誄後漢傅龍北海王誄曰永平六年北海靜王薨於是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脩畝室無女工感傷慘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愬皇旻於是羣英列俊靜思勒銘惟王勳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曜其聲始終之際於斯爲榮乃作誄曰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篤藉攸載貴尠不驕滿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

惟王建國作此蕃弼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其則溫恭朝夕敎循伊德　魏文帝蒼舒誄曰建安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卒乃作誄曰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令質荷天之光旣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慈我聿行宜逢分祚以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朝露促促百年亹亹行暮矧爾旣天十三而卒何辜於天景命不遂　曹植任城王誄曰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粹宗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憯悴目想宮墀心存平素髣髴魂神馳情陵墓凡夫受命達者徇名王雖薨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貴有遺聲乃作誄曰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矜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燕代威懾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柳王率壯士常爲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僚咨嗟　宋謝靈運廬陵王誄曰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託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悽心蓋出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罪有默曾是忍虐古來一酷

身微咎累痛踰酖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可延人百其贖務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之寘漠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木之陵雲咸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侯射隼於高墉赫王典以正刑服二皐於狴犴致九伐於南荊發酸痛於仁詔令寵贈於哀心布悽楚於帝言德綢繆於皇音

【原】行狀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行狀曰公道亞生知照鄰幾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贍學綜兼明至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有一於此罔不兼綜昔沛獻訪對於雲

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
步方斯蔑如也夫家國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進爲
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宏遠矣他
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掖恂恂降以
顏色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爲理屈任天下
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縕緒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
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邛山洛水協應叟之志丘園東
國鉛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
緹幙與素瀨交輝罝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屩
于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眞人之服弘以度
外之禮　沈約齊臨川王行狀曰公道元淵於陵靈稟
黃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華表美弱齒弘貴至乎
將立雲虛景曖岳秀川渟蘭桂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
美幼而悅學業茂從師洽貫書場該綜文圃清暉秘譽
獨野光朝　裴子野司空安城康王行狀曰降七緯之
積靈五行之正性珪璋博達清明在躬學無常師希追
風乎孔父幾神殆庶諒亞迹乎顏生悅禮敦詩方昔人
而有裕旣明且哲體大雅而弗渝若乃慈明外朗淑德
內潤夏侯玉樹之談衛玠辟人之目又授使持節郢州
刺史公四居方岳政刑克舉仁恕以懷君子刑憲以肅

小人位煩以簡居難則易澣如時雨芬若蘭蓀所去見
思所居稱治遘疾薨竟陵之石羌時年四十四皇上震
天倫之悼庶僚懷人百之感詔贈司空常侍王如故禮
也自巴濮以東鄢鄧以北方舟連騎赴者如雲昔王甏
及葬仁禽有踐境之識羊祜云亡市人有罷歸之慟若
公恩結三楚亦異出一時公幼無擇言長無擇行立功
以庇物執德以居宗重以道性虛閑居處沖約終日清
淨如布素焉
〔表〕梁沈約爲南郡王讓中軍表曰臣聞建侯茂則非
賢罔樹分器頒典惟懿實先而臣挹道未弘踐義多缺
徒升國彝空紫宏寵光玷華組晻靄於閶垂令采薇歔
寂寥於甸表晨伸委帶夕軫臨顏皇衢肇啟鼎運始資
譽衡兼啟義進同年齊楚並建禮高漢日臣以末第聯
輝上序祐履荆阿懷罣夢曲掛志惟熏佩握如檮　劉
孝綽爲鄱陽嗣王初讓雍州表曰臣聞大邦維屏旣懸
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輿九伯錫
壞參處漢欲二河分珪舊楚身私家慶總集微躬雍部
襟帶跨制數州西拒嶢關北臨鄧塞雖復呼韓來朝槀
街納質二虜尋戈四郊無警猶當王戎雅識羊祜尚義
臣退求諸己無或宴安進思盡忠幾乎私竭

原 章 梁沈約為晉安王謝南兗州章曰臣以蔡孱幼無
秀業依天宅照藉海憑瀾王爵早加藩麾夙樹進不能
闕詩兩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懷慙
起懼載溢心顏而皇明輝燭照被彌遠遂乃徙旆淮區
遷金濟服朱驂出郊青組臨方瞻惟微寵俯仰忘暦
又為安陸王謝荆州章曰臣托景宸區早延休寵身班
帝穆爵首藩珪好禮慙河敦詩愧楚懸旆出關徙違絳
闕擬金入濟識謝戎麾而照臨彌盾徑叨匪服紀南形
勝任總上游西緯岷邛北繼崤陝六轡在手猶或稱難
羣牧寔成玆道匪易是以撫情陸白布款惺乖宵途嚴

遠事隅杖照腆冒斯顏膺此謬荷祇奉兢懼罔知攸託

公族 離章公族 公族刑附

原 帝子 天孫 皇家 天族 金枝 朱邸 麟角 詩麟之角振振公族

燕毛 禮記燕毛所以序齒也 朝內 有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 周親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晉宗 左傳晉宗官 為事 向方 向方事賢

位 有司以位為序 喪紀 不以其屬 族食 合食 其族食世降一等 尚齒 人尚齒貴親 合族 禮有合族以食 展親 叙族 睦人

增 玉林 天族多新奇 實胄 根源 枝葉 姓 朝內朝 揖同 黍屬籍 察人材 舉異能 與輪對 在省闥

親 叙 既睦 既睦九族 不咸 不傳 長長 分寶玉 親 託肺腑 糾宗族 正公族 人道 之先 異姓為後 立愛自親 立愛惟親 理親存愛 先親後疎 支子為公 皇族降公 達孝悌 之道 見親疎之

優踈屬 宋史曰凡睦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敘郊祀明堂遇民慶典皆有褒秩所寓州縣月有

衛鎮宗女適人亦有恩賚 千里駒 山堂肆考曰唐孝節曾孫萬少孤事母孝始爲枝江丞荊州長

史張柬之曰帝宗子里駒吾得其人 宗室老 唐書曰嗣吳王祇代宗大曆閒爲宗室老以太子賓

客爲集賢院待制 乘牛車 漢朱淳傳光武時宗室諱依王外家后成皆漢秦繼署紐兼之

名至或乘牛車出於編人斯固法令登齊下集作戚者也 騎驕馬 山堂律宗室考也曰罰唐宗室寺李

馬啟能小詞事每背旦古出餘騎䋲衆 從喬外奇唐高曰宗堂宮其在雅州罰山

朝廷鍾公亮表宗臣表 內事定詞使遠外畫華宮皇太后 同姓卿 宋史趙以曰趙內恩請事使遠於奉宮聖太后舉

介爲宗正卿趙以宗正卿同姓事已去所職人者異乃知亦院去旦擇夕事亦去外曰去矣

禮曰今同姓相公 知院曰以同姓故乃事亦去手遭曰如院未聖

曰知同同以姓太之皇卿不太幸后處爲可情之耳變後除右丞札

𡕧非但不以拜同曰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耳後辭言功手

宗室爲賢相 翰苑新書曰唐李宗閔村稱號以賢宗室相進

文章第

進士 鏡陽侯子御書記字君和皇慶初曆八年與宗子監門進所爲法宗子帝試

院中等賜真宗進士第御書記字第一君和 將軍入等 賜進士及第 自太宗曰子右監門好學所副爲與宗子帝以軍士副

文章第入命進生士賜茶仁宗曰宗子右 學者副爲又法多還召宗學王安石請如其宗子帝以軍事 天下知名進士前賢未有者宜者乃宗學好學者副爲舉又多還

天下知屬籍有前賢比者蓋未有勿忘也所朕學試

之宗室於生外父者也當考聚宗居既官封舍建逆國尊公長執傳于東之之年召未對十言五宗州室

孝宗於生父外者也當聚宗居既官封舍建國逆尊公長執傳

入小學十五讀入大學三年許依律參進逆七高就長給宗室

亦許入學十五讀入及大學三年依參進逆七高就

宗學 宋史宗學建請曰別立宗學 王伯主教射宗子師宗以 正

宗學 宋史宗學建請曰別立宗學 王伯以主教 射孟子宗宗 爲宗正 最賢 唐書初宗室以賢

通宗孝恭高最賢 宗老 侍山中堂武律以考帝呼曰宗老 宗室爲最賢 賢宗室 唐書初宗室以賢

居官所至有聲之政皆有言太子下宗事 此孝宗賢宗化室其忠 誠

每寶禁中至有帝欲之召相嗣言太天下事 曰此孝宗賢宗室其忠

宋史察使德文字廟以親諫好美學第八子淳百化家手累朝遷 五

秀才 宋史察使德文字廟以親公少延好學凡八子淳百化家初手累自遷

撰工爲請官中眞宗是以其劉之駁 如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

曰五秀才宮中眞宗是以其劉之 如續文生凡賢通考曰明太祖之撰

沈劉爲王蜀以才其博治 好學樂善 宋史曰仁宗延

亦爲王蜀情秀以才云 好學樂善 宋史曰仁宗書以御宗室和

宮第一又書以獻所爲文賜國子監書殿以宗室爲題以御延和

書子好學樂善四獻字所賜國子監書殿及說以金書籍羅宗室

子好學樂善書四字所賜以金 縱酒自晦 有金字史曰之文賜國子監使祖建居監書以金羅其御

縱酒自晦 有功史曰之任以金帛 使祖建居監書左弟李思閣以金其宗室

鄭歆沉酣飲大觀日初不以功自任日至界即海至陵州使祖建書左弟孝思帝塗子

飲歆如故大觀中不以白海揚以酒州陵州子之書爲而承李書及書帝塗

如放歡大觀初日不白以酒自海爲書而承相不帛子之弟令在孫爲以

本非勢不飲者其但妻之向大時民皆善不敢以酒自而爲夫婦相不昂之弟令我之第發吾行

明時酒正者當者有但妻之向大時

遇本非勢不嗜飲其者但妻大向時民是

以不明時正者其有人之親睦宗

宗子好非宗室以善睦親宅 宋史曰仁宗作睦親宅知王宗室戒大宗睦

宗子好非睦人學 之置宗宗先世之時命宋史曰仁宗戒 寬知東廣置于西宗宗元京

宗室始止其好學相置聚親以兩善 若不世之論新敦王曰允 元京宗正至京宅件不正

成蔡京居止奉宗長親宗以兩不時令宗室 不時改分新敦宗室

蔡京中山堂考曰宋儀宗仁宗宗以仙源積慶以宗 宗室大宗正院元至宗京

成蔡仙源圖 卿山堂情王牒宋大宗正 仙源積慶宗室籍 南京元至宗室

仙源圖 御史中丞曰宋范 補外 御史言日宋范誥宗閣下 大宗正院

補外 御史中丞日宋范誥議以宗不能爲昧戚丹 外官曰官帝 外藩 疏別

下疏其賢不用之不乏其戚乃所所

以別也其賢不能用之不之其起乃所所

蔡曰明中自用辟王爲人輔以本族二內戚有古七十

蒸用中明附自辟王爲人公族奉三以內戚有古人

綴族 本枝 宗枝 維城之固 磐石之安 敦 原貴親

公族之盛 宗庶劉山

睦之情 柔懷之道 深骨肉之恩 厚枝葉之庇

本元祖之先宗 分皇家之茂緒 糾合符宗 祿之詩

信厚如麟趾之日 秋杜 以公下族姓 以東周王室之 宗 能吾人其刺宗親君不亦邪

葛藟 王族以親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子曰文王之子孫以不竟爲宗之是

用羈 大雅親 存愛 問親 傳曰

廢懿親 不迪 遵書子曰今王其不咎遠賢

道不以親也所賢以富貴之義所用親賢親敦不合 大以 存 問 親傳曰問不

其右之何 以親 知貴 公 族 之 親 不 忍 以 自 咎 又 以 公 族 者 天 子 之 弟 不 問 曰 傳

無公族 公自晉是晉自是成公公子即位乃置公族

立也

【增】投嶺南（唐書曰武后惡宗室諸王子孫雖幼皆投嶺南[illegible]）奔南山（五代史曰後唐太祖子八人同光三年詔封存美等七人為王及莊宗崩[illegible]奔南山[illegible]）何況賢輩（[illegible]）不事生業（[illegible]）

【原】道乖綏族　義爽篤親　無縱斧於棣華　宜庇根於葛藟　將枝葉之有庇　豈蔓草之難圖　展親將籍於屏周　不弟豈容於兄毀　骨肉將離不親九族　枝葉將落無庇本根

公族罪三宥（[illegible]）

議八辟（周禮八辟之一曰議親[illegible]）無宮刑（公族無宮刑[illegible]）不即市（[illegible]）不隱親（[illegible]）必掩恩（[illegible]）死刑　親哭（[illegible]）貴戚必禁（[illegible]）磬於甸人　刑於甸人（[illegible]）纖剸亦告（[illegible]）

【增】不當稱賀（[illegible]）

不加刑責（[illegible]）

【原】威克厥愛　私不害公　宜準律論　難從刑[illegible]之　雖親惟立愛　而罪則斷恩　宜解網於放（[illegible]）竹刑　無縱斧於葛藟　恩雖切於棣華　法宜除於蔓草　門內之治恩掩義　門外之治義掩恩　雖金枝可貴三宥必加　而王律難容一成不變

外戚

【原】戒侈（[illegible]）掄寵（[illegible]）懼讖（[illegible]）嚬（[illegible]）

貴（漢書[illegible]）椒房之重（[illegible]）後族英華（[illegible]）高門領袖（[illegible]）宮省之權（[illegible]）家號金穴（[illegible]）館名渭陽（[illegible]）並受寵榮（[illegible]）不許封（[illegible]）薄昭仁善（[illegible]）郭

況謙恭 後漢郭況謙恭下士頗得聲譽

不以尊貴驕人有父風其後楚漢

兄弟退讓 史記竇后兄建弟……為退讓君子

父子謙恪

寤主 后人之子……位……

傳喜守節

公賜宅

置丞守家

史丹 封

女職 獨

弟

緣內寵

終寠侍

覲 宴 ……

盛德事

所出微

無敗家

外戚表

入宮

純臣

不得與議朝政

未嘗于朝廷事

犯難

三世追王

世為后族

七族六姓

霍許丁是傅七族東京六姓亦**十妃三后**山堂肆考曰實氏自……

奪沁水園……

原 借明光宮……**取掖庭女**……**刺都鄉侯**……

遊觀治道 **治第起山**……

許史丁傅 **樊郭陰馬**……

王氏五侯 漢元后兄弟王譚……同日封……世謂之五侯

梁家三后 後漢梁氏……

三世擅權、五將秉政 白帖云王氏……

增 傾陂迎謁 **占奏便近**……

四十餘使……

五使並除……

位三十年未有失道……

使酒任氣……

戀嫪恩寵……**壽寧兄弟並寵**……**會昌總領園**……

營豈獨女子富貴……

因緣椒房致此 **竊割奴婢** **發家日月**……

墮地 **羞嬰頸血** **頭顯**……**窮貴極富**……

增 王族驕盈梅福上書 **竇氏專縱丁鴻進諫**……

原 重侯累將……

會昌主兵符而不能易人主之喜怒 **壽寧建昌能**……

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廷之進止　其極不過富貴　其樂不過狗馬聲色　其戚怒不過行閒閒弇山堂別集

原　外戚之助　肺腑之親　戚里　外屬　貴戚

外姻白帖

淵鑑類函卷六十

淵鑑類函卷六十一

設官部一職官總載一設官沿革

職官總載一

原　杜氏通典曰伏羲氏太昊以龍紀故爲龍師名官師長也龍化其官長故爲龍師春官爲青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張晏曰庖犧氏將興神龍負圖而至因以名師與官也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故有水瑞以水名官也　神農氏以火紀故爲火師火名神農有火星之瑞因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也　黃帝雲師雲名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也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也　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鳥紀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爲歷正之官　元鳥氏司分也元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　伯趙氏司至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青鳥氏司啓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丹鳥氏司閉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蜃音腎　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　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　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鴶音結鵴音匊　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摯故爲司寇主盜賊　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鶻音骨鵰音彫又切似山鵲而小至春多聲　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　五雉爲工正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　九扈爲

九農正扈止也止人使不淫放也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其事者也鶞音敕倫反唶音子夜反嘖音莊革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德不能致遠瑞始以民事命官此郯子對昭公之辭仲尼聞之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乃見于郯子而學之又是五行之官是謂五官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配食於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春官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兩木生句曲而有芒角其祀重也夏官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也其祀黎也秋官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也冬官水正曰元冥水陰而幽冥其祀修及熙焉中官土正曰后土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祀社唐堯之代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寅餞納日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平秩西成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南

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眾功皆廣數其美內有百揆四岳四岳分主四方諸侯者也周禮正義曰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王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等四人而乃始四人無文可知故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是始以羲和為六卿春夏秋冬者幷掌方岳之事是為四岳出則為伯其後猶死分置八伯以九州而言八伯者牧殿外八州也畿內不置伯以鄉遂之吏主之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為稷予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又命禹為百揆皆天官也外有州牧侯伯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虞舜有天下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棄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布五常之教皋繇作士正五刑士理獄官垂作共工利器用垂臣名共謂供其百工職事伯益作虞育草木鳥獸虞掌山澤之官伯夷秩宗典三禮秩序宗尊也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夔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和神人命夔蝕之使龍作納言出納帝命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蓋亦為六官以主天地四時也崔靈恩曰自顓頊以來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故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堯曰羲和唐堯受之方置天地四時之官命羲和之後使復典之而掌天地之事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主四時為六卿之主及其末年舜攝百揆改地官為司徒秋官為士冬官為司空春官為秩宗故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分命和仲和叔等使主四時之事又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地官之事也皋繇作士五刑有服秋官之任也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冬官之職也伯夷為秩宗典朕三禮此春官之所同也又周禮正義曰稷為天

官羲和爲夏官共爲六官也　夏后之制亦置六卿甘誓曰乃召六卿是也其官名次猶承虞制　殷制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典法也周制太宰爲天官太宗曰宗伯宗伯爲春官太史以下屬焉太士以神仕者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衆謂羣臣也周制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周制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卝人也卝音古猛反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周制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鞄音呼報反旊音方往反五

官致貢曰享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也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也　五官之長曰伯謂爲三公者得九命作伯也　周千里之內爲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屬連卒州皆衆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老謂上公　周成王既黜殷命參考殷官制爲周禮以作天地四時之名謂之六卿改太宰爲天官冢宰大宗爲春官宗伯司徒爲地官司馬爲夏官司寇爲秋官司空爲冬官　立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

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六官之職皆總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於百官無所不主　各有徒屬周於百事崔靈恩曰夫百王不同各置官禮爲禪襲相傳者亦不得不改但所以改者少非禪讓之世者變易必多以革人視聽所以禪讓不改多者以禪讓道同人未離故不改者多非禪讓之世者受人情改必多改故王者之興必有改官之禮此周禮所興之宜也　歲終天子齋戒受諫諫當有所改爲　六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質猶平也平其計要　百官齋戒受質受平報也　然後休老勞農饗食之也　成歲事斷計要也　制國用　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有變易　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五帝自以德不及三皇故自去其皇號三王又以德不及五帝自損稱王秦自以德兼二代故兼稱之　立百

官之職不師古始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　漢初因循而不革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孟康注漢書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皆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　王莽篡立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當更始之時官爵皆羣小賈豎語詳類聚　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後漢建武六年詔曰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官吏尚繁于是司隸州牧併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洎于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魏與吳蜀多依漢制晉氏繼及大抵略同山公啓事曰晉制諸坐公事者皆三年方得敘用其中多有好人令逍遙緩事臣以爲略依左遷法隨資才祿之亦足懲戒而

官不失其用詔善之又傳元奏曰諸官有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既差而復用泰元六
年改制減費損吏士職員凡七百人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荀勖
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此清心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
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四邑纔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
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設官分職委事責成量能授任思不出位若欲省官稱謂
九寺可並于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東晉桓溫又表曰愚謂門下三省秘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給事
不事尚書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為虛設皆宜省并若宗廟籍田之屬則臨時權兼事訖省矣爰及宋
齊亦無改作宋時制新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御史中丞奏彈
之上議曰所以為其制者蓋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其欲速之請以申考績之實耳今父母之疾而加以罪
名援義違理莫此為大詔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及為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方屬除去並不禁
詳官部
劉又劉式為中書郎以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解職也孝武詔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
今臺五省悉可此例又詔曰方鎮所假禮白版郡縣年限依臺除食俸三分之一不給送官司有
三臺五省之號三臺蓋兩漢舊名五省謂尚書中書門下秘書集書省也郡縣有三
歲為滿之期宋州郡縣居職以二周為小滿梁武受終多遵齊舊然
而定諸卿之位分配四時設在卿中列置戎秩之官百有餘
號武帝時置百二十五號將軍為二十四班陳遵梁制不失舊物陳依梁尚年未
滿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
西曹左奏及經為挽郎得仕其諸郡唯正王任丹陽尹
經迎得出身庶姓尹不得必有奇才異行殊勳別降恩
旨敘用者不在常例其相知表啓通衆者亦常有之亦
因年考校黜陟之法不為此式所以勤惰鮮無凡選官
無定期闕即補多更年至遷官未必陟進班秩其官與
前清濁從濁得微清則勝於轉若有遷授或由別敕仍
後轉一人為官則即清官多須改動陳書曰舊式拜

官皆在省後省拜蔡景歷為度支尚書日舊陳元武觀帝恐景歷不得預宴特令早拜後魏昭
成之即王位初置官司分掌衆職以燕鳳為右長史許謙為郎中令然
而其制草創名稱乖疏皇始元年道武平并州始建臺
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等官悉用文
人天興中太史言天文錯亂當改王易政故官號數革
初道武制官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也以伺察候官禁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
視他皆類此至孝文太和中王肅來奔為制官品百司位號
皆準南朝改次職令以為永制凡守令以六年為滿後經六年乃敘又作
考格以之黜陟太和十八年詔曰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朕今三載一考考便黜陟各令當
司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閒五品以上朕與公卿親論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
詳官部
本位文宣武帝行考陟之法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
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孝明以後授受多濫自明帝孝昌以後天
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督雖無兵事並立佐寮所以顯為煩費及東魏都鄴時齊神武作相高隆之表請
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時諸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
服者請亦罷之又自軍國多事冒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得五萬餘人而群小喧囂隆之懼而止
北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多類江東以門下省掌獻納諫
正中書省管司王言秘書省典司經籍集書省掌從容諷議中常侍省掌出入門閤御史臺察糾彈劾後
主臨御爵祿犬馬御馬及犬題有儀同郡公之號籍以鷹廚食物十餘種其宮婢閹人商人
胡人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富貴者萬數至末年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之或兩或
三不可稱數後周之初據關中猶依魏制及平江陵之後

別立憲章酌周禮之文建六官之職其他官亦兼用秦漢（他官謂州牧郡督刺史太守之類）隋文帝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其於庶寮頗有損益凡官以四考而代（又制凡官以理去職聽並執笏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擢之）至煬帝初存稽古多復舊章（百官不得計考增級知有）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監十二衛十六府（殿內尚書門下內史祕書五省也御史二臺也少府長秋國子將作都水五監也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禦衛左右候衛十二衛也左右備身左右監門等凡十六府也改是舊名置諸省及左右衛武候為內官其餘為外官）于時天下繁富四方無虞衣冠文物為盛矣既而漸為不道百度方亂號令日改官名月易圖籍散逸不能詳備 唐職員多因隋制雖小有變革而大較不異（高祖制文官品者悉其遺法）貞觀六年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三而已（顯慶元年初封師二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依三品以上太子二少侍中中書令諸衛大將軍尚書侍郎太常卿都督上輔軍大將軍及上州刺史在京諸朝堂受大夫又輔文武官並聽品以上老及致仕例同冊拜不固辭罪解者並聽）龍朔二年又改京司及百官之名（改尚書省為中臺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其餘百司悉改之）咸亨元年復舊至于武后再易庶官或從宜創號（改尚書省為文昌臺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御史臺為肅政臺及諸寺監等名又置右肅政臺）或參用古典（改六尚書為天地四時之官）天授二年凡舉人無賢不肖咸皆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蓋起此也（試者未為正命凡正官皆稱行守其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者並無行守字太后以收物情其年二月十道使舉人并州石艾縣令王山耀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監察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二人並授著作郎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並授校書郎故當時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于時擢人非次刑網方密雖驟歷榮貴而敗輪繼軌（神功元年制曰其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出身者自今不得任京清要著望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聽加一爵其有經業灼然材用兩優者聽擢以上殊勳者不拘此例）神龍初官復舊號（凡武后所改之官至此並復）二年三月又置員外官二千餘人（超授閹官為員外官者亦千餘人中書令李嶠通州刺史至是詔拜吏部侍郎志由行私惠尚書名員外官多至重居自此員外官多庫由是冗濫）於是遂有員外（員外官其初但云員外至永徽六年以蔣孝璋為員外特置仍云與正員同其後有員外者其加同正員者唯不給職田耳其祿俸賜與正官同單言員外者則俸祿減正官之半）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攝者言敕攝非州府版署之命檢校者云檢校某官判者云判某官事知者云知某官事皆是詔除而非正命）逮乎景龍官紀大紊復有斜封無坐處之頌興焉（景龍中有太平安樂長寧宜城等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昭容及其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立勢用事請謁受賂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數甚眾至於千計皆無坐處故時人謂之三無坐處內外員外官及左右臺御史多者則數十倍）先天以來始懲其弊（玄宗開元初姚元崇宋璟為吏部尚書大革其弊去其冗濫九時有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諷帝曰先朝）

所授斜封官恩命已布而姚元崇宋璟等追先帝之職歸怨陛下道路諠譁天下稱冤奈何與萬人爲仇敵恐有非常之變上以爲然乃下詔曰諸緣斜封別敕授官先令停任宜量材敘用監察御史柳澤又上疏極言不可其斜封官得免罪及已沐恩私旬月之內頻頒降旨前敕令至冬處分後敕又令替人即停將何以止姦邪將何以懲風俗至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爲格令此式皆武德貞觀之舊制永徽初已詳定之至開元二十五年再敕定焉至二十八年又省文武六品以下官三百餘員蓋尚書省以統會衆務舉持繩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駮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册敷揚宣勞祕書省以監録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内侍省以承旨奉引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内侍凡六省御史臺以肅清庶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爲九寺五監少府將作國子軍器都水爲五監以分

理羣司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虎左右神武爲六軍十六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爲十六衛以嚴其禁禦一詹事府二春坊有左右春坊又有內坊掌闈內諸事三寺家令率更寺太僕寺十率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內率凡十率府俾乂儲宮牧守督護分臨畿內京府置牧餘府州置都督都護太守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按察采訪等使以理州縣節度團練等使以督府軍事觀察轉運鹽鐵青苗營田等使以贍財貨其餘細務因事置使者不可勝數其轉運以下諸使無適所治廢置不常故不便列于篇自六品以下率由選曹居官者以五歲爲限於是百司具舉庶績咸理亦一代之制焉一歲爲一考四考有替則爲滿[illegible]無替則五考而罷六品以下吏部注擬謂之旨授五品以上則皆敕除自至德之後天下多難競才錄勳制敕特拜業于吏部于是兼試員外郎侍多正員至廣德以來乃

立制限州縣員外攝試等官各有定額并云額內注擬設者不得過額其有身帶京官見職資名清美京州縣給名亦占闕焉即如正員之例官以三考內代並替以勞而罷由是官有常序焉增文獻通考曰唐自太宗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于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莫能徧舉肅代以後盜起兵興府庫無蓄積朝廷惟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資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

重大將軍告身一道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張巡在雍丘纔[illegible]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illegible]賊之[illegible]曰賞令力戰[illegible]封[illegible]上至于[illegible]昭之世遂有[illegible]使者看馬李僕射之號德宗幸梁州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illegible]以[illegible]官陸贄言軍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貴興焉方今之病在下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何以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于教爲重利近實而于德爲輕當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不遺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官則從慢而人情不趨夫突鋒鏑悲患難者則以是賞之謂筋力盡勸勞者又以是而[illegible]之若獻瓜果者受試官彼人將曰吾以忘軀命獲官而彼以獻瓜果得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之瓜果矣宋朝設官之制名號品秩一切襲用唐舊然三師三公不常置宰相不常用三省長官中

書門下並列於外又別置中書於禁中是謂政事堂與樞密院對掌大政天下財賦內庭諸司中外筦庫悉隸三司中書省但掌冊文覆奏考帳門下省主乘輿八寶朝會位版流外考校諸司附奏挾名而已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職悉皆出入治庶務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領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與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左右諫議無言責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執記事之筆中書常闕舍人門下罕除常侍補闕拾遺改爲司諫正言而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僕

射尚書丞郎郎中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七八祕書殿中二省名存實廢惟內侍所掌猶髣髴故事九寺五監尤爲空官六統軍十六衛每遇大禮但遣官攝事以備儀範天聖中始以環衛官補宗室子東宮官不常置公主無邑司節度使不食本鎮租賦藩府除授雖帶都督之名而實不行都督之事京府以及四方大鎮皆有牧尹而類非親王不除諸路無觀察采訪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特以爲右列敘遷之寵雖有正任遙領大率不親本州之務諸司使副有東班西班又有橫班橫班之有職事者獨閤門客省四方館略有典掌其他

悉無所領此其大槩也至於官人授受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劇要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時人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虛名不足砥礪天下也如此外官則懲五代藩鎮專恣頗用文臣知州復設通判以貳之階官未行之先州縣守令多帶中朝職事官外補階官既行之後或帶或否視是爲優劣大凡一品以下謂之文武官未常參者謂之京官樞密宣徽

三司使副學士諸司而下謂之內職殿前都校以下謂之軍職外官則有親民釐務二等而監軍巡警亦比親民此其槩也故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咸平中楊億首言文昌會府有名無實宜復其舊既而言者相繼乞復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吳育亦言尚書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廢爲閒所當漸復之然未遑釐正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元豐三年以摹本賜羣臣乃置局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等詳定八月下詔肇新官制臺省寺監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九月詳定所上寄祿格會明堂禮

成近臣遷秩即用新制而省臺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
五年省臺寺監法成六年尚書新省成帝親臨幸召六
曹長貳以下詢以職事因誡敕焉初新階尚少而轉行
者易以及元祐初於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右既
又以流品無別乃詔寄祿官悉分左右詞人爲左餘人
爲右紹聖中罷之崇寧初以議者有請自承直至將仕
郎凡換選人七階大觀初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階
政和末自從政至廸功郎又改選人三階於是文階始
備而武階亦詔易以新名正使爲大夫副使爲郎而橫
班十二階使副亦然故有郎居大夫之上者繼以新名

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階通爲橫班而文武
官制益加詳矣大抵自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二府
不分班奏事樞密加置簽書戶部則不令右曹專典常
平而總於其長起居郎舍人則通記起居而不分言動
館職則增置校勘黃本凡此皆與元豐稍異也後蔡京
當國率意自用然動以繼志爲言首更開封守臣爲尹
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
號已而脩六尚局建三衙郎又更兩省之長爲左輔右
弼易端揆之稱爲太宰少宰是時員既溢冗名且紊雜
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

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紛更
乃請設局以脩官制格目爲正名而邊事起矣建炎中
興參酌潤色因呂頤浩之請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兩省侍郎改爲參知政事三省之政合乎一乾
道八年又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刪去三省長官虛
稱道揆之名遂定然維時多艱政尚權宜御營置使國
用置使脩政局置提舉軍馬置都督並以宰相兼之總
制司理財同都督督視理兵並以執政兼之因事創名
殊非經久惟樞密本兵與中書對掌機務號東西二府
命宰相兼知院事建炎四年實用慶曆故典其後兵興

則兼樞密使兵罷則免至開禧初始以宰臣兼樞密爲
永制當多事時諸部或長貳不並置或并郎曹使相兼
之惟吏部戶部不省不并兵休稍稍增置其後詔非曾
任監司守臣不除郎官著爲令又增館閣員廣環衛官
然紹興務行元祐故事以左右二字分別流品其後以
人言省去寧清濁相涵無絕人遷善之路橫班以郎居
大夫之上既釐而正之矣而介胄之士與搢紳同稱寮
名號未正毋示人以好武之機陳傅良欲定史官遷次
之序曳論難之而未及行洪邁欲改三衙軍官稱謂當
時嘉之卒未暇講蓋自元祐以逮政和已未嘗拘乎元

豐之舊中興若稽成憲二者並行而不悖故凡大而分政任事之臣微而筦庫監司之官沿襲不革者皆先後之所同便也或始創而終罷或欲革而猶因則有各當其可者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國事簡職專官制樸實太祖神冊六年詔正須爵至太宗兼制中國乃分南北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稅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初太祖分迭剌夷離菫爲南北二大王謂之南北院宰相樞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護衛皆分南北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南北二王視户部夷離菫視刑部

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以南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宗室林牙脩文告于越坐而議論以象三公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制也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部以專征伐嶷然自爲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諳版勃極烈居守諳版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言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之號爲升拜宗室功臣之序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廢　其後惟鎮撫邊民

之官曰禿里烏魯國之下有掃穩脫朶詳穩之下有麼忽習尼昆此則具於官志而不廢皆踵遼官名也漢官之制自平州人不樂爲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史以下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于廣寧尚踵遼南院之制天會四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頒新官制乃換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勲封食邑入衘而後其制定然大率皆循宋遼之舊海陵正隆元年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脩其職終金之世守而不變焉　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

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萬户統軍旅以斷事官治刑政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世祖即位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在内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大德後僥倖之門開方正之途閉官冗于上吏肆于下

言者屢疏論列而朝廷訖莫能正勢固使之然也　明太祖初下建康設官頗仍元舊洪武元年設六尚書而皆隸中書省十三年以胡惟庸謀逆遂廢丞相垂訓後世分其職於六部惟選簡才望以備顧問成祖踐阼始建內閣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入閣辦事陞楊士奇爲禮侍尋陞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溥擢翰林院學士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由是閣權漸重無異宰相而六部之權漸輕凡事皆稟受內閣風旨而後行矣又改樞密院爲都督府又分大都督五而攝其樞要於兵部（五府省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使知院從一品爲左右都督理正一品副使同知院正二品爲都督同知從一品僉院從二品判事從三品今爲僉事亦從正二品）改前代御史大夫中丞爲都御史臺爲察院以監察御史分設十三道并革古侍御史殿中侍諸名銜而糾劾巡按照刷問擬之任一切責之監察御史自前世重矣無如監察之重者又設給事中分爲六科各設給事中凡八十一人每科增都給事一人至景泰中命左右都給事中坐御史上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分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權爲最重外官初用布按二司統攝郡縣至永樂間始設巡撫然亦止設於要害之地洪熙宣德初年添設漸多用都御史侍郎通政卿丞景泰以後悉用都御史矣國初金陵官制已具後雖定鼎北平而南省之官不廢惟事權不及職事高簡朝廷以是爲儲才臣子因之而養望又以龍興之地名爲兩都終明之世故不敢廢此亦一代之制也

職官總載二

渚　書曰俊乂在官（俊德治能之士皆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又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又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又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原　又曰德懋懋官　又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　禮記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　大戴禮曰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　東觀漢記曰更始所

冗官多羣小長安謂之曰遊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漢舊儀曰古法聖猶試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德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道修行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劇令皆試以其能然後官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決　莊子曰智效一官（藝文類聚）賈誼新書曰王者官人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

表儀謂之師智足以爲礲礪行足以爲輔助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謂之大臣脩身正行不倦於鄉曲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侍御者也惟言之聽以事君者廝役也　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今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張急者良才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才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　【增】唐沈既濟選舉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但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也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

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舉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黜陟則衆才咸得矣　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古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取士應侍從以上每歲

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案籍視其所科舉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詔從之　元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設紀張綱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煩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事非位立而不辦亦有事因位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而不貴多欲靜而不欲躁也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郡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

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當考滿之時近春秋之選資格之簿擾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猶且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較之哉既不遑考校則取準於籍文薦書之所陳布者矣如此而欲雜流之人不進貨賂之門不開豈可得乎雜流行賄者得志則人皆可以仕矣以致員多缺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有當浚之事而不浚有當行之政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非此職問其施為則曰僚屬非一豈我之所能獨主混齊竽而難辯受王命而自安及朝廷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晚與此政事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國家用人路廣浮濫亦升遂使臨治在下豈能敷政化哉政教不敷而刻剝之苦役使之煩為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立法以防之立法者不能旁照貞觀增而弊益多矣故須三弊盡絕而後法乃可立也　明鄭曉百官述曰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官皆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中有善政著聞者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加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任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

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易變更甚非祖宗立法之初意矣胡端敏奏議曰藩臬守令皆久任而責成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為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憲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即改左而近之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月日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為知縣者亦惟僅及三年即擢中間朝覲科場差委參謁奔走曠廢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之凋弊若見驛舍之所損壞誰為之脩也視生民之困苦若見驛馬之疲瘠誰為之恤也善乎近日有為策議者曰子產為政累年而後化成伯禽治魯三年而後報政今之人未必皆聖賢聰明得于簡冊之陳言志力奪於舉業之舊習而旁視同輩超遷內拜者屢矣於是而速進之念生速進之念生則為民之意短而求上之意急謀身之術勝而取民之計多百姓何利于是哉畧案天順以前官多久任而致績効如周忱之巡撫蘇松自侍郎而至尚書凡三十二年王翱之提督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

左右都凡十一年于謙之兼鎮河南山西一十八年此撫臣久任見於名臣錄者可稽也如東莞知縣盧秉安任至一十九年而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陳璉知滁州垂十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來褒擢之典此守令久任見于郡邑志者可考也明詔天下自今斷行久任如巡撫守令皆以九載為滿以六期為限非踰六載不得遷轉其貪殘不職者歲察黜如今法其政事卓異者璽書旌奬增秩賜金超遷大拜如漢世庶得收用人之效乎

職官總載三

【增】奮庸熙載 亮采惠疇 制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 庶政惟和 萬國咸寧 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俱尚書 臣而不臣伊尹對湯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參而有參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原】稽古建官尚書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孔安國云稽考也堯舜考古以建百官也又言克能也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也 設官分職周禮天官職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建官惟賢書武成篇建官惟賢孔安國傳云官以賢才也 立官必方呂氏春秋云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蔽 授事以尊賢禮記文王

世子篇云以人授事以官爵賢 賢才以級進仲長子云公卿大夫雖有賢才皆級次進官之有級猶階之有序也 【增】疑則勿用 用則勿疑 接見羣臣 總攬豪傑 推赤心以待臣 展四體以報下沈約奏云 明黜陟 抑僥倖 精貢舉 擇長官紀事類編范仲淹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上數事悉采用之 有知必試 使人以器 量能受爵 立賢無方 設官以理務則務寡而官省 省官以治國則職顯而人清桓范集曾表云 為官擇人則官雖簡而常若有餘 為人擇官則官雖煩而常若不足宋許應龍奏云 以慎名器之法擇人而用之 以考幽明之

法順理而考之 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 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 在下者省于煩役免于苛刻而民業足元蘇天爵表云 莫貴于德 莫急于才 才德兼全者大丈夫也 德勝才者君子也 有德無才者庸士也 有才無德者小人也 才德兼無者愚人也 正直之科 剛德之科 柔德之科 贊化之才 銓選之才 風憲之才 戎事之才 政事之才 監守之才 錢穀之才 方術之才趙天麟策云 【原】論才大司馬辨才然後官之 執秩晉文公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作秩者 承事百官承事 居方各設官使居方 委質策名委質 守官守道不如守官 官人國之急也 命秩

有位于頭當官于而筮仕也始將仕　屬官　聯事

爛羊頭漢更始　續狗尾晉趙王倫篡位取官皆濫授胡貂蟬者二百餘人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由官邪周家之敗官邪也　縻王爵　熙帝載

亮天工　人之師表吳志曰吏者人之表也車服宜稱　身之所庇官謂大夫邑也　入財爲官曹操內官不以置右職入財　干祿及門仕進之門　允釐百工　無曠庶官　領官分務　陳力就列　人代天工　賢爲國寶　愼簡乃寮　各揚其職揚舉也　寅彼周行　委之常秩　官執人柄　官無滯事　官不易方方業也　官庀其司　物有其官　官脩其方　列貴賤有乎位　爲大政酌於人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授方任能政有經矣

職官總載四

增　詔　元至元二十二年七月清冗職詔曰惟我祖宗肇造區夏雖中書已嘗建立而官制未暇衆行迨予圖大以宅中思欲繼志而述事集儒臣之公議法前代之彝章爰立省部院臺以正朝廷綱紀自疆土極照臨之遠而省臺有內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嘗敕有司而澄汰意能舊制之遵承比聞近侍之言謂益襄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壅上聞苟尚蹈匪彝時惟予咎其清冗職用復前規於戴官不必備惟其人朕恪守已成之憲

爾尚克勤于乃事尚永肩圖報之心

增　策　王融代策秀才問曰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協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惰寔繁若閒冗畢棄則橫議無已晁錯不登則坐談彌積

原　詩　魏應璩雜詩曰散騎常師友朝夕進規獻侍中主喉舌萬機無不亂尚書統庶事官人秉法憲彤管弭納言貂璫表武弁出入承明廬車服一何燦三寺齊榮秩百寮所瞻願

原　頌　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茫茫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彤雲晝聚素靈夜哭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王迹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默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景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迹是尋奇謀六奮嘉慮

四回規主以足離項于懷韓王窘執胡馬洞開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陵險必夷推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掠火烈勢踰風埽拾代如遺偃齊猶草彭越觀世靳迹隱光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熊布耽耽其眄名冠强楚鋒猶駭電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集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於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張耳之賢有聲梁魏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迹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

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三軍圖掌四方般薦其勳膺親祚勞舊楚是分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擒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實惟太尉劉宗以安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百王之極舊章靡存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紀信誑項軺軒是乘身與煙銷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

以暴志不可凌　晉張子並楊四公頌曰峩峩西岳峻極太清降神挺賢實有景靈盛何爲四四楊是丁佐我大侯俾我韓貞明明在上不顯其身帝時疇咨本道求貞僉曰於公温故知新宜保宜傅克贊典墳昔在阿衡左右商王有周文武股肱旦望我漢楊氏代作棟梁寒蹇匪躬惟國之綱綱弛復整政無亂荒功假皇穹率土以康心盡于朝終然允臧伊德之輔是乃毛羽匪哲匪賢孰云敢舉楊氏蹈之爲軌爲式軌式伊何盡啓基緒穆穆天子以爲心膂於萬斯年克昌厥後

【原】贊後漢班固公孫弘傳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寛皆以

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磾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兹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寛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

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績見述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袁宏三國名臣贊曰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

羣會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迹義形風色思樹芳蘭剪除荆棘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亡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嘉謀肆庭讜言盈耳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人獨稟先覺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士元弘長雅性内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公琰植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推賢恭已久而可敬

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闕庭退忘私位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謀翊社稷解紛挫鋭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

設官沿革一

原黄帝六相（堯有六相）為之輔相不必名官　少昊司徒（前哀帝加大後漢又加大改御史大夫為之後周又加大）　司馬（漢武加大漢以後已大後周又加大）　司空（前漢加大）　司寇（後周有內司寇卿又加大）　唐羲和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州牧　虞太師　太保　納言（隋及唐嘗改侍中為之）　后稷　秩宗　士　共工　虞　夏九卿　商太宰（晉宋齊梁陳改太師為之）　太宗　太史　太祝　太士　太卜　司士　司土　司木　司水　司草　司器　司貨　太子太師　太子太保　太子太傅　太子少傅　方伯　周太傅　少師　少保　家宰（後周）

加大 ・宗伯後周加大 內史秦置內史治京師漢加郡中守後周有內史中丞大夫改為中書
為內史監令唐亦以中書為內史 太僕正至漢為大僕又常改為司卿忠舍謂司馭卿又常為卿侍卸
六將軍自戰國楚置 前後左右將軍周末置 秦太尉
左右丞相 丞相後周加大末 ・相國 侍中本丞相史隋改為納言又
改為侍內或為左相至唐當為黃門監納言 黃門侍郎後周改為納言又嘗改為黃門侍郎又為東臺侍郎
散騎常侍魏加 加侍郎 唐又分為左右 少府
史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四人漢置尚書四人分其一人後漢置
尚書令 僕射漢置僕射一人後又分置左右至唐為左右僕射又改為左右丞相
為尚書六曹至尚書有左右丞 尚書丞西漢置四人後漢置左右丞唐嘗改為左右肅機
呂太后當為相 又
御史大夫初唐嘗改為大司空又分為左右 奉常漢改曰太常後又

常改曰奉常又改為太常漢為奉常後漢為奉常又為司常自後秦勳又為光祿勳卿
宇為之謂光祿卿至唐改為太常卿又為奉常 中令至後唐中 衛尉漢為衛尉卿嘗改為司衛卿 宗正 治粟內史漢改曰大司農 主爵中尉
為光祿卿 宗正卿又為司衛卿 大農又加魏嘗至唐為司農卿 嘗為司宗卿 景帝更曰大司農 後漢又改為宗正又改為司屬卿 曰典客 典客漢改為大鴻臚
廷尉嘗改為大理卿又為詳刑卿 又為大理 梁以來又謂之廷尉卿 北齊改為大理寺卿 典屬國少府
漢改為少府 又改為內府監 又改為尚方監 唐嘗改為少府監 將作少府漢改為將作大匠又為繕工監 又營繕監
為大匠又為將作大匠唐嘗改為將作監 中尉漢武更名執金吾 中書謁者令僕射漢為之晉以為官

中書監令專掌機務隋為內史監令唐為中書令嘗改為內史又改為內書又為內史令至唐後為中書令嘗改為內相又為
內史又為紫微令 詹事唐嘗改為端尹又為宮尹 少詹事嘗改為少尹 中庶子
少子唐嘗改左庶子為左中護右庶子為右中護 太子家令唐嘗改為宮尹大夫
率更令唐嘗改司更大夫 僕唐嘗改為太僕大夫 率內史漢理京師為左 右又置三輔
置京兆尹 郡守漢為太守隋置通守謂之郡守每部置三 大中大夫唐改為文散 二大夫 漢領尚書事後漢錄尚書事至後漢為尚書事
三公曹尚書常侍曹尚書主客公卿事後漢為主客又為選部 中書侍郎唐嘗改為東臺侍郎又為鳳閣侍郎又為紫微侍郎
為郎改為司列太常伯又嘗為天官尚書 吏部隋為吏部又為內史侍郎 唐為侍郎
丞後漢為御史中丞唐嘗改為司憲大夫 光祿大夫加金紫則銀青若 御史中

綬至魏晉加金章紫綬左右光祿 中散大夫王莽置唐又為散官 至隋為散官
太皇太后卿長信少府皇后卿大長秋長信少府漢以太后宮為長信 至唐 皇太后卿
常侍 都水使者漢有都水至宋為都水監唐嘗改為水衡又為司津監又為舟楫署唐為內侍省
騎射 都尉 驃騎 將軍後漢加大將武散 游擊 唐為武散 衛 車騎 驃騎
左右置 伏波 上騎 材官 輕車 樓船 護軍 唐為
度遼 貳師 蒲類 強弩 弋船 奮威 建
威 積射 二十一將軍 奉車 駙馬 三都尉 駙馬都尉晉
後為尚之 司隸校尉漢置司隸校尉唐京畿採訪使督察三輔諸郡隋有司隸大夫 刺史
刺舉郡縣 都護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特

進唐爲文散 諸加官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郎中爲之 後漢賊曹尚書
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初稱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五歲稱大縣尹魏有尚
書郎晉有郎中隋初置三十六侍郎後置員外郎一人後又六曹各置侍郎每曹有郎有員外郎唐又改曹郎
爲郎中 祕書監後又置令唐嘗爲蘭臺太史少監爲侍郎又嘗爲麟臺 武衞隋至
置左右唐爲方不鷹揚衞 輔國晉加大宋改爲輔師唐爲武散 四征 四鎮、
四安 虎牙 征虜 橫野 鷹揚 討逆 討虜、
破虜等將軍 四中郎將 捕虜 都督晉時加大 河
南尹 留守 班同三司前文帝以宋昌爲衞將軍開一司未爲官也 儀同
三司魏有開府儀同三司晉有開府儀同三司又有儀同三司後周有開府儀同三司
周有開府儀同三司又有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爲散官又諸衞各置開府儀同一人 八座 魏五

兵尚書季後魏有五兵尚書隋曰兵部唐嘗爲司戎太常伯或爲夏官或爲五部又爲兵部 度
支尚書吳有戶部晉以後改爲度支至隋爲民部唐嘗爲度支又爲戶部 祠部曹尚
書至後魏有儀曹尚書後周有禮部隋置禮部尚書唐嘗爲司禮太常伯或爲春官又爲禮部 殿
中監秩甚卑隋曰殿內監唐嘗爲中御府太監 中衛晉分爲左右衞將軍隋改爲左右翊衞唐
後爲左右衞 中領軍魏又改國領軍隋改爲左右屯衞唐嘗爲左右衞又嘗爲左右玉鈴衞又
爲左右領軍 鎮軍大冠軍 游騎唐並爲武散 四平 鎮北
虎威 撫軍 凌江 寧朔等將軍 行臺 晉三
公尚書掌刑獄 起部尚書有事即置事畢即省 國子祭酒晉宋
時總明觀祭酒唐嘗爲大司成又爲成均祭酒 中軍 龍驤 寧遠居爲以漢 宋
殿中將軍 齊都官尚書至隋改爲刑部唐嘗爲司刑太常伯又嘗爲秋官又嘗爲

刑部又爲刑部 梁太府卿唐嘗爲外府卿又嘗爲司府卿 雲麾 中武
壯武 明威 定遠唐並爲武散 宇宙等大將軍始以太
常卿等分爲四時凡十二卿 後魏柱國至唐爲勲官 天
柱二大將軍 諸少卿 後周軍器 隋左右武候府
大將軍唐爲金吾衞 左右監門府將軍唐改府爲衞 大總管
通守佐太守 折衝府 正議 通議 朝議 朝請、
朝散等大夫 左右驍衞府唐除府實 唐太子賓客漢之四皓
非官 左右千牛衞 左右屯營後改爲羽林 左右威衞嘗改
左右翊龍衞 左右龍武將軍 平章事 知政事 知機
務 同中書門下三品 平章軍國重事 節度使 采

訪使 宣威武散 懷化 歸德等將軍並武散以歸義爲官 校
增 樞密使樞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
是也若內中處分則令內樞密使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侔宰相矣五代置樞密使宋因之
觀察 承宣 防禦 團練 宣徽院宋遼因之 使相
檢校熙寧三年曾公亮除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以兩朝定策之功辭相位也宋朝檢校官共一十九
人 大學士 參知政事參知政事掌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其職不宜制不押
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廷別設尊位于宰相及敕尾不署衞降宰相一等 都副承旨
五代時有承旨副承旨以諸衞將軍充宋太平興國中以楊守一充都承旨副承旨自守一始也是待都承旨
副承旨多用士人真宗後稍選用吏人歐陽修建言舊制不克行熙寧二年始稍以東上閤門使李評爲
樞密都承旨李評爲之副不用院吏而更用士人自評始也 檢詳檢詳之職古無之宋熙寧四年

詔以編修經武要略官四人王存陳伺陳奉世蘇東給詳樞密院諸房文字禮人遇視中書檢正官

編修官 古無之慶曆四年史館王洙承旨編修士奉編修冊編修之名自此始

崇政殿說書 古無此官宋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為崇政殿說書日輪二員邢昺初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為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職以命之

都副鈐轄 宋朝初以官以諸司使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或兩路三路亦有無都字者嘉祐以上為臣為鈐轄都監者通路北置一員祖宗時不常置成都大府鈐轄子弟帶兵馬鈐轄而兩路武臣之為鈐轄者與鈐禮

兵馬都監 宋兵馬都監有路分事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書清所部建炎三年以要郡守臣兼本路兵馬鈐轄都監臣一員充副都監紹興三年罷守臣兼兵職而副都監御故州都監則以大小使臣充本城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之事兼在城巡捡貢濮者為監押陵撲朋文臣其後止用遠臣

遼大于越 南北院 總知軍國事 知國事

門下省 遼南面設門下省金初亦設正隆時罷元不設

中書舍人 遼南面中書省設中書舍人院有中書舍人金元不設明洪武丙辰始定中書舍人凡二十員正七品先是中書省後七年改直省舍人從八品九年始定為中書舍人正七品隸承敕監省革除從七品

符寶郎 遼南面有符寶司屬門下省其官有符寶郎金設符寶郎四員掌御寶及金銀等牌屬殿前都點檢司元世祖至元初立符寶局後改典瑞監明尚寶司卿符寶郎也正七品後置尚寶司正五品

大林牙院 遼北面有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南面有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金元明俱止有翰林院

大詳穩 遼有大詳穩司與大將軍并官曰大詳穩曰都監曰將軍曰小將軍曰校曰隊將曰部師

護軍司徒 衛軍司徒 皆大詳穩所屬

楊隱司 掌皇太子宮帳之事官曰皇太子楊隱

登聞鼓院 遼南面有登聞鼓院官曰知登聞鼓使屬門下省景宗保寧二年始置金元因之明洪武元年置登聞鼓于午門外旧令監察御史一人監之

審計院 掌錢穀出入之政

轉運司 遼設金元因之

金鎮撫彈壓官 宣宗貞祐元年九月設京城鎮撫彈壓官置招賢所

鹽鐵 度支 勸農 章宗明昌八年十二月初設三司使掌判鹽鐵度支勸農事

益政院 哀宗正大元年設益政院于內廷置說書官二人

機察官 天興二年設蔡州四隅機察官

集賢院 金貞祐五年設知集賢院從四品元從之係從五品

行中書省 宣宗貞祐二年置行省于陝西元從之制行中書省凡十路從一品掌國庶務統郡縣鎮邊鄙與都省為表裏

文思署 隸于少府監官

綾錦院 置于真定平陽太原河間冀州元織造織染等事皆屬于工部而文思院不設

元中政院 供奉中宮之事古無此官

都護府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置鎮北庭都護府于畏吾境以脫脫才兒等領其事秩從二品遼金皆無此官明亦不設摧世祖奉天以郭勳為都護大將軍

提刑按察司 元初立提刑按察司四道曰山東西道曰河東陝西道曰山北東西道曰河北河南道

經略使 遼金不設元至正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命經略使以問民疾苦明不專設有兵事則暫敕行事

制國用使 元世祖至元三年立遼金無明亦不設諸國用經制悉統于戶兵工三部

長信寺 古無此官元成宗大德五年置長信寺秩正三品領大斡耳朵怯憐口諸事

長秋寺 古無此官元仁宗皇慶元年立長秋寺秩正三品掌武宗五斡耳朵戶口錢糧營繕諸事

承徽寺 古無此官元英宗至治二年置承徽寺秩正二品掌答兒麻失里皇后位下錢糧營繕等事

長寧寺 古無此官元英宗至治三年立長寧寺秩正三品掌速哥八剌皇后位下戶口錢糧營繕等事

寧徽寺 古無此官元文宗天曆二年立寧徽寺秩正三品隸八不沙皇后位下

長慶寺 古無此官元泰定帝元年立長慶寺秩正三品掌成宗斡耳朵及常護禾失房子行幸怯薛台人等衣糧之事

徽政院 古無此官元順帝元統元年依太皇太后故事為皇太后置設立官屬三百六十有六人掌寫司秩正三品

都總裁 元順帝至正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平章鐵木兒塔識右丞賀惟一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元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為總裁官

大

撫軍院（元至元二十七年命皇太子總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從一品） 大都督分府（至正十八年立） 明中書省（太祖初下建康立十三年惟庸廣洋賜死即罷中書省散其職于六部置四輔官） 六部尚書 六部侍郎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 左右副都御史 左右僉都御史 監察御史 十三道御史 總督 提督倉場 巡撫 操江 巡按 巡江 巡視京營 提學 巡倉 巡庫 巡視光祿 巡青 恤軍 監課 清軍 刷卷 巡鹽 巡河 巡關 巡茶 印馬 屯田 捕盜（皆御史差） 府尹 府丞（應天順天兩府） 少詹 苑馬寺正卿 少卿 行太僕正卿 少卿 布政司（明置承宣布政使司罷撫爲行中書省者分中書省） 左右參政 左右參議（六部尚書往往出爲參知政事參政入爲尚書） 按察司副使 僉事 鹽運同知 知府 同知 通判 推官 知州 知縣 五軍都督府 留守司 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 挂印將軍 總兵、副總兵 參將、遊擊 守備

淵鑑類函卷六十一

淵鑑類函卷六十二

設官部二 三公總載

三公總載一

原 杜氏通典曰記曰虞夏商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凡爵視卿其祿視大國之君 漢官儀曰倉頡作書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己不必備其官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故天子無爵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何官之稱天文三台以三公法爲（二台星名台一作能）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周成王作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則三太周之三公也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公八命也九命則分陝爲二伯）又以三少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 周禮正義曰按鄭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以下兼六卿故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 按顧命云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 又周禮王叢有六卿每一卿則公一人蓋一公領二卿也）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其任也故

周禮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外刺也槐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衮龍與王者之服同多於此則賜也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有日月星辰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周禮曰制）公春秋九命作伯尊公曰宰言其於海內無不宰統焉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　漢初惟有太傅太尉後加置太師太保夫司徒大司空（哀帝時議以漢舊無司徒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史記曰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以丞相爲三公矣）王莽

居攝置四輔官（初王舜爲左輔甄豐爲右弼甄邯爲承後又制以大師太傅國師國將爲四輔位上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後漢惟有太傅一人謂之上公及有太尉司徒司空（光武初詔司徒司空府去大加號爲相國董卓爲太師）而無師保太尉公主天（太尉部太常光祿衛尉）司徒公主人（司徒部太僕廷尉大鴻臚）司空主地（司空部宗正司農少府）而分部九卿（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風俗通云三公一歲共食萬石也）蓋多以九卿爲之若天地災變則皆策免自太尉徐防始（後漢以災異策免三公自徐防始）凡天地災變三公皆免至魏黃初二年始詔災異勿劾三公此制皆免魏制三公不與盜賊若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使虎賁執刃挾之也魏武爲司空時破張繡入覲天子亦行此制汗流霑背自此不復朝覲也）自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輿爲下凡拜公天子臨軒六百石以上悉會直事卿贊拜御史授印綬公三讓然後受至安帝時三府任薄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其災眚變咎則責免公台靈帝臨朝遣使者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自溫始也至獻帝建安十三年乃罷三公官　魏初復置與後漢同（以大傅大尉司徒司空）然皆無事不與朝政初封司空崔林爲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林字德儒裴松之曰漢封丞相已爲常悅所譏寵封三公其失同也）黃初二年又分三公户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末年增置太保　晉武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子初爲太尉

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詩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遂以太傅太保爲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蓋居者甚寡（諸公品第一食俸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二百匹綿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田騶十人立夏以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又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其太尉司徒司空自漢歷魏皆爲三公及晉迄於江左相乘不改（之上公三公不改）前代三公策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廢而不行至晉拜石鑒（字林伯）爲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始有詔令會遂以爲常（十六國姚泓僭號受經于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

[illegible]宋皆有八公之官而不言為八公也　齊時三公惟有太傅　梁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國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從公開府者亦置官屬　陳以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為贈官三公之制門黃閤廳事置鴟尾　後魏以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上公也大司馬大將軍謂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公　北齊皆有三師二大三公之官並置府其府三門當中門黃閤設內屏三師二大置佐史則同太尉府　後周置六卿之外又改三師官謂之三公並置三孤以貳之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司徒為地官大司馬為夏官司空為冬官如姬周之制無復太尉三師之名　宣帝又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為大左輔隋國公楊堅為大後丞　隋置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寮但與天子坐而論道置太尉司徒司空以為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北齊置府寮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埽除其位多曠攝行事尋省府寮佐置公則坐于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于臺閣矣煬帝即位廢三司官　唐復置三師以師範一人儀刑四海置三公以經邦論道燮理陰陽祭祀則與隋制同並無其人則闕天寶以前凡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其人

增五代時多以畀藩鎮及贈官羅紹威太師韓建司徒馬希範張全義安元信並太師馮行襲太傅　宋承唐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為宰相親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預政事赴上于尚書省凡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自太傅遷太尉檢校亦如之太尉舊在三師下由唐以來至宋朝加重加以太尉居太傅之上若宰臣官至僕射致仕者以在位久近或已任司空司徒則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師則為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政和二年九月詔以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亦稱三少為次相之任

遼北面于越府有大于越無職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軍功者不授遼國最尊之官猶南面之有三公也太祖以遥輦氏于越受禪終遼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魯屋質仁先謂之三于越南面置三師府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又有三公府太尉司徒司空此皆南面朝官之長公師府有掌印官一人　金三師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皆正一品師範一人儀刑四

海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員皆正一品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元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正一品銀印以道燮陰陽經理邦國特示尊崇太祖十二年以國王置太師一員太宗即位建三公其拜罷歲月皆不可考世祖之世其職常鈌而僅置太保一員至成宗武宗而後三公並建無虛位矣又有所謂大司徒大司空太尉之屬或置或不置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宮嘗置三師三少蓋亦不恒有也馬祖常上言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之流人臣名爵無如此極比者聖上踐阼之初沙汰冗濫尤慎此官近歲屢有閑雜人等如沈宗攝汪

元昌輩亦受司空司徒竊恐天下後世傳爲口實非便仁宗延祐五年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濫冒太尉司徒國公接迹於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忻悅近聞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九此輩無功於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閥閱貴重勳業昭著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制曰可　明國初設三公府正一品府罷而李善長徐達以丞相兼太師太傅常遇春以上公贈太保三孤無兼領者太祖高皇帝下江左因勝國之舊爲五等爵以贈勳臣及文武之死綏者其後有王公侯伯之典而罷子男至公孫絕不以爲贈太宗文皇帝

罷公孤官仁宗洪熙中復設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侍上左右備顧問咨幾務無定員無專授爲勳戚文武大臣兼官加官贈官文官惟贈得三公時置公孤官以居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等於是加贈姚廣孝胡廣得少師馬京少傅墨麟得少保文臣之贈三孤自廣孝等始宣宗宣德中寵夏原吉其卒也欲爵之而不果故特崇以太師而蹇義因之文臣之贈三公自原吉始嗣黔公沐斌之薨欲王之則無功欲毋贈則不容已故特優以太師勳臣之贈三公自黔公斌始周太保尚文之卒岳都督懋之戰歿宜伯而靳之一

崇以太傅一崇以少師武弁之贈公孫自尚文懋始少詹鄒濟贊善王汝玉爲仁廟舊宮臣故即位而贈太子少保賓客文臣之得贈東宮大僚自濟汝玉始王一寧侍郎也以閣臣而得太子太師三品之躐得三太自一寧始

三公總載二

原　韋昭辨釋云公貢也才德兼於人人咸貢薦於王而用之也辨云公猶取正直無私也故曰公字從八厶音八背厶古之私字背私則爲公者也　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鄭元曰帝上帝藉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天子

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推耒嘗土）三公九卿皆御（御進也） 春秋孔演圖曰諸侯為外蕃三公為中輔 春秋元命苞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主開德宣符德立題（宋均曰皆升文昌三台也立題題自帝之德行主其職矣）能之為言耐也天官器人各以其材因而任之則分職治其象以見符（能令之合字也耐令之能字也） 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 孝經援神契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徒司馬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 許慎五經異義曰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為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石周公太公無為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 又曰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絀職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二

伯絀職也何以為二伯爭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為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為其威故抑之明有所屈伯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三公者知通乎天道應變無窮辨于萬物之情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四時而節風雨如是舉以為三公之事 應劭漢官儀曰今太尉司徒下書州郡事文皆稱公 漢禮儀曰天子稱尊號曰皇帝者曰制稱制言曰詔稱民有言有詞曰陛下令皆施行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詔令之義三公三人以承君蓋由鼎有足故易曰鼎象也 徐廣衣服儀制云三公安車駕三時進駕二 又曰太康七年詔依舊三公既拜為之小會 增六典曰三師訓導之官也蓋天子所法師大抵無所統職然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 陶氏職官要錄曰三台擬三公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 原河圖祿運法曰舜以大尉受號為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中州與三公諸侯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也 環濟要略云三公者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師王所尊也傅助王事保安也保王身也凡此皆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殷時有阿衡伊摯佐之太甲改

爲保衡皆三公官也有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副助三公者也孤者不掌官禁然孤特　應劭漢官儀云武王克殷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皆謂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周以司馬司徒司空司寇冢宰宗伯爲六卿遂以師傅保爲三公　太師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無不總統秦漢之際並無其官至高后唯置太傅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立師傅保之官位在三公上崇號爲上公東漢以後皆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太尉與大司馬恒不兩置歷代或以太尉或以大司馬爲二公師傅保常曰上公後魏書官氏志云後魏尊師傅保爲三師五代史百官志云北齊因後魏亦曰三師後周依周禮又以師傅保爲三公隋初又爲三師煬帝廢之自漢魏以來皆開府置寮屬至隋省寮屬　漢書曰鄒陽上書曰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　又曰丞相孔光初爲御史大夫時董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議大夫常侍　增 漢書曰王尊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

美風俗爲職知石顯等專擅權勢不時白奏無大臣輔政之義　又曰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　又曰蕭望之奏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原 又曰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權彭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爲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塡溝壑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淮陰太守行春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鹿爲吉凶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後弘果爲太尉　又曰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三公位而徵爲太常卿　又曰胡廣在台輔三十餘年經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疾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徒三登太尉及爲太傅其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又曰黃憲同郡陳蕃爲

三公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不敢先佩印綬矣　又曰陳謙字伯謙爲御史中丞同郡宣豐時爲備尉司徒位鈸尚書欲案以補之咨問于謙謙正坐不荅豐亦因士大夫謂謙曰位不可妄假人三司位重上和陰陽下訓五品豈可得處宣豐何人而欲居稷禼之官傳語者媿而退

增 又曰元始中賜馬宮策曰入稱四輔出備三公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　又曰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舉

刺之官黜鼎輔之任

原 司馬彪續漢書曰楊彪字文先博覽衆書有恭孝稱至司徒太尉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三公恥復爲魏臣乃稱脚攣不復行魏文即位賜杖几延請之又使著鹿皮冠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　後漢書曰虞詡薦龐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爲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崔烈廷尉卿靈帝時開鴻都門牓賣官爵烈時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寮畢會帝顧謂倖者曰恨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注曰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或作株根本也）烈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耳烈怒舉杖擊之鈞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

增 仲長統昌言法誡篇云光武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政有不理猶加譴責策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行鄉曲之常人耳惡

足以居斯位耶執既如彼選又於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

原 魏志曰高柔字文惠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有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

有禪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　又曰文帝即王位鍾繇復爲太理及踐阼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增】又曰崔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原】蜀志蔣琬字公琰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左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

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晉書曰庾嶷弟純字謀甫門宗最知名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早有公望　晉八王故事曰太康七年正旦日蝕詔公卿大臣各上封事其咎安在汝南王亮與司徒舒司空瓘上言三司之任天地人也乾道不普故水旱爲災人倫失序故宄奸不禁乃者荆州之域妖災仍興任城國都水流變赤延三朝之始日有蝕之孟陽節過堅冰未消臣等瑣才叨優高位可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就顯戮以荅天意謹免冠徒跣上所假章綬詔曰夫陰陽失序朕干天道致刑失中之所致也其使冠履勿復道　吳鈞齊春秋曰

柳世隆字彥緒太尉元景弟子也器望清華音吐雅潤宋孝武聞而奇之後爲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孝武謂元景曰卿昔以此職遂至公輔今復以加世隆令卿門三台不絕也【增】唐張延賞奏故事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奉禮如閤即[illegible]宰相[illegible]之　宋王旦沈默好學父祐深器之曰此兒異日必爲三公輔臣因手植三槐於庭以爲識已而果然　宋真宗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彭王元儼同日除制加太保三公並除雙員

三公總載三

【原】三足　六符　淮南要略曰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　漢書曰六符孟康注曰泰階三

台也始三星凡六星也六符星之符驗也應劭云黃帝六符經泰階天之三階

黃閣　綠綟　沈約宋書云三公黃閤前史無其義臣按禮記云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元注云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謙不敢斥天子蓋是漢來制也　晉官品令曰三公綠綟綬也沿晉宋

四輔　三公　書曰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注云大保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　設四輔及三公

贈刀　懸樂　晉書呂虔有佩刀工相之當爲三公虔以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以子有台輔之量故相贈後祥果爲太保　晉志皇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縣于殿庭下有司奏奉祭祀寓事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議言凡敬其事則禮籥禮管則宿樂

官正　德成　禮記君子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　見上

法三光　象五岳　韓非子曰背私曰公三公象鼎足也數三者法三光　下見三公二

理陰陽　節風雨　傅子曰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　劉向說苑曰三公王天下調陰陽節風雨

王祥不拜

何曾盡禮晉書王祥與荀顗往謁晉王祥曰三公與王相去一階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曾字穎考與高柔鄭冲同為三公謁晉王曾獨致拜盡禮已人

增 經邦 平國周書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具瞻 參聽唐百官志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詩小雅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禮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

寶臺閣三公曰陽之職曰鼎象員及公己呈公卿奉職

備員 奉職東漢光武紀置三公事歸臺閣漢章帝永平六年王得理即其賜三公

飾詐 糾非漢公孫弘位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東漢章帝詔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國威春秋之義以貴理賤自今三公

大儒 元老荀子儒效篇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又王君道篇上賢使之為三公晉書王

太保拜杜書文元老高行以崇道弘化

落水 平世南史宋司徒諸淵因辭送湖所畏拜服青下車乃僕射褚淵見天水中為落水曰射王儉三公笑曰射落水中大伯嗟嘆有出人河伯不受溺不恙帝曰富貴為不能發多矣所不能問史中丞可為平世三公食云蔡廓可為平所以不從史中丞不受正公帝曾廓士宇不足以不忍宋宗武帝以不正其書

夢松 植槐丁固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其為公乎卒如夢焉吳固為司徒三公

謠言 責吏事舉東漢蔡邕上言宜以謠言舉奏長吏三公

東漢書三公故事人功臣不用

漢舊儀丞相為三公長吏水土東漢蔡邕上書五年制令三公

也掌公者欲然得志又廣儀三公臨察長吏故書言是時奉公

公臧否人所疾苦為學諸言也

金章紫綬公詩以風上公服之往見之衮衣繡裳注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

衮衣繡裳

品第一玉作六等金章以邦國紫綬進賢三梁冠公執桓圭又執信圭侯執躬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天子

地內有王者孔子謂之好好有王謂之內制之好方信上按圭好倍肉為環

王者下輿 中書讀策三公東漢安帝朝陳忠上疏曰家宰者改容

而興在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策事出則為起立舉是非

道問喘牛漢丙吉為丞相出逢人群鬥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或以吉前後失問吉曰民鬥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門施行馬漢三公門施行馬

楊震四世 趙憙三葉東漢楊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為三公又東漢趙憙在位為國元老其事趙憙三葉

門以木為之以止行馬人出入又為行馬拒子春云以桂木為之以所以為揚也又云楊震四世太尉袁安以下四世五公又東漢書袁宏紀云官部

時年八十昭母在堂口不言老石又六典注宋官六萬石

秩稱萬石 府有三門百官表漢制三公號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班固漢書注二千石以上為中二千石三公府有三門者當中門為貴公府門以上公為門外第內開閤經門

藏以官分紀陳舊本首八十班有功資敘傳中都尉大將軍特詔摩高閣門貴公府在秋

並置事官縣騎三公為黃閣聽事置鍾鼓閣陳黃聚相府及開府三官長史司馬皆各以諸

父子同居 兄弟並登晉書王導位太傅兼司空封公子位司徒同居鼎司晉上公義陽王威以太傅兼大司馬是父子兄弟之並有也時王導為太尉其弟王舒二十八為太尉春之國

秋十六人並登三清時并居其地六十時兄弟以來未之有也

鍾縣 膝疾 陶侃手文侃字士行少時左手中指有文達至掌心占者曰若有問得此位也

宋史鍾繇以太傅上殿有膝疾不便每朝見起拜三公有疾使便朝會賜几杖以車就坐上殿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父若左手有直文極至中指上節是位有無文侃以令中指上節彈之令徒常文血流以彈書壁上時作公字血上者未主人時以書公字比之妻詳

以紙公宇裹之藏胡之

聞車馬聲 備金石樂晉王舒為司空夜聞車馬之聲其地產金石樂鍾磬野工舒上懸舒公曰果當為公矣其後果為司徒者詳下

自知當為公候而聞車馬之聲

三公總載四

原黑頭 晉書諸葛恢為臨沂令名亞王導庾亮謂曰明府當作黑頭三公指司空冠曰後蒼此冠也

折臂 晉書人相羊祜先人墓當有受命者祜掘斷地勢相者曰猶當出折臂三公後而祜墮馬折臂位至三公

神化丹青 鹽鐵論天設三光以照天子立三公以明理故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

父子上公 晉書司馬孚為太宰其長子為司徒父子居上公自中代未之有也

司分鼎足 位列台階

增雀環 續齊諧記弘農楊寶嘗見一黃雀墜樹下為螻蟻所困寶懷之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夜之後寶讀書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侍臣為鴟鴞所搏賴君拯救今當使南海不得復往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公子孫潔白登三公辭去遂絕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生彪四世為三公

改容而禮 漢書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云三公之責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也

議國大事 隋百官志三公參議國之大事置府寮

食不兼味 分紀長孫直生拜司空加侍中性忠厚廉謹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障居十年不易裘人比之晏嬰

肉脫粟飯 荀悅漢紀荀爽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

位貌隆重 文彥博容貌莊重有大臣體位相者五十餘年編歷公孫而以太師致仕位致逢重而平居接物謙抑尊德樂義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以道學名于世而彥博與之遊元豐中與富弼等十一人為洛社耆英會

備物典策 東坡上文路公書云太尉執事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

廟坐見庶僚 宋史文彥博傳元豐三年除太尉判河南彥博至河南未交印先就第廟坐以見監司既交府事見監司府官如常式或以問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尹見監司矣六年請老拜太師致仕

我不獨拜公 世說王丞相既拜司徒乃歎曰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非勛德者不居 隋百官志後齊置官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古之

三公非勛德崇貴不居

見者不知為三公 晉王戎傳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寮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者不知其為三公也

三公總載五

增表 梁沈約為柳世隆讓封公表曰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代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顧遂慈于黎壤竊步丹墀希收寵于開賦昔竄命窮罹難迫勢孤枕版未難負戶非切及顧溫清之館懼結草慈之懷累葉喁喁眾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獎實賴朝謨謹肅宰略以震奔鯨外勳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幼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國眚以邀其功因眾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雹之心有同于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于貌謁

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已實不忍自固于綴衣之辰拒違于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于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

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于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晏安于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勛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傑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歿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于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彌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

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至

增 制唐封郭元振爲代國公制曰門下大臣立事夷險不易良相升朝安危所繫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郭元振偉才生代宏量匡時經綸文武令之王佐出入將相古之人傑夙侍帷幄嚌咨廟堂思致堯舜以期管樂朕往在儲闈洎登寶位每觀其開義感激願別忠邪立誠慷慨密陳弘益爾其至矣朕實嘉之頃者梟獍興謀干戈作釁太上皇命朕討除元振又馳奉宸極始則晉予爲郇終則寧朕問安可謂格于皇天貫于白日元惡既翦品物維新昌言是圖朕豈忘舊宜開井邑永誓山河可封代國公食實封四百户

增 銘唐張說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曰源深自虞派别從吳避地曾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冥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即騁長途惟賢惟有若虛若無再二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楅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武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乎方辭漢祿更辱齊秩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隅上惻旒扆旁悲

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賡休慶爰弘典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頌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七曜光動三泉澤濡詮能欽事理贊詞敷求舊銘實慙殫惡無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元載冀國公贈太尉裴冕碑銘曰元精降靈建乎人極邈矣冀公順帝之式鴻造覆育大鈞埏埴業濟功成保和居貞帝念疑碩二登輔翼爲將養賢以及萬國昔在上帝降命元老以仗忱元以明至道唐歷中否亦命我公順人戴天戡黎伐共德謝星隕仁沈海竭大廈梁崩崇山玉折領袖

前古絅緯來軼憧憧豐碑耿耿鴻烈永傳億祀遺芳不滅

淵鑑類函卷六十二

淵鑑類函卷六十三

設官部三（太師 太傅 太保 三少總載）

太師一

【原】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爲之 武王克殷作周官立太師以太公爲之成王時周公並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賈誼曰天子不論於前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爲之） 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光爲太傅遷太師又以馬宮爲太師金印紫綬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孔光爲太師王莽爲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太后詔令太師無朝賜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坐用杖賜食十七物十七物者公具十七種物也靈壽木名也） 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爲太師卓誅又廢 魏世不置 晉初置三上公以景帝諱師故置太宰以代太師之名（晉書曰惠帝太安元年以齊王冏爲大師晉書其述者之誤也） 秩增三司（蜀李雄僭號時范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以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 後魏北齊後周隋唐皆有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仲尼及長孫武羅竇毅韋元貞張說裴光庭而已）

【增】五代以畀藩鎮及贈官（見三公總序） 宋自祖宗時太師未嘗並除紹聖初始有文彥博吳榮王顥宣和中蔡京童貫鄭紳靖康初燕王俁越王偲紹興初秦檜張俊紹熙末史浩嗣秀王伯圭建隆至紹熙宰臣生拜太師者五趙普文彥博蔡京秦檜史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特

拜其他皆還政加恩云親王生拜太師者五人楚王元
佐燕王元儼吳王顥燕王俁趙王偲皆以父兄行而得
之紹熙中嗣秀王伯圭以宗室特拜太師蓋王於光宗
爲親伯父用優禮也　遼金元明俱詳總序

太師二

增 逸禮曰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史記
曰周文王得呂尚於磻谿以爲師謂之太公武王嗣位
號師尚父成王即政尊爲太師　漢書音義曰師訓也
應劭漢官儀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太后詔曰太師光
今年老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書曰無遺老成國之

將與尊師重傅其令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以靈壽
杖黃門令爲太師於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用杖爲
續漢書曰趙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即太師也　獻
帝春秋曰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
與卓爭權後嵩爲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
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
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公今日變爲鳳皇卓笑曰
卿卑服何得不拜　晉書載記曰蜀李壽以安車束帛
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
隋書曰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特

拜不名賜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拜
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當時無比　唐書
顏眞卿傳德宗立拜太師正色立朝剛而有禮晚節偃
蹇爲姦臣所擠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唐書
裴度拜太師平章事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
不悲其風烈　五代史曰馮道爲太師以舊德自處然
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　東
都事略曰文彥博召赴闕司馬公言若令以正太師平
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遂詔一月兩赴經筵六
日一入朝至都堂商量事

太師三

原 尊師 問道 漢詔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大戴禮帝入太學承師問道 布衣 青蓋 張良世家封萬戶侯爲帝王師布衣足矣後漢書董卓爲太師乘青蓋車三公御史大夫以下皆拜
經邦事 秉國均 尚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孔安國注云師天子所法也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有德乃堪之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毘俾民不迷鄭箋云毘輔也言尹氏居太師之官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
毘天子 備國師 上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詳太師二
燮陰陽 經禮樂 上詳三公總載大戴禮曰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樂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今之世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
訓帝躬 持國政 應劭漢官儀曰平帝元始元年孔光以太師見授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德行醇淑道術通明宜居四輔職訓導帝躬下詳秉國均注

得於磻谿　賜以靈壽史記周文王得呂尚於磻谿以爲師謂之太公武王即位尊曰
師尚父成王即政尊爲太師詳云姓師尚父時維鷹揚下詳太師二　增獨班　優禮
會要元祐元年四月詔守太師致仕文彥博赴闕起召疏拜肩輿至下馬處子弟一人扶掖出入依班
見任宰臣一詳上太師一　並除　特拜朝野雜記故事太師未嘗並除紹聖初始有
文潞公彥博吳榮王顥宣和中蔡京魯公童貫師王神靖公象初燕王俁越王偲紹興中秦申王檜太師
後紹興末史會稽王浩拜太師者秀王伯圭又嘗曰蔡京隆至紹熙末宰臣生拜太師者五人伯圭文彥博蔡京
史浩拜太師奏二人以粗臣排其他皆要政加恩云　鞍馬　銅羊淳化二年正月賜之故事右
韓太師無生及國信之例晉書魏舒太師以禮及太章事告老以特進太師加以鞍馬晉書之故事東都
事中晉之命又遣使以第書賜卿別有鞍馬晉時以太師令國之故事以給太師家居朝
鄉黨之會用表以示異朕特以示殊禮太師也之意甘上
勳在廟社

名聞華夷東坡文太師口宣　職守三公　儀刑四海宋百官志
守一公之號太師居上分紀曰置太師以師範一人儀刑四海
太師四
原周公尚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張禹前漢以論語教授成帝
事喻德禮記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　天遣汝師六韜文王卜畋史扁曰非熊
非羆天遺汝師　民具爾瞻詩赫赫師尹　蔚爲帝師又選　出則有
師禮　冠三公之首　爲四遜之儀　當至聖之朝
居太師之任　周寵元勳任先呂尚　漢崇碩德選在
孔光　增父師書畢命王若曰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　師臣晉書軒轅聖人
伏羲臣　維師李德裕行襄公周師太師制維龍飽岳子維師　師台楊大年德茂師台
而投

也
優拜非常例分紀西京留守太保趙普爲太師西京見聞錄國元臣故優拜之非常例
特拜用優禮詳前太師一
太師五
增銘唐權德輿太師忠武公渾瑊銘曰北載斗極陰方
尚武元金朱輪錫命都府太師開代感會雲雨四征庇
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肆勤卓行深入致果忘身
弱冠摧鋒環列南軍中興之後書社策勳援枹兩河轉
戰三秦靈朔郇邠所居必聞出統蕃衞入司徼循時丁
阨難節冠羣倫逋誅煽結狂猘宮闈西平鞠旅公亦援
鉞既臨延秋如火烈烈休士退舍時惟不伐祲沴乖方
蒲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撫封膺命長春克成厥功闢
辟勞重靡有不公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
有翼乃敷仁澤乃布修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
府是獎是陟秩秩　易名以尊以飾材官介士鹵簿崇儀
大隧解原終南之北萬邦作憲永代是式追琢磬香與
唐無極　又權德輿贈太師崔倕神道碑銘曰奕奕四
姓崔爲之冠聽其門牆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多才
如彼樓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炯如貫珠煥
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亦既堅茨生逢
艱虞戎夏交師獻俘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叢飛輓四

馳歷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糴乃分行使治粟爲邦其道一致蒲實近地豳爲利泓使車來思劃獎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羸奏課連最德音褒明就加執法好爵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拚生樹德本發揚淑聲上聞軫懷侑樂爲停贈褪之禮侔於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太丘隆德乃榦於後家有令子妻爲壽母二十餘年人倫之旨六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鳴環交讌庭户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爲甲族今爲與門天爵人爵蔚然而爵先德蔭之黙如重雲孕和含粹濯潤本根景亳之源圖書之川陽陵帝壇礪礦與琛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於碑前

太傅一

原 太傅古官周成王時畢公爲太傅 漢高后元年初置太傅金印紫綬 初用王陵後省 八年復置後省 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 平帝以孔光爲之 後漢有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道無常職 光武以卓茂爲之薨省 明帝又以鄧禹爲之 禹字仲華以元功明[illegible]三陟 注見東觀[illegible]帝以[illegible] 世古佐爲國元老乃以爲太傅和帝即位幼弱以[illegible] 忠有高名爲內諸七微爲太傅自官總己以聽之思黃與爲北 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則省 胡廣注曰猶古冢宰總己之義 桓帝踐阼已加元服不復置傅但令太

尉胡廣司徒趙戒領尚書事至靈帝復以陳蕃爲太傅與廣參錄尚書事 陳蕃志欲芟夷閹豎以清本朝世亂陟用頹廢身胡廣代之拱默而已 魏初置太傅以鍾繇爲之 鍾繇字元常遷太傅有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疾朝見皆使乘輿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 晉宋金章紫綬進賢二梁冠介幘絳朝服佩山元玉 梁後魏北齊後周及唐皆有 增 宋遼金元明見總序

太傅二

原 大戴禮曰傅之德義 又曰天子不惠于庶民不信于諸侯不誠于戎事不誠于賞罰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 增 漢書音義曰傅覆也 原 賈誼書曰昔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不與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爲不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齊職儀曰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爲太傅遷太師秦無其職 增 漢書曰王莽權日甚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云帝幼小宜師傅領宿衛明年徙爲太師莽爲太傅光當稱疾不敢與莽並 原 應劭漢官儀曰世祖中興特遣使者備禮徵卓茂策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卓茂爲太傅封宣

德佚 **增** 東觀漢記曰胡廣為太傅總錄尚書事時年
八十而遇事克泛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
稱老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
益　後漢書曰張禹遷為太傅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
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
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應劭漢
官儀曰和帝冊故太尉鄧彪以元功之族三讓彌高令
以彪為太傅　晉書曰何曾為太傅乞遜位詔會朝劍
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
原 曹植輔臣論曰蓋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
阿保不傾羣言系于口而研摭是非典誥總于心而惟
所用之者鍾太傅也　沈約宋書曰晉宣帝為魏太傅
誅曹爽後置左右長史掾屬舍人各十人事既非常加
又領兆準例也 **增** 後魏書曰淮陽王欣大統中為太
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
此何欣遜謝而已　北齊書曰高歸彥作亂冀州詔段
韶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
歸彥果園一千畝　後周書曰王盟為太傅盟姿度弘
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
尊重之　語林曰太傅府有三才裴遐清才潘陽中大
才劉慶孫長才　宋東都事略張士遜上章請老就拜
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就第十
年而薨年八十士遜歸老范仲淹適守鄧州士遜還鄉
仲淹置酒月會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
係年錄云紹興十一年韓世忠以太傅奉朝請秦檜
主和議世忠乃力求閒退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
時騎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亦
罕得見其面云

太傅三

對 元老　中庸 東觀漢記詔云行太尉事趙憙三葉在位為國元老其以憙為太傅　後漢胡
廣傳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周畢　禹彪 史記周成王即位周公畢公並為太
傳後漢書鄧禹鄧彪並為太傅　橫劒　懸樂 後漢書趙憙為太傅皇太子諸王皇早無
別憙乃橫劒正色以正之丁充二公　賜杖　奪服 後漢書世祖即位卓茂以德行見太
時年七十餘拜太傅賜几杖口口以母憂自乞骸以太傅行三年詔賜牛酒奪服　相天子
錄尚書 尚書曰立太師大傅太保孔安國注云傳傅相天子 下詳大傅二　三讓高
萬事理 應劭漢官儀云和帝冊曰故太尉鄧彪元功之族三讓彌高令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
己以聽 下詳中庸注　明朝章　戒戎事 上詳元老注下詳太傅二　三葉
在位　百官總己 上詳元老注下詳三讓注 **增** 大拜　進封 職官分紀
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尉儀注祭漢議曰凡職其事則備其禮令大拜輔相宜有金石之樂從之又曰紹興十
一年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除太傅進封廣國公又十一月太保樞密使韓世忠除太傅　名冠

天下　志清本朝並詳太傅二
太傅四
原 服進賢冠　佩山元玉晉百官表注云五時朝服進賢冠佩山元玉官品大第一
也　太傅之任大戴禮云天子無恩于父母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制伐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
不敬于祭不厚于德不強于行賜與侈于近臣鄰愛于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
太傅之任也　元功之首應劭漢官儀明帝策書曰高密侯鄧禹元功之首其以禹為大傅也
坐而議政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傅周三公蓋奉天子坐而議政無所不統　在位
罔愆應劭漢官儀殤帝策曰張禹三世在位黃髮罔愆忠孝篤寬其以張禹為大傅　位在三
公上後漢光武徵故高密令卓茂為太傅位在三公之上　與三公絕席續漢書張禹字
伯達拜大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中乃詔禹舍宮內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

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子康執節淳固子康卓茂字也詳大傅二　伯
始明解朝章伯始胡廣字也詳初學記　增 崇帝傅宋史李昭亮制曰其帝傅之崇
奉朝請會要紹興二十一年除大傅仍奉朝請　朝之舊老本紀晉鄭沖抗表致
仕詔曰太傅韜德深粹履行高潔可謂朝之舊老屬以年高告退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几杖
不朝　行常單馬分紀達奚武拜太傅與時好華飾及居重位不理威儀行常單馬門不施戟室
書摠一扇或謂武曰公位冠羣后功名蓋代出入儀衛不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適
事威儀乎言者慙而退　東山之志謝太傅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元功之族
詳前三讓高注
太傅五
原 盛晉齊王攸太傅箴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

文俯察地理創業修道以惠于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援
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固親
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
者彌昏　又王保庶太傅箴曰保傅賢明宗國用寧輔
佐不忠禍及于躬無曰父子無間乃有潘崇無曰父子
無二或容江充志不可解恩不常恃一藥不嘗罪歸許
止一時不恃惡延宗子
原 碑後漢蔡邕太傅胡廣碑銘曰用能七登九命篤受
分社亮皇聖於六世嘉庶績於九有窮生民之光寵享
黃耇之遐紀蹈明哲以保身與福祿於終始五蹈九列

七統三事和神人於宗伯治水土於下台光弼六世歷
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未有若公者焉就皋陶
之闡壽究孔氏之房與通水源於潤下繁后土於稼穡
訓五品於羣黎理人倫於區域曜三辰於混元協太和
乎皇極傅聖德於幼沖萃旦奭之舊職　晉孫綽太傅
褚裒碑曰公資清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深量體於
自然沖識足乎弱冠含章內映而不運皦察之明元識
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塵務不干其度黙爾
獨得膺見莫測其奧加以溫恭孝友少思寡慾都督兗
州刺史將以藩屏畿甸綏撫宇內會康皇晏駕太后臨

朝總已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錄尚書事公
要終之識定於介石雖事已未來而情以本應領以主
少國危方難未夷思清函夏以一天下且帝命所存以
社稷爲寄謀身雖重方此爲輕深爲憂疾俛首撫順公
志在芟夷兇類拯拔吾民繕甲練卒日不暇給者久矣
遂見機而作遣其劒履將龍馬河洛電埽司豫廟算以
逆徒尚繁困獸難逼命公還旆以俟齊舉雖元勳未捷
義聲亦足以振暴於華夷矣銘曰邈邈遠遊亹亹令圖
將激淮海灑滌中區雅業未究哲人其徂敢勒元石敬
刊高謨　晉孫楚故太傅羊祜碑曰稟二儀之純靈膺

造化之沖氣文爲詞宗行作世表遷黃門侍郎受祕書
監公算滅吳之略以爲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
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廣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
敵人之資於是江浦馳義襁負而至雖研精軍政用思
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是以搢紳之士鱗集仰化
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以過也
銘曰金德發暉惟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民主不愸遺
公俾屏聖皇哲人其徂孰不增傷　周王褒太傅燕文
公于謹碑銘曰古者六等官人師傅崇其匡輔一命作
牧侯伯總其專征南仲成薄伐之功吉甫作來歸之頌

若乃仰叶宸曜上屬台階錫之以彝器明之以車服隆
名盛業太傅燕國公其有焉西業開其命緒東海傳其
世祿父曾致平法之科廷尉稱無冤之頌駟馬方駕高
門繼軌公稟山岳之上靈含風雲之秀氣雕良玉於廉
劌鍊貞金於淬鋈於時王業締構國步權輿太祖地雖
二分功猶再駕忠誠簡帝有志興王公運策帷帳參謀
幕府封齊定文成之計間楚資曲逆之奇仲華訪輿地
之圖林叔參兵車之右魏恭帝元年爲大司寇正刑糾
慝國無害馬之倫翦暴詰奸民亡飲羊之俗三刺廌無
簡之文兩造陳禁邪之憲大周受命寶曆攸歸表高惠

之功臣紀河山之著命封燕公邑萬戶姬氏建國君奭
始封昭王禮賢郭隗開館又授太傅本官如先保定五
年賜金石樂一部公世爲邊將少習兵書當敵制機臨
戎應變增壘滅竈之圖題樹繫衆之略軍中罷戰無廢
雅歌壯士志驕時觀投石及乎名高衛霍爵重韓彭錫
邑增於鄭僑賜樂同於魏絳丹節比司隸之貴緹騎埒
金吾之寵座闕倡歌之娛堂無鐘鼓之奏辭功坐樹不
伐征西之勳還第角巾無競龍驤之賞銘曰惟岳降神
應期命世量包川藪道弘兼濟昴宿協符佐旌冥契匪
躬諒直武節横厲函殽重險鐘鼎淪覆潛龍勿用瞻烏

在屋道贊上台功匡下濟條教斯理彝倫載睦懋官惟德明試以功旣移上將實董元戎傳呼甚寵徽章載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寶命維新王猷允塞爵班異姓禮均同德林胡以南易州之北帝曰爾諧俾侯燕國駿駿過隙滔滔逝川明哲詎寶館舍長捐立言不沒遺愛在旃三河斥土駟馬開泉丹旐毀宗元堂啓殯寵贈虛加鸞和空引晏子悼齊隋武懷晉謂天蓋高如何不憖

增 權德輿爲太子太傅貞獻趙憬神道碑曰公保抱之歲生知色養羈冠之年則無幼志及夫被儒服跂法言敬直而文肅莊而溫端誠博物錯綜古今非大中至正

不接于心術貞元八年夏四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明年五月轉門下侍郎以厚德載物以全才宣化舉直盡忠敷納詳明正王度之本去一朝之便事有統紀心無面從嘉猷匡言鎮定弘大謙厚而不伐持平而居易閑邪塞違貞厲而不校陟恪始終帝載用和至若睦中外之姻而均其祿賜嚴宗廟之祀而不理第室啓手足之日家無餘財奉終卽遠待恩禮而後備難矣哉職奉贊書備詳盛烈俾刻金石閟于無窮銘曰晉有成宣代稱忠勳先正常伯匪躬事君纘服于公爲時獻臣德不踰閑心不違仁貞其所履以翼天子大猷是經中立不倚

乃賦明命宜踏遐紀吾道方伸修途遽已緜原蒼蒼宰樹成行令名章章樂石在傍噫嘻太傅之風永代不忘

原 表陳沈炯爲陳太傅讓表曰奏六代之舞不能祚天具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延首當闕轉增危慄百川沸騰百室如燬釋位同謀諸侯總至盟書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幅巾衡巷口絕平吳朝遊赤松暮過濟北出就侯服入覲龍章則四郊有壘誰守社稷如其雄戟在前強弩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綠䴉之鼎軍威重於護將國禮貴於塞門則臣道尚卑孰云非逼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園謁太祖之廟不以九族違恩義不以

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北極同壽朝廷與南山同固

增 啓宋楊萬里賀史丞相除太傅啓曰師臣巽命帝傅升班七十從心公亦何心於極品三千同德獨高崇德之紹勳叶朱末介幘之祥增黃耳玉鉉之重切以傅者傅之德義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哉臣作股肱罕有是父有是子若西京厚王陵之寵及東都旌卓茂之年雖加衡統以磐纓俱匪箕裘之鼎彝於皇孝廟舊學越王當淳熙丙午之壽上皇以正月戊子而進亞父今專槐之正位有喬木之世臣父子一家兩兩齊三台之色君臣千載重重聚四紀之間賁然絲綍之新復此青氈之舊

某官清和而任直大以方無敵知儒者之真可久見賢人之德上念慈闈之訓日思元老之功無官酬公維師尚父猶堅謙抑力反渙揚始隆絕席之班式舉載輿之典虹明帶玉龜鈕印金備衮冕之上儀增衣冠之盛事改容而禮論道以經平淮用八千兵更酬謝傳蒼生之志辭齊封三萬户會尋留侯黃石之盟某久累播均選瞻巖石聳聽上卷之一命阻陪潭府之三才斐然成章是以有慶乘雪邊之節傳無因拜壽杖之尊窺天上之階符顧長輔化樞之運

太保一

原 太保古官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 周成王時召公爲太保 增 周禮曰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也 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失節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 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召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 原 應劭漢官儀曰太保古官保養也又曰太保謂保安天子于德義禮記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 周禮入則有保 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莽爲之 光武中興省

魏初不置末年始置太保以鄭沖爲之 沖字文和 位在三司上 晉武初踐阼以王祥爲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 汝南王亮爲太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衞瓘對掌朝政又衞瓘爲太保以公就第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也 章綬佩服冠幘與太傅同 梁後魏北齊後周隋及唐皆有之 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賓季謨一人而已 增 宋遼金元明見總序

太保二

原 呂氏春秋曰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田於雲夢三月不返得丹陽之姬朞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以臣爲保今王朞年不聽朝王罪當笞王伏臣將笞王王曰敬諾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曰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保申之力也 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泰始元年拜太保三年春御史中丞侯史光上言曰祥久以疾病闕廢朝會應免官詔曰太保者耆艾元老高行清粹朕所毗倚以隆道弘治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 增 晉起居注曰太保衞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其給兵

騎千百人。原沈約宋書曰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訓護天子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矣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 增崔鴻十六國春秋蜀李雄錄曰雄異母兄始字伯敬爲太保善撫士衆衆多歸之時人爲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 五代史曰趙光逢以司徒致仕大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 宋會要曰天禧元年二月司徒平章事王旦加太保 熙寧元年潞國公文彥博以太保兼侍中再任彥博辭太保止受所加封再任從之 紹興十年少保萬壽觀使兼三鎮節度使劉光世除太保 紹興十年少師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除太保

太保三

原賵刀 賜絹上見三公注 晉錄咸寧二年制故大保王祥司空王基各賜絹五百匹 上公 元老訓大保一 安天子 諫王惡詳太保一 任伊尹 職召公詳太保一 明允篤誠 高行清粹詳太保二 增訓護 保衡太保所以訓導人主導以德義者也 書君奭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 訓王 撫士旅獒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下詳太保二

太保四

原金印紫綬漢書百官表云太保孝平皇帝元始元年以置金印紫綬 周成王時召公爲之 漢平帝七綬之東觀漢紀元始元年拜王莽爲太保 當

垂拱之代 居論道之司 周寵元勳任先召奭 晉推碩德選在王祥 增保安德義孔注尚書太保保安天子於德義 隆道弘治詳太師二 尚德依仁分紀晉宋詔曰大保何曾尚德依仁明允篤誠 弘崇先皇光崇帝業 同日降制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王元儼同日降制加太保三公并除雙員

太保五

增碑 周王褒太保吳武公尉遲綱碑銘曰昔者王室藩屏周德謂之宗親列國諸侯異姓稱爲伯舅元勳懿德姬姜齊魯之封琥爵嚌庸漢重韓吳之秩司勳載其弘烈典冊備其徽章山甫式列辟之功紀績廟器莊叔匡成獻之難昭德彝鼎鴻名盛業公實兼焉公命世挺生應期閒出嵩華峻極降神岳之上靈霜露所均體中和之秀氣危松擢本且觀後凋之質貞桂挺生便體冬華之秀是故以辰昴膺慶風雲元感者焉公柔順內凝英華外發斧藻仁義珪璋令範危勁之節冠四序而踰秀堅貞之操經百鍊而不銷加以逢門射法遠中戟支養由箭初适穿懸葉巧極將軍之伎精窮校尉之官及年踰文服任隆台衮甲第當衢傳呼啓路不以寵貴驕人每以卑恭自牧易簀之言無忘寢寐城郢之志終於瞑目銘曰珠角應期山庭表德出忠入孝自家刑國人物

冠冕彝章表則任屬屯警官聯極侍行部六條議班三吏逝水詎停光陰不借遽辭逆旅俄悲怛化旌舒夏綠棺陳衛幕北郭人稀西山景落三千不見九原誰作銘玆鼎彝永傳嵩霍　庾信太保燕門公紇干弘碑曰公本姓田氏虞賓在位基于揖讓之風鳳皇于飛紹於親賢之國論其繼世之功則狄城有廟序其移家之始則長陵有碑況復高廟上書小車而對漢祖聊城祭鳥長兵而驅燕將公以胎教之月歲德在宮誕載之辰星精出昴既而受書黃石意在王者之師揮劍白猿心存霸國之用常願執金鼓而問吳王橫瑚戈而反齊地有志不就忠貞死焉銘曰移苗返葬徙柩山行靈轜隴水哀輓長城山如北望樹似東平松門石起碑字金生眇眇山河縈縈肖子泣血徒步奔波千里孝水先枯悲雲即起世數存歿哀榮終始

三少總載一

增 通典續會要曰周以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通典曰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秦漢而下省後周置三孤以貳公宋初沿唐制置三師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元豐肇新官制於三師三公與所改政和二年詔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非三公之任乃今之六曹尚書是也太尉秦官居主兵之任亦非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並罷依周制立三孤之官乃次輔之任或稱三少爲次相之任　大戴禮曰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　又曰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　又曰天子宴私安而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飫飽而強飢而惏暑而渴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待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爲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案注飫過其性也惏貪殘也

三少總載二

增 史記宋世家問於太師少師注曰少師孤卿比干也

前漢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六卿　政和間除童貫制極貳公之位敘　宋會要云紹興九年節度使韓世忠除少師十年少傅節度使張俊除少師二十八年少傅節度使楊存忠除少師孝宗即位九日少傅四川宣撫

使吳璘除少師　紹興六年少保節度使張俊除少傅
七年少保節度使楊存忠除少傅　紹興元年少保左
僕射呂頤浩罷少保除特進先是頤浩言少保之官自
陛下臨御未嘗輕授望追寢成命除一階官故有是詔
至七年三月自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府儀同三司充浙
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始除少保

三少總載三

增 爵弁　皮帛 春官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王之大夫爵弁自祭家廟者孤爾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　孤卿　次傅 前漢百官表云少師少傅少保為孤卿宋職武官部

私聞除錢昂壽制云元系赤號進次傅之崇名　亞師　次相 祁寒除楊戩制云俾陟亞師之列孝韓亞師虎陟下詔二少二　亞傅　亞保 初寒除余深制云傅公洪化雞學亞傳保之位孤熱又除外朝前制云吹璧亞保之位孤於外朝見　貳三公　弼一人

三少總載四

增 特揖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孤卿特揖 射兼總管使張浚可罷右僕射信軍節度使判福州以知府事　特授 宋會要云紹興二年少傅寧國公張浚特授少師特進尚書右僕射　奏事特授 宋會要紹興十二年右僕射張浚入朝奏事特授少傅封魏國公以二十年使都督江淮軍馬　特授進封 宋會要元年十二月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陳康伯特授少保進封信國公以乾道元年十二月授少保大觀文進封　是命 宋會要以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充四川宣撫使進封國公判信州又以乾道九年四月左丞相華國公允文特授少保

貳公　次相　左棘　列棘　棘位　篆
車　辭榮上宰　進位貳公　誕布制麻　晉班孤棘
極貳公之高位　進次傅之崇班

三少總載五

增 碑 唐蘇頲右僕射太子少師唐璿神道碑曰於戲惟
公浚明前典允迪古訓總而成之入則獻規出不言政
石建孔光之比浸勝千里通知四夷子房充國之亞爲
將軍尊重于位而謝賓客公之不敢專爲丞相闢陳其
端以歸人主公之不敢伐如是則鏤彝器圖旂常載史
官列盟府矣夫翠鵠犀象非不寶也有其用則不全麟

鳳龜龍非不靈也無其時則不至若乃時已偕用不竭
身已康名不滅者旣明而且哲也公上惟祖禰傍至功
總貢於槐里之閒謹原之右卜其兆圖其域各以族而
爲之度焉昔禽息進里奚於秦而繆公之政厚虞丘進
叔敖於楚而莊王之力霸故有世祀而代祿焉則我師
臣討功者子私風小彼秦楚之事大哉韋平之烈謀可
久者敢作銘曰稽古陶唐惟帝之初遷虞事夏俾侯而
起居盤峻峙令德之祉亦曰縣系誕生君子君子伊何
邦之宰臣宰臣伊何秉我洪鈞登于廟堂王躬是保服
于戎狄公嘗致討事惟一心恭乃三命從讓頤老歸閑

體正天也不慭人之云亡大夫掌域郡公會喪咸陽北坂渭水南渡其如邢山永此防墓

增 啓宋鄭雲巖賀鄭少師啓曰恭審涓吉宣麻敷恩升棘貳公弘化一通橫寶帶之輝宗德報功六纛畀錦鄉之節勸經幄上投室國中異數便蕃羣瞻脅動若稽昭代率重元勳潞公以維垣而陪講筵忠獻以本鎮而膺受鉞或爲內相而侈帶圍之詠或由舊學而賜京第之居是皆昭一時非常之恩未有備今日極盛之典恭惟某官沈潛而有略真實而無華不知三公之爲尊依然寒素如見一介之有技納之陂汪憂國形癯愛君心赤

方更張于新化爰圖任于舊人非道不陳王前與與如也斯謀惟我后德贊贊襄哉業之隆者酬必隆眷之厚者施亦厚此禮非諸臣之敢望惟上知我公之獨深非但勸當世之至忠又將貽後王之不則賡歌相戒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難老爲期受命長矣茀祿康矣某白遊環辟久囿大鈞聞盛事之巍煌倍輿情而欣忭乘當時之驛傳適綴稱觴望武公之威儀就加衆笏永言頌詠罔旣編摩　李梅亭賀史丞相除少傅啓曰雄麻渙命孤棘升班相堯之功已書二十八載之半弘周之化始介三公九卿之間取之甚嚴簡在則厚恭惟某官直方

而大智勇且仁海晏河清藉整頓乾坤之手天明地察鑒經綸社稷之心奏琴瑟改絃之功贊匕鬯主器之治進律固加於有德酬功眞恨於無官剗如拔去凶邪收洪範福威之柄且復芟夷煩亂整素王筆削之功是皆非常之元宜受不次之賞猶且固辭於專面姑令明陟於貳公惟時亞保之休蓋古司空之選若稽漢制專司萬乘之宴私其在周官實任兩儀之寅亮聊丕昭於蕃錫豈盡答於元勳昔魏王再相於淳熙首升此職故高宗獨稱於德壽謂無幾人爰正師垣宏開壽域尚式周公之猷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覲文王之耿光心乎

愛矣遐不謂矣某欣逢盛典倍激歡悰歌芘士之詩敢忘燕雀之賀廈作得賢之頌或儕蟋蟀之吟秋　陳賓窗賀錢少保啓曰顯詔元臣榮躋亞保傳家而爲碩輔信槐棘之罕聞去國而有殊褒又枌榆之創見尊榮廟社開闢江山切以知進知退者所以爲名節之全善始善終者所以爲寵靈之備歷觀往事多媿此言或朶頤鐘鼎而不爲閒適之人或掉臂山林而無復便蕃之渥臣旣懷利君亦少恩但思締合於一時遑恤譏評於千載必聖賢之胥遇能道德以相求可去則去旣不較於升沈當褒而褒亦豈問其出處爰有方來之綸綍及乎

告老之軒裳自古無多如今寡二某官唐元凱之器度漢章平之勳庸早陟黃扉誠欲扶於民命晚投綠野正不係於身謀蓋陽和已播則有收斂之時而雷雨既行則有蟄藏之日天運猶爾公心可知方將蟬蛻囂塵鴻冥寥廓自適於逍遙之境永遊於安利之淵奈盛名愈抑而愈高聖主緬睞而彌睠惟朝綱肅靜則思更化之人惟邊報安寧則念和戎之客雖其既去尚擬重來亦何愛於褒恩不少伸下別緒願以九重之此意與夫六合之具瞻儲養神明調娛氣序使日月併其不老而乾坤與之俱閒或再位於元台抑亦公之餘事某曩懷附

鳳比復登龍忽傳異詔之丁寧切倍常情之呼舞但忻寰海見明良天合之情肯爲鄉閭草世俗雷同之賀

淵鑑類函卷六十三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設官部四 宰相

宰相一

原應劭風俗通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蒼龍而辨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謂之六相虞舜臣堯舜爲臣堯舉八凱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爲八凱即垂益禹皐夔之倫庭堅即皋陶字使主后土后土地官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揆度平也成舉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爲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謂之十六相六族亦下及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

仲虺爲之伊尹號阿衡仲虺臣名爲湯左相武丁得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武丁殷之高宗也得賢相傅說足禮命之以爲相使在左右也周時名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亦其任也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茂爲左疾爲右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爲丞相及始皇立尊不韋爲相國則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漢官儀云皆周時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初有左右荀以時秦本次國命卿二人丞以置左右丞相無二公官至二世復有中丞相二世已誅李斯乃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漢高帝即位一丞相綠綬惠帝二年拜曹參爲假左丞相即漢即丞相當有左右今言一丞相或漢書之以蕭何爲之及誅韓信乃拜何爲相國何薨以曹

參爲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丞相月俸錢六萬成帝綏和元年御史大夫何武建言古者民譁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三光日月星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大化久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於是上拜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爲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爲宰相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先令一官平章事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宣韋賢匡衡爲宰相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爲御史大夫又蕭望之還朱雲曰吾備位將相當任御史大夫及前將軍至哀

議官罷

帝復罷大司空大司空先據秦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祖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賢相參職一人天下安寧今更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置大司空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有敘所以尊德重國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非所以重朝廷也今宜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百寮率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百寮之元壽二年更名丞相爲大司徒初漢制常以列侯爲相唯公孫弘布衣數年登相位武帝乃封爲平津侯其後爲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也漢光武紀不發兵或自以爲丞相更始封又以爲大夫奔歡後會校之丞相封其明而內朝足以爲賢君黑陳詞賢足位爲上相是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無不統焉故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皇帝見丞相起白事敎令稱曰君侯相爲上

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起立乃坐贊稱曰敬謝行禮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也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後漢三公疾令中黃門問疾黃門郎九重者或侍中即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宜爲黍米不當言稷臣作酒自有異爲上中下宜非必一繫於米也蕭何爲相國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及之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數爲丞相遵何約束又田千秋無他才學以一言寤主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有也又韋賢以儒學爲宰相爲丞相寬大好禮義掾史有罪不宣時休告從家無按驗客或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長

所對艾乎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用爲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是宮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嘗出逢群鬬者死傷橫道吉不問掾史又怪之吉前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之問吉曰民鬬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吾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又韋賢字長孺爲丞相年七十餘乞骸骨歸私第丞相致仕自賢始也又孔光將受拜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未拜上暴崩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印綬又薛宣爲丞相府辭不受其萬錢書不復以爲大體不海賢相侯故事然官屬讀其項臨無大體凡丞相府門無關不設鈴鼓言其大開無節限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衆務則三公復爲宰相矣御史代丞相有蒼頭字宜祿至漢代以爲常白劇叩閤呼宜祿至以爲有所關至於中元以後事歸臺閣則尚書官爲機衡之任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

相而以曹操居之又有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爲司徒吳有左右丞相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爲樞機之任說在中書令篇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相國齊王以司馬師爲之晉景帝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爲之晉文帝晉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復置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則與司徒不並置矣丞相與司徒廢置非一其後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爲宰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晉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並爲之元帝渡江以王敦爲丞相轉司徒荀組爲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爲留府敦不受成帝以王導爲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爲司徒府相國丞相皆綠盭綬盭音戾宋孝武帝初唯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始如故亦有相國丞相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元玉相國則綠盭綬也齊丞相不用人以爲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罷丞相置司徒陳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並爲贈官按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爲贈官或則不置自爲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眞爲宰相者不必居此官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爲中書監令並掌機密晉武帝詔以荀勖爲中書監侍中贊朝政張華

爲中書令侍中劉卞謂華曰公居阿衡之地東晉庾亮傾永相大爲中書監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庾亮以法裁物頗失人心至此經綸時務并擢後進朝野注心咸曰實相殷浩爲揚州刺史參綜朝權王敦爲大將軍侍中上表曰臣備位宰輔謝安爲中書監錄尚書省事宋文帝初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後以江湛王僧綽俱爲侍中任以機密後又以殷景仁爲侍中左衛將軍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左衛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初王弘爲江州刺史加侍中後徵輔政以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尚弘求讓首爲文帝所任與華相等華常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息云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理湛母憂去職後徵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沈演之爲侍中衛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俱爲優重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齊王儉爲侍中尚書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明帝顧命江祏兄弟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更日帖敕時呼爲六貴皆宰相也梁何敬容初爲吏部尚書侍中時徐勉爲僕射參掌機事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敬容遂爲僕射掌選事侍中如故此並爲宰相後敬容屢轉他官參掌如故又王訓爲侍中武帝問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彥回宋明帝時爲侍中又周舍卒後朱异爲散騎常侍代掌機密北齊韓戴爲中書令事後司空自以加爲監發台銓按此則或掌機密或委尚書或綜機權或管朝政或單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顯命皆爲宰相也然侍中職任機務之司不必他名亦多爲宰相其有侍中兼外官若宋王弘侍中兼內官若沈演之其例不少則非宰相蓋在當時委任而已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何敬容獨勤庶務爲代所嗤鄙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俗尚於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代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滋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而更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

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俱置之（神瑞元年置八大人官總理萬機時號八公）然而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爲樞密之任（說在侍中篇）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爲左右各置府寮然而爲宰相秉持朝政者亦多爲侍中（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同爲宰相皆兼侍中）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以楊堅爲大丞相罷左右丞相官隋有內史納言（即中書令侍中）是爲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柳述爲兵部尚書參掌機事又楊素爲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唐侍中中書令是眞宰相（尚書左僕射亦不爲宰相其間或改爲納言內史左相右相黃門監紫微令等其名其本即侍中中書令也其後四員其僕射貞觀末始加平章事方爲宰相見僕射篇）以他官參掌者無定（[illegible]）

貟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勣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也永淳弘道之際裴炎爲正議大夫守侍中崔知溫爲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劉齊賢爲中大夫守侍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後此當以階卑官高令所尚授後司三品下當侍從侍之制其後亦有官卑爲侍中中書令者即更不言）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爲宰相（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責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敕疑有不穩必須執之）亦漢行丞相事之例也（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書曰周澤行司徒事如眞）自先天之前其貟頗多景隆中至十餘人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爲限或多則三人（武后聖曆三年四月敕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賜食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開元十年十一月敕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宜共食實封二百戶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天寶十五年之後天下多難勳賢並建故備位者衆然其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舊制起居舍人及起居郎唯得對仗承旨仗下之後謀議不得聞武后時文昌右丞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無紀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而知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則宰相一人撰錄每月封送史館謂之時政記自璹始也）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爲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筆每一人知十日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執事政筆印）

增　德宗時常袞爲相奏貶中書舍人崔祐甫

爲潮州刺史上以爲太重貶祐甫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御向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袞爲欺罔大駭乃貶袞爲潮州刺史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宰相之職無常貟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師爲之其上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

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并兼修國史並除爲參范質昭文學士王溥兼修國史魏仁浦集賢學士此三相制也唐以來三大館皆宰臣兼之宋仍唐制知政事堂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其除授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庭別設磚位敘尾署銜降宰相一等乾德二年以趙普爲相上欲爲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問陶穀下宰相一等何官穀引唐參知政事爲對時居正爲樞密直學士呂餘慶爲兵部侍郎乃命二人以本官參知政事蓋未欲遽與普齊也史臣曰按唐參預朝政參知政事等職皆宰相任也高宗嘗欲用郭待舉參知政事以其資淺上令同承受平章事則平章亞於參政矣穀言失之至道二年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印同升政事堂二年詔復如舊制參政押敕齊銜行馬爲自寇準始後遂不易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

同平章事者謂之使相不預政事不書敕惟宣敕除授者敕末存其銜而已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皆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李崇矩爲樞密使命下無宰相書敕使同翰林陶穀穀謂自昔輔相未嘗虛位唯唐太和中甘露之變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書敕竇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令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書敕上從之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三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二左右僕射爲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獨中書取旨而門下尚書之官爲首相者不復與朝

廷議論時王珪蔡確俱爲宰相確奏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設遂以兩僕射行三省事而確爲次相專政珪不復預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自紹興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復爲左右僕射　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參酌三省之制舊尚書左僕射今改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尚書右僕射今改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改爲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乾道八年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

詳定敕令所言近承詔旨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令刪去侍中中書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緣舊左右僕射非三省長官故爲從一品今左右丞相係充侍中中書尚書令之位即合爲正一品從之丞相官以大中大夫以上充參政以中大夫以上充常除二員或一員嘉泰三年始除三員故事丞相謁告參預不得進擬惟丞相未除則參預輪日當筆多不踰年少纔旬月獨淳熙初葉衡罷相龔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創見也　遼北面北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皇族四帳世預其選南宰相府掌佐理軍國之大政國舅五帳世預其選各有

左右宰相二人下有總知軍國事知國事南面有大丞相左丞相右丞相平章事參知政事等官列于中書令下有左僕射右僕射等官列于尚書令下遼有五京聖宗時設東京中京南京宰相府各有左右相左右平章政事統和二十一年七月名北府宰相蕭塔烈葛南府宰相漢王貼不及南北院樞密使等賜坐論古今至道　金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員正一品平章政事二員從一品爲宰相掌丞天子平章萬機左丞右丞各一員正二品參知政事二員從二品爲執政官爲宰相之貳俱列于尚書令下海陵天德三年五月以戒敕宰相以下官詔中外世宗大定二十四年閏十一月制外任官嘗爲宰執者凡吏牘上省部依親王例免書名二十五年十月以宰臣年老艱於久立命左右置小榻廊下使少休息章宗明昌三年尚書府奏知河南府程嶧乞進封父祖權尚書禮部党懷英言宰執故除外任長官其佐官以下相見禮儀皆與他長官不同其子亦得試補省令史且祖父封贈禮當不同合與宰執一例封贈從之承安三年四月諭有司宰相遇雨可循廊廡出入宣宗興定三年四月以天暑詔宰相四日一奏事　元宰相正一品銀印統百官率百司居中書令之次令缺則總

省事佐天子理萬幾初職官未設太宗始置右丞相一員左丞相一員世祖至元後尚書省與中書省更變不一丞相增減無定武宗至大四年尚書省仍歸中書丞相凡二員自後因之不易至正間復有添設左丞與右丞之名平章政事四員從一品掌機務貳丞相凡軍國重事無不由之文宗至順元年定置自後因之至順帝時復有添設第三平章之名至元十五年上諭昂吉兒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爲稱職爾縱有功宰相非可覬回回中如阿合馬阿里皆才任宰相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或可以相位處之耳　明宰相建置沿革詳内閣大學士中

宰相二

增 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説築傅巖之野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若黄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雞乎雖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黄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

君魚鹽啄君黍粱無此五德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若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餽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毁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用爲相三年燕政大治哀公喟然太息爲之避寢 原 史記曰甘茂學百家之說秦使茂定蜀還而以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樗里子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事武王以爲丞相使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甚敬之昭王即位樗里益尊 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昭王十六年而冉相秦魏人范雎譏穰侯越三晉以攻齊以此

時于說昭王昭王用雎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乃免相就封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又曰秦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 又曰李斯爲丞相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甚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又曰二世既誅李斯乃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 物理論曰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爲二府焉

漢書曰蕭何沛人陳豨反上自將聞呂后用何計誅韓信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户卒五百人爲衛衆人皆賀邵平獨弔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平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 又曰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裝吾將入相使者果召參參爲相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酒醉而後去終莫得說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飲歌呼從吏患之請參遊後園幸相國召案乃反張坐飲歌呼與相和參見人細過專掩匿之百官皆歎 又曰樊噲爲左丞相先黥布反時高祖常病甚

惡見人臥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又曰王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

所不可大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高皇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　又曰張蒼陽武人也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之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年百歲餘乃卒　又曰文帝朝而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決獄一歲幾何勃謝曰不知又問曰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謝曰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答上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illegible]原曰主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夫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耶于

是絳侯自知其不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顓爲丞相　史記曰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漢書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　漢書曰公孫弘淄川人武帝以弘爲丞相丞相常以列侯爲之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十戶弘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蔡義河內人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上疏臣行能無比容貌不及衆而不棄人倫者以聞道于先師自託于經術願賜淸閒之燕以詩授昭帝爲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

又曰韋丞相魯人也以讀書術爲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元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爲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元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

又曰魏丞相者濟陰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後敢入　又曰丙吉爲丞相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汚丞

相車茵耳遂不去也　又曰匡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　又曰王商爲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單于來朝引見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之歎曰此眞宰相也　又曰王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薛宣爲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並居位八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爲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爲相衆人爲駿恨不得封　又曰王嘉字公仲哀帝時爲丞相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　漢舊儀曰丞相車兩黑轓騎者戈絳掾史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

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閤曰黃閤　又曰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病上遣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奉書駕輅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爲庶人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騅騮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賜歸田里思過　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寮亦然朝廷遣中使太醫高手賸蓋絡繹　獨斷曰相國自蕭何以後殆非復人臣之位　增蜀志曰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魏明帝使張郃距亮亮使馬謖督

諸軍在前馬謖違亮節度爲所破戮謖謝衆上疏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共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劭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　又曰顧雍爲丞相孫權常遣中書郎詣雍有所諮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雍即與相反覆究而

論之爲設酒食如有不合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退告權權曰顧公懽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意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萬彧爲右丞相王蕃嘲彧曰魚潛于淵出水吹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彧自出溪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彧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于日月多見其不知量耳　晉書曰山濤薨魏舒領司徒有頃即眞舒居位持重不顯人之短咸推有宰相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

餘財　齊書曰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唐書曰杜景儉爲相則天常以季秋月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爲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爲宰相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

曰卿眞宰相也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　又曰楊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廊堂未數日人心自化　又曰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員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肅宗許令直事者一人假借同列之名以進遂爲故事　又曰貞元九年詔丞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不言于是奏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秉其必迭以應事皆從之　又

曰李藩拜門下侍郎時王鍔領軍太原用錢千萬賂貴倖求兼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别作奏豈有以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别作奏事果寢　又曰韋處厚爲相時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臣奏事得請猶往中變處厚嘗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爲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横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

固宜親重竇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所當委信微臣才薄首當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詔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啓論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言裴度勳高望重爲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以壯國威帝皆納聽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横議　又曰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年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又曰會昌元年

中書奏請依姚璹故事宰臣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
之　因話錄曰張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三代掌書
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賀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
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　又曰梁太祖以來
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
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高祖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
專橫故即位之初但命宰相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
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
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參判　宋史曰趙普既相以
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

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
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
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
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嫂呼之因與普
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
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
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
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
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
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

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
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
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
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
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
之矣自是不敢復言　又曰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為
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　又
曰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
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至是文彥博與弼
同名至郊諸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

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
之語翰林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
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于夢卜哉脩頓首賀會彗出
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
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又曰韓琦為
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歐陽脩三人同
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脩以兵民官吏財利
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
有司　又曰陳升之既相神宗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
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

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
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
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
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
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能曉事又執拗耳　又曰司馬
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
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
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
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
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邊人聞之敕其邊

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又曰馬廷鸞
扼于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
辭度宗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
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
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宰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
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元史曰耶律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
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
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
得卜激怒皇叔斡眞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

不宜重用因誣搆百端必欲置于死地鎮海粘合重山
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
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
之帝察斡眞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訴帝
命楚材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
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近侍曰楚材不較私讐
眞寛厚長者汝曹當效之帝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
幣及倉庫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
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
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又曰元何散奏事畢帝問曰

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
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
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
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
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
古勳臣阿散西域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
荅沙為右丞相阿散任左丞相

宰相三

原 阿衡 補袞 詩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注云謂伊尹也言湯所依倚而取平也衡平也詩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言能補君之闕 帝賚 嶽降 高宗夢得說曰夢帝賚予良弼乃俾以形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宰相 十四

開閤 [illegible]

杜門 [illegible]

周名 [illegible]

蕭曹 [illegible]

代爲股肱 [illegible]

鼎鉉 [illegible]

巖廊 [illegible]

乞骸骨 [illegible]

伐西蜀

擊匈奴 [illegible]

秉國均

執政柄 [illegible]

萬樞

納百揆 [illegible]

增 熙載

調元 [illegible]

股肱

喉舌 [illegible]

鼎臣

堂老 [illegible]

黃閣 [illegible]

黑輪 [illegible]

風流 [illegible]

清白 [illegible]

探丸 [illegible]

夾筯 [illegible]

判百日 [illegible]

遲十年 [illegible]

金鉉銀青 [illegible]

元冕赤舄 [illegible]

道閣喘牛 [illegible]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宰相 十五

驄容旋馬 [illegible]

心卑體恭

辭和氣平 [illegible]

不媿科名 [illegible]

大耐官職 [illegible]

覽鏡成字 [illegible]

夢碑列名 [illegible]

金榜書名 [illegible]

紗籠護像 [illegible]

包容仁傑 [illegible]

師服王曾 [illegible]

味道

兩端　王珪三旨　唐書蘇味道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
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宋史王珪字禹玉自執政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
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裴度雅量　楚材
名言　唐敬宗寶曆中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印失度不問飲酒自如須臾左右白已於故處得印
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量　元耶律楚材為相每陳
民生休戚辭色懇切太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　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
為名言　函中龍骨　橋上鵑聲　皇甫氏原化記裴少時常持經母
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于側時人
以為裴氏之祥上元中遂居宰輔　太平時節
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
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
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十年上用
南人作相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上用王安
石為相

石驗雍言　再升三入　十拜四登　宋璟謝表再升台座三入冢司又再
唐宰相再入者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三入者劉晏
宰相四入者韋安石五入者蕭瑀
宋李昉呂蒙正三入相　張士遜三入
呂夷簡三入　王旦為相十二年
二十四考　九十八族　唐郭子儀校中書令二十四考
自王朝方鎮歷節度至將相
唐德元年陽城為相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凡九十八族
和兩宮　分領三館　唐書李吉甫
太宗時中書門下省百官
唐文宗以宰相分領三館
王曾為相章獻太后臨朝
仁宗時兩宮不協
宰相集賢殿大學士
為監修國史
光輔三后　遠事四朝　宋韓琦為相十朝
英宗之相初
末朝延多士

冑公相英宗其為相也
忠公大字賜之
字賜商英　詩示趙鼎
宋高宗賜趙鼎為相
兒童皆誦　官妾不知
宋司馬光為相
死蝗不賀　老鳳尚蹲
唐李吉甫為相

正一能　司馬六語
客路　私第見客　夾袋求賢　唐初
封還內降　不用
故公臨大節處危疑
后大清難坐鎮
遠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
忠事臨事
蒙

六宮訖事入謝上曰思我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攘夷狄

淵鑑類函卷六十四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設官部五 宰相 附 大學士

宰相四

原 仰成 言天子垂拱仰之而成化 光輔 爾光輔予一人 保衡 伊尹也言天下所取

安也 翼戴 天子 彌綸 天地之道 寅亮 天地弼予一人 注意 漢陸賈曰

天下安注意相 具瞻 股肱 言總大政 佐命 曠位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 充位 張禹為大夫用事丞相充位而已 不案吏 邴吉為丞相令三公

府不案吏遂為常 不移書 漢薛宣時通典 親小事 蜀志諸葛亮自校簿書主

簿楊顒諫曰為政有體上下不相侵願公不亦勞乎亮謝之 行故事 漢書魏相字弱翁為丞相

好覽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施行漢初名臣所奏 堯舜

其心 伊尹曰予不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父子相代 韋賢及子玄成並為

相和當子平晏亦至為相故漢代父子為相稱韋平 良臣惟聖 言此良臣乃成聖德 國

政所圖 國政之所圖也 鎮撫四夷 親附百姓 陳平曰外鎮撫四夷諸侯

內親附百姓 執柄而圖 言實執人柄而圖于位 奪印而代 范雎奪穰

侯印而代之穰侯魏冉也並為秦相也 裁成天地 易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道佐人主 百揆時敘 五典克從 萬邦為憲 庶

績咸熙 立身于二八 八元八凱 致君于三五 三皇五帝 當

唐虞之聖 繼夔龍之功 當堯舜之朝 居蕭曹之

任 當三五之朝 居二八之位 國在乎相 列女傳孤

逐女者齊即墨之女也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齊相婦亡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願食而起與之語女曰夫

屋堅不堅在乎柱國家安不安在乎相王曰吾國相若何對曰王之國相亡日之色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王曰何謂對曰明其方右賢其妻于外比內比王曰善因尊其相以逐其女妻之居三月四方之士多歸也以天子大事而右因

一處乎內 傳曰天子之相三公何以二何曰天子之相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也

百揆時敘 書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四方享德 尚書云公勿替刑四方世世享公之德 謹按公謂周公是也

以尹天下 左傳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

以治天下 尸子云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社稷子業得季子寶得然子請伊尹得輕理子玉得七大夫以治天下湯得伊尹得理以治天下

夾輔王室 左傳曰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 左傳王命諸侯

毗輔王室 帝王世紀周公與文王世子明公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也

保乂王家 尚書康誥篇 洪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王躬是保 毛詩崧高篇

保茲天子 毛詩民勞篇

天子是毗 毛詩節南山篇

左右商王 毛詩長發篇

殷肱周室 左傳云天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格于皇天 尚書君奭篇

格于上下 尚書君奭篇

德光上下 同上

友五人 尸子曰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人也

咸服諸侯 淮南子云舜為天子而友五人得伯益后稷皋陶契而天下服

友陪貳 左傳劉康公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

王者佐 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

社稷器 蜀志龐統傳云諸葛亮謂龐統非百里之才亦社稷之器

若金作礪 尚書說命篇王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猶鴻有翼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之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達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

桃李莫援 呂氏春秋云魯人有公孫綽者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

池淵不稅 說苑云公儀休相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匡主濟民 說苑云富國安主是陰陽和也臣主之相成也

富國安主 太公云宰相不富國安主不樂萬民非吾宰相也

正事之臣 蜀志先主下詔曰今邵陳震為尚書令 ... 以萬十可上以地境功民成於五

羽翼之佐 後漢書馮衍傳曰 君之合步下騎可以上地宇境書功於竹帛 伯者之佐 酒誥曰王若曰 乃自介用逸 先惟乃王之室 官令庶民

弼亮四世 尚書畢命篇

光輔五君 左傳云非宰相之事也 羽翼之佐 書云天子之德 ... 問於趙孟曰子木問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開風便委國 孔子家語云老子謂孔子曰齊桓公問管仲以霸王之術寡人之國 ... 君使人受之先生其亦願以教寡人乎子賢聖人之以為子業 ... 王曰善 郭隗曰 ... 君臣之際 ... 以戒之

跪行按以相 說苑云楊子曰王者高節義德之所取 ... 鄭簡公謂子產曰 ... 君若五者子按之君曰故走來三見也是趙左右諸侯不能容主衆賢也事絕食君去 上五而數事 ... 明名君五令行去手按高子之蒞孔姓 ... 是不忠上婦之今君有士之過入矣所主曰也也不知也夫女者禮也故君見賢士何為也

相三君而 邪正之由所是觀也遠近之人以可不黎也 任曲由是此之遠出見之人因是以可為不材不國也

無私積（左傳云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三相楚而心愈卑（詳前宰相注三心卑體恭）一則仲父易哉爲君（呂氏春秋云有司請事于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者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斂則已施民皆歸焉（列子田氏相齊盈則已降云云）結百姓法四方（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于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安國家全社稷（說苑云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船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安國家全社稷子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鎮國家撫百姓（史記高帝紀云鎮國家撫百姓餉饋不絕吾不如蕭何）民無謗讟天無（讟音讀）

大災（左傳祁午謂文子曰子相晉國以爲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國無盜賊道不拾遺（韓子云子產相鄭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酒肉不徹鐘鼓不解（尸子云周公酒肉不徹于前鐘鼓不解于懸聽樂而國治無勞事焉）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史記趙良說商君曰五羖大夫云云）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魯語季文子相宣成然也）茹美拔葵見布逐婦（史記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布而逐其婦也）一夫不得所引爲己罪（尚書說命篇）天下不得所若己推之（鹽鐵論云伊尹服衣之上思天下不得其所若己推之）武丁時有甘盤（尚書君奭篇）太戊時有伊陟（上同）管仲相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論語憲問篇）五羖相秦繆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史記[illegible]）仲尼相魯敵國之憂（[illegible]）子產相鄭無諸侯患（[illegible]）十五佐黃帝（[illegible]）帝嚳十五佐顓頊（[illegible]）荊公子十五相（[illegible]）甘羅年十

二相秦（史記甘茂傳云甘羅[illegible]）伊尹放大甲（[illegible]）周公抱少主（[illegible]）致政成王（[illegible]）復子明辟（尚書洛誥篇）

增 金甌覆名（[illegible]）金篋表直（[illegible]）雅士趨門（[illegible]）微官抗禮（[illegible]）宣威馳

譽 [illegible]

濟文 [illegible]

應變守文 [illegible]

善謀 [illegible]

能斷 [illegible]

宗主 [illegible]

朝廷羽儀 [illegible]

名敎 [illegible]

讓直 [illegible]

議十事要君 [illegible]

三事問客 [illegible]

公門桃 [illegible]

省門絲竹 [illegible]

進言賜酒 [illegible]

入見賜茶 [illegible]

李 [illegible]

[illegible]

夢賜半臂 [illegible]

夢授二筆 [illegible]

上簿注名 [illegible]

聞表得名 [illegible]

名震四夷 [illegible]

節兼兩鎮 [illegible]

不私故人 [illegible]

不貧天子 [illegible]

不客通族 [illegible]

衣鉢相 [illegible]

常市恩 [illegible]

傳鉢 [illegible]

門閥不墜 [illegible]

士至右諫議大夫李真宗[?]之謂宰相曰國家事相能以贊名自達不陛門者惟李昉曹彬家事和

顏溫語宋李昉為相有求差遣者見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者必和顏溫語以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若其不用者失其望又無善辭以取怨之道也

嘉謀偉望宋范魯公質人謂嘉謀偉望時稱名相會謂同列曰質能[?][?]三斗蹈即可為宰相矣

不為驕侈王旦為相以儉約率子弟使不為驕侈兄子睦欲與衆進士旦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取

不徼寵澤言行錄呂蒙正三入中書未嘗以姻戚徼寵澤

得宰相體言行錄宋韓魏公琦為相曾公亮為亞相趙康靖公槩為參政凡事關政令則曰問[?]贊設典故自決之問文學則曰問廳堂于大言門自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

真宰相言宋蘇簡[?]公至天禧中為江西發運使辭王文正公曰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遂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也

可方安世[?]長翁夫元祐二年神宗嘗謂輔臣曰曾公亮謹當周密中外無間受

遺類攷有始有卒可方霍光張去世

遠過周公言行錄韓錢公說解相幼子承範遺公言謂過周勃霍光[?]德聞重全錄從容有餘德望帝聞王輔[?]遠過周公

遠使部[?]易曰進退自公上易日周公賜律去之何以進退容[?]

立論文彥博公孫其年段日門郎事[?]雖家物[?]

遠使問安宋呂[?]公輔當之望天有人名理[?]年齡[?]其家[?]東之名[?]合使[?]下蘭舟[?]

宰相五

原箴晉陸機丞相箴曰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愛簡則易遵綱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惟牆陽之矜已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原碑晉袁宏丞相桓溫碑銘曰文武開基尚父定王佐之势宗周不競桓公弘九伐之勳朕屢於必濟之功忘懷於屈伸之會高氏出乎生民公亮坦於萬物遂復攺謀廻慮策馬武關總轡丹折之塗揚鞭終南之嶺兵交則戰無全敵勸義則襁負雲集從以懸軍輕進因蓄靡儲而豺狼懼殪保固窟穴乃方軌廻轅反師凱入雖奇

功大勳未捷於一朝而宏模神略義高於天下公惟秀傑英特奇姿表于弱冠俊神朗鑒明允備于成德巾褐衡門風流推其高致忘已應務天下謝其勳業輔相兩朝而通運之功必周虛中容長而方圓之才咸得道濟而不有處泰而逾約可謂固天將縱生民之傑者也銘曰美盡黃裳道暢伊呂哲人應運命世作輔卓卓英風略略宏宇亮心高列俊神間舉忘已濟物撫化翼世河洛澄流華梁巻翳俾我仁公弘道作鏡如何不弔雲巒落映

晉孫綽丞相王導碑文曰公冑興姬文氏由王喬元胆陶化以啓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

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醉曜所鍾公實應之元性合乎道古冲一體之自然柔暢協乎春風温煥侔于冬日信人倫之冰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迍在大過星德不建神嚮再絕獫狁孔熾凶類猋起公見機而作超然元悟遂扶翼蕃王宜協東岳弘大順以一羣后之望伏王道以應天人之會於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拱己雖仗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己以招巖穴之俊逍遥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

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勳舉非夫領袖元亮百鍊不渝孰能莫忤于世而動與理會者歟　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文曰黄曲之祀九井尚懃洙水之堂七辟猶在豈非德合體氣神降空桑蒸民仰其立功太上懷其貫德公諱懿蘭陵人皇帝之長兄也命世降靈峻極同嵩宗百川而成海符蔚俊而爲英爲南梁北秦二州刺史隲陵黑水改號雖堪加以岳牧邊迴軍民徙散岡高關以爲塞象玉門而置關三討寇謀六屯罷業功同疏勒之守備甚即墨之堅圍公臨危制變殷如敵國是以六角摧鋒

兩賢鼙鼓指撝則破勍敵叱咤而靜邊塵公德應大賢照惟殆庶如鐘資叩似鐸發聲含朝陽于千仞散風行于萬頃神武所向士卒忘水火之難簞醪所驅小大一死生之志微管之風餘芳無絕人畏其神德音不泯梁秦二州刺史宜封侯條刺舉漢陽親覩遺愛有表請立碑置廟天子許焉及宇飛辰伏檻含日參差丹桂周流紫房躨跜刻獸下臨綱户菡萏荷花傍連屈屋庶使邊郜所立之石豈獨高于陳郡袁逢所勤之字非獨擅于華陽乃爲贊曰帝圖開道皇源配天功書緣字事燭青緗天漢之陽黑水惟梁如仁永播流詠寧忘扶風高碣

名伯甘棠餘芳無泯望古可方構斯象室循兹洞房琉璃照户辟玉開堂秋條下葉春卉含芳九微夜火百味朝漿　又丞相長沙宣武王碑銘曰金表龍符緑地龜圖且稱瑞漢實曰開虞於昭帝緒蟬聯厥初有微元水亦作司徒重檐偃蹇曲注逶迤重捷鳳翥桂棟蓮披文榱曉麗采節晨輝春藤絡户寒菊臨池惟馨惟德無絕于斯　梁沈約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曰世載冠冕之門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峰冠於削成公自天攸縱非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藏往摩赤霄而理翰望閶闔而上馳迴風飇于襟袖宅山川于懷抱爰初弱

冠藏器俟時康莊廣闢飾禮賢之館杞梓備收罄澁蘭
之畹既駕朱驂又歎袞職升降軒陛率由孝敬謙以備
物貴以在身再握勵已三吐忘倦公德惟民望位冠朝
首儀表瑰雄風神秀傑每至三元首旦華裔在庭執玉
端闈冠冕百辟外夷震聳猶單于之懼王商犁后瞻蕭
若衆星之附日月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道格
皇天光被四海而小善靡失輶德必從譬由畎澮匪讓
所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能鬱成萬岱保翼三善弘
正九伐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大德風邁其美雲從
事貴僉疑禮峻彌恭且有厚命車服以庸羽儀列辟冠

冕翟龍周實多祜漢有餘慶奕奕皇族於斯爲盛公之
綏之終和且敬是惟宗國庶邦作詠　梁任昉丞相長
沙宣武王碑曰玉映藍田金鉉之望已集木秀鄧林輪
轅之用先表值戎寇貪婪羈縻失道憑凌雉堞逼迫濠
湟都護之威既弛副尉之策已謝斧松晨析易子朝餐
乞師援絕飛書路阻公內定不戰之奇外騁必勝之略
神功倏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既寢折膠之術北逃燕
然將空漢南之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必罰增背就賦
夷歌成章　**增**唐張說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曰源深
自虞派別從吳辟地魯陜居家洛都神明遠莽岳瀆冥

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亦攢植
文鋒迅驅繞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
三軍國一二討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
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槩分區外或形
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
伊呂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乎方辭漢祿更
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櫬
旋辰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
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舊勳仙毫特紆鑴金刻石
夙纂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銓能敘事理鬱詞數求

舊銘實慚彈恧無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
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元載
故相國杜鴻漸神道碑銘曰陽驕必折陰勝亦邪剛柔
雜居賢哲之家堂堂衛公含和用中爲孫自易當難不
逢首陽誠拙柱下非工舖擲末位致命危邦自西徂東
足躡頭蓬簡稽衣食賦政理戎經營指揮雲合風從定
計刪帝革暴勦凶退殊獨潔進不爭功出征入輔計文
經武洗蕩三蜀雍容兩府初遺形骸思深志遠封禪留
草東山不歸台光忻耀白晝徂輝依仁孔夙履信不暮
自天之祜宜錫海怒天之祚猶胡丁耗斁如魚思涉若

廢綱罟或歲大旱孰爲霖雨生公則惠喪公何苦形有必行死無不之誰存封域誰制喪期平皐漫湮野蔓離披延陵已達弋者何知

【原】【誄】晉陸機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曰根條伊何苗黃帝舜長發有祥貽我祚胤劉王負險巡我西隣公侯赫怒干戈啓陳金鉞鏡日雲旗絳天元王隕難皖鯢陸鱗戎漢時殪方域清塵　又成公綏魏封國舞陽宣文侯司馬公誄曰應期降命篤生我公九德聿修百行兼通文皇踐位龍飛天衢協贊大命啓廸靈符光我聖王齊德有虞受茲介社封國建幾入總納言數化衡機出登

上將奮武明威皇興省方作鎮于許旌旗旣反撫我荊楚巴蜀作寇侵我邊疆乃眷西顧董統雍涼什麾所指莫之敢抗仁濟宇內威攝外荒流惠零雨齊美甘棠加命九錫尊位相國比王齊魯以崇殿禮

【增】【詔】宋蘇軾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制曰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于百姓之旣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當陽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祇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荅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元閻復丞相阿朮贈謚制曰邊外開邊四達弗庭之域將門出將三持分閫之權緬思百戰之勞宜用九原之賁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兼都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追封幷國公謚武宣阿朮英才問世勇略邁倫當先皇大理之征佐迺父雲南之役靖蠻荒而平交趾拔襄漢而下江南鳶旗揮戈萬里若衽席之上龍驤飛渡三吳歸掌握之中贊成混一之圖式副元勳之號按禮寺易名之典加王章異等之恩於戲青史屢書諒騰芳之有永黃河如帶尚流慶于無窮可加贈推誠宣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郡王謚武定

【增】【論】唐李德裕近代良相論曰客謂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顏騫二篇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恩義至重貴先于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强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謇諤救其患難而已雖聖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庭辯固未可

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
邪讒之患殺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
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
無邪松柏所以後凋藜藿由其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
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麟之為瑞也仁
而不觸玉之為寶也廉而不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
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
好古洽聞應變磨敏發可以成務而智足以取捨仁愛
樂道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韋丞相
李丞相有之矣用於艱危以盡天涯雖劒光不沈而寶

匣長鎩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殁不瞑
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余亦同病莫保
其生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勿黨稍
息以俟知音耳

增記唐李華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
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
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起復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
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
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于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
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
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之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
于貨亂道于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
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
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
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
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
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爵紊
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
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
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斯堂者得以行之故

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
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
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道變成機務
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
之誡無罪記者　宋王禹偁待漏院記曰天道不言而
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
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
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
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
德亦皆務於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

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以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以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

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愼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也

增傳唐柳宗元梓人傳曰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

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

大學士一

增魏文帝始置崇文觀以王肅爲祭酒其後無聞唐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負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王學士之名始於此至宋皇祐元年詔特置觀文殿學士寵待舊相今後須是曾任宰相乃得除授時賈昌朝

由使相除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大學士
之名自此始　宋會要宋朝官制有殿學士閣學士雜
學士又有待制殿撰修撰直閣殿學之名有觀文有資
政有端明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
問觀文殿大學士惟曾任宰相者乃得除觀文殿學士
以寵輔臣之去位者資政殿大學士亦寵輔臣之去位
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之久次者始除後拜僉樞者多
領焉閣學士雜學士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勵行義
文學之士專以備顧問其次與議論典校讐得之爲榮
選擇尤謹　明太祖即吳王位建百官置中書省遂以

李善長爲中書省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洪武戊申改
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
相兼少師徐達爲右丞相統六部事庚戌召山西參政
楊憲爲右丞陝西參政汪廣洋爲左丞憲尋被誅辛亥
春正月太師右丞相李善長致仕以左丞汪廣洋爲左
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爲右丞相己未十二月汪廣洋
謫海南至太平暴卒庚申胡惟庸伏誅遂罷丞相不復
設而析中書省爲六尚書歸其權于六部時監察御史
許士廉請復三公府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嘗領太傅
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啓奏署翰林院兼平駁

諸司文章事其官其雖設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
皆侍左右以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壬戌冬十一月戊
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
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
宗爲武英殿大學士時未有內閣掌機務者至成祖靖
難後始即文淵閣名侍講等七人日入直左右已益親
重上所與謀羣臣甚祕猶遷至大學士歲時賚予同尚
書矣仁宣朝用太子經師恩眷加至三孤益尊而宣宗
右文遇殷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取報行
而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以不時名得進入省可六尚

書事與士奇均而大學士陳山等或鮮所關預豈非無
專職由上輕重哉耶論道之體創萌仁宣迨及景憲大
權始集今視之赫然眞相矣　天順中大學士李賢建
議請專選進士科充翰林院官遂爲制自後非進士起
家不得居翰林爲孤卿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宥
密　內閣臣不由甲第者楊士奇以薦辟胡儼陳山張
瑛以鄉舉其初不由翰林者黃淮以中書舍人楊士奇
以審理正胡儼以桐城知縣金幼孜以給事中俞綱以
審理正王文蔚瑄俱以御史李賢以吏部主事劉宇曹
元俱以知縣袁宗臯以長史張孚敬以刑部主事桂萼

以知縣方獻夫以禮部主事夏言以行人此外無不由翰林入閣者　憲章類編曰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生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爲禁革俾永不得設丞相貽謀垂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于吏部各相鈐制其防尤密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而口啣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霍韜曰考之漢朝凡爲賢相皆由郡守考之宋制凡爲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困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若薛瑄入閣則

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皆爲一時名臣今大學士楊一清亦由巡撫而轉吏部已選入閣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變通者也宜裁爲定制永世遵行

大學士二

[增]名山藏曰楊士奇爲人秉謙執虛薄利篤義歷事四朝四十餘年論事持大體不苛細薦進人才博詢廣訪先德後能無所私庇有大政大疑衆論紛紜徐出一言莫不快愜　楊榮歷事四朝善承人主意旨靜而正之與楊士奇楊溥協恭輔政天下稱爲三楊　楊溥立朝四十餘年恭慎謹畏雖御吏卒亦不敢慢每議事決疑

己從人略無吝躁天下稱曰南楊　名臣記曰薛瑄河津人天順中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時曹石專用事遂引疾去四方從學者日衆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皎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　李賢鄧州人爲大學士事英宗憲宗練達政務不屑爲小廉曲謹薦用耿九疇軒輗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顏彪馮宗諸文武才臣皆得其用　商輅淳安人宣德乙卯解元正統乙丑會試廷試皆第一景泰三年入閣天順元年除名成化二年復入閣首疏入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

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嘗諫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輅因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上立命去西廠　獻徵錄曰弘治改元命徐溥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三典禮闈所得多天下名士溥未去位時已多躋顯位餘姚謝遷與溥同陞內閣時以爲榮　又以劉健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凡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與李東陽謝遷同心輔政上方倚任入告之謀多所嘉納終弘治十八年海內晏然稱治　明實錄費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凡三入內閣以功名

始終云　明名臣言行錄嘉靖中徐階繼嚴嵩為首相書三語於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　李春芳傳春芳與徐階同心輔政力振頹靡受顧命事穆宗皇帝于諒闇誅左道錄言官蠲逋負中外欣欣以為太平復見　皇明盛事述曰內閣李賢楊廷和父封少保劉珝嚴訥黃淮父封太子太保李春芳父封太子少傅張四維父封少師獨張居正父自少保少師以至加特進左柱國凡四膺誥命而嚴訥李春芳張四維張居正皆具慶嚴李皆得歸政終養

大學士三

增一人領五官　賞一人領五官矣　贈官并兼職　四入內閣　三總三邊　皇明盛事　名動天下　稱社稷臣　考滿勿改外任　朕自訪得一人　入奉絲綸出

從羈靮　明名臣言行錄胡廣金幼孜　弜以行權順以濟險　入奉絲綸出從羈靮　玉質金相通　又曰李賢遇事不弜以行權商輅嘗事兩宮調順以濟險可謂難矣　達國體　揮斤游刃遇事立斷　名臣論曰西楊士奇王直東楊　質金相通曰達國體　揮斤游刃　繩愆糾繆　剛方正直　明紀洪熙元年賜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朕用此印密疏以聞其女榮曰揮斤游刃遇事立斷再三言　諡曰文清　可謂明潔　名臣記曰大學士薛瑄卒劉定之請從祀孔廟言公直躬慕古踐道淑徒進無雅麗退不慕勢動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大學士劉忠愍以曰野處年方六十非懸車之辰忠不　肩輿登萬歲山　賞節游無　伴行之義可謂極明其決于去其進矣　退　名臣記曰黃淮為大學士請老歸賜遊西苑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肩輿登萬歲山　皇明盛典述曰嘉靖十五年尚賜節上幸西苑命大學士李時等侍宗賀智顧遇中書賜艾虎花扇自牙扇等物既而上御龍舟命時等名乘舟給酒饌命宴既夫寧時等舟近龍舟而行向華蓋殿還至承德亭復宴無遠處時等　會際昌辰　領班籤　楊廷和少時嘗夢天門開見辭名稱壽上壽　際昌辰　領班籤　會試第下曰際昌時在童子時動業已定矣籤乃彭時行狀宏治世父夢宮入國子監領班籤　給輿皂　受美珠　元世宗入閣果狀　實錄大學士上疏乞留之曰時物故留之至所再乃可其奏月給米八石歲撥輿皂八名遣官護送乘舟其還鄉其異數也復降敕褒之曰張九齡之忠夢美雖用鄉賁與之風采一不久之手朝以之可謂美之揚文章為時人有賢美之珠一斗並　老公交趾直分芳之副諸邊將謂留侍左右詢以天下事賈隨出　所授之地須調劑立盡以蓋天下財為大下　介慎靡靜　風流儒雅　用曰弘治比于一介不取可也　雙目日拱手歲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其生平不可及者有二自少至老不為中官作墓記其介慎二也

宮四十載俸祿所入惟習搢揮張維一圍其廉節三也
畫紛云李東陽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輩聚其家
談文講義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
一時風流儒雅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片言遇
主 舊學受知明名臣言行錄曰張璁桂萼以片言遇
王翰林諸臣皆鄙賤之大學士馬自
强墓誌曰公負公輔望久以舊學受眷知上所注
意甚厚士咸祈之謂開陵地靈二百年始發于公

大學士四

增 敕明宣德三年敕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曰卿等祗事祖宗多歷年所嘉謨讜議積勛勤誠朕嗣統以來尤深賛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典繁劇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翊朕眷注老成至意欽哉 嘉靖元年敕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曰卿資稟醇正器識恢宏粤自早年究心理學上探河洛之傳登名賢科蜚聲藝苑勞勤懋著聞望彌隆遂以碩德長才受知于我孝宗皇帝簡自睿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不詭不隨培植人才愛惜善類宣達民隱慎守彝章延訪于便殿賜問于平章危言讜論裨益弘多是以致弘治十有八年之間政事清明實惟卿與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于顧命

之際推誠付託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切勞瘁故當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隨事納忠曲爲匡救其毅然不可回之氣往往形於辭色釐革宿弊斥逐羣小直道難容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奸横加譴抑旋復昭雪人皆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全名盛福求之當代實鮮其倫維昔宋之名賢如司馬光文彦博輩皆卿鄉哲揆其始終進退之大義抑亦不多讓焉朕嗣承大統圖新治理顧兹尊賢優老之典誠不可緩唯卿累朝舊德實軫朕懷矧夫公論明揚至再至三亦可見卿之賢於人遠矣兹特遣行人齎敕至家存問仍賜羊酒命有司月饋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頤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非特卿一鄉一邑之光而已 萬曆九年以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徐階年八十遣行人賜敕諭存問曰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問道更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實褒德勸功之典睠言耆碩著有勲庸世咸仰爲達尊朕豈靳于殊數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馳譽于清華歷試功于盤錯簡知皇祖晉陟台司履忠順以事一人持廉節而先百辟當憸壬之既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污而仕路肅清

與忠直而真材彙進申明典制多安邊定國之籌默運樞機存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危疑之際宣上德于彌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圖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貳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黃扉遽乞閒于綠野後先多績朝廷資其典型終始完名寰宇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爾壽康屆茲八旬斂時五福匪直先民之楷式實惟盛世之禎祥朕祗適先猷追維舊德粵稽功載申錫寵章茲特遣行人涂時相齎敕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幣四表裏以示朕眷於戲衛武雖在耄勤箴儆不忘于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宗工不殊前哲其茂綏繁祉慎保修齡尚謀黃髮之詢用慰蒼生之望欽哉

【增】記明沈一貫內閣藏書樓記曰我國家崇古右文繹天闢聖自高皇帝龍驤宇內櫜鞬未戢而購書之令四出海內學士抱典冊而馳赴蓋視孔鮒之發憤于秦者彬彬焉而高皇帝稽謀好學博收廣采故草創之初而熙皥之業已建何啻陋漢祖馬上之習即歷朝明辟詰后號能表章者何以當也成祖卜燕益隆鼎業而增購遺書尤為繁滋朝宁既設乃建文淵閣于午門城之東偏樓其中而藏之累朝承平潤色鴻著故迄今言藏書者必稱內閣天琛夜玉璀璨煜爚上與東壁西奎齊光婺彩古所謂天祿石渠圖書之府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上集賢修書之院雖令昔阻絕無所質問即其閎鉅不過若劉向諸臣之所校錄止矣以方今茲豈復能勝之哉顧禁庭嚴密百僚希覯獨二三元僚奉詔入閣參萬幾備顧問者僅乃鏘翔其間然閣上帝之冊府鈞天廣樂軥軥殷殷難言之矣臣惟國家總歷代之典章攬萬方之圖籍鱗次川委隸首不能舉其數凡庶府之珍儲百司之淵蓄豈不甚要而典之者獨委一主吏耳惟內閣藏書若斯之祕環以清禁寄以重臣豈不以古今聖賢英哲精神經制之所貽歷代聖帝明王治亂興亡之所具經緯天地錯綜民物可以輔導聖明裨啓神智而輔臣者又日侍幃幄朝夕納誨俾得優游從觀庶可對揚休命佐成熙朝之學而宣文明之德化哉

【增】疏明徐階謝入閣疏曰黃扉視草任重絲綸紫殿宣麻輝騰台斗自顧一介賤庸之質誤蒙九重特達之知竊揣分以凌兢式銘心而感戢恭惟皇上至仁大德上協元穹偉略英謨遠同皇祖定一代之制儀章煥著乎堯文討萬世之安征討懋揚乎殷武機宜立斷詔令親裁離照弘敷民隱物情之畢燭乾綱獨攬吏才戎政之

咸新夫建大有爲之功宜簡不世出之佐如臣性資柔
闇學識迂疎誦載籍之陳言無裨實用守信果之小節
莫贊宏猷方虞黜罸之加顧拜延登之及入參閣務出
綰部章貳鈞未遂乎忱辭兼秩更承乎寵授文非陸贄
何以增黼黻之華望乏馬光奚足繫國家之重況越此
而周而名又進之爲皐爲夔命企前修雖幸遭逢之適
類俯惟小器實黜經濟之無能此臣所以聞命而震驚
拜官而傴僂者也臣敢不激昂厲志揭委微軀秪竭寅
恭之衷擬酬高厚之造伏願因愚臣之不足任益舉羣
策而用厥中令人才之難求全姑取所長而矜其短內

安諸夏外服四夷聖壽萬年曆數邁軒虞之久皇圖一
統提封兼周漢之隆

【增】銘明商輅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憲彭時墓誌銘曰鳳
山龍岡儲精降神篤生才賢學貫天人名魁甲第望隆
縉紳官居密勿職典絲綸謨謀啓沃迪知忱恂歷事三
朝執心忠純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吁嗟文憲無愧師臣
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諡
文穆陳以勤墓誌銘曰有暉列星淪精少傅夢而公生
墜而公仆天啓我公篤我明祚衆圓獨方人趨我駐潛
龍在淵如翼斯附飛龍在天如霖斯雨矢其謀謨去其

娟妬葉和樂諧牖納巷遇示我師表式我王度朱紱方
來歸田早賦明哲煌煌靡有他故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西水逍遙濠濮同趣帝念舊臣乃眷西顧養年上尊載
沾異數令名考終前昌後裕羔裘狐袖傾輸載路先幾
如公誰與並鶩穹然者封鬱然者樹巢有鳳凰穴無狐
兎于斯萬年亦孔之固

【增】詩明李東陽賀彭閣老詩曰吏部銜清帶翰林路隨
仙步轉高深人間別有登龍地天下空勞仰止心瀛海
新波添夜雨玉堂喬木長春陰歸來更覺門如水不受
車塵半點侵半生名行重儒林吏隱官曹歲月深文靖

舊無旋馬地敏中原有耐官心川原暖入三春雨殿閣
涼分六月陰欲效禹偁書院壁向來官序敢相侵　邊
貢送少傅楊一清節制三秦詩曰帝夢非熊舊起邦側
思賢佐隱京江三邊羽檄來金殿九色龍函到石淙范
老甲兵胸有萬李侯才氣世無雙臨戎制勝尋常事蚤
見邊城築受降　三十年來四入關土人迎拜想開顏
風雷晚送蛟龍雨藜藿春藏虎豹山已遣北門歸鎖鑰
更從西海弄潺湲寥寥蜀相千年後伊呂誰當伯仲間
唐順之壽張相公詩曰帷中運策九州清共說留侯
在漢京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

承顏色酋長西番識姓名却望上台多氣象年年長傍紫宸明

淵鑑類函卷六十五

淵鑑類函卷六十六

設官部六 太宰 太尉 大司馬

太宰一

原 太宰於殷爲六太於周爲六卿亦曰冢宰 武王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治 秦漢魏並不置 平帝加王莽號曰宰衡 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以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獻王孚居焉 增掾屬十人蓋爲太師之互名非周冢宰之任也 安帝以太宰琅邪王德文不宜嬰拂事務以沂論道之重可袞冕之服綠盭綬羽葆鼓吹盭音戾盭綠也以綠爲質盭草名也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綬因以爲綬名 宋大明中用江夏王義恭爲之冠綬服秩悉與太傅同 齊以爲贈 梁初有之 陳又以爲贈有事則權兼之 後魏初無至孝莊時以太尉上黨王天穆爲之增置佐吏 北齊無聞 後周文帝又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掌邦治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治邦國自隋而無 增 宋崇寧時蔡京得政乃言僕臣之賤非宰相所宜稱於是改左僕射爲太宰右僕射爲少宰靖康末詔宰臣依舊爲左右僕射 遼金元明俱無是官

太宰二

原 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增 又曰百官

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原 周官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增 又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兩耦合之言繫者以維持其情性使不離散也 家語曰官屬不治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不紀曰亂亂則飭冢宰 飭謂整理也 原 王隱晉書曰武帝時太傅領司徒何曾慶上書遜位詔以司徒所掌煩務不可以久勞耆艾其進位太宰朝會乘輿劍履上殿如漢蕭何魏鍾繇故事 增 又曰何曾爲太宰年老禮優每召見敕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 又曰太宰羨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沖詔羨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 原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朗陵公何曾汝南王亮皆爲太宰 齊職儀曰太宰品第一金章紫綬佩山元玉兗命義和使主其陰陽之職義伯司天官也后稷伏事虞夏敬事民時尊稷爲天官夏衰稷後不窋失官由是廢官殷以其官

爲冢宰周公在豐爲太宰名公又居之秦漢魏無此職晉武帝以從祖安平王孚爲太宰始置其官安平薨省咸寧四年又置或謂本太師之職避景帝諱改爲太宰太宰周之卿位晉武依周置職以尊安平非避諱也後元興中恭帝爲太宰桓元都督中外博士徐豁議太宰非武官不應敬都督從豁議 增 仲長統昌言曰冢宰堯官也

太宰三

原 正百工 尚書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孔傳謂武王崩時也 計羣吏 周禮曰太宰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統理百官 均平四海 尚書冢宰統理百官均乎四海孔傳云天官統理萬物總御衆官合天下職之 六典佐王 八柄詔王 詳太宰二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太宰四

原 太宰古官 晉百官表注云太宰古官金章紫綬五時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元玉官品第一 冢宰成道 家語云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太尉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注曰太宰治官所以成道 總百官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孔傳云伊尹以三公攝冢宰也 、 贊王治 周禮太宰職云王視治朝則贊聽治鄭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 正百官 禮記曰爾臣守和宰王百官鄭注爾近也謂君事者冢宰也主治百事也 爾 掌邦治 周禮天官職惟王建

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鄭注治謂六官之職

主國政 尚書冢宰掌邦治孔傳云天官卿稱太宰主政治也 **制國用** 禮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布治於邦國 周禮太宰職云太宰掌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施典于邦國** 又云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鄭注乃者更申敕之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也殷謂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也

施法于官府 又云太宰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鄭注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 **施則于都鄙** 又太宰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鄭注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言三卿者不足於諸侯 設官部

六職辨邦治 又小宰職云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二曰敎職以安邦國三曰禮職以和邦國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五曰刑職以詰邦國六曰事職以富邦國

六屬舉邦治 又云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春官四曰夏官五曰秋官六曰冬官 **六聯合邦治** 又云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

八成經邦治 又云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八法治官府** 又云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八則治都鄙 又云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六**

計弊羣吏 又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六敘正羣吏** 又云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九兩繫邦國之民 又云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九貢致邦國之用 又云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八統馭萬民** 又云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九職任萬民 又云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設官部

九賦斂財賄 又云太宰職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九式均財用** 又云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收舉五穀 **播時百穀**

西陽王以宗室加禮 晉起居注成康元年以太宰西陽王羕宗室長厚特加崇敬依安平王故事設牀帳於後也 **何太傅以耆艾進位** 詳大宰二

太宰五

[illegible] 晉孫綽太宰郗鑒碑文曰公蓋黃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紀於祖御史大夫之碑矣靈和誕授載有公侯

至德碩量天實挺之琅邪王應天啓之運闡中興之道思廷英賢以匡王業乃假兖州刺史全章仍割元鉞載飾于時羯寇凶熾肆逆猋起公奮其忠勇精貫白日信順爲甲冑大節爲城池故能摧却凶寇全身濟功惟公德器純固體識深弘敦尚衡門則服膺曾閔毗亮皇極則憲章元凱篤誠簡於帝心明允著於莅政信鍾山之圭璧歲寒之靈木者也摛藻風雲策名帝籙肇階方尺遂隆台岳王室未休吾何以豫與言再慨思康天步將俾皇化歸之大素彼蒼者天曾不憖祚哲人其萎民斯攸慕嗟爾後昆式瞻宏度

齊王儉太宰褚彥回碑文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殁趙文懐其餘風乃祖太傅德合當時行庇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釆王室每懷冲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公稟川岳之靈暉含圭璋而挺曜和順内凝英華外發袖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睦於閨庭金聲王振寥亮於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遥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義之圃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今之尚書古之冢宰雖秩輕于衮司而任隆于百辟暫遂冲旨政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蹟康衢延慈哲后仰南風之高詠賛東序之祕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暇有餘暉遥然流想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在三之如一銘曰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𣸸深登岳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聿禮蹈謙諒實身幹迹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元宗萋萋辭翰義既水流文亦霧散

【原】誄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誄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搉討逆節折衝江湖走欽擒儉梟誕斃吳公于出征爰整其旅壘未越郊虜不及舉泰宗獲乂西戎即敘他人之賢譬彼丘陵逸矣公侯如日之升泰山其頽寢疾不興遐邇局仰社稷焉憑生榮則易終哀實難靡不春華鮮克歲寒嗚呼公隕萃上含酸趙喪望諸列國同傷秦亡蹇叔舂者不相桃李不言下自成行德之休明沒能彌彰

【原】表後魏温子昇上黨王穆讓太宰表曰臣聞策蹇長途終懃一日之致懸縷層臺詎任千鈞之重固知才弱

不可自强力微難以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任重懼有絶臏之悔旣慮鑠金因陳匪石

太尉一

原 太尉秦官 漢因之（應劭漢官儀謂太尉周官非也鄭注月令亦云秦官尚書中候云舜爲太尉束晳據非秦官以月令…）金印紫綬掌武事漢文三年省景帝三年復置其尊與丞相等（丞相絳侯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田蚡以上將軍爲丞相竇嬰爲太尉…）五年又省元狩四年更名大司馬（大司馬在本篇）後漢建武二十七年復舊名爲太尉公每帝初即位多與太傅同錄尚書事府門無闕（以太尉掌武事故府門無闕）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與二公通諫諍之靈帝末以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自此則大司馬與太尉始並置矣（劉寵字祖榮爲太尉）魏亦有之（魏文帝受禪以太尉賈詡爲太尉…）

是拜祥長揖文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子見顧之重 晉太尉進賢三梁冠介幘絳朝服金章紫綬佩山元玉若郊廟冕服七旒元衣纁裳七章 宋制武冠山元玉 齊制九旒 後魏初與大將軍不並置正光之後亦皆置焉歷代唯後周無其餘皆有悉爲三公 增 宋循歷代之制以太尉與司徒司空並爲三公政和時罷之復周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以太尉本秦主兵官定爲武階之首正一品在節度使之上建炎三年劉光世始以檢校太保除自後或以檢校三少或以節度使不帶檢校皆徑進太尉則進使相是爲除授之序依兩府恩數 遼南面置三師府又有三公府太尉司徒司空此皆南面朝官之長公師府俱有掌印官一人 金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員皆正一品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元太宗即位始建三公其拜罷歲月皆不可考至世祖之世其職常缺而僅置太保一員至成宗武宗而後三公並建迨無虛位矣又有所謂大司徒大司空太尉之屬或置或不置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宮嘗置三師三少蓋亦不恒有也 馬祖常上言曰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之流人臣名爵無如此極比者望上踐祚之初沙汰冗濫尤慎此官近歲屢有閑雜人等如

沈宗攝汪元吕之流亦受司徒司空之職竊恐天下後世傳爲口實非便也　元仁宗延祐五年監察御史上言比年名爵濫冒已極太尉司徒國公接迹於朝昔秦詔裁罷中外莫不忻悦近聞禮部奉旨鑄太尉司空司徒等印共二十有九此輩無功於國家誠恐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以後凡勳閥貴重勳業昭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制曰可　明太祖下江左因勝國之舊爲五等爵以贈勳臣其後有王公侯伯之典而罷子男至公孤不以爲贈亦并無太尉司徒等官　又按敘齋職儀云太尉古官也（自上業曰太尉掌武事古者兵獄官皆以尉爲稱尉罻也言兵獄羅罻也言兵獄羅罻奸非）堯時舜爲太尉舜時棄爲司徒禹爲司空古亦爲三公之職其後常以太尉與大司馬迭置不兩立（有大司馬則不置太尉歷代皆然）　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與大司寇大冢宰大宗伯爲六卿至西漢末師傅保之官崇其號爲上公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後漢初省大司馬立太尉與司徒司空爲三公（皆除大字）歷魏晉宋齊之後常然至後周又依周禮以師傅保爲三公五代史志云隋又以太尉司徒司馬爲三公歷代皆關府置官屬唐廢府寮

太尉二

原月令曰孟夏之月命太尉贊俊傑遂賢良舉長大　春秋合誠圖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授圖　史記曰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漢書百官表曰太尉掌武事周勃灌嬰周亞夫等爲之　又曰太尉古官也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以爲號　漢書曰呂后問高帝曰陛下百歲之後蕭相國既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又曰王龔爲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　東觀漢記曰張輔字益侯爲太尉父尚在輔每遷轉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輔父壽極歡莫不嘉其榮　謝承又曰鄧彪字智伯爲太尉在位清白公廉率下　後漢書曰京兆朱寵字仲威爲太尉家貧食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粱肉皆不敢當　又曰鄭弘字巨君爲臨江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鹿爲吉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一作幡）畫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後弘果爲太尉　又曰初第五倫爲會稽太守署鄭弘爲督郵舉孝廉及弘爲太尉而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知其故遂置

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 增 又曰劉寛爲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寛令之講經寛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寛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又曰張禹爲太尉時連歲災荒府藏空虛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都國廩假許之 又曰楊震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代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公固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 原 袁山松漢書曰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靈帝時爲三公者皆輸

禮錢千萬續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有唯此而已遂不代虞 華嶠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免始自防也 范曄後漢書曰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增 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尉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爲大司馬 淵 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爲太尉錄尚書事 又曰沖帝丁酉策書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機衡有匪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魚之風令以峻爲太傅

固爲太尉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 增 又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營欲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憙也西曹掾安衆鄭君素愛名節以爲朝廷新造北宮整飾宮寺今府本館陶公主第舍員職鮮少自足相授憙表陳之即見聽許其冬帝幸辟雍歷二府光觀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歎息曰屠牛縱酒勿令乞兒爲宰 原 幽明錄曰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鵲飛翔稍下墮地民爭取即化爲一圓石顥椎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閒藏之祕府顥漢靈帝時至太尉 齊職儀曰魏文帝黄初二年

日食有司奏免太尉賈詡詔曰天地之災害罪在朕躬勿貶三公遂爲永制 增 魏志曰文帝踐祚鍾繇遷太尉時華歆王朗並先世名臣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日殆難繼矣 吳志曰孫皓詔曰范慎動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可爲太尉 晉中興書曰郗鑒爲太尉雖在公位沖心愈約勞謙日昃誦說墳索自少及長身無擇行家本書生後因喪亂解巾從戎非其本願常懷慨然咸康五年秋寢疾上疏遜位優詔不許 又曰桓溫授侍中太尉固讓不受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軺軒相望於道 謝靈運晉

書曰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代之職　五代史後唐書明宗御文明殿冊齊王張全義爲守太尉如常儀禮畢全義於尚書都省領事宰臣羣官在列諫議賓專不降階爲御史所劾專援引舊典以對時宰臣不記故事無能詰竅而不行

太尉三

原 上司 [illegible] 亞獻 東觀記曰楊震字伯起爲太尉性忠 [illegible] 統兵 掌武 [illegible] 化石 澌金 [illegible]

南鹿 [illegible] 三體 [illegible] 畫鹿幡 飛龍印 [illegible] 保皇家 安劉氏 [illegible] 主九代 齊七政 [illegible] 上台 [illegible] 敷黃憲 擧蔡謨 [illegible] 置 屛風 賜錦被 [illegible]

增 六年 四世 [illegible]

太尉四

原 冊太子授璽綬 漢百官表云太尉掌 [illegible] 冊皇太子 [illegible] 上其璽綬 辭年老賜几杖 晉書曰劉寔拜太尉一自陳年老固辭不許賜几杖不朝 贊神明 古今 [illegible] 幽 [illegible] 綱維王室 魏志明帝 [illegible] 臨朝蹇諤 謝承 [illegible] 立朝正色 [illegible] 九州用 [illegible] 綏羣公咸治 [illegible] 上清三元下寧九域 [illegible] 華歆清素 [illegible] 寡欲 [illegible] 都鑒冲心愈約 [illegible] 楊秉不惑酒色 [illegible] 劉寔不治產業 [illegible]

因讓不就 謝承後漢書曰 [illegible] 稱疾不退 [illegible] 病免賜俸終身 [illegible] 告老以侯就第 [illegible] 以日蝕免 [illegible] 以流星免 [illegible] 周勃 晉尊碩德選在王祥 張禹在位三世忠孝彌篤 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息

太尉五

【原】〔詩〕晉傅咸贈太尉司馬虞顯機詩曰帝崇元淑妙選其屬命子是佐增袞之縟

【原】〔箴〕後漢崔駰太尉箴曰天官冢宰庶寮之率師錫有帝命虞作尉爰叶台極爰平國域制軍詰禁王旅惟式九州是綏羣公咸治干戈載戢宿𨻰其紀上之云據下之云戴苟非其人斁我帝載昔周人思文公而名南詠甘棠昆吾崇夏伊摯嘉商季葉頹僻禮用不匡無曰我強莫余敢喪無曰我大輕戰好殺紂師百萬卒以不艾宰臣司馬敢告在際

【原】〔贊〕後漢蔡邕太尉陳公贊曰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陝餘慶餘慶伊何兆民其觀少者是懷老者是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督京輦京輦用清乃登三事三事攸寧彝稷之佐具于堯庭今則由古於穆誕成

【原】〔碑〕後漢蔡邕楊太尉碑銘曰於戲公惟岳靈天挺德翼赤精神氤氳仁哲生懸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忒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又楊太尉碑銘曰天鑒有漢挺生光輔世作三事勳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脩其相武化洽羣生澤需區宇　又太尉李咸碑銘曰天垂三台地應五岳降生我公應鼎之足奕世載德名昭圖錄既文且武桓桓紹侍外則折衝內則大麓　又太尉橋元碑曰岐嶷而超等總角而逸羣至矣乎初紳高明卓異爲衆傑之雄其性莊疾華尚樸可折而不撓拔賢如逝流討惡如霆擊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矯迹夫何舍焉　後漢桓驎太尉劉寬碑曰公誕受純和之氣體有樂道寧儉之性疾雕飾尚樸素輕榮利重謙讓力與剛好鑽墳典於茅廬是以根經緯綜精微誦童冠而不倦遷南陽太守推貞諒以示下顯忠善以厲否惻隱之誠通於神人故去鞭朴如獲其

情弗用刑如弭其姦　晉孫綽太尉庾亮碑曰次黃中以啓曹鍾遐武於軒轅爰及晉代世號多士公吸峻極之秀氣誕命世之深量微言散于秋毫元風暢乎德音闚門者貴其凝峙入室者議其通元標形者得之廊廟悟旨者期諸濠川提挈南翔息肩靈越會大君有命納妃德門自求多福辭不獲已鳳羽籠于華樊麟趾縶于椒房王敦阻兵擅權志窺神器乃轉公左衛將軍要雄戟以扶華轂勒武旅以翼豹尾死難之心義形于色親受中詔奔告方伯於是羣后契盟同稟高謀嚴栖懷德以嚮赴義拯神器於獸吻扶帝座於已傾王室之不壞

翦伯舅是賴公以爲戰伐之謀仁所恥開况立德弘道
年幾不惑閶門沈舟將遠迹山海詔累遣侍中黄門逼
以嚴制知不獲免乃固求外任江外無烽燧之警宇内
歸穆然之美銘曰金德時昏乾綱絶紀索虜南映中宗
蔚起誰其賛之數鍾伊公達人忘懷形隨運通再潛再
躍婉若游龍　梁沈約齊太尉王儉碑銘曰瞻旦奭而
齊軫軼夔龍而長騖百辟翹首譬列星之仰望舒千里
結轍若派流之宗江漢及宋道盛運鼎命將改而瞻烏
所集未知適歸公高卧閒宇獨守虛室眷龍顏以托夢
詠日角以興言佇傅巖之下懐磻水之上慨深版蕩念

在濡足霸君亦虞屬一匡將降三顧卜匪熊羆唯人是
與公深覩興廢妙識人英察禁光於河渚攀龍翼於雲
漢傾方寸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殊文共會異軫同歸
堆案盈几充庭滿室隨方引應斷決如流辭不輟響紙
無停筆精明外朗神彩旁映驪驤接其光景風雲溢乎
帷席囂喧總至大薄相填齊鑣共軫並而不雜銘曰悵
公赫矣世載經綸四彼三傑六茲五臣德參世命道亞
如仁屣步金門濯纓蘭嶠激水上征扶搖鬱起　陳沈
炯太尉始興昭烈王碑曰古者帝王之興莫不崇建親
屏泰伯讓而退封武哀終而受號則有之矣至若勳功

鼎彝銘德太常清廟尊乎國家揚名顯乎子弟在昭烈
王見之焉若夫嬀水遲源石紐遐集五緯作而詠南風
八世興而和鳴鳳藉帝王之基居正卿之族有由來矣
孔融汝潁之論許其少多傳暢諸公之書頗有賢哲自
漢至魏涉江而東綿邈蟬聯言之者舊皇上革命應運
大啓邦國麟趾盤石之宗固立金楨玉幹之戚畢封文
叔掩被之悲無泯仲謀援鞍之慟逾切乃封始興郡王
永定元年下詔曰天倫所感義本因心名器追崇則惟
恒典亡兄梁故南兖州刺史長城縣公德範沈邃風度
寬厚性與天通深乎靡測昔彈冠入仕舉重城華宣力

艱難遂顧洪業雖時非季漢勢異桓王海内挹其風流
生民懐其大德者矣朕受天明命爰膺寶曆言尋永往
與慕增懐可奉贈太尉公昔之密戚近親宗英令德若
河間之不羣沛獻之愛象東平之樂善陳思之藻麗實
聞之也未有身死忠貞名存前代若王之義烈者銘曰
稽古帝舜重瞳有裔曰陳祚土纂虞之系騰波汝潁承
流嬀汭四岳有後六奇獻計惟實惟忠卿長羣公浮舟
震澤佳氣葱葱岐周七十商亳百里婉婉中陽帝出攸
止太常景王季孫讓子天下不踐聞之博史入孝出忠
清輝何已苞指周藏風流懿德言爲世範行成士則名

山可鐫豐碑易勒惜哉往矣殞身凶歷鼎命既遷山河
是始光啓代郡德表永祀周以別功魯侯戾止禮茂廟
堂恩加松柏 增 張說贈太尉裴行儉神道碑曰星辰
元象所以殷時布氣然而行不言之道者天也文武用
才所以勸官定國然而收無爲之理者帝也當高宗之
休運任名世之良臣淸九流而闢四海代天工而張帝
德歷選前哲豈多乎哉公諱行儉字守約河東聞喜人
其先出于嬴姓伯益之後也秦則裴侯始封漢則侍中
授職魏晉之代鬱爲盛門八裴方於八王聲振海內三
子尊爲三祖望高士族自冀州刺史徽至公十二代中

軍將軍雙虎至公六葉代無遺德不損厥問者已大王
父伯鳳周驃騎大將軍光汾二州刺史琅邪郡開國公
大父定高大將軍馮翊郡守襲琅邪郡公諸侯受封山
河傳國天子共理循良克家考仁基隋左光祿大夫以
陰圖世充仗義拔晉主遺時不利玉折名揚聖唐龍興
旌淑勵節贈原州都督謚命曰忠蓋春秋之褒也公淸
明本乎世德正性出乎胎教氣潤河靈貌雄岳立仁孝
之道天生而知將相之器與年俱長以高蔭爲弘文生
絶事篤學累年不舉房僕射與而問焉對曰隋室喪亂
家亡典籍館有良書探討未徧故少留耳梁公驚曰驥

子志氣凌雲一日千里其早爲通人之目也如是明經
補左屯衛倉曹詔舉轉雍州司士遷金部戶部二員外
歷都官郎中長安令明慶中以長孫太尉褚河南論及
中宮廢立國家憂患有公伯寮譖行於季氏出爲西州
長史又改金山副都護又拜安西大都護西域從政七
八年閒窮荒舉落重譯向化我之獨賢邊之多幸乾封
歲徵爲同文少卿尋除司列少常伯官復舊號爲吏部
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自居銓管大設綱綜辨識差才
審官序爵法著新格言成故事上元中長星出天狄騷
入塞詔公爲洮州道左軍總管又爲秦州鎭撫右軍總

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雖祭公有諫耀武之事不行而
方叔陳師來威之道備矣儀鳳二年十姓生可汗匐延
都支爲李遮匐潛構犬戎假擾西域朝廷憑怒將行天
討公進議曰敬元敗績於茅戎審禮免胄而入狄豈可
絶域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亡侍子在此若命使册立則
路由二蕃便宜取之是成擒也高宗善其計詔公以名
册送波斯兼安撫大使公往涖遺愛洽於人心是行也
百城故老望塵而雅拜四鎭酋渠連營而謁酒一言名
蕃萬騎雲集公乃解嚴以反謀託獵以訓旅誤之多方
間其無備畢糧十日執都支於帳前破竹一呼鉗遮匐

於麾下華戎相慶立碑碎葉蓋美克爲不殺而足講要
人以德而去害審廓氛祲於地表燀皇靈於天外充國
有屯田之頌竇憲有燕山之銘訂茲遠略彼何微也還
禮部尚書加上柱國又特降恩命兼右衛大將軍夷典
秩宗神必據我文昌有將天道存焉調露中單于可汗
伏念外叛大鴻臚蕭嗣業喪律詔公爲定襄道大總管
軍至朔州斥堠相接匈奴故態狃劫糧以餧師神將出
奇張虛勢以陷敵僞爲轉運伏其壯士示羸師以緩行
隱精騎以躡虛寇果大下援兵奔散驕虜益驕自爲得
色驅此車牛憩彼井泉於是箱中兵起弩齊發要路

騎飛一息而至羣胡顛沛殺傷滿野從此饋運路無驚
者覩夫大漠無倪穹廬靡所追之逃遁捨之憑陵費日
老師兵家所病公潛使緩頰均其利心深圖旣入狼意
亦改及委罪衙官陰送降欵公密上其事人莫之知及
如所期舉國歸附煙塵大起師徒惶惑公徐使令軍曰
此是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寇也俄而御辟轅門釋縛
納欵帝嘉厥勳命尚書崔知悌乘馹勞軍備禮獻凱冊
勳之日程務挺張虔勗者行軍之偏將也訴言子勞逼
逐方降大軍又屬秉鈞忘才上下其手公曰雖不遠羣
師之讓功猶恥與二王之競力今而殺降後無來者乃

封公聞喜縣開國公而伏念溫傳皆戮都市是年也伏
念弟元珍擁其餘種復叛則天稱制追正宿枉贈伏念
太僕卿程張諸家別故夷族君子以爲神理之不可誣
也永淳元年詔公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遘疾四月二
十八日薨於京師延壽里春秋六十有四銘曰天生亞
聖祚此王國文綜九流武參七德柔遠服叛窮西盡北
赫我皇靈去其蝥賊仁則不遠智何不周如山之峻如
川之流術與神合藝將道遊書來懸帳賦出登樓司馬
軍陣官人綱紀帝加常伯國予聞喜室有令妻家成克
子社金傳世桓圭守祀神道上台永介邦社

大司馬一

原 大司馬古官也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 少皡有鵙鳩氏爲司馬（鵙[illegible]音） 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 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 項羽以曹無咎周殷並爲大司馬（楚大司馬）（案舍謝軍伐莊賈鼓奏秋穰不歸之楚發其賞舍辭曰發誠帝令乃投退是十威也初攻而敵退是將威也戰而故退昆衆威也良不宜以衆威受賞又司馬穰苴本姓田壽威以法司馬法而對穰苴因號爲司馬穰苴） 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罷太尉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冠者加於其上爲一官也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驃騎武帝又令大將軍驃騎將軍皆冠大司馬之號） 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無印綬） 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

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俸錢六萬）始置大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王莽居攝以漢乃無少司徒而定司馬司空之號並加大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故常與太尉迭置不並列（以吳漢爲大司馬舞陽侯）至靈帝末始置焉　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則太尉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司上　晉定令亦在三司上（晉書公贊曰義陽王望爲太尉大司馬時父吳有左右大司馬設官屬）

（孚爲太宰父子居上公中代以來未之有也又汝南王亮爲大司馬王旦大會乘車上殿）武冠絳朝服金章紫綬佩山元玉與大將軍同　宋時唯元嘉中用彭城王義康爲之冠玉與晉同　齊以爲贈　梁時置官屬　陳以爲贈　後魏北齊與大將軍爲二大位居三師之下三公之上　後周以爲夏官謂之大司馬卿（掌邦政以建邦國之九法佐皇帝平邦國大祭祀掌其宿衛廟社則奉牲）自隋而無

大司馬二

〔原〕韋昭辨釋名曰大司馬司馬武也大總武事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訓馬爲武者取其速行也　白虎通曰司馬主兵不言兵而言馬者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馬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　尚書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孔傳云夏官卿也主戎馬之事掌征伐統正六軍治邦國四方之亂）　又曰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詳書鈔）　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毛萇云祈父司馬職掌封畿之兵甲鄭注祈父時人以其職號呼之故曰祈父之主當爲王爪牙宿衛也尚書作圻父酒誥圻父薄違）　〔增〕家語曰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飭謂整攝也　〔原〕尚書大傳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　〔增〕韓詩外傳曰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　〔原〕管子曰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馬全

組甲勵士衆　春秋運斗樞曰黃帝坐元扈與大司馬容光臨觀鳳銜圖置黃帝前　〔增〕尚書中候曰稷爲大司馬舜爲太尉　〔原〕齊職官儀曰大司馬品第一秩二千石其在少昊則雎鳩氏之任顓頊以司馬主火堯命羲叔爲司馬夏官也虞夏二代以司馬夏官棄居其職　〔增〕博物志曰太公望爲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神女也嫁爲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不得作風雨夢覺名太公是日果疾風暴雨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後成王以畢公高爲司馬　齊職官儀曰楚漢之際曹無咎周殷始居其職　漢書曰董

賢爲大司馬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
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
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
于乃起拜賀帝得賢臣　又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
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 原 漢書百官表曰
成帝綏和元年敕賜大司馬金印紫綬有長史秩千石
增 漢官序曰三司之職司馬主兵漢承秦曰太尉武
帝改曰大司馬無印綬官兼加而已世祖改曰太尉
東觀漢記曰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言上
第一可用更始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 原 東觀漢

記讖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
以武名官以應圖讖 增 後漢書曰世祖北擊羣賊吳
漢將突騎五千爲軍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
諸將奉圖書上尊號世祖即位拜漢爲大司馬　又曰
上疾瘳召見陰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
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
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班彪奏事曰元狩六年罷太
尉置司馬議以北軍中有千人司馬故加之大司馬以
別大小司馬之號也 原 王隱晉書曰石苞太始之初
拜大司馬舊參軍於都督無敬故孫楚抗衡於苞苞以

楚傲更相表陳參軍有敬自楚始也 增 又曰齊王冏
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
我截臍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　又曰陳敏咸寧初轉
大司馬舍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強
於自用非綏邊之才將爲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
州刺史不承順敏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
復以爲涼州刺史敏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
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能得定帝乃悔之
原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鬻畚爲事嘗至洛陽貨畚有
人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隨去忽至

深山此人曰且住當先啓道君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
牀頭白將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
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直發人送猛
出山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晉公卿禮秩曰大司馬
古兵官也魏氏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在三司上晉
以石苞爲大司馬次三司下 增 晉太始官名曰大司
馬石苞開爽通悟秉意不羣 原 晉百官表注曰司馬
武官也周禮云掌邦政者所以平諸侯正天下也 增
後魏書曰安定王休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
盗三人徇於六軍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

衡霍故親御六軍跋涉野次軍行伊始已有奸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詔曰大司馬執憲誠宜如是但緣朕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君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後周書曰夏官謂之大司馬也

大司馬三

原 雎鳩 司武（傳曰少昊氏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注云王雎也鷙而有別故命為司馬以主法制[illegible]司馬名）　正百官　均萬民（周禮司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平尚書事　冠將軍號（漢官解詁云司馬中外以觀寵平尚書事宰尹任機[illegible]）　以整武事　入毗皇家（物理論云高祖定天下之大司馬以整武事曹植輔臣論云文武並亮權智時發奮不過制爵不損禮入毗皇家帝之股肱出作侯伯實掌東夏者曹大司馬也[illegible]大司馬曹仁也）　白魚入舟　鳳凰銜圖（侯瑾歌詩云周公為司馬白魚入王舟　下詳大司馬二）　位極人臣　威震海內（晉書曰陳騫為太尉加黃鉞為大司馬位極人臣漢書曰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政事一出于光威震海內[illegible]十三年百姓充實四海賓服也）

增 陰興讓官　王莽貶闕（上詳大司馬二）　單于拜賀　賁育弗（[illegible]）　左右　大小（[illegible]吳志曰赤烏九年秋九月以[illegible]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illegible]朱然為左大司馬）

大司馬四

增 穰苴　桓溫（並為司馬）

原 司馬成聖（家語注云聖通也司馬所以通天下之[illegible]成罪者[illegible]功於足成也）　司馬主天（韓詩外傳云三公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　施邦國之政（周禮大司馬云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敎治兵之法（環濟要略云夏官司馬敎四時軍旅治兵之法）　中春敎振旅（周禮大司馬職云中春敎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注以旗者立[illegible]民[illegible]下也兵者守國之備[illegible]）　冬敎大閱（[illegible]）　法平邦國（[illegible]）　掌九[illegible]　中[illegible]

以九伐正邦國（[illegible]又曰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illegible]）　違命則征　害民則伐（[illegible]）　安世懼不敢當（漢書云霍光薨上欲用安世為大司馬安世懼不敢當[illegible]）　景舍辭不受賞（一詳前）　吳漢在朝（[illegible]）　唯公（[illegible]）　張奮名為清白（[illegible]後漢書云張奮為司馬在位名為清白）　穰苴（[illegible]）　文能附衆（史記[illegible]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乃為大司馬立大功）　子孟可屬

社稷漢書霍光傳云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上病篤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 石苞加鼓吹之樂晉書石苞爲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之樂 陳騫賜衮冕之服晉書陳騫爲大司馬致仕賜騫衮冕之服 周任元勳寵崇呂尚 漢推大節選在霍光 當歸馬之朝雖云無事然雎鳩之職用備不虞

大司馬五

原 誄 後漢杜篤大司馬吳漢誄曰篤以爲堯隆稷契舜嘉臯陶伊尹佐殷呂尚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疇今漢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朝失鯁臣國喪爪牙天子愍悼中宮咨嗟四方殘暴公不茲征征茲海內公其攸平泯泯羣黎賴公以寧勳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 魏曹植大司馬曹休誄曰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繼蹤奕世純粹闡弘汎愛仁以接物藝以爲華體茲亮實年沒弱冠志在英雄高揖名師發言有章東夏翕然稱曰龍光貿而無怨恐以爲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不耽世祿親悅爲歡好彼蓬樞甘此蓽簞味道忘憂踰憲超顏矯矯公侯不撓其厄呵叱三軍躬奮雄戟足蹴白刃手接飛鏑終弭淮南保我疆場 晉陸機吳大司馬陸抗誄曰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繼體嶽音奕世昭德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候敬睦白屋跋踄曲躬吐食揮沐爰及鰥寡賑此惸獨乎厥惠心從以分誅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羣后因是去人遺我寧宇備物典策玉冠及斧龍旂飛藻靈鼓樹羽質文殊塗百行異轍人玩其華鮮識其實於穆我公因心則哲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英與言溢

原 箋 梁簡文帝爲南平王拜大司馬章曰臣度連宸尊地貿珍則王業權輿夙奉緒構爰頒盧綰同贊密謀樊均鄧禹俱奉明詔故搏飛九萬實假扶搖之力冲天百尺無俟羽翮之勞

淵鑑類函卷六十六

淵鑑類函卷六十七

設官部七 大司徒 大司空

大司徒一

原 少皞祝鳩氏爲司徒（司主徒衆也） 堯時舜爲司徒 舜攝帝位命禹爲司徒 禹元孫之子曰微亦爲夏司徒 周時司徒爲地官掌邦教 秦置丞相省司徒 漢初因之至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 後漢大司徒主徒衆教以禮義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于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北不開門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東京本欲依之迫于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 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爲司徒公（鄧禹爲大司徒封侯時年二十四世祖烈祥同徒雪帝亦臨軒時人謂之鋼） 建安末爲相國 魏黃初元年改爲司徒 晉司徒與丞相通職更置迭廢未嘗並置至永嘉元年始兩置焉（位下行八王三徒東海王越始如丞相置） 宋制司徒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掌治民事郊祀則省牲視滌濯大喪安梓宮凡四方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亦與丞相並置 齊司徒之府領天下州郡名數戶口簿籍 梁從丞相置司徒歷代皆有 後周以司徒爲地官謂之大司徒卿掌邦教職如周禮 隋及唐復爲三公

增 宋仍舊制政和二年罷（詳見總序） 遼金元詳太尉 明

無是官

大司徒二

原 尚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注曰五常之教務在寬也） 又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注曰敷布也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衆民也） 周官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淺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禮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老以致孝

增 又月令曰孟夏之月司徒行縣鄙 韓詩外傳曰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 蔡邕月令章句曰司徒教官也

原 管子曰昔者黃帝得祝融辯南方故使爲司徒 典略曰契爲司徒百姓和親變主賓客遠人畢至

增 符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名三桓而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丘明曰昔周人有愛裘而好珍饈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饈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

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名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
羊謀饈奚異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子謀而名孔子爲
司徒 〔原〕毛詩序曰緇衣美鄭武公也父子爲周司徒
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
〔增〕漢書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爲大司徒鮑恢爲長史
以事至東海過其家見良妻布衣徒跣曳柴從田中歸
恢告曰我司徒長史也故來授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
也若掾耶恢下拜之歎息而歸 〔原〕華嶠漢書曰魯恭
拜司徒數有忠言陳正得失恭在位選辟高第至列卿
郡守數十人 〔增〕東觀漢記曰鄧禹爲司徒討赤眉不

以時進光武書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飢民孰
不延望 〔原〕又曰袁安爲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
不流涕 又曰郭丹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續漢
書曰司徒公一人掌治民事凡敎民孝弟遜順謹儉養
生送死事則議其制建其度 謝承後漢書曰劉寵爲
司徒臥麤布被 〔增〕又曰范遷爲司徒有宅數畝田不
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常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
之地 又曰張湛稱疾不朝後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
盜金下獄帝强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
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又曰馮勤遷司徒先

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因讌見從容
誡之曰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
死生吉凶尚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
加賞賜賻祭不足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代以
爲鑑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代功名
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 又曰
鮑昱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 〔原〕蔡邕鐘鼎
銘序曰惟建寧四年三月進公登於玉堂前庭乃制詔
曰其以司空橋元爲司徒公拜稽首三讓然後受命
齊職儀曰司徒古官也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廟服冕同

太尉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爲大司徒以
孔光爲之 〔增〕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
大司徒 〔原〕九州春秋曰靈帝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
以買司徒公許二 〔增〕魏志曰華歆字子魚拜司徒素貧
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儋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
入婦女惟歆出而嫁之帝歎息 又曰黃初元年改相
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
祿勳 魏名臣奏曰黃門杜恕奏云漢故事人民疾病
責之司徒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及先主即尊號策靖
曰朕獲奉鴻業君臨萬民夙宵惶惶不能自綏百姓不

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君其勗哉靖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納誘後進淸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原 吳錄曰丁固爲司徒初爲尚書夢松出腹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吾其公乎遂如夢

王隱晉書曰魏舒爲司徒年過致仕有謙謙意而無居宅乃漸以俸秩餘爲第一所未嘗語親踈當遜位九年正月朝會罷退還家奉送章綬内外莫有知舒此淸者

又曰武帝以山濤爲司徒頻讓不許濤出迳歸家左丞白褒奏濤違詔詔杖褒五十 增 又曰王渾字元冲遷司徒仍兼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得持兵乃吏屬

絳衣自以爲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讓而識體 原 又曰王戎字濬冲代王渾爲司徒高選長史西曹掾委任責成常得無爲形狀短陋而目明徹威儀不足常乘馬罼無日不出以象牙籌晝夜筭計家財遠及田牧性又儉不能善自奉養飲食通財不外出天下之人謂之膏肓之病 增 又曰王戎再至司徒委事掾屬乘小馬從便門出見者不知是台司也　又曰石苞爲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官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爲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民與化不先富而敎之其道無

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費廣當亟征役之後屬有水旱之患倉庫不充百姓無積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論道經邦然國家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登司徒位當其任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意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　又曰何劭曾之子也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及三王交爭劭以元老而遊其間無怨之者 原 晉中興書曰劉隗從兄疇字王喬少有重名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又曰陳壽爲司徒仰理萬機

俯澄邦教　又曰蔡謨字道明遷司徒穆帝臨軒自平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穆帝時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詔曰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殷浩奏曰免吏部尚書江彪官於是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到廷尉待罪詔可依舊制免爲庶人又曰蔡謨遷司徒謨固讓曰若我爲司徒後世哂義不敢拜詔數十下謨常未十餘上疏以疾篤帝臨軒自旦至申而微不至公卿以蔡公傲也人臣禮　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韻見重亦並雅敬君德庾中郎每云當今可以居司徒充民望者江生其人也 增 隋書曰

王誼為大司徒蘇威立議以為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臣所慮者朝臣功德不進何患民田有不足耶上然之竟寢威議　唐書曰太和四年司徒裴度上表辭冊命言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靦顏目從之

大司徒三

原　邦教　地征　周禮大司徒之職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鄭注所以親百姓訓五品也擾亦安也又曰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鄭注均平也五物五土所生之物也九等騂剛赤緹墳壤潟澤鹹潟勃壤埴壚強檃輕爂之屬征稅也　五禮　六樂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鄭注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得其中又曰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注曰樂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和　度地　辨土　周禮大司徒之職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注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又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注曰十有二土分野十有二邦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　七政　五教　常璩華陽國志曰自建武之後墨備修菓開宰圖綽廣之宰相當出坤鄉於晃司徒亭公慶發七政大傳于堅實代論道下詳在大司徒一尚書　夢松　取穗　上詳大司徒二吳之花碑後漢書曰蔡茂字子禮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茂初在廣漢夢在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而茂徵焉辟賀為掾　地官　農父　周禮曰乃立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民人之數佐王安擾邦國　周書曰農父若保農父教官司徒也王

農謂之父者尊之也言農父能順保萬民也　芮伯　君牙　尚書曰成王以芮伯為司徒又曰成王命君牙作司徒　樂劍　冕服　晉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羽葆鼓吹及班劍安帝詔侍中太常領司徒可象冕服綵紋羽葆鼓吹也　乘小車　臥布被　晉王戎再領司徒委事僚屬時乘小車而以手版插腰從便門出人不知其為台司也下詳大司徒二劉寵事

增　登堂　落水　上詳大司徒二蔡邕鐘鼎銘序　南史云宋司徒褚淵因送湖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時才使氣多所凌忽撫掌大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責吏事　設小會　漢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注云太尉公掌四方兵事司徒公掌人民孝弟遜讓事司空公掌水土營城邑濬溝洫修墳坊事此所謂吏事責三公也　分紀云前代三公策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寵輔之制自魏末以後廢格不行至石鑒拜司徒有詔令設會遂以為常

大司徒四

原　主教　左傳云少昊氏以鳥名官祝鳩氏司徒也注云祝鳩孝故司徒也主教民也　民成　契為司徒而民成注云民成知五教之法　銅臭　象箸　俱詳大司徒二　明七教　修六禮　敎五典　齊八政　俱詳大司徒一　理人倫　古今通語云調五品理人倫使風行俗美萬國咸寧者謂之司徒　統人倫　晉書荀組傳帝欲以組為司徒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以統人倫實允衆望　行純備　華嶠漢書云鄧禹字仲華拜大司徒年二十四內文明篤行純備　德充塞　曾拔轄臣論云德充塞于內智禰橫于外解釋引數象結者王司徒也宰王司徒明也　司徒象地　晉百官表注司徒唐虞官也王者家地立司徒使掌邦教也　司徒成德　大戴禮　司徒主吏　晉百官表注司徒則總主天下之吏其屬官如太宰也　司徒主人　白虎通云徒衆也重民衆　式和民則　尚書君牙篇穆王命君牙作周大司徒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示民軌儀　晉起居注

云武帝太始六年詔曰昔舜命九官契司五教所以崇弘王化示民軌儀也用理蕃維晉胡
司徒箴序曰帝堯命禹五品之訓用理蕃維在位者也總論人物王隱晉書曰何曾字穎考
以大尉領司徒曰昔宰相之職自古及今論人物訓治之本也宣力賜勤蔡邕鍾鼎銘序
曰惟建寧四年三月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元爲司徒公允迪厥德宣力賜勤簡亮持重王隱
晉書曰魏舒字陽元山濤薦以舒領司徒有頃卽眞舒居位簡亮持重爲任職臣增傅祗遜
位晉諸公贊曰司徒傅祗疾遜位不許扶輿上殿荀勗答詔荀勗別傳曰咸寧四年司徒何
曾還大宰詔問勗司徒處當得人誠副遠近之望并台事見才唯可也勗答詔云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
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今尚書令李胤忠亮高素宜處台輔事體練達東漢
胡廣年八十四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在公台二十餘年歷仕逢優一履司空再
作司徒二爲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之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以避

焉昭德塞違晉天文志曰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
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所以昭德塞違也又周禮大宗伯疏云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
爲司空後漢郎顗傳云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台原辯十有二壤周禮云辨十有二壤
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鄭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
壤壤和緩之貌知九州地域又云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鄭注周猶徧也
五地辨物生又云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
隰八刑糾萬民周禮大司徒云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
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施教十
有二又云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
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

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注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婚姻
之禮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俗謂土地所生習也偷謂朝不謀夕恤謂災危相憂度謂宮室車服之
制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賢德謂務其善德勸爲善也庸功也頒職十有二又云頒職事十
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
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鄭注稼穡謂三農生九穀樹蓺謂園圃毓草木作
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材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
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
職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元謂生材養什太首務材工修飭舍王之爲以爲器也以本俗安
民又云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鄭

注媺音美美善也謂約係攻堅厚有次序以保息養民又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
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韓暨志高潔魏志曰韓暨景初二年拜
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勤者也其以暨爲司徒石苞陳本務
晉書曰石苞爲司徒苞深案農桑本務卽其考課居位五年天下稱之顏淵爲司徒論語
摘輔象云子夏曰仲尼爲素王顏淵爲司徒鄧禹作司徒漢書鄧禹傳制詔曰前將軍鄧
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史記曰顏回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侯霸有威容
袁山松漢書曰侯霸拜大司徒矜嚴有威容奉公無私也鄧禹遠名勢華嶠書鄧禹爲司
徒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祿賜施故人魏華歆事諱入司徒二
祿賜散九族王隱晉書曰魏舒爲司徒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王良妻布

衣真司徒 華歆賜御衣魏志華歆傳文帝即位以歆爲司徒下詔曰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當歸馬之代 居祝鳩之官 況當至理之朝 宜重若保之任 漢用元勳任崇鄧禹 晉推碩德選在山濤 養老恤孤崇德黜惡禮記王制曰司徒養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也 載育庶物安撫萬民晉百官表注司徒掌邦教云 百姓不親則責司徒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司徒 萬民飢寒則飭司徒大戴禮曰時物不著萬民飢寒風俗淫僻百姓荒亡人民散敗則飭司徒 思訓五品以康四海晉起居注武帝太始六年詔曰諸承洪業陳父大臣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荀顗明允篤誠思心通遠其以顗爲司徒 宜賛三事以敷五教王隱晉書山濤字巨源爲司徒詔曰濤素德茂器宇淵邈宜賛三事以敷五教也

大司徒五

增詩唐賈島上邠寧邢司徒詩曰箭頭破帖渾無敵杖底敲毬遠有聲馬走千蹄朝萬乘地分三郡擁雙旌春風欲盡山花發曉角初吹客夢驚不是邢公來鎮此長安西北未能行 張蠙贈李司徒詩曰承家拓定隴關西勳貴名應上將齊金庫夜開龍甲冷玉堂秋閉鳳笙低歡筵每怨嬌娥醉閑檻猶驚戰馬嘶長怪魯儒頭枉白不親弓劍覓丹梯

原箴漢崔駰司徒箴曰天鑒在下仁德是輿乃立司徒

亂茲黎蒸芒芒庶域率土祁祁民具爾瞻四方是維乾乾夕惕罔息靡違恪恭爾職以勤王機敬敷五教九德咸事僞民用章黜萌是富無曰爾恃忘于爾輔無曰余聖以忽執政匪用其良乃荒厥命庶績不怡疚于爾祿豐有折肱而鼎覆其餗書歌股肱詩刺南山尹氏不堪國度斯慊徒臣司衆敢告執藩

原碑宋傅亮司徒劉穆之碑曰公諱穆之字道和彭城人也公膺陶鈞之秀範誕生民之上操三變肇於弱容九德充於初廸文明在中柔順暢于事業敬以直內義讓洽于州黨時元宄竄逭擁據荊沔乘輿播幸越蹈九江公率先犁后電發川潛與懷本之衆勵思奮之士植謀藉累業之資徐覆狃驟勝之鋒習亂之徒若蝟毛而起內懷根本之虞外通首尾之勢公靈武獨運奇謨內湛鞠旅陳衆視險若夷飛雲西泝則水絶鯨鯢乘軷東指則陸殪長蛇迴累碁之危成維山之固豐功茂勳大造於王室淳風懿化永結于荊南銘曰二儀發揮川嶽協靈外恢溫雅內鏡文明懷仁履順蘊義居貞煌煌袞衣禮亦隆止翼翼素心亮終如始衷情升降一色愠喜訓儉于物復禮于己

原墓誌後魏溫子昇司徒元樹墓誌銘曰昔樞電降祥

姬水成業握八符以馭世膺五命以會昌欽明格于上
下光澤被於宇宙卜年永久歷世遐昌有文王之孫子
啓周公之苗裔積善所及踵武稱賢每以辛李爲言恒
持韓白自許殫百慮之一致盡能事於生民蒼蒼在上
義歸無厚徒有東平避世之意空懷北海自晦之情疾
非逢霧終異啓手銘曰明允篤誠發于岐嶷未鏤已雕
不扶而直修禮以耕强學爲殖孔既歎魯莊亦吟越況
以度思有懷明發翩然高舉歸于魏闕長路未窮朝光
已沉　又司徒祖瑩墓誌曰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淵
源悠遠枝葉繁華祖德潤於身聲高邦國父行成於已
名重京師公鍾美多福資神積善器局閑靈志識開悟
口含碧雞之辯手握雕龍之文門有善業家傳慶靈礪
金成器相遺滿籯琢玉爲寶待價聯城匪直也人實惟
有道言析秋毫辭連春藻　梁沈約爲司徒謝朏墓誌
銘曰嶽神昔降和氣令鍾以彼天爵譽爲人龍崇基往
峻世德今重漢車作傳霊位攸待我君應符非公莫宰
華袞既襲輕羅自以形雖廟堂心猶江海經邦已備皇
情𢌿屬素驂輟栖元雲罷曲　增　唐杜牧爲東川節度
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墀墓誌銘曰姬
之支封國自爲姓以周爲氏入唐不盛歷後幾世厥生

賢孫當唐中興爲唐相臣文思天子誇古爲治提起王
道以公爲倚迹躁巢窟出者鳥駛誰塞誰棘勞公砰措
三屛大邦駿壯武事哺撫稚羣父母亦于曰將曰相公
其愧幾指古爲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唐而後公死不錫
壽考誰其辯之
原　後漢張衡司徒呂公誄曰昔呂望祖帝堯之緒伯
夷佐唐唐宗允敘四嶽在虞傅王佐禹克厭帝心姓姜
氏呂登是南邦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作輔寡于九
族九族用寧登受八命衮職靡傾黃耳金鉉公餗以盈
綽兮其寬皦兮其清旣明且哲式保令名旂旂從風駟
牡超驤去此寧寓歸于幽堂元室冥冥脩夜彌長　梁
簡文司徒始興忠武王誄曰皇源地闢帝業天維於穆
忠武光國之基爰自弱齡英明播越玉潤冰鮮山靜雲
發帝曰爾諧僉議彼屬推轂兩江建旗三蜀將旋上國
懸結四民三諲表服二鹿隨輪方變正衮永範時規天
弗報善哲人其萎留哀挽于北郊去承明而不入望參
差之流影聽潺湲之雨泣
原　齊宋謝莊北中郎新安王拜司徒章曰丕惟震施罔
貴爲虞方稠變調之重遂臻非據智小謀大周易興規
少陽微曉有鑒前史辨其動植布其安擾以倡九牧阜

成王敎豈臣眇末所能克荷　又爲北中郎將謝兼司徒章曰臣聞燮理陰陽寅亮天地弗惟其官無人則闕司徒掌敷五敎職擾兆民豈悟乾靈罔匱光渥方臻不次之任殊絶藩岳豈可椎尸三事假備六符懃震周迴顧步交悸

原末梁吳均揚州建安王讓加司徒表曰臣聞元黃之馬事絶於銜鑣蟠朽之材飾乖於丹漆何則千里之志已窮萬乘之器無取遠物近身於爲在譬　後魏溫子昇爲司徒高敖曹謝表曰委水橫流羣龍交戰徒悲道喪空慷主辱雖復見義援戈臨危奮劒顧慙後朗終謝

先鞭事等泣河無救三川之竭有類憂天豈支四極之墜　北齊邢子才爲潘司徒樂讓表曰武皇帝運屬纖元事深微禹推蚩尤之陣破尋邑之師義開金石理𢽴庸駘遂日奉羈勒有事風塵徒備烏背之毛曾無馬箠之力

大司空一

原司空古官　少皞鶥鳩氏爲司空　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周禮正義曰禹爲司空總百揆乃分司空之職爲共工虞書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禹元孫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　殷湯以咎單爲司空

周禮司空爲冬官掌邦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課歲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國有大造大疑諫諍與太尉同

秦無司空置御史大夫　漢初因之至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初改爲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復加爲大司空亦以別小大之文)金印紫綬祿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　後漢初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爲司空公(第五倫字伯魚爲司空言議果決以貞白)(張敏字伯達爲司空行大射禮陪位頓仆策免)　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荀綽百官志曰獻帝置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置)

魏初又置司空冠綬及郊廟之服與太尉同(袞冕)

(宋杖坟爲司空天子臨軒遣龍勞拜授宸謂使曰錫以書浮山爲司空徐沁曰三公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爲和己詩謝見詩)宋制進賢三梁冠佩山元玉掌治水土祠祀掌埽除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歷代皆有之　後周爲冬官謂之大司空卿(掌邦事以五材九範之徒佐皇帝富邦國大祭祀行酒埽廟社四望則奉承粒)　隋及唐復爲三公(天寶十三年策拜楊國忠爲司空其日雨土)

增宋仍唐制政和二年罷　遼金元詳太尉　明無是官

大司空二

原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地以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春秋元命苞曰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

增尚書大傳曰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曠不墾則責之

司空　韓詩外傳曰山林崩陁川谷不通五穀不豐草
木不茂則責之司空　家語曰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
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餝司空　漢官解詁曰下
理地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　白虎通曰司空主土而
不言土而言空者空尚主之况於實乎　環濟要略曰
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營宅器
械監百工 【原】 尚書曰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又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
利（主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使順天時分地利也）　尚書刑德考曰
禹長于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為司空　魚

豢與略曰禹為司空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川定九州使
各以其職來貢地方五千里至於荒服 【增】 傅子曰荀
仲預稱禹十二為司空 【原】 齊職儀曰司空品秩冠服
同太宰舜以禹為司空成王以毛公為司空宋以武公
之諱改司空為司城楚改司空為莫敖　家語曰孔子
初仕為中都宰三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
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齊職儀曰秦置御史大夫
省司空　東觀漢記曰杜林代張純為大司空務於無
為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續漢書
曰張奮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即時引見

復口陳時政之宜帝名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君
雨三日　又曰王梁字君嚴為野王令赤伏符曰王良
主衛作元武上以野王本衛地從元武水神大司空水
土之官也於是拜梁為大司空　袁宏漢紀曰第五倫
為司空有人與倫千里馬者倫雖不取每三公有所選
舉倫心不忘也然亦終不用　華嶠後漢書曰伏恭為
太僕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
【增】 又曰竇融拜冀州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
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名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
甚帝以此愈親厚之　又曰張奮字穉通父純臨終敕

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
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敕固不受帝
以奮違詔敕收下獄奮惶怖乃襲爵焉　又曰第五倫
章帝立徵拜司空奉公不撓言議果決後自陳老病以
二千石祿俸終身　魏志曰元年司徒司空並鈌散騎
侍郎孟康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
正本德服才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
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
之人忠直不偽則史魚之儔也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
也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原】

又曰徐邈升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
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華陽國志曰趙瑤字元
圭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謂曰第五倫昔從蜀
郡爲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荀氏家傳曰荀爽字
德明逢卓徵公公到府三日策拜司空起巖穴九十五
日而爲台司世人號曰白衣登三公 增 楊賜本傳曰
司空賜華岳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五登
袞職弭難入宰 牟融本傳曰牟融經明才高明帝數
嗟歎以爲才堪宰相明年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
之節 晉武帝詔曰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

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喆裴秀思心通遠動德茂著
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爲司空 原 晉中興書
曰陸玩字士瑤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咸
以爲三良既歿國將殄矣於是遷玩侍中司空給羽林
四十人玩比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
公是天下無人也談者以爲知言 增 五代史唐書曰
清泰二年制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司空時議以自
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恒置於宰臣爲加
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命官議者
不練故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便可綜中

書門下事或云須冊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
序班臺官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及晉
天福中以李鏻爲司空周廣順初以竇貞固爲司徒禹
珪爲司空遂以爲例議者不復有云

大司空三

原 別五土 決九州 並詳大司空二 作地圖 掌邦事 王隱晉書
曰裴秀字季彥爲司空作禹貢地域圖事成奏上藏於秘府爲時名公 下詳大司空一
居四民 並詳大司空二 造宮室 平水土 鄭元考工記注曰司空掌營城
郭建邦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唐虞以上曰共工 下詳大司空二 李通讖
王梁符 華嶠後漢書曰李通字文元以讖記說光武爲大司空 下詳大司空二 赤伏

符 素絲節 上詳大司空二 晉起居注曰武帝詔鄭袤曰體行純正履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
進有素絲之節宜齊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其以袤爲司空 諧政化 勸德風 荀氏
家傳曰顗爲司空文帝平蜀議復五等奏經朝使公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公遂
撰定書文行工式爲一代之典書成奏上藏于祕府其服色讃檢未篤之式禮學樣牲業境之典裕諸臺蔑紀
食之制及于明堂辟雍之儀皆公所議定朝廷嘉其美公饒爲台輔德望清重加以留心禮致以年耆多疾不
堪朝見詔使侍中任愷諮問政化所宜行否 華嶠後漢書曰第五倫雖峭直然常以中興以來二主好吏沈
俗尚苛則正化之本宜先以寬和及爲三公值章帝長者多恕屬有善政倫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德風也
數月超 百日至 漢書曰朱博字子元以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 范曄後漢書曰
荀爽固辭徵聘不得已乃行起家百日至司空 三公領 中書兼 尚書曰武王時毛領
爲三公專領司空職 晉書曰張華以中書監兼司空 爲柱石 掌事典 世說曰陸

玩既拜司空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梁柱之間祝曰當今之材以爲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感卿良箴

周禮曰司空掌事典以平邦國以經百官以生萬民

增 掌水土 營城邑 浚溝洫 修墳防 俱司空職詳在大司徒三責吏事注內 下台司祿 大討元老 上詳大司徒四昭佐塞違注內蘇軾呂公著批荅云夫司空之官自唐以來雖無職事而孔子所謂天子有諍臣七人者三公皆當之陛下欲聞仁人之信與天下之大計非此元老將安取斯

大司空四

原 宏父 周書宏父定辟注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國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辟法也言能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也 鳲鳩 左傳少昊以鳥名官鳲鳩氏司空也注云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 司空居人 孔安國曰司空主穿土爲穴以居人空穴也古者穿土爲穴以居人 司空成禮 家語曰御天下者以六官司空之官以成禮注云司空事官也禮非事不立故曰所以成禮也 金印 設官部

紫綬 漢百官公卿表云司空唐虞之官也金印紫綬 法錯刑清 古今通語曰使國無枉法治端刑清事均民察者謂之司空 俾同司徒 晉百官表注 祿比丞相 詳大司空一 制五服 見揚雄司空箴 別五土 詳大司空二 上和乾元 詳大司空二漢官解詁云云 下率世俗 典略云今司空宜求能臣上以佐聖朝下以率世俗者 水害責之 尚書大傳云水爲民害則責司空 地震免之 魯國先賢傳云孔氏仲淵爲司空以地震免 性疾朋黨 漢書曰何武爲司空性疾朋黨問文吏必于儒者問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數犯嚴諫 東觀漢記云任隗字仲和拜司空永平初外戚竇氏秉權朝臣畏憚莫敢抗者唯隗與袁安同心畢力數犯嚴諫 乞上印綬 東觀漢記宋甚爲司空千四年自乞上印綬賜丁石俸 自陳老疾 後漢書云第五倫肅宗初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倫在位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吏人奏記及使

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自陳老病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身 坐免太守 東觀漢記云馮魴爲司空坐隴西太守鄧融免官 坐賣國恩 東觀漢記朱浮爲司空賣國恩以爲威福

增 食不兼味 長孫道生拜司空加侍中性忠厚廉謹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障泥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焉 飯惟脫粟 漢記云荀奏爲三公食不過一肉飯惟脫粟 時遊廟堂 宋呂公著平章制曰履負封章力哀退避勝重夫比三益之友而閑勞以萬機之頓又云毋廢議論 時議廟堂可特授司空平章軍國事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 尊禮不名 分紀云杜佑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歲餘乞致仕詔五日三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太子尊禮之而不名後數年因乞骸骨許之 忠直不僞 清儉守約 總孟表 爲首林詳大司空二 九德純備 詳大司空二 朝廷舊臣 劉琨表薦荀蕃詳大司空二

原 裴秀定官制 王隱晉書云裴秀爲司空刪定官制損益多當皆其所裁禮無 詳官部

遺者 荀顗定禮儀 詳大司空二 當歸馬之朝 奉鳲鳩之職 任隗元默守真 袁山松漢書曰任隗爲司空以元默守真不求名譽義行內修人以此服之 陳寵溫粹有智 華嶠漢書曰陳寵爲司空府故事督爲藉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害去穢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寵奏議溫粹有智費爲明府者 陳羣至德純粹 曹植 魏臣論曰至德純粹乃進陳吐善謀也陳司空也按陳司空陳羣也 宋弘秉攻恭約 東山 私漢書曰宋弘爲司空不與民爭利也重義有公儀子之風約輕財 何武號爲煩碎 漢書云何武爲司空多所舉奏號爲煩碎苛不合衆心孝督事 後母不篤哀帝策免武曰舉措煩苛 陳羣譏其拱默 魏志云陳羣爲司空前後數奏事皆以爲其拱默文帝不間司空名印綬 上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知 竊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彭宣疾病乞歸 漢書曰彭宣字子佩爲司空王

并爲大司馬專權宣乃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矣願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得見親故不冀漢鑾

王朗稱疾讓位魏志曰文帝踐祚王朗爲司空黃初中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反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

增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魏志王肅表薦崔林云云詳大司空二

先王尚德聃季爲司空左傳云衛祝鮀曰周之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仲尼素王子路爲司空論語摘輔相云仲尼素王以顏淵爲司徒以子路爲司空也

大司空五

增詩唐李商隱寄太原盧司空三十韻詩曰隋艦臨淮甸唐旗出井陘斷鼇撐四柱卓馬濟三靈祖業隆盤古孫謀復大庭從多師傑俊可以煥丹青舊族開東岳雄圖奮北溟邪同貘豸觸樂伴鳳凰聽酣戰仍揮日降妖亦鬭霆將軍功不伐叔舅德惟馨雞塞誰生事狼煙不暫停擬塡滄海鳥敢競太陽螢內草纔傳詔前茅已勒銘那勞出師表盡入大荒經德水縈長帶陰山繞畫屏只憂非綮肯未覺有膻腥保佐資沖漢扶持在杳冥乃心防暗室華髮稱明廷按甲神初靜揮戈思欲醒羲之當妙選小弟羲叟子業泰以嘉姻孝若近歸寧三十五丈明府高將沐歸膝下月色來侵幌詩成有轉櫺羅含黃菊宅柳惲白蘋汀神物龜

酬孔仙才鶴姑丁西山童子藥南極老人星自頃徒窺管于今愧挈瓶何由叨末席還得叩元扃莊叟虛悲雁終童謾識鼮幕中雖策畫劍外且伶俜俁俁行忘止鰥鰥臥不瞑身應瘠於魯淚欲溢爲滎禹貢思金鼎堯圖憶土銅公乎來入相王欲駕云亭

贊魏楊修司空荀爽述贊曰生應正性體含中和篤誠宣於初言明允朗於始察是以在童齔而顯奇漸一紀則布名須幼之可師甘羅之少者何以踰公之性量乎砥心六經探索道奧瞻乾坤而知陰陽之極載而集之獨說十萬餘言士林景附羣英式慕猶毛羽之宗鵬鸞衆山之仰五岳也昔楚思叔敖而作歌鄭謳子產而興歎瞻望弗及作詞告思詞曰爰在大漢挺荀作貞其德允明誕發幼齡行踰禮潔如玉之瑩確乎其志乃勵乃清遂陟司空天子是毗惟君之德朋寮所咨清水平土茂哉是力將混六合經以正直散以禮樂風以道德

晉孫綽賀司空循像贊曰公應天縱之德系命世之期質與荆玉參貞鑒與南金等照若其好學之性不勸而成弱不珍玩雅好博古慨洙泗之邈遠悼禮樂之不舉於是覃思深講銳精幽贊雖齊侯之歸孟軻漢王之宗仲舒無以加焉贊曰思文公侯誕保休祥素質玉潔

華藻金章緫角謚德被褐韜光自昔喪亂鉦鼓日震禮樂藏器詩書蒙塵哲人遐慨垂幘澄神仰觀洙泗揚波絕津方曜金鉉協贊衡機昊天不弔曾不慭遺縉紳顏範皇德莫毗公之云徂華裔同悲

原箴漢揚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爲萬國乃立地官空惟是職烈烈偶人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當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掊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力匪政斯勑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蕪執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原銘後漢蔡邕東海銘曰橋元爲司空公越在先民毗佐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

原表宋謝莊東海王讓司空表曰臣側觀前載與窺洪典三事之授惟帝其難臣乘少藉長久分踰涯量出滿入泰每究榮先不悟乾燭方遠義路同遺下參弘化上尸燮理自非德仞具瞻聲堪民詠未有妄臻此澤空集玆靈　齊孔稚圭爲王敬則讓司空表曰故李通豪贍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與辭華入遜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伸臣以富貴遂行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嶽蟬佩之暎則左右交暉龜組之華則縱橫吐燿輕輪徐動則劒戟如雲飛蓋暫停則鼓鐘成列摐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林黃扉而變五緯躡青幃而調四序　梁劉孝儀爲臨川王解司空表曰臣以庸薄繆竊隆重職班三事任總六條衣裘坐槐既闕論道馳傳魏棠尤慙爲政而倚司土地仰變陰陽棟橈之機已彰愆伏之咎爰著今水沴乃作旱魃爲災山無蓊蔚雲成煙火陛下曲私未垂策免臣職是當逊責乞降玆台步協此天人　江淹爲齊高帝讓司空表曰臣聞日登星廻昊天無以爽其節山盈川冲厚地不能虧其度陛下淬若鏡之明流如雲之曖方求士于版嚴宜思賢如蜀肆　北齊邢子才爲司空景讓表曰屬平分廣施造物多品長短入用小大見收連釆台階堪均鼎足昨者謫見垂象災起潛伏此之爲累匪直微躬

原碑後漢蔡邕司空袁逢碑曰凡所臨君明而先覺故能敎不肅而化成政不嚴而事治其惠和也晏晏然其博大也洋洋焉信可謂兼三才而誠剛柔無射於人斯矣銘曰天鑒有漢賜茲世輔顯允厥德昭朋休序我我雍宮禮樂備舉穆穆天子孝敬允敘降拜屏著奉饋西

序威儀聿修化溢區宇乃尹京兆總齊禁旅　又爲司
空房楨碑銘曰公言非法度不出於口行非至公不萌
於心治身則伯夷之潔也儉嗇則季文之約也盡忠則
史魚之直也剛平則山甫之勵也總玆四德式是百辟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枉絲髮樹私恩不爲也討無禮當
彊禦弗避也是以功隆名顯在世孤特不獲愷悌寬厚
之譽享年垂老至於積世門無立車堂無宴客衣不變
裁食不兼味雖易之貞厲詩之羔羊無以加也明明在
公實惟房后誕應正德式作漢輔邪慝是俛直亮是與
剛則不吐柔則不茹媚玆天子以靖土宇　晉潘岳司

空鄭袤碑曰陳謨台階翼和鼎實顯迹成於享省清風
暢於所涖故能老安少懷遠至邇親凡厥縉紳之士所
以挹酌洪流含咀英芳者猶旱苗之仰膏雨湛露之晞
朝陽也銘曰於鑠元侯則天垂象弘操嶽峻宇量深廣
允恭克讓宣哲清朗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
履孝友光光金貂再冠其首赫赫皇符仍析其部義格
皇穹德冠羣后清風顯烈沒而不朽　孫綽庾司空冰
碑曰君稟嵩嶽之元精挹清瀨之潔流貞質譏於白珪
明操勵於南金雖名器未及而任盡臣道正身提衡銓
括百揆知無不爲謀必鮮過端委待旦則有心宣孟以

約剖儉則擬議季文君平衡無私鳴謙寡欲當世之所
難於君易之矣於是慨然遂鑒量已而退高揖帷幙投
迹藩屏夫良玉以經焚不渝故其貞可貴竹栢以蒙霜
保榮故見殊列樹治而不亂者有矣未有亂而彌治者
也考終以正始即事以徵心少長能一其度貴賤不二
其道文康之雅量於是乎弘著矣銘曰洋洋役顏巖巖
神嵩流滌淳氣頹扇祥風篤生公侯情靈德充臨川擬
潔仰華思崇履險思夷處滿思沖方恢遠猷皇極是贊
繁霜夏被修梧摧幹人之云徂朝野咸歎儀型永戢光
風長焕　梁劉孝綽司空安成康王碑曰昔者重華文

命並胄高陽之苗豐邑春陵俱纂帝堯之緒而虞夏革
運姚姒之姓已分高光再興大漢之名無改如我皇家
梁齊代建異文叔之紹開起自王族非伯禹之更姓公
則本枝別幹誕自河嶽五百之期實應命世卜商有問
是謂色難承志望顏在公斯易至如文琰之對食餘幼
權之言爵早衛子之朗月映山杜生之凝脂點漆惟公
具美歷駕前修峩峩焉非嶽陵之所至浩浩焉總江漢
而爲長故能擊水三千搏風九萬排天閤而俯眡捲浮
雲而上征皇帝甄名挺聖河洛有徵握衡含樞奄一時
夏利建藩屏固禁深根鄰霍鄧郇方周啓祚封公爲安

成王食邑二千户允同衛叔賜寶器於商郊殊異唐侯戲桐珪於汾水乃拜公爲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楚之對齊屈完引城池之固荆之比宋墨翟陳墊路之殊品金作貢不異淮海維揚珠璣犀象又無求於晉國況以雲夢九百之宏侈章華三休之巨麗公禦煩以寡居高而降執冲虛之道無矜滿之情其爲政也莊敬足以範物慈惠足以庇民剛毅足以威暴清貞足以勵俗天監十七年薨春秋四十有五凡我庶民竊親高義况復祗承帝命來仕王家兎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奉作賦之私常懼慶雲之會不酬而搖落奄至豈謂輕塵之効莫展而峻極先顔思以立言貞石貽厥長世銘曰昔在文昭五賢二聖漢藩魏屏微風不競於赫我梁德符姬姓康王康叔異時同盛爰自妙年令問不已一孝一弟實光行始義府文場詞人髦士波瀾莫際牆仞難窺用茲先覺導此後知德大心小居高志卑再握不倦三吐忘疲飛龍在天肇基宛濆地猶小腓民同世復皇情睠正屬難推轂允矣宗英移藩改牧誰謂路永江漢已浮彼蒼不惠遽反成周川迴泝軸塗引歸旐

〔原〕墓誌　宋謝莊司空何尚之墓誌曰遠源長瀾自晉徂韓潛川韜玉霍岫騰驚處華民瞻出光帝難寂寞壽仁壯昧戢施調於飪歸經難參寄晦映流芳煙熅作義

陳徐陵司空章昭達墓誌銘曰周原膴膴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鄰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爲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黑山巨盜馮陵上國白水疆胡虔劉中夏公領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皇儲累璣蹤溢飇風有象代邸方隆拔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價雷霆而並震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瓊彼華光皆無旋踵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周迪資其食力吏事飛翰公奉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向甌閩殄其巢窟若夫鳴蜮之洞深谷隱於蒼天飛猱之嶺喬木參於雲日宜越艇而登嶠業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風海於是咸俘僞帥悉摛高墉爰泊滄溟莫不懲艾既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鬭艦戈船窺江溢漢公纜閣羽檄遽稟師期馳鶩荆郢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隴汧大討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逢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於軍幕爾乃青烏相墓白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旍熊軾後乘龍轜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鐃同駟馬之曲長安傳坐思禮盛於西京

襄陽踌次悲慟喧於南峴

原 誄後漢張衡司空陳公誄曰敬仲初育發繇卜筮鳳飛觀國流光末裔天祿明德德茂於公入孝出友爰肅爰邕兼學多識窮理知幾德音孔昭翻爾灰飛賦政二城還集皇闈公實省之謩謩庶績公實靜之藹藹百寮公實懋之乃陟司空纂禹之跡導揚徽序致訓京畿協和萬邦萬邦旣協殊服來同盼論前績莫與比蹤

原 行狀梁任昉齊司空曲江公行狀曰公稟靈景宿撫氣中和一匱初登東嶽之功可監挺埴在器瑚璉之姿先表豈惟荊南有聖童之目冢城著孔甫之稱而已哉故以羽儀宗家冠蓋後進路叔之一日千里北海之稱美共治方斯蔑如也志學之年徧治經記登降千載網羅百氏藻辭贍逸蔚爲詞宗延賓謁而升堂攜相如而入室加以翰牘精辯發言有章持論從容辭無矜尚自河洛丘墟歷載二百俾我遂抜遂淪左衽晉宋所以遺恨祖宗是用顧懷公自荷方任志在尅復將欲使功遂之日身退有所爰乃卜宅金陵縈帶林壑用辭聊城之賞以爲疏韓之館人謝運往遂毅遠圖　又沈約齊司空柳世隆行狀曰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齠丱及長風質洞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

時沈攸之狼據陜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總全荊之力兕甲百萬鐵馬千羣水陸長騖志窺皇邑公抗威川渶勇略紛紜顯晦有方出沒無緒攸之乃反旆巨闕親受矢石增堞乘埤嚴衡智雖窮翻俯闚地穴斜通半嶺曉詮負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應敵以奇霆鋒電曜威策雲舉事切三版之危氣損九天之就殘寇外老逆黨內攜炎付委甲掬指宵遯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善鼓琴摛純蔡之高芬纂鍾嵇之妙曲雖嬰拂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桂登衡山而望九疑七行邦組三臨蕩甸五職瑞翰一司百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增 制唐元稹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制曰朕聞將星明則英豪用雲旗指則妖祲消勁草可以受疾風盤根然後見利器苟非處劇何以用長況幽并少年燕趙奇士居常以鷙驄自騁失意則白刃相仇將領斯難是先才傑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澤潞磁邢洺等州觀察制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三百户劉悟天與忠誠人推敬讓蘊孟賁之勇不以力鬭避廉頗之强使之心服是以居危邦而智免臨大節

而功高嘗見委於先朝屢作藩於右地朕以遼陽巨鎮自我底寧姑欲撫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而守臣嬰疾幕吏擅權撓政行私虧恩剝下過為棰楚妄作威稜不均饗士之羊但養乘軒之鶴致茲撓變職此之由不有將材孰懲兒戲數求朕志深謂汝諧是用拔奇式襄宜力帖以亞相寵之上公俾光十乘之行以壯三軍之氣可檢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長史御史大夫充幽州契丹兩番經略盧龍等使散官勳封如故

大司寇 詳見刑部刑書

原 掌三典刑邦國 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

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鄭注典法也詰謹也

以五刑糾萬民 大司寇職云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以兩造禁民訟 大司寇職云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鄭注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矢者取其直也

以兩劑禁民獄 大司寇職云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鄭注劑令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

以嘉石平罷民 大司寇職云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于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左平成也使之善也

以肺石達窮民 大司寇職云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煢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鄭注云肺石赤石也窮民民之窮而無告者

以邦典定之 大司寇職云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鄭注

云邦典六典也以邦典待邦國之治

以邦成弊之 大司寇職云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鄭注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

涖其盟書 大司寇職云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鄭注云涖臨也天府祖廟之藏

涖戮于社 大司寇職云大軍旅涖戮于社鄭注云社謂社主在軍者也書曰不用命戮于社

戮于兩觀之下 家語云孔子為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於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

不敢朝飲其羊 家語云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illegible]

淵鑑類函卷六十七

設官部八（丞相司直　丞相長史　三師　三公以下屬官爲總載　司馬　從事中郎　掾　記室　功曹　主簿　公府戶曹祭酒　錄事參軍　中兵參軍　行參軍　參軍　都護　舍人(二)　參軍）

丞相司直一

原 杜氏通典曰丞相司直漢武元狩五年置掌佐丞相舉不法位在司隸校尉上後漢罷丞相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徒司直居司徒府助司徒督錄諸州郡所舉上奏司直考察能否以徵虛實建武十一年省獻帝建安八年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九年詔司直階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假傳置也（伏其字惠公光武以其才任宰相爲司直行大司徒事）文獻通考曰後燕石勒置都部從事各部一州秩二千石準丞相司直

丞相司直二

原 朝廷憚之（漢書翟方進爲丞相司直[illegible]）方進免涓勳（[illegible]）百寮憚之（[illegible]）劉隗劾王含（晉書中興書劉隗字大連爲丞相司直時南中郎將王含[illegible]）王含以族強驕貴[illegible]人多取以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之[illegible]畏強之隗皆此類也 彈奏不畏強禦（劉隗上評[illegible]）所糾多見採用（隗爲丞相司直在朝多所糾彈[illegible]見採用也） 王良節儉 妻子不入官舍（後漢書王良字仲子拜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無兼[illegible]） 宣秉篤義 祿奉收養宗族（又云宣秉字巨公拜大司徒司直清公[illegible]祿奉養得收族內外宗族也[illegible]）

丞相長史一

原 杜氏通典曰丞相長史漢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兩長史（漢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也顏師古曰漢書有兩長史而張湯傳云[illegible]若非正員故耳）蓋眾史之長也職無不監（田仁爲丞相長史上書言天下太守皆下吏誅死武帝悅拜仁）直（[illegible]以丞相司直成振天下）介幘進賢一梁冠朱衣銅印黃綬劉屈氂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得賢人當拜爲右丞相）後漢建武中省司直有長史一人魏武爲丞相以來置左右二長史而已丞相諸曹史掾屬三十御屬一魏武爲丞相置徵事二人（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以邴原王烈選補）之舊有東西曹自魏武大軍還鄴乃省西曹（時毛玠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illegible]）及咸熙中司馬昭爲相國相國府置中衛驍騎二將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舍人參軍東西曹及戶賊金騎兵車鎧水集法

奏倉士馬媒等曹掾屬凡二十四人晉元帝以鎮東大將軍爲丞相丞相府置從事中郎分掌諸曹有錄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參軍則有諮議參軍二人主諷議事江左初置軍諮祭酒有錄事記室東曹西曹等十三曹其後又置七曹宋武帝爲相合中直兵置一參軍曹則循二也其小府不置長流參軍者置禁防參軍蜀丞相諸葛亮有行參軍晉太傅司馬越府又有行參軍兼行參軍後漸加長兼字除拜則爲參軍事府板則爲行參軍晉宋以來參軍各有除板行參軍下則長兼行參軍又有參軍督護東曹督護二督護江左置

增 唐以後無 文獻通考列尚書都司及檢正爲宰相屬官今見尚書左右司郎中門

丞相長史二

原 銅印墨綬晉百官表注云太宰長史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品第六秩五十斛 秩皆千石續漢百官表云太尉司徒司空諸將軍長史各一人秩皆千石 毗佐三台助鼎和味漢官儀云太尉司徒長史秩比千石號爲毗佐三台助鼎和味 差次九品銓衡人倫干寶司徒儀云左長史之職掌差次九品銓衡人倫也 職無不監通典 掌察郡吏干寶司徒儀云左長史職掌佐公修文致檢其法憲明其分職掌察郡吏

徐奕統留事魏志云太祖爲丞相征馬超留徐奕爲丞相長史鎮撫西京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爲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 杜襲爲留府魏志杜襲傳云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 心如鐵石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

人似南金晉中興書丹陽薛錄云薛兼字令長初入洛華歎曰南金也遷丞相長史恪勤王事 伯長才長可用山公啓事太尉長史缺案鎮東大將軍大掾泰胡口才長可用伯長口子也 張勳軍問用長又云鎮西長史缺案尚書郎張勳云云將長史 鄧殷有文武才又云太尉長史鄧殷通議有文武才爲北中郎 耿還有器幹又云北中郎長史當吏前御史耿還云云 吳良方正東觀漢記云吳良爲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傅咸執正王隱晉書云傅咸爲司徒左長史多所執正也 諸葛舉張裔蜀志云張裔至蜀丞相諸葛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劉弘知陶侃晉書云劉弘爲鎮南將軍荊州軍事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督 卿宜節飲晉中興書陳留阮錄云阮孚字遙集瑯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 慨然而退晉書曰劉驎之字子驥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驎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采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惶於是乃請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

三師三公以下官屬總載

原 杜氏通典曰三師太師太傅太保歷代多有之 一太殷建官有六太其一曰太宰自周以後亦常有之餘五太則無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歷代有之 二大大司馬大將軍歷代亦有之 諸位從公諸將軍及光祿大夫開府者歷代亦時有之 官屬等歷代有置有省亦多同或所以不更各具本府但依前代都亦之其大將軍自具本篇 漢有三司而不見官屬以丞相爲公置司直長史後改丞相爲司徒則曰

司徒司直長史（具丞相篇）其太尉後改爲大司馬綏和初始
置長史一人掾屬二十四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
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如中丞（具御史大夫篇）後漢
初惟置大傅有長史一人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不知何曾）後
置太師董卓嘗居之蓋自爲也而不見官屬　太尉官
屬有長史一人署諸曹事（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掾史屬二十四
人（分主二千石長吏遷除是民户祠祀農桑奏議辭訟郵驛轉運盜賊罪法兵貨幣鹽鐵倉穀等事）黃
閤主簿（省錄衆事閤下威儀掌）記室令史（事上章表報後漢末陳琳阮瑀皆爲曹操記室）
（軍國書檄皆所作）御屬（掌爲公御閤下威儀）　司徒屬官有長史一人掾
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正曰掾副曰史）　司空屬
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正曰
掾副曰屬漢書注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
爲百石屬其後皆自府除故通爲百石云）　大司馬屬官並同前漢　魏置
太傅太保而不見官屬太尉司徒司空有長史司馬從
事中郎正行參軍大司馬亦有正行參軍也　晉有太
宰太傅太保惟楊駿爲太傅增祭酒爲四人掾屬二十
人兵曹爲左右也（楊駿輔政引潘岳爲太傅主簿初譙人公孫宏客於河陽岳待之甚厚及
駿誅宏爲楚王瑋長史凡駿綱紀皆從坐同署主簿已被戮宏言於瑋謂岳爲假吏故得免）太宰太
保官屬不見太尉司徒司空並有長史司馬太尉雖不
加兵者吏屬皆絳服　太始三年又置太尉軍參軍六

人騎司馬五人官騎十人而司徒加置左長史掌差次
九品銓衡人倫冠綬與丞相長史同主簿左右東西曹
掾各一人若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武帝時司徒奏州郡農桑
未有賓司之制宜遣掾屬循行詔遂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諸有所循者增掾屬十人又溫嶠請司徒置田曹
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初王渾（字元沖）還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
主吏不持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皁服論
者美其謙而識禮司空府加置導橋掾一人餘略同
武帝咸寧初詔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
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
府者皆爲位從公品秩俸賜儀制與諸公同加兵者增
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劉琨爲司空以盧諶爲從事中郎）主簿記
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
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以下令史以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
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都督各給侍一人其
餘臨時增崇者則褒加各因其時爲節文不爲定制（其祭
酒掾屬白蓋小車七乘軺車施耳後戶皁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以下令史以上皆皁零辟朝服）其爲持
節都督者增參軍爲六人其餘如常加兵公制（孫楚字子荊爲
佐著作郎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
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宋有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
司馬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將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

而太傅不置長史掾屬亦與後漢略同自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掾户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置屬户曹置掾加崇極於此也其司徒府若無公惟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寮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東西曹掾屬餘則同矣餘府有公即置無則省　齊有太宰大司馬並爲贈官無寮屬太尉司徒司空是爲三公特進位從公諸開府儀同三司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佐長史司馬各一

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錄事功曹記室户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户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爲兼員其公府佐吏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户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亦有佐吏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初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自宋大明以來著朱衣　齊王儉爲司徒左長史請依晉令從舊制不著朱衣時議不許　又曰王秀之嘗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知止足矣　又陸慧曉爲司徒右長史謝朏爲公府左長史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

前代南司凡號[illegible]同仍未有前例始諮依又　梁武帝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　建安王爲雍州未求記室以山東爲征虜參軍革[illegible]又爲參軍蕭昭胄曰文筋之任總御兄弟故歷代皆爲又士之華遜云　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　楷琛字仲寶爲司徒右長史加貂台佐加貂自楷始也　又增置左西掾一人其餘寮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惟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曰三公置官屬　陳三師二

大並爲贈官而無寮屬其三公有府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曹屬主簿祭酒錄事記室正參軍板正參軍　後魏三師無官屬後又置太宰以元天穆爲之增置佐吏三公及二大並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參軍功曹記室户曹中兵等參軍諸曹行參軍事長兼行參軍都護　其太尉司徒爲二大佐官皆同惟司空府官每降一階　北齊三師二大三公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户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法墨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督護等員　司徒則加左右長史

長史主吏司馬主將舍人主閤內事皆自秦官也從事中郎漢末官也陳湯爲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主簿上所掌秩比長史司掾屬主諸曹事主簿所主與舍人同祭酒所主不同令史主文書記曹此皆自漢官也陳湯爲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是也御屬參軍自後漢也參軍所主與諸曹同祭酒是也其儀同三司如開府者亦置長史以下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屬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下三公府一階其三師三太位吏部同太尉府也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而不見寮屬隋三師亦不見官屬而三公依北齊置府寮後省府及寮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臺閣唐三師三公並無官屬

增 文獻通考曰宋亦如之元明並無

司馬

原 修武政簡軍旅干寶司徒儀云司馬之職掌佐公修武政簡其軍旅飭其器械也 李鎮才良方用山公啓事云平南司馬缺宜得琅邪李鎮紀綱事中習兵馬良才也 趙虞軍間用長山公啓事云北中郎將司馬當使尚書郎趙虞忠篤有幹局可用長 岸幘嘯詠世說云桓宣武辟謝奕爲司馬猶推布衣之好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時 、因酒縱狎晉書云謝奕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

從事中郎

原 職參謀議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尉從事中郎二人秩六百石本注曰職參謀議 維正大體干寶司徒儀云從事中郎之職分曹以紀其事雖不正大體 鄭逵志越其儔三輔決錄云鄭逵字文信累辟不就大將軍何進表爲從事中郎表曰逵志越其儔 山簡不拘品中鎮東大將軍司馬伷表曰從事中郎缺用第三品第二品也位微大夫所內簡精 衆掾通識王隱晉書云太尉中郎先遷衆掾通識有文武才幹有美容 荀組才識晉書云荀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爲司徒左西屬觀書善文辭弱冠賈充辟大將軍府出爲中山陽令有政績遷黃門侍郎 劉道真爲扶風王所用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爲扶風王所用晉書曰劉寶爲司徒從事中郎也 阮遙集爲元皇帝優容晉書云阮孚字遙集以王元帝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用中韓以敦世而孚之徒未能以事任爲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恆爲有司所案帝每優容之

掾

原 公府掾比元士續漢書百官志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 東西曹掾比四百石又云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 三公喉舌崔寔政論云三公則天子之喉舌 朝廷爲榮又曰三公掾屬則三公之 位卑職重以爲朝廷榮 如師弟子日錄不拜漢官儀曰丞相掾史見如師弟子日錄不拜 敦明敦義勵清風干寶司徒儀云掾屬之職敦明教義勵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重朝望當其理者也 以訓羣吏以重朝望上見 公辟則輕臺除則重胡伯始漢官儀云初丞相掾史皆人分爲東西曹秩六百石漢末公辟則輕臺除則重 期月長州君數年至公卿崔寔政論云三府掾屬及其取官又多辟

□卓或與月而長□明或數年而至公綽識不暇非其人□自謀而亡也

邴原守訓典 魏志云太祖辟邴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

高柔明憲典 魏志云高柔字文惠為丞相理曹掾太祖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

陳寵科條辭訟 後漢書云陳寵為司徒鮑昱府掾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

班彪專心述作 後漢書云班彪字叔皮辟司徒掾既才高而專心述作在史籍之間

典定文義 桓譚新論茂陵周智孫胡不為賦訟金應之分為大司徒掾典定文義

舉奏刺史 後漢書云第五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為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眾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史中常侍

論議抗直 後漢書云何敞字文高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抗直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

論議正色 魏志云國淵字子尼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

陳祖榮常獨視事 陳寵字祖榮事見尚

鍾離意為國用心 後漢錄[illegible]意別傳云司徒侯霸辟意署曹掾以詔送徒從使三百餘人到河北時盛寒徒病不能行輒移屬縣作衣衣縣上書言狀光武曰何乃為國用心至是

倪寬溫良 史記倪寬傳云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說之語經學

王述簡貴 晉書云王述字懷祖司徒王導辟為中兵屬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

淡微不及耳

劉遐宰士之儁 山公啟事云太尉掾潤書廣司徒掾何劭劉琨司空掾官辟王正劉濟太尉掾劉遐有才事義宰士之儁也

劉琨宰士美者 又云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太尉掾樂廣司徒掾劉琨王聯司空掾王正劉濟征西大將軍掾荀門皆其選也按廣字彥輔琨字伯瑜州字正長正字士則濟字初平

范滂有澄清之志 汝南先賢傳云滂字孟博辟公府掾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馬良有克終之美 蜀志云馬良字季常先主辟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睦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書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于造次之華不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孫權敬待之

鮑宣質直 漢書奏云司空掾鮑宣孝弟廉潔質直甚有威重宜備諫官者也

劉琨儁朗 王隱晉書云劉琨字越石少儁朗乃是故尚書郎郭奕外甥年一十九為太子掾

太子未定太祖問邢顒 魏志云邢顒字子昂為丞相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

寒暑不和黃瓊見李宣 汝南先賢傳云李宣字公林太尉黃瓊辟時寒暑不和云云

文帝待以友禮 魏志云陳羣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直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

太皇委以書記 嚴氏家傳云嚴奏字□□為太皇車騎掾委以書記

子泰非吾所宜吏 魏志云田疇字子泰太祖遣使辟為司空戶曹掾引見談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也

謝掾必擁旄仗節 王掾當作黑頭 晉中興書云王珣弱冠與謝玄俱辟大司馬桓溫掾溫語人曰謝掾年三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流涕諫明帝 魏志董尋名為軍謀掾青龍中明帝大興宮室羣臣皆負土尋流涕諫云若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

皆聖明之所不與也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之穿方舉土面目垢黑古體塗足毀國之光人字無益甚非謂也

張目視王公 語林云王藍田少有癡稱丞相以門第辟之既見無他言唯問在東米價藍田不答直張目視王公之公曰掾不癡謹哉王述後封藍田侯也

宋弘受罪長孫上書 華嶠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坐宋弘受罪上書訟之言甚切直又數陳當世便宜事

齊王暴屍道明露板 晉書云潁川荀闓字道明有名稱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屍已三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

伯門乞代弟子 風俗通云巴郡太守太山祖望字伯門爲司徒掾同序子作客殺人案之望自劾去皇行電伯敬日爲趙謂府舉首內祖辭謂太守太尉李固潔與相見積與遂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數自陷罪靈自男穿既與知請辛有嶽肅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遠家原度即活出之滅官沙

孟玉不請弟子 又云高唐令樂安周紆字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除爲宥留紆亦自劾去請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曰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法乎遂繫於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謂之酷以爲角

鍾離意解病徒桎梏 後漢書云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意遂移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

君達解鄧融桎梏 謝承後漢書封吉傳印告字君達爲司徒虞延所辟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職被罪君達解其桎梏

范丹猶急佩韋 後漢書云范丹字史雲辟太尉府以猶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及黨禁解爲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

何夔誓死蓄藥 魏志云何夔字叔龍太祖辟爲司空掾屬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蒲元作木牛 蒲元別傳云元爲丞相諸葛亮西曹掾亮欲代魏患糧難致元牒與亮曰元等輒推意作一木牛連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

載一歲之權也

馬良爲草書 爾之馬良叶前

馮岱千與臺閣 謝承後漢書云馮岱字德山辟司徒劉寵府與四府掾屬並詣臺集議邊事

韓宣唐突諸侯 魏志云韓宣字景仁太相乃不相名著軍謀掾步入宮於東門掾外與臨蕃侯前相邪官以丞相不得去乃以府句陣進於道與植使問曰何官官以丞相軍謀掾植又問曰應得唐突諸侯否官曰春秋之義在諸侯之上也

極輿馬之好 漢書陳遵傳云遵爲公府掾公府幕車皆羸馬小車不尚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

專務於交遊 後漢陳寔事詳前

問不及政辭出自劾 東觀漢記閭仲叔傳云司徒侯霸辟仲叔霸與相見勞問之下不及政事仲叔曰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公今懼皆去所望明公問以政成化今門康得所遂以辭出自劾以公

奮手不顧皆投劾出 先賢行狀云鍾皓字季明爲司徒掾公出道路求等得從悉其向閭去公車挾遠公祖軾言令搖掾司徒今日爲獨行耳還府爲掾皆投劾下不扶爲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皆投劾出

解冠而去 續漢書郡廣傳云廣六世祖綱大司農馬宮辟爲孫宣士莽居探綱即解冠挂之府門而去

投劾潛歸 汝南先賢傳云事詩嘉字定德辟司徒府到京師會安劉家起李札受詩嘉旨日仲尼逯於道郭不入也遂矢吾其行使投危國今人來

劉頌出穀 發末須乃聞中高使出穀時蔣陳留太守劉頌以土荒事與表求名冠雅辟相府掾來爲出贍與罪以為除字子

謝鯤取棄 知名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於時瞿弥來哉賊多當萬柴坐家僮取官稾除名

阮千里三語掾 元二望王吾家衛珍別傳云觀家童王取官棄除名阮千里別傳云阮瞻字千里司徒王戎見而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瞻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

殺公掾 王隱晉書云陳留周震累爲諸王司徒所辟魏舒因辟之震下車公輒表亡號震曰殺公掾莫無患時以違命歸之

百六掾 晉中興書會稽典錄云虞悝與弟望並有士操有辟者仲宗爲丞相招延四方之士辟虞爲府掾時人

謂之百六掾亦被名卧而不應

屬

原參定九品 于寳晉紀云王導爲司徒置西屬一人佐長史參定九品也 了無一事 山公啓事云事職有年限如公府掾屬了無一事亦限三年近矣 崔琰東曹 魏志云武帝拔崔琰東曹屬教曰君有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矣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蔣濟賢屬 魏志云蔣濟字子通時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 谷永茂才轉 漢書云谷永字子雲以茂才特為御史大夫屬 陳實灼然遷 續漢書云陳實字仲弓舉灼然為司徒掾遷太丘長 太祖辟周達陳羣以為穢德 魏志云陳羣字長文為太祖司空西曹屬時有樂安王模下邳周達者太祖辟之羣封還以為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 文王遣鍾會邵悌謂其單身 魏志云邵悌字元伯辟大將軍司馬文王西曹屬初文王欲遣鍾會伐蜀悌求見曰王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克滅 仲叔被辟且喜且懼 東觀漢記閔仲叔辟掾 洪遠為屬終日嘯詠 晉中興書陳郡殷錄云融字洪遠司徒王導以為西曹屬融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事務自嬰導甚相親悅也

功曹

原糾司外內扶直繩違 孫綽傳云綽為功曹參軍新曹箋云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糾司外內駁議彈劾誠無所拘然亦所以獻可替否扶直繩違者也 止舉大綱不拘文法 襄陽耆舊傳云習鑿字彥文山簡以鑿才博有文章為征南功曹止舉大綱而已不拘文法簡益器之特為記室參軍 毛玠為幕府功曹 魏志云毛玠為太祖幕府功曹後轉掾 稽意

為撫軍功曹 徐恵集云晉武為撫軍沙選官屬以素為功曹 懷祖素清介 晉中興書云王述字懷祖以清介稱康帝為驃騎將軍召補功曹 企生多才藝 晉書云羅企生字宗伯少多才藝殷仲堪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 文王悅茂伯 晉春秋云向雄字茂伯為鎮西將軍功曹鍾會死雄迎喪而葬之文王聞而召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枯骨而捐之中野百年之後為仁賢之資不亦惜乎王甚悅與讌宴而遣之 山簡器習鑿 襄陽耆舊傳見上

主簿

原省署眾事 續漢書百官志云司徒黃閤主簿省署眾事掌閤下威儀也 職在拾遺 崔駰與竇憲牋云主簿職在拾遺夙夜孜思智慮淺短何益也 內經百度外諳千里 桓階別傳云上平荊州乃引桓階入為主簿內經社稷百度之規外諳廟勝千里之策 公喜能令公怒 晉陽秋云王珣為溫主簿室參軍品主擬待之故附中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每事諮焉 丞相主簿功曹每事諮焉乃歎曰昔文帝與賈生共談不覺膝前於席也 每見遠問 道字彥陳東海王越辟為主簿時海內大亂軍國事無大小每見遠問多所匡益 收羅賢俊 戚茶緒晉書云何充字次道少有名望大將軍王敦辟為主簿 收羅士物 世說云敦字處仲太傅東海王越收羅士物問其名以為主簿 太傅闢處仲 元帝用道明 世說云諸葛恢字道明弱冠知名時元帝為安東將軍以恢為主簿時與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欽文才機辨 典略云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

相主簿

顧榮機神朗徹 晉書云顧榮字彥先少有珪璋機神朗徹大司馬齊王冏以爲主簿

德祖豫作答教 世說云楊修字德祖與賈逵王淩並爲丞相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

元琳更作白事 世說云王東亭爲桓溫主簿舍人竊其白事即於閤下更作無復同原本一字云謹素王東亭名珣字元琳也

指切竇憲 後漢書云崔駰字亭伯爲車騎將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崔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

入諫諸葛 襄陽記云楊顒字子昭爲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職上下不得相侵也

馮異披荊棘 東觀漢記云光武引見馮異謂於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爲我披荊棘定關中者也

任續多規諫 文士傳云任續字仲元爲會稽王主簿多所規諫

元琳稱續 晉中興書云琅邪王珣爲大司馬掾轉府主簿時大司馬溫經略中夏軍國無寧戎府多事珣居要任有稱績三軍文武及數萬人悉識其面

子元無滯 文士傳云東海郭子元以才用爲主簿天性閒朗事無疑滯雖處要劇猶閒也

孫寶自高 漢書孫寶傳云寶爲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後署寶主簿寶乃辭職或人謂寶曰高士不爲主簿君何爲之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府主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敎道不可屈身雖屈何傷也

郭象專勢 臧榮緒晉書云郭象字子元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專勢專領軍一府

賈逵無惡意復職 魏略云賈逵字梁道爲丞相主簿時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敎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敎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敎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既而敎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

楊綜爲其主宥之 世說云楊綜爲將軍曹爽主簿爽誅時方解印綬將出綜止之曰公挾主轉握捨此以至東市乎不從有司奏綜宣王曰各爲其主也宥之

知人机案問事 郭子云時有爲王導主簿欲與校檢帳下導語主簿周旋無爲知人机案間事

一月三易面皮 王隱晉書阮孚爲東亭主簿東亭曰卿無乃祭乎我爲宣武吏一月三易面皮

公府祭酒

原 德妙第一乃補祭酒 胡伯始漢官儀云武帝時丞相設四科以辟人德妙爲第一科乃補南閤祭酒

算無遺策盡不失理 東阿王祭酒誄云乃署祭酒典軍行止算無遺策盡不失理也

明帝朝戲卿任 東觀漢記云東平憲王蒼爲驃騎開東閣延賢士爲鴻門卿任隗居敎授辟爲祭酒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辟君而來何也任曰先帝秉德以惠下臣可以禮進退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月餘遂去官

太祖起迎邴原 邴原別傳云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攬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

周澤脩高節 東觀漢記云周澤少脩高節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也

紀瞻能元理 晉書云紀瞻能言元理司徒東海王越以爲公府祭酒

光祿辟顧榮 晉書云顧榮少有珪璋光祿大夫張華辟爲祭酒

司徒辟左思 王隱晉書云左思少好學司徒隴西王泰辟爲祭酒

錄事參軍

原 總錄衆曹管其文案 干寶司徒儀云錄事之職事總錄衆曹管其文案

舉善彈非 劉弘敎云錄事參軍務舉善彈非令史亦各隨執事修習也

舉直錯枉 干寶司徒儀云錄事參軍掌舉直錯枉

記室參軍

原 掌啓奏 干寶司徒儀曰記室掌表章啓奏弔賀之禮也 主表章 續漢書百官志云記室主上表章雜書記秩百石 記書之事創其草 干寶司徒儀云記室所主之儀凡有表章雜記之書掌創其草 弔賀之禮則題署 又云記室之職凡掌文墨表章啓奏弔賀之禮則題署也 王胡之管機密 庾亮別傳云王胡之爲丞相府記室亮答胡之書管機密斷大事云云 傳武仲主記掾 傅毅集云毅字武仲爲大將軍記室主記掾遷司馬也 專掌文疏 干寶晉記云東海王越治兵召下邳縣孫忠爲記室專掌文疏預參謀議 專典書記 晉中興書會稽虞預字叔寧好學有文才中宗以爲記室參軍 陳琳阮瑀俱典記室 魏志云陳琳阮瑀爲司空軍謀祭酒並管記室參軍 曹攄左思俱爲記室 文士傳云曹攄字顏遠少勵志操精學有才藻仕晉辟大司馬齊王冏記室左思字太沖青[illegible]同辟爲記室 鍾記室心腹之任 魏志云鍾會爲太傅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心腹之任人謂之子房也 王參軍人倫之表 世說云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詠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 作書馬上起草 典略云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竟不能增損一字 書檄應命立成 晉書云孫惠爲記室參軍東海王越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 書檄皆琳瑀所作 魏志云陳琳阮瑀太祖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神堂使阮瑀議之 魏武襄賁令曰別部司馬請立齊桓公神堂使記室阮瑀議之 孔演稱職 晉中興書會稽孔愉云 孫楚負才 世說云孫楚爲大司馬石苞記室參軍負才不敬府主揖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王廙多才藝 晉中興書琅邪王錄云王廙字世將多才藝東海王越爲太傅辟爲記室 殷浩善元言 晉中興書陳郡殷錄云殷浩字深源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元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 袁宏作賦 檀道鸞晉陽秋云袁宏字彥伯長於作賦爲大司馬桓溫府記室 李充善箴 晉中興書云李充字和度爲參軍善箴銘也

中兵參軍

原 掌帳內 干寶司徒儀云中兵參軍掌督帳內牙門將及軍器給其軍事也 督牙門 晉中興書太原王錄云王述字懷祖爲司徒王導中兵屬督牙門 罰姦詐 均勞逸 干寶司徒儀云中兵之任凡在軍者以時料其器械綜其人數罰姦詐均勞逸也 祖逖智出人表 晉中興書范陽祖錄云太傅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參軍智出人表 袁勗多所救免 袁氏家傳云袁勗字敬宗爲大將軍參軍署賊曹督刑獄事多所救免

行參軍

原 掌使命不限數 干寶晉記云參軍宰吏惠帝立河間王顒爲太宰輔政置行參軍不限數掌使命也 周訪爲安東行參軍 晉記云中宗渡江命周訪爲安東行參軍在散華時時人未之識也時有參軍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于帝帝不之罪 王協爲撫軍行參軍 干寶晉記云丞相王導爲協少有令譽乃辟撫軍司徒行參軍

參軍都護 公府舍人附

原 并參三軍 魏志云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張社太祖敕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發并參三軍謂薛悌參于樂張三軍也 三府交命 晉中興書潁陽范錄云范汪字元平博學多通尤善元理護軍平南三府交命 士行議軍事 晉中興書陶錄云陶侃字士行太傅

東海王越以俔爲參軍督護江州議軍事

笁瑶伐鮮卑 又云桓溫遣參軍督護笁瑶伐鮮卑

閻讚鯁直 晉記云閻讚爲人鯁直不憚强禦初爲太傅楊駿舍人駿誅乃解職上表求改葬中宗詔特聽之

參軍

原 張溫請恭祖 吳書武烈皇帝紀云張溫爲車騎將軍請溫州刺史陶謙參軍事接遇甚厚謙輕其事案吳書曰陶謙字恭祖

庾亮請逸少 晉中興書瑯琊王錄云王羲之字逸少弱冠知名庾亮請爲參軍

問計賈詡 魏志云賈詡字文和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宗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

深器魏舒 王隱晉書云魏舒爲相國參軍相國深加器敬

甚見敬重 魏志云徐範字公儀爲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

甚見器遇 臧榮緒晉書周顗字伯仁少有重名太尉東海王越出鎮兗州以顗爲參軍深見器遇

委以機密 王隱晉書云裴邈字景達東海王越以爲參軍委以機密

與謀時務 又云潘尼字正叔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

幼宰參署七年 諸葛集云出教與軍師長史參軍掾屬曰徐元直勤見啓誨參署七年

子猷在府日久 世說云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道元後莫逮 晉陽秋云荀邃字道元少喜談論解音樂後進諸賢莫逮驃騎將軍長沙王以爲參軍

張闓令之良 晉書云張闓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即引爲安東參軍甚加禮遇

陸機以高賢 陸機表諸吳王云相國參軍率取臺郎臣獨以高賢見取

郭璞有才術 晉中興書東阿郭錄云郭璞字景純爲尚書郎大將軍王敦以璞有才術爲記室參軍

范汪博學多通 臧榮緒晉書云范汪字元平博學多通名理解褐參軍事

祖納文義可觀 王隱晉書云祖納字士言能清談名理文義可觀爲隴西王參軍

多出衆議 晉書云魏舒字陽元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朝府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論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長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常不能測 又云郗超字景興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桓溫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

知度沈遠 又云李顒字宣仲容貌質素頹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沈遠言必有中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

躭學樂道 又云周顗以杜機爲參軍事出教曰杜參軍躭學樂道

庾敳常自神王 世說云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俊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案子嵩庾敳字也

周顗正情嶷然 晉陽秋云周顗字伯仁少有重名美姿容終日嶷然雖一時儕輩皆無敢媟近焉爲太尉參軍業世說云世目周侯嶷如斷山

子猷欲爲傲達 晉中興書琊王錄云王徽之字子猷卓犖不羈欲爲傲達大司馬桓溫以爲參軍

彥道傲儻不羈 又陳郡袁錄云袁躭字彥道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爲士類所稱王導引爲參軍

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阮孚事見前從事中郎

蓬首散帶不常綜理府事 晉中興書云王徽之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常綜理府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問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愉不求聞達 會稽典錄云孔愉字敬康遇石冰作亂避地餘杭布衣蔬食不求聞達中宗鎮江左命愉爲參軍

葛洪利得辟身 抱朴子云悠悠道爲廣州刺史表爲參軍乃非所樂所利得辟身於南土耳悅道令字也

淵鑑類函卷六十八